中國新文學大系

戲劇集

洪深編選

v.9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PL 2452 C528 v.9
Chao, Chia-pi
Chung-kuo hsin wen hsüeh ta hsi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TORONTO
EAST ASIAN LIBRARY
RM 8049 ROBARTS

中國新文學大系

趙家璧主編

第九集

PL
2452
C528
v.9

良友總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

北平 良友公司
南京 良友公司
廈門 良友公司
漢口 良友公司
重慶 良友公司
廣州 良友公司
梧州 良友公司
紐約 良友公司

LIBRARY
FEB -6 1976
UNIVERSITY OF TORONTO

戲劇集

洪深編選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一九三五，八，三十付排
一九三五，十，十五初版
一九三五，十，廿五再版
一九三六，八，十五三版

UNIVERSITY OF TORONTO
EAST ASIAN LIBRARY
RM 8049 ROBARTS

導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No. 389

普及版每本大洋一元

目次

導言……一——一〇〇

胡適

終身大事……一

田漢

獲虎之夜……九

陳大悲

幽蘭女士……二七

蒲伯英

道義之交……六八

葉紹鈞

懇親會……一一一

汪仲賢

好兒子……一二三

洪深

趙閻王……一三七

郭沫若
卓文君……一六四
成仿吾
歡迎會……一八七
歐陽予倩
回家以後……一九七
丁西林
壓迫……二一七
余上沅
兵變……二二八
熊佛西
洋狀元……二四四
向培良
暗嫩……二六九
濮舜卿
人間的樂園……二八二
谷劍塵
冷飯……二九五

胡也頻
瓦匠之家……三一〇
鄭伯奇
抗爭……三一八

戲劇集

導言

洪深

新文學運動，雖然開始在五四運動前（兩年、註一）但實際上它的地位與力量，是通過了反帝的五四運動，纔爲一般人所承認與信服的。

五四運動，發源於反帝，這一點我們是不應當忘記的。一九一四年，歐洲的帝國主義者，因爲爭奪商品市場與原料供給所引起的國際間的矛盾，已到了無可調和無可延緩的地步而不得不出於以暴力解決，於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便在八九月間爆發了。這次大戰，拉長至四年之久；歐洲的幾個強國如德俄法英意等，自始即都捲入，固不待言；即在美國，空想者威爾遜，原以 He kept us out of War 爲號招，而獲選爲聯任總統的，竟敵不過國內金融家與大商人的要求，翻然向德奧宣戰，支撐英法垂敗之局，以保護美國銀行借給英法政府的債款與美國工廠放給英法政府的貨賬了。在歐美正是自顧不暇的時候，中國與日本，因爲名義上雖也是站在英法一面的參戰者而究竟並未曾十分出力的原故，多少地獲到一點「漁人之利」。在日本，所佔到的便宜是兩重的：政府方面，用武力與機詐的手腕，從中國攫去巨大的利益；經濟方面，由於戰時世界各處商品的缺乏，日本工商業乘時興起，一日千里。在中國呢，雖然那一時期的政治，惡劣到了極點，但也由於市場上商品的缺乏；以及銀貴金賤，機器進口，値價低小的原故，新的工商業亦一時大爲發達——中國的幾個大的紗廠，麵粉廠，捲烟廠，水泥廠，甚至進出口商行，銀行等，差不多都在歐戰起後，與歐戰後的兩三年內創辦的——新的金融家企業家，開始認識他們自己的力量了。

關於這一個見解，我們有更加詳細地說明的必要。民國四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向中國提出了二十一條無理的要求，當時秉政的袁世凱，以為中國兵力不堪一戰，採用了延緩磋商的應付方策。費盡了心計，僅僅把那日本根本不想中國接受，提出來專為威駭中國以及作為討價還價的條件，並且在日本通告英法諸國時故意隱瞞了的第五號中強迫中國聘用日本顧問以及強迫中國專購日本軍械等等五個要求，辦到了無須立即承認，「日後另行協商」的局面，其餘的要求，差不多是全部接受了。這本是極大的失敗；但袁氏受了左右如曹陸輩底蒙蔽，過信陸宗輿五月七日婉勸其接受通牒的電報中「日本各界見此公表，衆論譁然；各報且有昨日中國之讓步，有過通牒之說；羣攻外交失敗，政府甚狼狽」數語，又惑於一二不負責任之日人到我國使署前大呼「支那外交大勝利萬歲」等意氣的行動，與一時中外報紙上幽默的「項城為外交人傑」一類諛詞，竟而得意忘形，自以為眞獲勝利而加強了他底帝制自為的野心了。所以五月九日纔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八月中籌安會即行出現。那時候，袁氏的估計，對於武力，覺得他底軍隊，比在民國二年打敗二次革命時，更為可靠；對於外交，以為歐美既無暇干涉，而「民四條約既訂，日本已告滿意，不致再有大問題發生」（註二）；所見缺者，金錢而已；於是不惜一切，決意進行。國際大借款如民二的善後借款做他底消毀革命勢力的資本的，此刻既不可能，便想以中交兩銀行的鈔票停止兌現的方法，以收取國內的現金。可是他底計劃，纔一開始，即受到了各方面的打擊；而上海中國銀行總理宋漢章領導着南方的金融家對袁反抗，拒絕他底鈔票停兌的命令，打破了他的收刮現金的政策，確實也是致命傷之一。袁氏終於不能不取消帝位，並憂鬱以死。這一次是中國的資本勢力，第一次公然地攻打中國的封建勢力，而明白地顯出它的力量，雖然這力量還未見雄厚；雖然攻擊的方式，也還是消極的。

此後的兩三年中，日本在竭力地整理和鞏固它已經獲得的勝利；它的用武力壓迫中國接受與簽字的民四條約，如果更經一次中國的「欣然同意」，那誠然是再好沒有的了。所以日本一方面高唱著「親善」「提攜」等好聽的口號，一方面便在餵給中國以好吃的「糖餡」——西原和其他的人所介紹或經手的借款，總數在兩萬萬

元以上，而大都利息不高，不要求切實的抵押品，不嚴格地監視用途，換句話說，是一種政治手腕的「賄賂」而已；又，民國六年，日本居然接受那從前它已經幾次三番拒絕過的中國派遣大使赴日呈遞大勳章的提議，也無非是一種政治手腕的「賞臉」而已——這個政策，抓住了中國當局底弱點，結果是很快地就獲到了實效；民國七年，中國果眞地「欣然同意」，關於山東問題，與日本換文訂約了（註三）。這種逆取順守的方法，是非常聰明的；不妨再來一次！

中國的知識份子，因爲中國當局和日本的種種交接，是在祕密或半祕密中進行的，旣無從完全明瞭它們的內容，更一時看不清它們的意義，祇攏統地覺得，如果不是當事人可以於中取利，似乎沒有這樣急急地和敵人親善的必要。而曹陸章這些人呢，在袁氏底鎮懾和指揮之下，或者還是幾個「可供奔走」的幹才，不致十分地妄爲；可是，遇着了寡斷的段總理和無骨的徐世昌，他們竟變成中日外交的唯一的領導者了。他們的錯誤，是在認定日本的勢力，將來可以壓倒一切：曹汝霖在民國四年五月十日寫給駐日公使陸宗輿的信裏說：「將來歐戰告終，無論勝敗屬於何方，日本之乘時崛起，則可斷言！」他們抱了這種信仰，自然地對於美國因爲參加歐戰而特興的勢力，會得盲目；對於那些和他們同時担當外交責任而和日本素無淵源的人，會得輕視；對於國內的批評他們攻擊他們而手無寸鐵的人，會得鄙夷到不去計較的了。從民國五年至民國七年，他們處處都在做着日本的工具；賣國與否，縱然無直接的證據，而誤國的事實，是百辭莫辯的了！到了八年四月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巴黎和會，因英法先已與日本有了密約，事實上不能阻止日本在山東繼承德國權利的時候，以民國七年的中國「欣然同意」與日本訂約爲藉口，隱隱地說是中國自己弄糟，中國人民自然地要怪到那些在七年和日本訂約的主持人了。於是發生五月四日的示威運動。那時曹陸等還不甘服，仗着徐世昌本是和他們混在一起分羹染指的一個人，五月五日曹汝霖上大總統辭呈，還提起這種事實爲要挾：一則說：「卷查二十一條要挾事件……經過事實，我大總統在國務卿任內，知之甚詳；」再則說：「至於濟順高徐各路借款，汝霖此時兼長財政，適逢

我大總統就職之初，政費事儲，羅掘罄盡，危疑震撼，關係匪輕；而歐美各國戰事方酣，無力接濟；汝霖仰屋旁皇，點金乏術，因與日本資本家商訂濟順等路借款預備合同」云云；以致徐世昌內心不安，不准曹陸章等辭職。後來經過一個月之久，上海的工商界，明白地援助那示威的學生了，徐政府方纔軟化；蔣堅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第八章裏說：

『學生被捕後，形勢益趨嚴重。各校皆組織演講團出外演講，並查焚日貨，且上書大總統，請罷免曹陸章三人，政府不允。北京學生聯合會，遂於五月二十日宣佈總罷課。各地聞風響應；天津，濟南，上海，保定，杭州，武昌，安慶，開封等各大城市之學校，至五月底，幾乎全行罷課。六月四日，上海學生會要求上海工商界協助；工商界即於翌日舉行大規模之罷工罷市。北京政府不得已，遂於六月六日開始釋放被捕學生，尋將曹汝霖等罷免！』

所以，就五四反帝運動而言，是獲到了上海工商界底協助之後，纔能貫徹主張的。就中國的資本勢力打擊封建勢力而言，這已經是第二次；有過民四的反袁的勝利，他們這一次的和知識分子合作，纔會使得軍閥官僚們，不能不担憂，不能不震懼。就那整個的從民六開始的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而言，在先祇僅引起幾個富有封建意識的文人的駭怪，未曾爲一般人所關心；經過這次反帝的政治運動，新文化運動纔傳達到更廣大的民衆，至少是深入了都市中的市民層——理解與同情它的人，日見增多；其餘的，縱然對於這個運動底若干目標未能同意，但都能無言地尊重這個運動，並且渾茫地覺得有類此的一種運動的必要了！

二

爲什麼在五四時代，中國的資本勢力，能和知識份子合作呢？這至少有三個原因。

第一，那時的工商界，正想走上獨立的資本主義發展的路。而且因爲歐戰中間與歐戰剛畢時種種環境的有

利——如市場上製造品的缺乏，和輸入機器價格的低廉等——他們小試一下，已經獲到很好的成績了。他們在通商口岸和外國人多年的接觸，使得他們認清，帝國主義者決不願中國工業的生長，而是在「用盡一切力量阻礙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的」。至如民四所提二十一條中第三號關於漢冶萍的兩個要求，更是具體地表現出帝國主義的資本家能怎樣地利用國家的武力來壓制中國商人，真使他們不寒而慄。現在知識份子所領導的運動，既然有反帝的意義，便是於他們有利益的；這是可以合作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他們把新文化運動中的批評舊道德，懷疑孔教，廢除文言，破壞一切偶像等反封建舉動，看作是「維新」「開明」「致中國於富強」的一種手腕。他們在黑暗的封建勢力之下——軍閥的暴行與苛稅，官吏的貪污，人民的愚昧，使得他們有許多生意不能做，許多大財不能發——苦頭是吃夠的了。即使那帝國主義者不在「極力扶持中國封建勢力」(註四)，用它來作壓制中國資本家的工具，他們也早感到封建勢力的對於他們發展的不便了，可巧，那時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在政治方面，是主張「解除個人的束縛，使人人能夠參加」的德謨克拉西；知識方面，是那「以感覺經驗為認識的基礎」的賽恩斯的方法；經濟方面，是主張放任，「聽其做去」，「聽其過去」，「發揮個人的智力」的自由競爭——是那可以打破封建勢力底枷鎖與束縛的個人主義(註五)。這於中國的資本勢力，又是有極大的利益的。縱然「非君師」，「覆孔孟」，「剷倫常」，說來有些使人惴惴；但是，離開他們底事業還遠，不見得就會發生直接的危險，所以便勉強容存了。這是可以合作的第二個原因。

第三，新文化運動初起的時候，態度十分激進；和舊有的制度勢力思想，絕對的不妥協不調和，而是謀澈底的推翻，澈底的改造的。這個，不但使得那封建意識者要把它看成「洪水猛獸」，就是一部分同情於民主政治與科學的人，也感到它的「過激性」與「危險性」的。但是，民國八年十一月，在上海的工商界援助學生運動的五個月之後，胡適發表了一篇新思潮的意義，主張緩進的批判，研究，與改良，而不主張突進的革命；他

底結論是：「文明不是攏統造成的，是一點一滴的造成的。進化不是一晚上攏統進化的，是一點一滴的進化的。現今的人，愛談『解放與改造』，須知解放不是攏統解放，改造也不是攏統改造……是一點一滴的解放……是一點一滴的改造。」到了民國九年四月胡適又發表了一篇工讀主義試行的觀察，說明他不贊成北京工讀互助團的「對於家庭，婚姻，男女，財產等等絕大的問題早已有了武斷的解決」；他又說：「最好是許團員私有財產」；又，「我以爲提倡工讀主義的人，與其先替團員規定共產互助的章程，不如早點替他們計劃怎樣才可以做自修學問的方法」這種議論，總算是比較穩健的；而他們一向又認定胡適是新文化運動底重要領導人之一的；於是對於新文化運動底過激危險的感覺，無形中也消除一部分了。這是五四運動以後，國內明白的人」漸漸覺悟『思想革新』的重要……漸漸的把從前那種仇視的態度減少了」的原因。

所謂「致中國於富強」，五四前後的新文化運動，未嘗不包含著這個意義的。那時政治的腐敗，軍閥的橫行，眞有些像十九世紀美國詩人 James Russell Lowell 所說的「爲了流氓的利益，使得愚民吃虧的渾蛋政治」Kakistocracy了！當時很多人是這樣想着，「中國政治不好，社會不好，眼見得國就要亡了，青年學子，非研究新學，改革舊污，不足以救亡。」所以陳獨秀在民國七年七月號新青年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篇裏說，「有人說……現在何必談甚麼政治惹出事來呢！呀呀！這些話却說錯了……我現在所談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問題，更不是行政問題，乃是關係國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問題；此種根本問題，國人倘無澈底的覺悟，急謀改革，則其他政治問題，必至永遠紛擾，國亡種滅而後已！國人其速醒」至於那時的胡適，從他的藏暉室劄記看來，確然也是一個「近代的愛國主義者，竭力主張用歐西學術思想來振興自己」……的（註六）。中國的不能抵抗外侮，由於中國政治的腐敗；所以反帝和反腐敗政治，也可以說是一件事。他們所領導的新文化運動，最初確是在「救亡自強底形式之下而進的」。

可是，中國的政治，爲什麼會得這樣腐敗呢？簡單的回答一句，中國的人民，受到封建勢力的束縛實在太

嚴太久了，「民智未開，民權未伸」。要改善中國的政治，必須從推翻封建勢力所寄託的思想，制度，文化做起。所以陳獨秀說，「破壞！破壞！破壞虛偽的偶像……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傳的虛榮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應該破壞」（註七）。他又在文學革命論裏說，「吾苟偷庸懦之國民，畏革命如蛇蠍，故政治，雖經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嘗稍減。其原因之小部分，則爲三次革命，皆虎頭蛇尾，未能充分以鮮血洗淨舊汚；其大部分，則爲盤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莫不黑幕層張，垢汚深積，幷此虎頭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單獨政治革命所以於吾之社會，不生若何變化，不收若何效果也！」胡適更說得具體一點，「仔細說來，評判的態度，含有幾種特別的要求：（一）對於習俗相傳下來的制度風俗，要問，『這種制度現在還有存在的價值嗎？』（二）對於古代遺傳下來的聖賢教訓，要問，『這句話在今日還是不錯嗎？』（三）對於社會上糊塗公認的行爲與信仰，都要問，『大家公認的，就不會錯了嗎？人家這樣做，我也該這樣做嗎？難道沒有別樣做法，比這個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嗎？』」（註八）又，「這種批評的態度，在實際上表現時，有兩種趨勢。一方面是討論社會上，宗教上，文學上種種問題。一方面是介紹西洋的新思想，新學術，新文學，新信仰……我們隨便翻開這兩三年以來的新雜誌與報紙……在研究問題一方面，我們可以指出（一）孔教問題，（二）文學革命問題，（三）國語統一問題，（四）女子解放問題，（五）貞操問題，（六）禮教問題，（七）教育改良問題，（八）婚姻問題，（九）父子問題，（十）戲劇改良問題……等等，在輸入學理一方面，我們可以指出新青年……等等雜誌所介紹的種種西洋新學說，」（註九）又，「新文化運動的一件大事業就是思想的解放。我們當日批評孔孟，彈劾程朱，反對孔教，否認上帝，爲的是打倒一曾的門戶，解放中國的思想，提倡懷疑的態度和批評的精神而已……新文化運動的根本意義是承認中國舊文化不適宜於現代的環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的。（註十）

三

要做批評與介紹的工作，當然須要一種清楚，準確，而容易傳達那工作者底意思，情感，理論等的工具。而那時候現成有的工具是有很大的欠缺的；於是便不得不從事於工具的修整與創造了。一部分人想着改革中國的語言和文字的本身；提出如注音字母，羅馬字母拚音，世界語等問題。又一部分人想利用中國原有的漢字，但改善漢字的使用法；提出如國語文法，標點，白話文等問題。另有一部分人，想更進一層，利用白話文，創作出白話文學；使得它成爲那教育，領導，組織中國人，「在心理上情感上反封建」的工具；提出如白話文學，革命文學等問題。

關於第一類的問題，我們暫時不談。至於提倡語體文這件事，却是由來很久了。梁啓超在戊戌變政後，亡命到日本辦報，即創出一種「新文體」，不但是「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並且許多地方是佛經式的口頭語化的。在民國三年章士釗辦甲寅雜誌，用古文寫政論的時候，北京亞西亞日報編者黃遠庸首起反對；他給章的信裏說：「居今論政，不知從何說起。遠意當從提倡新文學入手。綜之當使吾輩思潮，如何能與現代思潮相接觸而促其猛省；而其要義，須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須以淺近文藝，普遍四周。史家以文藝復興爲中世改革之根本，足下當能悟其消息盈虛之理也」（註十一）民國六年，胡適提出了他底文學改良芻議：「吾以爲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倣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註十二）他這篇文字發表之後，國內有許多人響應他。陳獨秀說，『今日吾國文學，悉承前代之敝：所謂『桐城派』者，八家與八股之混合體也：所謂駢體文者，思綺堂與隨園之四六也：所謂『西江派』者，山谷之偶像也。求夫目無古人，赤裸裸的抒情寫世，所謂代表時代之文豪者，不獨全國無其人，而且舉世無此想。」（註十三）又說，「其是非

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爲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劉復說，「散文之當改良者三：第一曰破除迷信……非將古人作文之死格式推翻，新文學決不能脫離老文學之窠臼。……吾輩欲建造新文學之基礎，不得不首先打破此崇拜舊時文體之迷信……第二曰文言白話可暫處於對待的地位……今既認定白話爲文學之正宗與文章之進化，則將來之期望，非做到『言文合一』或『廢文言而用白話』之地位不止。此種地位，既非一蹴可幾，則吾輩目下應爲之事，惟有列文言與白話於對待之地……於文言一方面，則力求其淺顯，使與白話相近；於白話一方面，除竭力發達其固有之優點外，更當使其吸收文言所具之優點；至文言之優點，盡爲白話所具，則文言必歸於淘汰……第三曰不用不通之字……」。（註十四）

民國七年四月胡適又發表了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裏面說：

「自從去年歸國以後，我在各處演說文學革命，便把這八不主義，都改作了肯定的口氣，又總括作四條，如下：

一、要有話說，方纔說話。

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

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

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註十五）

巴黎和會之後，梁啓超從歐洲歸國，在南京東南大學，演講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

「文章作用，和語言一樣，都是要把自己的思想傳達給人家。但是所謂思想實具有兩種條件。（一）有內容的。譬如令小兒爲文，他胸中本來一無所有，強令執管，決不成文。又如考試的八股文章，和駢體的應酬文字，雖然成文，還是沒有內容的；所以於文學上絕無價值。（二）有系統的。雖然有了種種思想，還須加以有條理的排列纔好，否則如亂石一堆，不能成文。古人說『言之有物』，就是有內容；『言之有序』，就

是有系統。傳達思想，亦有兩條件：（一）須適中。所言嫌多或嫌少，都不合。吾們作文章，須要言所欲是言，不多不少，意盡則言止，到恰好的地位纔興。（二）須明晰。傳達思想，須使人能明白。孔子云：『辭達而已矣』！可知辭貴乎『達意』；復加『而已』二字，可知『達意』之外，無俟他求也。大凡成功一篇文章，總須備具此四種條件纔好。」（註十六）

到了民國九年以後，「國內幾個持重的大雜誌……也都漸漸的白話化」；日報的附張，多改登白話的論文譯著小說新詩；教育部也頒布了一個部令，要國民學校的國文，一律改用國語；白話文的運動，可算是相當地成功了。這件事，梁胡陳劉錢（玄同）幾個人，最有功績。

在五四學生運動的時代，各地的學生團體裏，發生了無數小報紙，內容都是白話的。有人估計，民國八年一年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種白話報。（註十七）這些白話的報紙雜誌，如果不是爲了進行那年的反帝與反腐敗政治的運動，是不會產生的。可是，有了許多白話的報紙雜誌之後，對於那用白話寫成的反封建的文學，當然就有了迫切的須要了。關於這一個必然的趨勢，他們幾個從事白話文運動的人，是早就想到了的。陳獨秀在響應胡適底文學改良芻議的時候，卽寫了一篇文學革命論，主張「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他又說：

「凡屬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均在排斥之列……其形體則陳陳相因，有肉無骨，有形無神，乃裝飾品而非實用品；其內容則目光不越帝王權貴，神仙鬼怪，及其個人之窮通利達。所謂宇宙，所謂人生，所謂社會，擧非其構思所及，此三種文學公同之缺點也。此種文學，蓋與吾阿諛誇張虛僞迂闊之國民性，互爲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於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使吾人不張目以觀世界社會文學之趨勢及時代之精神，日夜埋頭故事堆中，所目注心營者，不越帝王，權貴，鬼怪，神仙與夫個人之窮通利

達，以此而求革新文學，革新政治，是縛手足而敵孟賁也。」

這不僅主張工具和形式的改革，而進一步注意到內容了。這篇文章是民國六年做的。民國七年四月，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裏，也指出了白話文和白話文學的區別；他說，「若單靠白話便可造新文學，難道把鄭孝胥陳三立的詩翻成了白話，就可算得新文學了嗎？難道那些用白話做的新華春夢記九尾龜也可算作新文學嗎？」他又供獻了幾條文學家收集材料的方法；如：

「（甲）推廣材料的區域——官場妓院與齷齪社會三個區域，決不夠採用。即如今日的貧民社會，如工廠之男女工人，人力車夫，內地農家，各處大負販及小店鋪，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在文學上佔一位置。並且今日新舊文明相接觸，一切家庭慘變，婚姻痛苦，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適宜……種種問題，都可供文學的材料。

（乙）注重實地的觀察和個人的經驗——現今文人的材料，大都是關了門虛造出來的，或又間接又間接的得來的，因此我們讀這種的小說，總覺得浮泛敷衍，不痛不癢的，沒有一毫精彩。真正文學家的材料大概都有『實地的觀察和個人的經驗』做過根底。不能作實地的觀察，便不能做文學家；全沒有個人的經驗，也不能做文學家。」

同年十月他在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一文中，又說「文學乃是人類生活狀態的一種記載，人類生活隨時代變遷，故文學也隨時代變遷，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學」，和他原先所說「一代有一代的說話」，兩論相對並立了。這些，是那一時期的新文學的理論。

四

為了要敘明那在新文化運動中許多人特別努力於新文學運動的原由，這幾節的話，不覺說得太長了。

梁啓超亡命在日本辦雜誌的時代，已經把文學看做宣傳的工具，而尤其注重那用白話寫的戲曲小說；他自己也寫了一些，如新羅馬傳記，新中國未來記等。所以錢玄同說他「視戲曲小說與論記之文平等，此皆其識力過人處。」(註十八)周作人說他「想藉文學底感化力作手段而達到其改良中國政治和中國社會的目的。這意見，在他的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中可以看出」。(註十九)可是，在民六的新文化運動以前，用白話寫成小說，以諷刺或暴露那時代底醜惡的，如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活地獄（載繡像小說），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等，著實還有幾部，而比較好一點的，文人寫的有社會目的的並曾經在台上演出的戲曲，却是一部都沒有了。從梁啓超時代到民國六年，從事「新戲劇」運動的，不是文人，而是舊的與新的戲子們。

舊的戲子中，最早的能夠自己創作劇本，發揮他個人底感時傷世的心懷而對觀衆爲「發聾振聵」的呼號的，要推汪笑儂了。在光緒宣統年代，他祇在上海漢口等處的租界內上演。民國前一年武昌起義山東響應之後，他纔到了濟南和天津。民國成立之後，他纔入北京的。他的戲，並不主張政治的或社會的革命，但是影射時事譏刺當局的意義是非常濃厚的。那時候的中國人，外有列強底累積的加緊的侵略，內又面對着政府底極端的無能與腐敗，稍爲有點知識的，都不免有「國亡無日」之慨，所以看了他底戲，如哭祖廟（劉阿斗投降的故事，寫亡國的慘痛），六軍怒（唐明皇寵用楊國忠的故事，斥寵倖的專横），桃花扇（罵奸佞的誤國），張松獻地圖（嘆恨一國的重臣，暗中賣國）等等，都會受感動而起憤激。這便使我們不得不承認，汪底戲劇是有鼓吹改善政治的目的的，雖然他所採用的形式，完全是傳統的舊戲。

比汪稍後的，有上海的夏月潤潘月樵等幾個希望改良中國舊戲的戲子。關於他們，洪深在他的從中國的新戲說到話劇（註二十）一文裏，有過一節記載：

「夏月潤到日本去了一次，認識了市川左團次。回來集合了幾個同志，組織「新舞台」，在上海十六舖造了一所比較新式的劇場。那戲台可以轉的，佈景等一切：有了相當的便利，那戲的性質，不知不覺的，趨於

寫實一途了。演員們穿了時裝，當然再用不來那拂袖甩鬚等表情。有了真的，日常使用的門窗桌椅，當然也不必再如舊時演戲，開門上梯等，全須依靠着代表式的動作了。雖是改革得不十分澈底，有時還有穿着西裝的劇中人，橫着馬鞭，唱一段西皮，但表演的格式與方法，逐漸的自由了。而且模仿式的動作也多了。他們最初所演的新茶花，黑籍冤魂，稍後所演的明末遺恨，鶯花富貴等「新戲」，不但多少含有些民族思想，社會思想，尤其是那編劇表演的結果，能使得婦孺皆曉。當時觀衆不復是被強迫着，去聽那不願聽的京腔，不大懂的戲白，與看那非經過訓導說明不能了解的動作，這就是他們的貢獻了。」

到了清季末年，除了這種「改良的」舊戲外，又有了寫實的，模仿人生的廢除歌唱而全用對話的新戲；是幾個中國留日學生幹起來的。關於他們，洪深又說：

「中國的戲劇，爲求新異，爲求進步，雖是竭力的向模仿寫實的路上走，但始終不敢完全背叛了北劇的規矩，始終不曾脫離了北劇的範圍。那勇敢而毫不顧慮地，去革舊有戲劇的命，另行建設新戲的先鋒隊，不是中國的戲劇界，而是在日本的一部分中國留學生。他們最初看見了川上音二郎，與他夫人川上貞奴，所幹的浪人戲，他們要從事戲劇的慾望，已經很有力地從內心威逼出來。後來認識了藤澤淺二郎，得了他的幫助與指導，成立了一個春柳社。其中傑出的人才，最先有曾孝谷，李哀，稍後加入的，有歐陽予倩陸鏡若，馬絳士等。在日本出演過黑奴籲天錄，茶花女等，得到藝術上甚大的成功。在那時他們或者尚未有改革中國戲劇的決心，與具體的計劃，或者還是一時的興趣，所以任天知（日本名藤塘調美）邀春柳社回國的時候，他們不十分歡迎他的意見，結果是拒絕了不來。任天知無法，祇得回上海另外組織了一個春陽社。邀了那時不關於春柳社的一位志士王鐘聲合作。王的藝術，雖始終未曾成熟，但他在上海等處出演的，大半是春柳的劇本。　他在北京得名的是孽海花）一切藝術的方法，與北劇崑曲，或已有的「新劇」，完全兩樣。所有演北劇的動作，調子，道具，全不用了。所有北劇的代表與簡捷的作法，全都改爲模仿與寫實的了。歌唱完全廢

除，全劇祇用對話了。沒有上下場，而用幕布與佈景了。」一(註廿一)

及至辛亥革命成功以後，在日本的春柳社回來了。在上海出演，大為觀衆稱道。於是新組織的表演文明戲的團體，乃如風起雲湧。這是文明戲的全盛時代：

「當時的文明戲，何以能如此的受人歡迎，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我個人以為一方面固然戲劇藝術的力量，一方面也因為是觀衆的遷就，與環境的有利。在一個政治和社會大變動之後，人民正是極願聽指導，極願受訓練的時候。他們走入劇場裏，不祇是看戲，並且喜歡多曉得一點新的事實，多聽見一點新的議論。而在戲劇者（編劇演劇排劇佈景的人），此時也正享受着絕大的自由，一向所不能演出，不敢演出的戲，此時都能演了。那滿清的威權，令人側目，將及三百年了，一旦推翻，凡是描寫滿清宮闈的戲，都是人們所要看的。那官吏的腐敗，人民無可如何的，也長久了，凡是攻擊官僚的戲，也是人們所要看的。那舊時的道德觀念，人民不像從前這樣尊重或怕懼了。凡是發揮愛情，如取材於紅樓夢諸戲，也是人們所要看的。那時纔經了一番政治奮鬬；第一次革命，好容易成功，凡是可以激發愛國心，如譯自法國的熱血等戲，也是人們所要看的。那時人民興高望奢，正欲與世界大國，較長爭強，凡是敍說外國的情形，如不如歸空谷蘭等戲，也是人們所要看的。在看戲的人，正熱誠的希望着文明戲成功。即使偶有幼稚粗糙不妥的地方，也都原諒了。至於藝術方面，如春柳這個團體，是很有根底的。歐陽予倩，受了河合武雄，及木下吉之助不少的影響。馬絳士是學習喜多村綠郎的。陸鏡若竟拜藤澤淺二郎為師，並且自甘到日本的劇場裏，扮演小角，以求獲得實地的經驗。他又在東京帝大及早稻田受過許多大名家的陶融。他們初在上海謀得利出演的時候，佈景是請一位日本技師畫的。綜以上的種種原因，那文明戲纔能在民國初年，有空前的成功，不幸就有許多人，把這種戲看得太容易了。他們看見在文明戲裏，既不須歌唱；而表演又好像是沒有什麼規則成法，可以從心所欲的，他們都要加入一試了。甚至不會說國語，便說蘇州上海寧波紹興南京江北的土話，或是土話化，四不像，令

人發笑的國語。那表演文明戲的團體，一天一天增多起來，這就是文明戲末日的開場。」（註廿二）

所以到了民國六七年，文明戲已經是失敗了：

「所謂文明戲，是整個的倒坍了。戲與演員，同時退化，同時失敗的。講到戲，那已經試驗過，成立的，好的劇本，先祇是不肯嚴格的讀熟遵守，漸至完全棄擲不顧，僅是極簡單的，利用一點情節了。戲劇的取材，不但不直接向人生裏尋覓（所謂創作），甚至外國的好劇本小說，亦無能使用，而專取坊間流行的彈詞唱本，如珍珠塔，珍珠衫，三笑姻緣等，第三四流腐敗的故事了，在表演的時候，因欲博得觀衆的拍掌或發笑，往往任意動作，任意發言，什麼劇情身分性格，甚至情理，一切都不管，所演的戲竟至全無意識，不及兒戲了。再講到演員，他們在劇場以外的生活，至少要與他們在台上無聊的行爲，同受責備。有時下了戲台後的罪惡，恐怕影響更要大些。深夜不睡，Wine, Woman and Song, 可以使得人，不論做什麼行業，都要一敗塗地的。他們放任自己，去幹了許多在他們頭腦清醒不瘋狂的時候，所決不會允許自己去幹的事，他們不但降低破壞了他們的藝術，而且失去了觀衆的恭敬好感與同情，也破壞了自己了。在這個時代，所謂文明戲，是怎樣一個東西呢。（一）從來沒有一部編寫完全的劇本的，祇將一張狠簡單的幕表，貼在後台上場處。（二）有時連這張幕表，也不肯鄭重遵守。（三）絕對不排練，不試演，不充分預備的。（四）有時演員上場，甚至連全劇的情節，還不大清楚。（五）演員在外面，過了很放蕩的生活，到台上時，疲倦，想瞌睡，沒有精神。（六）新進的演員，未受教育，亦無大志，目的祇在混飯吃。（七）沒有藝術的目的，自好者僅知保全飯碗，不良者欲藉戲爲工具，以獲得不正當的出名。（八）卽有要好努力的演員，也祇能自顧自，無術使全部改善。（九）佈景道具燈光編劇等，不顧事實，不計情理。——這樣一個東西，還能夠不失敗麼！結果！好一點的人才，都另外去尋途徑了。」（註廿三）

傳統的舊戲，改良的舊戲，文明戲——這三樣是民六新文化運動時中國的戲劇底「遺產」。

五

當時的人，對於中國傳統的舊戲（即俗所謂皮黃戲）態度各各不同；劉復是主張不妨保留而加以改良的。他在我之文學改良觀一文裏說：

「第三曰提高戲曲對於文學上之位置……不佞對於此問題，有四種意見。

(一)無論南詞北曲，皆須用當代方言之白描筆墨爲之，使合於『場中之曲』之規定。

(二)近人推崇崑劇，鄙視皮黃，實爲迷信古人之謬見。當知藝術與時代爲推移。世人旣以皮黃之通俗可取而酷嗜之，崑劇自應退居於歷史的藝術之地位。

(三)崑劇旣退居於歷史的藝術之地位，則除保存此項藝術之一部分人外，其餘從事現代文學之人，均宜移其心力於皮黃之改良，以應時勢之所需。

(四)成套之曲，可以不作，改作皮黃劇本。零碎小詞，可以不塡，改塡皮黃之一節或數節。

吾所謂改良皮黃者，不僅錢君所舉『戲子打臉之離奇，舞台設備之幼稚』，與『理想旣無，文章又極惡劣不通』；與王君夢遠梨園佳話所舉『戲之劣處』一節已也。凡『一人獨唱，二人對唱，二人對打，多人對打』，與一切『報名，唱引，繞場上下，擺對相迎，兵卒繞場，大小起霸』等種種惡腔死套，均當一掃而空。另以合於情理，富於美感之事物代之。然余亦決非認皮黃爲正當的文學藝術之人……祇以現今白話文學尙在幼稚時代，白話之戲曲，尤屬完全未經發見，故不得不借此易於着手之已成之局而改良之，以應目前之急。至將來白話文學昌明之後，現今之所改良之皮黃，固亦當與崑劇同處於歷史的藝術之地位。」

他這是修正錢玄同的意見的。錢對於皮黃與崑劇，都是極端地反對的。他在民國六年二月寫給陳獨秀的信裏說：

『若今之京調戲，理想既無，文章又極惡劣不通，固不可因其爲戲劇之故，遂謂爲有文學上之價值也。（假使當時編京調劇本者能全用白話，當不至濫惡若此。）又中國舊戲，專重唱工，所唱之文句，聽者本不求甚解，而戲子打臉之離奇，舞台設備之幼稚，無一足以動人情感。夫戲中扮演，本期確肖實人實事，即觀向來「優孟衣冠」一語，可知戲子扮演古人，當如優孟之像孫叔敖，苟其不肖，即與演劇之義不合；顧何以今日之戲子，絕不注意此點乎！』

他又在七年七月號新青年的隨感錄裏說：

「兩三個月以來，北京的戲劇忽然大流行崑曲；聽說這位崑曲大家叫做韓世昌。自從他來了，於是有一班人都說，「好了，中國的戲劇進步了，文藝復興的時期到了。」我說，這眞是夢話。中國的舊戲，請問在文學上的價值，能值幾個銅子？試拿文章來比戲：二簧西皮好比「八股」；崑曲不過是東萊博議罷了；就是進一步說，也不過是「八家」罷了；也不過是文選罷了。八股固然該廢，難道東萊博議「八家」和文選便有代興的資格嗎？吾友某君常說道，「要中國的眞戲，非把中國現在的戲館全數封閉不可。」我說這話眞是不錯——有人不懂，問我「這話怎講？」我說，一點也不難懂。譬如要建設共和政府，自然該推翻君主政府；要建設平民的通俗文學，自然該推翻貴族的艱深文學。那麼，如其要中國有眞戲，這眞戲自然是西洋派的戲，決不是那「臉譜」派的戲。要不把那扮不像人的人，說不像話的話，全數掃除，盡情推翻，眞戲怎麼能推行呢？」

他們的持論，還是着重在舊戲形式的惡劣與不合理。但到了周作人，便注目到舊戲內容的不堪了。他在人的文學一文裏說：

「簡明說一句，人的文學與非人的文學的區別，便在著作的態度，是以人的生活爲是呢？非人的生活爲是呢？這一點上。材料方法，別無關係。即如提倡女人殉葬——即殉節——的文章，表面上豈不說是「維持風

教」，但強迫人自殺，正是非人的道德，所以也是非人的文學。中國文學中，人的文學，本來極少。從儒教道教出來的文學，幾乎都不合格。現在我們單從純文學上舉例如：

(一)色情狂的淫書類，

(二)迷信的鬼神書類，封神榜西遊記等；

(三)神仙書類，綠野仙踪等；

(四)妖怪書類，聊齋誌異子不語等；

(五)奴隸書類，甲種主題是皇帝狀元宰相，乙種主題是神聖的父與夫；

(六)強盜書類，水滸七俠五義施公案等；

(七)才子佳人書類，三笑姻緣等；

(八)下等諧謔書類，笑林廣記等；

(九)黑幕類；

(十)以上各種思想和合結晶舊戲。

這幾類全是妨礙人性的生長，破壞人類的平和的東西，統應該排斥。」(註廿四)

主張中國的舊戲可以保存的，祇有宋春舫一個人；同時他也是當時新戲劇運動理論者中，唯一的批評那時在長江一帶流行的文明戲底反文化作用的。民國五年九月，他在上海寫：

「吾國新劇界。每況愈下；春柳社而後，廣陵散蓋絕響矣。嗚呼，靡靡之音，足以亡國！劇雖小道，亦與世道人心，大有關係者也。改絃而更張之，是所望於有志之士矣。」(註廿五)

民國七年，又在北京寫：

「近數年來，新劇（即白話劇）之失敗，固非以白話體裁而失敗也。劇本之惡劣，新劇伶人道德之墮落，

實有以致之。然其廢棄舊有之音樂，而以淫詞蕪語代之，或爲其失敗原因之一歟。

激烈派之主張改革戲劇，以爲吾國舊劇，脚本惡劣，於文學上無絲毫之價值；於社會亦無移風易俗之能力。加以刺耳取厭之鑼鼓，赤身露體之對打；劇場之建築，既不脫中古氣象；有時佈景，則類東施效顰，反足阻礙美術之進化；非屏棄一切，專用白話體裁之劇本，中國戲劇，將永無進步之一日。主張此種論說者，大抵對於吾國戲劇，毫無門徑；又受歐美物質文明之感觸，遂致因噎廢食，創言破壞。不知白話劇不能獨立，必恃歌劇以爲後盾。世界各國皆然，吾國寧能免乎。

雖然，歌劇對社會之影響，不如白話劇遠甚。歌劇僅求娛悅耳目（莫斯科巴黎之歌劇場，其佈景之精妙，爲吾國僅看過上海新舞台之佈景，所夢想不到者）而已。白話劇則對於社會，有遠大之影響，迥非歌劇所能望其肩背也。

顧吾國舊劇保守派，以爲「一國有一國之戲劇……不能與他國相混合。吾國舊劇，有如吾國數千年之文化，具有特別之精神，斷不能任其消滅……」此種囿於成見之說，對於世界戲劇之沿革之進化之效果，均屬茫然，亦爲有識者所不取也。舊劇如何保存，新劇如何提倡，異日得暇，當再詳論之。」（註廿六）

宋氏的意思，歌劇應與白話劇並存，而中國的舊戲可視爲中國的歌劇，祇須相當地改善一下，是可以永久地保存的。但是，他也承認「白話劇對於社會有遠大之影響」，所以在民國七年四月讀到了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裏所提出「國內真懂得西洋文學的學者……公同選定若干種不可不譯的第一流文學名著……三百種戲劇」的意見之後，在同年十月的新青年上他就選出了近世名戲百種目；裏面全是話劇，沒有一齣是歌劇的。

胡適在那時是堅決地主張「西洋的文學方法，比我們的文學，實在完備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的：

「更以戲劇而論……最近六十年來，歐洲的散文戲本，千變萬化，遠勝古代；體裁也更發達了。最重要

的，如『問題戲』專研究社會的種種重要問題；『象徵戲』，專以美術的手段作的『意在言外』的戲本；『心理戲』，專描寫複雜的心境，作極精密的解剖；『諷刺戲』，用嬉笑怒罵的文章，達憤世救世的苦心……以上所說，大旨只在約略表示西洋文學方法的完備，因爲西洋文學眞有許多可給我們作模範的好處。」（註廿七）

胡適的教人去學習西洋戲劇的方法，寫作白話劇，改良中國原有的戲劇，他底目的，是要想把戲劇做傳播思想，組織社會，改善人生的工具。他誠然沒有很明顯地把這個目的，在他底文字裏說出過；但在他底重視易卜生這個事實，完全可以看出他底用意了。易卜生是那威的十九世紀末的一個劇作者；他是主張個人主義的人生觀，主張擺脫那社會上不良的但是傳統的道德法律和成見風俗等底束縛的。胡適讀了他底戲，寫出一篇易卜生主義，竭力推崇。那篇文章，是在民國七年寫的；到了民國十九年，他還這樣說：

「易卜生最可代表十九世紀歐洲的個人主義的精華，故我這篇文章只寫得一種健全的個人主義的人生觀……把自己鑄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於社會。眞實的爲我，便是最有益的爲人。把自己鑄造成了自由獨立的人格，你自然會不知足，不滿意於現狀，敢說老實話，敢攻擊社會上的腐敗情形，做一個『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鐸曼醫生……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爲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爲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羣奴才建造得起來的。』」（註廿八）

胡適的這樣推崇易卜生主義，對於後來中國話劇的發展，影響是非常廣大的。易卜生的戲劇，很快地有許多被譯成中文；而在創作方面，有若干的作家，不僅是把易卜生劇中的思想，甚而連故事講出的形式，一齊都摹倣了。

傅斯年也同意於胡適底「戲劇是工具」的主張的。他在戲劇改良各面觀裏說：

「再把改良戲劇，當作社會問題，討論一番。舊社會的窮凶極惡，更是無可諱言；舊戲是舊社會的照相，

也不消說；當今之時，總要有創造新社會的戲劇，不當保持舊社會創造的戲劇………使得中國人有貫澈的覺悟，總要借重戲劇的力量；所以舊戲不能不推翻，新戲不能不創造。換一句話來說，舊社會的教育機關，不能不推翻；新社會的急先鋒，不能不創造。」（註廿九）

他在再論戲劇改良裏，指出舊戲的惡劣，更爲透澈：

「中國社會是甚麼社會？中國歷史是甚麼歷史？如果是極光榮的歷史，極良善的社會，他的產物，當然也是良善光榮的了。可以『完全保存』了。如果不然，只因爲是歷史社會的產物，不管歷史社會是怎樣的，硬來保存下去。似乎欠妥當些。中國政治，是從秦政到了現在，直可縮短成一天看。人物是獨夫，宦官，宮妾，權臣，姦雄，謀士，佞幸；事跡是篡位，爭國，割據，吞併，陰謀，宴樂，流離：這就是中國的歷史。豪貴魚肉鄉里，盜賊騷擾民間，崇拜的是金錢，勢力，官爵；信仰的是妖精，道士，災祥：這就是中國的社會。這兩件不堪東西的寫照，就是中國的戲劇。」（註三十）

可是他對於繙譯西洋戲劇這一點。見解和胡適微有不同；胡適主張「趕緊多多的繙譯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範」，傅斯年却顧慮到「在中國舞台上排演直譯的西洋戲劇」恐怕「看的人不知所云」這個實際問題了：

「我起初想來，中國現在尙沒有獨立的新文學發生，編製劇本，恐怕辦不好，爽性把西洋劇本繙譯出來，用到劇台上，文筆思想，都極妥當，豈不省事。後來轉念道，西洋劇本是用西洋社會做材料；中國社會，却和西洋社會隔膜得緊。在中國劇台上排演直譯的西洋戲劇，看的人不知所云，豈不糟了。這樣說來，還要自己編製，但是不妨用西洋劇本做材料，采取他的精神，弄來和中國人情合拍了，就可應用了。換一句話說來，直譯的劇本，不能適用，變化形式，存留精神的改造本，却是大好……舊戲最沒道理的地方，就是專拿那些極不堪的小說作來源；新戲要有新精神，所以這一點萬不可再蹈覆轍。材料要在當今社會裏取出：更要對於現在社會，有了內心的觀察，透澈的見地，才可以運用材料，不至於變成『無意識』。我希望將來的戲

劇，是批評社會的戲劇，不是專形容社會的戲劇；是主觀的意思，客觀的文筆的戲劇，不是純粹客觀的戲劇。」(註卅一)

此外，他還具體地提出了關於編製劇本的六個條件：

「(一)劇本的材料，應當在現在社會裏取出……

(二)中國劇最通行的款式，是結尾出來個大團圓；這是頂討厭的事……我很希望未來的劇本，不要再犯這個通病。

(三)劇本裏的事跡總要是我們每日的生活，縱不是每日的生活，也要是每年的生活。這樣才可以親切……

(四)劇本裏的人物，總要平常。舊戲裏最少的是平常人，好便好得出奇，壞便壞得出奇——簡直是不能有的人；退一步說，也是不常有的人。弄這樣人物上台，完全無意義。小孩子喜歡這個，成年人却未必喜歡這個。若說拿這些奇怪人物作教訓，作鑑戒，殊不知世上不常有的事，那裏能含著教訓鑑戒的效用。平常人的行事，好的却眞可作教訓，壞的却眞可作鑑戒。因為平常，所以可以時時刻刻作個榜樣……

(五)中國人恭維戲劇，總是說，善惡分明；其實善惡分明，是最沒趣的事……新劇的製作，總要引起人批評判斷的興味……

(六)舊戲的做法，只可就戲論戲，戲外的意義一概沒有的；就是勉強說有，也都淺陋得很。編製新劇本，應當在這裏注意，務必使得看的人還覺得在戲的動作言語以外，有一番眞切道理做個主宰。」(註卅二)

這些不能不說是建設的積極的理論。在那個時候，他已經指出那劇中人物應有典型性普遍性(第四條)。不可過於單純化與抽象化(第五條)，又劇本應當有深刻的健全的意識，不可不算是難能的了。

這一時期，理論非常豐富，創作却十分貧乏。祇有胡適底終身大事一部劇本，是值得稱道的。這部戲，作

者認爲是「遊戲的喜劇」（卽趣劇）（註卅三），這在田太太和田先生兩個人底「性格描寫」的誇張上，是可以這樣說的。可是田亞梅是那時代的現實的人物，而「終身大事」這個問題在當時確又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所以也可以說是一齣反映生活的社會劇。這齣戲他原是應美國留學的朋友們底請求，用英文寫的。後來有幾個女學生要排演，纔把他譯成中文。可是，因爲這戲裏的田女士跟人跑了，胡適說：「這幾位女學生，竟沒有人敢扮演田女士。況且女學堂似乎不便演這種不很道德的戲！所以這稿子又回來了。」是的，在封建勢力仍然強盛的中國，是沒有女子敢「做」娜拉的！但這正說明了這齣戲的意義。

六

民國十年五月，沈雁冰，鄭振鐸，陳大悲，歐陽予倩，汪仲賢，徐半梅，張聿光，柯一岑，陸冰心，沈冰血，滕若渠，熊佛西，張靜廬等十三個人，組織了一個民衆戲劇社。他們的宣言是：

「蕭伯訥曾說：『戲場是宣傳主義的地方；』這句話雖然不能一定是，但我們至少可以說一句：『當看戲是消閒』的時代，現在已經過去了。戲院在現代社會中，確是占着重要的地位，是推動社會使前進的一個輪子，又是搜尋社會病根的X光鏡；又是一塊正直無私的反射鏡：一國人民程度的高低，也赤裸裸地在這面大鏡子裏反照出來，不得一毫遁形……這種樣的戲院，正是中國目前所未曾有，而我們不量能力薄弱，想努力創造的……我們將先出一種月刊，名爲「戲劇」，借以發表我們的主張，介紹西洋的學說；並且想國人討論。同道君子如贊成我們的宗旨，肯惠然賜教，我們是非常的歡迎！」（註卅四）

民衆戲劇社的簡章第二條第三條是：

「二、宗旨　本會以非營業的性質，提倡藝術的新劇爲宗旨。

三、事業　分實行研究兩部：實行部試演世界名劇，或自編劇本，演期無一定，另訂專章。（現因會員人

數不多，經費不裕，實行部暫緩舉行，先辦研究部）研究部發行月刊及其他出版物，宣傳眞的戲劇，及發表同人研究之結果。月刊編輯體例另訂之。」（註卅五）

戲劇由上海中華書局印行，一共出了六期。在這裏面，他們發表了許多具體的主張。後來並且還有會外的人參加：如蒲伯英寫過幾篇理論，王統照，耿濟之，瞿世英都寫過短文，宋春舫譯了兩個西洋劇本，樊紹鈞寫了一個短的三幕劇藝術的生活。

他們的努力，可分為破壞和建設兩方面。在破壞方面，他們第一是反對舊戲。蒲伯英在戲劇要如何適應國情！一文裏說：

「鑼鼓，唱工，臉譜……都是舊戲組成的要素，也就是一般人所承認舊戲最能適應國情底特質。拿近代戲劇的眼光來看，這些東西，不但找不出他眞正適應國情底地方，並且恰恰對於國情是一劑毒藥。怎麼講呢？中國現社會，無論那一方面，都可以說是在病的狀態之中，要適應這病的國情，應該用克制的方法，而不該用助長的方法。舊戲（一切文武崑戲都在內），差不多全是助長病的狀態的。別種不良的社會制度，或者只在消極方面妨礙社會進步，助長病的狀態的不良戲劇，却更在積極方面，引導社會向墮落退悼的路上走……有人說：『鑼鼓，唱工，臉譜……雖然在戲劇上不合理，但總還可以當一種苦丸藥面上塗的糖。替怕吃苦藥的社會治病，拿平常他愛吃的糖（就是鑼鼓，唱工……）去誆他上道，不見得一定就是壞事。』這話自然有幾分手段上底理由；但也要經過一次大改革之後。僅僅借用舊戲底軀殼而把靈魂全換了纔可以。現行的舊戲，總不配說這個話。況且鑼鼓，唱工，臉譜……的舊戲軀殼，能不能容一種新的靈魂進去，還是一個大疑問。假如就做到了以舊軀殼貯新靈魂，也只能說這新靈魂能治社會病，是適應國情的。至於那舊軀殼，不過是一個送藥的匙子，并不是他本身有治病底功用。歸根結蒂，舊戲總是不能借『適應國情』的招牌去做護身符的。」（註卅六）

這裏不但指出舊戲底社會作用，並且還懷疑到舊戲的形式與內容的不能分離，這可以代表他們對於「京派」舊戲的意見。關於「海派」舊戲，陸明悔稱它爲「魔術派戲劇」，「內容是機關佈景，五音聯彈，特別行頭，和來去無踪的神仙俠客等等；」他在上海的戲劇界一文裏說：

「有一次我聽見一個稍負時望的舊劇家說：『我們也知道玄碧緣等時髦戲是極沒有道理，極不應該演的；但我們所演的各種戲中，雖不敢自稱有價値，然而比玄碧緣等較合情理的戲劇，却未嘗沒有。可是我們排演稍合情理的戲，反而沒有瞎胡鬧的戲賣錢；我們很想勉力使戲劇進步，演幾種較高的戲，無奈看客不要看。可見我們並不是不願進步，是一般看客不許我們進步。我們是靠唱戲爲生的，爲了餬口，便不得不違了心去演瞎胡鬧的戲劇。餓了肚子去講高尚，即使我自己願意，化錢的老闆不願意，全體的同事不願意；他們說「你願意餓肚子，請你回家去歇歇吧，別在這兒攪亂世界啦。」我們既把唱戲當做一種職業，這裏不唱，到別處去還是要唱的，憑你走遍中國，總有人逼着你去唱胡鬧戲的；除非你改了行業，那就可以不唱了。』…………他的話或者也是實情。本來劇場是一個多數人合作的機體，須要多數人覺悟，方有革新的希望；況且現在拿資本出來辦劇場的人，都是抱了金錢主義來的，他們但求劇場能夠賣錢，管甚麼戲劇的高低上下啊？」（註卅七）

除了反對京派和魔術派舊戲外，他們對於那時流行的文明戲，反對得更利害，稱它爲「假新戲」。鄭振鐸在他底光明運動的開始一文裏說：

「試再把現在所謂『新劇』來討論一下……他們形式上雖把中國舊劇的場面改過，也去了鑼鼓，也添了布景，也脫了龍袍，穿了洋裝，『然而精神上則猶是也』。他們仍舊是誨淫，仍舊是誨盜，仍舊是提倡迷信。陳大悲君在曙光二卷三號上，做了一篇，中國的新劇還沒迎合羣衆心理嗎？中間有幾句話：『因爲羣衆好縱慾，新劇家就把「文學大家編的「鴛鴦蝴蝶派」小說大批的販上舞臺去當劇本演，請劇中的「佳人」朝朝幕

幕地與那拆白式的「才人」在後花園裏私訂終身，「交換指環」，「贈珠塔，釵鈿，盤費」，「跪倒塵埃吻手」。因爲羣衆多迷信，新劇家就從低劣舊小說中去搜尋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材料來，提倡他們的「神權萬能」。因見社會上好殺的空氣很盛，新劇家就專心探取謀殺妓女與毒殺親夫的事實來做材料，恨不得教一個個看客都修練成功許許多多的閻瑞生與張欣生，使他們天天有新奇的叫座資料。因爲羣衆富有復古性，新劇家就編出乾隆皇帝下江南來，每天請這個劇中的皇帝打幾個「抱不平」給人家看看，教人盼望眞命天子出來，把這社會平一平，教人追念那「皇恩浩蕩」。』他這話多少沈痛呀！」（註卅八）

陳大悲又在戲劇指導社會與社會指導戲劇一文裏說：

「當初的新劇好在那裏？刺馬劇中的張汶祥，還在門簾裏嚷起『馬來』！血淚碑裏的石如玉，上公堂時還帶着急急風的台架子。台幕外不佈一點景，也可以演一幕戲。一個不瘋不癲的人，跑上台去，念一長篇說白。天天扮『激烈派』的，扭轉身子，把頭去湊上手腕擦眼淚。去正經角色的，開口便是『四萬萬同胞』，『手鎗』，『炸彈』，『革命』，『流血』；說幾句膚淺的時髦新名詞與愛國話，包管得一個『滿堂彩』。去詼諧角色的，腰裏掛一把便壺，鼻上塗滿了紅硃，上台去，居然引得全場捧腹大笑。這是當時的演作藝術。好呀不好？

當初的新劇好在那裏？入了台灣藉，冒充西太后私生子的瘋子也當社長。詐欺取財的逃犯也充名角。招集來的社員，硬派做自己的徒弟；甚麼『天字派』，『魂字派』，『林字派』的，無非是利慾薰心的表現。甚至藉端要挾重要角色訂終身約；與社員立約，要鈐拇指印；以及種種異想天開的要挾結黨方法，層見疊出。這就是當時的團體內容。好呀不好！……總括一句話，從前的新劇是舊社會開的花，是舊社會結的果。其中未嘗沒有人想掙脫舊社會的惡毒勢力，想立刻到社會底前面去；可惜知識與能力，都不足以勝任。又因佔有衝動常常戰勝創造衝動，以致各劇社內部常常發生自相傾軋的事。鬧意見，結黨派，抄襲了偉大底心得。

招土匪，爭權利，又沾染了英雄的惡習。於是拆白黨與小報閥攜手聯盟地，唱着得勝歌，長驅直入而來。把一個萌芽嬰兒般的新劇舞台，霎時間變成了墮落階級底殖民地。」（註卅九）

這裏所指摘的舊戲的不適用，和文明戲的腐敗，是比錢玄同傅斯年等所說的，更切合於實際的情形了。民衆戲劇社，在那時候作這樣的呼號，於後來中國話劇運動的推進，確是有相當的幫助的。

他們更大的功績，是在他們底建設的理論方面。這可分做六個項目來講：第一是娛樂的重視；即是戲劇教導觀衆而外，給觀衆以正當的娛樂，也是基本要求之一。在第一卷第一期戲劇雜誌裏，沈澤民替代沈雁冰寫了一篇民衆戲院的意義與目的（註四十），首先提出了這個主張，後來差不多就成爲民衆戲劇社的共同信條：

「羅蘭 Romain Rolland 以爲民衆戲院主要的目的是：

（一）娛樂 Joy,

（二）能力 Energy,

（三）知識 Intelligence.

羅蘭解說娛樂這兩個字的意義，就是要使得辛苦一天的勞工們能得道德上與體力上的休息。所以這所謂娛樂是正當不過的「養神儲力」的辦法，決不是中產階級的娛樂——引起肉感誘進墮落的娛樂……他的意思是以爲：若要勞工們的體力和道德都進步，便不可沒有這正當的娛樂……所以演的戲劇，不可不注重在使人娛樂這一面；凡是使人憂愁使人煩悶的戲本都不合宜……但是Melodrama（鬧劇）也不能適用到民衆戲院內，因爲他的起首使人垂淚而終之以「快樂團圓」的情節，也是僅僅像火酒一樣，雖然刺激人的神經，却不免欲把神經弄成麻木了。」

蒲伯英在戲劇之近代的意義裏說：

「可見戈登格雷 Gordon Craig 說：『戲劇是教化同娛樂』，是不會大錯的了。但是單用這幾個字，來說

明戲劇底意義，還不能包括無遺；因爲凡是有益的娛樂，都可以說是有教化底意味，並不是戲劇特有的實性。我們對於現代的戲劇，應該說他一面是『教化的娛樂』，一面是『爲教化的藝術』……他們把這種教化叫做『再生的教化』，就是說他能使民衆精神常在自由創造的新境界裏活動，譬如輪迴再生的一樣；不像別樣死教化，占據在人腦海的，就不容易抽換。我們從此就可以認定了：再生的教化，是人類最高的教化；發展再生教化，是現代戲劇的職責；利用娛樂的機會，以藝術的功能來發展再生的教化，就是近代戲劇底完全意義。」的（註四十一）

第二，他們主張有「舞台上的戲劇」；卽是，僅有些「紙面上的戲劇」，藝術的工作，是還沒有完成的。汪仲賢在戲劇第三期隨便談第九則裏說：

「現在想提倡純粹新劇的人不能說不多了，但是翻開那些關於戲劇的新著出來一看，不是說某劇的主義怎樣新鮮，便是說某劇的思想怎樣高超，絕對沒有人提起過某劇的表演方法是怎樣的。換言之，止有紙面上的戲劇的理論，而無舞台上的戲劇的實際；多偏於 Drama 的文章，而絕對沒有 Theater 的。這樣做下去，則中國將來止有紙面上的戲劇，永不會有舞台上的戲劇；最後的結果，恐怕要與只會塡曲牌名不會譜工尺的詞曲家一樣。」（註四十二）

他們既然主張實踐，便有一部人努力於舞台技術的研討。關於一般的表演方法的，沈冰血寫了一篇啓蒙的演劇初程（登戲劇第一第二期）；關於化裝的，汪仲賢寫過化裝術的一得（第一期），沈冰血寫了假鬚的研究（第二期）；關於劇本的編製的，沈冰血提出了演劇者不得任意「發言論」的意見（第四期十年來的囘憶），陸明悔提出了「戲劇中用的言語須要擇一二種最動人的標準話」的意見（第六期隨便談），王統照提出了寫作劇本「宜注重演作的表情」的意見（第六期劇本創作的商榷）；關於一般的舞台技術的，如佈景燈光發音排演之類，陳大悲根據美國的幾本書，寫成一篇愛美的戲劇長文（從十年四月二十日起，逐日登載在北京的晨報上）。

第三，他們以為常時已經譯成的西洋劇不能適用而主張改譯或自己創作。鄭振鐸在十年六月把那從民國七年以來繙譯的西洋劇，點查了一下。在量的方面，共得三十三部，所以他說不算壞；但在質的方面，原料雖都是極好的，而「翻譯的方法，實在太不講究了。」在現在的戲劇翻譯界（戲劇第二期）一文裏，他指出了幾端「譯者的通病」：「把原戲的名稱改了……時而用現在的體裁，時而又倣照宋元戲曲的辦法……有許多譯文，於中文多不可通，祇是『字對字』的把原文搬了過來；使人看了，非對照原文，不能明其意……錯誤也是常常的遇到……其中原文有的句子被譯文删去的不知有多少了；很重要的對話，都删去了」。其中尤以令人難懂這一點，可以使得那實際從事舞台工作的人頭痛。所以汪仲賢發牢騷：

「我們現在要提倡新劇，也得先要從普遍劇本入手。但是現在的新文學家，極力主張中國語體的歐化，把劇本上很平常的幾句說話，弄成格格不吐的樣子。我看照這樣做下去，則將來的西洋劇本在中國所佔的地位，也不過與現在「甚麼集」「甚麼社」的崐曲一般，徒供幾個清客的推敲能了，要想普遍就難咧！」（註四十三）

瞿世英後來也響應他，在演完太戈爾的齊德拉之後裏說：

「西洋劇本是否可以毫不更改，逕自取來排演。這個問題的答案不一。從她們排演齊德拉的結果看，我以為西洋劇本，現在決不能毫不改變的取來排演。因為劇本是社會狀況下的產物，中國社會狀況不同，不特觀者不發生深刻的印象，便連演劇的人也只是照本宣科。這還是指知識階級而言，若一般人則更不懂了。所以我以為西洋劇本除自有其文學上的價值外，祇能作我們編劇的模範，而不宜乎排演。」（註四十四）

陸明悔在與創造新劇諸君商榷一文裏，便索性主張改譯：

「據我個人底眼光和經驗看來：如果拿西洋底劇本，老老實實一毫不改動地到中國舞台上來開演，是絕對的不能；要求社會容納，一定要經過一番改造的手續，若怕改造後失却原本底精神，則不妨改變名稱不用原

名。西洋的風俗習慣和說話底口氣，實在與中國相去得遠，這果然是一種原因，而看戲底眼光不同，尤爲重要原因。西洋社會看慣分幕的戲劇和藏頭露尾的情節，戲劇底實質雖因作者底見解而有不同，而戲劇底形式是沒有什麼大分別的；我們既要改變形式，又要考究戲劇底內容，看客當然要加幾分的難受。我們不肯替普通看客設想，單怪他們沒有看戲程度，那是眞的新劇一輩子都不會普遍到民衆去的啊！」（註四十五）

陳大悲要求中國人自己創造（註四十六）。他在演劇人的責任是甚麼一文裏說：

「我們要希望那根深蒂固，誨淫誨盜的惡戲劇早早消滅，就得脚踏實地，抖擻着互助的精神，來創造一種有益於人類的眞的新劇。（自然要從劇本方面做起）如果一味想做便宜事，一味要做西洋夢，那就非把西洋現成的舞台搬運到中國來不可，不但是舞台，就連西洋的演劇人，西洋的看戲人，甚至於西洋的金本位紙幣也得完全搬到中國來。這纔能夠儘量的過我們底西洋癮。否則呢，還得我們中國人自己勞心勞力實事求是的來創造吓！這是我要希望覺悟的文學家幫我們的一臂之力。」（註四十七）

第四，他們主張劇場建築和前後台的管理與組織的改善：如陳大悲的主張開幕須依照預告時間（戲劇第二期）；如宋春舫的主張完全男女合演（改良中國戲劇，收入宋春舫論劇集中），改善佈景與燈光，廢除「絞手巾」「賣甘蔗」，而另闢看客休息所酒飯店等等（仝上）。到了民國十二年五月，北京人藝戲劇專門學校的學生，在香廠路新明劇場，初次舉行「舞台實習」的時候，陳大悲寫了一篇要求今晚新明劇場觀衆的三件事：

「提倡好的戲劇固然要有好的編劇家與好的演劇家，但是沒有好的看客與好的評劇家還是不能成功的。所以十多年改良舊劇，創造新劇得不到好結果，十多年來的看客不能不負一點責任的……現在我們對於諸君有三種要求：第一，在開幕演劇的時候，請大家不要鼓掌……果然台上眞有演得好的地方，請諸君在每幕閉後鼓掌……第二，在開幕演劇的時候，請諸君不要高聲說話……台下說話的聲音一高，台上緊要的言詞就不能聽見了……第三，今晚演完之後，請諸君給我們一點批評……文字不在乎長短。寄給我們一句忠告的話，我

們的感激，與對於長篇的論文是一樣的。」（註四十八）

第五，他們主張戲劇的從業員，以演出進步的戲，來增進伶界在社會上所處的地位。在戲劇第二期上，陸明悔有一文敬告上海底伶界聯合會，這是對舊戲子說的：

「西洋的伶界，在社會上所處底地位，比大學校底教師還要重要（見本期半梅先生譯的戲劇與文化底關係。）為什麼在我們中國做了一樣的伶界，竟處在娼妓底下面呢？皆因他們演的戲有價值，我們底戲不能與他們有同等的價值，所以我們底人格連帶的受了戲的影響，也不能與他們同等咧。他們底戲底價值，全在能促人猛省，和利用高尚的藝術去安慰看客底精神；中國戲底所以無價值，就因為演戲止能供人消閒遣興，或引人發笑而已。中國伶界底人格底墮落，大半就是從「供人消閒遣興」上得來的。娼妓底職業，是專把身體做嫖客底玩具，供嫖客底消閒遣興，所以是沒有人格的；伶界底演戲，是何等高尚的事業，而中國數千年來竟完全是做看戲人底玩具，那就莫怪外界要把「娼優」並列咧！諸君欲雪此奇恥，須自不做看客底玩物起。」（註四十九）

陳大悲也對『新劇家』這樣說：

「凡有腦筋的『新劇家』，從今日此時起，應當從速覺悟，不但自己要覺悟，還得順應人類底愛力去覺悟我們可憐的昏聵沉淪的同類，使他們大家知道自己底責任，不但我們自己絕對不許迎合社會中最下乘的心理，演引人入邪途的戲劇，就是眼見了他種戲劇灌輸土匪，強盜，浪子，蕩婦知識的，我們也應當引為我們底奇恥大辱。我們應當自己問一問自己：『我為甚麼要當演劇人？』我們既當了演劇人，就得盡心竭力趕快把善的來替代惡的，把美的來替代醜的。這就是我們演劇人今日的責任。」（註五十）

第六，他們主張用非職業的戲劇，來改革商業戲劇的弊病。鄭振鐸說：

「在現在資本主義底下，無論什麼事業都為資本家所把持，他們為自己的利益起見，只要有利可圖的，雖

極壞的事也要去做；如果無利可圖，可是要虧本的，那末，雖極好的事也不願意去做。現在的劇場都握在資本家的手裏，戲劇家也都在資本家的支配底下。他們的情形自然也是如此了。所以他們除了迎合社會上一般人的心理，排演各種博他們的歡迎的，毫無意義，或且有害的戲劇以外，簡直不知更有他事。他們演戲，爲的是金錢；他們辦劇場，爲的是金錢；至於什麽是戲劇的藝術，什麽是戲劇的使命，他們眞是絕對的沒有注意到呢！——也永遠不會注意到呢？你看他們因演華倫夫人之職業不能『叫座』，就從此不敢再演西洋劇了。因爲閻瑞生等戲，可以吸引多數的看者，就天天的演，並且家家都演了。靠這種人來改造戲劇，來做光明運動，實是沒有希望的事，然而除了資本家，又誰能組織劇場呢？並且如果是靠戲爲生的話，在現在社會底下，非屈服或遷就惡社會的心理又怎樣能維持生活呢？我們也許能聚集些資本，辦一個劇場，然而恐怕決不能維持很久吧！所以現在的光明運動的開始，除了組織愛美的劇團外，沒有第二種辦法。（註五十一）

陳大悲也說：

「要從事於中國戲劇底根本改造，在今日這種惡濁腐敗的職業戲劇裏謀發動，當然是無望的了。何以故呢？因爲他們既受僱於服從社會惡勢力的資本家，但求朝朝暮暮有台演戲，藉以博得養家，糊口，奢侈放縱生活的金錢，就算大願已遂，對於將來，只不過抱一個『聽天由命』的處世祕訣。我們枉用心機去希望他們自動自覺，這個當已經上夠了。『笑罵由他笑罵』，已成了現在新劇家處世的不二法門。我們趕快從這條路上來一個『向後轉』罷。

我們理想中的指導社會的戲劇家是『愛美的』Amateur 戲劇家。（卽非職業的戲劇家。）愛美的戲劇家不受資本家底操縱，不受座資底支配。愛美的戲劇家不必要是學生，然而每一個人必須要受過能夠助他發展戲劇的教育。」（註五十二）

這在當時要算是對症下藥了。但徹底地講起來，那非職業的劇場，也有設備與日常的開支；非職業的劇人，又

須各自另有維持生計的方法。組成固不容易，而持久是更難了。愛美劇團。儘管不以牟利爲目的，但在現代的社會裏，蝕本蝕得太多的時候，工作就會不能進行的。如果原是要去尋求資本家來津貼或墊資，那末戲劇仍是多少地要受他們底支配的。所以愛美劇不是根本解決的辦法。

× × × × ×

在實踐方面，有兩件事是值得我們傾佩的。

第一件事是民國十年春間汪仲賢勸說了上海新舞台的夏月潤夏月珊周鳳文等舊戲子，化了資本，下了苦功，去表演蕭伯訥底華倫夫人之職業 Mrs. Warrens' Profession。這是一部在蕭伯訥的祖國至今還是禁止公演的戲！汪夏等在中國把它搬上台去，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勇敢的試驗，雖然是大大的失敗了。關於這件事的情形，和失敗所給予汪仲賢的影響，在他那年所寫的優遊室劇談裏，說得甚爲清楚：

「上海新舞台開演華倫夫人之職業；狹義的說來，是純粹的寫實派的西洋劇本第一次和中國社會接觸；廣義的說來，竟是新文化底戲劇一部分與中國社會第一次的接觸。我把當天底情形說出來，或者是留心社會問題底先生們所愛聽的。

(一)這一天是禮拜六：是上海戲院賣錢最多底日子。這兩年內，新舞台沒有一個禮拜不是演濟公活佛；最多的日子要售一千四百元，最少的日子也要賣到五百元。此番的新劇是連演禮拜六禮拜兩夜。第一夜賣盤三百元，第二夜賣三百十三元，要比平常最少的日子少賣四成座。

(二)平常無論什麼戲底特別廣告，止登申報和新聞報兩種日刊，此番登的特別廣告有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新申報民國日報等五種，並且預先登了好幾天。新舞台向來沒有花過這麼多的廣告費。

(三)演到第二幕，華奶奶坐下來在薇薇面前追述從前歷史底時節，便有三五位很時髦的女客立起來走了。以下陸續走去的很多，等到閉幕底時候，約剩了四分之三底看客。有幾位坐在二三等座裏的看客，是一路罵

着一路出去的。我現在把散去的看客底心理，大約可以分析出來：

(a)絕對看不懂演的是什麼。

(b)稍微看得懂，而嫌他沒有興趣。

(c)看得懂戲中底事實，而不知他底命意何在。因此嫌他情節不曲折，『廢話』說得太多。比平常的新劇冷落，萬不如濟公活佛等戲底發笑和熱鬧。

(d)自以爲『新人』的，腦筋中裝滿了『自由』『平等』『解放』『改造等』新名詞，聽了戲中的議論，以爲這是自己平常『聽膩』『說爛』了的口頭禪，誰來聽你們說這些『廢話』？

(e)聽了華奶奶與薇薇底議論，生了氣走的。(這就是反對劇本底主義的看客。)

(f)看過西洋人演的新劇，今天看不入眼的。(這種人我敢說沒有。)

(g)很想把全劇看完，但是中間有一段，因演者底言語不清，或動作不合法，引起他底厭煩，只得逃走。

(這是人材缺乏的原故)

(四)此番開演純粹新劇，是舊劇家第一次脫離鑼鼓與唱工底束縛，並且大家震於劇本底大名；一個個都是提心弔胆的上台去演，反而弄得很不自在了。有幾位太要討好，便破綻露得愈多。

(五)劇中底言語都是由我口傳的。內中有一二位不肯記憶劇本底大意，只強記說白底句子；但是到了台上去，三句話說了兩句，或是一句之中遺忘了一個緊要名詞，就把一段很好的議論，弄得看客莫明其妙。

(六)登場人物不能一律都用國語，這是一椿缺點。但是如果人人都說了普通官話，我想看的人定要比現在多些，我們自己也要拘束得厲害些。

(七)報紙的批評，除多數置之不聞不問外，其餘都是恭維的多，批評藝術的很少。最公道最有價值的，是時事新報載的勞人君底批評……。

我演過了華倫夫人之職業以後，眼界高的人教我下次還要逐漸提高；眼界低的人勸我不可用高深劇本。以後還要從淺近一方面入手。那末，我們創造的新劇究竟是『提高』的好呢還是『普及』的好？這到是一個問題。我分開來談談：

（一）提高——眞的新劇之所以有價值，因爲他有改革思想和宣傳文化底種種效能。但是能夠看得出這本新劇是討論什麼問題底看客，他們可以直接去研究這劇底原本，不必來借助於我們這班腦筋簡單的伶人口中底幾句話。况且我們口中的幾個新名詞，都是由原本中販賣來的，難免經手人從中不要中飽幾句，多少總要失悼些原本底精意，那眼高的看客自然就有些看不入眼咧。我們既要利用戲劇去教訓看客，那末我們自己底學問智識雖不能比看客高，卻也不能比看客低到那裏才是。還有一層：觀劇界中底眼界高者究竟有幾位？如果但求眼界高的人看了滿意，我怕不到一個月，我們底劇場就要將大門緊閉，無論是高是低的戲劇，一律都要烟消雲滅咧！

（二）普及——劇場不能與看客宣告獨立，如無看客，卽無劇場。中國人既然把看戲當做絕端的消遣性質，那末他們花了幾毛錢來看戲，我們總要給他們帶些趣味囘去，他們纔不會喚寃枉。若是一味地對着他們宣講道理，誰肯耐着性子聽你的？無論你劇中含的問題對於社會是何等密切重要，奈何那班看客不懂你們說的什麼演的什麼，請教你有什麼法子去改革他們的腦筋？我們借演劇底方法去實行通俗教育，本是要去開通那班『俗人』的啊，如果去演那種太高的戲，把『俗人』通統趕跑了，只留下幾位『高人』在劇場裏面拍巴掌『綳場面』，這是何苦來！

（三）以後底方針——我們演劇不能絕對的去迎合社會心理，也不能絕對的去求智識階級看了適意。拿極淺近的新思想，混合入極有趣味的情節裏面，編成功教大家要看底劇本，管教全劇場底看客都肯情情愿愿，從頭尾至，不打哈欠看他一遍，決不能教那班無智識的人看了一半逃走，決不能叫他們囘去說：『這幾毛錢花

得不值當』。吃一次虧學一次乖，這一次本來要怪我們自己不好；破天荒第一次的嘗試，就拿這種深艱的劇本去難看客，反而要怨人家看不懂，眞該打自己底嘴吧！」(註五十三)

這一次的失敗，使得宋春舫提出「戲劇是藝術的而非主義的」的主張；他在中國新劇劇本之商榷一文裏，竟是勸人棄置西洋的「問題劇」而去採用那西洋專爲賺錢而寫的熱鬧曲折的「善構劇」了：

「夫劇本雖有左右社會之勢力，然須視社會上能容納劇本與否爲轉移。故劇本唯一之目的，在迎合社會之心理。不獨迎合社會少數人之心理已也，而尤當迎合多數人之心理。問題派劇本之失敗，即在當時提倡者之昧於此旨耳。試問在今日中國之社會，腦筋中有人生觀三字者能有幾人，其不能容納此種劇本也明矣！即能迎合少數青年之心理，然吾國觀劇者，丘八居多數乎，抑思想家居多數乎？斗方名士之捧角家居多數乎，抑青年志士居多數乎？姨太太拆白黨居多數乎，抑大學教授居多數乎？不特此也，誠如上所述，則劇本爲被動的而非主動的。吾人腦筋中，必先有一諸葛亮，而後無理取鬧歷史劇之諸葛亮招親，始能轟動一時；必先有一濟顛，而後魔術派劇本之濟顛活佛，可使萬人空巷。蕭伯訥劇本之主人翁爲華倫夫人，試問吾國觀劇之女子，腦筋中有華倫夫人否？更試問吾國之嫖妓宿娼者，其腦筋中有華倫夫人否？不特此也，昔人有言，「以藝術動人，勝於以主義動人者萬倍」。吾則以爲戲劇是藝術的，而非主義的。……夫以吾國觀劇者程度之幼稚，戲劇非賴藝術，始不足以自存，遑論其他。而反觀易卜生一派之劇本，以研究與吾國社會絕不相干之問題爲主腦；以提倡一種超人主義爲目的；陳義既高，與觀劇者之心理，自相枘鑿……更進而論劇本之構造法，吾國觀劇者，狃於「吾本是臥龍岡……」開口便說明自己來歷之習慣，又習於因果報應之說，以團圓爲劇中之結束，千篇一律，釀成一種極簡單之腦筋，非有Louis Blanc之Arsène Lupin偵探劇爲興奮劑，則絕不耐從事於探索。況西歐劇本，往往以毫不相干之談話開場，益令人無從捉摸。至若蕭伯訥白里安輩，傳小仲馬之衣鉢，尤喜以雄辯動人，議論冗長，恍若枯寂無聊之哲學講義，即吾聞之，亦潸然欲睡矣。「你想區區六

個人，在台上平平淡淡說四個半鐘頭的話——第一幕開場，就是薇薇與濮爾地，沒頭沒腦地說了差不多三ㄧ分鐘。第三幕華倫夫人與薇薇，要說一點鐘話 看慣「走馬燈的新戲」的中國觀衆，見了這樣的新戲，怎麼教他們坐得住啊？」此固不僅就「問題派劇本」而言也，亦足證明輸入劇本之不能立足於中國舞台之上者，「構造」之不同，實爲其最大原因。然則新劇之不能戰勝舊劇，吾人亦得於此而索其隱矣……當新文學呼聲高浪之時代，吾曾爲一度紹介司格立白劇本之建議。顧當時學者，太趨重於理想。以爲人必如易卜生蕭伯納輩，而後始可有介紹之價值。設當時有人從事迻譯司氏 Un Verre d'eau 等劇，演之於舞台之上，則今日外來劇本之成績，或可與閻瑞生相提並論矣。司氏劇本，不下數百種；方其盛也，非特法國戲曲家，不敢與之分庭抗禮，卽全歐文學家，亦俯首帖耳，莫與之京，誠戲曲史上之拿破侖也。及其衰也，雖經各方面之攻訐，Well-made play ，迄於今日，仍未完全破產。……司氏之劇本，爲純粹非主義的，非學說的，唯專注意於劇本之構造而已。以 Device 爲前題，則不必似問題派劇本之專重詞令與旨趣；一几也，一書也，皆足爲全劇之線索，而引起觀者之興趣。劇中之處處引人入勝，則有如偵探小說，而其兔起鶻落之點，則又使人心蕩目眩，其取材則多史乘，其文辭則簡易可誦，針鋒相對，聽者不倦。而其結束，則無不使人意滿神移，拍案叫絕。吾屢讀西歐名家劇本，實未有若司氏之著作之切合我國人之心理者！」(註五十四)

宋氏這種議論，是忘記那從事新文學運動的人介紹繙譯西洋劇本的本來用意了，那「非主義」「非學說」僅僅使得人「意滿神移，拍案叫絕」的東西，弄到中國來，有什麼必要呢！不過，觀衆底理解能力，自然是應當顧到的；否則就會沒有觀衆了。汪仲賢後來說。

「我再引一個事實來證明這「跌」。我試演一次華倫夫人之職業，生怕觀衆不耐煩細看，把劇本上情節晦澀的地方說得明白些，(並附以詳細說明書)詞句不合中國口氣的地方改編過，說白累贅縮短些，一方面不叫看客看不懂，一方面又不能失却原意。自信總以爲雖不敢博人歡迎，尚不至於因看不懂而被人厭棄。豈知演

未及半，已有幾個看客在台下紛擾起來，甚至有些要想退票還錢的！試問我們費了許多心血，排成了一齣戲，自己在台上眼見這種倒亂情況，我們既然不是超人，誰的心裏不帶幾分難受？再加上傍觀者的冷嘲，反對者的熱駡，資本家的仇視，一個人縱有天大的力量也不能跳上台去演獨脚戲去！

我們如果從前稍微隨和些，不必一足跳上去就演這種高深劇本，則受跌決不會這樣痛，我們從前也想做到『抱定宗旨演最高的戲，看客的看不看懂不懂都不管』，可是現在知道做不到了。新舞台爲什麼不敢演華倫夫人之職業？因爲再演下去怕台下一個看客都沒有，更怕有了看客來起暴動！」（註五十五）

如果華倫夫人之職業的失敗，能夠使得以後的從事者對於戲劇運動，採取更客觀的態度，更能顧到現實的環境，那末他們這一次總算不是白「跌」了。

第二件事是民國十一年冬蒲伯英出資在北平創辦了一個人藝戲劇專門學校。蒲伯英雖不贊成一般的商業的營利的戲劇，但是主張提倡職業的戲劇的。他說這兩者之間有一個大區別：「營業性質的戲院，是園主把演員當猪仔，指著他身上賺錢；職業的戲劇，是演員以專精的藝術得生活上的報酬，即以生活上的報酬助長他藝術底專精；兩件事截然不同的。」這種見解，比較觀念地主張愛美劇，是更加切近實際了。他在十年九月，即發表了一篇我主張要提倡職業的戲劇；裏面說：

「排斥職業的戲劇底主因，大概不外乎『不屑』和『不可』兩個方面。不屑以戲劇爲職業，是被顧慮面子的淺薄心裏，和無聊的階級觀念所束縛，決心改造社會的人，當然不該有這種見解。況且視戲劇爲賤業底時代，已經過去了。就中國這樣貴賤分別最嚴的社會，也能容私場出身的梅蘭芳，公然在國內國外受藝術家底待遇；其餘有點眉眼的優伶，和衣冠中人攀交情論弟兄的，亦復指不勝屈。可見戲劇家在社會上的地位并不算卑汚。何況我們理想的戲劇界。決不是今天一切新舊戲底戲班，當然更沒有不屑爲伍的話可講。

再說職業的戲劇有什麼不可？第一：從品性上說。不可以戲劇爲職業；第二：從藝術上說，戲劇不可以爲

職業。這兩點，說起來似乎很有幾分眞理，很有討論底價値；但是細細的一剖解，也不能認爲堅固不搖的論據。

中國現在戲劇界底空氣，汚濁極了，淫賭大煙，差不多成了戲班子底普通知識；欺詐傾軋，種種惡德，也是應有盡有。尤其不堪的是演文明戲的新劇團，完全包攬舊戲班子底陋習和惡德，另外再加上些作惡的知識。縱然極愛乾淨的人一旦進了他們底團體，因爲生活的壓迫，其勢不能不和他們同化；要不然，就只有不進去，或者誤進去了趕緊退出來。這種職業團體能夠使人底品性墮落，其弊顯而易見，我們是承認的；但因此就說『不可以戲劇爲職業』，却未免近於『因噎廢食』。戲劇界底空氣汚濁，是人的原因，不是戲劇本身的原因。假定戲劇界眞沒有一個乾淨人，也只能歸咎人底品性不良帶累了戲劇界，不能說戲劇是一種使人品性墮落的職業。況且戲劇界實在也不少斤斤自守不受習染的人；而且還有抱着『入地獄莊嚴地獄』底志願進去的；就是毫無皂白的北京警察廳，也只能加他個『良莠不齊』底罪名，不敢說凡在戲劇界的人都是淸一色。

拿見形式不見內容的浮薄眼光，和『知二五不知一十』的混沌頭腦去觀察社會，固然覺得各種職業界很有高下的區別。其實扒開皮毛看骨髓，中國現在的職業界，（除開教育界比較的乾淨，）那一界空氣是不汚濁的？因爲某職業界空氣不好，就主張不可以某事爲職業，中國就簡直沒有職業可做了！把這個主張充類至盡，要做乾淨人，除非完全和中國社會脫離關係不可，一切改造社會底運動，都可以根本打消，還說什麼創造戲劇改革戲劇。我們理想中的戲劇界，是要從頭建設一個有新空氣的，決不是勸人亂投營盤加入現在混飯騙人的這個社那個社。只要在建設之初，對於份子底選擇能夠十分注意，而又能相互維持一種道德的規約，我敢信決不至於有使人品性墮落底傾向，如其不然，不注意選擇分子，沒有道德的規約，無論做什麼職業，也一樣是要墮落的，沒有什麼戲劇不戲劇的區別。——（註五十六）

他後來辦人藝劇專，大概就是本着這個宗旨，想要造就一羣職業的但高尙的劇人的。學生入學的條件很優厚，「不但不付學費，並且學校管吃管住。」（註五十七）關於這個學校的進行情形，有汪仲賢陳大悲兩人的信，可供參考：

「親愛的大悲先生：

關於人藝戲劇學校的進行，我有一些意見向你們陳述：我以爲戲劇學校應就學生的特長，造成三種人材：（一）演劇的人材，（二）編劇的人材，（三）戲劇的師範生。

這三種人材裏面，我以爲師範生的地位也很重要；因爲現在國內正患着眞戲劇饑荒的時候，我們的學校祇收三十名學生，就算他們畢業後個個都是成功的戲劇家，那也祇能組成一個好的劇團，要想將戲劇普遍到全國去，那就很費力了。如果在這三十名學生裏，抽取三五位或七八位出來，專門養成他們，預備將來做戲劇的教師的，那末畢業後就可以叫他們在本校做次班學生的教師若干時，以作實習。這班師範生出校後，又可以去設立學校，多多的傳佈戲劇的種子。

如果說：『祇有三十名學生，就通教他當演員還不夠，那裏還有力量分出來做師範生呢？』此層我以爲也不足慮。校章上說入學三個月後，因爲實習的目的，學校就可以與劇場訂約出演，這時候學校就有收入了，那就不妨量了學校的經濟力再續收幾名新生進來。不過有一層也要注意的，就是平常須視察那學生，畢業後是否有組織學校的志願和力量？否則，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造就了幾個戲劇專門人材，而他們畢業後反去當英文或美術教員，或竟去做洋行寫字，那不是白費心血嗎？

關於造成演劇和編劇的人材，我們的意思都是互同的，沒有什麼討論。蒙你們向我徵求意見，我說的話是否可行，還請你們和諸位同志斟酌罷，恕我不作空泛的論說！祝你們

成功！

汪仲賢上 十一，十，念九。

× × × ×

洪深

仲賢兄：

來信已在上期的本欄內公開了。一件應辦的事不辦就可以儘躭擱下去；一辦就覺得力量不足成效有限，恨不得學孫悟空說一聲『變！』甚麼都能變出來。你我差不多都有這種毛病。現在我們第一期招生只三十名，乃是爲經濟力（校款是由校長募集的）所限。如果明天力量增大便可招第二期的學生，並不是三年之內本校限定只許招三十個學生。學生畢業後聯絡同學設社演劇或設校授課均可聽其性之所近，不必先給他們分派。因爲一個學生在外（畢業後）演劇一年之後，也許從舞台上下來到書房裏去編劇本去，也許編劇不成而終於守着舞台的，也許一面在舞台上演劇；一面抽出工夫設校授課的。

所以我主張暫不分派；因爲分了派反有妨礙。如果依你那樣在入校時先分了派：（一）演劇，（二）編劇，（三）師範，三種，將來難免發生畸形發展的弊病——譬如編劇的學生或是師範生藐視舞台實習，（略加修鍊之後他也許是一個偉大的演劇家哩！）演劇的學生藐視編劇的技術，（略加研究之後他也許是一個偉大的編劇家哩！）等等。這是我現在的意見。也許在一年，學生中顯然有分派底傾向，到那時候未嘗不可改第三年爲專科。現時我以爲可以不必。

分工固然可以催促進步，增加效率，但創始一種事業的人不可太依賴分工這個方法。譬如處魯濱孫那樣的環境一倘賴分工就只得餓死。我們現在在中國創造新戲劇，其環境與魯濱孫相差無幾，稍存求全責備的心就只得坐待黃河水清。所以我們以及我們最初一兩班學生不得不樣樣都能幹得，要能編劇，能演劇，又要能播種，將來藝術的花開瓣之後，工愈分而愈精，那時候的後輩，也許笑我是『三脚貓』或是『蝙蝠』了。但是沒有現在，那裏會有將來？我們自然不能因爲顧將來輕輕把現在蹧蹋了。

另設研究科，或招旁聽生，或發售講義，將來稍有餘力都可以辦到。現在我們底精神却不得不全注在話劇系正科學生底身上。英國有句俗語道：「做事起頭好，一半成功了」。

學生『畢業後反去當英文或美術教員，或竟去做洋行寫字，』也是或許有的事。因此我們在招生的時候不得不愼之又愼，深怕一濫收了，就結「悞人光陰」的惡果。我對於入學試驗抱定一個宗旨，就是「寧可得罪朋友，不可躭誤朋友」你以爲對不對？

大悲復。」（註五十八）

到了民國十二年五月十九日，人藝的學生在北平香廠路（蒲伯英自己蓋造的）新明劇場，作第一次舞台實習了。所表演的，是陳大悲編的英雄與美人，蒲伯英寫了一篇人藝戲劇專門學校第一次公演的意思，登在說明書上：

「戲劇在社會上在文學上藝術上是何等重要而且急需，智識階級的朋友，大概都知道都承認的了；我們中國這種重要而且急需的戲劇，對於世界還是個走不成路說不成話的小孩子，——或者簡直還是一個胎兒，這恐怕大家也不能不承認。我們幾個人以『蛇虻負山』的氣力來創辦這個中國沒人辦過的學校——人藝戲劇專門學校，不過纔五六個月，一切純粹是在深山大菁裏找路，在天昏月黑裏摸索物件。教的對不對，受的好不好，完全還是疑雲迷霧中的問題；然而我們居然選定了本星期六在新明劇場第一次公演，『這是什麼意思』？我想必有許多朋友要這樣問。

我們這次在新明劇場公演底意思，其實是非常簡單明瞭的。原來我們學校章程第十二條，規定『入學三個月之後，因爲實習底目的，本學校可以和相當的劇場訂約，酌定時間出演。如其有收入的時候，除演劇費用外，以十分之三或十分之四爲學生津貼，其餘歸入學校作爲經費或作爲基金；這一項收入底收支賬目，學校必須對學生公開』。這次公演，就是實行這一條章程，並不是臨時發生的什麼特別花樣。但是這條章程開始實行的第一次，既要請公衆來參觀，不免也有些希望，向公衆表示表示。

我們第一希望的是：大家不要看做這是人藝戲劇學校底『成績展覽會』。藝術是一條不知若干米突的長途，藝術家斷不許以自己得尺得寸的成績，對公衆沾沾自喜；何況我們纔在『累黍累粟』的時候，有甚麼成績可以展覽？我們只是請公衆來參觀這一種實習的課程。參觀底結果，當然希望多多加以批評；而這種批評，並不是和尋常的劇評一樣，單單在演作上或者劇情上著眼。因爲參觀戲劇學校底一種課程，不是單純觀賞舞台上底一本戲劇。一種課程底內容，是教者和學者兩方面底活動構成的。雖然這種實習的課程，表現在試驗場——舞台上的只有學者底活動，而他底背景他底原動力却全是從教者方面來的。看學者表現底好不好，就可以決定教者的對不對，因此我們希望底批評，是對於教者學者課程上底批評，好做課程上改良進步底指導者，不是僅僅收受些普通的劇評，更不是要請大家替我們標榜。

我們第二希望的是：大家不要把我們和北京流行的『籌款義務戲』一樣看待。雖然我們也不能不賣票，但決不是利用公衆的慈善心來企圖過量的收益，——只是取平常戲劇相當的代價，來維持排練出演底費用和勞力。我們辦專門的戲劇學校，造就專門的戲劇人材，本預備將來要以戲劇爲職業的，——自然是要他成爲以專精藝術爲「主目的」的職業。不是以金錢爲「主目的」的職業，——職業應該以相當的供給獲相當的報酬，無所用其貪婪，也無所用其謙讓。我們從這一次起，以後逐漸一步緊一步，就要走上我們理想的職業的戲劇底路了，『供給』和『報酬』底正當觀念，自然也該從此開端。況且我們不願大家拿看『義務戲』的心理來看這『實習的課程』，還有兩層較深的意義：一，是想引起深刻的——(非姑息的)，嚴正的——(非譏訕的)批評指導，來做『他山之石』。二，是想把我們這學校慢慢變成直接間的爲『公衆所有』。歐美各國，所在多有國立或市立的劇場和戲劇學校；而我們貴國，不但政府不管這筆賬，一般市民不管這筆賬，就是多數號稱新文化運動的人，也只是興酣耳熱的時候隨便談談，實際還是沒人管這筆賬。區區幾個窮措大把這筆賬攬在頭上，窮荷包掏得血肉狼藉的可憐不必說；而使多數人對於文化上很重要的戲劇教育，永遠持冷

淡態度，實在不是社會前途之福。因爲這一層所以我們決不客氣，公演一次，就買一次的票，就算人藝戲劇學校是公衆醵錢辦的，爲公衆所有，我們不但不吃醋，並且還非常娛快，——爲社會上熱心戲劇教育的同志多而娛快，不是爲學校減輕負担而娛快。　一二，五，一七。」（註五十九）

這個學校雖然後來因爲經濟不充裕，內部起了糾紛，在十三年冬解散停辦，可是在開辦的期間中，編印了好多種關於舞台技術的講義，而且如王泊生吳瑞燕萬籟天徐公美徐葆炎芳信等都是在這學校裏受到基本的戲劇教育：所以在整個的戲劇運動上，不能不說是有貢獻的。

蒲伯英祇寫過兩個劇本；道義之交，乃是揭穿中國社會上某一種黑幕的：意義和易卜生底社會的柱石差不多。陳大悲的作品極夥，一致地用出奇的事實與曲折的情節來刺激觀衆：結果戲是「有勁」了，但也成爲空想的鬧劇了。幽蘭女士，自然也是一個鬧劇，但裏面描寫邱姨太太和邱少爺的一段，把兩人間的關係，寫得又隱約又活躍，眞可算是好的喜劇。這個決不能是空想，這是作者熟悉北京某一種的醜惡生活，而不知不覺地記錄下來的。汪仲賢的好兒子，是那一時期中最有價值的創作；描寫一個上海的「經紀小百姓」底家庭生活，寫得忠實極了。他這次是完全從現實的生活裏搬取材料的。

七

汪仲賢陳大悲等都是從職業的文明戲出身的；他們目擊當時新劇界情形的不堪，奮起而爲「眞新劇」運動，所注目而努力的，當然是在實踐一方面了。可是和他們差不多同時，另外有幾個人，（全是文人），不是從舞台而是從文學走向戲劇的，如田漢，郭沫若，成仿吾，葉紹鈞等。

在那時候，中國有兩個文學團體，一是文學研究會，會員有沈雁冰，鄭振鐸，葉紹鈞諸人。一是創造社，會員有成仿吾，郭沫若，郁達夫諸人。田漢本也是創造社的，曾在創造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上發表咖啡店之一夜

獨幕劇，第二期上發表午飯之前獨幕劇，後來「因著與成仿吾個人的關係到第四期便脫退了」，另外刊行南國半月刊（註六十）

創造社「最初也祇是幾個有建設中國新文藝的感想與抱負的青年們底集合，原也沒有一定的目的與組織」。郭沫若在創造季刊一卷二期編輯餘談裏說：

「我們這個小社，並沒有固定的組織，我們沒有章程，沒有機關，也沒有劃一的主義。我們是由幾個朋友隨意合攏來的。我們的主義，我們的思想，並不相同，也並不必強求相同。我們所同的，只是本着我們內心的要求，從事於文藝的活動罷了。朋友們！你們如是贊同我們這種活動，那就請來，我們手兒攜着手兒走罷！我們也不要甚麼介紹，也不經甚麼評議，朋友們的優秀的作品，便是朋友超飛過時空之限的黃金翅兒，你們飛來，飛來同我們一塊翺翔罷。」（註六十一）

在那時他們雖也寫作戲劇，但目的似乎注重在給人家閱讀，而並不是準備自己實演給人家看的。這一點在一卷四期成仿吾寫的編輯縱談裏，又可以看出來：

「我們的戲劇，并不阻止他人為文藝或慈善事業的目的拿去表演，我們并且歡迎實演的機會。但是近來有許多的學堂，不僅不先通知我們，并且有時寫信要他們寄入場券來，他們竟置之不理。我們的創作，我們決不據為我們的私有，決不出來主張什麼所有權，但是為文藝的進步起見，我覺得他們總應當給我們一個參觀的機會。我想這不僅是他們應做的事事，并且還有兩種（文藝上的）利益在裏面。

第一、我們可以由作者的立脚點，把我們的批評說給他們知道。

第二、我們也可以由一番的實驗，作出更好的戲劇給他們表演。以後要演我們的戲劇的人們，我希望他們先給我們一個信。」（註六十二）

至於理論方面，創造社諸人之間，也不是統一的。成仿吾在那時是二元論者；他在新文學的使命裏，既

說：

「現代的生活，牠的樣式，牠的內容，我們要取嚴肅的態度，加以精密的觀察與公正的批評，對於牠的不公的組織與因襲的罪惡，我們要加以嚴厲的聲討。

這是文學家的重大的責任。然而有些人每每假笑佯啼，強人投好，卻不僅軟弱無力，催人作嘔，而且沒有眞摯的熱情，便已經沒了文學的生命。一個文學家，愛慕之情要比人強，憎惡之心也要比人大。文學是時代的良心，文學家便應當是良心的戰士，在我們這種良心病了的社會，文學家尤其是任重而道遠。」（註六十三）

但在同一文裏又說：

「至少我覺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專求文學的全 Perfection 與美 Beauty，有值得我們終身從事的價值之可能性。而且一種美的文學，縱或牠沒有什麼可以教我們，而牠所給我們的美的快感與慰安，這些美的快感與慰安對於我們日常生活的更新的效果，我們是不能不承認的。」

後來在藝術之社會意義一文裏，把後面這層意思，說得更明顯了：

「藝術界裏面有許多的人的藝術被別人稱『爲藝術的藝術』，他們尤爲研究社會問題的人所集矢。這也不能說是公允的事。既是眞的藝術，必有牠的社會的價值；牠至少有給我們的美感。我們不能因爲牠的社會的價值低微便責備牠，因爲牠也是藝術發展上的一種誘導——也可以說是一種階級。藝術的活動比別的活動更貴自由，差不多自由便是藝術的生命。……我以爲像『各取所需』爲社會經濟的原理一般，『各盡所能』是我們應當對於藝術家認容的一個原理。眼光遠大一點的社會學者，如基歐，如羅素之類，多注意藝術上的自由，這是我們所當服膺的一點。」（註六十四）

郁達夫在那時期似乎是同情於人道主義的文學的。他在戲劇論裏說：

「傾陷爭奪，不害人不足以自安，不利己不足以自存，是近代社會的鐵則。我們生在這樣的社會裏，要

是不曾想到自己的個性，便好安然過去，如從前的臣爲君死，子爲父亡的時代一樣。但是我們若一想到自己，又一想到自己的周圍的重重鐵鎖，我們的希望，實在是一點兒也沒有；我們所以要生到這世界上來的理由，實在也完全講不出來。

所以在迷夢覺醒了的現在，知道信仰是虛僞，服從是不公，戀愛是牢獄的我們，實在是悲慘得很，可憐得很的。在這樣的狀態之下，究竟誰能免得了虛無，誰能免得了憂鬱呢？然而這一種虛無，這一種憂鬱，也不能使他們擅自猖狂，來毒盡我們的生活，所以在無可奈何之中，我們又不得不奮起我們的微力，來從事於反抗。個人與社會的爭鬥，實在是促生近代劇的一個最大動機。No struggle, no drama，這一句話，可以說是把近代劇的精神說盡了。

咒咀現代的社會組織，表同情於孤苦無告的被虐階級，高倡博愛同胞的人道主義，帶有革命的，民主的色彩的，就是近代劇所共有的精神。不過作者對此，也有如易卜生蕭伯訥等一樣，取理智的諷刺的態度的，也有如斯曲林堡，托爾斯泰等一樣，取感覺的直接的現實暴露的態度的，更有如好泊脫曼等一樣，取殉情的情調的態度的不同能了。」（註六十五）

郭沫若到了民國十二年五月，便不但是反封建，並且是反資本的了；他底我們的文學新運動結語是：

「我們反抗資本主義的毒龍。

我們反抗不以個性爲根底的既成道德。

我們反抗否定人生的一切既成宗教。

我們反抗藩籬人生的一切不合理的畛域。

我們反抗由以上種種所產生出的文學上的情趣。

我們反抗盛容那種情趣的奴隸根性的文學。

我們的運動要在文學之中爆發出無產階級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

我們的目的要以生命的炸彈來打破這毒龍的魔宮。」

田漢也說他在那時，「抱着二元的見解」；他在我們的自己批判裏說：

「南國半月刊之發刊正當一面幫着編輯由中華書局出版的少年中國，一面與創造社底關係漸疎的時候。這時我對於社會運動與藝術運動持着兩元的見解。卽在社會運動方面很願意爲第四階級而戰，在藝術運動方面却仍保持着多量的藝術至上主義。那時印度的詩人太戈兒到中國來，國內文壇對於他的態度分做兩派，右翼的研究系的文士們大大的歡迎他，而左翼的文士們尤其社會運動的少年鬥士們反對歡迎他。那時由少年中國加入左翼運動的劉仁靜與鄧中夏諸君在中國青年上大罵太戈兒，我對於他們的社會運動很有同情，獨至此舉甚不謂然。我覺得太戈兒的藝術有他自己的價值，不能因爲他不革命而反對他，並且覺得他們對於他也太不理解了。因爲這種小市民的文學見解所以南國半月刊第一期有一箇簡單的宣言，卽『欲在沉悶的中國新文壇鼓動一種清新芳烈的藝術空氣』，所謂空氣自然也是糢糊的感覺，而無一定的明確的創作的意識。」（註六十七）

這是無害於他們的功績的。在那個年代，戲劇在中國，還沒有被一般人視爲文學的一部門。自從田郭等寫出了他們底那樣富有詩意的詞句美麗的戲劇，卽不在舞台上演出，也可供人們當做小說詩歌一樣捧在書房裏誦讀，而后戲劇在文學上的地位，纔算是固定建立了。

況且他們創作的內容，又很一致，都是反封建的。就中以成仿吾底歡迎會，稍爲草率一點；劇中的劉思明，祇是一個男性的娜拉便了。田漢底獲虎之夜與咖啡店之一夜，和郭沫若底卓文君，同是以「婚姻的不自由」作題材，而社會的背景不同。獲虎之夜是描寫湖南的鄉村中的封建勢力，咖啡店之一夜是關於小市民的。卓文君取材歷史，作者却想借她來寫出一切被壓迫的女性——鼓吹她們起來反抗。

郭沫若在把卓文君王昭君聶嫈三個歷史劇結集的時候，作了一篇長文：寫在三個叛逆的女性後面，裏面有許多話，似乎到今天，也還不是沒有意思的：

「女性困於男性中心的道德束縛之下，起而對於男性提出男女對等的要求，然而男性中心道德的支持者依然視以爲狂妄而痛加阻遏。……女子和男子也同是一樣的人，一個社會的制度或者一種道德的精神是應該使各個人均能平等地發展他的個性，平等地各盡他的所能，不能加以人爲的束縛而於單方有所偏袒。這從個人的成就上和社會的進展上，都是合理的要求；……他們以爲私有財產制度和男性中心道德就好像天經地義一樣，只要這經義一破，人類便要變成禽獸，文明便要破產。……然而他們偏要說是社會主義和女權主義是洪水猛獸。……本來女權主義只可作爲社會主義的別動隊，女性的徹底解放須得在全人類的徹底解放之後纔能辦到。……我們試看歷史上有名的女性，便單就中國而論，如像卓文君，如像蔡文姬，如像武則天，如像李清照，她們的才力也並不亞於男人，而他們之所以能夠成人，乃至成爲男性以上的人，就是因爲他們是不肯服從男性中心道德的叛逆的女性。她們不是因爲才力過人，所以才成爲叛逆；是她們成了叛逆，所以才力纔有所發展的呀。……卓文君的私奔相如，這在古時候是視爲不道德的，就在民國的現代，有許多舊式的道德家，尤其是所謂教育家，也依然還是這樣。有許多的文人雖然也把牠當風流韻事，時常在文筆間賣弄風騷，但每每以遊戲出之，即是不道德的仍認爲不道德，不過也覺得有些味兒，可以供自己潦倒的資料，決不曾有人嚴正地替地辯護過，從正面來認她的行爲是有道德的。我的完全是在做翻案文章。『從一而終』的不合理的教條，我覺得完全被她勇敢地打破了。本來她嫁的是甚麼人，她寡了爲甚麼又回到了卓家，這些事實我在歷史上是完全不能尋到，我說她是嫁給程鄭的兒子，而且說程鄭是迷戀着她的，都是我假想出來的節目。不過她的的確確是回到了她的父家，而且她的父親卓王孫是十分勢利的人，這在史實上是明載着的。……從來不滿意她的道德先生們當然不止是不滿意於她的『不從父』的這一節，不過這一節恐怕也是重要的分子，而

這一節在我的劇本裏面要算是頂重要的動機。……聽說民國十二年，浙江紹興的女子師範學校演過我這篇戲劇，竟鬧起了很大的風潮。聽說縣議會的議員老爺們，借口劇中相如唱的歌詞是男先生唱的……以爲大傷風化，竟要開除學校的校長，校長後來雖然沒有開除，聽說這場公案還鬧到杭州省教育會去審查過一回，經許多教育大家審定，以爲本劇確有不道德的地方，決定了一個議案禁止中學以上的學生表演了。」（註六十八）這是在民國十四年寫的文章，在今年民國二十四年我們想決不會再有勢利的人用法律以外的手段來干涉寡婦的再嫁罷！

民國廿一年十月，田漢編成了他底戲曲第一集，在自序裏，有關於咖啡店之一夜這樣的話：

「我的處女作應該是瓌瓏璘與薔薇（五幕劇，曾發表於少年中國。）但那個作品實在太不成熟，在牠戲曲的結構本身，取材本身既成問題，所以雖經盧芳先生替我把原作找來，我連修改都覺無從下筆。就祇好棄置不顧了，但對於封建的壓迫與剝削下的歌女生活，十年以來頗有新的接觸，我想把我觀察所得寫一個同一題材的劇本來代替牠。所以這個第一集我仍把咖啡店之一夜放在首篇，來紀念我劇曲創作生活的發軔，因爲牠事實上是比較能介紹我自己的『出世作』。

這個作品，在這個集子裏，如前所說，是經過重大的删削的。牠的創作年代是十二年前的一九二〇年，我不能說我這個十二年間有多大的進步，但至少用語是比以前普通一點了，技巧是比以前熟練周到一點了。這當然並非我忽然比十二年前聰明了，而是時代的巨輪在我的生活程途上劃下的痕跡。」（註六十九）

又在第二集的自序裏，田漢有關於獲虎之夜的話：

「這一個劇本是在一九二一年我剛回國的那年寫的。那時我們家住在哈同路民厚北里，我和老郭們雖然同居民厚里，卻以很小的個人間的意見離開了創造社獨自幹一個南國半月刊，這篇作品就發表在牠的第二期，但不曾登完而南國半月刊已停，後來直到出咖啡店之一夜（中華出版，劇曲集）纔正式發表。

這作品發表那年，似乎我們已在辦南國電影劇社，那年學校劇團演這個劇本的有十三處之多。而最成功的要算上海藝術大學學生在四川路青年會演的那一次，樸素的背景，和化妝，舞台上息了一切近代的燈光，而代以柴火，對着那熊熊的火光每一個農民的面孔都生動起來，同時從魏福生的談易四聾子打虎到黃大傻的談在細雨天的晚上遙望蓮姊窗上的燈光，幾乎每一句話都給了觀衆甚大的銘感。直到現在我也覺得那囘是我很得意的演出。後來以同一學校的學生，並且使用電影公司精緻的佈景，卻因種種緣因，遠沒有那次的效果。就是後來東西同文書院學生在日本人俱樂部演的時候，雖然效果不壞，而佈景燈光等等遠非作者本意。那次是同谷崎潤一郎氏去看的。我對谷崎氏發了許多牢騷，以爲若依作者自己的演出當有迥然不同的舞台面和效果。但谷崎氏仍頗贊成這個劇本，改造社編現代支那號的時候，他曾推薦此篇，我因爲這中間對話太多，想大加刪削，纔換了一篇『午飯之前』。谷崎氏認爲很可惜。

我事實上有多少年也不曾重念過這個劇本了。到一九三二的現在再檢閱一過，覺得不必十分改動也可以的還算這一篇。因爲儘管有幼稚的感傷的地方，而純樸的青春時代的影像還可以從這作品中追尋出來，這就是使人難捨的地方了。並且這作品在題目上也接觸了婚姻與階級這一社會問題，一個浮浪兒童愛上了一個富農的女兒，在當時必然地會產生這種悲劇，在現在我們不免有些不滿的是這浮浪兒童就那麼自殺了，蓮姑娘是那麼父權底下宛轉哀啼着，不曾暗示半點光明，這樣的戲劇如同這樣的事實一樣，在……現在是不可能的。這裏打着從一九二一——一九三二這十一年間時代進展的痕跡。

又作中的黃大傻的原型是十數年前每到新年在我們鄰近唱春的羅大傻，多年不曾還過故鄉，恐怕他也早在什麼廟的戲台底下死了罷。」—（註七十）

獲虎之夜是本集裏最優秀的一個劇本；在題材的選擇，在材料的處理，在個性的描寫，在對話，在預期的舞台空氣與效果，沒有一樣不是令人滿意的。有些人以爲田漢善於寫感傷的富有詩意的悲劇，而不知道他底寫實的

手法，也是很結實的——像表現在獲虎之夜這齣戲裏面的！

葉紹鈞的展覽會，我最近複讀了一遍，仍然能使得我感動；也許我們都受過封建的頑固的成見底冷落與打擊罷——在現代的中國，我們常常得和人家打着架，去貢獻給他們一點好東西的！這個劇本中幾個教員，寫得眞是太熱誠了太眞實了。

凡是一個好的劇本，須能滿足兩重要求：可讀與可演。這裏幾個文人底劇本，不但文詞優美，而且都是可以演得動人的。長篇的或詩化的對話，以及同時劇烈的身體動作的缺少，都不會使得表演沉悶的，如果有一個眞正理解劇本而富於方法的排演者的話！否則伊士奇或莎士比亞的戲永遠不會搬上舞台了。

八

從事戲劇，比較從事別的文藝，似乎更加難些。戲劇者必須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健全的人生哲學，充分的處理文字工具的能力，這和詩人小說家是一樣的。可是詩人小說家們在把他們的作品寫落在紙上的時候，他們底藝術創作的工作，可算已是完畢，但在戲劇者，他纔祇做得三份之一呢。他還得把這個劇本搬上舞台；他便不能沒有處理舞台的能力——適當地運用佈景光影服裝道具化裝等等物事。他又得把這個劇本付託幾個演員將裏面所描寫的人生，藝術地「活化」；他便不能沒有應付社會的能力——否則聚集幾個脾氣才能都不相等的人在一處，要他們各盡其長已是很難，更不必說能夠互助合作，把劇本的意義統一地傳達給觀衆了。嚴格地講起來，批評一個劇本，應當根據台上的表演，不應當根據紙上的文字；因爲一個劇本必須在舞台上實現之後，纔能算是完整的藝術作品的。但是，不幸的很，舞台上的成績，是沒有法子保留的；在上演時所給與觀衆的印象無論如何深刻，等到日子久了，漸漸地總會是磨滅了的；反而不如那寫在紙上的東西，能夠傳之久遠。同時，一個實踐的戲劇者所有的好處，也決不是那些沒有看見過他的舞台工作而僅僅閱讀他的劇本的人，所能完

全曉得的。俄國的名導演者司丹尼士拉夫斯基不是說過麼，「他的願意兒，僅僅爲同時人而存在；人亡而其藝術亦隨之而亡！」

現在要講歐陽予倩和洪深兩個實踐的戲劇者了。他們在寫劇方面固然努力，但他們更大的貢獻，是在演劇排劇方面。

歐陽予倩是湖南劉陽人，幼年留學日本；在民國前五六年，即在東京，參加春柳社表演新劇。他在自我演戲以來一部自傳裏說起當時的情形：

「有一天聽說靑年會開甚麼賑災遊藝會，我和幾個同學去頑，末了一個節目是茶花女，共兩幕。那演亞猛的是學政治的唐肯君（常州人）；演亞猛父親的美術學校西洋畫科的曾延年君；（曾君字孝谷，號存吳，成都人，詩文字畫都有可觀；目下還在成都辦市政報）。飾配唐的姓孫，北平人，是個很漂亮而英文說得很流麗的小夥子，至於那飾茶花女的，是早年在西湖師範學校教授美術和音樂的先生，以後在□寺出家的弘一大師。大師天津人，姓李名岸，又名哀，號叔同，小字息霜，他和曾君是好朋友，又是同學。關於他的事且按下不表，只就茶花女而言，他的扮相並不好，他的聲音也不甚美，表情動作也難免生硬些。他本來留着鬍子的，那天還有王正廷君因爲他犧牲了鬍子，特意在台上報告給大衆知道。我還記得他那天穿的是一件粉紅的西裝。

那一次評判最好的是曾孝谷。他住在北平多年，會唱些京二簧，舊戲當然看得多，日本的新派戲他算接近得最早。他和新派名優藤澤淺二郎是朋友，這囘的茶花女，藤澤君還到場指導的。

這一囘的表演可說是中國人演話劇最初的一次。我當時所受的刺激最深。我在北平時本曾讀過茶花女的譯本，這戲雖然祇演亞猛的父去訪馬克和馬克臨終的兩幕，內容曲折，我非常的明白。當時我很驚奇，戲劇原來有這樣一個辦法！可是我心裏想倘若叫我去演那女角，必然不會輸給那位李先生。我又想他們都是大學和

專門學校的學生，他們演戲受人家的歡迎，我又何嘗不能演？於是我很想接近那班演戲的人，我向人打聽，才知道他們有個社，名叫春柳：……

春柳第二次又要公演了。第一次的試演頗引起許多人的興趣，社員也一天一天的多起來——日本學生印度學生，有好幾個加入的。其餘還有些，現在都不記得了。中堅分子當然首推曾李，重要的演員有李文權，莊雲石，黃二難諸君。李文權字濤痕，宛平人，他那時正當商業學校的中文教員。黃二難在美術學校習洋畫。莊雲石是遊歷官，在法政速成班讀書。他嗜好音樂，吹彈打唱雖不澈底，可是樣樣都會，我的梅花三弄是他教的。他那時住在聽濤館：我和伯喬抗白常常去頑，他那裏每日高朋滿座，管絃雜沓，春柳第二次公演，就借他那裏排戲的。

第一次演的黑奴籲天錄，角色的分配，大體如左：

喬治　莊雲石

其妻　曾孝谷（他還飾過另一男角名字忘了）

海留——奴商——李濤痕

海雷　黃二難

愛米柳夫人　李息霜

小海雷　歐陽予倩

我除了小海雷之外，還扮過一個舞隊裏的舞女。我們一共同舞的四個人一般兒高，不相上下的年紀，穿的是一色的淺緋衣，頭上披着頭髮，舞得也頗爲整齊。現在這些舞伴，都不知道那裏去了！……這是新派戲第二次的表演，是我頭一次的登台。歡喜，高興，自不用說。……黑奴籲天錄當然含着很深的民族的意義。戲本是曾孝谷編的，共分五幕呢，不記得還是七幕，——好像是七幕。其中舞會一幕，客人最多，日本那樣寬

鬧的舞台都坐滿了：日本人也有，印度人也有，朝鮮人也有，各國的裝束都照原樣裝扮起來，眞是熱鬧，不過於戲的本身是毫無關係，而且跳舞用的音樂，彈的是中國調子，在當時確是當一種特色。留學生忽然聽見中樂合奏，不管在戲裏調和不調和，總是很興奮的。

平心而論，黑奴籲天錄這齣戲，雖有少數演員由着自已出些格外的花樣，大體算不錯：第一，台詞是句句按照劇本的，至於編製形式，當然取材於當時的日本新派戲，多少帶着些志士劇的色彩。在明治維新的時候，許多志士借戲劇以爲宣傳之資，所謂浪人芝居（戲），即是此類。在那個時期，我們模倣這種戲劇，是當然的事：以後上海流行的文明新戲，確是發源於此。」（註七十一）

後來他又學會了唱京戲的青衣，做過許多年的「職業俳優」，創造出若干種描寫新題材的舊戲，改善了舊戲底表演和裝飾的方法，並且引進舞蹈與新的音樂等等。他到現在還在導演話劇和電影，是舞台生活最富，努力最久的一個人了。他寫過一篇戲劇改革之理論與實際，裏面說：

「目下中國的舊戲劇舊的過去了，新的沒有生，許多的戲劇家爲順應觀衆起見，的確天天在變，時時刻刻在變，變好變壞多半是不負責任的。若是負起責任來說話，我們非認定一條正當的路不可。怎麼去認定這正當的路？

一、要打破因襲的觀念，

二、要擴大研究的範圍。

因習的觀念怎樣去打破？第一要有納入正軌的藝術論和戲劇論。理論是事實之母，我們應當綜合世界共同信仰的各種戲劇論來作我們研究的標準，將中國從來對於戲劇的種種誤解一齊推翻。最緊要的是認定戲劇是藝術，不是淺薄的娛樂。我們要從戲劇裏面認識人生，要使觀衆出了劇場，在精神上有所獲得，不僅是拿戲劇作一時的宣傳的工具就算滿足。我們要本着這個宗旨澈底作一革新運動，不是只在書房裏讀幾本劇本，或

者偶然登一兩次台出出風頭博一兩聲喝彩就算完事。我們是過渡時代的人，光榮儘管讓諸後之來者，辛苦我們儘管拚着受去。我們應當虛心接受世界的理想，決不故步自封的守着一隅的偏見，所以要擴大研究的範圍。中國歷來的戲曲家，提筆的只顧到文詞，想唱的只顧到片面的腔調，尤其甚麼派甚麼派害人不淺。王國維研究一世只講的是曲詞的變遷，吳瞿庵所研究的是譜曲的規律。都不是從戲劇的立場來討論的。目下我以爲應當拿戲劇的尺，把中國的戲劇從新量一量，估一估價。中國的戲劇，有特殊的形式，用那種形式所能表現人生的能夠到甚麼程度，我們應當拿一種實驗來證明一下。我們當然不以一己的好惡或是習慣上的便利來發揮其好古性，也決不僅因爲愛新性的衝動就武斷的抹煞一切。請就研究所得，提出來大家討論一下。

中國戲是歌舞劇，我們應當承認，改造中國戲劇是歌劇革新運動。至於話劇是另外一件事，要分開來講，不能與中國舊劇混爲一談。(註七十二)

又說：

「我們的戲劇運動當然歌劇與話劇並重。就歌劇而言，最危險的是拿上海新本戲作標準。這不用說，是人人不以爲然的。拿北平的新劇作標準，卻有一班智識階級表示贊同。兩者同樣的錯誤。有人便問：然則拿舊皮黃戲作標準嗎？不，皮黃戲的好處，我們當然不可埋沒，我們現在所要改革的也就是這皮黃戲，廣東戲和皮黃戲本是一個東西，當然一齊打算。我們所要建設的，是中國新歌劇，不過就目下而論，想拿皮黃戲來加以改造。」

他覺得改造皮黃，最重要的是在作劇方面——「劇本應當有美的具體化的情緒，有適時代的中心思想，有詩的文詞，劇的行爲，有鮮明的性格，有表現的技巧；須求整個的完成，不取片段的齊整。」此外對於舊戲的音樂，舊戲中的誇張動作，舊戲的舞台裝置，與舊戲中的化裝與服飾等，都提出極具體的改革意見。關於話劇，他又說：

「論話劇的將來，必先談談話劇與文明新戲——廣東謂之白話戲——的分別。(一)文明戲沒有劇本，話劇是有完全劇本；(二)文明戲卽令有劇本也是照舊戲或傳奇的方法來組織，專以敷衍情節爲主，話據是根據戲劇的原則，用分析的技巧，表現具體的情緒，進展整個的行爲；(三) 文明戲雖有許多不近人情的地方，亦能描寫現實，但是文明戲的寫實，不過眞菜眞喃嚼水上台，眞燒紙錠哭親夫之類，話劇的寫實是用銳敏的觀察，齊整的排列，精當的對話，顯出作者的中心思想，描寫的是社會某種生活人物的某種性格，時代的某種精神；(四)文明戲多以低等滑稽，迎合低級社會之心理，話劇是拿嚴格的批評態度，站在社會前面，代表民衆的呼聲；(五)文明戲以淺薄的教訓將就觀客，話劇是以藝術的精神領導觀衆。

我們所希望完成的話劇，絕對不是文明新戲。

歐州的戲劇有許多的派別，從古典主義以至於表現主義，各有各的一種精神。我們對於這許多派別，應當持怎麼一種態度？却是一個問題。據我的意見，以爲現在應當注重寫實主義……寫實主義戲曲的對社會是直接的，革命的中國用不着藏頭露尾虛與委蛇的說話，應當痛痛快快處理一下社會的各種問題……寫實主義簡單的解釋，就是鏡中看影般的如實描寫。不過這也不限於存形，何嘗不可以存神？尤以神形並存方爲上乘。靈的寫實當然不能忽略，所以不妨拿寫實兩個字廣義的解釋一下。譬如三一律第四堵牆之類，本來無遵守的必要，描寫的技巧也不是一定要畫着格子走方步的。演機織工而用酸菜，與乎那種應有盡有的舞台佈置都未免太蠢。又譬如兩片灰布並垂，就算門算窗戶，戲裏要用桌子，就放個桌子，要椅子，就佈置把椅子，不是客室就一定要擺全堂酸枝，掛全堂字畫，臥室必定要連牀几莎法，痰盂，便器，字畫，鐘錶，氈毯，被褥，弄得巨細無遺才算寫實。佈景如此，表演法也就可以推想而知了。甚麼方法妥就大膽盡量的採用，不必拘泥。」

洪深是江蘇武進人，民國五年清華畢業，送美留學。他也是從小就喜歡戲劇的。他在戲劇的人生裏，說起

他在美國學習戲劇的情形：

「哈佛大學裏教授戲劇的是倍克先生；我到哈佛的那年，他已經在哈佛教了二十多年了。他的學生在戲劇界裏有成就的不知有多少，歐尼爾就是其中之一。他教的『戲劇編撰』，學程號數為英文第四十七，乃是全國聞名的。每年美國各地的大學畢業生，教員，新聞記者，小說作家等等，想來哈佛讀『英文四十七』的，平均在三百左右；但他祇收取十一人，最多十四人；從來不肯通融多收的。他也不取上課的形式，祇圍着圓桌坐談，反復討論辯難而已。他的考錄學生的方法，便是叫他們每人投寄一部創作多幕劇；一部創作獨幕劇；由他親自閱讀，從作品裏鑒別出那作者是否暗示着天才可以從事戲劇，是否來讀他的課程可以獲得益處。在三百人當中祇取十一人，自然是極難中選的了，所以在哈佛，能夠有資格讀『英文四十七』，即算是一種榮譽。我那年投寄的，一部便是『為之有室』，一部是描寫歐戰火綫後情形的獨幕劇喚做『回去』 The Return的。總算被錄取了，我眞是喜歡到了不得。『英文四十七』又附設一個實驗劇場，簡稱『四七工場』。在這裏，作者可以將他所寫的戲實際上演，而觀察那觀衆所發生的反應，再將劇本加以修改。在這裏，畫佈景圖樣的，釘佈景木架的，塗刷佈景的，搬裝佈景的，裝接電綫的，調排燈光的，縫製服裝的，配備道具的，提示的，表演的，（除了女演員，須往外面去請，因為哈佛至今還不是男女同校。）無一不是自己人充任。在這裏，劇作者不但看見他的劇本上演的經過，並且也明白了舞台的物質設備是怎樣地限制了劇本。我的排戲和管理後台的技術，就是在『四七工場』，跟着倍克教授學的。……我雖極喜登台，但關於表演的藝術，已往並不曾受過嚴格的訓練；尤其在發音方面。每遇情感熱烈慷慨激奮的時候，便覺得聲音脆弱，不能應付裕如。波士頓本是文化中心；音樂，藝術，表演等學校很多，而訓練發音最有成績的，當推坎雷 S. S. Curry 博士所主辦的『波士頓表演學校』。他那時已有九十餘歲，久已退老，由他的夫人代任校長，而她也有六十多歲了。校中本也有詩歌文學音樂藝術等的初步功課，但我因為在其他學校都已讀過，便

不再復讀，祇專習訓練發音的三門必要功課，爲發音練習，表演練習，與跳舞（根本的步法，並不是交際舞）。我先決定不會曉得，訓練發音，先須訓練身體；而跳舞乃是訓練表演的根本。因爲凡是發音優美的，身體須是繼續在自然狀態之中；倘有一筋一肌拘束緊張，喉音便容易疲倦而嘶啞；跳舞是使得全身各部寬弛活動的。又表演時坐有坐法，立有立法，行有行法，跳舞是致導一切動作有節奏，圓曲而美觀的。……波士頓還有一個職業的小劇場，名爲Copley Square Theater，一兩個星期換一次劇目，是一羣英國藝人舉辦的；專演英國名劇，如蕭伯納品耐維等的作品；那裏也附設一個『戲院學校』School of Theater。恰巧那半年倍克教授因事赴歐州，我便改入這裏來學習，不但戲劇的一切，並且那戲院營業和管理方面的一切。這裏是和愛美團體不同了；什麼事，用不着慌張就可以做成；排演也省力；後台佈置調度，不但迅速而且經濟；但是許多物事，到底不如愛美劇團那樣考究與頂眞了。在這裏，從來不讀書，從來不上課，從來沒有人來教導你；你祇張大眼睛看人家怎樣做，你自己也動手做而已。在職業的戲劇團體裏，你從來不學習，你是偸習的。在這裏，從屋頂的儲藏室，到地底下的盥洗室，我都停留過數天至數星期。前台的事，如排節目，登廣告，發宣傳稿，預售座位，結算票價，招待領座，打掃清潔，收存衣帽，甚至盥洗室裏掌管毛巾肥皂，我都親自做過。後台當然更是不必說了；有空就去，望着他們做這個，做那個。」（註七十三）

民國十年他在美國寫了封信給戲劇雜誌，結果是得到汪仲賢一封回信；他們兩個人成了朋友：

「洪深先生：

接到先生寄給『戲劇雜誌』的信，我快活極了！急忙購了幾冊殘缺的『留美學生季報』，把大著細讀了幾遍，佩服之至！國內自新文化盛行以來，談戲劇的人雖然很多，可是大半是紙上談兵，想跳上舞台去實行的人很少，而肯把戲劇當作專門學去研究的人更其沒有。今　先生竟能遠涉重洋，到國外去專攻戲劇，這眞是中國破天荒第一人了，實在教人敬仰之至！中國戲劇已墮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們集了三五同志要想挽

救於萬一，無奈力量太弱，雖曾試演幾種較高的劇本，因爲觀衆的程度太低，屢遭失敗。我們發行這戲劇雜誌，一則是鼓吹新劇，想造成一個高尚的觀劇階級；二則是借此做一個研究戲劇的公開機關。怎奈現在國內旣無眞的新劇演給人看，所談的西洋劇，在國人看來俱是些空中樓閣，不覺得有何需要，所以出版了幾期，社會對之頗爲冷淡，銷路不敵一切談西皮二簧與登梅蘭芳照片的小册子遠甚！我們旣不願去求教資本家，又不願做任何劇場的機關報，（我雖每日在新舞台演戲，然而對於我自己演的『不願演而迫於生計不得不演的』下等戲，也是一樣的攻擊。）半年損失雖然無幾，但是在我們已筋疲力盡了。雜誌的命運雖不可知，我却極希望不失却這位專門研究戲劇的眞同志。 先生能否允我做一個朋友，以後常常作友誼的通信指教我一切？我對於戲劇雖沒有什麼研究，然在中國舞台上混了十多年，對於觀衆的心理和國內關於戲劇界的一切情形，尚能亂道一二。 先生他年如學成歸國，將來欲在劇界活動，我或能效些微力。 先生如有宏文而願公諸國人者，則萬一戲劇雜誌無力續刊，我當介紹國內最有價值的日刊兩種（北京晨報，上海時事新報）給先生發表議論，並能以最優等的稿費酬尊著，謹祝

藝術的愉快！

仲賢汪優遊上　九月十日

回信請寄上海九畝地新舞台。」（註七十四）

洪深在十一年的春間回國的，那年的冬間，他寫成了趙閻王。關於寫這齣戲的經過，他在關於一個時代的戲劇裏說：

「記得六年以前的春天，在第一次奉直戰爭後，我上北方去，在火車裏聽得兵士談說，吳佩孚戰勝的軍隊，將長辛店陣線上，受有微傷而不礙性命的奉軍，多數活埋了。因爲奉軍身邊，都有幾十塊錢，吳軍很窮，不活埋，不能奪取奉軍的錢。我當時聽了，情感上起了極大的衝動，好幾天不能自然。後來慢慢的聯想到北方軍閥和兵士一切的罪惡。慢慢的對於受虐害的民衆發生無量的同情。慢慢的對那作惡的兵士，也會發

生同情了。但我祇是一個從事戲劇的人，別無能力。所以祇得費了幾個月的工夫，在那年冬間，完成了「趙閻王」這部劇本。」（註七十五）

在次年二月的申報裏，有一節鼓吹裁兵之新戲開演在即的新聞：

「洪深君返國後，雖側身商界，但仍糾合同志，組織戲劇改進社，洪君之銳意求精不遺餘力者，實具有使我國戲劇得以改進之熱望，現洪君將其回國後所編之趙閻王一劇，定下星期晚假笑舞台排演，並請該台著名演員李天然李悲世秦哈哈等合演，此劇主旨，係欲鼓吹我國裁兵，故劇情辭語，與恆常之愛國劇不同，且洪君自充登台獻演，尤屬可貴云。」（註七十六）

趙閻王原不是什麼「鼓吹裁兵之新戲」，而戲劇改進社也根本沒有這個團體。所有租笑舞台置佈景邀李悲世等參加表演，都是由洪深個人出資的；「裁兵」「改進」云云，據說是笑舞台方面寫廣告與宣傳的人代擬的。這次表演的結果，對大多數觀衆是失敗的。二月八日的晶報說：「前夜實演時，觀者頗不明瞭，甚至有謂此人係有精神病者。」但也有看了之後，覺得有點好處的。季志仁在時事新報的青光欄裏寫：

「洪深先生所飾的趙閻王，在第一幕裏尚不能充分的表出一個忠良兵士的性格，一切動作都很妥當，惟有兩隻手做來尚不自然。他常緊握着兩拳，可是仍不能表出像趙閻王這樣的一個兵士的剛強氣魄。在以後幾幕，作者利用趙閻王靈肉交戰所起的糢糊的神志，來表示他以前種種的回憶，並懺悔他以前做兵士時候所做的非人的行爲，像第三幕，他用擬人的方法，向空對話，表出戰爭時兵士的苦況；在第五幕裏，更兼用擬物的方法，表明兵士於戰爭時奸淫殺掠的情形，人民遭刦的苦況，洪深先生都能曲曲折折地，細膩地體貼出來，更兼着那血淚化的對話，一字，一語，都直打入人家心坎。」（註七十七）

不久，洪深便經歐陽予倩的介紹，加入戲劇協社了。予倩在劇本彙刊一集的序文裏說起這件事：

「戲劇協社最初爲中華職業學校一部份學生所組織，因演員不敷，遂聯合校外同志相與共事。當時任重要

角色者如谷應陳李諸君皆非校友，演劇之天才本不多見，求其勝任亦費物色。職業學校諸君深知藝術之重要，不以校中消遣爲滿足，然不能分其勤學之力以從事，故任有人能專之者，其矚甚遠，其意至善，而戲劇協社發達於此基焉。予倩以癸亥初秋，由汪君仲賢介紹進社，未幾卽約洪深君一同加入。凡吾社友莫不知洪君，洪君亦深信吾社友，　洪君入社之第一日，谷君劍塵卽以其排演主任一席囑洪君，洪君毅然不辭，且約曰；諸君以是命不佞者，於排演時當嚴守其紀律，有不愜於不佞之主張者，畢事而後斟酌之。蓋凡對於排演主任者應如是也。僉曰：然！自洪君入社，實行男女合演，計所排演者爲：終身大事，潑婦，好兒子，少奶奶的扇子，共四劇。自演少奶奶的扇子後，新劇男女合演之必要，漸能爲人所信，而吾社之試驗亦有相當之成績。蓋以爲當行，則行之不疑；以爲能任，則任之不疑；知其可信，則信之不疑，各竭其才，始終以之，吾輩之責也。凡玆遇合，殊非偶然，積之累之，前程何限。惟一秋之獲，勞以經年；名山深曲，必窮躋攀。若謂荒漠難耕，崎嶇窘步，怯者所以自阻；非吾社之志也。玆同人將以少奶奶的扇子，好兒子，潑婦三篇付梓爲單行本，非曰行世，用紀社事之行程而已。囑弁數言，略述其梗概如此。」（註七十八）

戲劇協社的所以能夠在那時獲得很大的成功，當然是由於肯下苦工排演。十三年二月的申報裏，有觀戲劇社演「好兒子」述評一文，裏面說：

「第一夕排演時，因劇員對脚本極生，故不能充分演出，僅將阿媽購菜起，至丁氏回家止，加以訓練，並整理起立，站立，之地位，劇員劇詞，聲浪高低緩急，悉由洪君指導，甚有一句話，練至十數次者，其他若一舉手，一踏步，一轉身，亦俱有一定之程序，排演畢，洪君與諸劇員已額汗涔涔矣。余於是微語同伴S女士，戲劇果應如是排演耶，夫若是劇員不亦太苦，S女士笑答曰，中國今日之戲劇，是無藝術之戲劇，是失敗的戲劇，戲劇何以無藝術，戲劇何以至失敗，則均蹈未排演之病耳，烏合之衆，不足以敵久練之軍，今日白話劇之不敵京劇，其故一在有訓練的，一在絕對的無訓練，　尖團字音，必須咬正，歇曲台步，必須純

熟，一劇之成，良非易易，故近日提倡愛美劇者，盛倡『以習京劇所下之工夫，用之於練白話劇』之議，戲劇協社，不過係實行是議之一耳。但余對S女士之論調，不無懷疑，蓋如是排演，毋乃太滯，即以時間精力論，亦不經濟，該社男女演員雖能服從排演者之命令，俯仰由人，但動作僵硬，念詞亦幾如鸚鵡弄舌，不堪入耳，余頗爲之失望，深自引責，以爲戲劇協社苟服膺此種排演，敢斷定將來必無好戲可觀，良不若吾校開紀念會時，絕對未加排演之戲劇，尙活潑而含有生氣焉，該社之克享盛名，其殆道塗聽說，不足深信乎，于是昔日之信仰，一變而爲冷靜嗤笑之態度矣，二日後，S女士又以柬招余往，至則見劇員不僅動作表情，已無生硬牽強之弊，且已出神入化，純熟異常，一啓齒，一發音，處處含有美感，且有餘味，能將劇情曲曲傳出，顯者顯，隱者現，絕無過火及矯揉造作之弊，極自然之妙，如應雲衛君，勸友代銷假幣神情，及谷劍塵君念「．．．硝酸……毒藥……」及「唉……慚愧……慚愧」發音之沈痛，確能賺人眼淚不少，據S女士云，谷君『硝酸毒藥』四字，每夕由洪君糾正，並認眞練習，日必數囘，頗下苦工，於是余又一變觀念，以爲戲劇果非若是排演不可，非若是排演，劇必無系統而不能成名劇，爲祝戲劇協社諸演員，秉其熱誠，努力前進。」（註七十九）

這固然是不錯，但事實上協社的成功，還有更大的幾個原由：（一）組織的合理，他們是採用委員制的，一切事情都是公開討論，衆意決定了纔進行的；(二)責任的平均，每個社員都有一定的職務，各人在自己的範圍內努力；(三)勞作的精神，凡是製佈景搬道具裝電燈等平常依賴木匠工友們做的，現在都自己做；(四)生活的刻苦，社中的基金，是每人五元十元這樣募集的，總共祇有二百餘元，大部用在造佈景印特刊上面，社員們絕不妄用一個錢，必要時預備一點飯食點心，也是十分簡陋；而最重要的是：(五)社員間的感情融洽；舊社員如歐陽予倩汪仲賢谷劍塵王梨雲應雲衛陳憲謨錢劍秋王毓清等對洪深完全信任，允許他充分地使展他底才能——那國內戲劇界久已感覺到須要向西洋做習的改譯外國劇的技術，表演時動作與發音的技術，處理佈景，光影，大

小道具的技術，化裝與服裝的技術，甚至廣告宣傳的技術，到表演少奶奶的扇子的時候，都獲得了相當的滿意的實踐了。所以他們的成功，是整個「社」的成功，而不是洪深個人的成功。

在少奶奶的扇子底說明書上，協社印有一個短的啓事：「諸君看了之後，如果覺得不滿意，請告訴我們，如果覺得滿意，請告訴旁人。」看過之後，覺得滿意而告訴旁人，或是口頭，或在報紙上發表文字的，那時確有不少。就中有一個人，對於他們的表演，祇表示部分的滿意；他就是田漢。他寫了一封長信給洪深(註八十)，指出幾個不妥的地方。洪深後來常常對人說，「人人都稱讚我的少奶奶的扇子，我雖然感激，但並不十分看重他們底意見；獨有田漢在那時寫信罵了我一頓，我倒覺得他眞是我的知己。」洪深和田漢的友誼就在那時開始的。

那時洪深和田漢都住在靜安寺路民厚北里，而極少往來。田漢有給洪深的一封信說：

「洪深先生：

前者重觀『扇誤』，益增欽佩。同時欲貢其愚見之處，亦發見數端。本擬作一長評，庶事勞形，乃迄未果，殊悵然也。代銷劵資，當欲奉上，以　兄演劇事忙，未敢驚動。欲趨寓面交，適忘號數。居同北里，兩扎往還，亦天下之趣事也。請順告號數，當於尊暇時奉訪。專此敬問　　時安。弟田漢。」(註八十一)

那年秋間，田漢伴送他底病妻易漱瑜女士回湘養痾，在南通又寄一信給洪深，作臨別之贈言：

「洪深先生：

那晚承您賜訪，略得痛談；尚未盡意，本欲於第二星期偸暇奉訪；又擬如約赴貴社盛會；以家有病人，又爲生事所役，卒未如願，眞是悵惘！隨復以內子病中思家甚切，因於上月下旬，搭船送之回湘，不想伊病未脫體，船出黃浦後，頗爲顚簸，因之心臟動悸，不能忍受，致不得不就近於南通上陸。抵此以來，延醫調治，差幸日就痊可；大約月底仍坐船回湘。此行本擬半月後仍歸海上，以時局影響，已變計鄉居半載，暫過

過 Simple 的農民生活。在滬兩年，頗損健康。計劃中之長篇脚本，以事務過忙，始終未能實現。得此機會，一來可以養息；二來可以埋頭創作也。舊友常熟屠伯範，常德王道源兩君，皆有戲劇上的天才，且有不淺的素養；久擬爲賢者執介紹之勞，俾能攜手，爲將來劇壇的 Epoch-making 的改革運動。今旣暫離滬上，諸兄不免有晚見之恨。但中國的事一切皆當以慢慢的着實的精神處之，且不必忙。上海於劇文學及舞台藝術，有眞知卓見的不多，而舊勢力，似是而非勢力，又特大。望　兄莫誤於浮名，莫與舊勢力握手！否則成功之希望有限也！臨別贈言，順祝

奮鬥！

弟田漢　中秋夜。」(註八十二)

那時候協社已開始有「高興主義」的傾向，而洪深因試驗成功，也不免有點「過信自己」了——這待後來再說。

洪深所發表的文字，在理論方面的比較少。關於戲劇的時代性，他曾說：

「戲劇所搬演的，都是人事，戲劇的取材，就是人生。同別的藝術(如圖畫音樂)相比較，戲劇更是明顯地充分地描寫人生的藝術了。但是人生是流動的，進步的，變遷的，而不是固定的，刻版的，萬古不移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與狀態，有特殊的思想人事與背景，所以除非作者偷懶，不曾親自去閱歷人生，觀察人生，了解人生，直接的記錄人生；而祗是人云亦云，抄襲了，偸取了，摹仿了別人的作品；僅僅寫出有技術而無意義的戲劇而外；凡一切有價値的戲劇，都是富於時代性的。換言之，戲劇必是一個時代的結晶，爲一個時代的情形環境所造成，是專對了這個時代而說話，也就是這個時代隱隱的一個小影，戲劇不能沒有時代性，因爲人生先是不能不分時代的。」(註八十三)

關於戲劇家的使命，他曾說：

「戲劇家負有重大的使命，就是將他觀察與閱歷人生的結果，採取有意義有關係的一片段，編成一節有趣

味的故事，用日常人生的動作，（不外乎衣食住）搬演出來，使觀衆看時受重大的激刺，欣然愉快，過後留有刻深的印象，幽然深思，於不知不覺中，增加了智慧，美化了情感，直接造成觀衆偉大的人格，間接便改善了人生，德國之歌德，挪威之易卜生，現時英國的蕭伯訥，都能不辜負這個使命的。」（註八十四）

他在那一時期所發表的文字，大半是討論技術的，他指出劇本與小說編製方法的不同：

「劇本乃演在台上與人看的，說部乃印在紙上給人讀的，其編製方法。固應有異。

一，選材之不同：說部篇幅較長。自十數回至百十回，數十萬言不謂多，故選材不妨繁博。劇本即不論幕數，其台上實演期間，至多不宜過三小時，過久恐觀者精神疲倦，不能領略也。以每分鐘百八十字計算。（再速決說不清楚）三小時約三萬二千字耳。譬如說部述一世祿之家，以驕奢而中落，則凡其婚喪之鋪張，飲博之豪縱，甚至一衣之製，一湯一味，均可曲曲寫來，爲形容驕奢之好材料；而劇本爲篇幅所限，祇能演其最切要之數端。劇本選材，須嚴簡，所謂在精而不在多也。

二，描摹之不同：讀說部之便，在其可隨吾意與而作輟也。妙趣環生，不妨掩卷瞑思。深奥難解，不妨開卷重讀。至於劇在台上，一瞬即過。既不能稍待片刻，容吾思索；尤不能複演一節，供吾研求。且不明前情，難解後文。一處節目含糊，全劇失去線索。故種種描摹，在說部可委婉隱蓄者，在劇本必須鄭重出之，反復出之，務使觀衆之愚者不至茫然，疏者不至忽略。說部原宜輕敲側擊，劇本則須一刀見血。劇本之描摹須深刻，尤須顯著者也。

三，著者態度之不同：讀說部如遊名勝，著者乃吾鄉導，其所言說，吾本所樂聞，故可夾在書中發表意見，批評優劣。觀劇如交友，此事之是非，此人之賢愚，須吾自己從其言語，舉止，思想，感情中尋出。著者多口，便覺可厭；著者須坦白無私，持局外人態度。劇之佳者，觀衆恰如看見旁人一番閱歷，故而增見了自己見識，觸動了自己良心，豈但忘其爲看做戲，且不覺得曾受訓誨也。

四，一個讀者與一羣觀衆心理之不同：聚若干人成羣衆，其一人與衆人相異之處，凡個人教育，習慣，閱歷所養成的特性，至此極少發展之能力；而最易發展者，乃與衆相同之天性，卽喜怒哀懼愛惡欲是也。讀者重理智，觀衆富感情。製劇以能感動人性情爲第一義，演時須使觀者哭笑愛恨，回家後再去想。說部不妨偏重於個人之氣味嗜好；劇本必須注意大衆所同之天性也。

五，說部可敍述者未必可演在台上：同爲一事，說部敍之無論若何詳盡，其情景仍須讀者由想像而得；若在台上扮做，一切情景，乃觀衆目覩耳聞。向以爲平淡無奇者，今見其活形活現，向以爲缺少精彩者，今覺其情事逼眞。於是乎說部中視爲故常不足重輕之事，演之台上則覺其忤目矣；說部中視爲無礙不必挑剔之言，入之劇中則覺其刺耳矣。惡人掌頰三十，讀說部者，大可拍案稱快；而在台上鮮有不爲演員叫屈者矣。其他如惡疾，殘廢，流血，慘酷，狎褻，猥瑣等等，在說部中或倘可卒讀，在台上則斷難終視也。

六，說部容易著筆之處劇本至爲費墨：先就其淺鮮者而言，則時間之支配也；近今流行之新劇，於此層最欠考究。譬如請醫，僕人方去，醫生卽來，一若此醫早知此家有病，在門外恭候者然，何不近情理之甚也。此須在僕人既去之後，醫生未來之前，加入情節，以便有往返之時間。卽或言醫生近在比鄰，或竟言醫生先已在宅，然亦須用若干伏筆，決不能如說部簡單敍述之省事也。再則心理之解釋也：譬如寫一思想極舊之人，自居維新，蓋寫其思想舊不難，寫其自居維新亦不難，所難者，寫其自居維新之際，思想乃極舊也。或且欲莊反諧，寫成一世上無有之人也。又如寫一僕人，忠於其主，乃主者不諒，後遂叛主。蓋寫其忠，寫其叛，均不難；所難者寫其改節之經過，何以由忠而叛也。又如寫一妙齡女子，不喜一男友，相見時乃格外恭敬。蓋寫其恭敬不難，寫其不喜亦不難；所難者，寫其恭敬，正所以表示其不喜也。諸如此類，不可枚舉。凡此種曲折之心理，劇本中雖有說明之文，然此僅供演員及排演者之研究參考耳，觀衆固無從得而見之聞之。劇中解釋心理，必須藉台上之言語，動作；種種白描，純係間接的解釋，決不能如說部直捷聲明之省事也。

佳說部與佳劇本，雖同爲敷衍人情世故，闡發處世爲人之眞理，而其編製方法之不同，有如此者。今姑不論其孰難孰易，其不能以編說部之法編劇本。固已顯然無疑，美國之小說名家，其亦擅長劇本者，十不得一；亦猶我國之詩人，非盡能詞曲者也。」（註八十五）

他說明什麼纔是做戲：

「做戲恰是做自己的反對。做自己實是偸懶，試想人生的人事，變化萬千，演員不去努力於考査閱歷摹做學習，而妄欲將不完備的自己，去對付去應卯，將一個人代替人生，眞是把世界上的事，看得太容易了。做戲最高的境界，眞是胸羅萬象，凡人生一切的人事，（行爲思想動作情感），不論是普遍的特別的，都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就是，樣樣曉得，件件精明；除了受身體相貌的限制之外，都可以做得出做得到；比較那『祇做自己』眞是相差得太遠了。凡是眞會做戲的，在戲台上或鏡頭前，不過做了三分之一。大部分的工作，是觀衆所看不見的，頭一個三分之一，是研究人事，譬如說，人在大怒的時候，眼睛是怎麼樣的；眉毛是怎麼樣的；面上筋肉是怎麼樣的；頭髮是怎麼樣的；鼻子動不動；嘴唇與牙齒是怎麼樣的；說話的聲音怎麼樣的；呼吸怎麼樣；兩隻手安放在那裏，還是伸着手掌，還是握着拳頭；身子怎麼樣的；兩腿是不是用足了力氣；走路又是怎麼樣的；種種身體在大怒的時候所起的變化，所有的形態，不但是自己的，一個人的，而普遍的，大多數人相同的；不但是平常人的，而有疾病的，有特別習慣的，有特別心理的；都經考査審定。所以結果是曉得了某一種情感，必定有某幾種根本的動作姿態，於不知不覺無可用力中，表示出這種情感。其餘尙有附帶的若干動作姿態，是偶然的，沒有根本關係的，不妨删除的，可以更改變換的。同時又能領悟了，某一種心境，至少可用好幾種不同的方法來表演；譬如人當大怒的時候，生理上心理上所起的變化雖則相同，但世界上決無兩個人同式同樣地發怒的；這是因爲程度層次各異，且有別種情感之攙入，而影響到附帶的動作了。這種人事，（怒不過一個例，人生尙有別種情感別種心理，）皆是做戲的人研究的材料，

應當隨時隨地留心的了。

第二個三分之一，是揣摹角色；譬如走路，就有許多樣的走法，快步，慢步，大踏步走，急促小步走，挺胸突肚的走，彎腰曲背的走，踏跙不前的走，橫衝直撞的走，東倒西歪的走，脚尖輕踮的走；更加之走的時候，頭眼身體手都有幫助，所以走路，可以走出無數的花樣來。但是在這一齣戲裏，這個特別的角色，在這個時期，處這種特別環境之下，有這樣特別的心理，所要表示的，是這種特別的情感，結果祇有一種走法，是比較的合式，比較的美觀，比較的有力量。這在做戲的人，從他所曉得的走路方法中，選出一種來應用。——走路不過是舉的例，其他人事，均須適合於角色的身份與心理，這是對於特別一齣戲，特殊的工作了。所以等到第三個三分之一，在戲台上鏡頭前表演的時候，一切的姿態動作，雖不是刻版的固定的，然而有規則有理由，經過一番選擇而來，決不是貿貿然做做自己而已。老實說，白話劇與電影，何嘗無台步；不過這種台步，既不是千篇一律，在所有的戲都可以應用；亦不如京戲的簡單，規定了某種台步屬於某一類的角色，而成爲老生的台步，花旦的台步；乃是按照需要，每齣戲須自起爐竈，獨立地尋覓出那適合於這個劇情與這個角色的台步。而且尋覓得了，決定認爲適合可用之後，這個台步，亦成爲固定的，不得任意更改的了。所以白話戲與影戲的表演，看上去是不經意的，而其實是十分經意的。看上去是不固定的，而其實事事是固定的。看上去做點日常人生慣有的事，大可『以意爲之』，而其實非研究整理學習訓練不爲功的。白話戲與影戲的難做，難在沒有像京戲一般，有一勞永逸的規矩；而每齣戲，每個角色，都成特別問題，須各個的設法，去解決應付；從繁複的人事中，尋出適合的格式來。」（註八十六）

× × × × ×

歐陽予倩的回家以後，是一部反映湖南鄉間「書香人家」的生活的喜劇；在那時候的中國，這樣輕鬆的喜劇，還算是首創呀。戲中這種不負責任的戀愛行爲，無論在那一種社會裏，都是不對的；本可以成悲劇；但作

者是從吳自芳的觀點描寫的；她會這樣聰明地對付，觀衆們便不難相信劇本所暗示的自芳底勝利，所以成爲一個喜劇了。這齣戲，演得輕重稍有不合，就會弄成一個崇揚舊道德譏罵留學生的淺薄的東西。洪深的趙閻王，第一幕頗有精彩——尤其是字句的凝練，對話非常有力。第二幕以後，他借用了歐尼爾底瓊斯皇中的背景與事實——如在林子中轉圈，神經錯亂而見幻境，衆人擊鼓追趕等等——除了題材本身的意義外，別的無甚可觀。

九

民國十三年以後，環境很有利於戲劇創作：學校劇團，以及小市民組織的愛美劇團，一天天增多起來了，他們都須要那可以上演的劇本；而各地的書店，因爲有人購買戲劇單行本的原故，也肯刊印創作的劇集了。這裏，把幾個出集子的作家來說一說。

張聞天底靑春之愛和谷鳳田的蘭溪女士，都是以戀愛糾紛爲題材的，而兩個人底立場不一樣。前者代表小市民的戀愛至上主義，後者還沒有完全擺脫封建道德的觀念。

丁西林的壓迫和黃鵬基底刮臉之晨，都是反映那時北京的一種生活的。丁西林下筆恰到好處，作風極像英國的 A. A. Milne。他底寫實的輕鬆的壓迫，可算那時期的創作喜劇中的唯一傑作。刮臉之晨，誇張過甚，僅可算是 Vaudeville台上的有效的趣劇而已。後者因恐本集的篇幅過多而抽出。

白薇底琳麗和向培良的暗嫩，都是充滿著熱情的作品，並且都帶着一點「歇斯蒂利亞」——這類戲，非有極能幹的演員，是絕對演不了的。暗嫩比較地有力一點。兩部本都選入本集，但琳麗是商務印書館發行的單行本，爲了沒有得到他們的允許，不便在這裏轉載，實在是件可惋惜的事。向培良寫有一冊中國戲劇概評，內中雖不免有偏見，但頗值得一讀。

侯曜底山河淚和濮舜卿底人間的樂園，可以代表那時期的學校劇——即是學生們寫了在學校裏演的戲劇

——當然是脫不了「教師之面與書生之見」的；換一句話，就是說教的氣味太重，而事實太近于空想了。侯濮前在東南大學同讀，後來結爲夫婦；彼此間影響很深，作風差不多是一樣的。這裏祇選了濮舜卿的一篇。谷劍塵底冷飯和胡也頻底瓦匠之家，都是想用寫實的手法，去寫出那中下層社會的痛苦生活的。他們兩個人後來發展的方向完全不同；這裏兩部戲還祇是他們最初期的作品，多少是受了民國十四年以後「第二次著重文學底社會作用」的影響。

× × × × ×

民國十四年發生了兩件於中國戲劇運動有重大關係的事。一件是在戲劇底自己範圍之內的：北京美術專門學校添設戲劇系。熊佛西講這件事的原起：

「甲子夏，幸遇余君上沅趙君太侔於世界劇藝中心之紐約，得以互相切磋，彼此計劃，均願以畢生全力置諸劇藝，並抱建設中華國劇之宏願。次年夏，余趙二君歸國，適前美專有再活之消息。二君爲之奔走甚力，結果美專得以重生，除恢復原有之中西畫系外，並添設音樂戲劇各系，改名爲藝專。此爲我國社會視爲卑鄙不堪之戲劇，與國家教育機關發生關係之第一朝。」（註八十七）

戲劇系是趙太侔余上沅聞一多諸人負責創辦的。余上沅在那年的十一月有一封信給歐陽予倩，洪深和汪仲賢：

「予倩，洪深，仲賢諸兄：

在上海蒙你們款待，十分感謝。別後已是好幾個月了，一封信也沒有寫給你們，未免太說不過去。我提起筆來不止一次了，每次都因意緒不佳又擱了下去。其實呢，也沒有別的原因，還是一句老話，——無善足述。

我一入國門就碰上五卅的慘案，這個打擊到如今還感覺得他的痛苦。爲了社會全體之不安寧，爲了一般人之苟且偷生的態度，我夢想過五年的「北京藝術劇院」及今還沒有成立的半點希望。我和太侔，一多，擋了

無數的木鐘，結果依然是有心的無力，有力的無心；我的舊夢又翻成了新夢，實現之期，也不知在那一年了！為戲劇藝術努力的朋友們！……唉，我又有什麼可說的話呢！

不得已而求其次，我們乘恢復美專的機會，商量教育部添設了音樂戲劇兩系。可是限於經費，目下仍是一籌莫展！劉可亭說予倩曾寄給他一篇大計畫書，我雖還沒有機會拜讀，但是任何計畫在目前都等於零是可以斷言的。社會的幫助難有希望，政府的幫助更難有希望。我們眞要作楚囚之對泣了！

我希望我們能再聚會一次，大家籌商一個辦法。洪深仲賢也許一時難離開上海，予倩上次當面應許過我，說明年二月上海合同滿了要來的。我恭恭敬敬的禱告，求這句話可以實現！

藝專戲劇系目下祇二十九名學生，大半都很誠懇，而且其中有三五個很有天才。我的意思想明春再招一批學生，側重歌樂劇，請予倩來主持。這件事辦不辦得到，要看『學校當局』之熱心如何了。無論如何，我希望予倩早些回我一個信，讓我好去提出建議。可亭既與予倩相識，這事的成功是有幾分把握的。

洪深的近作能給我們排演否？我希望每有新作，我們可以在京滬同時實演；這個優先權我是要請求的。慷慨的洪深，你不拒絕吧？

你們的劇本集子北京買不着了。能寄我一二十冊否？需費多少，自當奉趙。此頌

冬安。同志諸兄均此。

上沅。十一月十九日寄

自北京西單梯子胡同一號。」（註八十八）

到了次年一月四日，他又有一封信給予倩：

「予倩先生：

來函收到，謝謝。你上北京來祇是遲早問題，不是肯否問題，這是我極高興的事。藝專經費支拙，半年

快過去了，設備幾乎是一點沒有。學生呢，現在祇賸下二十名，而其中又有幾個沒有多大的希望。長此以往，前途眞不堪設想。

我同一多，太侔。商議過好幾次；第一，我們非要學校先拿一筆款購買舞台用燈不可；第二，我們須於春季始業招考插班生。（我們尤其要收女生；目下祇有女生三人，不夠得很。學生人數加多之後，太侔，和我兩人是不夠的，那時再請你加入，在學校方面才好講話；這是我的意思。目前我們且先商量你來北京的辦法；自然，你每月非有兩百元以上的收入，不夠生活，那末，我們大家來設法；總要讓你可以生活。一多是藝專的教務長，太侔是我們戲劇系的主任；讓我來同他們磋商，總以能叫你安心工作爲目的。可亭並未動搖，他那裏你也可以去一封信。我們雙方並進，必可成功。

現在學校已決定招考插班生了，分在北京上海兩處舉行。上海方面，決由學校專函請托你和洪深先生兩人代辦。除學校專備公函外，我再用私人資格，請求你們二位幫忙；我相信你們是不會推辭的。你們慨諾之後，請立卽囘我一封信，我們好趕辦各種招考手續。

招考地點請你立刻代覓，日期是陽歷二月十日左右。

立盼囘玉。順頌

藝安。

弟余上沅　一月四日。」（註八十九）

當時他們確是在十分困難之中進行的。余上沅在十五年中秋日寫給張嘉鑄的信裏說：

「誰知我同太侔，一多，剛剛跨入國門，便碰上五卅的慘案。六月一日那天，我們親眼看見地上的碧血。一個個哭喪着臉，懨懨失去了生氣，倒在床上，三個人沒有說一句話。在紐約的雄心，此刻已經受過一番挫折。朋友們說，『就在上海罷，北京去不得。』多謝洪深和予倩的好意，我們依然迷信北京是人文會萃之區；多少可以做『國劇運動的中心』。『北京藝術劇院』的計畫，志摩，叔存，通伯，和『新月社』的朋友

們，都願意幫忙。我們商量，籌畫，接洽，辯論，結果總算不差，在藝專開辦了一個戲劇系。最初我們是想一方面培植劇院裏人材，一方面仍然繼續開辦劇院。這兩層都是需要經濟的幫助的。研究化學沒有實驗室，還談什麼化學；研究戲劇沒有舞台，還談什麼戲劇？在這種不死不活的狀況之下，我們勉強支持了一年。」（註九十）

後來趙余聞等陸續離去，由熊佛西繼續主持；又過了幾年，終因辦理不善，被政府解散停辦了。

趙太侔余上沅等從十五年夏間起，在北京晨報的附刊上，辦了一個劇刊；提出他們「國劇運動」的主張。趙太侔在國劇一文裏說：

「凡一談到中國戲劇的改革問題，就有幾種分歧的意見，一派主張舊劇根本要不得，絕無改良的餘地，只可聽他自生自滅；還是拿話劇來代替他，或另外創造一種新劇，反覺直接了當些。一派主張話劇是販來的東西，決不能替代固有的藝術；就在觀衆方面，新劇也敵不過舊劇之受歡迎。主張保存舊劇的人，又有一部分主張改良，一部分主張保守本來面目。這些主張都有使人不敢同意的地方。

舊劇的價值自有它特出之點，是不能不承認的。它是不會消滅的。我們也希他繼續生存發達。不過舊劇在今日，已成了畸形的藝術，也是無可諱言的。舊劇是歌劇，而音樂却異常之單簡，崐劇曲牌雖多，而音調又一律非常之平衍。皮簧雖然抑揚比較大些，變化比較多些，自由些，然而腔調太有限，實不足以表達現代人生繁複的意境和情緒。舊劇之唱工，也非常特別，大部分總是以頭部作共鳴器，很少利用胸部的時候。皮簧尤甚。這等唱法，乍一聽見，給人一種刺衝不快之感。西方人之不能領略舊劇，這一層，鑼鼓的喧嘩，實在是最大的拒力，談舊劇改革音樂是當頭最大最難的一個問題。這件工作，不能不屬望於我們的將來的瓦格奈，不是開一個委員會，定出一部計畫書來，就可以改革了的。」（註九十一）

余上沅所主張的國劇，好像是一種超人生的藝術，他不以「利用藝術去糾正人心改善生活」為然的！他在國劇

運動的序文裏說：

「新文明運動期的黎明，易卜生給旗鼓喧闐的介紹到中國來了。固然，西洋戲劇的復興，最得力處仍是易卜生的介紹；可是在中國又迷入了歧途，我們祇見他在小處下手，却不見他在大處着眼。中國戲劇界和西洋當初一樣，依然兜了一個畫在表面上的圈子。政治問題，家庭問題，職業問題，烟酒問題，各種問題，做了戲劇的目標；演說家，雄辯家，傳教家，一個個跳上台去，讀他們的詞章，講他們的道德。藝術人生，因果倒置。他們不知道探討人心的深邃，表現生活的原力，却要利用藝術去糾正人心，改善生活，結果是生活愈變愈複雜，戲劇愈變愈繁瑣；問題不存在了，戲劇也隨之而不存在。通性既失，這些戲劇便不成其爲藝術（本來它就不是藝術）。從好處方面說，即令有些作品也能媲美易卜生，這種運動，仍然是「易卜生運動」，決不是「國劇運動」。我們所希望的是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中的辛額，決不是和辛額輩先合後分的馬丁。目的錯誤，這是近年來中國戲劇運動之失敗的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是不明方法。舊劇何嘗不可以保存，何嘗不應該整理，凡是古物都該保存，都該整理，都該和鐘鼎彝冊一律看待。可是在方法上面便不是三言兩語可以概括的了，這要有人竭平生之力去下死工夫的。至於新劇，一般人還不曾完全脫去「文明戲」的習氣，劇本是劇本（有劇本已經是進步），演員是演員，布景是布景，服裝是服裝，光影是光影；既不明各個部分的應用方法，更不明整個有機體的融會貫通。彼此齟齬，互相爭鬬，台上的空氣鬆懈，台下的空氣破裂，外國已有的成績，又不肯去（其實是不能去）詳細的參考。這樣的蒼蠅碰天窗，戲劇那有出頭的希望！

最後的一個理由，雖然不是最小的一個理由，或是除了人才缺乏之外，我們更缺乏經濟的幫助，戲劇和其他的藝術不同，不單是因爲它獨具的困難爲最大，也因爲它比其他的藝術更會花錢。一座舞台，要在設備上稍爲整齊點就夠人躊躇的了。國家的經濟，個人的經濟，近年來是如何的枯窘，那裏去找這一筆「閒錢」！

——我們既沒有莫斯科藝術劇院的墊款商人，又沒有白讓一座都柏林亞貝劇院的黃麗曼女士，更沒有傾囊相助百折不迴的巴黎自由劇院創辦人安多恩。

所以，不明白上述的三個理由，不解決上述的三種困難，要建設中國的國劇，依然是再四失敗，永遠不會成功。認清目的，研究方法，鞏固經濟：這三件是國劇運動的第一步。至於將來得到的成績有幾分之幾是藝術，那要靠繼續的第二步努力了。」（註九十二）

余是崇揚舊劇的；他在舊戲評價一文裏說：

「舊戲在純粹藝術上究竟得了多少成就，我們不能用數量去估定它。我們所敢斷定的，是它至少有做到純粹藝術的趨向。剛才提到的文人學士，多半又祇知推敲字句，每每忽略了全劇的主要精神，以致雖有珠玉，却彼此不能呵成一氣，後來每況愈下，舊戲的全體，遂大半不堪寓目；還可以叫人留戀的，剩下來祇有一鱗半爪了。要求一齣戲在歌，舞，樂，三方面都是盡善盡美，做到一件天衣無縫的有機整體，恐怕簡直是沒有。但因爲它還是有做到這一步的可能，所以我們終於承認了它高貴的價值。」（註九十三）

他們這個國劇，是希望建築在舊劇上面的。余上沅又說：

「中國的戲劇，是完全和國畫彫刻以及書法一樣，他的舞台藝術，正可以和書法相比擬着，簡單一點說，中國全部的藝術，可以用下面幾個字來形容：——它是寫意的，非模擬的，形而外的，動力的，和有節奏的。如果一個人不曉得賞鑑中國的山水畫，靜物畫，他對於中國的戲劇，一定不能發生什麼反應。這兩種藝術的形式，是我們日常生活裏，所沒有的，它是非實在的，但確實它也都能夠給我們以歡樂和靈感。因爲它的目的：不在於紀錄一段事蹟，攝取一個景象，它只是要表現一些日常生活中可有可無的現象……臉譜，台步做工等等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沒有這些東西，優伶的表演便也淡而無味了。西洋人研究中國舞台藝術，往往着眼於線條和色彩的「單純」，「鮮明」和「野蠻」。他們却不知道東西的藝術，各有其異處，我

們裝飾的線條單純，是因為舞台全部的線條都是單純的，我們的色彩鮮明，是因為舞台的照明太薄弱了。除了此種自然的要求之外，還有一個藝術理論上的根據，那就是「舞台趣味的中心是優伶」，為要求觀客注意的集中，所以演員不得不打扮漂亮些。……關於建設國劇，各方面的意見，不一而足，有的人要想移植西洋的戲劇到中國的領土來，有的人相信將來的國劇，要從現存的舊劇出發，但是我們覺得戲劇這種藝術，不論東西各國都是從舞蹈和詩歌發展來的。這是已經根深蒂固的，所以近十年來舊劇儘管受着不斷的打擊，但毫無影響，雖則寫實主義，也曾光顧到我們程式化的劇場，無何，舊劇仍是屹立不動，縱使西方的戲劇，要想和我們苦戰，也休想成功的。一個國體的變換，固然容易，但藝術的興趣是逐漸培養成的，我們建設國劇要在「寫意的」和「寫實的」兩峯間，架起一座橋樑。——一種新的戲劇。……現在說到國劇的音樂方面，當今唯物主義時代，散文劇似乎很適於表演，但是戲劇基本的要素還是在於情感，它是一種濃厚美妙情緒的表現。遍觀整個的戲劇史，往往可以找得出來，一部愈完美的戲劇，它的音樂成分一定愈豐富。這個原則，世界各國都相同的，尤其是中國特別看重它，如果不讓現今的散文劇那樣過分發展，那樂劇將來一定有它的生機。我們之中，許多人都得承認，再過幾十年大部分的中國戲劇，將要變成介於散文詩歌之間的一種韻文的形式，同時那是很明顯的，優伶照韻律發音，自然不能實際的模倣人生，態度手勢以及面部的表情也都要一一與音樂聯拍，中國文學，也已經改革了，新詩很可以表現人類的情調，經過優伶的藝術灌以良酒不難使它燦爛起來……」。（註九十四）

他們又曾為舊劇底圖譜式的表演作辯護，俞宗杰在舊劇之圖畫的鑑賞一文裏說：

「舊劇中的脚色，名稱繁多，命名也複雜，大致可分為「生」，「旦」，「淨」，「末」，「丑」，「貼」，「副」，「外」，「雜」，九種。各色命名之由來，前人解說很多，暫不細述，惟各色各有各的代表性。劇中人物，有了這種特徵性的脚色去表演，全劇的內容一如畫面上各色的調子，把各種情調分析出來，可以得

到顯明的比較，若把所有各種脚色，細細分別出來：按體質可有「文」「武」兩大別；按體性則有「生」「旦」兩大類；按性格可分「正」「邪」兩派；按年齡則有「老」「中」「小」之別；按地位則有正副之分。所以劇中各人物，先要把他的「體質」，「體性」，「性格」，「年齡」和「地位」等，統盤加以分析妥定，然後分配相當的脚色飾演，這可以說是一種分工制，用科學方法管理的。（？？？——深加）

但是，這幾種脚色能夠圓滿地表演繁複的社會狀態，變幻的人生情緒嗎？自然不成——。話要說回來，在這進化的世界上，事實儘可向繁複方面去演化，方法總要找簡明原理來應用的。我們現在推尊科學，就是他叫人們應用原理。所以我們應注意觀察，比較，分類，在繁複紛亂的事實中，條理出頭緒來；就拿到這簡要的結果，再演化地應用去，故舊劇中各色的脚色雖有限，劇中應有的表演還不可泥守成規，必得要他的會心處發現他的天才與修養。各角色的表演，都有一定方式，以表示眞有身分與性格。種種的方式如「身段」「檯步」「容止」「火色」「男女老幼」，須得經久的訓練。

各色所演的身段，一如畫面上的形體，全視質性與地位，而有種種不同的表現。飾生角要具壯美，旦角則重柔美，所以生角的身段要挺直方正，旦角的身段宜柔和委宛。又如淨之沈重，丑之輕滑，皆要表現一種特性的。他們表現社會上種種的人色，有一攏統的祕決，就是「辨八形」，把牠抄錄如下：

貴者　威容，正視，聲沉，步重。

富者　歡容，笑眼，彈指，聲緩。

貧者　病容，直眼，抱肩，流涕。

賤者　藹容，邪視，聳肩，行快。

癡者　呆容，吊眼，口張，搖頭。

瘋者　怒容，定眼，啼笑，亂行。

病者　倦容，淚眼，口喘，身顫。
醉者　困容，糢眼，身軟，脚硬。

如上八種表演，是他們前輩先生所定原則，細別雖有不妥，大致尚能表現八種人的狀態。能夠表演一個適如劇中人的事，這是很難的。譬如說：逍遙津曹操的逼宮，下河東歐陽方的殺壽廷，曹操與歐陽方同是淨飾的，表演兩個人的身段決不能一樣，前者是弱主下的奸雄，行的是犯上，後者是英主下的叛將；殺的是下屬，一個是有計的文豪，一個是無謀的武臣，粗看去動靜好像一樣，細察起來當有大別，所以表演到適如其分，當下過細磨工夫才能達到的。

辨八形之外，接着還有「分四狀」，這是表情，形容喜怒哀驚的，再抄牠如下：

喜者　搖頭爲要，俊眼，笑容，聲懽。
怒者　怒目爲要，皺鼻，挺胸，聲恨。
哀者　淚眼爲要，頓足，呆容，聲悲。
驚者　開口爲要，顏赤，身戰，聲竭。

這樣四種的表情，還嫌缺少些，應當增補其他情緒衝動的表現。可是舊劇中的表情，除容貌，眼色，手勢，步趨及聲調以外，還有樂器的輔助，因此，聲調成爲有音節的「歌曲」，步趨成爲到場合節的「擡步」，手眼成爲視動中規的「容止」，容貌成爲象徵圖案的「臉譜」了。現在我們看他們的擡步，容止，是同時與音樂，歌曲，協和節奏着某種表情的，這實離開眞實的人生遠了，確是遊戲的歌舞，目的在乎娛樂，要牠作爲教育的工具，便是藝術意義的誤解。」（註九十五）

可是，這樣運動過一陣，並沒有什麼成績；因爲戲劇是「純爲娛樂的」這個見解，早已不爲時代所許可的了。

兵變是余上沉在美國時代所寫的趣劇。姑老太太從複壁裏鑽出鑽入，本意是在諷刺；在趣劇裏，這種的過

分形容，是不妨的。

熊佛西是和陳大悲很接近的；他自己也說，他受了陳大悲不少「補助」。他的寫劇的手法，到今天爲止，還不能越出陳大悲的範圍——他也是一味地想刺激觀衆，但沒有大悲刺激得有力——而在理論方面，比陳大悲不知退步得多少了。他在戲劇與趣味一文中，說戲劇有趣味即是上品：

「戲劇的說法很多。有的說它是人生的表現。有的說它是教育的工具。又有人說它是純美的創造。近來還有人說它是無產階級意識的呼號。這些說法都有道理，只要它們的表現富於趣味。任何派別的劇本，只要其中蘊蓄着無窮的趣味，即是上品。因爲戲劇是以觀衆爲對象的藝術。無觀衆即無戲劇。無論你的劇本藝術是何等的高超或低微，假如離開了觀衆的趣味與欣賞力，其價值必等於零，等於無戲，等於有戲而無觀衆。……現在戲劇界有三派勢力：一曰歌劇，二曰話劇，三曰電影。以歌劇資格最老，話劇次之，電影則爲近二十年的後起。這三派勢力各有各的內容與形式，各有各的誹者與捧者。換句話說，各有各的趣味。愛歌劇者未必愛話劇，愛話劇者未必愛電影。我常說：『蘿蔔白菜，各有所愛；愛蘿蔔者未必愛白菜，愛白菜者未必愛蘿蔔。』當然亦有愛蘿蔔而兼愛白菜者，但此終屬少數。故任何派別的藝術，只要它能引起人的趣味，即能存於人類。此等富於趣味之藝術，雖用炮轟彈擊，亦不能倒，徒呼『打倒』口號，更是無益。」（註九十六）

又在單純主義一文裏，說現在是「省金錢，省精力，省時間」的「經濟時代」（？——深加），我們要寫出「適應觀衆的經濟要求的戲劇」：

「藝術是時代的表現，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什麼樣的主義適合現代，我們就應該先知道現代是怎麼樣的時代。現代究竟是怎麼樣的時代呢？科學家說是科學時代。政治家說是民治時代。實業家說是工業時代。銀行家說是金錢時代。這些說法固然都不錯，但我以爲最能概括現代精神與內容的莫如『經濟時代』。這裏所說的『經濟』不止是金錢，自然也包括我們的精力與時間。

瞧瞧現代的人，誰不求經濟？不但吃飯穿衣住房要經濟，工作與娛樂亦要經濟，事事物物，時時刻刻，無不求經濟；省金錢，省精力，省時間。看戲當然亦要經濟。……我們現在要研究的是戲劇藝術本身如何可以經濟？怎樣纔能適應觀衆的經濟要求？第一，劇本應該短。第二，佈景應該少更換。第三，劇中人物應該簡略。……莎士比亞的戲曲其所以不甚適合現代舞台的需要，並不是其中的思想落伍，實在是因爲換景太多，人物過繁(？？)。易卜生的劇本其所以能得現代觀衆的歡迎，一方面固然是因爲其中的寓意新穎，最緊要的還是他的技術的經濟——情節精粹，背景簡略，人物單純。」（註九十七）

他非但是一個形式主義者，而且是曲解了形式主義；非但是曲解了形式主義，而且揑造了許多事實——易卜生所創造的人，比莎士比亞戲裏的人物更單純麼？熊佛西在美國留學的幾年，Walter Hampdon 不正在演着莎士比亞底戲，而到處受人歡迎麼（見一九廿四至廿七年紐約時報的戲劇欄）！他這樣地信口開河，不是在不負責任的場所，而是在國立藝術學院的課堂上。戲劇與趣味是他所寫的教本寫劇原理的第二章，單純主義是第三章；熊佛西在這書的自序裏說：

「這部寫劇原理是五年來我在北平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編劇班的講稿。現經我重新整理了一番。說來也慚愧，十三篇短而不像樣的文章，居然費了我九牛二虎之力，花了我五六年的光陰，現在還要拿出來問世，眞是寒傖已極。可是話又說囘來了，這部書雖淺薄，却是我國四千餘年來第一部關於戲劇原理的比較有系統的書。這，我很引以爲榮，引以自豪。」（註九十八）

他在民國十一年雙十節的時候，態度還很謙和；商務印書館出版青春的悲哀，他那時自序說：

「這四個短劇是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二年我的嘗試，在實演的時候雖說是沒有失敗，但在描寫方面我自認——姑且不論別人的批評怎樣——是失敗了。現在把他們發表出來，並不是要誇譽我的作品，實想因我的失敗而激起海內士女對於戲劇的興趣，研究，討論；幷多數同志的成功呵！因爲現在在中國編劇，很感到許

多的困難：劇理深了，不適合觀衆的容納；過於淺陋呢，又失了戲劇本身的價值。」（註九十九）

但到了民國十六年十月，他已經自負爲「中西戲藝兼通之專家」。人物好像會多了一個側面，而竟不是始終「單純」了。他的原文，是講藝專怎樣迫切地邀他來校授課：

「及至去夏，余趙二君甚感教授缺乏，因在素不重視戲劇之中國，欲物色中西戲藝兼通之專家，誠非易事，故屢催區區急速歸來。吾允。」（註一百）

這和民國二十年天津大公報，在他底照相下面題「老佛爺」三個字，是一樣地「蘊蓄着無窮的趣味的」！

本集中的洋狀元，就是熊佛西寫的。這也代表一種作風，所以收在這裏。

× × × × ×

民國十四年中國最大的事件，是五卅慘案。

許多文人，因爲這次事變，態度都轉得更加積極了。郭沫若說：

「突然之間驚天動地地發生了去年的五卅慘案！那天我和全平偶爾要到南京路去。剛好走到浙江路口的時候，看見許多的人衆從對面湧來，市場都已混亂了。我們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體。接着便遇着幾個大夏大學的學生，他們纔告訴我們是英國巡捕在工部局門口開槍，打死好幾位學生和工人。……我平生容易激動的心血，這時眞是遏勒不住，我幾次想衝上前去把西捕頭的手槍奪來把他們打死。這個意想不消說是沒有決行得起來，但是實現在我的聶嫈的史劇裏了。我時常對人說：沒有五卅慘劇的時候，我的『聶嫈』的悲劇不會產生，但這是怎樣的一個血淋淋的紀念品喲！……

我在五卅潮中就草成了這篇悲劇。剛好草成，上海美專學生會組織一個救濟工人的遊藝會，叫我做篇劇本來表演，我就把聶嫈交給了他們。於是全平替我司印刷校對（聶嫈的單行本，便是這時候趕著印刷出來的，）葆炎任全劇的導演，貽德在美專的內部奔走一切，全部的十幾二十位的男女的同志在一百度的暑熱之中忘飢

忘渴地拚命演習起來，僅僅十天的工夫便把甚麼都準備好了，在七月一日的新舞台表演了出來，我最受感發的是那位扮演聶嫈的陸才英女士。聽說她本來是有肺病的人，已經是輟了學的，她自己甘願來表演聶嫈。她冒着炎熱，每天上學去練習，練習到第三晚上，竟至吐起血來了。大家都愁著，怕全部的計劃會要破壞，因為難得找人來替代她的，但是她却堅忍不屈，就是吐着血，她也要支持到底。她終竟同著其餘的熱心的男女同志，在七月一日把全劇演完了。……

聶嫈的能夠演出不消說是全靠諸位演員的熱心，但此外還得力於不少的友人的贊助。就中如歐陽予倩先生替我作曲，他還親自到美專去，教過她們唱歌，教過她們跳舞，汪仲賢先生擔任後台的指導，裘翼為先生擔任背景，我都是很感謝的。當時我們的目標是在救濟工人，我們的熱心都是超過於友誼的界限以上的。大家都是在同一的戰線上努力，並不是誰替誰幫了忙；但是我的劇本是在五卅潮中草成，而使我的劇本更能在五卅潮中上演，以救濟我們第一戰線上的勇士，這在作家的我自己，豈不是比誰也還要更受感發的麼！（註一百零二）

聶嫈並不是一個 Convincing 的劇本。固然，劇中「慷慨捨身」的情緒，是很眞實地反映時代而且可以感動人的。

以後的戲劇運動，漸漸地走入第二個階段了——但這是「第二個十年的話，不在本集範圍之內。

十

民國十五十六兩年，是中國的戲劇運動「後退兩步」的時候。這時候也有創作——徐公美底歧途（集），徐傑炎的受戒（集），胡山源底風塵三俠，楊蔭深底一陣狂風等，但在內容和技巧方面，都沒有特別勝人之點；這時候也有理論——余心底戲曲論，徐公美底戲曲短論等，但大半是複述人家已經說過的話，沒有提出什麼

新的見解。這時候也有技術的討論——徐公美的演劇術，谷劍塵底劇本的登場等；前者是根據人藝學校的課程編成，後者是記錄了戲劇協社排戲的經過。

所以會弄成這種情形的原因，說來是很長的。卽如戲劇協社能，每次自已租台表演，總是虧本的；於是便不能不借用上海中華職業教育社職工教育館的台。中華職教社，當然沒有營業的目的，當然不會來干涉戲劇協社，強勉他們去演可以賣錢的戲；但是職教社的當局，就是那時的江蘇省教育會的主持者；他們底道學氣是比較濃重的。洪深便不能不拿出（儘管是潛意識地！）像第二夢這類的戲，去使得他們滿意。第二夢演成之後，江蘇省教育會曾給與獎勵：

「敬啟者承

邀審查第二夢新劇，玆經本月七日常會公同討論議決，是劇含哲學意味甚深，諷人須培養其固有之人格，凡事經後悔及希望新機會者，總覺不能改變其本來之面目，爲極有價值之新劇。藝術亦臻上乘。該劇本得加「江蘇省教育會劇本審查委員會審定」字樣，合亟函請

察照，並頌

公安。

江蘇省教育會劇本審查委員會謹啟十五年十一月八日。」（註一百零二）

可是同時一部分社員的劣根性都拿了出來：鬧意氣，爭地位，搶主角，不盡本分，不肯刻苦（排戲須用汽車接送了），對於戲劇，完全抱着高興主義（我是高興纔來玩玩的，那個敢再提起紀律）！所以在表演和管理方面，一齊都退步了。陳學昭看了不滿意，曾寫了一封信給洪深進忠告：

「伯駿先生：

自從去年看演娜拉後，許多時候沒有看協社的戲了，昨晚看第二夢，見諸位先生們之努力，不禁神往，在人生大舞台上厭煩了的人們，很可以在舞台的舞台上痛快一下的，我常常這樣想，然而我不能夠，我知道

我太缺少才幹了。

去年冬天我在協和大禮堂看燕大演第二夢，除了佈景不大好一點外，其他均使我很滿意的，更是對於劇場空氣。昨天看第二夢歸來，與諸同往觀者談談，共得意見數項，今特書奉，不知先生以爲如何？門外漢的我，定多謬見，是則還請先生原諒。

1、劇場空氣不好：太散漫，無秩序，這個場本來不適宜於演神秘的劇本，太小，不偉大，再加之以人聲的吵雜，紛亂，將這劇的嚴肅統統減去了，所剩的只有滑稽而不是幽默，那是頂大的缺憾，不能感動人到十二分的深切！（我想賣票的票子上何妨仍用以前那樣書明號數呢？）

2、對話太呆板：因爲劇中人太顧到看客，要使看客聽得出話的緣故，將談話呆板而遲笨起來，該快的地方也改慢了，表情也不靈活起來，使看衆覺得這是「戲劇」，而不能吸收看衆的心神溶入於這戲劇，使看衆覺得這是與自己有關係的事實。瞿知白與代代對話的這一刻，應當是最感人的，然而爲了犯這太呆板之故，不能生色！

3、去袁眞人者欠老，去代代者欠少，代代的表情很不靈活，看了她這種一笑不笑的樣，總使人覺得這不是女孩兒。

但我們這些話，免不了犯『看人挑擔勿吃力……』的毛病。我是知道的。……

專此匆匆，恕草，

諸位社員先生，女士們均此。

陳淑章　十月十八日午。」（註一百零三）

而觀衆方面呢？也一天天少起來了！洪深第一個留心到觀衆中間學生的缺少，有一次把這些情形和包天笑說起，並講到社員底高興主義，辦事的困難，每次演戲必然賠本等等；包天笑說，「協社本來在現在已成了一個新式的票房，有錢的大爺們高興的時候，聚在一起玩玩而已；票房沒有不賠錢的。」洪深曉得了人家是這樣

的感想，非常痛心。他本也是協社中發作小市民底壞脾氣的一個，至此他纔明白，單有一些實踐的舞台技術，是不夠的；是必然會走到新式票房那條路上去了；戲劇運動便完全沒有意義了！洪深在這時候，失去了自信心，他覺得協社的無望，也覺得他自己不能夠領導中國的戲劇運動了。這個說明了十七年冬洪深毅然脫離戲劇協社，而加入田漢領導的南國社的原故。協社在洪深脫離之後，仍舊保持原狀若干時，到了五年之後籌備表演怒吼罷中國的時期，協社纔和田漢合作——但這也是第二個十年中的話了。

還有一個原因使得那時期的戲劇不進步的，是國製電影的興起，而許多原來從事戲劇的人又多覺得電影比舞台劇更能深入民衆，是更好的教育社會的工具，大家都想在這方面試驗一下。在洪深任中華電影學校校長的時候，某某兩人從北平寫信給他請求加入：

「洪先生：

在形式上，我們從來沒有同　先生見過面，當然不能說熟識到什麼程度，但從聽到先生的名字，見到先生的作品以後，精神上早已「神馳右左」，「讚美感歎」，引為同調，以為從此的劇藝研究途中，已竟「空谷足音」，得到正當的幫助了；誰知一時不慎，絆足劇專，終以教導非人，中途摧殘，鬧得「滿城風雨」，眞是「糟糕之至」，不過無論如何；關於自己學識的修養，技術的練習，則從來未曾稍懈；甚至劇專散後，仍在「夜以繼日」的幹，誠以為別的都是「徒勞」，只要自己努力，不怕沒有「進益」——或成功——之一日；可惜北平城圈「又髒又臭」，更不得自由，活像一個死沈沈的墳墓一樣，中間東西是沒有，鬼魔魍魎倒不少。只要到這裏頭的人，無論你是大人也好，小孩也好，甚至是「除却光明不能生活的花木」也好，總不能吸半點新鮮空氣，得一毫活動的自由；哦，這還是眞想作人，眞想與藝術相終始的人，所應住的所在嗎？唉！好了；當此時也，一方面有朋友從上海來，盛道先生的「偉工盛業」，說先生的學識如何的「適切豐富」，先生的事業如何的「活潑生發」……通通同我們的希望相副合！一方面捧讀先生在各雜誌上

的大著，又覺得「辭切指宏」，「無美不備」，……又正同我們所愛好的文學相符節！我，洪先生「大家都是個中人」，你當能想像得我們在這個時候，要又作何感想吧！

閑話說了一大些，終於還沒有說到題目上！先生，這是我們聽道，先生最近——也可以說是「我們以為最近」——的消息以後，馬上發願，和先生商量，想立刻到上海去，請先生「破格收容」讓我們到電影學校去吧！並不是我們此刻才忽然想請教先生去，實在是我們對於外界的消息太滯塞，貴校的情形到此刻我們才明瞭；這一層還請先生放心！

我們雖然數年以來，無日不在劇藝上用功，無日不再劇藝上努力，但我們所得到的知識，所練習的技藝，自信仍然「非常之糟」；我們不會先生向們說好話，自己吹牛」，只好把我們以前的幾點「留痕」寄上，請先生斟量便了；

總之一句話，我們的一生，是始終要同電影藝術相伴的；我們對於先生所辦的「電影學校」，是非常羨慕的；同時北京死沈的空氣，是一刻不能再吸的了；我們的知識，我們的技藝，自然不敢說夠「電影學校」的程度，但我們的精神志願，卻已浸透在「電影學校」光耀之中了，想　先生深於同情，忠於藝術，一定會「開誠佈公」，「衷情斟酌」，決不致「視同等閑」「置之不理」吧；我們的話，不足以表盡我們的志願，如此而已，望　先生　鈞裁；順候

藝術萬歲！

×××
×××　十一月八號。」（註一百零四）

這可以代表當時多少人底熱望。洪深最初加入明星公司的時候，好些親友想阻止他。但是他的意志很堅決；他事後曾說：

「我有兩個觀念，第一，我以為做影戲，是正當職業，在電影界勞心勞力混口飯吃，也同人力車夫，跑了一身大汗，賺兩角小洋車錢一般，不是什麼可恥的事，第二，凡是道德人格名譽，乃是個人的事，與職業沒

有多大關係的，試問政界商界，不論什麼界，什麼職業，那裏會沒有幾個敗類，我大胆說一句，電影界裏，就有敗類，成分也未見比政界商界會高許多，不過不幸社會對於電影界，格外的苛求，格外的注意罷了。當初我在美國，執意要專習戲劇的時候，就有人勸我，說『中國不比歐美，一向優伶人格卑賤，爲人所輕視的』，我不爲動。我在三年前，將要加入電影界，又有人勸我說『就是美國的電影界，道德觀念，也很薄弱，你是受過教育的人，現有正當的職業，又不是沒有飯吃，很犯不着』，我又不爲動，中國電影界爲社會所輕視，我不是今天纔知道的。」(註一百零五)

可是洪深入了電影界兩年，並沒有多大貢獻，除非在劇本方面。那時的電影界也和文明戲一樣，祗用幕表而不用詳細的脚本的。洪深是第一個主張並且寫出劇本的人，後來人家覺得劇本的須要了，好些人採用洪深所創的格式。這裏舉王昭君和番默片脚本的一節爲例：

「▲一　塞外高山

(一)漢興以來，匈奴數爲邊患。

1、F M漫山遍野，皆是匈奴兵馬。頭插雉，身披氅，腰懸弓矢，肩荷長鎗：雄壯威武，虎視狼吞。

2、L兵馬隊中忽然衝出一匹馬來，如風馳電逐般向南奔馳。

▲二　漢胡交界

1、S幾個老弱漢兵正在巡邊，頹唐畏縮，毫無生氣。

2、L那匈奴一騎馬衝奔過來，直至界石邊方始勒定。

(二)匈奴太子左屠耆王且莫車。(演員×××)

3、C那太子躍馬橫鎗，睥睨一切。

4、S那漢兵也橫着鎗裝腔作勢，做出要抵抗的樣子。

5、S那太子看了，呵呵大笑，勒轉馬奔回去了。

6、S漢兵見騎士走了，驚神方定，交頭接耳了一回，一個兵也奔回去。

▲三　塞外高山

(三)匈奴呼韓邪單于。(演員×××)

1、S單于與諸將見太子往來奔馳，饒勇絕倫，顧而大樂。R那單于將鞭南指氣吞牛斗。R那太子躍馬而來，舉手行禮，指漢兵道：

(四)「漢兵甚弱，可擊也。」

2、SC單于大笑。更有老將催馬上前，慫恿道：

(五)「吾匈奴雖世與大漢和親，妻其宗女，但我兵所入，必大擄其子女玉帛而還。」

單于聞聽大爲欣羨，更加大笑；忽然止笑，雄視漢疆，拍着太子肩背喝道：

(六)「善飼爾馬。馬肥，我且奪取大漢天下。」

3、M諸將聽了，皆有躍躍欲試之意。F」(註一百零六)

田漢在十五年創辦了南國電影社，那時他寫的啓事說：

「酒，音樂，與電影爲人類三大傑作，電影年最稚，魅力亦最大，以能白晝造夢也。夢者心之自由活動，現實世界所壓榨之苦悶至夢境而宣洩無餘，惟夢不可以爲僞。……吾國電影事業發達未久，以受種種限制至相率不敢作欲作之夢，夢猶如此，人何以堪！同人等有慨於此，乃有斯社之組織，將合羣策羣力，以純眞之態度藉 Film 宣洩吾民深切之苦悶，努力不懈，期於大成，略述所懷，以召同志。」(註一百零七)

他拍了一張片子叫到民間去，他在銀色的夢第六章裏，說明他爲什麼要拍這張片子：

「讀過俄國史的尤其是研究過俄國近代文藝的人當然知道千八百七十年代的俄國青年有一種所謂『到民間

去』的運動。千八百六十年代俄國的社會思潮是西歐主義全盛的時代。……到了七十年代貴族出身的一班有思想的青年如託爾思泰輩痛悔其傳統的罪惡，放棄其階級的特權，羣趨民間從理論與實際兩方面研究農民的生活，遂畫出一國民思想底全盛期。這個時代的俄國青年對於『民衆』Narod這個抽象的概念，感一種對初戀的情人似的慕悅。在他們的腦中農民是具有這麼一種偉大純樸的雄姿。他們以為民衆好像是無邊的大海，上面有狂濤駭浪，旋渦怒潮，你剛以為他平靜了他又能以非常之美與力軒騰起來。我們要與這大海同化，使牠的巨潮向正當的方向推進便非投入這海中不可。——這就是當時俄國青年的思想，或是幻想。他們因為熱烈地追求這種幻想，差不多像尋覓情人似的都『到民間去』Go among the People！這種運動浪漫的性質頗多，追求者當然要遭許多『幻滅』。到千八百八十年代這種運動便消滅了，但牠於俄國社會思潮之轉變貢獻甚大，且使後世異國青年為之聞風起者大有人在。七年前在東京讀過石川啄木這麼一首詩，——

我們的一面讀書，一面辯論
我們的目光烱烱，
都不弱於五十年前的俄國青年；
我們論到應該做些什麼。
可是沒有一人握着拳頭打着桌子高叫：『到民間去！』
我們知道我們求的是什麼，
我們也知道民衆求的是什麼，
我們並且知道我們應該怎麼樣做，
我們實在比五十年前的俄國青年曉得更多；

可是沒有一人握着拳頭打着桌子高叫：『到民間去』！

集合在此地的都是青年，
都是常在世界上創造新事物的青年，
我們知道老人之早死，我們當占最後的勝利。
看啊，我們的眼光熌熌，議論激烈，
可是誰也不肯把捻好的拳頭打着桌子，
高叫：『到民間去！』

啊，蠟燭已經換了三次，
酒杯裏浮着小小飛虫的死骸，
年輕的女人雖然還一樣的熱心，
眼中也現着激論後的疲勞，
可是依然沒有一人把握緊的拳頭打着桌子，
高叫：『到民間去！』

這篇詩在現在看來還不覺希奇，但在七年前讀了便使人異樣的興奮。愛寫戲曲的我心裏略略描畫着一種戲曲的場面，即小小的咖啡店中有一班意氣如雲的青年相聚而痛論社會改造的大業。……金樽綠酒之旁則有綺年玉貌的女侍者圓睜其大而黑的眼睛貪聽他們的議論。聽後引酒一杯啓朱唇，發皓齒，豫祝他們的成功。美

人情重，他們不能無所動。亦不能無所爭，爭而得之者幸福可想。但人生之路荊棘多於薔薇，他們中間立志堅定者或終能達到目的，奏理想實現的凱歌，亦必有以刺戟過深和誘惑過大日趨反動，以致言行一反於師友之所預期的。於是 Venus 乃不能不變更其賞與。人間的悲喜劇由是而成——這不過當時一種朦朧的想像，自囘上海以偶然的機會居然入電影界，乃爲神州公司作此劇本事，即名『到民間去』。該公司爲營業打算，覺得此劇太無賺錢把握，拒絕拍製。素不服人限量的我纔爲自己拍製的計劃，以一絕對無產者經營一需要大資本的事業，其愚誠不可及，然嘗盡艱難，嘔盡氣，迄今十月這畸形的嬰兒居然有呱呱墮地之可能；被人呼爲夢想家的我們，居然能把多年的夢想漸次客觀化，也可以聊以自慰了。」（註一百零八）

此外如歐陽予倩爲民新公司導演天涯歌女，汪仲賢徐卓呆自己創辦公司攝製諷刺短片，侯曜濮舜卿亦在民新任導演和編劇，谷劍塵任明星公司附設影戲學校的主任。至少是上海的劇壇，是不能不寂寞了。

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從廣東出發，十六年初到達了長江。一部分劇作者，如郭沫若田漢歐陽予倩白薇向培良等都參加政治去了。而在上海北平等處的青年也有很多是從事秘密工作的。其餘的呢，都關心着眼前的政治和社會的改革，對於那內容貧乏雖然技巧圓熟的戲劇，真沒有工夫來理睬！

後一期的努力的人員，如馬彥祥，朱端鈞，袁牧之，唐玄凡，陳凝秋，金焰，左明，葉沉，陳波兒，馮乃超，王瑩，鄭重，趙銘彝，顧仲彝，王泊生，吳瑞燕，胡春冰，張鳴琦，孫師毅，凌鶴，楊邨人，閻折梧等，有的正在做着學生，有的就著別的職業，都還沒有用全力來從事戲劇。關於袁牧之（即袁家萊），洪深曾這樣的寫過：

「還有那扮演桃癡的袁君，聲音笑貌，都像老者，他的念詞，能將著者譯者之意，完全達出，有時聲音真摯而沈痛，能強烈的激動觀者，我起先不知道他是誰，覺得他好，覺得他有研究有訓練而且富有天才，我十分驚異，到後台去了幾次，不敢招呼他，後來戲畢卸裝，一看是一位十幾歲小孩子，本年夏間，還打起了小

喉嚨，扮了女人，在商大扮演惜春賦的袁家萊，據他自己說，他的喉嚨音近 Tenor，所以一方面每天吃鷄蛋豆腐漿，一方面練唱 Bass，使喉音降下去，他肯如此刻苦，無怪有相當的成功了。」(註一百零九)

十六年的唯一的反映時代的戲劇，是鄭伯奇底抗爭。在這個劇本以前，還沒有人在戲劇裏，顯露出這樣直接的明白的反帝意識。我們採用抗爭，來暫時結束這個劇集。至於重興中國的戲劇運動，從這種委靡的狀態中，振拔出來，那就不能不有待於後來的領導者南國社和藝術劇社一些人了！

× × × × ×

關於第一個十年中國戲劇運動的史，有三篇比較簡短的敘述，可供參考：

(一)鄭伯奇　中國戲劇運動的進路(註一百十)

(二)馬彥祥　現代中國戲劇(註一百十一)

(三)劍　嘯　中國的話劇(註一百十二)

× × × × ×

這是第一個十年底戰蹟。我們須要再打過一次這樣的仗麼！

——洪深，廿四年四月廿三日。

註：(一)胡適文學改良芻議，作於六年一月。

(二)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六卷六十章及第七卷六十一章。

(三)仝二，第六十八章。

(四)伍啓元中國新文化運動概觀第十三章。

(五)文化建設第一卷第七期集青資本主義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討論。

(六)集青胡適批判下卷。

(七)新青年五卷二號。
(八)新思潮的意義第一節。
(九)仝八，第二節。
(十)胡適人權論集。
(十一)轉引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
(十二)文學改良芻議，收入胡適文存第一集。
(十三)文學革命論，附入胡適文存第一集。
(十四)張若英編中國新文學運動史資料——第二編劉半農我之文學改良觀。
(十五)收入胡適文存一集。
(十六)仝十一。
(十七)仝十四——第一編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十八)仝十四——第二編錢玄同寄陳獨秀書。
(十九)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
(二十)十八年二月廣州民國日報。
(廿一)仝二十。
(廿二)仝二十。
(廿三)仝二十。
(廿四)新青年五卷六號。
(廿五)宋春舫論劇——世界新劇談。

(廿六)仝廿五——戲劇改良平議

(廿七)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胡適文存一集。

(廿八)胡適文選序言——介紹我自己的思想。

(廿九)新青年五卷四號。

(三十)仝廿九。

(卅一)仝廿九，戲劇改良各面觀。

(卅二)仝廿九，再論戲劇改良。

(卅三)胡適文存第一集。

(卅四)戲劇一卷一號，中華書局出版。

(卅五)仝卅四。

(卅六)戲劇一卷四號。

(卅七)戲劇一卷三號。

(卅八)仝卅七。

(卅九)戲劇一卷二號。

(四十)見文前雁冰附註。

(四一)仝卅九。

(四二)十年七月號。

(四三)戲劇一卷三號隨便談第二則。

(四四)戲劇一卷六號。

(四五)戲劇一卷一號。
(四六)仝四十五。
(四七)仝四十五。
(四八)原說明書，由陳大悲保存。
(四九)原文甚長，此僅一節。
(五十)仝四十五。
(五一)戲劇一卷三號，光明運動的開始。
(五二)戲劇二卷二期戲劇指導社會與社會指導戲劇。
(五三)民國十年時事新報青光欄。
(五四)仝廿五，中國新劇劇本之商榷。
(五五)戲劇一卷六號，隨便談第十八則。
(五六)戲劇一卷五號。
(五七)劇學月刊，二卷第七第八期合刊——劍嘯中國的話劇，第三十頁。
(五八)原信由汪仲賢保存。
(五九)原說明書，由陳大悲保存。
(六十)南國月刊二卷一期田漢我們的自己批判第九頁。
(六一)民國十一年出版。
(六二)仝六十一。
(六三)仝十四——第七編。

(六四)仝六十二。

(六五)百科小叢書，商務印書館出版；第廿九頁。

(六六)仝六十三。

(六七)仝六十。

(六八)三個叛逆的女性，初版，光華書局。

(六九)山漢戲曲集第一集序文，現代書局。

(七十)田漢戲曲集第二集序文，現代書局。

(七一)單行本，神州國光社出版。

(七二)予倩論劇——戲劇改革之理論與實際；神州。

(七三)五奎橋單行本代序；現代書局。

(七四)原信由洪深保存。

(七五)洪深戲曲集代序；現代書局。

(七六)剪報，由洪深保存。

(七七)剪報，由洪深保存。

(七八)商務印書館出版。

(七九)剪報，由洪深保存。

(八十)此信現已不存。

(八一)原信由洪深保存。

(八二)原信由洪深保存。

(八三)仝七十五。

(八四)上海明鏡三日刊，第十三期。

(八五)少奶奶的扇子序錄，劇本彙刊第一集。

(八六)洪深戲曲論文集，天馬書店。

(八七)佛西論劇，北平樸社出版；第一一九頁。

(八八)原信由洪深保留。

(八九)原信由洪深保留。

(九十)余上沅編國劇運動，新月書店出版，第二七六頁。

(九一)仝九十，第十一頁。

(九二)仝九十，第三頁。

(九三)余上沅戲劇論集，第廿四頁。

(九四)余上沅國劇；原作係英文，載中國文化論文集；林傳鼎譯，載廿四年四月上海晨報晨曦欄。

(九五)仝九十，第二百十二頁。

(九六)熊佛西寫劇原理，中華書局出版；第九頁。

(九十)仝九十六，第十七頁。

(九八)仝九十六，第三頁。

(九九)通俗戲劇叢書第一種。

(一百)仝八十七，第一百二十頁。

(一百零一)仝六十八，後序第廿七頁。

（一百零二）原函由洪深保存。

（一百零三）原函由洪深保存。

（一百零四）原函由洪深保存。

（一百零五）仝八四

（一百零六）未經攝製，原稿由洪深保存。

（一百零七）仝六十，第十三頁。

（一百零八）仝一百七。

（一百零九）仝八十四，第十一期。

（一百十）戲劇論文集，神州國光社出版。

（一百十一）戲劇講座，現代書局出版。

（一百十二）仝五十七；第一至六十七頁。

戲劇集

終身大事

胡適之

戲中人物

田太太

田先生

田亞梅女士

算命先生（瞎子）

田宅的女僕李媽

佈景

田宅的會客室。右邊有門，通大門。左邊有門，通飯廳。背面有一張沙發榻。兩旁有兩張靠椅。中央一張小圓桌子，桌上有花瓶。桌邊有兩張坐椅。左邊靠壁有一張小寫字檯。

牆上掛的是中國字畫，夾着兩塊西洋荷蘭派的風景畫。這種中西合璧的陳設，狠可表示這家人半新半舊的風氣。

開幕時，幕慢慢的上去，台下的人還可聽見台上，算命的先生彈的絃子將完的聲音。田太太，坐在一張靠椅上。算命先生，坐在桌邊椅子上。

田太太　你說的話，我不大聽得懂。你看這門親事可對得嗎？

算命先生　田太太，我是據命直言的。我們算命的，都是據命直言。你知道——

田太太　據命直言是怎樣呢？

算命先生　這門親事是做不得的。要是你家這位姑娘嫁了這男人，將來一定沒有好結果。

田太太　為什麼呢？

算命先生　你知道，我不過是據命直言，這男命是寅年亥日生的，女命是巳年申時生的，正合著命書上說的「蛇配虎，男剋女。豬配猴，不到頭。」這是合婚最忌的八字。屬蛇的和屬虎的已是相剋的了。再加上亥日申時，豬猴相剋，這是兩重大忌的命。這兩口兒要成了夫婦，一定不能團圓到老。仔細看起來，男命強得多，是一個夫剋妻之命。應

該女人早年短命，田太太，我不過據命直言，你不要見怪。

田太太　不怪，不怪。我是最喜歡人直說的。你這話一定不會錯。昨天觀音娘娘也是這樣說。

算命先生　哦！觀音菩薩也這樣說嗎？

田太太　是的，觀音娘娘籤詩上說——讓我尋出來念給你聽。（走到寫字檯邊，翻開抽屜，拿出了一條黃紙，念道）這是七十八籤，下下。籤詩說，『夫妻前生定，因緣莫強求。逆天終有禍，婚姻不到頭。』

算命先生　『婚姻不到頭』，這句詩，和我剛才說的一個字都不錯。

田太太　觀音娘娘的話，自然不會錯的。不過這件事，是我家姑娘的終身大事。我們做爺娘的，總得二十四分小心的辦法。所以我昨兒求了籤詩，總還有點不放心。今天請你先生來看看這兩個八字裏可有什合得攏的地方。

算命先生　沒有，沒有。

田太太　娘娘的籤詩，只有幾句，不容易懂得。如今你算起命來，又合籤詩一樣，這個自然不用再說了。（取錢付算命先生）難爲你，這是你對八字的錢。

算命先生　（伸手接錢）不用得，不用得。多謝，多謝。想不到觀音娘娘的籤詩居然和我的話一樣！（立起身來）

田太太　（喊道）李媽！（李媽從左邊門進來，）你領他出去。（李媽領算命先生從右邊門出去）

田太太　（把桌上的紅紙柬帖收起，摺好了，放在寫字檯的抽屜裏。又把黃紙籤詩也放進去。口裏說道），可惜！可惜這兩口兒竟配不成！

田亞梅女士　（從右邊門進來。他是一個二十三四歲的女子，穿着出門的大衣，臉上現出有心事的神氣。進門後，一面脫下大衣，一面說道。）媽，你怎麼又算起命來了？我在門口碰着一個算命的走出去，你忘了爸爸不准算命的進門嗎？

田太太　我的孩子，就只這一次，我下次再不幹了。

田女　但是你答應了爸爸以後不再算命了。

田太太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這一回我不能不請教算命的。我叫他來，把你和陳先生的八字排排看。

田女　哦！哦！

田太太　你要知道，這是你的終身大事，我又只生了你一個女兒，我不能糊裏糊塗的讓你嫁一個合不來的人。

田女　誰說我們合不來？我們是多年的朋友，一定很合得來。

田太太　一定合不來，算命的說你們合不來。

田女　他懂得什麼？

田太太　不單是算命的這樣說，觀音菩薩也這樣說。

田女　什麼？你還去問過觀音菩薩嗎？爸爸知道了更要說話了。

田太太　我知你爸爸一定同我反對，無論我做什麼事，他總同我反對，但是你想我們老年人怎樣敢決斷，你們的婚姻大事。我們無論怎樣小心，保不住沒有錯。但是菩薩總不會騙人。況且菩薩說的話，和算命的說的，竟會一樣，這就更可相信了，（立起來，走到寫字檯邊，翻開抽屜）你自己看菩薩的籤詩。

田女　我不要看，我不要看。

田太太　（不得已把抽屜蓋了）我的孩子，你不要這樣固執。那位陳先生我是很喜歡他的。我看他是一個很可靠的人，你在東洋認得他好幾年了，你說你很知道他的爲人。但是你年紀還輕，又沒有閱歷，你的眼力也許會錯的。就是我們活了五六十歲的人，也還不敢相信自己眼力。因爲我不敢相信自己，所以我去問觀音菩薩又去問算命的。菩薩也說對不得。算命也說對不得，這還會錯嗎？算命的說，你們八字正是命書最忌的八字，叫做什麼『猪配猴，不到頭』，因爲你是巳年申時生的，他是——

田女　你不要說了，媽。我不要聽這些話。（雙手遮着臉帶着哭聲）我不愛聽這些話！我知道爸爸不會同你一樣主意。他一定不會。

田太太　我不管他打什麼主意。我的女兒嫁人，總得我肯。（走到他女兒身邊，用手巾替他揩眼淚）不要掉眼淚。我走開去，讓你仔細想想。我們都是替你打算，總想你好。我去看午飯好了沒有，你爸爸就要回來了。不要哭了，好孩子。（田太太從飯廳的門進去了。）

田女　（揩着眼淚，抬起頭來，看見李媽從外面進來，他用手招呼他走近些，低聲說）李媽，我要你幫我的忙。我媽不準我嫁陳先生——

李媽　可惜，可惜！陳先生是一個很懂禮的君子人。今兒早晨，我在路上碰着他，他還點頭招呼我咧。

田女　是的，他看見你帶了算命先生來家，他怕我們的事有什麼變卦，所以他立刻打電話，到學堂去告訴我。我回來時，他在他的汽車裏，遠遠的跟在後面。這時候恐怕他還在這條街的口子上等候我的信息。你去告訴他，說我媽不許我們結婚。但是爸爸就回來了，他自然會幫我們，你叫他把汽車開到後面街上去等我的回信。你就去罷。（李媽轉身將

出去）回來！（李媽轉身回來）你告訴他——你叫他——你叫他不要着急！（李媽微笑出去）

田女　走到寫字檯邊，翻開抽屜，偷看抽屜裏的東西，伸出手表看道。）爸爸應該回來了，快十二點了。

（田先生約摸五十歲的樣子，從外面進來）

田女　（忙把抽屜蓋了，站起來接他父親）爸爸你回來了！媽說……媽有要緊的話同你商量——有很要緊的話。

田先生　什麼要緊話？你先告訴我。

田女　媽會告訴你的。（走到飯廳邊，喊道。）媽，媽，爸爸回來了。

田先生　不知道你們又弄什麼鬼了。（坐在一張椅子上，田太太，從飯廳那邊過來。）亞梅說你有要緊話——很要緊的話，要同我商量。

田太太　是的，很要緊的話，（坐在左邊椅子上）我說的是陳家這門親事。

田先生　不錯，我這幾天心裏也在盤算這件事。

田太太　很好，我們都該盤算這件事了。這是亞梅的終身大事，我一想起這件事如何重大，我就發愁，連飯都吃不下了，覺也睡不着了。那位陳先生，我們雖然見過好幾次了，我心裏總有點不放心。從前人家看女壻，總不過偷看一面就完了，現在我們見面越多了，我們的責任，更不容易担了。他家是很有錢的，但是有錢人家的子弟總是壞的多，好的少。他是一個外國留學生，但是許多留學生回來不久就把他們原配的妻子休了。

田先生　你講了這一大篇，究竟是什麼主意？

田太太　我的主意是，我們替女兒辦這件大事，不能相信自己的主意。我就不敢，相信我自己，所以我昨兒到了，觀音菴去問菩薩。

田先生　什麼？你不是答應我不再去燒香拜佛了嗎？

田太太　我是爲了女兒的事去的。

田先生　哼！哼！算了罷。你說罷。

田太太　我去菴裏求了一籤。籤詩上說，這門親事是做不得的。我把籤詩給你看（要去開抽屜）

田先生　呸！呸！我不要看。我不相信這些東西！你說這是女兒的終身大事，你不敢相信自己，難道那泥塑木雕的菩薩就可相信嗎？

田女　（高興起來）我說爸爸，是不相信這些事的。（走近他父親身邊，）謝謝你。我們應該相信，自己的主意，可不是嗎？

田太太　不單是菩薩這樣說。

田先生　哦！還有誰呢？

田太太　我求了籤詩，心裏還不很放心，總還有點疑惑。所以我叫人，去請城裏頂有名的，算命先生，張瞎子來排八字。

田先生　哼！哼！你又忘記你答應我的話了。

田太太　我也知道。但是爲了女兒的大事，心裏疑惑不定，沒有主張，不得不去找他決斷決斷。

田先生　誰叫你先去找菩薩惹起這點疑惑來呢？你先就不該去問菩薩——你該先來問我。

田太太　罪過，罪過，阿彌陀佛——那算命的說的話，同菩薩說的一個樣兒。這不是一樁奇事嗎？

田先生　算了罷！算了罷！不要再胡說八道了。你有眼睛，自己不肯用，反去請教那沒有眼睛的瞎子，這不是笑話嗎？

田女　爸爸，你這話一點也不錯。我早就知道，你是幫助我們的。

田太太（怒向他女兒）虧你說得出，『幫助我們的』，誰是『你們？』『你們』是誰？你也不害羞！（用手巾蒙面哭了）你們一齊通同起來反對我！我女兒終身大事，我做娘的管不得嗎？

田先生　正因爲這是女兒終身大事，所以我們做父母的，應該格外小心，格外慎重，什麼泥菩薩哪，什麼算命合婚哪。都是騙人的，不可相信。亞梅，你說是不是？

田女　正是，正是。我早知道你決不會相信這些東西。

田先生　現在不許再講那些迷信的話了。泥菩薩，瞎算命，一齊丟去！我們要正正經經的討論這件事。（對田太太，）不要哭了，（對田女士）你也坐下。（田女在沙發椅上坐下）

田先生　亞梅，我不願意，你同那姓陳的結婚。

田女　（驚慌）爸爸，你是同我開玩笑，還是當眞？

田先生　當眞。這門親事一定做不得的。我說這話，心裏很難過，但是我不能不說。

田女　你莫非看出他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田先生　沒有。我很喜歡他，揀女壻揀中了他，再好也沒有了，因此我心裏更不好過。

田女　（摸不着頭腦）你又相信菩薩和算命？

田先生　決不決不

田太太與田女　（同時問）那麼究竟爲了什麼呢？

田先生　好孩子，你出洋長久了，竟把中國的風俗規矩全都忘了。你連祖宗定下的祠規都不記得了。

田女　我同陳家結婚，犯了那一條祠規？

田先生　我拿給你看。（站起來從飯廳邊進去）

田太太　我意想不出什麼。阿彌陀佛，這樣也好，只要他不肯許就是了。

田女　（低頭細想，忽然抬頭顯出決心的神氣）我知道怎麼辦了。

田先生　（捧着一大部族譜進來）你瞧，這是我們的族譜。（翻開書頁，亂堆在桌上。）你瞧，我們田家兩千五百年的祖宗，可有一個姓田的和姓陳的結親？

田女　為什麼姓田的不能和姓陳結婚呢？

田先生　因為中國的風俗不准同姓的結婚。

田女　我們並不同姓。他家姓陳我家姓田。

田先生　我們是同姓的。中國古時的人，把陳字和田字讀成一樣的音。我們的姓有時寫作田字，有時寫作陳字，其實是一樣的。你小時候不是讀過論語嗎？

田女　讀過的不大記得了。

田先生　論語上有個陳成子，旁的書上都寫作田成子，便是這個道理，兩千五百年前，姓陳的和姓田的只是一家。後來年代久了，那寫做田字的，便認定姓田，寫作陳字的便認定姓陳，外面看起來，好像是兩姓，其實是一家。所以兩姓祠堂裏都不準通婚。

田女　難道二千年前，同姓的男女也不能通婚嗎？

田先生　不能。

田女　爸爸，你是明白道理的人，一定不認，這種沒有道理的祠規。

田先生　我不認他也無用。社會承認他。那般老先生們承認他。你叫我怎麼樣呢？還不單是姓田的和姓陳的呢。我們衙門裏有一位高先生告訴我，說他們那邊姓高的祖上本是元朝末年明朝初年陳友諒的孫子，後來改姓高。他們因六百年前姓陳，所以不同姓陳的結親；又因為二千五百年前的姓陳的。本又姓田，所以，又不同姓田的結親。

田女　這更沒有道理了！

田先生　管他有理無理，這是祠堂裏的規矩，我們犯了祠規就要革出祠堂。前幾十年有家姓田的，在南邊做生意，就把一個女兒嫁給姓陳的。後來那女兒死了，陳家祠堂裏的，族長不准他進祠堂。他家花了多少錢，捐到祠堂裏做祠款，還把『田』字中那一直拉長了，上下都出了頭，改成了『申』字，才許他進祠堂。

田女　那是很容易的事，我情原把我當中一直也拉長了改作『申』字。

田先生　說得很容易的事。你情願我不情願呢！我不肯為了你的事，連累了我受那班老先生的笑罵。

田女　（氣得哭了）但是我們並不同姓！

田先生　我們族譜上說是同姓，那般老先生們也都說是同姓。我已經問過許多老先生，他們都是這樣說。你要知道，我們做爹娘的，辦女兒終身大事，雖然不該聽泥菩薩的話，算命的話，但是那般老先生們的話是不能不聽的。

田女　（作哀告的樣子）爸爸！——

田先生　你聽我說完了。還有一層難處。要是你這位姓陳的朋友是沒有錢的，到也罷了；不幸他又是很有錢的人家，我要把你嫁了他，那班老先生們必定說我貪圖他有錢，所以連祖宗都不顧，就把女兒賣給他了。

田女　（絕望了）爸爸！你一生要打破迷信的風俗，到底還打不破迷信的祠規，這是我做夢也想不到的。

田先生　你惱我嗎？這也難怪。你心裏自然總有點不快活，這種氣頭上的話，我決不怪你——決不怪你。

李媽　（從左邊門出來）午飯擺好了。

田先生　來，來，來。我們吃了飯再談罷。我肚裏餓得很了。（先走進飯廳去）

田太太　（走近他女兒）不要哭了你要自己明白。我們都是想你好。忍住，我們吃飯去。

田女　我不要吃飯。

田太太　不要這樣固執。我先去你定一定心就來。我們等你咧。（也進飯廳去了。李媽把門隨手關上，自己站着不動。）

田女　（抬起頭來看見李媽）陳先生還在汽車上等著嗎？

李媽　是的。這是他給你的信，用鉛筆寫的。（摸出一張紙遞與田女）

田女　（讀信）『此事只關係我們兩人，與別人無關，你該自己決斷。』（重讀末句）『你該自己決斷！』是的，我該自己決斷！（對李媽說）你進去告訴我爸爸和媽，叫他們先吃飯，不用等我。我要停一會再吃。（李媽點頭自進去。田女士站起來，穿上大衣在寫字檯上匆匆寫了一張字條，壓在桌上花瓶底下。他回頭一望，匆匆從右邊門出去了。略停一會。）

田太太　（戲台裏的聲音）亞梅，你快來吃飯，菜要冰冷了。（門裏出來）你那裏去了？亞梅。

田先生　（戲台裏）隨他罷。他生了氣了，讓他平平氣就會好了。（門裏出來）他出去了？

田太太　他穿好了大衣出去了。怕是回學堂去了。

田先生（看見花瓶底下的字條）這是什麼？（字條念道，『這是孩兒終身大事。孩兒應該自己決斷。孩兒現在坐了陳先生的汽車去了。暫時告辭了。』（田太太聽了，身子往後一仰，坐在靠椅上，田先生衝向右邊的門，到了門邊，又回頭一望，眼睜睜的顯出遲疑不決的神氣。幕下來）

（原載新青年第六卷第三號）

獲虎之夜

田漢

時間　某年冬夜

地方　長沙東鄉某山中

人物

魏福生　富裕之獵戶

魏黃氏　福生妻

蓮姑　福生獨生女

魏胡氏　蓮姑之祖母

李東陽　鄰人，甲長

何維貴　李之親戚，農夫

黃大傻　蓮姑表兄，貧顛行乞

屠大，周三　魏家所雇之長工

佈景

魏福生家的「火房」（即鄉人飯後之休息室，容來時之應接室，冬夜之圍爐向火處）開幕時魏福生坐爐傍吸水烟。其母老態龍鍾坐圍椅上吸旱煙。福生之妻正泡茶。蓮姑十八九歲好女子，雖山家裝束而不掩其美。將泡好之茶用盤子托着先奉其祖母。次奉其父，次托茶四杯出「火房」送給其家的傭工。福生目送其女出去，對其妻低語。

福生　我們這孩子嫁到陳家裏去不取第一也要取第二，他家那樣多的媳婦，我都看見過，單就人物講，很少及得我家蓮兒的。

黃氏　（感着一種母親樣的誇耀）可不是嗎？前幾天羅大先生也是這樣說呢。可是也不知道費去我多少心血纔替他掙了這樣多的嫁奩。不然，單祇模樣兒好，嫁奩太少也還是要遭妯娌們看不起的。

祖母　但也當感謝仙姑娘娘，難得這幾年家道還好，新近又連打了兩隻虎。不然的話，你有這樣順手嗎：

黃氏　銃已經裝好了沒有？

福生　早就裝好了。但還沒有上線。等到稍微晚一點，便把線上好，今晚是準有的。

陳氏　再打了一隻時，我的蓮兒又可以多一樣嫁裝了。我還想替她到城裏去買一幅錦緞被面，買一個繡花帳簷哩。沒有幾個日子便要過門了。不趕快辦，恐怕來不及。

福生　我這次若打了一隻大點兒的，也不必抬到城裏去請賞，最好把皮剝下來替蓮兒做一床褥子，倒也顯得我們獵戶人家的本色。我打了第一隻虎的時候，便有這個意思。蓮兒，你……（回頭不見蓮兒）蓮兒怎麼不進來？

黃氏　她大約聽得說她的事不好意思，回到自已房裏去了吧。

福生　像她這一向還好，從前她眞是不聽說，眞把我氣死了。

黃氏　我不也是很氣嗎，聽她晚上這樣的哭，我又是恨。又是可憐，……那顚子還在廟裏嗎？

福生　唔。還在廟裏，住在那戲台下面。我本想把他驅逐出境，怎奈地方人見他年紀又輕，又沒有父母，也不過有些顚裏顚氣，並不爲非作歹，所以都不肯照我的意思的辦，我也不好把我的意思說出來。

黃氏　不過近來也沒有看見他走我們門口過身了。

福生　大約是受了我那一次的打駡，不敢再來了吧。那種顚子單祇駡他兩句，他是不怕的。

祖母　可是那孩子也眞可憐啊。你駡他兩句不要他再來了就够了，你打他做什麼呢。

福生　你老人家那裏曉得，那孩子看去好像很顚，可是他對蓮兒一點也不顚，我起初以爲他是顚子，所以蓮兒和他頑耍，我也不大管他。後來人大了，他還天天來找蓮兒談笑，蓮兒也彷彿非他很不快活，我纔曉得這事不是頑的。那時候他的母親剛死不久，我好好的對他說，我薦他到田家壩一家農家去看牛。他說他不願意到那樣遠的地方去，又說他雖然無家可歸了，但怎麼樣也不肯離開仙姑嶺。從那時起，他便在廟裏的戲臺底下過日子。可憐也實在可憐。但是一想到他會害得我的蓮兒不肯出嫁，眞是可恨。

黃氏　好了。現在也不必恨他了。倒因爲他的緣故，使我們替蓮兒選了現在這一家好人家。

福生　（忽然想起）喂，前天蓮兒到那裏去來？

黃氏　同下屋張二姑娘到坳背李大機匠師夫家裏去來。我要她送幾斤虎肉去，順便問他那匹布織完沒有。

福生　以後要屠大爺送去好哪，姑娘們不要到外面跑。我彷彿看見她走那一邊嶺上下來的呢。

黃氏　你爲什麼問起這事呢？

福生　蓮兒有好久沒有出門，我恐怕她又跑到廟裏去。

祖母　到廟裏去敬敬菩薩有什麼要緊？

福生　到廟裏去敬敬菩薩自然沒有什麼要緊，我祇怕他，又去會那顯子呢，

黃氏　有張二姑娘跟着決沒有那回事。並且蓮兒自從定了人家，也早已把那顯子忘了。

福生　惟願得如此纔好。

（此時外面有人聲對語。李東陽帶何維貴來訪福生。屠大迎之。）

屠大　（在內）哦！李大公來了。請進。

李　（在內）哦，大司務，福生在家嗎？

屠大　（在內）在火房裏坐。請進。（登場）客來了。（退場）

（李何登場福生等起迎）。

李　魏老板！

福生　哦，甲長先生來了。請坐，請坐。這位是誰？

李　這是舍親，姓何。住在壠裏。（長沙東鄉稱田野間爲「壠」山谷間爲坤）

福生　原來是何大哥。幾時進坤來的？

何　就是今天下午來的。

李　他是今天下午進坤的。他家幾代住在壠裏務農，很少到坤裏來的時候。他是我的姪郎的哥哥。前回我到壠裏去散事，在他家歇了一夜。談起坤裏過的怎樣的有趣，柴火怎樣的多，坡土怎樣的好，晚上怎樣可以聽得老虎豹子叫。把這位老兄喜歡得不亦樂乎。又談起你家新近打了兩隻虎，於今一隻抬到城裏請賞去了，一隻還關在籠裏任人觀看。他家裏人從來沒有見過老虎，個個都想來看看，這位老哥，尤其動了意馬心猿，一定要同我來。他家的父親說這幾天事忙，要他隔幾天來，所以今天纔來。我也今天纔從侔華市回來。

何　（忽聽得什麼叫，忙着扯住李手）這是不是虎叫？

福生　（笑，同坐皆笑）這不是虎叫，這是我家後面豬圈裏豬叫。

何　怎麼坤裏的豬叫法不同？

李　坤裏的豬和壠裏的豬原是一樣叫的。恐怕是你的耳朵作怪罷。……第二次打的虎也抬到城裏去了嗎？

福生　抬去四五天了。

李　怎麼你沒有去？

福生　我沒有去，要老二送去了，順便辦一些貨回。我在家還有些事情要做呢。

李　那麼，維貴，你來得不湊巧。你那樣要看虎，及至進坤來，虎又抬去了。

黃氏　（一面獻茶與客）眞是。何大哥，若早五六天來還可以看得到哩，噯喲，沒有抬去的時候看的人眞不知道多少啊。就是抬去之後兩三天還有許多人趕來要看的，都看個空回去了。最有趣的是周家新屋的三太太從城裏回，也來看虎，她逼近籠子側邊站着。聽得虎一叫，人往後面一退，兩手望前一拍，把手上帶的一對玉釧子打的粉粹了。

何　噯呀。好兇！

李　（笑了）你家捉了虎的事，眞傳得遠，連春華市那一邊都知道了。那地方的都總的太太都想來看一看呢，可惜你們家就把牠送到城裏去了。

福生　不要緊。今晚若是運氣好時，還可以打一隻。不過恐怕捉不到活的罷。

李　什麼，又裝了陷籠嗎？

福生　不是陷籠，是抬鎗，現在等人靜一點，便要上線呢。

李　裝在什麼地方？

福生　裝在後面的嶺上。

李　那地方沒有人走嗎？

福生　這樣的晚上有誰要跑那邊嶺上去，並且誰不知道昨天已經發了山。

李　那麼恭喜你今晚一定打一隻大虎。明天還要請我喝一杯喜酒呢。

福生　那自然啦。正應請甲長先生喝喜酒的。我的蓮兒就是這幾天要過門。今晚若是打了一隻虎，我要把喜酒更熱鬧的辦他一下，請甲長先生多喝幾杯。

李　哦，不錯，聽說蓮姑娘就是這幾天要過門了。我還沒有預備一點添箱的禮物哩？

黃氏　噯喲，大公不要又來費心。前天承大挨馳（祖母之意讀若 Ngai Zieh）送來了一個布，兩個被面，我們已經不敢當得很。

李　那裏的話。正應，正應，陳家幾時過禮？

黃氏　初一過禮。

李　你們這頭親事眞說得好。眞是門當戶對。不要說我們的門前上下，就是我們這鎮裏都是少有的。

黃氏　你老人家說得好。

（屠大登場）

屠大　大老板。我們可以去上線了吧。

福生　（時房中久已點燈，爐中柴火熊熊，福生起視窗外）。可以去了。你們要小心些呀。

屠大　曉得的。

李　你們家這位屠司務眞是個好人。

福生　嗯。他很可靠。

黃氏　有一句講一句，屠司務眞是個老實人。他在我家做了五六年長工從來沒和我們家裏鬧過半句嘴。哦……說起又記起來了。你老人家家裏的二姑娘不也是不久要出閣了嗎？

李　呃。明年三月安排把她嫁到金雞坡侯家裏去。

黃氏　侯家裏！那眞是好人家呀。三十幾人吃茶飯，長工都請了七八個。二姑娘嫁到那樣的人家眞是享福啊。

李　嗨，分得她們有什麼福享，不過可以不挨餓罷了。他家的媳婦是有名的不容易做的。要起得早，睡得晚，紡紗績麻，斟茶煮飯，漿衣洗裳不在講，還要到坡裏栽紅薯，田裏收稻。一年到頭勞苦得要死，若是生了一男半女更麻煩了。

黃氏　不過也要這樣的人家，纔是眞正的好人家。越是一家人勤快，越是興旺。

李　是。我也正是取他家這一點，纔把我的二女看到他家去。她的娘痛愛女兒，聽說侯家裏是那樣的人家，起初還不肯回紅庚呢。

祖母　福生，你叫胡二爺到柴屋裏去弄些硬柴來。今晚若是打了虎還有好一會就擱呢。

福生　我自己去罷。（起身出門）

李　挨毑，你老人家眞健旺得很。

祖母　咳，講給大公聽，到底年紀來了。現在也不像從前那樣結實啊。

何　你老人家今年幾十歲了？

李　你猜猜看。

何　我看……如我的挨毑上下年紀吧？

黃氏　她老人家有多大年紀？

何　今年七十五歲，

黃氏　那麼比我的挨毑還要小一歲呢。

李　他的挨毑也健旺得很。我早幾天在他家裏，還看見她老人家替她的孫兒繡兜肚呢。

黃氏　我的挨毑眼睛不如從前了，可就是腳力好。仙姑殿那樣陡的山，他老人家還爬得上去。從半山到正殿去不還有一百二十來級的石台階嗎？他老人家一氣走上去還不費多大氣力，反而把我走得腳軟手麻，氣都喘不轉來。

李　我們後班子眞不及老班子啊。（班子即輩之意）

黃氏　是啊。

祖母　我們算什麼，你沒有看見你的公公呢。他老人家

在世的時候，那一個不說他健旺。八十歲那年還與後班子賭很，推起兩石穀子上山呢。

何　噯呀。我都做不到。

祖母　你們十八九歲的人，是「出山虎子」，正是出勁的時候，有什麼做不到。

福生　你們講什麼？

（福生抱柴來，放在火爐灣裏）

李　我們正談起現在這班少年還不及老班子的有勁啊。

福生　這是實在的話，即就我們獵戶講，現在的獵戶那裏及得從前的獵戶的本領高强。不過打獵的器械和方法都比從前精巧些，也不必費從前那樣多的力了。

何　魏老板你府上從前那兩隻虎是怎樣打的呢？

福生　說起來，也很有趣，我們去年也還打過幾隻，可沒有今年這兩隻來得容易。第一隻尤其來得容易，那時我家剛做好一隻陷籠，還沒有抬到山上去裝置，便把牠放在豬圈後面把籠門打開，原祇望萬一關一兩隻小小野物。不想睡到半晚忽然聽得豬圈裏的豬大亂起來，接連聽得幾聲扯鋸子似的大吼，我們爬起來，拿了獵槍，虎叉，掌起燈，望豬圈後面一看時：原來籠子裏早陷了一隻小牛似的猛虎。那隻猛虎走我們屋邊過身，聽得豬圈裏有豬叫，想來吃豬，沒有別的路可以進來，便走那籠子裏鑽進來，用爪子猛力去爬豬圈，不想機關一動，後面的門便關下來再也莫想出去了。後來我們又做了一個木籠，比前一個更加精巧。抬起裝在那條嶺上的亂樹中間。四圍都用樹枝蓋好，祇留一條進路。籠後又放些豬羊雞鴨之類，都替牠們縛了腿子讓他們在裏面亂彈亂叫。冬天裏的餓虎，走嶺上過身，聽得亂樹中有生物叫着，那會不進去找食物的咧？果然第三天的晚上，我們又裝了一隻老虎，這便是五天前抬上城請賞的那一隻。

何　打虎就這樣容易嗎？

福生　那裏，這不過我的運氣好罷。遇着難對付的還是要費無窮的氣力。你不看見仙姑嶺下有一個長坡嗎？那裏原先並不是現在這樣的光坡，却是一帶深林。因爲近處的人知道中間是猛虎的巢穴，所以都不敢到那近邊去砍柴，因爲沒有人敢去砍柴，所以那一帶深林越長得不見天日。但是最初雖不敢去砍柴，却也沒有別的事故。到後來裏面的虎漸漸多了？常常出來捉近邊人家的豬和雞吃，晚上吼聲不絕，近邊人家都不敢安心睡覺，後來索性把長坡易四聾子的兒子咬去了。易四聾子是我們鎮上有名的獵戶。他們夫婦的膝下祇有這個兒子。那時他剛從城裏回來。聽說兒子被虎咬了，痛不欲生，賭咒要殺盡那坡裏的虎。他還有一個朋友姓袁，也是

個有名的獵戶，渾名就叫袁打銃，也願幫忙來除掉這地方的大害。易四聾子每天背着獵鎗，提着刀，到那坡裏去尋。有一天果然給他尋出一條路來。照那條路走去，就到了那虎窩裏。一看母虎不在家，祇賸了四個小虎在窩裏跳。易四聾子看見很覺得好玩。再一尋時，看見那虎窩旁邊還剩了些小孩的頭腿，易四聾子不看猶可，一看見了這些頭腿祇恨得咬牙切齒。一陣亂刀便將那些小虎都殺死在窩裏。易四聾子知道母虎回來看了，一定要來尋仇。第二天便邀袁打銃和許多獵戶來圍山。那天那母老虎回來看見自己的兒子都殺死了，果然怒吼了一夜，第二天他們圍山的時候，牠坐在窩裏等。

（忽聞許多獵犬聲，屠大和二三夥友從山上回來。）

（屠大周三登場）

福生　裝好了嗎？

屠大　全都裝好了。

福生　山上沒有人走嗎？

屠大　這時候有什麼人走到那樣的嶺上去？

黃氏　屠大爺，周三爺，快來烘一烘，冷得很哩。

周三　也不怎麼冷。

（黃氏折些帶葉的乾柴，燒起熊熊的火來。屠周二人烘着。）

李　屠大爺你的衣袖子爛了呢。

黃氏　昨天我要他交給蓮兒替他補一補，他又不肯。

屠大　我的衣那裏敢煩蓮姑娘補呢？橫豎在山裏作活的人休想穿一件好衣，就有好衣，到山裏去跑兩趟，鐵打的也要扯爛。

甲長　我多久就勸屠大爺討一個大娘子，他總不聽，不然，你的衣爛了，不早有人替你補起了嗎？

屠大　甲長先生，你也得體恤民情呀。你看我們養自己不活的人還能養活人家嗎？

李　話雖是這樣說，老婆總是要討的。也沒有見單身漢子個個有了錢。也沒有見討了老婆的個個都餓死了，我還是替你做個媒罷。

周三　我也替你做個媒罷。

屠大　（笑向周三）你替我做個什麼媒呀？你有什麼姑子要嫁給我呢？

周三　說起來沒有一個人知道，却也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就是後屋朱太太的大小姐。

屠大　後屋有什麼姓朱的太太？

（福生合黃氏早笑了。）

周三　就是那猪婆的大小姐呀！

屠大　（打周三）你這小壞蛋。

福生　喂，屠大爺，你快去把各種器械安頓好。等一會就要用呢。

屠大　好。周三爺你趕快替我磨刀去。

（兩人下場。）

甲長　今晚上一定又該你發財呢。

福生　哈哈，這些事是要靠運氣的。法子總得想，能不能到手可說不定。

何大　第二天又怎麼樣呢，魏老板？

福生　（突如其來，摸不着頭腦。）第二天？第二天什麼事？

何大　第二天他們去圍山，捉到那隻虎沒有呢？

福生　啊，你是講剛纔說的易四聾子打虎的那件事啊，好，我索性對你說完了罷，第二天易四聾子邀了袁打銃和本地方好幾個有名的獵戶去圍山。易四聾子和袁打銃奮勇當先，其餘的獵戶祇遠遠的包圍着，易四聾子又讓袁打銃做他的後援，他由他昨天發見的那條路，一步步逼近虎窩裏去，等到相隔不過一丈來遠的時候，他早由樹後窺見那母老虎磨牙擦爪地在那裏等他，他不待牠先來，早裝好獵鎗，朝那老虎頭上一槍打去，那老虎聽得槍一響，照着槍烟，一個躥步撲起來。易四聾子本來想等牠撲來，舉起刀去刺牠的肚子，但已來不及了，那老虎撲到他的頭上來了，他丟了鎗刀，趁那當兒一把抱住那老虎的腰，把頭緊緊的頂住牠的咽喉，把兩隻脚緊緊的撐住牠的後腿，任牠怎樣的擺布，他祇死命的抱着不放。這時易四聾子的好友袁打銃。和其他許多獵戶看了這種情形，救也不好，不救也不好。還是袁打銃隔得較近，爬到一枝樹上，覷得準準的對那老虎連發了兩鎗，那老虎打急了。候他第三槍到來時，牠就地一滾，那槍子却打在易四聾子的腿上。雖然沒有打中要害，但痛得他把腿一縮，那頭上也不由得鬆下來。那老虎趁這個機會，轉過氣來，大吼一聲，把易四聾子的腦袋咬了半邊，掙脫了易四聾子的手，幾跳幾躥的跑出重圍去了。那些獵戶那一個不敢擋牠的路。袁打銃雖然接着連發了幾鎗，但是已經救不了他的朋友。他一面收拾他朋友的遺體，一面也發誓要除掉那隻老虎替他朋友報仇，從此以後袁打銃常常一個人背着鎗，去找那隻老虎，後來雖然也打了好幾隻虎，但始終不是咬他的朋友的那隻。他有一個兒子，叫和兒，十四五歲了。他恐怕他死了之後他的朋友的仇就不能報了，所以他常常把母老虎的樣子對和兒說，叫他長大了也做一個獵戶，務必尋到這隻虎，把牠打死，把皮骨去祭他的朋友的靈機算孝子，因此和兒心

目中常常有這麼一隻虎。

何大　他的兒子後來打到這隻虎沒有呢？

福生　你聽哪。第二年春二月間，和兒和幾個鄰舍的小孩到楓樹坡去尋鷄蓯菌，這個坡裏也因爲林子很深，許久沒人砍動，地下木葉落的多。所以每年結的菌子也最多。這些小孩越取越多，越多越高興，越高興便不顧危險越往林子深的地方走去。正取得高興的時候。忽然一個小孩駭得叫也不敢叫出來，拚命的扯起他們跑。他們問有什麼。他說：「有虎！」那些小孩子聽得有虎大家都往外跑，把取下來的菌子丟滿了一地，踹得稀爛，但他們跑了好一陣，却沒見什麼東西追出來，細聽有虎的那邊的林子，一點響動也沒有。他們都很詫異。內中有大膽的便依然跑到那邊林子裏去窺探，袁和兒便是一個。一看那深林中間，却有一塊小小的空地。這空地上果然坐着一隻剛纔嚇起他們亂跑的猛虎。嘴裏咬着一塊什麼東西。兩隻眼珠睜得有茶杯大小，望了使人家兩隻脚自然要軟下來。可是一宗，那怕他們兩次訪牠，牠不獨不動，連哼也不哼一聲，仔細一聽，連氣息都沒有。袁和兒胆子較大，檢起一塊石頭照那老虎的尾上輕輕打起去，牠依然一絲也不動，袁和兒知道世界上沒有這樣好氣性兒的老虎。一看牠的頭上還有一兩處傷痕，心裏早已斷定是他父親時常對他說起的那隻老虎。他對他那些小朋友說了，他們依然沒有人敢攏去。還是和兒跑攏去把那老虎一推，嘩啦一聲倒了，原來那隻老虎自從咬了易四聾子，帶了重傷逃出重圍，便躲在這地方死了。如今祇剩得皮包骨頭。肉早已爛了。口裏還咬着易四聾子的半邊腦袋。

何大　那麼爲什麼還坐着呢？

福生　你不知道呀，這叫做『虎死不倒威』，後來和兒回去把他老子喊來一看，果然是那隻老虎。袁打銃把易四聾子那半邊腦骨交給他家裏合遺體一起葬了。把老虎的皮骨祭了他的靈，纔算完了他一樁心事。……

（正說到那裏忽聽得山上抬槍一響。）

福生　嚇！

屠大　（在內）鎗響了。大老倌！我們快去瞧。

李　福生，你的財運眞好。這次包你又打了一隻大虎了。

祖母　若是隻虎，那麼蘆兒又多一樣嫁奩了。

福生　惟願是隻虎也就可以了我一樁心事。不要打了一隻什麼小的野物，那就不值得了。

（屠大揹獵槍，虎又之扈登場。）

屠大　不會，一定是隻大虎。別的小野物不走那條路

的。

福生　我也這樣想。

何　我們也去看看罷。

福生　何大哥要去看看也好。

李　我也同去看看。

福生　（對黃氏）你趕快去燒好一鍋水，等一下有好一陣忙呢。

黃氏　我早已預備好了。

周三　（在內）喂！去呀。

福生　屠大（同聲）去呀。

（各攜器械退場。）

黃氏　挨毑你老人家去睡去罷。

祖母　還坐一會也好。等他們把虎抬了回來再睡去。等一下有好一陣忙，我在這裏燒燒火也是好的。

黃氏　啊呀，催壺裏沒有水了。蓮兒！

蓮姑　（在內）來了。

（蓮姑登場。）

蓮姑　媽媽，什麼事？

黃氏　你去添一壺水來。等一回他們回來了，要茶喝呢。

蓮姑　是。

（攜壺下場，一忽兒，攜一滿壺水登場。依然把壺掛在火爐裏的通火鈎上。）

蓮姑　媽，又打了一隻虎嗎？

黃氏　屠大爺說一定是隻虎。別的野物，是不走那條路的，并且昨天不是發了山嗎？

祖母　若是隻虎，你爹爹不知道多麼歡喜。他說這次若打了虎不抬到城裏去請賞，要把皮剝來替你做一鋪褥子，把虎肉留來辦喜酒呢。

黃氏　日子近了。你那雙鞋子還不趕快做好？

蓮姑　我不做。

黃氏　蠢孩子。你爲什麼不做。

蓮姑　我不要穿鞋子了。

黃氏　你爲什麼不要穿鞋子了？

蓮姑　我不要活了。（哭）

黃氏　你爲什麼不要活了？

蓮姑　爹媽若是一定要我嫁，……

黃氏　你嫌陳家裏不好嗎？

蓮姑　不是。

黃氏　嫌陳家裏的三少爺不好嗎？

蓮姑（搖頭。）……

黃氏　那麼爲什麼又不願意去了呢？

蓮姑　……。我祇不願意去就是了。

黃氏　我的好孩子，你先前說得好好的，怎麼這會子又翻悔呢？這樣的終身大事豈是兒戲得的嗎？人家已經下了定，你又不願意去了。就是我肯，你爹爹肯嗎？就是你爹爹肯，陳家裏能依嗎？你總得懂事一點。你現在不是兩三歲的小孩子了。放着陳家這樣的人家不去你還想到什麼人家去？

祖母　是呀。像陳家那樣的人家在我們鎮裏是選一選二的。他家裏肯要你，眞是你的八字好呢。你不到他家去還想到什麼更好的人家去？就是更好的人家，他不要你也是枉然呀。

蓮姑　我什麼人家也不願意去。我在家裏侍奉挨毑媽媽好哪。

黃氏　你這話更蠢了。那裏有在娘邊做一世女的呢？我勸你不要三心兩意的了。你祇趕快把鞋子做起，別的嫁奩我也替你預備得有個八成了。祇候你爹爹打了這隻虎，替你做牀虎皮褥子，還要二叔在城裏去買一幅繡花帳簷，錦緞被面子，就要過禮了。你剛纔這些話我原曉得你是和我淘氣的，你要嫁了，你媽還把你怎樣嗎？祇等一下莫對你爹爹淘氣，你爹爹若聽見了這些話，你是曉得他的脾氣的。

祖母　是呀。你爹爹他若聽說你不願意。你看他會怎麼樣氣。

蓮姑　我不管爹爹氣不氣，我祇不去就是了。

黃氏　好，你有本事等一下對你爹爹說去。我懶得和你說。我要到灶屋裏去了。

蓮姑　（至祖母前）挨毑，我……

祖母　（撫之）傻孩子。你哭什麼？你的命不比你媽你挨毑都好嗎？

蓮姑　不。挨毑，我是一條苦命。（隱約聞外面人聲嘈雜。獵犬吠聲。）

祖母　你聽。你爹爹和屠大爺他們抬虎來了。你出閣的時候又要添一樣好嫁奩了。並且你可以早些到陳家裏去享福去了。你還不趕快到大門口去看看。

蓮姑　不，我不要去看。我怕這個老虎。

祖母　你又不是纔看見過老虎的。怕牠做什麼？以前提了活的還不怕，此刻是打死了抬回來的更不必怕了。

蓮姑　我怎麼不怕牠。牠是催我的命的。

祖母　你看。你又和黃大傻一樣的發起顛來了。

蓮姑　挨毑。是的，我是和他一樣顛的，我時常怕我會

變成他那一樣的顛子呢。

祖母　你越說越傻了。好好的人怎麼會顛？（人聲狗聲愈近）好。（站起來。衆聲嘈雜中聞甲長之聲『抬進去』『抬進去』）你聽，虎已經抬到門口來了。快去看看。

蓮姑　不。我不要看。虎進屋了，我便要出屋了。

（人聲，脚步聲，獵犬吠聲，已鬧成一片了。）

屠大　（在內）顧三爺你把大門推開些，推開些。

福生　（在內）堂屋裏快安頓一扇門板。

李　（在內）你把脚好生抱着，抬進去。

祖母　蓮兒，虎抬進來了。快去看看。

蓮姑　不。我不要看。

（人聲，足步聲愈近。）

福生　（在內）抬到堂屋裏去。

李　（在內）不。抬到火房裏去。

祖母　你快去開門，虎要抬到火房裏來了。

福生　（在內）何必抬到火房裏去。

李　（在內）天氣冷得很，非抬到火房裏去不可，快去安置一下。（火房門開了，李二進來把左壁大竹床上的東西挪開，鋪上一床棉褥，把衣服捲成一個枕頭，放好。李甲長進來，把椅凳移開。在蓮姑和她祖母的錯愕中間，福生和屠大早半抬半抱的抬進一隻大虎（？）咳，不是，原來是一個十七八歲的襤褸少年。腿上打得鮮血淋漓，此時昏過去了。讓他們把他死骸般的抬起放在那大竹床上。）

祖母　怎麼哪，打了人？

福生　咳，還有什麼說。

李　你老人家快把火燒大一點，房裏很冷。福生，你要趕快去請一個醫生來。

福生　這時候到那裏去請醫生呢？槐樹屋梁六先生又上城去了。

李　不，立刻要去請一個來，他傷得很重，弄出人命來可不是頑的。

福生　屠大爺，那麼你到文家坤文九先生那裏去一趟，任如何請他老人家今晚來。李二爺你也同去，好抬他的轎子。

（屠大李二忽忽退場）

（黃氏急登場）

黃氏　打了人？打了誰呀？

福生　你說還有誰！還不是這個晦氣。

（黃氏與蓮姑娘的眼光都轉到那襤褸少年臉上。）

福生　他暈過去了。快燒碗開水灌他一下。（忽注意到

蓮姑）蓮兒快進去，不要在這裏。

蓮姑　（目不轉睛的望着那面色灰敗的少年，似沒有認得她父親的話。旋疑其視覺有誤，拭其目，挨近一看。）噯呀，這不是黃大哥？黃大哥呀！（哭）

黃氏　當眞是那孩子，怎麼瘦到這樣了。（起身，燒水去）

福生　不識羞的東西，他是你什麼黃大哥？還不給我滾進去。

祖母　（起視）當眞是那孩子嗎？

福生　不是那個傻東西，這時候誰肯跑到那樣的嶺上去送死？我們背時人偏遇着這樣的背時東西。

祖母　打了那裏？

福生　打了大腿。祇要打得再上一點，這東西就沒有命了。

李　現在還是危險得很，怎奈血出的太多。我們走到他近邊的時候還以爲是隻虎，仔細一看纔知道是他在那裏亂滾。

福生　他那時傷的那樣重，見了我還對我道恭喜呢。這個混帳東西！

祖母　快替他收血。把他喊轉來。可憐這孩子已經是個癲子了，不要又弄成一個殘疾。

福生　（伏在少年腿邊作法收血）功程太大了，不容易收。我去叫下屋李侍詔（理髮師別名）來。甲長先生，請你替我招扶一下，我去一下就來。

李　可以。你去。這裏我招扶。

蓮姑　（挨近少年身邊尋着傷處）哦呀，傷的這麼重！（換一手的血）出了這樣多的血！噯呀，怎麼得了！（哭。忽悟哭也無益，急起身進房，聞撕布聲。）

李　（對何維貴）今晚來看虎，不料看了一個這樣的虎。你先回去。我要等一下纔能回。（送至門口）你出大門一直走，走到那株大樟樹那裏轉灣，進那個長坡，就看見我的家了。你看得見嗎？拿個火把去罷。

何　不消，我看得見。

周三　我帶何大哥去好哪。我還要順便到一下李家新屋，問他家要些藥來。

李　那麼更好哪。你對大挨毑說我等一下就回來。（何李退場）

蓮姑　（揣白布和棉花一捲登場就少年側坐。爲之洗去血跡繃裹傷處。少年略轉側微帶呻吟之聲，蓮姑細聲呼少年。）黃大哥，黃大哥！

少年（從呻吟聲中隱約吐出一種痛苦的答聲）唔。

李　壺裏的水開了。快灌點開水。

（黃氏冲一碗開水，俟略冷，端到少年身邊，祖母拿枝筷子挑開少年的口徐徐灌之。）

李　好了，肚子有些轉動了。

祖母　這也是一種晷數。

蓮姑（微呼之）黃大哥，黃大哥。

少年（聲音略大）唔。噯喲。

祖母　可憐的孩子，他這一氣痛暈了呢。

少年（呻吟中雜着夢囈）噯喲，蓮姑娘，痛啊。

黃氏　這孩子這樣痛沒有忘記蓮兒呢。

蓮姑（撫之）黃大哥。

少年（睜開眼四望。）哦呀。我怎麼在這裏？我怎麼睡在這裏？

李　你剛纔在山上被抬鎗打了，我們把你抬到這來的。這會子清醒了一點沒有？

少年　清醒了一點。哦呀，李大公。哦呀，姑母，姑挨跐，蓮姑娘，蓮姑娘，我怎麼剛纔在山上看見你，我祇當我還倒在山上呢，噯喲。（拭目）蓮姑娘，我們不是在做夢嗎？

蓮姑　黃大哥，不是做夢啊，是眞的。你睡在我家火房裏的竹牀上。

少年　是眞的。……但是我可沒有想到我今晚能再見你啊。你要嫁了。聽說你要嫁了。聽說你就是這幾天要過門了。我想來賀喜，可又沒有膽子進這張門。我祇想，祇想到你出閣那天，陳家一定要招些教化子來，打旗子的。那時我便去討一面旗子打了，也算是我一點子的敬意，……是是那一天？日子已經定了沒有？

蓮姑　黃大哥……。（哭不可仰）

（福生急上）

福生　李待詔不在家，找了一個空，血止了一點沒有？

李　止了一點。蓮姑娘替他裹好了。

福生（見蓮姑）蓮兒還不進去。進去！

蓮姑（躊躇）……。

福生　還不進去。你這不識羞的東西。

蓮姑　爹爹。我今晚要看護他一晚。女兒這一生祇求爹爹這一件事。

福生　他是你的什麼人？爲什麼定要你看護他，他受了傷，我自然要想法子替他診好的，不要你過問，你還不替我滾進去！

李　讓她招扶一下何妨呢？病人總得姑娘們招扶纔好。

福生　甲長先生，你不大曉得這個情形。……我是決不讓我的女兒看護他的。第一我就不知道他爲什麼這時候要跑到那樣的山上去送死。

李　心裏不大清白的人，總是這樣的。

福生　不然。你要說他傻嗎，他有時候說出話來一點也不傻。我祇不懂他爲什麼總要尋着我家吵。

少年　姑爹，我以後永不要你老人家操心了。我永不到你老人家的府上來了。今晚便是最後一回。我本沒有想到今晚能到你老人家的家裏來的。更沒有想到會像受了重傷的野獸一樣倒在這個地方。我祇想能在後山上隱隱約約看得見這屋子裏的燈光就够了。

福生　你爲什麼今晚要來看我家的燈光？

少年　我不止今晚。除開上兩晚之外，我差不多晚晚來的。我自從在廟裏的戲臺下面安身以來，晚晚是這樣的，那怕發風落雨的晚上都沒有間斷過。我祇要一望見這家裏的燈光，我就像見了親人一樣，把我的所有的苦楚都忘記了。

祖母　咳！沒有爹娘的孩子真是可憐啊。

福生　你既然這樣想到我家來，何不好好對我講呢？

少年　我曉得我就好好的對你老人家講，你老人家也不見得肯要我到家裏來，並且我是挨過你老人家的打罵的，我也不願意進來。

福生　我打你罵你，都是願你學好。誰叫你那樣不聽說呢？我要你學木匠去，你不去。學裁縫，你也不去。後來我薦你到田家壠去看牛去，你也不去。偏要在這近邊討飯，叫我如何不惱呢？

少年　是的，我情願在這近邊討飯，我情願一個人睡在戲台下面，我不願離開這個地方，那怕你老人家通知團上要把我這個無家可歸的孩子驅逐出境，我也不願離開這個地方。

福生　我是怕你不務正業纔要驅逐你呀。假如你是學好的，我何至如此。

少年　嗬？貧窮的孩子總是要被人家驅逐的。不過你老人家何嘗是怕我不務正業，無非怕我害你家的蓮姑娘罷。

福生　你們聽？我早知道他是裝傻的。

少年　姑爹，我實在是個傻子，我明明曉得沒有愛蓮姑娘的資格，我偏不能捨掉她，我如何不是個傻子呢？我和蓮姑娘從小就在一塊兒，那時我家裏還好，你老人家還帶頑帶笑的說過，將來這兩個孩子倒是好一對，其實不待你老人家說，我們那時的小孩子心裏早模模糊糊有這個意思了。後來我爹不幸去世，家裏虧空不少，你老人家已經冷了一大半。

及至我媽媽也過了，家裏又遭了火燒，賣盡田產，還不够還債。我繼續讀書的機會自然沒有了。就是學手藝嗎，也全由別人作主，今天要我去學裁縫，我不願意，逃出來，挨了一遭打罵之後，後天又拖我去學木匠，……我那時早曉得蓮姑娘不是我的了。我去學木匠那天早晨想要找蓮姑娘說句話都被你老人家禁止了。我祇怨自己的命苦，屢次想打斷這個念頭，怎奈任如何也打不斷。上屋裏陳八先生可憐我，叫我同他到城去學生意。我想這或者可以幫助我忘記蓮姑娘的事。但是我同他走到離城不過幾里路的溯蹟渡，我依然一個人折回來了。我不能忘記蓮姑娘，我不能離開蓮姑娘所住的地方。多虧仙姑廟的王道長可憐我，許我在廟裏的戲台下面安身。我時常替他做些雜事。他遇着我沒有討得飯的時候，也把些吃剩的齋飯把我充饑。我就是這樣過一年多的日子。

蓮姑　（哭）……。

少年　一個沒有爹娘，沒有兄弟，沒有親戚朋友的小孩子，日中間還不怎樣，到了晚上獨自一個人睡在廟前的戲台底下，是多麼淒涼，多麼可怕的境況啊！燒起火來，祇照着自己一個人的影子；唱起歌來，或是哭起來，祇聽得自己一個人的聲音，我纔曉得世間上頂可怕的不是豺狼虎豹；也不是妖魔鬼怪，卻是孤單寂寞啊！

蓮姑　（泣更哀）……。

少年　我寂寞得沒有法子。每到太陽落了，山上的鳥兒都歸到巢裏去了的時候，便一個人慢慢的踱到這後面的山上來望這個屋子裏的燈光，尤其是蓮姑娘窗上的燈光，我一看了這窗上的燈光。好像我還是五六年前在爹爹媽媽膝下做幸福的孩子，每天到這邊山上來喊蓮妹出來同頑，我拚命摘些山花給蓮妹戴的時候一樣，眞不知道多麼歡喜，多麼安慰！尤其是落霏霏細雨的晚上，那窗上的燈光遠遠望起來越顯得朦朦朧朧的，又好像秋天裏我捉得許多螢火蟲兒，蓮妹把牠裝在蛋殼裏一樣，眞是好看。我一面呆看，一面癡想，每每被雨點把一身打的透濕，還不覺得，直等那燈光熄了，蓮妹也睡了，我纔淒淒涼涼的挨到戲臺底下去睡。

蓮姑　（啜泣）……。

祖母　可憐的孩子，那不會受涼嗎？

少年　受涼？沒有爹娘的孩子有誰管他受不受涼呢？並且寂寞比病還要可怕。我祇要慰得我心裏一刻子的寂寞。也顧不得病了。我受了一年多的風霜飢餓，體子早已壞了：這幾天又得了一點病，所以有兩晚沒有來看這邊窗上的燈。我自己恐怕到我爹媽的膝下去承歡的時候不遠了，又聽說蓮姑娘就是這幾天要嫁到陳家裏去，所以我今晚特再到這邊山上

來再望望我那兩晚沒有望見，或許以後永遠望不見的燈光，不想剛到山上便絆着藥繩，挨了這一鎗。……我盼望那一鎗把我打死了倒好，免得還要受幾點鐘的苦痛；不過因爲這個緣故，我居然能再見蓮姑娘一面，我這一鎗也挨得值得。便死也死得值得。蓮妹！我的傷受得很重，並且身子又病了。你招扶我一下罷。祇要你的手觸我一下，我的病就會好了，我的痛也可以忘記了。蓮姑娘你招扶我一晚，我祇求你這件事。

蓮姑　是，黃大哥，我一定招扶你。

李　有蓮姑娘招扶他，他的傷一定好得快些。

祖母　可憐的孩子，不想他這樣愛着蓮兒。

黃氏　看起來他這一鎗還是爲蓮兒挨的。可憐病得這樣子又受了這樣重的傷。他的娘若在世，不知道怎樣傷心呢。

蓮姑　（撫着少年的手）黃大哥。你好好睡。我今晚招扶你。

少年　（安慰極了。）呵，多謝。

福生　（暴怒的口吻）不能！蓮兒，快進去。這裏有我招扶，你不要管。你已經是陳家裏的人，你怎麽好看護他，說起來成什麽話！

蓮姑　我怎麽是陳家裏的人？

福生　我把你許給陳家裏了，你便是陳家裏的人。

蓮姑　我把我自已許了他，我便是黃家裏的人。

福生　你這是什麽話？你這不懂事的東西！你怎敢在你父親面前強嘴！（見蓮姑還握着少年的手）你還不放手，替我滾起進去。你不要招打。

蓮姑　你老人家打死我，我也不放手。

福生　……。（改用一種慈父的口吻。）蓮兒，你仔細想想，你爹爹不是因爲很愛你才把你看給陳家裏嗎？你爹辛苦半生，祇有你這一個女兒。因此不想把你胡亂給人。好容易千選萬選，纔選了陳家裏這樣的好人家，還怕陳家裏嫌我們獵戶出身不大願意。算是看得你人物還不錯，纔應允了這門親事。祇望你心滿意足的到陳家裏去，過半生快樂日子。生了一男半女回門來喚喚外公也算我沒有兒子的人的一種福分。不想你這不懂事的東西再三推托，後來經我和你媽仔細勸你，你纔回心轉意，親口應允了。……

黃氏　是呀，蓮兒你自已還應允了的呀。

蓮姑　我因爲爹爹再三逼我，我沒有法子，祇好應允了。原想找個機會和黃大哥商量在過門以前逃到別的地方去。

福生　唔。你居然想逃！

蓮姑　想逃。我多久想逃，祇是沒有機會。第一次打了虎的時候到我家看的人很多，我就想趁那時候逃，剛走到半山遇着屠大爺，我祇好轉來。後來隔過門的日子越近，你老人家越不肯叫我出去。前幾天借着送虎肉纔同張二姑娘到仙姑殿去了一回。因爲有張二姑娘同走，不好問人。便沒有找着黃大哥。

福生　找着便怎樣？

蓮姑　找着了。我便約個日子同他跑。

黃氏　安排跑到那裏去？

蓮姑　跑到城裏去。

黃氏　找誰？

蓮姑　找張家大姐介紹我到紡紗廠做工去。

福生　唔。

蓮姑　不想我沒有找着他，他倒先到我家來了。像受了重傷的老虎似的抬到我家來了。身體瘦到這個樣子，腿上還打一個大洞。……流這許多血。黃大哥，可憐的黃大哥，我是不離你的了。生，死，我都不離你。

福生　我偏要你離開他。偏不許你……。你這種不孝的東西。（猛力想扯開他們的手。但他們死力不放。）

蓮姑　爹爹！

祖母　（同時）福生！

李　（同時）福生！

黃氏　（同時）噯呀。蓮兒，你放手罷。

蓮姑　不。我死也不放手。世間上沒有人能拆開我們的手。

福生　我能够！（暴怒如雷猛力扯開他們的手，拖着蓮姑望房裏走，）你這種畜生，不要臉的畜生，不打你如何曉得利害。（拖進房裏聞撲打聲抗爭聲）哼！你還强嘴不？你還發瘋不？你還喊黃大哥不？你還要氣死我不？（每問一句打一下）

大家　（同時）福生，福生噯呀，不要打。（皆擁到後房去。台上祇剩少年一人，死骸似的倒在竹牀上聞裏面，蓮姑聲，舊病新創一齊裂發。）

少年　噯呀。我再不能受了。（忍痛回顧强起取床邊獵刀）蓮姑娘，我先你一步罷。（自刺其胸而死）

（裏面福生，「你還不聽說不？你還要喊黃大哥不？你做陳家裏的人不？」之聲與竹鞭響聲哀呼「黃大哥」之聲益烈，勸解者號哭者的聲音伴奏之。）

——幕徐下！

（原載田漢戲曲集，現代版）

幽蘭女士

陳大悲

時代　最近的過去

地點　北京

人物

丁葆元　老前輩留學生，北京式的闊人。年齡在五十以內。

丁李氏　丁葆元的繼室，講究修飾，喜歡打牌，不到四十歲。

丁幽蘭女士　葆元前妻之女，二十歲左右，服裝樸素。

丁寶麟　葆元的假兒子，丁公館裏的少爺，十五六歲。

劉鳳岡　葆元的眞兒子，汪成衣舖的學徒，與寶麟同年。

珍兒　幽蘭女士的鴉頭，十七歲。

張升　丁寶麟的眞父親，葆元的心腹聽差，四十開外。

劉媽　丁寶麟的眞母親，李氏的心腹老媽子，與張升年齡相近。

喜兒　李氏的鴉頭，十四五歲。

汪得林　成衣舖的掌櫃，四十多歲。

汪小林　成衣舖的少掌櫃，十五六歲。

汪慧卿　得林的姪兒，曾受教育，幽蘭女士的朋友，年在二十上下。

曹二太太
邱姑太太
邱七少爺
許三小姐　}丁太太的打牌朋友。

成衣匠甲，乙，丙，等等。

警察一人。

第一幕

（佈景　這是闊人丁葆元公館裏的一間書房。陽光由台後正面一半玻璃一半紙糊的北京式窗戶裏透射進屋，晒在靠窗橫擺着的一隻紅木書桌上面。桌之左端，緊靠着窗，右端向着台前。桌上除了照例的文房四寶之外，左端靠窗處擺着一對帽筒；一置「敬求墨寶」一類的宣

紙好幾捲，一置鷄毛帚和一根代表戒方的竹板。桌之右端有一座電話機。中間有一盞花罩的電燈。桌前置一活動椅。椅後有一東洋屏風，面向台之前左方。屏風後面，靠壁擺着幾隻舊式書箱。在書箱與屏風之間，有西式安樂椅一隻，右壁爐火燒得正旺。爐架上面放着大大小小的一擺照像架。右壁上面掛着一張放大的中年婦女像片，這是丁葆元前妻的遺像。書桌之前，靠着正面牆壁，有三個紅木椅子，間着兩隻茶几。左壁下放着一隻洋式的書櫃，裏面亂七八糟的擺着許多外國書籍。由書櫃再向後方看，就是通外面甬道的門。正面牆壁上掛的是古式斑爛的字畫，和一隻很古的自鳴鐘，時針正指着十一點半。）

（注意：舞台上的前後左右是面向看客立着的演員的前後左右。）

（開幕後，屋裏一個人也沒有。只聽得由遠處送來一片清越婉轉的歌聲，漸漸地近來。門開了。走進一位年約二十上下的女學生來。她既不畫明星式的眉毛，也不穿妓女樣的豔裝。只不過是一個平平常常的女學生。她就是幽蘭女士。她是丁葆元惟一的女兒。她手裏拿着一張報紙，眼光若有意若無意的望着那張報。她嘴裏還繼續的唱着歌，緩步走進門來。她的雙眉緊鎖，大約是爲悲哀的歌調所感，也許是受了報紙上一段新聞的激怒。這時候她的情緒是悲是怒，只怕連她自己也不明白。你只看她舉一步，看一眼，就能知道她有無限心事，在方寸中轆轤不定。）

（她走到書桌旁邊一張椅子前面，剛一坐下，正待繼續看那張報，忽然看見她那姣小玲瓏的鴉頭珍兒走進門來。）

珍兒　小姐，您上這兒來啦！我那兒都去找過啦！誰想到您會上老爺書房來的咋？

幽蘭　甚麽事大驚小怪的？我來就來啦。誰還能管住我，禁止我到老爺書房裏來嗎？

珍兒　小姐，您別生氣，我告您一件事。剛纔我到大門口去，郵差正送一封信來。我一看是給小姐您的。張升正走進門來。幸虧我藏得快。要不然，讓他接了去，又得去給老爺瞧啦！

幽蘭　信呢？

珍兒　您別忙呀！信在這兒，（由衣袋中取出一個粉紅信封，遞給幽蘭。）您在這兒慢慢兒的瞧罷。我到外面去望風去。（噗哧一笑）

幽蘭　鬼鴉頭！這怕甚麽的？誰要你望甚麽風？

珍兒　您不怕老爺瞧見嗎？粉紅的信紙可以讓老爺瞧見嗎？

幽蘭　珍兒，你別提啦！提起我的心事……唉！這簡直是監獄的生活！（取帕拭淚）

珍兒　小姐，您別哭！您哭，我也要哭啦！

幽蘭　好，我不哭。你到裏面去看太太起來了沒有。

珍兒　是啦。

（珍兒出門去。幽蘭把報紙放在書桌上，走到屏風後面，坐在那把安樂椅上看信。忽然桌面電話機上的鈴響了。幽蘭走過去接電話。）

幽蘭　喂！你那兒呀？不錯，我們是丁宅。吓？請您低聲說。我聽不清楚。（半晌）呵！你問丁大人嗎？還沒有起來呢。請你待一回兒再打過來罷。（掛上耳機，抬頭看看壁上的鐘。）快到十二點啦。唉！（回頭，眼光與右壁上面掛着的遺像相接觸，不勝悲感的樣子，慢步走到爐前，禱告一樣的默想片刻，又取起爐架上的一張照像，看了一回，把像片按住胸口，目光徐徐向上，嗚咽不成聲。）母親！哥哥！嫂子！我眞想不到……（忽聽得門外有喚人的聲音，她立刻歛住悲容，放好照像，伸出兩手向火取煖。）喔！今日可眞冷吓！（回頭見沒有人進門，精神方始安定，又走到屏風後邊，繼續看剛纔的那封信。）

（張升唱着：『店主東，帶過了，黃驃馬，』嘴裏還帶着咕底東，手裏還拿着一根雞毛撣帚，走進門來。走到書桌邊，舉起雞毛帚向桌上一陣亂打。唱了幾句之後，他覺得疲倦了，打着呵欠坐在自動椅上。劉媽突然進屋，張升嚇了一跳，劉媽跨進一步，站住，戟指向張升，開口便罵。）

劉媽　你這混賬東西！我問你你是甚麼時候滾回來的？

張升　（把雞毛帚向桌上一拍，一躍而起。）怎麼着？我剛回來！你怎麼啦？

劉媽　哼！你倒好！昨晚上，老爺肚子疼得要死，找你去請德國大夫狄博爾。噯！門房裏，號房裏，全都鬧翻啦。這麼些人上大街去找你。東城，西城，那兒都沒你這死鬼的影兒。老爺氣得甚麼似的。今日非叫你滾蛋不可！

張升　叫我滾蛋？那還不好辦嗎？咱們把賬算清了，馬上捲舖蓋給你們看，還不好嗎？甚麼大人！甚麼老爺！還不是他媽的人抬舉人！（解開襟邊紐扣，一手拍胸。）叫他把衣裳剝下來，還不是他媽的一身臭骨頭，給我們當聽差的比一比，瞧瞧有甚麼兩樣的？

劉媽　你怎麼啦？

張升　我怎麼啦？我呀，我今日給他玩兒命！甚麼老爺！老爺的兒子是我生的孩子！我是少爺的老子！叫我滾蛋！你猜我怎麼着？（站起來要走出去的樣子。）

劉媽　（把他攔住）噯！你是瘋了嗎？

張升　你纔瘋了呢！太爺不含糊！要幹，咱們就給他幹！誰也不能怕誰！告你說，腦袋搬了家，核桃大一個疤！我他媽的纔怕他呢！『老爺！』

劉媽　（走到門口看看有人走來沒有。）仔細着，別讓人聽見啦！有話咱們可以慢慢地說，別這麼嚷嚷呀！

張升　我上那兒去說呀？（抬頭看時鐘）你瞧，十二點到啦。給人約定一點鐘還八十塊錢的賬。短一塊就得進區打官司。

劉媽　還誰的賬？咱們多早晚借了人家的？

張升　不是借的，是昨晚上押寶押輸的。

劉媽　（低頭無語者半晌）你怎麼又去耍錢啦？

張升　（高聲）太爺愛耍錢就耍錢，你管得着嗎？

劉媽　噯—噯—把語聲兒低一點，成不成？給人聽見啦，像甚麼樣子？我說，你是短了穿的，還是短了吃的？何苦要跑到賭博塲去鬼混去？

張升　這還不是廢話？他們當老爺，當太太的，沒有一天不要錢。他們也是短了吃的短了穿的嗎？再說，早知道要輸錢，誰還願意賭博呀？廢話少說，有沒有錢？一句話。

（丁葆元的繼室李氏，蓬着頭，披一件皮領的斗蓬，走進門來。她的歲數將近四十，但是看上去只不過三十來往的一位闊太太。）

李氏　噯！張升！這麼嚷嚷的，像甚麼樣子？

張升　『像甚麼樣子？』我知道呢！

（李氏大詫異。幽蘭女士在屏風後面站起來，也露出驚訝的樣子。幸虧李氏沒有看見她。）

李氏　劉媽，你說！張升到底為甚麼事發瘋？

劉媽　哼！還不是老毛病，輸了錢啦。

李氏　輸了多少錢？

張升　就輸了一百塊。

李氏　就說是輸了錢，也可以好好兒商量。不能這樣的放肆。像你這樣的嚷嚷，教人聽見啦，還成個甚麼體統。真是，太放肆啦！你們眼睛裏還有我嗎？

張升　回太太的話，張升今天約好人家，下午兩點一準還他一百塊錢賭博賬。輸了這一回，往後再也不去耍錢啦。

李氏　哼！輸了錢的人都愛賭咒，下回再也不賭啦。我纔相信呢。按說，賭博賬又不是閻王賬，那兒有這麼限定時刻的？

劉媽　太太，您不知道，他們那些賭錢的朋友，那兒像太太老爺們那麼打牌取樂兒？他們那兒有好人？賭棍就是青皮流氓，混混兒。輸了錢不還清，不剝衣裳，讓他回家來，還不是瞧着咱們這宅門兒的面子？太太，您瞧他，還要對我瞪眼發恨呢！

李氏　哼！這樣的耍錢，還有甚麼意思？

劉媽　他知道甚麼有意思沒意思。反正我的錢都讓他一人花完啦。我還有甚麼指望？太太，您是聖明人。您瞧我這像兒很能活下去嗎？（向張升）張大爺，您哪，脾氣也發够啦。您愛怎麼樣，都隨您的便。（哭出聲）我受您的氣也受够啦。誰讓我瞎了眼……

李氏　劉媽！

劉媽　太太，我眞是不願意活啦。我的兒子，我也不要啦。您的兒子，我勸您還是趕快把他收回來。太太，我只有您待我好。我死了之後，也得想法子報您的大恩大德。甚麼都不要啦，我馬上就走。

李氏　（在門口攔住劉媽，掙持半晌。）劉媽，可別這麼哭哭啼啼的。讓老爺聽見了，怎麼辦？

劉媽　我死了之後，兒子是您自己的骨血，（嗚咽幾不成聲）您幹快把他收回來。我是管不着啦。

（劉媽正欲奪門而出。丁葆元恰巧走進門來。屋裏三個人同時現出三種尷尬模樣。幽蘭女士在屏風後面更是著急非凡，要走出來，又縮了進去。丁葆山穿着一件很舊式而又極貴重的皮袍，手裏拿着一支雪茄。脚下穿着一雙京式紙底緞靴。他嘴唇上有很濃的八字鬚，精神十足之中，微微現出一點烟容來。看上去不過四五十之間的歲數。兩道眼光直射在屋內三人臉上，輪流這麼一轉。三個人都好像催眠術施術室裏的受術者。）

葆元　（很冷靜的發音）太太！

李氏　（第一個恢復常態）吓，老爺。（兩人相視片刻）您怎麼又跑出來啦？不怕受風寒嗎？

葆元　好。（點點頭）好。劉媽怎麼啦？哭甚麼呀？

張升　沒甚麼事。劉媽的兒子，在裁縫舖裏學徒。（不能自圓其說的一頓）

葆元　那我知道。她的兒子不是叫鳳岡嗎？還是我賞給他這名字的。他怎麼樣啦？

張升　她的兒子，鳳岡，昨晚上病啦。病得要死。裁縫舖裏的汪掌櫃送太太的衣裳來，帶信要我去看那孩子。我去一瞧，病是很厲害。在人家舖子裏害病，怪不方便似的。

葆元　怎麼着？你們打算帶他回家來嗎？那可不行！萬一是瘟病，或是甚麼別的傳染病，帶進我這宅裏來，那還了得？

張升　回老爺的話，張升決不敢把孩子帶回公館來。劉媽打算送他進醫院去，却又怕花錢。就爲這件事，急得哭啦。老爺，太太。（向李氏示意）這事由兒有張升去料理，您請放心，辦您的事得啦。

李氏　那就很好。張升，你就去開導開導她罷。

（張升與劉媽同出門去。丁葆元頻頻搖頭，在屋裏來回蹀了幾步，歎一口氣，走到書桌右端，放下雪茄，徐徐回頭，向李氏注目。）

葆元　太太！

李氏　甚麼事，老爺？

（四目想對，啞場約半分鐘。）

葆元　太不像樣啦。劉媽跟張升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屢次問你。你老不肯說實話。

李氏　聽差老媽兒的事，你老爺管不着。

（電話機上鈴聲大振。丁葆元回頭去接，隨即坐在活動椅上。李氏坐在書桌邊椅上。）

葆元　喂，你那裏？喔，是啦。甚麼？我就是丁葆元哪。督辦要說話？請他說罷。（停頓片刻）我是葆元哪。您是督辦嗎？噯，噯。紐約的電報昨天已然發出去哪。鈔票嗎？大約十個星期之內可以印得。是，是，但是，是，是，我看，這倒不用去理他們。您那個電報我就不敢贊同。這又何必呢？老實說，這個年頭兒，要顧全名譽就不能做官。要做官，就不能顧到眼前的名譽。天下那有兩全其美的事？哈哈，對囉，咱們誰不是當過學生來的！小孩子們就知道開會，發通電。那些個玩意兒，還不是頂容易對付的嗎？吓？我嗎？等到學生會的代表來，我自有對付他們的辦法。（又一頓）可不是嗎？哈哈哈哈哈哈！散了衙門之後，您在西城公館裏等我嗎？我一準來奉陪。南方帶來的好菜嗎？就可惜我沒有口福。這兩天鬧肚子鬧得很厲害。今天還覺得很不舒服。（又一頓）對啦。可不是吃壞的嗎？這幾天又是為了辦賑災會，應酬更苦。災還沒有去賑，可把我們的肚子都吃壞啦。（又一頓）據順天時報說，日本方面已然沒有問題啦。大約一半天就有人來。是啦。晚六點準到。（掛上耳機）

李氏　倒是您的病怎麼樣？還是您自己上德國醫院去呢，還是請狄博爾來？

葆元　不請不請。呵！我想起一件事來啦。（按桌上喚人的電鈴）寶麟昨天沒有出門吧？

李氏　（納悶）沒有吧。

（張升進門，又遞上一份日報。）

葆元　（接報翻看，取起雪茄。張升替他取火。）少爺在家嗎？

張升　在家。

葆元　昨天他出門沒有？

張升　沒—沒有。

葆元　（瞪目示威）吓？他昨天出過門沒有？快說！

張升　張升昨天去瞧劉媽兒子的病去啦。所以不能說一定。

葆元　混賬！我的命令，不許少爺小姐出門。你是管甚麼的？那些個混賬聽差，號房，不是該你管的嗎？怎麼少爺出門不出門，你還可以回不知道？好，你當差越當越回去啦！從今天起，小姐，少爺，在我出門的時候，溜出門去，你們都給我記在本子上，幾點幾分出門，幾點幾分回家。聽見了沒有？

張升　嗻！

葆元　你去叫少爺進來！

張升　嗻！

（張升走出門。葆元擲下報紙，狂吸雪茄，聊以解恨。）

葆元　太太，這些事都是該你管的。

李氏　兒子我可以管。小姐我可管不了。

（丁寶麟賊頭賊腦的進門。）

葆元　（怒目向寶麟渾身上下打量一遍，然後對他冷笑。）你好！你老老實實地告你娘說，昨晚你上那兒去啦？要照實說。說一個字謊話，我就打死你！

寶麟　（低頭又抬頭，抬頭復低頭，向他父母二人輪流望着。半晌。向他母親。）媽，我—我—我昨天：：：

葆元　這賊樣子我看不得！你給我滾出去，自己去死去！

寶麟　（雙膝跪下）爸爸，我下回不敢啦。饒了我這頭回。

葆元　不敢甚麼呀？你娘還沒明白哪！（啞場半晌）哼！念書吧，不成。寫字，也不成。嫖就成啦。居然的還會在窰子裏發大少爺脾氣！明年我還能給你娶媳婦兒嗎？害人家葉家三小姐的終身？這樣缺德的事我不能幹。

李氏　你當真去嫖窰子嗎？

葆元　說呀！會在窰子裏發脾氣，到家就說不出話來啦？（相對無語半晌）站在那兒幹嗎？還不給我滾出去？

（寶麟撅着嘴，一步一步的走出門去。）

葆元　太太，這是你自己親生親養的兒子。真有出息！你吓，該管教的地方偏不管。不該管的時候兒呢，你又偏要胡管。

李氏　不用說啦。你趕快把他治死得啦。這孩子我是管教不好的啦。不好呢，自然是他自己不好。可是這麼大的孩子，也未必能够去逛窰子。老爺，我勸你別把耳朵當作眼睛。難道說，你親眼見過他在窰子裏嗎？

葆元　怎麼叫做把耳朵當作眼睛，大兒子，大兒媳婦，一個一個都死啦。我的耳朵還能够到那兒去聽小話去吓？

李氏　咦！奇怪啦！難道說，你的大少爺，大小奶奶，都是我要他們死的嗎？（嗚咽，拭淚）你幹嗎不拿一張名片，送我到法庭去，治我謀財害命的罪。（哭得說不出話來）

葆元　得啦，你別儘來這一套，我已然瞧够啦。你不信你的令郎會去逛窰子嗎？

李氏　甚麼？我的令郎！他倒是你的甚麼人呀？

葆元　別忙，你聽我說呀。昨天晚上，直魯急賑會請客，不是我的主席嗎？在擷英番菜館裏，一直吃到十點多鐘。警察廳裏幾個朋友一定要到韓家潭一個上海新來的姑娘房裏打小牌捧場。有朱季老，王玉老，幾個人一塊兒跑到聚美園，先去打一茶圍。近了門，知道沒有空屋子。我們原本就打算退出去啦。掌班的死急白賴的不肯放，說是東屋裏一幫客就快走啦。我們也無可無不可的站了一回兒。誰知道東屋裏的客不答應了！混賬王八蛋的罵街。你知道朱季雲是有名的壞脾氣。當時就掏出手鎗來，要往屋裏去打人。玉芳那時候也喝醉啦。在院子裏撇着山東腔大罵而特罵。屋裏的人也打開帘子，衝出來罵。太太，你猜猜。那為首的是誰？就是咱們家裏的這位大少爺。你教我把臉面往那兒去擱？我今天非治死他不可！他不死，我也不能活啦！我還有臉出去教訓人嗎？季雲，玉芳，他們都是道德維持會裏的主要人物。道德維持會裏這班朋友裏面，大家頂佩服的就是我！他們素來佩服我的家庭教育。老前輩的留學生裏面能够保存國粹，提倡精神文明的，就是我！如今好！（以拳擊桌，猛然站起，聲色俱厲，活像一隻要喫人的猛獸。）太太，你替我想想，我還有甚麼臉面出去上講堂，上演說台？咳！我的家庭教育竟收到這樣的結果！（取帽筒裏的竹板）我今天非要他的命不可！

（電話鈴又響。葆元急將竹板放在桌上，說囑李氏屏頭。葆元接電話。李氏不答應。葆元頻頻搖手，使勿作聲。）

李氏　你要打我，使勁打罷。反正我也不打算活啦。

葆元　喂！你是那裏？（李氏嚷聲益高）咳—咳—咳，太太。（屢屢搖手作勢）吓？我聽不清，你愛鬧，請你待一回兒再鬧。

李氏　好嗎！你眞敢打我啦！

葆元　噢，您是親家嗎？（做出肅然起敬的樣子）是吓。不錯，不錯。我本來就要叫您的電話。可巧您也叫過來啦。我說……（向李氏瞪目，跺脚，搖手，由威迫而央告。以右

手按住右耳。）

李氏　打吓，你幹嗎不打啦？我就等你打死了也好。

葆元　（用高聲作抵禦。）您說的話還有不對的嗎？我本來要來找您談話。哈哈哈哈！巧極啦。小女現在沒進學校，在家裏補習國文。對對。就照這樣辦罷。我這兒是無可無不可的。就是有一層，要言明在先。好妝奩我可賠不起。還是實話。哈哈哈哈哈！好說好說，那兒的話？吓？庚帖嗎？明天清早一準送您公館去。也好也好。哈哈哈哈哈！噯！您的令郎，我雖然沒見過面，可是久已聞名，還還錯得了嗎？眞是『少年英俊』，『精明强幹！』我已經得到好幾方面的報告啦。是，是，是，一定遵命。咱們老哥兒倆還用客氣嗎？馬上就來。回頭見。（掛上耳機。）來吓！（按喚人的電鈴）張升又滾那兒去啦？這班東西！

（張升進門來，站住。）

葆元　趕快開車。就走。

（張升應聲下。葆元站在書桌前面吸煙。李氏也走到他前面。）

李氏　你幹嗎不打死我呀？我長得這麼大，還沒挨過打。父親，母親，都不打我。留着給你打。好，你痛痛快快地打罷。

葆元　別來這孩子淘氣的老玩意兒啦。我何嘗打過你來？咱們說正經話要緊。幽蘭，咱們的女兒，我想把她許給田四爺的第七個兒子。你贊成不贊成？

李氏　這又何必問我呀？你的女兒，我管不着。

葆元　噢！『我的女兒？』你管不着？那麼你的兒子，我也管不着囉。剛纔我駡了你的兒子，實在是冒昧得很。還得請您原諒。

李氏　你說的是甚麼話？

葆元　我也不知道您說的是甚麼話。我要給你商量女兒婚姻的事。你說管不着。這是甚麼道理？

李氏　依我說，小姐婚姻大事，還是給她自己作主的好。

葆元　你又來啦。我頂不愛聽的，就是甚麼自由結婚，自由戀愛的話。你看今天報上，（指桌上報紙）就有一段因爲自由戀愛送了命的新聞。我不許幽蘭上學校，就是因爲如今學校裏的規矩太壞，彷彿是不談戀愛就不能唸書似的。我的家裏就不許有這樣的事。

李氏　你知道你們—喔，咱們的小姐願意不願意呢？

葆元　我管她願意不願意做甚麼？反正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麼大的女兒當然得嫁出去。只要你我商量好了，就

是『父母之命。』

李氏　嘜！我可不敢挨這個駡。將來嫁出去不合適，人家批評起來，他們不說你，就駡我做晚娘的不好。

葆元　沒有的事。我看中的這女婿，再好也沒有啦。你剛纔沒聽見嗎？就是說電話的那個人。田四爺，是北京數一數二的闊人，大帥身邊第一名紅人，你看好不好？

李氏　好吧。你自己看中的女婿，還有不好的嗎？可是我又要多嘴啦。咱們是書香人家，給他們帶兵的人家去結親，你說，妥當嗎？那一年你還打算把女兒送給張四帥去當姨太太去，像片都打算送去啦，要不是我攔住你……

葆元　（打斷他的話頭）這一次比不得那一次。田四爺有福相，將來一定的了不得。我的眼力決沒有錯。

（葆元與李氏耳語。幽蘭想走出來聽，却又縮進屏風後去。）

葆元　（聲音漸高）將來大事成功，全國統一之後，你瞧瞧我！（大拇指一伸，大有不可一世之概。）哼！你瞧着罷！

李氏　那敢情是好。

（劉媽走進門來，看見主人談話正在高興時候，不敢前進，退出門去。）

葆元　（迴頭向門外看）甚麼人？

（劉媽又走進來。）

劉媽　張爺說，車開在門口啦，（向李氏使眼色）

李氏　（暗暗點頭。劉媽會意，退出門去。）劉媽，你照叫他們，老爺就要走啦。（向葆元說，）不錯，我倒差一點兒忘啦。今天約定周少太一點鐘送錢給她。她有一顆頂便宜的紅寶石要賣給我。我這兒還差二百塊錢。你趕快給我罷。

葆元　怎麼你又要錢啦？前天不是剛領過月錢嗎？

李氏　我把身邊的錢，全都給她，還短二百塊。

葆元　唉！能省的就省一點兒罷。

李氏　（發氣）那我就不要啦。

葆元　（重又坐到椅上，從身邊取出一本支票簿來。）要多少？二百塊？

李氏　你開支票嗎？那只要一百塊罷。

葆元　噢！奇怪啦！支票只要一百，現洋倒要二百塊？

李氏　我是體恤你。支票是存在銀行裏的錢。提出一百塊就要少進一百塊錢的利息。現錢呢，反正在你袋兒也無非花啦。

（葆元簽好支票，遞給李氏。劉媽又來了。）

李氏　劉媽，你把這一百塊錢的支票交給張升，我剛纔已然給他說過啦。叫他馬上就送到周宅去。

（劉媽應聲，走出門去。李氏忽然察出屏風後有人，以手指屏風。丁回頭，急取抽屜中手鎗，站起，鎗尖向着屏風。）

葆元　誰在屏風背後？

（幽蘭由屏風後面，一手拭着淚，低頭走出來。）

幽蘭　爸爸。

李氏　小姐，你怎麼躲在這裏面，聽我們說話？

幽蘭　我並沒有存心要聽娘說甚麼話。我看見屏風後面很清靜，所以坐在那裏看書。後來張升，劉媽，都進來啦。他們在這裏……

李氏　那麼你爲甚麼不走出來呢？

葆元　這又是我的家庭教育。哼！

幽蘭　爸爸，我因爲聽見……

李氏　（拚命抵抗的態度）小姐嘴裏不該說的話，我就勸你少說！

（張升手提馬褂進門，走到葆元身邊，幫他穿上馬褂。葆元把兩隻眼睛輪流察看李氏與幽蘭，知道二人都有難言之隱，點頭嘆一口氣。張升走到門口。）

張升　（高聲）老爺下來啦！

葆元　你好！（向幽蘭瞪目）我回頭再給你說話。

幽蘭　我沒有做甚麼對不住爸爸的事。爸爸，您當然也不能做甚麼對不住我母親的事。

（幽蘭手指壁上遺像。葆元向遺像望了一望，若有所感，若無所感，李氏向幽蘭怒目而視，恨不能一口吞她下去。）

葆元　（察出李氏顏色）你好！

（李氏萬分惶恐，驚懼，怨憤，望着葆元大搖大擺的走出門去之後，迴頭與幽蘭四目相對半晌，繼之以一笑。幕徐徐下。）

第二幕

（佈景……這是丁太太宴集牌友的一間客室。佈置得非常華麗。緊靠右壁有一鋼琴。琴前一活動椅上，放着繡緞爲面鵝絨爲心的軟墊。琴左有傘形的電燈架。正面中心是嵌彩色玻璃的門。門外掛着極厚的京式棉簾，與屋裏牆壁上鮮豔顏色不能相稱。正面兩旁各有嵌彩色玻璃的長窗，全都關着，帶着很美麗的絲織簾子。窗前各設一長几。几上有鮮花各一瓶。左壁一玻璃櫃中，陳列西式銀磁杯盤之類的東西。櫃旁有一壁爐。爐火融融，顯出滿屋的富貴氣象。右壁前方小圓桌上有一座頂細緻的電話機。屋之中心紅木方桌上擺着圓桌面，蒙以白布。桌上八隻銀盤中，放着乾果和水果。桌前兩面圍着椅子或小

圓凳。屋裏電燈光輝照得四面發亮。）

（開幕時，張升正忙着由玻璃櫃裏取出銀杯銀碟一類的東西。分陳在圓桌面上，捲着舌尖在那裏吹些不知所云的小調。丁葆元的假兒子，（張升的眞兒子）寶麟，走進門來，在張升肩頭猛拍一下。

寶麟　喂！張升！你怎麼啦？我喊了你半天，你沒聽見嗎？

張升　我那兒聽見啦！別搗亂！一回兒許多太太們都要來啦。當少爺也得像個少爺的樣子。在人身上這麼胡打亂拍，還像個少爺嗎？

寶麟　混賬東西！你配管我？

張升　噯！噯！你別忘啦！太太昨天還吩咐你，不許你駡我。上回爲了駡我挨一頓打，你怎麼又忘了呢？

寶麟　我偏愛駡你！打死我還是要駡你！混賬！混賬！一千個混賬！一萬個混賬！瞧你敢把我怎麼樣？當主人的不能駡你一個奴才，不是要反了嗎？混賬，王……

張升　（急以手作勢嚇住他）你再駡我就揍你。你敢駡我！天打雷劈你這忤逆……（急忙自己忍住不說，惟以目光壓迫寶麟。）

寶麟　（似已軟化，但尚要爭回他做少主人的體面。）豈有此理！主子駡奴才，還算是忤逆！還要遭雷劈！這是那一層天上的天理？（漸爲張升的目光所攝服）我說，張升，你把號房裏那付骨牌藏到那兒去啦？

張升　你又來啦。鬧了半天，原來是爲那付骨牌。你口口聲聲自稱是主人，你就不該跑到號房裏去和那些奴才們要錢。少爺就得給聽差的，汽車夫，馬夫，分一個上下。（以手拍寶麟肩）少爺，主子，我勸你安分一點兒。你把自己皮肉和竹板子去鬬法，你想鬬得過去嗎？我告你說，別的聽差你都可以駡。惟有我，你就不能駡。老天爺知道，誰都可以駡我。惟有你，你這位少爺，就不能駡我。凡是人都得有點兒天性。（怕露出眞像，急忙轉灣。）你忘記了嗎？我把你從小抱到大。你小時候管我叫甚麼的？你記得嗎？我的少爺！

寶麟　我知道你待我好。可是你爲甚麼要把我那付心愛的骨牌藏起來？

張升　少爺，別儘着胡鬧囉。老爺剛纔駡過。說是在窰子裏遇見你。待回兒回公館來，還不知道要怎麼樣呢！你還盡惦記要骨牌！萬一你正在號房裏打骨牌，讓我們査出來，你挨一頓打，我知道你不怕。你是挨駡挨慣的啦。駡完就算完。我們當聽差的這幾個人，陪你去挨老爺一頓臭駡，你倒是好意思！

寶麟　老爺？他今日不能這麼早就回來。今天是小梅的

姨太太做生日，有堂會。外國闊人，中國闊人，都得去捧場去。我知道，老頭兒不到半夜，不能回來。

張升　你忘了老爺有病嗎？

寶麟　病？正經事，他可以挨着病不去。唱花旦的，坤角，他們家裏有應酬，你猜他肯不去嗎？老頭兒就知道罵人不道德，他自己的道德，哼！纔叫好呢！我進窯子去，就算是犯了法。他住在唱花旦的家裏，就算是正當的應酬；老東西！老……

（李氏，劉媽，相繼進屋來。寶麟正罵得高興。）

李氏　哼！少說一點兒成不成？張升，酒席怎麼到這時候還不送來？趕快打電話去催！

張升　噯。（走到右壁前方小圓桌前，取起耳機來。）

李氏　甚麼？這電話是給你們使的嗎？

張升　（悻悻的掛上耳機）是。我到外面去打。

（張升走出門去。寶麟也想跟下。李氏一看見，鼻子裏「哼」的一聲。寶麟就像松鼠一樣的站住。）

李氏　劉媽。你瞧瞧！這相兒還像是個少爺嗎？我瞅着這賊頭賊腦的怪相，我就有氣！

劉媽　這都是老爺教訓出來的。老爺愛罵人。孩子就不知道甚麼叫做廉恥！還好得了嗎？

李氏　對！你這話很對。再好的孩子，讓他這麼亂嚷亂罵，也不知道怎麼樣纔好呢。

寶麟　（胆大了）我眞不知道怎麼樣纔好。爸爸把我當狗一樣看待。我把人的權利都喪失盡啦。我抱着小花兒躺在牀上。我心想，我一個人眞不如他一條狗！

李氏　你也不用說啦。你父親固然把你管教得太嚴。可是你自己要是能够學好，又何嘗不能在家裏溫習溫習舊課。念念書。寫寫字。學問有長進，你父親還能不喜歡你嗎？

劉媽　哼！他纔知道要求學問呢！

寶麟　媽會管教我。我用不着你管！

劉媽　我偏要管！哼！你倒給我擺起少爺架子來啦！沒有我劉媽，你能够活到今天嗎？

寶麟　死老太婆！老狐狸精！

（劉媽大怒，撲上去要打他。他也不相讓。兩人正待扭撦去的時候；被李氏喝住。）

李氏　寶麟！你敢！

寶麟　（走到李氏身邊，作訴寃狀。）媽，您今日親眼瞅見啦。就算是我不成器，好歹是您的骨肉，是她的主人。她配打我吧？她竟敢打我…您還不讓人還手！（背轉身向劉媽）今天我非揍她不可！

（劉媽對他微微冷笑。他更怒不可遏。正在握着拳頭，預備衝鋒，被李氏一把拉住。）

李氏　並不是我要幫劉媽。你仔細想一想，她管你的時候，就是你恨她的時候。試問，管你是不是指望你好？她指望你學好，念書念得好，將來你有一天做了大官，發了大財，她就可以做老太太啦。

寶麟　您是老太太。她這嘴臉，那兒配當老太太。她要想當老太太，除非她的兒子鳳岡做了官。

劉媽　鳳岡做了官，他會請太太去當老太太去。那兒像你那麼小氣？

李氏　慢着，我問你話。你爸爸說你昨兒晚上在窰子裏遇着他。是眞的嗎？

寶麟　（忸怩半晌）是眞的。都是同學們拉了去的。

李氏　人家拉你走，你的腿不願意走，還去得成嗎？你有那樣的好同學！怨不得你爸爸說，如今的學校只會把好人教壞，不能够把壞人教好。所以他不許你們進學校去念書。

（門外送進汽車喇叭聲。李氏凝神側聽。）

劉媽　準是邱姑太太來啦。

李氏　今天輪到在我家裏請客。你給我老實一點兒，不許再滾出去！

（邱姑太太年在四十上下，臉上塗脂抹粉，兩條眉毛也許是剃掉的，也許生來就太淡，畫着兩條墨黑細長的明星眉。令人一看就知道她是一位極愛模仿上海派的北方婦人，因爲她選擇的衣料顏色決不是南方時髦婦女所愛穿的。一種矯揉造作的風流態度，叫人毛骨悚然。她在門前這麼一站，彷彿是在那裏等候輕薄男子叫她的好。）

邱姑　老二吓，你倒是不錯！客來了都不出來照呼。躲在屋裏唱『教子』。好嗎！（慢步跨進門來，向圓桌上一看。）哎喲，你瞧瞧！客還沒到，牌還沒打，酒席就擺起來！我嘴饞，讓我先喫一橘子。（取一橘子剝着喫）

寶麟　（走到他面前，鞠一躬。）乾媽！

邱姑　嗳！我的寶貝兒子嗳！咱們娘兒分這一個橘子喫！（分橘子與寶麟。寶麟不肯受。）哈！乾娘給你喫，你敢不喫！忤逆不孝的乾兒子！我的小寶貝兒哎！（緊抱寶麟。寶麟接了橘子，趕快躲開。她覺得掃興，走到李氏身邊。）妹妹，你瞧你這好兒子！頭幾年，他多麼待乾娘好！這回兒見了乾娘跟仇人一樣！這都是你的好教訓！

李氏　對！對！早半天聽他老子罵我好教訓。這回兒還要受你的埋怨！我這兒子不要啦。誰疼他，就把他帶走。免得留在這兒，叫我挨罵！

邱姑　得啦得啦！誰要搶你的兒子來着？我也有我的兒子！（迴頭一指）你們瞧瞧，這不是我的兒子又跟了來啦！

（邱七少爺，年約二十多歲，穿着極漂亮的西服，吸着長嘴裝着的紙烟，撐着腰，站在門口。）

李氏　（向邱七照呼）七少爺，幹嗎不請進來呀？

邱姑　過來，瞧瞧我這乾兒子，你的弟弟。

邱七　（很神氣的走過來。寶蓀向他一鞠躬。他只略爲點頭。）這是丁伯母的少爺嗎？好些日子沒見，長得高多啦。

（寶蓀慣慣地走出門去。劉媽亦隨之下。）

邱姑　你瞧瞧我的乾兒子多麼有規矩！左鞠一躬。右鞠一躬。誰像你這樣的，擺着東方范倫梯諾的架子！（察出邱七厭惡她批評自己，急轉舵。）老二，你還不知道他這東方范倫梯諾的外號嗎？這是曹二太太給他題的。

邱七　（走到邱姑太太身邊，作嬌媚態。）媽哎！您別提罷。

邱姑　你瞧瞧！提起曹二太太，他的渾身骨頭都軟透啦！你瞧他這相兒。自己兒子都長那麼大啦，還那麼樣的孩子氣！老七，我告訴你說，你幸虧不是我親生的。要是我親生的兒子呀，聽說曹二，就這樣命都沒有啦，我白天沒功夫，半夜也把你治死！不錯，老二，今天您這兒請了曹二沒有？

李氏　噢！昨天不是當着你面約好的嗎？而且她剛來的電話，今天她準到。許三太太不來，劉老太太也不來。她們都上孫督辦公館拜壽去啦！

邱姑　吓？孫督辦公館？誰做壽啦？

李氏　是他們大少爺的舅老爺的四姨太太。好像是二十八歲的生日吧？我要不請曹二，連兩桌牌都湊不齊啦。

邱姑　（向邱七少爺）待回兒，曹二來啦，我不許你給她做那種怪樣子。你要知道，名譽是人的第二生命！她不在乎。她曾在北京飯店裏給那些男人跳舞，開了房間去吃點心，喝香檳。你是幹正經事情的人。不能給她犧牲！你今天再給她眉來眼去的胡攪，給我瞧見啦，我不告訴你老子，我就是你的兒子，不是你的娘！（裝起正經面孔）你要記着，我們是上等社會，頂要緊的就是品行，名譽，三綱五常，禮義廉恥。那種不知道廉恥的人，我就不許你……（以指尖抵邱七頰骨）

邱七　（很叫人肉麻的樣子）我一定聽母親的話。

（張升在門外報『曹二太太來啦！』邱七少爺搶着要走出門去。）

邱姑　老七！你敢出去，我就要你的命！好意思，還打

算去接她！

邱七　我不是去接她。我打算先回家去。免得在這兒招您生氣。

李氏　好啦，咱們有甚麽話，到那屋裏去說，不是一樣嗎？

（邱姑太太與邱七少爺四目相對半響。邱姑太太忍不住笑了。邱七少爺也一笑。）

邱七　我攙您出去。

（邱七攙着邱姑走出門去。李氏亦隨出門。移時，一個十四五歲的小鴉頭，名叫『喜兒』的急急忙忙地走進門來，在桌上，椅上，爐架上，四面去尋覓一樣東西。寶麟在後面躡足走來正想抱住喜兒，喜兒迴頭。）

寶麟　（一本正經面孔）你進來偷甚麽東西吃？

喜兒　誰偷東西吃啦？太太要我來找一個銀的烟捲盒兒。少爺瞅見了沒有？

寶麟　是誰的烟盒兒？

喜兒　是邱七少爺的。

寶麟　別給他找！我瞅見啦，也不能給他這王八蛋！他是甚麽東西！敢給太爺擺臭架子！

喜兒　少爺，您倒是瞅見了沒有吓！

寶麟　（一把抓住她的手，拉她到琴前去。被她推開。）好，你不理我。我也不給你烟盒兒。看是誰彆得過誰。

喜兒　（急得要哭了）少爺，您倒是給我呀！

寶麟　你不待我好。我那兒就能給你呀？

喜兒　好，您不給，讓我走。（寶麟作合抱勢去攔住她的去路，但因膽小，不敢當面抱住她。）您讓我走呀！

寶麟　好，對我笑一笑，我就讓你走。

喜兒　啐！笑呢！我們當鴉頭的，白天忙得要死，晚上不睡覺。哭還來不及，那兒還笑得出來？

寶麟　（學她的聲音）『那兒還笑得出來？』（雙手捧住臉，以兩食指扳下眼皮，兩小指扳開嘴唇兩邊，）哇—哇—哇—哇！

喜兒　（禁不住要笑出來）你再不讓我出去，我要告訴太太啦！

（寶麟嬉皮笑臉的要捉住喜兒。喜兒一溜溜到門口。幽蘭的鴉頭珍兒剛巧走進門來。喜兒乘機溜出門去。寶麟自覺羞慚，將錯就錯的裝起傻來，把珍兒一手握住。）

珍兒　少爺，你別看錯了人！我可比不得喜兒，不能够受你的侮辱！

寶麟　嚏！到底念過書的鴉頭就不同啦！你也知道說侮

辱！

珍兒　對啦，有人格的人，命可以不要，不能隨便受你的侮辱！你別想歪啦！你以爲鴉頭個個都可以受你欺負的嗎？

（幽蘭女士正走進門，看見兩人相持不下的情形，站定，向寶麟歎一口氣，嚥塞片刻。）

幽蘭　弟弟，你歲數也不小啦。我上回沒給你說過嗎？你得穩重一點兒纔對。

寶麟　我又怎麼啦？得罪你啦？

幽蘭　珍兒，你到這兒來幹甚麼？

珍兒　太太打發我到這屋來找喜兒，要我告訴她，嫁奩兒已經找着，不用再找啦。我進門，正碰上少爺攔住喜兒，楞不讓她走出去，他把我也當作是喜兒，一樣的可欺。

幽蘭　我明白啦。你到裏頭去。

（珍兒出門去。寶麟也要跟着出去。）

幽蘭　（嚴正的態度）弟弟，我有話給你說。別走。

寶麟　有甚麼話說呀？問你借一盒雪花膏，你都捨不得給我。你給我還有甚麼話說？

幽蘭　我給你說正經話。一回你對鴉頭們規矩一點兒。你要知道，她們也是十月懷胎父母所生的人。因爲家裏窮，纔會出來給人當鴉頭。可是她們也是和我們同樣的人。人對人，總得有個人樣兒。尊重別人的人格，就是尊重自己。侮辱別人的人格，就是侮辱自己。也許咱們家裏窮啦，你姊姊出去給人家當鴉頭，人家少爺侮辱你的姊姊，你願意不願意？

寶麟　我的姊姊怎麼會給人家當鴉頭？這我就不能相信。

幽蘭　弟弟，我告你說，人類的可貴，就因爲人類有同情心。如果人沒有同情心，就和大街上的野狗差不多。

寶麟　姊姊。我明白啦。（要湊近幽蘭的身子。幽蘭急忙躲開。寶麟覺得非常奇怪。）姊姊，你怎麼不喜歡我啦？

幽蘭　（不便明說的躊躇）大家歲數大啦，穩重一點纔對。

寶麟　呵！我明白啦！姊姊快要嫁姊夫啦，所以就不能不給自己的親兄弟疏遠啦。

幽蘭　吓？你是我的親兄弟？好吧。

寶麟　我不是你的親兄弟？那麼我是你的甚麼人？好哪好哪！你還沒出嫁，就連自己的親兄弟都不認賬啦！

（與幽蘭年齡相彷之許三小姐，穿着極時髦極豔麗的服裝，輕輕地走進門來。這時候已經走到幽蘭背後，兩手掩住

幽蘭兩目。）

幽蘭　是誰呀？別瞎鬧！

寶麟　是許公館裏的三小姐。

（寶麟說完話就走出門去。許三小姐撒開手。幽蘭擦了眼淚，向許三小姐身上上下打量。）

幽蘭　三姐，你眞會打扮！你眞快樂！

許三　唉！古人說的，『浮生若夢，爲歡幾何！』我要是不會自己尋快樂，只怕我這條命早就沒有咧。我問你，你們在這兒鬧些甚麼親兄弟晚兄弟的？到底是怎麼回事吓？

幽蘭　他要拉住我的手說話。我把他推開。他就說我不認他是親兄弟啦。

許三　那麼你相信他是你的親兄弟嗎？

幽蘭　咦！怪極啦！自己的親兄弟，還有甚麼相信不相信的？

許三　好吧，是我失言，問錯啦。請您別再問我罷。

（走到琴前椅上坐下）

幽蘭　（端一圓凳，坐在她旁邊。）好姊姊，我求您告誦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許三　你眞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

幽蘭　我疑惑的日子很多很多了。今天更把我弄得莫名其妙。好姊姊，我聽您的口氣，您是一定知道的。好姊姊，請您告誦我，只要一句話，裁縫舖裏學徒的，那個劉鳳岡，是不是我的親兄弟，

許三　是劉媽的兒子嗎？

幽蘭　是的。他到底是不是我的親兄弟？

許三　我可不敢作證人，證明裁縫舖裏的徒弟是你的親兄弟。但是憑我所見所聞的情形看來，這大概是事實。我先問你，你爲甚麼今天很注意這個問題？

幽蘭　今天早上，我聽到兩件怪事。第一件，就是剛提起的我的親兄弟問題。第二，就是我父親又打算把我當作禮物去送給一個軍閥的兒子。

許三　這第二個問題，我也略有所聞。待回兒再給你商量。這回兒咱們先把第一個問題給解決啦。

（珍兒走進門來。兩人立即停止不說。）

珍兒　太太叫我問三小姐，打牌不打牌？

許三　珍兒你走過來。（珍兒走近她）她們够手不够手啦？

珍兒　够是够數啦。正好打兩桌牌。太太說。三小姐如果樂意打，太太就讓三小姐打，因爲她有點兒不舒服。

許三　你去給太太說，只要她們够手，我就不加入啦。

（珍兒剛一轉身。又被她喚住。）珍兒，我剛進門的時候，看見劉媽的兒子也來啦。你瞧見了沒有？

珍兒　是的。鳳岡在廚房裏。

許三　（向幽蘭）我看，我還是去看她們打牌去。你叫珍兒去把鳳岡帶到你房裏去。你只看他的眉毛和眼睛，到底像甚麼人？珍兒，你就陪着小姐。太太那邊，我自己會去。

（許三小姐很高興的走出門去。）

幽蘭　你去把鳳岡少爺請進來。

珍兒　老媽子的兒子都稱少爺？

幽蘭　你準知道他是老媽子的兒子嗎？

珍兒　不錯，我也很疑惑。爲甚麼鳳岡的眼睛活像我們老爺。他的鼻子和嘴又像我們太太。

幽蘭　他如今在廚房裏做甚麼？

珍兒　在廚房裏挨了劉媽一頓臭罵。這回兒還沒吃早飯呢。

幽蘭　你去瞧瞧。萬一沒人看見，你就把他帶到這兒來。

（珍兒領命出門。幽蘭一人在屋裏來回走了幾步，心神很不定似的。一回兒又到門口，向兩邊望了一望。又回進屋來，懊悔了，心想不該去找鳳岡到這裏來，又想去喚珍兒回來。恰巧珍兒帶着鳳岡進門，鳳岡穿得很薄的衣服，髮長面垢，但是精神很活潑。幽蘭站定，對他身上細看一遍。）

珍兒　你去見小姐去。

（鳳岡走到幽蘭面前，撲通跪下。幽蘭急往後退。寶琳在門外窺探。幽蘭揮手教鳳岡站起，鳳岡擦着眼淚，站了起來。）

鳳岡　小姐，是您叫我來嗎？

幽蘭　你別叫我『小姐』。你從今以後，嘗叫我『姊姊』得啦。

鳳岡　我不敢，小姐。

幽蘭　你念過書沒有？

鳳岡　就認了幾個字，沒有念書。

幽蘭　你爲甚麼要哭？

鳳岡　我媽告我說，太太吩咐下來，從今天起，不許我再進您這宅門兒來！我媽沒有家！（哭聲）我也沒有家！您這宅裏的廚房，就如同是我的家！這兒不許我來，我就無家可歸啦！

幽蘭　你不要哭！（自己忍不住的淚早已滾落，急用帕暗拭。）我給我母親說，讓你常常回來，并且還要送你去念書。你願意不願意？

鳳岡　我願意念書。我不願意學做裁縫！念書多快活，又有唱歌，又有踢球，玩兒，體操。裁縫舖裏，白天做一天工，晚上還不睡覺。給師娘抱孩子，還要給師父倒夜壺！少掌櫃還要發脾氣！小姐，您瞧瞧，我這裏都打破啦！

幽蘭　你餓不餓？（寶麟又在門口一閃。）

鳳岡　我還沒吃早飯，我媽就把我叫了來。

幽蘭　珍兒，你到廚房裏，去找點兒東西給他吃去。

珍兒　那我不敢去。您還不知道劉媽的厲害嗎？她不給他吃飯，我偷着去給他吃，劉媽就會叫太太來駡我。

幽蘭　那麼你到我房裏找一點乾點心來給他吃。

（寶麟又一閃，珍兒出門去。幽蘭對鳳岡臉上細看。寶麟在門外大樂。幽蘭伸手要去理鳳岡的頭髮。忽一轉念，急忙縮回。）

鳳岡　小姐，您眞肯讓我去上學嗎？

幽蘭　那有甚麼不可以的？

鳳岡　那麼，我聽我母親說，小姐自己，（一頓）……老爺還不許小姐上學呢！

幽蘭　（提起傷心事，益覺悲憤不能自禁。）吓！我的不能上學，那是另外有個緣故。

鳳岡　那我也知道。

幽蘭　（很驚異）你知道甚麼？

鳳岡　我知道……我……我不敢說。小姐，您可別生氣。

幽蘭　我決不生氣。你說罷。

鳳岡　您給我們掌櫃的姪兒通過信沒有？

幽蘭　沒有吓！你們掌櫃的姪兒姓甚麼？叫甚麼？

鳳岡　就是在大學裏教英文的汪慧卿。

幽蘭　哦！他就是你們掌櫃的姪少爺嗎？

鳳岡　小姐，我的話都給您說啦。您眞願意送我進學校去當學生嗎？

幽蘭　弟弟，我一定送你進學校去！

鳳岡　我謝您的恩典。您就勝如救了我的命。（心不由自主的跪了下來。幽蘭幾乎也要跪下去攙他。寶麟哈哈大笑，走進門來。）

寶麟　哈哈！自己的親兄弟就要講規矩！老媽子的兒子，一見就跪下拜天地！好！我去告訴母親去！

（鳳岡欲乘機逃出門去，被寶麟一把揪住。）

幽蘭　（理直氣壯的抵抗）弟弟！（拉鳳岡的手）你不用怕他！我認你是我的親兄弟！他是一個與我毫不相干的人！

寶麟　好吧！（高聲喊）你們來瞧哦！丁公館裏的大小

姐，和我並館裏的徒弟拜天地囉！

（鳳岡十分驚懼。幽蘭一把將他拉到自己右邊，站在兩人中間。寶蓀做出得到勝利的得意樣子。丁太太，李氏，與劉媽，二人走到門口，站住。）

幽蘭 （看見她們來了，故意的向寶蓀說。）我偏不認你是我的親兄弟！

（幕落。）

第三幕

（佈景：：還是丁太太的辦公室。牆壁窗戶與第二幕是一式的。惟爐火更旺，電燈更亮，陳設更加富麗。兩邊各擺一牌桌。桌旁各有陳列乾鮮菓品的碟子，和烟盒烟灰碟等等。兩桌之間，略近前方設一小圓桌。桌上擺着極高貴的外國酒，多半是時髦女子所喝的酒。一排小玻璃酒杯。桌旁幾隻軟墊的椅子。左前方一隻茶几上有電話機。）

一開幕時，邱姑太太，邱七少爺，許三小姐，和那位大名鼎鼎的曹二太太，四個人正圍着左桌打最後的一副牌。那一桌上牌已打完，客已散去。桌上還剩着骨牌和吃過的點心碗。小鴉頭喜兒靠着空桌打瞌睡。）

邱七 我倒偏不信，偏要打掉他！發財！誰要？

曹二 我和啦！我和啦！（站起，伸腰。）

邱姑 （怒向邱七）你真愛搗亂！你有一隻發財，爲甚麼要留着到這時候才和？

曹二 你這位母親，管教兒子也未免太凶啦！翻牌還要干涉？

邱姑 這才怪呢！我管我的兒子，與你曹二太太有甚麼相干？

曹二 好，好！反正怪我肚子不爭氣，生不出兒子。

邱姑 你這不是譏笑我嗎？你知道我生不出這樣大的兒子！老七，我偏不答應，你給我翻過來，我看！

邱七 （翻牌給大家看）你們看罷，許不許我打？

許三 還好還好！要是這一副牌和出來，還了得！

邱姑 （向邱七冷笑）好，好！我明白！咱們娘兒倆，回家再去算賬去！

許三 你們別儘抬槓，還得算和哪！我這兒是二十六和。

曹二 三百六十和。

邱七 二十四和。

邱姑 二十四，三十六和。

（四人數籌碼，算賬。邱姑太太氣憤憤地由身旁一個小皮包裏取出一大捲鈔票，數了幾張與許三小姐，又數十多張

給曹二太太。）

曹二　忙甚麼呢，明天再算罷。咱們還有舊賬呢。（又伸一次懶腰，打一呵欠。）

邱七　娘給我一百另二塊。（向曹二）你該給我四十二，對不對？（媚笑）

邱姑　（怒不可遏的站起）好，今天你們全贏啦！就我一個倒楣的該輸錢。（向曹二）我以先還短你多少？

曹二　不忙，不忙。算他幹嗎？

邱姑　我瞧，今天是二百八。（細想）那天在汪總理公館裏該你二百。一共是四百八。先還你整數，四百。（數鈔票遞給曹二）

曹二　何必這麼忙呢？（離座，取烟捲，點火狂吸。）

邱姑　鬧了半天，我們的主人到那裏去啦？

許三　剛纔好像還在我身背後，看我的牌呢。

邱七　不對，半天半天沒看見她啦。

邱姑　喜兒，你去請你們太太去！（推喜兒，醒了，看了一看，又埋頭在臂彎裏，睡着了。）你看看這些鴉頭！我也不知道她們當鴉頭的偏愛瞌睡。我有這樣的福氣就好了。（向曹二）老二，我也不知道怎麼樣，近來老不肯睡着。據醫生說，這名爲甚麼濕棉症。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濕棉還是乾棉。反正胃裏有濕氣，那倒是眞的。得虧我這兒子孝順我。老子不回來，他就老在我房裏，給我捏背。一直到我睡着之後，喊我幾聲不應，他才敢去陪他少奶奶。你說他孝順不孝順？（十分得意的樣子）

曹二　所以囉！我說你不信！自己肚子生出這樣的兒子來，那就要在二十四孝之外，添一孝啦！

邱姑　怎麼你老愛給我抬槓？

許三　好啦，咱們該走啦。（推喜兒）喜兒，你去請太太去！

邱七　不對，我知道她的毛病。你告她，太太來啦，準會醒！

許三　喜兒，太太來打你啦！（嚇得喜兒急忙站起，兩手揉眼）你晚上沒睡覺嗎？

喜兒　（四面一望，不見太太，心始坦然。）睡也睡一回兒。要等大家睡了才許我睡，天沒亮就得起來掃地。

（李氏正由門外進來，聽見喜兒訴苦，有氣正沒處出，走到喜兒身邊，老鷹吊小鷄似的一把抓住她的肩頭，往身邊一拉，一手揪住她的耳朵，一手渾身使勁的擰。痛得喜兒高聲叫『哎唷！』）

李氏　『哎唷！』好賤貨！你會對太太們訴苦，求她們

給你伸寃！明天你還會到甚麼婦女會去告我，叫她們把我當菀啦！（又拼命的揍她身上）賤骨頭！你敢！

許三　好啦好啦！饒了她罷！

李氏　（向許三）好，我看你們的面子，今天饒她不死。你問她，下回還敢向人訴苦嗎？

許三　（向喜兒）你說罷，下回不敢啦。

喜兒　（哭得接不上氣來）下——下回再也不敢啦！

邱姑　（打呵欠）喜兒，你到外面去，看我們的車去。

（喜兒嗚咽着走出門去。正和劉媽撞一滿懷，被劉媽在頭頂上打一栗泡。）

劉媽　小鬼！又在那裏哭啦！

邱姑　這些鴉頭們，眞像是一個娘胎裏生出來的，一打就會哭，一哭就沒完。生就得有那一種賤相！

許三　對啦！她們也不知道前輩子造了甚麼孽！不錯，我們還要質問主人呢。爲甚麼老大的半天，主人不出來陪我們？

李氏　還不是爲了孩子們淘氣的事！

邱姑　聽說你們的小姐快要出嫁啦！說的是田家，對不對？

李氏　是的吧？聽他們父親正在那裏說着呢！

邱姑　是田四帥的七少爺，對不對？

邱七　那是我的好朋友吓！

邱姑　對啦！跟你是一塊料！八月節的時候，我還聽你說，他還在花柳病醫院裏住院呢！花了好幾千塊錢，才把病治好。

邱七　媽，您別說啦！破壞人家的婚姻，有甚麼意思？

李氏　姑太太，您這消息是眞的嗎？

邱姑　哎喲，阿彌陀佛！別傷口德！是我說錯啦！也許是我記錯啦！反正你們老爺看中的女婿，決沒有個錯，請您放心罷。

李氏　不對，這事由兒，我不能不打聽清楚。萬一將來嫁過去，我們小姐不滿意，別人議論起來，不說他父親糊塗，一定說是我這晚娘存心要害她！我這寃枉擔不起！姑太太，您既知道這家人家的底細，就請您給我說實話，免得我日後挨駡！（邱姑太十分躊躇的樣子）

邱七　我替我娘說一句罷。這位少帥品貌倒還不錯，就是帶一點兒老粗兒的遺傳。說他荒唐吧，也未必。逛逛闊闊，那是少爺們難免的事。老實說罷，您在這個年頭兒，要找好女婿，實在是件很難的事。不是荒唐鬼，就是大飯桶。依我看，與其把女兒嫁給一個大飯桶，還不如嫁給一個荒唐

到不那麼過分的孩子。

邱姑　對啦。這話說得有理。不過，象你這個樣子，還算是荒唐到過了分沒有呢？

邱七　娘，您怎麼又說到我頭上來啦？

曹二　少說閑話，咱們趕快預備走罷。這屋裏太熱。我要出去吸點兒新鮮空氣才好。你們覺得嗎？今年的天時不正，這該下雪的時候，還這麼煖和。我看明年準要鬧春瘟。

許三　你說錯啦！我們這些屋子裏的天時不正。外邊兒，大街上的天氣，倒是很正的。昨晚上我們胡同口，還凍死一個拉洋車的，和一個要飯的。聽說大前天還有警察在半夜裏凍死的呢！這那裏是天時不正？這分明是人心不正罷囉。

邱姑　得啦，別對牛彈琴囉。咱們的車倒是怎麼樣啦？

劉媽　你瞧瞧這死鵝頭！叫車去，也不知跑那兒去睡着覺呢！

（喜兒恰巧進門來，走到李氏身邊。）

李氏　叫的車怎麼樣啦？

喜兒　張爺說，請邱太太待一回兒。邱公館開車的金寶跑到胡同口去瞧熱鬧，還沒回來。

李氏　胡說八道！半夜三更，還有甚麼熱鬧？

喜兒　聽說是，胡同口周木匠家裏，有七八個人在那裏打牌。讓警察查出啦。還有烟鎗，烟燈，許多東西。

邱姑　活該！做手藝的不正經幹活，耗着功夫打牌。輸了錢，還有個不偷不搶的？警察再不管他們，北京城裏簡直就沒王法啦！

許三　那麼如今到底有王法沒有呢？

邱姑　得！得！咱們別抬槓！我沒學問，鬪不過你！你是進過學堂的，趕明日把婦女甚麼會的人滿都邀了來，把我揍一頓，我那兒去訴寃去？

許三　不怕呀！你還可以請出你的王法來治我呢！哈哈哈哈！

（大家一齊笑了。張升進門。）

張升　邱太太的車來啦！

許三　我們的呢？

張升　許宅的，曹宅的車早就來啦！照呼點燈罷？

（大家一齊站起。張升出門喊『都下來啦！』邱姑太太與曹許告別，扶在邱七肩頭，先自走出門去。許曹二人相對一笑跟着走出去。李氏送到門口。劉媽跟着諸客出門。）

李氏　你去瞧，少爺睡了沒有？

喜兒　沒有睡，剛在號房裏跟張爺他們打牌呢！

李氏　用不着你挑是非！你去叫他來！

（喜兒出門。李氏沉思半晌，咬牙切齒的站起。寶麟進門來。喜兒跟上。）

寶麟　姊姊好幾回要走出門去，都讓門口站崗的衛兵攔住。

李氏　她呢？

寶麟　她這回兒去睡覺去啦。我猜她準睡不着。

李氏　為甚麼睡不着？

寶麟　媽，您還不知道嗎？

李氏　我那兒知道呢？

寶麟　她呀，哼，還不是在那裏想劉媽的兒子劉鳳岡！

李氏　（幾乎被他逗笑）嗎！你知道甚麼呀！

寶麟　哼！我不知道！我瞧着他們兩口子跪在地下，拜天地，私訂終身。就可惜有一樣不合適。

李氏　甚麼不合適呀？

寶麟　海誓山盟的私訂終身，應當在後花園裏纔合適。

李氏　呸！你弄錯啦！

寶麟　噯！我才不會弄錯呢！這一眼睛瞧見他們拜天地。那一眼睛也是瞧見他們拜天地。這還有個錯嗎？

李氏　你知道他們兩人是甚麼關係？

寶麟　還不是未婚夫和未婚妻！

（丁葆元剛進門來，聽見寶麟最後的一句話，大發雷霆。）

葆元　甚麼叫做「未婚妻？」

寶麟　（理直氣壯的要撒動是非，忽被葆元的目光鎮住。又被李氏搖手止住。）我說的是姊姊的事。

葆元　姊姊！姊姊怎麼會有未婚夫？

寶麟　姊姊是有未婚夫的！我還——

葆元　你還怎麼樣？

李氏　（作極可怕的表情恐嚇寶麟）你敢胡說！我就打死你！

葆元　讓他說呀！

李氏　他嘴裏還有甚麼好話？他瞧見姊姊在房裏哭，問我姊姊為甚麼要哭。我就告訴他，您要把他姊姊嫁給田家。他說他見過田家的少爺。田家的少爺就是他姊姊的未婚夫。你信他胡說八道的！準知道他瞧見的姓田的就是你說的那個孩子嗎？

（寶麟此時已低頭不敢作聲，任憑他母親當面教他撒謊。）

葆元　小孩子儘滿口胡說，你也會老老實實地坐着聽

她！不錯，幽蘭睡了沒有？我還要問她話呢！

李氏　早就睡着啦！甚麼時候啦！你有話，不能够明天問她嗎？

葆元　你瞧她喜歡不喜歡嫁田家去？

李氏　這才是笑話呢！她又沒知道田家的孩子到底是個甚麼樣兒，那兒提得到喜歡不喜歡呢？

葆元　我猜她要是知道了田家的底細，她一定會喜歡的。老實說，像田老四那樣的門第，除了咱們這樣的人家，誰還能够找得到這樣門當戶對的美滿姻緣？

李氏　喜兒，你站着快死啦？還不趕快給老爺脫靴子？

葆元　（坐在軟墊矮椅上。喜兒上前替他脫下一隻靴子。）鞋還沒取來，就脫靴子，好聰敏！

李氏　（打喜兒頭頂）睡昏啦？真聰敏！你會在我請來的女客面前告狀，說我虐待你，不許你睡！是不是？照呼回頭我要你的命！

（喜兒拭着淚走出門去。葆元看她出門之後，對李氏搖搖頭。）

葆元　當着她的面，我不願意說你。鴉頭這麼大啦，能够不打，還是不打的好。打疲啦，倒反而沒有怕懼啦！

李氏　哎唷哎唷！早着呢！我還沒打算送給你老爺呢！就這麼疼她囉！將來你還不能够留她，叫她打我，報仇？

葆元　（看見寶麟暗笑，想溜出去。）這些話，也該當着孩子們的面說的？我勸你少打，完全是好意。你就這樣的誤會！寶麟，你別走！

（喜兒取鞋上，替葆元脫靴穿鞋。葆元指一圓椅，以目示意，命寶麟坐下。）

李氏　你今天不是西城公館裏去啦？

葆元　不去吧。聽說她又病啦。

李氏　病啦？你怎麼不去陪陪她？你知道甚麼病？

葆元　管她呢。死了也無非是蹧壞幾千塊錢就完啦？寶麟，你別走，我還有話給你說。我本來打算回來打你一頓。現在改變宗旨，不打你啦。我要你聽我幾句話。你父親並不是不識時務的老頑固。我也留過學。我也當過革命黨，遭過通緝。我也在演說台上出過鋒頭，打過全國各報館各機關的通電。這些小孩子的玩意兒，未嘗不可偶一爲之。但是做人要跟行船一樣。海面上行船，張帆要張得早，收帆也得收得快。最忌的就是張滿帆。人不能一輩子遇着順風。你要明白這個哲理，無論當革命黨也好，當官兒也好。一輩子也吃不了虧。

（喜兒斟上三杯茶，各遞上一杯。李氏喝完茶，就走出

屋去。）

葆元　（喝完茶，精神更足，繼續發揮。）你看周子剛周老伯，他是前清赫赫有名的革命領袖。兩江總督出過十萬圓的賞格，要他的頭袋瓜。反正時候，他還當過一陣副都督。後來鬧翻啦。又當第二次的亡命之徒。你瞧他如今怎麼樣？這都是因爲他轉舵轉得快，收帆收得早。民國三年他們同黨的有好幾千塊錢的，爲首的就是他。他一看風頭不對，單身一人到北京來告密。四十多個同黨，按着花名冊，一個個的拿住，全都在長沙槍斃啦。他從此就走紅運。如今甚麼都有啦。讀聖賢書，第一就該明白識時務者爲俊傑。念死書，只能够一輩子當窮書呆子。還能做大官，發大財嗎？（寶犇偷偷地打一呵欠）就說昨晚上你跟他們去嫖吧。嫖也並不是壞事。北京從前有好幾個飛黃騰達的大人物，都是在窰子裏嫖出路子來的。但是你還沒到那時候哪。年輕的時候兒，用功苦學，抖擻精神，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就所謂『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會吃苦的人沒有一個不能成大名，發大財的。

寶犇　那末有許多……

葆元　問呀問呀！『一隅三反』都是問出來的呀！

寶犇　那末那些拉洋車賣苦力的吃一輩子的苦也沒有見一個成過大名，發過大財……

葆元　唉！這就是過激派的赤化思想囉！我不許你進學校，就因爲怕你們沾染過激派思想。我當留學生的時候，絕對的不相信命運。後來才知道錯啦。命運眞是不可思議的東西。他們拉洋車，賣一輩子苦力，就因爲他們沒有做官發財的命！要不然，當苦力的，全都成了闊人，這世界可就更不得了啦！

寶犇　那麼要怎麼樣才能够有當闊人的資格呢？

葆元　你聽吓！你要知道如今的世界和我們小時候兒又不同啦。你祖父教訓我，做人要外圓而內方。如今我要教你練成外方而內圓。古時候人心端正。所以爲人處世，不可不圓。而居心却不可不方。這種處世法叫做『制錢式的處世法』。你看那小銅錢，不是外面圓而裏面方的嗎？古時爲人，就拿這制錢做比喻。因此叫做『制錢式的』。如今可不同啦。如今這年頭兒，非得磨練成功『膏藥式的處世法』不可。今天甲黨勝了，我就是甲黨的先進，明天乙黨强了，我就利用機會，去做乙黨的領袖。外面要做得方方正正。心裏面可要圓得的溜兒的滾得過來。我要你一輩子記住，這『膏藥式的處世法』是當今爲人處世的不二法門。

（葆元做手勢要喜兒取雪茄烟。喜兒送烟點火。葆元大

吸大噴。眼光跟着噴出的烟霧出神，又望週圍一看，顯出自滿自得的樣子。）

葆元　你看看，我們這家庭多麼興旺！夫，妻，兒，女，樣樣齊全。富貴榮華，那樣缺少？要不是明白『膏藥式的處世法』這種哲學，那裏能够到這個地步？再說我的家庭教育，也是我一班朋友們所欽羡不置的事。大家都說是『北京城裏第一模範家庭！』雖然他們誇得未免過了一點兒火，但是——模範雖不能算，圓滿却很圓滿了。你姊姊嫁到北京首屈一指的闊人家裏。明年再給你娶了親。後年我和你娘就可以抱孫子。你想這家庭多麼圓滿！眞可以當得『雖南面王不易也』那句話啦！

劉媽　（在門外拍桌大罵大哭）我明天一定不幹啦！太太，你給我算淸工錢，馬上就捲鋪蓋，滾蛋！你的兒子還我！我的兒子還你！錢算得了甚麼事？我也不要啦！

葆元　（站起來問）甚麼事？又鬧起來啦！

（李氏站在門口，做手勢，要葆元坐下。）

李氏　劉媽喝醉酒啦。沒有甚麼事！你不用問。

劉媽　（在門外又嚷）那一個王八蛋才喝醉了呢！

李氏　（向葆元搖手）沒有事！沒有事！你不用問！

葆元　（皺眉跺脚）唉！我的圓滿的家庭！好！好！『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我不問，我不問！（向寶麟）你給我記着，今天給你說完啦。明天還得叫你姊姊出來商量她的婚姻大事。這件事如果辦得圓滿，我們的家庭，哈哈，往後還要比今天圓滿呢！

（幕落。）

第四幕

（佈景……汪得林成衣鋪。後方偏右爲鋪門，常有行人及警察等來往門前。偏左靠壁擺着一張方桌，牆上掛關壯繆像。桌上有財神龕等等的東西。屋中偏左有一縫衣工桌。兩邊照例擺着長條板凳。工桌上面，懸空橫着一根掛線用的竹竿。右壁一小門。門裏是臥室。門外設一几兩椅，專備來賓坐的。）

（幕起時，幾個成衣匠正忙着工作。鳳岡站在工桌一端做小活。汪得林剛喝完了早酒，吸着旱烟，興致勃勃地，由臥室走出，監視各人工作的勤惰。）

得林　錢爺，丁太太那件狐皮旗袍今天非送去不可。先給她趕出來得啦。

成衣甲　（略加思索）不行。明天還得不了呢。非得後天不可。

得林　那那兒成！丁太太的脾氣，咱們還不知道嗎？你

把別的活先擱一擱。把她的狐皮旗袍先趕出來再說。（走到鳳岡身邊，看了一看。）這一條鈕絆兒還要綉花那麼綉！（以旱烟桿擊鳳岡頭頂）我瞧你，簡直的，越做越回去啦！

鳳岡，（惶悚忍淚）我下回不敢啦。

得林　瞧瞧！你這賊樣子！

（得林的兒子小林剛由外面玩耍回來，進門時，手裏還拿着一個彩色雞毛的毽子。他的歲數與鳳岡不相上下。儼然是一個街面上的野孩子。流氓氣學得十足。）

小林　（在案板上放下毽子，望鳳岡發狠。）鳳岡！我叫你給我在這皮袍上面添一個袋兒。你昨日晚晌幹嗎沒給我做？

鳳岡　（驚惶）請您這回兒脫下來。我馬上就給您做。

小林　你他媽的賤骨頭！這不是存心要大爺的面子？你知道我就這一件袍子！你要我脫下來，跟你一樣的穿短衣，對不對？（握着拳頭打鳳岡腦袋）

鳳岡　（抱住腦袋）我就做，少掌櫃！

小林　你們瞧瞧！宰田雞的時候，田雞的兩條前腿，也是這樣的抱住腦袋瓜兒。你們瞧，像不像？我就把你當田雞宰！（一手去擰他的臉，被鳳岡一手擋開。小林故意誤認爲鳳岡回手打他，怒極，拍案大罵。）你這小雜種！寡婦的兒子！你敢打你少掌櫃嗎？好！你眞要造反啦！（跑進臥室去，取出一根門閂來，使勁往鳳岡頭頂上猛打下去。得林急忙奪去門閂。小林急得暴跳如雷。）好罷，你們這一羣狼心狗肺的！瞧着徒弟打少掌櫃，你們還打算幫他！你們都是他媽的一羣共產黨！阿呀，我的媽呀！（假哭大嚷）

（張升由外面進門。小林一見，哭聲頓止。賊頭賊腦的躲進臥房去。站在門口偷瞧。）

張升　掌櫃的，太太問你們，狐皮旗袍做得了沒有？

得林　（放下門閂，滿臉堆着笑容。）張爺，您請坐呀！鳳岡，趕快到間壁周三嫂子舖裏取一包烟捲兒來！（張升搖手）呀，不錯，我可又忘啦。您是不愛抽煙的，對不對？

張升　別忙這些個事。太太的皮袍子倒是怎麼樣啦？（坐下）

得林　錢爺，怎麼說？（坐下，劃火吃旱烟。）

成衣甲　明天罷。

張升　又是明天！北京城裏，裁縫多極啦。要不是我，你們這一筆買賣早就沒有啦。

得林　可不是嗎？多虧您還給我張羅許多買賣。要不然，我這小買賣做不成啦！您多聖明！太太的活，又不是麻麻虎虎可以趕出來的。差一點兒就得重做。（指成衣甲，伸

一大拇指。）這位錢師父，新近上海回來。我因爲聽太太說，要換南方裁縫，我就趕快的把這位錢爺請回北京來。噯！您瞧着罷！太太這件皮袍，一穿出去，讓行家這麼一瞧，準說是在上海做的。

張升　還有八月節的賬，太太沒給你算清吧？

得林　還差一半。要不然，您那份兒底子錢，我早就給您送您自己公館裏去啦！一共是二十八塊。等太太錢下來的時候，我準送去，沒錯兒。

張升　（很發怒的樣子）我說——

得林　（站起來）嗻？

張升　鳳岡又淘氣啦，對不對？

得林　您是聖明人。您知道我們這小手藝，也是軒轅皇上一脈傳下來的。所以——您瞧——呃——您還不知道——

張升　不用說啦。我知道這孩子不成器。一輩子也學不出手藝。昨天無緣無故的跑回宅裏去，讓上房知道啦。今日太太傳下話來，永遠不許他離開這舖子。你要讓他胡跑，我可担擋不起。

得林　嗻！噯！鳳岡，你聽見了沒有？你們老太爺傳下話來啦！永遠不許你出我這店門。

張升　你給我滾過來！（鳳岡走到他身邊，低頭站住。）我不給你一個痛痛快快的信，你一輩子也記不住！你記着罷！（站起，踢了鳳岡幾脚。）你是生就的賤骨頭！你想回公館，當少爺去，對不對？我問你，你怎麼會跑上房去見小姐的？

鳳岡　（不善於撒謊的表情，又像默認，又像要抵賴。）我——是小姐——我沒進去找小姐！

（得林與小林聽到這樣奇怪的新聞，急得眼珠都要跑出眼眶來。案桌上的裁縫都爲好奇心所征服。全場靜默半分鐘之久。）

張升　好罷。我也不打你，不要你招出來。反正你這一輩子，再也不用打算回公館去。你娘也不要你啦！我呢，我他媽的還指望你養老送終，別他媽的做夢啦！（又要打他）

得林　（攔開）請您暫息雷霆之怒。孩子們淘氣，是免不了的事。何苦氣到這相兒。氣壞了您的貴體，您眞是！噯！我老昏啦！還沒倒茶給您喝！鳳岡，趕快倒茶給你們老大人喝。

（鳳岡進臥室去倒茶。張升看他走進屋去。小林一肚子幸災樂禍的心，對他傻望着。張升傲然向外走。）

張升　我還有公事，要上東交民巷去給外國人送信去。底子錢的話，你能早一點兒辦好頂好。咱們公事公辦。我一

個人不在乎，他們號房裏都伸着頸子望你送去呢！太太的袍子趕快給送去！免得我碰釘子！鳳岡要走出這門一步，仔細太太要辦你們！

（張升頭也不回一回的揚長而去。得林送到門口，還給他請一安。小林提着鳳岡的耳朵，拉到椅邊，自己坐下。）

小林　瞧你不起！癩蛤蟆倒想吃天鵝肉！昨日你怎麼跑到丁家小姐房裏去的？給我講！（儼然是一個審判官了）趕快從實招來，免得動大刑！

鳳岡　我實在沒有到小姐房裏去！

小林　再說一聲沒有，就打你耳瓜子！（作勢欲打）快說！

得林　張爺還沒有走遠。招呼他回來，瞧見了，不答應你！你不知道嗎？這孩子是劉媽跟張爺兩個人的兒子。劉媽是一個寡居的老媽兒。因為名節有關，永不許他姓劉。張爺呢，不願認他做兒子，也不許他姓張。可是，張爺自己可以不疼他。瞧見你在這兒揍他，只怕就不能饒你！

小林　我管不着！我愛打誰，就打誰！反正他是寡婦的私生子！小雜種！誰不能打他？

鳳岡　（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怒目向小林抵抗。）少掌櫃，你是一個人。我也是一個人。人對人，不能這個樣兒！

小林　嘿！你也革起命來啦！我偏要打死你！你去調戲人家公館裏小姐，你就該鎗斃！打死你，也犯不了甚麼罪！

（鳳岡還要抵抗。小林橫起心來，抓住門閂就打。鳳岡滾在地下只是求饒。成衣匠都走過來解勸。鳳岡大哭。小林罵得更厲害。警察站在門口，向他們看。）

警察　甚麼事？這麼嚷嚷的？

得林　沒有事，李爺。師傅打徒弟，還不是家常便飯？呵呵呵！

（警察對他點點頭，正要走開去。幽蘭女士匆匆走進門來。）

幽蘭　（看見鳳岡臉上流血，急忙用手巾和他拭去血淚。）弟弟，你怎麼啦？

（鳳岡哭得說不出話。小林走到警察身旁，向他耳語，指幽蘭作鬼相。警察含笑不語。幽蘭一眼看出那種侮辱的態度。）

幽蘭　（向警察）我弟弟臉上的血是誰打出來的？

警察　你問我嗎？

幽蘭　是問你！

警察　（愛理不理的模樣）我沒瞅見是誰打的。

蘭幽　你不管嗎？臉上打出血，不犯刑事嗎？

警察　我聽說是師傅打徒弟。這是常事，不能算是刑事。我還沒請敎，這孩子是你的甚麼人？你憑甚麼來盤問我？

蘭幽　他是我的——（不敢說出。向鳳岡問。）我先問你，張升到這兒來過沒有？是不是他打你的？

鳳岡　來過。去啦。

幽蘭　我因為知道他要來，所以趕來的。你頭上的血，是他打出來的不是？

鳳岡　不是。是少掌櫃打的。

（幽蘭順着鳳岡手指，看見小林在那邊賊頭賊腦的站着。警察迴頭向小林看。小林驚惶到了無地自容的程度。得林深怕殃及，只察看警察的臉色。正在這當兒，走進來了一個人，原來就是汪裁縫的姪兒，汪慧卿。他的年齡不滿三十。的確是一位大學教授的模樣。他看見幽蘭在他叔父的鋪裏，很覺得詫異。幽蘭見他進門，也有一種描寫不出的態度。因為汪慧卿就是昨天鳳岡嘴裏提起的那人。）

慧卿　密斯丁，你怎麼會到這裏來的？

得林　（很奇怪似的）慧卿，你認識丁小姐嗎？

幽蘭　我們早就認識啦。汪先生是我的老師。他敎過我英文。汪先生，這位是你的甚麼人？（指小林）他為甚麼要打我的——

慧卿　是你的甚麼人？

幽蘭　（還是不敢說）他是他們的徒弟。他們也不該把徒弟打得頭破血流呀！

慧卿　他到底是密斯丁的甚麼人？

小林　我知道。（以次指兩人）他是她的——嘿嘿嘿。

得林　別在那兒放狗屁！你的事還沒完呢！李爺，我這孩子太沒出息！您給我帶區裏！罰他進敎養局，當他一輩子的苦力。我要心疼他，我就是狗！

（小林嚇得面如土色。慧卿是莫名其妙。苦了這位警察先生，站在中間。他倒做了難人了。）

幽蘭　汪裁縫，你是認識我的。你也差不多知道一點我們家裏的事。

得林　對！對！我明白！丁小姐！（向警察）李爺，您不認識，這位就是咱們胡同東邊那個丁公館裏的大小姐。

警察　（對幽蘭立一正）丁小姐，您剛才問我這是不是刑事案子。按說，頭上見血，就是犯了刑事。我們當警察的當然的應當管。按手續辦，就得帶區，送法庭。這事可大可小。您說怎麼辦，我們就聽您的吩咐。

幽蘭　（向慧卿）汪先生，您說怎麼辦？

慧卿　打人的是我的叔伯弟兄。這被打的到底是審斯丁的甚麼人呢？

幽蘭　這我暫時還不便說明。因爲這是我家庭裏的一種祕密。我本來還要去找汪先生幫我解决這問題呢。汪先生，您肯不肯幫我這個忙？先把我這小兄弟攙回我家去？我如今甚麼都不怕啦！我要先把他的（指鳳岡）問題解决了，然後再提別的事。（抱鳳岡在臂灣裏）

慧卿　你說他是你的小兄弟。你不是家裏有一兄弟嗎？

幽蘭　我告訴你說罷。家裏那個是假的。這是我的眞兄弟！

慧卿　好！我幫助你攙他回去。我想還是先到醫院去看一看。

幽蘭　謝謝你，汪先生，咱們走罷。

警察　丁小姐，我們沒事啦？

慧卿　那當然。不至於再勞你的駕了。

（慧卿與幽蘭同扶鳳岡走出門去。警察對大家一笑，一步步地踏出門去。小林又活動了，走到門口去看他們往那一邊走。汪拔礎忽有所感。）

得林　我可讓鳳岡出門去啦！待回兒張爺來向我要人，怎麼辦？噯！我眞昏啦！

小林　噴！您不曾告訴他，是小姐把他帶走的嗎？

得林　高！還是你這小鬼的主意高！

（丁寶麟急急忙忙走進門來。大家都向他注意。）

寶麟　跟我姊姊攙着鳳岡往那邊走的是誰？

得林　少爺請坐。他是我的姪兒，叫汪慧卿。他在大學裏教書！

寶麟　哈！是你的姪兒子，把我的姊姊拐跑啦！好？好！我回家去告訴老爺子，要你們的狗命！

（寶麟惡狠狠的向得林示威。得林唯唯聽命。寶麟得意出門去。）

（幕落。）

第五幕

（佈景……幽蘭女士的臥室。正面偏左爲房門。門之右，置衣櫃皮箱等。左壁之裏角，有一大書櫃，緊靠左壁，橫置一書桌，桌上文具之外，尙有細葉菖蒲及水仙等小盆景。一對西式大圓椅。一在書桌之前面。一在房門與衣櫃之間。右壁後壁有一小門。通珍兒臥室。一西式床，離右壁尺許，面向左方，一湘妃榻，緊靠床之外端。三面素壁潔淨，不掛字畫。）

（幕起後，珍兒自房門入。）

珍兒　（拭淚）小姐呢？

（幽蘭女士自小門出。）

幽蘭　（搖手使勿作聲）他剛睡着。別嚷！（與珍兒同至書桌之前）你怎麼又哭啦？

珍兒　我跟喜兒說話，劉媽不問情由，把喜兒打了幾個嘴巴。罵得很毒。甚麼『賤鴉頭』嚕，『快嘴鴉頭』，還有許多我說不出口的話。她何嘗是罵喜兒，她簡直是罵我（哭）

幽蘭　別作聲，他剛睡着。你給喜兒說好了沒有？

珍兒　說是說啦。但是喜兒不敢過來。

幽蘭　（詫異）爲甚麼？她怕我嗎？

珍兒　她並不是怕小姐，她怕的是少爺。她過這邊來，不是要走少爺那邊經過嗎？少爺見了她，就沒好相。她怕，少爺招惹了她，太太知道了，反叫少爺打她。小姐（哭聲）這鴉頭簡直的不是人當的！

幽蘭　那末太太甚麼時候出門，咱們怎麼能够知道？我想今天這件事，非告訴老爺不可。

珍兒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幽蘭　我昨天在老爺書房裏看書，張升跟劉媽大鬧。他們都沒有瞧見我。因爲我坐在屏風後面。我原本沒有存心去偷聽人家說話，但是他們既鬧了起來，我怎麼好站出來呢？嗳！說起來話太長——一回兒你自己會明白的。總而言之，寶麟是劉媽的兒子，你從今天起，不用再稱他爲少爺。——（忽有所感）珍兒，我告訴你，我昨晚做的一個夢。我們的太太——簡直給照相上一模一樣的——給大少爺，大少奶奶，陪着我到一個黑暗不堪的地界。把我往山下一推，推下山之後，更黑暗啦！就看見許多披頭散髮，白衣白褲的女孩兒，圍住了我大哭。哭得我心酸。慘極了！醒過來，眼眶兒裏還裝滿了眼淚。枕頭上哭濕了一大片。

珍兒　大凡夢都是反的，白衣白褲就是應着紅衫紅裙。應了小姐的喜事。喜兒告我說，今天老爺要把小姐的八字兒送到一個姓田的人家去啦。

幽蘭　（心痛狀）阿呀，我爲人家的事，把自己的事全都忘記啦。昨天也是在屏風背後聽見的。你知道田家是甚麼人家嗎？

珍兒　聽說比咱們這兒還要闊。聽差們出來。都坐汽車。我勸小姐還是嫁過去的好。免得給大少奶奶一樣，讓太太收拾死。唉！想起大少奶奶呀，唉！可真苦！（拭淚）

幽蘭　我不願意再換一個闊人家去做人。我知道他們是復辟黨！

（丁太太李氏上。）

幽蘭　媽，還沒有出門去？

李氏　就是為你的事，纔躭誤啦。邱伯母要我陪她，上湯山去洗澡。（坐在書桌前大圓椅子上。珍兒進小門去。）我昨天輸了二百多塊錢。今天該我翻本啦。又是什麼洗澡啦。其實那裏是為洗澡去？好在她們有錢。洗一次澡，請客要花二三百塊錢。這都是她們前世修來的。（向幽蘭上下打量）邱伯母說你一身都是福相，我倒看不出來。你知道你的父親給你說的那田家嗎？他們比邱家還要闊上幾十倍。怨不得邱伯母說，你將來是一個全富全貴有福的太太。（冷眼觀察幽蘭神情）

幽蘭　我去年就對媽提過，我……（皺眉忍痛）

李氏　孩子話！那裏有個姑娘長大了不嫁出門去的？你不嫁不要緊，人家要議論我呀！『你看！不是自己親生的女兒到底是痛癢不相關的。有了門當戶對的闊人家，都不讓她嫁！』你想，我能受得了嗎？常言說得好，『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你歲數也不小了。不趁這個歲數兒選人家，再就躭下去，就找不到相當的姻緣啦。

幽蘭　婚姻是終身大事，萬不能強迫的。

李氏　對呀，我就是不願意你老子委屈了你，深怕你老子嚇唬你，所以親自來問你。你要是願意，不妨對我直說。要是不願意，我也可以跟你父親去從長計議。

幽蘭　那末，我不願意。用不着從長計議。簡直的回絕他們就得啦。

李氏　你不願意嫁田家，那末你願意甚麼樣的人家呢？

幽蘭　（忍痛發言）等我有了相當的人家之後，再對媽說，好不好？

李氏　哈哈。我也知道啦。你是愛嫁在學堂當學生的，對不對？你忘記啦？今年秋天，在中央公園開遊藝會的時候嗎？咱們娘兒倆坐在這一邊桌上喫茶，（做手勢）那一桌坐了一羣學堂裏的學生。我還看得很清楚。一個學生穿了一身洋服。胸前掛着一根紅帶子。頭上的頭髮兩邊往上梳。遠看就好像是一位大姑娘。臉上擦花粉搽得堆起來。他們一個個都是坐立不安的，望着我們這一邊。你那時候也氣極啦，要我老太婆坐到那一邊去替你當屏風。那一班賊頭賊腦的人，不就是現在怪時髦的學生嗎？你願把你的終身交給那樣輕狂的子弟嗎？別人家鬧甚麼自由結婚，他們有他們的能耐。你呢，你這樣老老實實地坐在家裏，遊藝園，新世界，都沒有去逛過。一輩子也自由不到甚麼婚呀。小姐，你到底有甚麼文明的目的，不妨對我直說。別忘記啦，我是你的母親。我能不疼你嗎？（一種軟騙的媚態）

幽蘭　我以爲現在還在求學的時代。所以對於婚姻問題毫無成見。如果，爸爸强迫我去嫁，我就願意死！

李氏　那末，你願意嫁何等樣的人呢？你不妨告訴我呀。

幽蘭　我已經對媽說過，等有了相當的人家再告訴媽。

李氏　要是十年沒有相當的人家呢？

幽蘭　我就十年不嫁。

李氏　那麼一輩子找不到呢？

幽蘭　那我就一輩子不嫁。難道說，（哭聲）媽，這裏還嫌我多吃了這一盌飯嗎？

（丁寶麟上，鬼頭鬼腦的向房裏巡視一週。）

李氏　要你死進來幹嗎？給我滾出去！

（寶麟作猜疑狀。看了一回，又走出去。）

幽蘭　媽如果眞疼我，就請媽替我去求求爸爸，把從前我媽留給我的一份嫁費送我上美國去讀書。爸爸去年强迫我退學，明明是絕了我的生機。我旣不願意這樣糊裏糊塗的生活，還願意糊裏糊塗的嫁出去，做爸爸結交闊人的禮物嗎？媽眞疼我，就請幫助我求學去。（跪下哭求）

李氏　（扶幽蘭起）唉！你不知道當家人的難處！咱們的家計，現在比不得從前囉。現在快到大寒天了。你老子棉襖裏邊，還穿着夏天穿的夏布襯衫。家裏實在沒有敷餘的錢。有的錢全都買了公債票啦。

幽蘭　哼哼！我也很明白……（拭淚）……我要念書，爸爸就推說沒有錢。（忍痛說）張升輸了一百多塊錢，立刻就是一張支票！

（李氏怒極，向房門那裏看有人否。）

李氏　好，好！是我不知道自諒。我不配管你們家裏的事。你有話，你自己去對你父親去說。你父親要怎麼樣，我都管不着！

（喜兒上，作驚惶色。）

李氏　鬼頭鬼腦的漲紅了臉，怎麼啦？

喜兒　少爺……

李氏　（打喜兒嘴）又是少爺啦！少爺怎麼啦？狐狸精！你不去勾引少爺，少爺能把你吞下肚子去嗎？你來幹嗎？

喜兒　邱太太電話來催請您趕快去打牌。

（李氏帶喜兒下。幽蘭隨下。珍兒自小門出。）

珍兒　小姐呢？唉！

（幽蘭上，躺榻上，作痛苦難堪容。）

幽蘭　（沉痛聲）我爲有甚麼要做女子？誰叫我做女子

的？唉！即使做了男子，還不是同哥哥一樣的被壓迫？一樣的要氣死嗎？珍兒，你出去！

珍兒　小姐！

幽蘭　你給我快走出去！（推珍兒向房門那邊去。珍兒哭。幽蘭抱住她大哭。）珍兒！我的好珍兒！我也顧不得你了。嗳！你走吧！

珍兒　小姐，你！

（幽蘭猛力推珍兒下。鎖上房門，從衣袋中換出鴉片烟一盒，作忍痛欲食狀。忽有所感。）

幽蘭　阿呀！我還不能死呀！我還有我的責任呀！（想了一想。走到書桌前，要想寫信，又寫不下去。想了一回，突然站起，作堅決態。）呸！呸！我昏啦！我丁幽蘭就這樣無聲無臭的死嗎？我母親生我出來，把我撫養成人，就指望我這樣的死嗎？我不能自殺！我不能自殺！缺乏了勇氣的人纔會自殺！我要奮鬥！奮鬥是我們青年的天職！一天不死，就得奮鬥一天！我從黑暗中奮鬥出光明來！從強權中奮鬥出眞理來！有志的青年，應當報答社會的恩！報答人類底恩！萬萬不能自殺！我們有志的青年不應當自殺！

（叩門聲甚厲。）

葆元　（在門外大罵）開門開門！再不開，我就要開鎗啦！寶麟，是你親眼看見有人躲在後房嗎？

寶麟　（在內喊）在後房！在後房！後房沒有人，我願意鎗斃。

（踢門聲。幽蘭開門。葆元與寶麟同上。寶麟欲入後房。幽蘭阻攔。）

葆元　（以手鎗恐嚇幽蘭）我要搜！

幽蘭　（堅持不放。寶麟過去。）搜甚麼？

寶麟　哼！搜你的情人呀……汪裁縫底姪兒子……汪慧卿！

幽蘭　呸！你是劉媽的親兒子！你不配到我房裏來！

（推倒寶麟）

葆元　（驚詫）寶麟！你站起來！（向幽蘭，你說的甚麼話？仍以手槍相向，寶麟由地上爬起。）

幽蘭　我說的句句都是眞話：他（指寶麟）是劉媽生的兒子！我的親兄弟，在我這後房裏面！（指小門）

葆元　（膽氣漸失）來！珍兒！

（珍兒自房門外上。）

葆元　你去吩咐他們守門的衛兵。今天要站雙崗！不論有誰，都不許進門！

（珍兒下。）

葆元　幽蘭！你這話是從那裏聽來的，我也很疑惑！你說，你有甚麼證據？

幽蘭　爸爸記得昨天我在書房裏屏風背後看書嗎？爸爸記得媽說的甚麼話？

葆元　（凝思半晌）我看見她威過你，不許你說話。你後房裏藏的究竟是什麼人？

寶麟　是汪慧卿！汪裁縫的姪兒！

葆元　（以手鎗向寶麟）我不許你開口！

蘭幽　是我的親兄弟——就是劉鳳岡。

葆元　（若有所覺，闊人的驕態與獸性漸退。漸漸顯出人相來。）是鳳岡？你去叫他出來！不，不，珍兒！來！

（珍兒驚惶上。）

葆元　你去叫劉媽快來！

（珍兒下。）

葆元　唔……唔……那一天！不錯！哼哼！我明白了！

（劉媽上。）

劉媽　（故作鎭定狀）老爺有甚麼事？

葆元　（以手鎗逼劉媽）你說！寶麟究竟是誰的兒子？

劉媽　是——是我的兒子！（葆元手落下）哼，哼！我昨天就打算告訴老爺啦。我在下房內嚷『你的兒子還我，我的兒子還你。』難道說，老爺，您還沒聽見嗎？

葆元　哦！（點頭。蹬足。咬牙。）我好糊塗！我——劉媽！你老實說，太太爲什麼要把你的兒子換過去？

劉媽　太太因爲怕生出一個女孩子來，不能承受家財！

葆元　生的可是男孩子！（置手鎗於圓椅上，慢慢步到台前，坐在書桌前圓椅上。）劉媽，你過來！

劉媽　（走近他身邊）太太生出來的是男孩子，但是沒有氣。所以周媽就給換了我的孩子去。誰知道那孩子一到我家，又醒了過來。

葆元　（咬牙痛恨）她爲甚麼一定要男孩子？

劉媽　女孩子嫁了出門，跟沒生養的一樣。男孩子可以傳宗接代——得家財呀！

葆元　哼，哼！你們眞聰明——眞想得到。

（珍兒進來，不敢開口。）

葆元　甚麼事？

珍兒　號房裏請老爺的示。太太回來啦——在門口——還是讓她進來，還是……？

葆元　讓她進來！你趕快去！我還有話要問她！

（珍兒下，劉媽亦下。）

葆元　好！我今天纔明白。幽蘭，你大嫂子產後受風，

許多人說，就是她開的窗戶。她是存心要害你的嫂子。

幽蘭　這怨不得媽？

葆亢　怨誰呢？

幽蘭　假使爸爸沒有這份兒家財，假使咱們是窮苦人家，家裏人一定是相親相愛的，決不至於……

（李氏跑到門前，取圓椅上的手槍，向幽蘭發槍。槍響。幽蘭應聲倒。腦前流血。李氏獸性大發。目光如毒蛇。葆亢大吼一聲，將李氏鎮住。李氏返身逃。葆亢追下。門外又一槍聲。珍兒在內大叫『阿呀！不好了！太太死了！』寶麟大驚。鳳岡頭縛白布，自後房狂奔出，驚惶不知所措。急扶幽蘭躺在榻上。）

幽蘭　爸爸！爸爸！

（珍兒上。）

珍兒　小——小姐！怎——怎——怎麼樣啦。

幽蘭　珍——珍兒！（口噴血沫）快去請老爺來！（向鳳岡）我的親兄弟吓！仔細！你的傷還沒有好！

珍兒　（至房門前）老爺！小姐請您。

（葆亢面露可怖的神色。左手撫腹，右手持槍上。）

葆亢　我的胃病又發啦！（咬牙皺眉）我的胃壞啦！你們趕快去煎一點兒普洱茶來！（寶麟扶他到書桌前圓椅邊。葆亢以手猛推寶麟於地。舉起手槍欲殺寶麟。）

幽蘭　（狂呼）天哪！救命呀！

葆亢　（注意幽蘭）我的女兒——你怎麼樣啦？

幽蘭　媽呢？

葆亢　死啦！（左手指寶麟）我要他的命。

幽蘭　他犯的什麼罪呀——我的爸爸！

葆亢　（向寶麟）你願意怎麼樣？

寶麟　我願意你一鎗把我打死！（幽蘭大驚，坐起。）免得我受罪！

葆亢　你願意死嗎？

寶麟　我眞願意死！（幽蘭向之搖手，珍兒扶幽蘭躺下。）

葆亢　你爲甚麼願意死？

寶麟　因爲我不能夠活啦！我也不願意活啦！

葆亢　你爲甚麼不能活？

寶麟　我原先把你當是我的眞父親，我想，我的父親，有這麼大的一份家財，我終身就不愁沒錢使揮。所以我手裏一抓到錢，就花一個完。甚至於偷到錢，也花牠一個完。花錢是我唯一的樂趣。姊姊——噯——不對——現在我不配稱你『姊姊』啦。你以前常常問我有什麼志向。我有什麼志向

呢？我的志向就是花錢。我的快樂全在將來——就是在你壽終正寢之後。現在我的死期就在眼前。我還怕什麼呀？我老實說——我打算等到將來，你死之後——把你賺來的錢多花幾個。給你出一回頂盛頂闊的殯。多聽別人稱我幾聲『孝子』。如今是一塲春夢！我這個夢也做醒啦！我是一個寡婦私生的兒子！我是一個沒有家——沒有父親——而且沒有準姓的窮小子！我爲什麼要做人呢？我如今倒不如他。（指鳳岡）他還能耐勞，耐苦。他能够當裁縫，做手藝。我是被你的臭錢害苦啦！我如今甚麼都不會。我怎樣還能够活呢？我原先本沒有求生，我如今爲什麼要怕死？所以求你開恩，成全我，就是趕快把我一鎗打死！你若是不願意打死我，就請丁大人你把這支手鎗借給我——讓我去報仇，然後自己也來一鎗！

葆元　誰是你的仇人？

寶麟　就是劉媽！

葆元　劉媽是生你的母親。怎麼說是你的仇人？

寶麟　我沒有求她生我出來呀！生我出來之後，我也沒有求她把我換進你闊人的家裏來！他既生了兒子，又要保全她貞節的好名譽，不敢認我是她自己的親生子！把我換了進來，嬌生慣養了十五年！現在期滿啦，又要把我發出去受苦，當窮小子！她爲甚麼不在我剛一下地，趁着我沒有知覺的時候，把我拋棄到荒郊去？那麼樣的一死，倒比現在死得乾淨得多！我現在離開了你這富貴的家庭，去往窮人家的雜院，吃窩窩頭，比死還有甚麼兩樣？

幽蘭　爸爸！您就救了他吧！可憐他……

葆元　我怎麼救法呢？

幽蘭　很容易——只要好好地幫助他，讓他自己去受教育——不要像我一樣……（痛不能言）

葆元　好，好！珍兒！你趕快到賬房裏去！叫賬房預備給太太發報喪的條子！家裏大，小，男，女，用人每人賞二十塊錢！你可要囑咐他們，不許他們洩漏今天的祕密，顧全我這個（指自己臉）面子！還要請大夫。（珍兒剛一轉身，又被喚住。）喂！你給他們說，誰洩漏出去，我就要誰的命！

幽蘭　（大吐血。痛極的狂喊。）爸爸！女兒死得好苦呀！但願——爸爸把女兒犧牲了之後，能够得到一種覺悟。

葆元　（皺眉，天良乍一發現。）我親愛的女兒！

幽蘭　我——我——好苦！（指台左）你看，許許多多受苦的女子全都來接我去啦！

（倒下。鳳岡抱住她大哭。）

傑元（以手猛擊自己胸）女兒——我的孝順女兒！是……「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幕落。）

——我爸爸對不起你！（忽咬牙向檯前作獰笑）哈哈！且不

要兒女情長，反使我英雄氣短！古人說得好，（高聲慢誦）

（全劇完）

（原載紫蘭女士，現代版）

道義之交

蒲伯英

第一幕

登場人物

易敏生　四十歲上下，流寓上海的紳士。濃眉，短鬚，衣服很簡樸，神氣很脫略。

康節甫　五十歲上下，倉聖學堂教員。清瘦，長鬚，衣服很舊式，神氣很深沈。

白惕齋　四十歲上下，樂善堂董事。面貌豐滿，小八字鬚，服飾神氣都很莊重。

邱茗圃　三十歲上下，洋行買辦，衣服很時髦，神氣很活潑。

柯爵廷　五十歲上下，富商，胖子，絡腮鬍，衣服很華麗，神氣很質率。

陳公厚　五十歲上下，保險公司司事。禿子，

譚惟禮　三十歲上下，錢莊掌櫃。胖子。

元季波　四十歲上下，造幣場總辦。

胡任之　三十歲上下，護軍使署秘書長。

客甲　客乙　客丙

曾蘭枝　廿二三歲，妓女，服飾奢華，舉動不受拘束。

金　懋　易家的老僕。

僕甲　僕乙

馬弁甲　馬弁乙

妓甲　妓乙　妓丙

地點　上海

時間　初夏的一夜晚，九十點鐘底光景。

佈景

易敏生家底洋式院落。左面洋式客廳，外部，有門窗，有走廊，有涼台，客廳內燈光由門窗透出。右面石山花木之間隱約有房屋，正面紅磚牆，鐵花門，牆外是馬路，馬路北邊有洋房樹木，和易家相對。院落內散放着籐椅籐牀茶几等

家具。（開幕）康爾甫在茶几左邊籐椅上，手拿水烟袋。白慢齋坐在茶几右邊籐椅上吸紙烟。

康 喂，你看。（對白說）他們這酒要鬧到什麼時候？

（此時客廳內有斷斷續續的拳聲唱聲）。

白 是呀，三哥，你是每晚上十點鐘定要回家的。你底坐功就誤不得，今天他請的這兩位政客，……亢總辦，胡秘書長，都是生客，我們初會面，總得比平常客氣一點，要不然三哥你倒是先請回去的好。等到他們散席什麼時候哇？

康 不。我倒不是因座上有什麼總辦，什麼秘書長，拘束着不敢走，你知道，我向來不理會這些勢利賬的。我是因爲有幾句要緊話等着給敏生說，非今晚上說不可。至於我底坐功，並不像同善社悟善社那些左道旁門，什麼泥丸宮出嬰兒哪，什麼守玄關，觀主竅哪，我習的是我們儒家的靜坐法，無非養養心，養養氣，並不要亂想成仙成佛。每天能够準定坐一兩點鐘，自然很好，就是偶然躭擱一天兩天，也不礙什麼事。你要是有別的事，倒不妨先走一步，回頭我替你給敏生道謝好了。

白 我也是要等他說幾句話呀。因爲大小孩子，想在造幣廠弄個事，要託敏生說一說。還有……

康 前回不是敏生替他在道公署弄了一個科員嗎？怎麼還要……

白 那是二小孩子哪，你記錯了。現在說的是你大姪兒，孟甫。

康 唔。

白 還有禁酒會和佛學雜誌的經費，有兩個月沒給了，今天也得催催他。不然，我這個會計主任過得下不了臺，他底名譽也不好哪。三哥，你想想，我們是道義之交，能够瞧着他把好好的名譽壞下去嗎？

康 可不是嗎？他這個人有血性，肯辦事。不吝惜銀錢。在吾輩中眞是個豪傑之士。無怪乎他掙得這們一份名譽。只可惜他犯了紅樓夢上賈寶玉底毛病，一愛博而情不專一。近來又中了點什麼新思想的毒。這裏答應出錢組織學會，辦學堂。那裏答應出錢辦雜誌，印叢書。七頭八腦的，他底力量那裏顧得過來。我恐怕他新辦的事一點把握沒有，倒把從前辦成了的事先攪和得停了擺。這種玩法，實在大大的不妥，所以我想結結實實忠告他一下。

白 你今晚上等着他，就爲是要進這個忠告嗎？

康 自然，進忠告是要緊的。可是帶着也是要催一催款。這筆款項關係大得很哪，要像禁酒會佛學雜誌那樣可輕可重的事，今晚上我也不……

僕甲　（從客廳裏出來）康三老爺，白老爺，請吃飯。他們底酒完了。

白　我已經很飽了，不吃飯了。

康　我也是吃不下去。（略爲躊躇），還是去坐一坐罷，替主人敷衍敷衍場面。（康白同起身進客廳去，客廳內妓女陸續出來，從大門出去，隨後衆客出廳，在院中小立。）

易　今晚上月色很好，大家院子裏坐一會兒去罷，來，（喚僕人）換兩壺釅茶來。

元季波　不坐了，我還同胡任翁到他那裏去，有點公事要商量。

胡任之　我陪季翁先去，諸位多坐坐吧。（元胡帶馬弁出門，門外有汽車聲，餘客都在院子裏隨意站坐）。易坐茶几左邊籐椅上，邱荃圃，柯爵廷坐右邊籐椅上，康白坐靠石山的一張籐床上。

易　（向邱荃圃）七哥，你鄉下那花園，眞可以借我過夏嗎？

邱　什麼話？咱們哥兒倆有什麼不可以。不過那地方實在不配說花園，只有幾間土房子。不過樹木很多，又傍着水，風景還不錯，我買這地方的時候，原打算好好拾奪一下子，可恨老沒得工夫。到如今連圍牆都沒打。你如其是要去領略一點野意兒，那倒差不離。如其是要帶了你的心上人兒蘭枝先生去做行宮，那就不如柯大哥底蕙園好了。

柯爵廷　我的蕙園嗎？唉，別提起來。我費了一屁股兩肋巴的勁兒纔修蓋好了，居然有人嫌他有富貴氣不脫俗。這話是一位雅人說的。我倒不懂，有富貴氣倒俗了，難道要有窮光蛋氣纔不俗嗎？一班什麼雅人。說到住房了，穿衣服，總怕富貴氣太重太俗。講到做官，謀差事，可又拚命的往富貴上巴結，不怕俗了。痛痛快快說罷，咱們當然是富貴，纔有錢造房子，富貴人造富貴房子，有什麼客氣，要故意裝窮光蛋的樣子？像徐東海，住在堂堂的總統府裏，偏要充什麼「退耕老人」，「水竹邨人」。彫樑畫棟的旁邊，擺兩間土炕，茅草房。把好好的一座帝王宮殿弄成四不像，那算犯了什麼病，你們說。

易　柯大哥這一氣兒，把假充雅人的罵苦了，我可一點兒都不慪，因爲我心裏並沒有巴結富貴的毛病。我因爲這租界上金碧輝煌的洋房子，實在住得太膩了，有時候兒很想到鄉下去換換空氣，並不成心想充什麼雅人，所以我還是願意借七哥鄉下的土房子，不願意去打攪柯大哥的蕙園，（帶滑稽態度說）況且還有一層，端陽節快來了，鄉下土房子裏躲着，或者要賬的找不到，（向柯）對不對？

柯　哈哈哈哈，你不要打這個主義罷。我們端陽節那一天底特別消夏會，短了你還有什麼趣味。你要是躲了，賬主兒找不着你不要緊，我們喝酒的朋友找不着你，那種蹩扭哪！老兄弟。你不要……

僕　（從客廳出來）電話！邱七爺的電話。

邱　誰打來的？

僕　清和坊花月珠。

邱　你告訴他，我們這就去，不用接電話了。大哥，六哥，去罷，有幾位客早在那裏等着哪，（向諸客），諸位一塊兒去湊湊吧。不打牌，喝幾杯酒，花老二今天的生日，替她熱鬧熱鬧。

客甲乙丙　……好好，我們都去，摻邱七哥。（起身要走）。

易　諸位先走一步罷。我還陪康三哥，白二弟坐一坐。

邱　節翁，陽翁，今天賞個小面子，破一回道學的例，好不好？

康　（站起來）不是，我不是什麼道學。我要和敏生說幾句話。

白　（也站起來）我也是一樣，謝謝罷！失陪得很。

易　我隨後去罷，入座不候，我准來嗑酒，（衆客陸續出門，邱走在後頭，到門邊，恰好蘭枝進門）

邱　老四，你成心哪，我們散了你纔來。

會　那是成心。來早了你好灌我的酒。

邱　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回頭還得灌你：花老二那裏。（轉身出門去，康白移坐茶几左邊籐椅，會坐右邊籐椅，僕人給會送一碗茶。）

會　康老爺，白老爺，老不見了，好哇？今天沒嗑酒？

康　我向來不嗑。

白　我向來也嗑幾杯，不多。

易　（送客回來坐一籐椅上）你問他們二位嗎，他們肯嗑酒？那倒是新鮮事兒了，你還不知道，就爲我這酒，他們苦口婆心的不知勸了幾多回，勸得我當着他們，嗑酒都不好意思了，誰還好意思讓他們嗑酒？

會　對呀！酒真要少嗑纔好。康老爺，白老爺，眞是你的好朋友，你底朋友勸你別嗑酒的，怕就只他們二位罷？除了還有誰？還有我……

康　你不要把我拉做一道兒，你不願意他嗑酒和我勸他戒酒的意思，恐怕是兩樣！同床各夢。

僕　（由客廳出來）清和坊來電話請老爺就去。

白　（站起來看看手表）十點一刻了，你要出門，我們

到客廳裏說幾句話罷。

易　就這裏說罷，我們的話，用不着避他。（指蘭枝）三哥還有什麼話聽不得？就這裏說罷。（白復坐）我正要告訴你，孟庸的話，我給元季波提過了，他說，「可以，但是初進去，薪水不大，」你們孟庸願意幹嗎！

白　怎麼能由着他幹不幹？小孩子，初出來做事原是教他借此練習練習，那能够計較薪水？我教他去就得了，謝謝你費心。我還有兩句話……

易　你聽我說完了罷？還有佛學雜誌底津貼，我打算停止了，我近來覺得在中國無論提倡什麼宗教。都是危險事，因爲中國人腦筋裏裝的都是鬼神，無論什麼宗教，到了中國。都要染上幾分鬼氣。近來有一班妄人，鼓吹什麼「五教同源」。依我看中國早就是「萬教同源」了，豈止五教六教。一萬種宗教，都是說神鬼的紅燈教，不過程度不同就是了。「佛學雜誌」底影響，也和悟善社的靈學雜誌底影響差不多，所以我不打算出這筆錢了，出錢去造孽，何苦哪。

白　這個（略爲沈吟）自然不能勉强你。

易　還有禁酒會底月捐，每月五十塊，我記得有兩個月沒給了？（開錢夾取鈔票給白），這就請你帶去罷。往後我還是照常捐錢，可是請你在捐簿上把我名字鈎掉了改成無名氏底捐。我見天兒喝酒，却在禁酒會捐錢，勸人別喝酒，這眞有點不像話。（略爲沈吟）還有什麼，我想不起了，你想，我們還有什麼話？

白　沒有什麼了。我要找你說的就是這些話，現在你都說了，你要出門，我們明天見罷。三哥（向康）你還坐一坐嗎？

康　唯，我還坐一坐。（易送白出，回再坐。）

易　（向僕）你打電話問興亞公司陳先生，和祥益錢莊譚先生，他們說十點鐘來，怎麼這時候還不來，三哥（向康）今天咱們有話說嗎？

康　唉！話哪說過許多回了，你總是不以爲然。我說過許多回，希望你做事做人要一條鞭，完完全全成個聖賢，或者豪傑，你總是「務廣而荒」，新學你提倡，舊學你也提倡。講究學問道德的朋友你也交，酒食徵逐的朋友你也交，嚷什麼新思想新文化的後生小子，你也和他們混做一塊兒。錢哩，四方八面都花，輕重緩急，簡直沒有什麼斟酌。老這們渾渾濁濁的弄下去怎麼好？

易　唉！我不是沒有斟酌呀。有些事是我自己安心要辦的，有些事是朋友的面子駁不下去勉强敷衍的，一個人在社會上混，凡事只由我自己主張。一點遷就人底地方都沒有。

那處得下去嗎？交朋友也是如此，盡是清一色的朋友那裏行？一天盡和人扳着面孔講學問講道德，全沒一點游戲娛樂的事，精神上還受得了嗎？

康　自然。然而總不能不分個緩急先後出來。即如你拿錢津貼那幾個留美學生，難道不是你自己安心資助他們的嗎？雖然我底兒子也在內，我相信你決不是敷衍我底面子，是一片公心替社會上造就人才。然而近來你「貪多務得」，把精神財力都分散到別樣事上去了，顧不過來，他們八個人，已經欠了半年的學費了。公使館裏不肯再借，房主人不開飯，要轟他們，欠的賬老不還，人家要打官司。接二連三的電報告急，我出門上你這裏來的時候，還接一個電報。你想……

易　是呀！我正在想法子，打算給他們兌五千塊錢去。但是還要遲幾天，因為明天有一筆緊急賬，非先還了不可。

康　什麼賬，比外國留學費還要緊嗎？

易　豐豫錢莊的一萬塊錢，轉了五期，一定不肯轉了，後天到期。

康　你想得了法子嗎？

易　我找譚胖子和陳禿兒幫忙，打一萬塊錢饑荒，說今晚上定局，剛纔打電話催他，哪，嚇。（問僕）你們打的電話怎麼樣了，怎麼不來回話？

僕　剛纔打通了，陳先生早出門了，說是上祥益錢莊去，譚掌櫃就來。

康　你不可以先劃五千交我兌到美國去，教豐豫暫且收五千嗎？

易　不行，我已託人說過了，他非全收不可。

康　你託誰去說的？

易　譚胖子。

康　楊齋和豐豫掌櫃很有交情，他們常交來往，我叫楊齋再去替你說說。

易　只要豐豫肯，那就在這數內劃五千匯美國。就請你費心，找找楊齋罷。可惜楊齋剛在這裏的時候兒，大家都沒想起。

康　不要緊，我就去，我們道義之交，留學費是國際上的關係，在外國欠了賬打官司，就是辱國，看着人家辱國不打主意救他，就是不愛國，你是個大名鼎鼎的愛國大家，所以我替你着急。如今你既然知道着急了，我當然也要幫着你愛國，我這就找楊齋去，（起身想走，陳公厚，譚惟禮進來。）

易　率性聽聽他們（指陳，譚）來的消息怎麼樣再去吧。

（伸手讓陳譚坐）怎麼樣下，支票開了嗎？

譚陳 （坐）沒開來。

康 怎麼？變了卦嗎？

陳 不是變了卦，這事是晚上纔說定局，管支票的不在公司裏。一定不會變卦的，合同上外國人已經簽了字了，（取合同交易）這不是。支票明天准送來。本來要一起交的，因爲我怕敏老你着急，所以先送這合同來。

易 謝謝你，費心，明天什麼時候，支票，我叫人去取？

譚 不用，我去取了叫人送來罷！（向陳）十二點鐘行了罷？

陳 行！

譚 邱七爺給花老二做生日，敏老去不去？

易 要去，你去我們一塊兒吧。

譚 我和他（指陳）先派了個代表去打牌了，因爲還有一個應酬，敏老先去吧。四小姐，（向曾）你不用說是要同着去的。（曾點頭笑）回頭見罷。（同陳先出）

易 我不送你們了。（回頭向康）三哥，你還就找楊齋去嗎？我什麼時候聽回信？

康 今晚上？恐怕來不及。明天白天十一點鐘，或者一點鐘。我……

易 要是豐豫不答應怎麼樣？匯美國的款子！

康 豐豫不答應，美國的留學費也非先匯不可。我想楊齋去說，他不能不答應，一萬塊錢的賬，先收一半，也不算對不住他。難道他的賬比外國賬還要緊嗎？（起行）我這就去，明天我親自來回信，就便取款子，五千。（比手勢）

易 （送康出門，回頭向曾）我們去罷。

曾 （帶笑）別忙，我也有兩句話。

易 （帶笑）算了罷，你也和他們一樣，有話那裏不好說，定要這個時候。

僕 （倉皇從客廳出）太太說老爺……

易 你看，你看，趕熱鬧的又來了，這還麻煩得了嗎？去罷！去罷！（拉曾同走， 幕落）

第一幕完

第二幕

登場人物

易敏生

康節甫

白楊齋

曾蘭枝
男女游客五六人或七八人均可
園丁一個

地點　半淞園底一個僻靜地方

時間　第二天晚上八九點鐘。

佈景

一座石假山，橫亘舞台全面。山左邊有一條小路可以上下。山後有樹林，樹林外是水，水北遠望着是繁華的樓台燈火。山脚左邊有沙發，中間有石棹櫈。左右有花木，太湖石。全景都在月色之中。（開幕）曾易坐沙發上。

曾　這地方倒清靜一點，那邊太熱鬧了。

易　我真想不到，你們這樣一個人，會怕熱鬧。

曾　我不是怕，我是愛熱鬧的。可是熱鬧極了的時候兒，又想要休息一會兒。有時候兒，想和對勁兒的人談談心，也覺得越熱鬧的地方越討厭。要是一個人孤孤單單待着，我可受不了，那又不如在熱鬧場中混混，還好受一點兒。嘿，說到這裏，我想起句話了，你給邱七借花園過夏的話說了沒有？

易　說過了。你昨晚上要給我說話，後來一鬧酒，到底沒得說；就是這話嗎？

曾　就是這話，他答應了嗎？

易　他那幾間土屋子，閒着也是閒着，有什麼不答應。

曾　你不要藐視那幾間土房子啦。風景很好，比這矯揉造作的半淞園自然得多。我母舅是他底鄰居，在那裏種地，我去過好幾趟。你到時候兒看看就相信了。我們幾時搬了去？要預先去拾奪不要？

易　我叫金懋拾奪去了，並且把床鋪，桌几，家具，都安置好。我叫他不要弄洋式家具，完全要鄉下樣子，和那房子配成一色。只有睡的床要籐绷子，鄉下的硬木板床，我想你一定睡不慣。

曾　就只我睡不慣，你睡得慣？（相視而笑）說正經話，那天去？

易　過了明天，那一天去都可以，有今天明天兩天工夫，大概都安置好了。可是替你的事打算，替我底事打算，似乎都是過了節去好。況且這幾天租界上也還不很熱。

曾　你要過節去就過節去吧，難道我還逼你趕你，非立刻去不成嗎？你就合你的事好了，我的事沒什麼。喂，說起你的事，我又想起來了，你昨晚給人約會的事，怎麼樣了？今天十二點鐘。

易　算是辦清楚了。康節甫真熱心，十點鐘就來回信

了。說：『豐豫已經答應暫且收五千，下餘五千再說。』譚胖子底支票，差不多打了十道電話，一直的催，催到兩點多鐘才送來。這些市儈眞難對付，還是讀書人，道義之交，靠得住。

曾　你交代清楚了就出門的嗎？爲什麼上燈時候纔到這兒來？

易　譚胖子交來的支票是一張整的，一萬塊。又拿到錢莊上去破，破成兩個五千，還五千交豐豫，交五千給康節甫匯美國。幾個來回，就誤的工夫不小，差不多五點鐘了。辦完了事，困了，又在躺床迷頓了一會兒，起來就是七點半鐘快八點了。

曾　我不懂什麼東西叫道義，但是老康昨晚上勸你那些話，我很贊成，覺得很有道理。公益事那裏一個人做得完，你樣樣都想包辦。就爲這個，常常受錢的逼，別人花錢你受逼，圖什麼？你把手緊一緊，自已享受一點兒好不好？老康的話，我覺得很可以聽他幾句。但是他勸你不要四面八方亂花錢，他又直逼大注兒大注兒拿錢往美國匯，什麼道理？

易　你不懂這裏頭底道理，你不要錯怪他，這是我……

（男女游客數人由右邊小路來，經過二人面前，要越假山過去，易曾底話稍停。）

游客甲　（婦）打這山上過去，就是回去的路嗎？

游客乙　（夫）你管他那裏是回去的路，你儘管同我走，決不會教你丟了。（二人相攜過山去。）

易　（笑向曾）你儘管同我走，決不會教你丟了，聽見了沒有？

曾　（相視而笑）

游客丙　（小孩，手裏拿着幾枝蘭花）爺爺，你看這花兒很好看，我們再掐兩朵去罷。

游客丁　（中年婦）也好，給你大姑兒多帶兩朵去掐罷！

游客戊　（老頭兒）算了吧，這裏規矩是不許掐花兒的；我們已經掐了，够了，別教人看見了罷。

丁　這背地方有誰看見？

戊　（努嘴指曾易）那不是？

丁　（向易曾注視，易曾暗笑）

游客己　（丫頭，從假山背面上山來張望）你們在這裏，老爺太太！找你們半天啦，大小姐說這地方不好玩兒，不如回家去搓麻將！在那邊等着啦，教我來請你們。

戊　回去吧！回去吧！

丙　不，我還要玩一會兒。

戊　大家都要回去，你要玩兒，就把你扔在這裏。

丙　不，我一個人，怕。

戊　小孩子，要玩兒，一個人又沒有這膽子，沒出息！還是規規矩矩跟老子走吧！（隨說隨相攜過山去）

會　（笑）這些人怎麼一個一個都只想回去，回去比在外頭玩兒好嗎？

易　無論什麼好地方，老不動窩兒就討厭了，在家裏久了，想出來，在外頭久了又想家去，都是一樣的。

會　那嗎，你現在想家去不想？

易　你想家去嗎？

會　還不——但是在這裏坐得太久了，我想活動活動，我們到那邊（指左邊）去散散步，好嗎？

易　（看看手表）我約定了一個人這裏會，要走開了怕他找不着。約的鐘點都過了，怎麼還不來？

會　誰？

易　（未答）

白楊齋　（從山背後出來）敏生六哥，你早來了！

易　（向會）呃，就是他，（向白）等你半天了——這裏坐罷。（會起，讓白與易同坐沙發上，會坐右邊石磴上）

易　你費心替我交豐豫的款，收條取來了嗎？（白取收條交易，易接過往衣兜裏放）

易　費心得很，這一期轉過去了，我這節關又可以從容一點。

白　（冷笑）節關！從容不了吧？你細看看那收條後邊還批得有什麼話？

易　（驚）什麼話？（從衣兜取收條細看，眼直色變，良久，）這是什麼話？「暫收五千元，下餘五千元，連六個月利息共六千八百元，准明日交清，請勿再誤，勿怪小號不情也，」這，這，是什麼話？費了許多話，纔一天的期嗎？今天節甫不是說：『豐豫答應先收五千，下餘五千再說』嗎？

白　是呀！他原是這們說的，先收五千，下餘五千再說，臨到問他要收條的時候，他就寫出這個怪收條來。我當時和他們吵過，說他對不住我，誆我，和我鬧玩笑。他說，他並沒誆我，他說：下餘五千再說，只是今天不立刻要錢的話，並沒說一定緩幾多日子，他們今天讓了一天日子。已經是十分顧交情了，你這筆款已經轉了五期，他們也實在窘得很，周轉不過來。

易　（氣極）哼，這些市儈，一天的日子，我希罕他讓？他們號上那年私運銅圓，給浦口車站查出來了，五萬塊錢的銅元，扣了，還要加十倍罰辦他。他託人介紹來給我磕頭作揖，求我給南京寫信，許我三萬塊錢，我一個大錢沒要他

的，替他說人情，只罰了五千塊錢轉轉面子，扣的銅元全發還了。結局他請我吃飯我都沒去，怕招聲氣。我有什麼對不住他？後來我借這筆錢，正在歐戰時候，折息極大的時候，他口說格外替我幫忙，結果每月三分，六個月的期，這算他格外幫我的忙？轉了五期，利錢都是按期付的。五期的利錢比本錢過頭了，我這筆賬就算全漂了，也一點傷不着他的皮肉；況且還了一半，只剩一半了。這一半也並不要他讓，只想轉一轉期。怎麼？緩一天的日子，這不是罵我麼？什麼叫『勿怪小號不情也』。（注視收條）不情就不情，看他去告我，打官司。我明天偏不給他錢，有錢也不給。（怒極）

白　（默然）

曾　（氣極了，又按納下去，過來安慰易）你氣什麼？値當得和他們那些市儈生氣嗎？不理他就完了，他會奈何你嗎？你這陣子心裏不痛快，我們去罷，上我那兒去。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我還可以替你分分心。

易　好！就去！找幾個人到你那裏嗑酒去，大嗑，你可不要再勸我少嗑酒。（起身要走）

白　（注視一會，緩緩的態度）你稍微平一下子氣，坐一坐，商量商量。

易　（嘆一聲氣，再坐下，曾亦坐下）什麼商量？請你告誦他，能轉期就要轉，不轉就由他不轉。

白　是，不錯，這種反眼無情的市儈，你和他講理講情是不中用的，率性給他硬幹，倒許他不敢不依了，你這個聲望，交情，要是中國衙門裏，就是審判廳，一場債賬官司，算得什麼事。

易　不是我自己吹，眞是，算不得什麼事，不說託人情的話，就規規矩矩請個律師打官司，地方，高等，大理院，起碼拖他一年，他不答應轉期也是費話，這不比，轉期更厲害嗎？

白　是，不錯，但是你打料他在那裏告你？

易　他在那裏告我？（小驚）

白　他在租界上，新衙門告你。

易　（默然）曾（驚張）

白　你難道會不知道，新衙門打官司，沒有什麼叫『民事，刑事，』也沒有什麼叫『訴訟法』。只要一張呈紙遞進去，把你底名字寫成了被告，不管你是什麼人，有理無理，先押起來再說，要不押，就得交保，一萬多塊錢的債賬，這一筆交保的款，就不輕。

易　我何曾短他一萬多塊錢？那裏有這們多？

白　自然，實數沒這們多。但是這些市儈，還講得什

麼，『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他既然翻了臉，不認人，還有什麼沒顧忌，他要告，自然就要連前帶後，連本帶利，告你欠他一萬多，把你拖下渾水裏去再說。你眼前拿得出交保那一筆錢麼？要不然，不要說在新衙門裏押多少日子，就是押一天押一刻，你底性氣你底名譽，怎麼受得了？我們是道義之交，替你打算，你的名譽，比金錢貴重得多。算我要求你，從長計議，想個平和方法對付他罷。不要只圖發牢騷，賭氣，遇着這種『橫逆之來』，賭氣是不中用的。

易　（軟化的樣子）有什麼和平方法？只有明天給他錢，明天那裏有？有又不給他還這個氣了呵！

白　我想，找康三哥來商量，一定有個辦法。

易　康三哥，這時候那裏去找？況且他底事情你我都知道，難道還能找他想法子，墊錢。

白　不是要他掏腰包墊錢哪，你交他匯美國的那五千塊錢，遲幾天匯就行了。豐豫那邊，我想只要還他五千塊本錢，利錢總不至於十分再逼。

易　康三哥為了這五千塊錢，急得火燒眉毛似的，他今天款子到手，還不立刻匯走了嗎？

白　（笑）今天是什麼日子？

易　今天是禮拜。

曾　（起立，笑）對呀！你真氣糊塗了，禮拜日子外國銀行不開門，美國的款找誰家去匯？

易　（笑）我真是氣糊塗了。好，好，走，走，走，我們找康三哥去，這時候兒他總許在家。

白　不用到他家去。我剛來的時候，看見他在那邊亭子上看人下棋。你就這裏等，我去找他來。（上土山走去）

易　（向曾）有了事的時候，真不可以生氣，一生氣，連有路可走的事都弄得沒路了。嘿，楊齋底心到底兒比我細，想得周到。

曾　你且慢一點兒高興哪，白楊齋說的話，自然也是一條路，但是這條路只能走一步，第二步還得趕緊想法子。

易　怎麼？

曾　據你和老康，都說美國這筆匯款急得很。明天把他拿來擋了豐豫底賬，至多不過可以騰出一兩天日子，明天過去了。後天美國的款又非匯不可，你底準備在那裏？

易　（默然良久）後天再說罷。

曾　你這種『朝不謀夕』的辦法，那裏行？後天再說，說什麼？

易　唉！誰願意『早不謀夕』，但是有什麼法子。

曾　你沒有法子，我給你想的法子你又不用，我給你說

過多少回了？

易　你往天給我說那法子，實在不妥當。你的東西，我拿去變了來還我的賬。人家看我成個什麼人？

曾　人家愛怎麼樣看怎麼看，誰管那些閒賬。我們兩人的事我們兩人願意，心裏舒服，就得了，別人管得着嗎？

易　（默然不決，面上堆起愁容。）

曾　我這話又招起你發愁了，算了吧，還是到我那裏去嗑酒罷。你還要等老康嗎？

易　自然要等他。

曾　時候不早了，我先回去，教人去替你請客，預備酒菜，柯爵廷，邱荃圃，還有誰？老康說話囉嗦得很，我不願意陪他在這裏白耗時候兒。

易　你先回去也好，坐我汽車去，回頭再來接我。客？就是柯大，邱九連你，我們四個人嗑酒好了。預備十斤酒。陳禿兒，這會兒找得着嗎？找找他也好，我順便，還給他說幾句話。（曾起身要走，康，白從假山後過來。）

曾　康老爺，白老爺，對不住，你們剛來，我要走了，不陪你。六爺（對易）快來呀！我替你預備酒，請客去了。

康　（注目看曾從假山上走去，回頭對易）你們倒很從容，這時候還有心腸請客吃酒。

易　不從容又有什麼法子？唉！三哥！

康　（和白都坐下）剛纔楊齋和我談過了，為你的事，只好這麼辦，把匯美國的款子挪動一下。但是……

易　不用三哥担心，我已經有點準備了，只要明天先把豐豫的賬搪過去，美國的款一兩天就可以想法子匯，決誤不了。

康　很好，但是今天那五千塊錢支票，我已經交給我們東家哈同了，因為我託他交花旗銀行匯，現在我就去找他把支票取回來，取來送到什麼地方哪，你不是還要去吃花酒嗎？

易　（微笑，稍為沈吟）只要三哥今晚上去止住他們，不要交花旗銀行往美國匯就得了。支票取回來放在三哥那裏。明天早半天我教人去取，倒不一定今晚上就要。我今晚上恐怕回家晚一點。

康　唉！我這又忍不住要勸你了。我們老弟兄，道義之交，看着你把『千金之軀』，拿來給一般酒肉朋友做犧牲，吃酒，熬夜，一天一天糟蹋下去，實在替你心疼。不知你自己想着怎麼樣？因為你平生不肯亂要錢，現在聽說你手頭也有點窘了，你又放不下架子來，還是照舊揮霍。你想，你像今天這樣『捉襟見肘』，正經賬都還不清，吃花酒，捧姑娘

的事，何妨收斂收斂哪。我也知道你不是一定好酒好色，也不是甘心情願拿着錢在酒色上瞎花，不過被一般酒肉朋友拖拉住了，拉不下面子來。是不是？

易　是呀！三哥眞知道我底心，我有時候實在是『窮作樂』，人家以為我很快樂，其實我的心境，比拉洋車的還苦。

康　你看透一點，虛面子算得什麽。你刳肉補瘡的去擺虛面子，終究有一天熬不過去，虛面子沒有了，眞正緊急患難的時候，誰來管你？我很希望你下個決心，自己打算打算，譬如應酬柯大，邱七，報效曾蘭枝那錢，從今天起，不要再花了，減省一個是一個，你縱然受窘也要窘得好一點，是不是啊？楊齋。

白　怎麽不是哪。我早就這們勸過，要替社會做事，先要有我們自己這一個人。個人底生計不生問題，纔有心緒，有精神，好好替社會做事。六哥一味想在社會上賣氣力，又不大愛惜身體，又不大注意自己的生計。這種舍其田而耘人之田的辦法。依我看，很不妥當，我還是希望你：（遠遠有鎗聲）

易　（驚起）聽：聽，那裏放鎗？

康　不錯，是放鎗，兵變罷？好幾個月不發餉……

白　四個月了。聽，聽，這幾鎗放得更快了。

易　不能！胡任之說昨天已經補發兩個月了，白天我會着好幾個軍界上的人，一點風聲都沒聽見有，何至於忽然會變。（三人呆立注聽，良久，鎗聲不響了。）

康　管他的，兵變也不會就搶到這背僻地方來。坐一回，不要把我們的話頭打斷了。（康易坐下，易看手表，躊躇一回，想走又不好意思走，慢慢坐下）楊齋，你剛才說（希望他）怎麽？

白　我和三哥一樣，希望他少應酬些酒肉朋友，少捧些姑娘。

康　是呀！堂子裏姑娘幾個有良心的，就像曾蘭枝，你常說他對你好，我想他好到極點，無非有時候少敲你幾個罷了，難道他自己還有祖遺財產來倒貼賠，今天他還沒有看穿你，以為你還是個可搾之東，和你好。等你眞沒錢的時候，再看怎麽樣。

易　我看蘭枝似乎不至於那們勢利薰心，他是曾經在學校裏受過教育的人，他落在堂子裏，不是他底本心。

康　你直是犯了學校迷哪。（易低頭看手表）進過學校都是好人，地球上底好人沒地方擠了。就像我倉聖學堂，獨一無二的注重德育，天天拿聖賢的道德訓練學生，還不敢說

他們畢業之後都是好人，何況那些亂七八糟的滑頭學校——滑頭女學校——上海的滑頭女學校，（易很不自在，又低頭看手表，康再往下說）曾蘭枝受的教育，難道還比得過……

（園丁攜花具從土山後過來）

易 （忽起立，問）剛纔是什麼地方放鎗？

園丁 就在園子外頭不遠，巡警拿强盜。

白康 （起立同聲問，）什麼强盜？搶誰？

園丁 聽說是一個堂子姑娘，打園子裏回去的。

易 姑娘，是誰？

園丁 說不清是誰？彷彿說是三馬路的，叫什麼蘭。

易 三馬路？什麼蘭？（慌張，上土山要走）三哥！支票，明天，明天見，（一邊說一邊走去了）

康 哼哼！（搖頭）

白 唉！（搖頭）

園丁 （傻笑， 幕落。）

第二幕完

第三幕

登場人物

康節甫

易六太太 易敏生的妻，四十歲上下，服飾奢華，但不很時髦。

鄒媽 易家女僕，打扮很漂亮。

金懋 五十多歲，體格康健，衣服整齊。

施忠 康家老僕，六十多歲，體態龍鍾，衣服樸陋。

順兒 康家底黃毛雅頭。

康思孝 節甫次子，十六七歲，相貌蠢傻，穿不很乾淨的白色學生制服。

地點 康節甫的書房兼客房，又是康思孝底睡房。

時間 第二幕的第二天中午以後。

佈景

正面是一排土玻璃窗戶，窗外是天井，由窗內看見天井內有些花木。和窗戶平行近右角的地方有一道門通天井。右面牆壁，有較高的小窗戶。左面牆壁，近正面角上有一道門通上房。順正面窗下有一張花梨長條架几，架几上亂堆著些舊書，磁器，瓶，盤，雜物。靠架几左端一個小保險櫃，靠右端一個茶几，兩把椅子，右面靠牆兩個亂放著書的書架，左面靠牆擺一張木床，床上被褥都很樸素，而且不很乾淨。屋中間橫擺一張大書案，右端堆著書，當中放著夾七雜八文具，戒尺，水烟袋，還有一個叫人鈴，等等。右邊書架之前

一張躺床，一個小圓棹，書架和圓桌旁邊都有椅子。左右牆上都掛着格言，或者亂筆條聯字畫。屋裏的家具，中西雜湊，並且都不很新。（開幕）康思孝正躺在床上睡午覺。

節甫 （挾着皮包，剛在學堂下課的樣子，從右門進來，施忠跟進，節放皮包，坐書桌邊取水烟筒，忠點紙煤奉上，緩緩吸烟，回頭，見康思孝睡在床上）哼，又是這個樣子，（問施忠）他幾時回來的，又停尸在這裏？

忠 不大一會兒工夫，開飯的時候，吃過飯纔睡的。這會兒一點鐘了，老爺在學堂吃過飯了吧？

節 哼！把他叫起來。

忠 二少爺！二少爺！

思孝 （揉眼睛，欠伸看見節甫，下床，呆立，）爸爸！

節 你吃了飯為什麼不去上課？

孝 下午一點至三點，算學教習告了假，缺課。（忠看孝，冷笑，退出。）

節 教習告假，你就該回家睡懶覺？哼哼！『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原來是孔子駡的朽木，糞土之牆，都出在我家裏，你叫我在孔夫子面前現眼，好！好！

孝 我剛躺下，還沒大睡着。

節 唉！我一輩子講道德，交朋友，做事，處處都講道德，想不到會養出你這種東西。我沒在那裏取過不義之財，全憑我的聲名，道德，辛辛苦苦攢積起錢來養活你們，送你們進學堂，像你哥哥聰明，會讀書，就有人供他的學費出洋，够多們好；前程够多們遠大。你天分笨，是天生成的，我不敢怨天，只望你自己發奮，『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趕上你哥哥去。你偏又笨又懶。雖然人都相信我，不會因為你不成器，疑心我在什麼地方損了陰德。但是眼看着兒子不要强……

孝 不是我不要强呀！是爸爸不幫着我。

節 書讀了在你肚子裏，你不讀，我有什麼法子幫你？

孝 不是說讀書呀！白二叔家裏的仲二哥，歲數也比我大不多，學堂也和我一樣沒畢業，老早就當科員了，多們給白二叔露臉，其實這都是白二叔幫他弄的。爸爸你不幫我弄，倒怪我不成器，不要强。

節 你憑什麼當科員，你會什麼？

孝 當科員要會什麼，難道坐黃包車，跑衙門我也不會？

節 （水烟筒放桌上，拍一聲響，）糊說：我的兒子，

次不許沒有畢業文憑就去弄官做。我家祖宗幾十輩子，就有過不入學不中舉，由監生捐官的人。如今當然要有畢業文憑，纔算正途出身，和秀才舉人一樣。我不能像白二叔那們溺愛不明，自己吃教育飯，兒子連畢業文憑都不弄一張。告訴你，不怕你笨，笨得像牛一樣。我有法子逼你上道兒。學堂沒課，也不能讓你白玩兒。你還是給我寫字，寫白摺子，一點鐘五百字，短一個摔十下手心。就在這裏寫。（指書案左端。）

孝　（沒奈何，尋出紙筆，坐書案左端寫字。）唉！（長嘆）

節　（再拿起水烟筒，一面吸烟，一面眼看孝寫字）唉！（長歎）（忽然想起，放下水烟筒，從皮包內取出一種洋式文件，起身開保險櫃，將文件放進櫃內，仍複鎖好。回坐原位，按鈴叫人。同時門外有汽車聲。）

忠　（由右門進）老爺叫嗎？（眼斜視保險櫃，）

節　你趕緊跑到學堂裏，借個電話，告訴易六老爺說：『那支票沒取回來。因爲我昨晚上去找哈同哈大人，已經睡了，沒見着。今天他又一早兒出了門。我跑了好幾趟，及至見着面的時候兒，他把款子已經交給銀行匯到美國去，電報都發了，掣不回來了，請六老爺趕緊別處想法子，不要躭誤事。』聽明白了嗎？說得清楚嗎？

忠　說得清楚。

節　快去！跑快些。

忠　（轉身要走。）

節　喂：剛纔門口喇叭叫，誰底汽車！

忠　易六太太。

節　唔！（略爲沈吟，）去罷。（忠退出）

順兒　（從左門進）易六太太來了。

節　來做什麼？

順　不知道，我們太太說他要見老爺，他現在太太房裏。

節　要見我？（沈吟）見吧！你說我不大工夫就要出門。六太太有話就到這屋裏說吧！

順　唯。（退出）

節　見我！又是鬧什麼家務！

順兒　（從左門進）易六太太來了！

易六太太　（跟順兒進，郝媽提水烟筒跟進，）三哥好啊！

節　（讓易在右面坐）沒什麼好。今天出門這們早啊？

易　本來南成都路張家請打牌，是兩點鐘，我因爲有幾

句話和三哥說，所以早一點兒上這兒來。（孫媽送上水煙筒，退出。）

節　（皺眉，有不以爲然的樣子）哦！這會兒一點鐘了，我兩點鐘還有一堂功課……（不語移時）

易　你大姪女兒有了人家了，三哥知道嗎？

節　（冷冷的態度）敏生對我談過。

易　我們老爺近來老脾氣又發了。自從前回。三哥勸過他之後，好不過半個月光景。如今出門總是半夜纔回家，回家總是醉的。在家的工夫，一個人蜷在書房裏，除了有時候兒說幾句不相干的話，要和他提起家務事，他看他底書寫他底字，就好像沒聽見似的。十分說急了，他率性站起脚，一聲不響，又出門了。這怎麼好？唉！（說話中間斷斷續續的吹水煙）

節　他是天性不愛談家務事的。就是我們和他在一塊兒的時候兒，天南地北，上下古今，說得忘乎其形。只要一談到誰的家務事，他立刻打啞了聾兒似的，替人家皺眉閉眼的發愁。我常說：『別人底家務事你可以不高興聽，不高興管。你自己底家務事，是不愛聽也要聽，不愛管也要管的。』他也不是不知道，不是不關心自己底家務，只是不願瑣瑣碎碎去淘神就是了。就我知道的說，你們家裏過日子，以及女兒身上的花費，他雖說不大管，其實又何嘗不是他一個人在支持？（說話中間也斷斷續續的吹水煙，思孝趁機會偷偷從左門出去。）你們或者不知道他的……

易　我怎麼不知道。他的家務，不該他一人支持，誰支持？一家大小七八口子，他限定一個月只給五百塊錢，够什麼？你大姪女兒預備嫁粧，買一隻頂小頂小的金鋼石別針兒，兩朵珠花，通共不到一千塊錢，他很不願意，說我太過分，硬要教退給人家。你大姪女兒看見別人到美國留學，羨慕得了不得。他硬不給錢送留學，說他程度不够。他一萬八千的送別人的兒子留學，別人的兒子就程度够嗎？（說話中間，仍斷斷續續的吹煙。）

節　咳咳！

易　三哥是他底老大哥，又是很講究道德的，他也是開口閉口相信道德的人。所以我再拜託三哥，替我娘兒們多說幾句話，請他把道德也均勻一點在家裏，不要盡拿道德去便宜外人。兒子留學回來做了官，他當老太爺。女兒出門子有體面，也是他的光彩。他眼前就多道德一點兒，並不是撈不回本兒來的事。我說一句不中聽的話，難道親生的女兒，當不得一個曾蘭枝？唉！……

節　這話太重了，敏生不是那樣沒心肝的人。我能說的

話一定替你說，他不好的地方我一定規勸他。我是不怕得罪人的。但是弟太太，你也要體諒當丈夫的一點兒。家裏無論怎麼樣有錢，當省的省一點兒也是惜福。你三嫂和姪兒媳婦，你看見的，我就沒許他們戴過什麼鑽石珠子。不怕你笑話，我家裏從來就沒有過這些東西。然而……

易　三哥是有名的古道人，可以行。我們的兒女出去，面子上要寒沈一點兒，就有人要褒貶了。況且我們老爺……

順兒　（由左門進）我們太太請六太太上房坐，喫點心。

易　我剛喫過飯哩。（鄒媽從左門進，接去水煙筒。）

節　你的話我一定替你說，你心裏也想寬敞一點兒。

忠　（由右門進）白二老爺來了。

白楊齋　（跟進）六嫂也在這裏。（節起身讓坐）

易　（起身要走，）我來一會兒了，三哥！你多分心。我上三嫂屋裏去，你們好說話。（向白）二叔多坐坐，（走倒左門邊又回頭）二叔，你沒有忘記罷，那裏錢又到月了，我等着要用呵。

白　是的，我沒忘記，明後天，准可以，收來就教人送去。

節　（向忠）你把電話怎麼去這半天？打通了沒有？

忠　早打通了。易六老爺親自接的電話，說「知道了。」因為老爺這裏和六太太說話，沒好進來回，（拿煙茶敬白，退出。）

節　唔。

白　（坐右面椅子上）三哥給敏生打電話嗎，你截留的款子呢？

節　款子已經匯走了，沒截留住。

白　沒截留住，那敏生和豐豫的事今天怎麼辦？

節　所以呀，我給敏生打電話，讓他趕緊想別的法子。

白　這們倉卒的時候，他有法子想嗎？我們就看着他吃官司嗎？

節　那自然不能袖手旁觀，總得替他計劃計劃。

白　三哥底計劃怎麼樣？

節　我想，一面還是拿人情去和豐豫說，一面叫敏生暫且避一避，避到中國地去，再慢慢想法子。

白　避到中國地去，敏生和給官場裏都有交情，不至於受新衙門的氣，這一層倒不錯。但是這們一來，他日後再回租界上來，面子就差一點了。

節　這原是不得已的辦法，只要不喫眼前虧。就是日後，只要債賬弄清楚了，再出來也沒有什麼不好看，又不是

為別樣不名譽的事逃了。

白　不錯，我們為朋友盡心，也只好如此。那嗎，我兩人這就走，看看敏生去，替他拿點注意吧。

節　你先走一步，我家裏還有一點事，回頭在敏生家裏見好了。

白　我也還有一點耽擱，我要去找周經籌說句話，他約我兩點鐘下了課在他家裏見。

節　那個周經籌，不是我們學堂底算學教習嗎？他不是今天學堂缺課嗎？

白　（起身要走）不！我來的時候兒，先上他家去過一趟，說還沒下課哩。

節　（有感觸的樣子）唉！（起身要送白）好，敏生家裏見罷！

忠　（由右門進）易公館金懋來了，說六老爺叫他來有要緊事。

白　（小驚）什麼事？

節　教他進來。

金懋　（進門對節白請安）三老爺的電話我們老爺接着了，急得了不得。因為昨天給豐豫話太說硬了，今天六點鐘沒錢給他，轉不過口來。教小的到白二老爺公館去，託二老爺想法子再推一天的期，我們老爺趕緊籌款。公館裏說二老爺上這邊來了。所以小的趕到這邊來。

節　一天的日子，你們老爺准籌得出款來嗎？怎麼個籌法？

金懋　拿値錢的東西去變，鑽石戒指，翡翠鐲子，還有好些個東西，已經交給陳公厚去找主兒了，據說回信很快。

節　這很好了，用不着我們亂出主意了。再推一天日子，楊齋，我想你去說，豐豫不能不答應。其實也是落得做人情。今天六點鐘過後，他要告狀，新衙門也不收呈紙了，還不是等到明天再。

白　好，我待一會兒，就去給豐豫說，（向金懋）回來到公館看你們老爺。

金　（請安）謝謝，二老爺費心。

節　（向金）你先回去罷。

金　（請安）着！（退出）

白　我去了，三哥回頭見罷，（節送白出。忠在屋內收拾物件，對保險櫃特別注意，撫摸良久。）

節　（送白回來，面帶怒容）二少爺哪？

忠　在太太房裏。

節　幹什麼？

忠　不知道，仿佛聽順兒說又在睡覺。

節　叫他來。

忠　（跨左面門）順兒！順兒！（內應）老爺叫二少爺，快些！快些！

孝　（樓梯上脚步聲甚急，進門向節立，揉眼。）爸爸。

節　（怒極）你剛纔說算學教習缺課，是不是？

孝　唔，唔，唔，缺，缺課，是。

節　（發恨）哼！我平常怎們教訓你？嫺，做錯事，都還情有可原，最可恨的是說慌話做假。老子作一輩子人，就是不說慌話，不作假，纔掙出這個聲望。你偏要這們做，（咬牙）現我的眼，軋我的心。（起立，右手拿戒尺，左手握孝右臂打。）

孝　（帶哭聲）是，是缺課，教習，我不說慌話，是教習缺課，周教習，沒說慌話。

節　白二叔剛到周教習家去，說他上課去了。你！（打）你沒說慌。（打）你軋我的心，（打）你現我的眼，（打）你，你，（連打。忠在旁瘉看，要勸又不敢勸的樣子。　幕落。）

第三幕完

第四幕

登場人物

易敏生

柯爵廷

邱荃圃

曾蘭枝

阿金——蘭枝底娘姨

阿寶——蘭枝底大姐

夥計　甲乙

地點　三馬路堂子裏曾蘭枝底房間。

時間　第三幕底夜晚十一點以後。

佈景

一間堂子裏的房間，現着鈍三角形的面積，房內洋紙裱糊牆壁，掛着各種鏡框字畫，一切陳設家具都很華麗。左邊上手有雕花格段。半垂着帳幔，裏邊是蘭枝的臥室，從外邊隱約可以看見其中底牀帳家具。下手有一道通下房廚房的門。右邊下手有一道門接着樓梯，下樓去是出大門的路。

（開幕）屋裏滿開着電燈，大圓棹上杯盤狼藉，快要酒闌人散的樣子。

柯 （坐在圓桌邊一把椅子上，半醉的樣子口銜雪茄烟）喂，我們底酒怎麼辦啊？

邱 （靠在左邊一張躺牀上）客都逃完了，就賸我們兩人兒了，還喫嗎？

柯 客逃了還有主人哪！唉，主人那兒去了！老四！老四！

曾 （在臥房內應出）唯，唯，叫我幹麼？

柯 請你啦。誰敢叫你嗎。好主人，我請你，再喫兩鍾行不行！

曾 你別駡人了，我陪你喫。

柯 六爺哪？

曾 他在裏間兒打電話。

柯 老七！來，來，來，咱們三人兒先喫着。

邱 （起身入座）好。

曾 （拿壺斟酒）這壺快完了，再來兩壺吧。

柯 六爺給誰打電話？

曾 說不清，那像似白楊齋來電話罷。

柯 白楊齋？康節甫。他這幾位道學朋友。我看見，就腦袋疼。很好玩兒的地方，很高興的時候兒，只要他們那道學面孔一擺出來，就和數九天擱上冰桶一樣，叫人渾身什麼勁兒都冷了。敏生活鮮鮮一個人，偏愛和他們瞎纏，眞怪。變一個人，不痛痛快快找樂兒，拘束得和大姑娘裹脚一樣，講什麼道學，不是活倔楣。有時候兒他們還要自己打吵子，爭誰是眞道學；誰是假道學，好像爭汪麻子旺麻子似的。老實說我就一勁老不作興道學這個東西。二十四分地道的眞道學，我也不佩服，誰管他假不假，眞不眞。只有敏生作興他們——像什麼白楊齋，康節甫。

邱 康節甫底事我不大清楚，那白楊齋，哼，道學。我新近聽我們浙江同鄉說：他——老白。把經手的浙江水災賑款，私自去放利，好幾萬。有人打算好舉發他，就在這幾天。我們等着在報上瞧他的好看罷。哼，道學，眞的。

易 （從裏間出來，帶笑說）哼哼，你們又在那裏罵道學了，等我來罰你們一個醉上加醉。（入座把壺）老四，還有多少酒？

曾 多着啦。

邱 他這裏底酒，誰喫得完？少說點，再來四斤罷，我們四個人挑。

柯 （伸手要划拳的樣子，）對對對，挑。

曾 挑什麼呀？喈們幾個，又沒外人，誰還想贏誰底拳嗎？酒又喫不均勻，驢嘶馬叫的什麼意思？我們一人一斤，

自斟自飲，一邊談心一邊喖，多們好哇。

柯　也對也對，一人一把壺，拿來。（阿金，阿寶，張羅酒菜，以下四人隨喖酒隨說話。）

易　七哥剛纔罵道學，是不是又說的康節甫白楊齋他們二位？說句不曲心的話，我也是不相信道學。不過像我們這不愛守規矩的人，耳朵裏時常灌兩句正經話進去，也未嘗不可以少放肆一點兒。少鬧點兒過錯。像康白二位，不過拘板一點兒，不大通世故，總還是有點性情的人。我想這種人，雖然沒有多大力量可以幫助人，可是到了朋友患難緊急的時候，總還有點義氣，不至於反眼不認人。人生一輩子，誰保得住全沒一點糟心的事，熱鬧朋友固然好，冷淡朋友也要有一兩個纔行哩。

邱　唔，（點頭沈吟，不自在的樣子。）

柯　（不快活，要發作的樣子）嗯，我們都是熱鬧的朋友，他們才是冷淡的朋友，患難的朋友。嗯。

曾　你（指易）又發起你書獃子議論來了，算了罷，喖酒，喖酒，你們看。我這一壺完了。

邱　我也完了。

柯　我還有一杯。

易　噯喲，我淨顧了說話，酒還賸大半壺哪，老四你替我喖一杯。

邱　不行，不行。你又不是輸了拳，況且老四今天比我們喖得多。

易　你們請那邊歇着，讓我慢慢喖，好不好？

柯　我還有事，等不了，你非得快喖……

易　你有什麼事？

柯　總不過又找熱鬧朋友去呀。

易　（默然）

阿金　（從裏間出）電話，柯大爺的。

柯　嘿！說有事就有事，媽的……（進裏間接電話。）

易　我剛纔說錯了話，柯大哥有點惱了。七哥怎麼好？

邱　沒有的事，何至於就惱。不過他也有他自己的想法。

柯　（匆匆從裏間出）阿金。問問我車在門口沒有？

阿金　（向右門外）柯大爺車在門口沒有？大爺要走。

（外應）在這兒啦。

易　什麼事？這們忙？

柯　家裏孩子不好，忽然發燒，讓肚子疼。

曾　大概飲食多一點吧？弄點午時茶吃吃就許好的。阿金，大爺底衣服，帽子，手杖。

邱　還是找醫生瞧瞧好。

柯　（穿衣戴帽拿手杖走）明天見，明天見。

曾，易，邱　（送至右門）走好。（回原座）

曾　（向易）你酒還嗑嗎？

易　完了。七哥，嗑一點粥罷？

邱　不嗑了。

易　那就教他們收去罷。好好泡壺釅茶，我們清清淨淨再談一會兒。七哥，你沒事，別忙。（離席坐左邊躺椅上。）

邱　可以，再坐一會兒，（近易躺椅上坐。）

阿寶　（向左門外）夥計，收傢伙。

夥計甲乙　喳。（由左門進收拾殘席。曾，金，寶分頭張羅煙茶。）

易　（向邱）你剛纔說，柯大哥『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是怎麼個想法？

邱　他這個人也是個講義氣的朋友，可是心眼兒很實，很好勝。他要是看中了一個朋友。就和姑娘有了情人似的，誰都不許比他再要好，要不然，他底醋勁兒就上來了。他常說你，敏生夠個朋友，可惜他相信的人，不是之乎者也一毛不拔的假斯文，就是涎皮厚臉希圖沾點兒油水的小買賣底兒。柯大哥，他以為你有正經事不和他商量，淨和康節甫，白揚齋，陳禿兒，譚胖子一班兒人商量，似乎是拿酒肉朋友待他。其實他心裏願意和你做一個真朋友，你或許不覺得罷？

易　柯大哥是個有肝膽的人，我也看得出來，我並不是不相信他。但因為他有錢的名氣太大，我總怕人說我和他相交是圖他的錢，所以甯可自己遠着一點兒，差不多的事不肯去煩他。然而我心裏並不把當尋常商人看待，我當他也是我一個不讀書的道義之交。

邱　柯大哥因為自己不是讀書人，見你和康節甫白揚齋要好，他似為是只瞧得起讀書人哩。

易　那是他錯會了意了，我實在把他和康節甫白揚齋一樣的看待。不但是柯大哥，就是七哥，你，我也一樣的認為是好朋友。要像陳禿兒，譚胖子，我只是有事的時候拿來使喚，無事就擱下。明知他們無非想遇事沾點兒油水，我也樂得破幾個錢，買他們的狗氣力。我平常對待這些人是什麼情形，難道七哥你還看不出來嗎？

邱　我自然看得出來呀。

易　是呀。人生在世上。事情複雜得很，不是一色的人做得完的，所以一個人相與的，也斷不能只是一色的朋友。不過一色朋友有一色朋友的待法，各人心裏要有個分寸就是了。我今天嗑得有點醉了，七哥不是外人，我這些都是掏心

寫子的話，我交朋友就是這個主義，七哥你看對不對？

邱　對是對呀。可是柯大哥底見解和你不同。他以爲：『天地間只有能够通財的是眞朋友 。 其餘都是浮面上的朋友。我需錢的時候，朋友能够幫助我，朋友需錢的時候我能够幫助他 ，這纔算眞正够交情。空口說白話，什麼道義之交，全不是那們一回事。什麼東西叫道義，道義救得了朋友的窮，止得了朋友的餓嗎？』他這些話雖然合不起你們孔夫子講的聖賢道理，據我們看，到也很乾脆，很結實。

易　不錯，眞乾脆，眞結實。本來人生底緊急患難，總是因爲缺錢的時候多呀。但是道義之交，也並不是一定不能在銀錢上幫忙。今天就遇着一件事，說給你聽聽罷。就是我自已有一筆緊急用項 ，拿了幾樣東西，敎陳禿兒去替我變錢。這東西買的時候 ，去了八千幾，現在行市可以值一萬零，他揹住我硬說買主只肯六千五，再多不行。你看可恨不可恨。

邱　什麼東西，字畫嗎？那打急抓的時候是不好賣哪。

易　不是，是兩個大鑽石戒指。一支翡翠鐲子，一串大珠子。還有幾件小東西。

邱　這些東西是有行市的，要賣要押都好辦，你爲什麼不找柯大哥。

易　陳禿兒把我揹急了，我沒法子，也想厚着臉去找柯大哥了。恰巧康節甫和白楊齋來看我，遇着這件事。節甫向來是不大管人銀錢的事的，這時候看見陳禿兒揹我的情形，他也氣得告起奮勇來了。說：『東西交我，我去找哈同，楊齋和哈同也熟。我們一道兒去，至少非做到一萬不可。』

邱　他兩人眞的去辦了嗎？

易　怎麼不是眞的。剛纔白楊齋打電話，就是回信，已經賣成了，一萬一。並且是現錢，今晚上就交。待一會兒就送到我家裏去。

邱　這我倒沒有想到，他兩人辦事這們痛快。

曾　（正坐在八仙桌上玩骨牌，聽易邱說話）眞的，剛纔接電話，我也聽見，眞是一萬一。

邱　（帶笑注視曾，良久）

曾　（帶笑）七爺，認不得了嗎？直釘我幹麼？

邱　昨晚上有人家造你的謠言，說你逛半淞園遭强盜路刧了，我看你身上的鑽石珠寶還在不在。

曾　（揎袖揭臂給邱看）你看在不在。

邱　（笑）在，在，誰不知曾四小姐底珠寶玉器多。

易　（不語移時，內間電鈴響）

阿金　（從裏間出）電話，六爺公館的。

易　（進裏間接電話）

邱　（拉曾手，聲略底。）他實的不是你昨天帶的那一份兒嗎？單那一支鐲子也值一萬哪。我們眞朋友，何必背我們。他要正明公道交給我或者柯大爺辦，何至吃這個虧。唉！散生總是這個脾氣。

曾　（低頭嘆氣）

易　（從裏間出，面色斗變）開車開車。我底大褂，馬褂。

曾，邱　什麼事，什麼事？

曾　誰病了嗎？公館裏誰打電話？

易　金懋，打電話，說白楊齋教人送款子去了，只有一千。怪不怪。

曾　（驚）怎麼，只有一千？你不要聽錯電話了吧。

易　穿大褂馬褂。曾實着扣鈕子，阿寶拿帽子旁立，我先也以爲是聽錯了。金懋說不錯的，是只有一千，並且有白楊齋一封信，據信的人說，信裏寫得明白，教我一看就知道了。

曾　打電話給金懋，把信送到這裏來，不好麼？

易　不好，我自己回去看。我心裏不舒服。這裏待不住，（匆匆出右門去，）

邱　（也穿衣服拿帽子）我也走。

曾　他有事，你忙什麼？

邱　我看他神氣不好，想到他公館裏去看看。

曾　好，好，勞您駕，你看了，有什麼事給我打個電話。

邱　好，好。

曾　（送邱出右門，回身看手上戒指，手鐲，生氣，摘下來，連項上底珠串扯下來，都摔了，金寶在旁呆看）。我還要裝這假面孔幹甚麼，就這些燒料貨？（長歎）唉！（躺歎在一張躺椅上，幕落）

第四幕完

第五幕

登場人物

胡仕之

元季波

邱荃圃

馬夫　甲乙

僕人　甲乙

地點　護軍使署底花園。

時間　第四幕底次日晚上八點鐘後。

佈景

　左方斜露着一座水榭底外部，一排雕花裝玻璃的窗戶，窗戶中間一道垂着竹簾的門。窗戶外是走廊，掛着幾個鳥籠和鸚哥架子。右方一帶白石雕花闌干接連水榭門底走廊，闌干圍着一個大池子，池子裏滿佈着荷葉和剛出箭的花包，池子對面有較遠的樹竹和樓房。左面右面俱是花木山石。中間是院子，擺着籐椅茶几。(開幕)水榭內有燈光和叉麻雀的聲音。元季波胡任之一左一右坐在靠中間茶几的籐椅上吸烟。

元　你們貴東要在租界上買房子嗎？你看易敏生的房子好不好？

胡　可不是嗎？他心裏正要買一所兒易敏生那樣的房子，好幾回他要我去和敏生商量，講交情，讓給他。我沒好意思和敏生開口，敏生那局面，那裏是賣房子的人。

元　那倒說不定喏。都會地方，有錢人，差不多都把屯房子當成一種尋常的買賣子。比不得鄉下人，守着祖業，一死兒不肯丟，只要賺錢合算，不見得一定不賣；況且是拿護軍使底面子去和他講交情，你不好意思開口，等一會兒敏生來了，我畱工夫探一探他口氣怎麼樣。嘿，他怎麼這會還不來，你們催請了嗎？

胡　來！

僕甲　(從右邊出來)着！

胡　催請易六爺怎麼樣了？

僕甲　打了好幾道電話，打不通，像是電話壞了。

胡　邱七爺，柯大爺哪？

僕甲　柯大爺說家裏有事，說謝了，邱七爺、在柯大爺公館裏，就來。

胡　他家裏什麼事，邱七爺也去了？或許易六爺也在那裏。你再打電話催，說『元大人早到了，等他們打牌，不够手兒。』

僕甲　著。(退。)

胡　柯家今天有什麼事，不是他生日嗎？

元　他生日早過了。什麼事，等敏生來了就知道。

胡　你想，那房子的話，可以同他說嗎？

元　我想，或者可以。敏生是個洒脫人，我們當作笑話給他說，試一試，他就不肯也不至於硬碰釘子。我想，或者可以，護軍使和他講交情……

胡　他價錢不會要得很大嗎？

元　他這個人，錢倒不在乎。只要他認交情，肯讓，大略不會故意在價錢上爲難，想敲竹槓。

胡　這們說，那房子不是很有希望嗎？

元　嗯嗯，然而，那也說不定。

胡　（詫異底樣子）怎麼？

元　不怎麼。斂生倒不怎麼。就是他那兩位道義之交有點難說話，頂難說話是康節甫，古板極了。

胡　他當得了斂生底家嗎？

元　差不多。斂生一心飯命認他是道義之交，他也滿不客氣，許多事都要替斂生硬作主，動輒就是道德，名教，廉恥，孝弟……

胡　賣房子和道德廉恥什麼相干？

元　你說不相干？哼哼，他可以說，賣祖業是不孝，拿祖業去巴結護軍使是無恥。還有這樣那樣，話頭兒多着哩。

胡　那怎們樣哪？疏通疏通，給他點兒好處，請他少插嘴，好不好？

元　很難說話，這位道學先生，康節甫。古板極了，眞古板，癖氣又怪。我說一段故事你聽，我也是聽見邱荃圃說的。

胡　什麼故事，康節甫底故事嗎？

元　自然。上年荃圃他們洋行裏包倉聖學堂底工程，是由斂生託康節甫作成的。照例有一筆回扣，斂生和他倆個人應得的，合共不到一千塊錢。荃圃恭恭敬敬給他送去，因爲尊敬他是個講道德的體面人。你猜他怎麼樣？

胡　怎麼樣？壁謝？

元　壁謝？哼，若命說壁謝兩個字，又不算古板了呵。他劈頭劈臉就開了一篇教訓，當着斂生也在那裏。他說『做人要怎麼樣「臨財毋苟得，」怎麼樣「渴不飲盜泉水，暑不息惡木陰」……』接着又大吹小擂的自己出了一篇廣告，說『自己向來是怎麼樣一介不與一介不取。』末後了兒，簡直說荃圃給他回扣錢，是罵他，是毀壞他底操守。把荃圃僵得下不了臺，斂生也弄得非常之窘。

胡　到底兒這件事怎麼樣了呢？

元　到底還是斂生出了個主意，教荃圃把這筆錢捐到倉聖學堂圖書館去，纔算有了一個臺階兒。你說，這位先生難不難？

胡　照你這們說，姓康的很討人嫌？可是如今這樣的世道人心，他居然能够說不要錢就不要錢，也是算很難得的一個人啦。我倒沒想到，這位君子還是一個眞道學啦。討人嫌是討人嫌，這一點兒品行倒也還可取呵。

元　自然，他也有些可取的地方，要不然，斂生不是傻子，就肯信服他　，把他當作道義之交嗎？不過他這道義之交，於斂生雖然不爲無益；於咱們的事——要商量斂生讓房

子——他插在中間打攪，不受商量，就很害事。

胡　房子，慢慢看機會吧。好在比敏生底房子好的還多得很，我們東家也不是立刻就要搬去住。

元　是的，慢慢看機會，（想什麼事的樣子）姓白的。白暘齋，他也是敏生底道義之交。他有個兒子在我那裏當科員，是敏生薦的。他也上我那裏去談過兩次也是開口道德，閉口仁義。可是神氣很活動，不像姓康的那樣又臭又硬，或者找他可以想法子，商量敏生的房子；我想他既然熱心替兒子找差事……

僕乙　（由水榭出來）武大人說，借二百塊錢，他帶的錢不够，輸了。

胡　唔唔！你上賬房去取罷，他們打幾圈了！

僕乙　剛搬位，說再打四圈，武大人輸出去三百幾。

胡　知道了，去罷，（僕乙退）

元　其實你們這衙門房子好得很，租界上那有這們大的地方，這們好的風景。（起立做看風景的樣子。）

僕甲　（從右邊來）邱七爺到。（邱由右邊進來，胡元起身招乎。）

邱　來晚了，對不住，對不住，

胡　我們屋裏坐罷？

邱　就在這院子裏好，這裏好。（三人各坐籐椅，）房裏都是誰？打牌了嗎？（僕進烟茶）

胡　他們先打了一桌，也是幾個熟人，我們想湊一桌，等荃翁你們沒來，不够手兒。柯爵翁家裏有什麼好事，你們在那裏湊熱鬧嗎？

邱　唉！湊什麼熱鬧兒，糟極了，他一個頂心愛的小兒子死了，把我找去替他幫忙，照護照護。

元　什麼病？幾歲了？

邱　姨太太養的，纔三歲多。昨晚我們和爵廷一塊兒正嗑酒，家裏來電話，說病了，今天未正二刻就死了。熱藥，涼藥，補藥，瀉藥，都吃過，上海有名的醫生都請到了，到底兒說不清楚是什麼病。

胡　是由西醫瞧的嗎？

邱　不，爵廷一輩子就是不相信西醫。（轉一個念頭的樣子）任翁，今天接北京電報沒有？

胡　這會兒還沒有。

元　你聽見什麼了嗎？

邱　我早晨上行裏去，聽外國人說，長辛店開仗了。

元　不至於罷。

胡　我想也不至於。不至於這們快。

元　是呀。張雨帥和曹三爺，又是把弟兄，又是兒女親家。前兩天纔通電說彼此都誠意維持和平，教外邊不要誤會，何至於就打起來。一張蘭譜撕了不算什麼，難道兒女婚姻的龍鳳帖，也可以隨便撕了嗎，要是照這樣子，世界那還有信得過的親戚，信得過的朋友？

邱　那倒不一定。世界上，上親戚朋友的擋的人多着哪。況且直奉的問題……

胡　（笑）嘿，這裏「禁談國事」，我們還是去兩幾圈兒吧。

元　好！還短一把手兒，怎麼辦？奇怪得很，易敏生今天這時候還不來。

胡　是啊！電話也打不通，簡直沒地方找，他沒到阿爵爺那裏去嗎？

邱　沒有。

元　奇怪，奇怪。那裏去了？

邱　唉。（長歎）。「那裏去了」。說起來是新聞，也是笑話，他給一位道義之交坑了，躲出租界外去了。（元胡都大驚。）

元　誰？康節甫嗎？

邱　康節甫？不是。

元　那定是白楊齋了。我瞧那人神氣就透着有幾分假，不像靠得住的朋友。

胡　他怎麼給人家坑了，怎麼一回事？

邱　說起來話長，往簡便的說罷。敏生有一筆緊急賬，再三推期，推今天十二點給人家，非給不可，不然就要大堺棄。敏生急了，昨天拿出幾樣東西託陳杰兒去變錢，陳杰兒撺他，想吃他底便易。碰見這兩位道義之交，康節甫，白楊齋，代抱不平，告起奮勇來了。願意替他找買主兒。果然不錯，東西交他們兩人拿去。不大工夫去電話說「賣成了，一萬一千塊錢。」

元　什麼東西？這價錢眞可以呀。

邱　你聽啦。比陳杰兒底價錢多了五千幾，這總算够朋友吧。

胡　是够朋友啊，不錯啊。

邱　誰知道臨到末後了兒，鬧到昨晚上差不多十二點鐘了，只送了一千塊錢去。

元　那一萬哪？今天？

邱　什麼今天明天，老實不客氣，那位姓白的道義之交，給他截留了，只給了他一封客信。

胡　（站起來，磨拳擦掌。）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這

種朋友，敏生還要和他妨情礙面嗎？他拉不下臉來，咱們替他幹。（拍案）豈有此理，這還叫什麼朋友，簡直是強盜啦。等我醫治他，叫幾個馬弁去，姓白的住什麼地方？把他抓來。豈有此理。來呀。

僕甲　（從右邊出來）着。

元　你別忙，再聽聽。

邱　你再聽聽，還有下文啦。

胡　下文。難道就這們樣讓他去嗎？（磨拳擦掌的樣子）

馬弁甲　（急步從左邊來，向胡舉手行禮，）請祕書長，護軍使請，就去，在公事房等。

胡　（略驚）什麼事？（轉面向邱元）我去就要來，你們二位稍為坐一坐。姓白的，我實在有點替敏生克化不下去，我們回來再談。（大聲叫。）來呀。

僕乙　（在水榭內應聲）嗄。（出來站在胡邊旁）

胡　屋裏牌完了，先擺座，擺好了到那邊去告誦我。好生伺候着。啊，（向邱元）你們二位，要是嫌悶煩，屋裏躺會兒去，鬧兩口兒，（做抽大烟底手勢，）我預備得有，屋裏。

元，邱　（站起來）不，不，就這裏坐，談天好。

元　你請治公罷。不張羅。不張羅。（胡點頭匆匆由左邊去，二人仍落座。）怎麼樣，你底下文？（二僕搬茶畢，各退）

邱　笑我底什麼下文，敏生底下文哩。

元　笑我說忙了，是。問你，敏生的下文，姓白的這們不是東西，敏生為什麼不給他鬧出來，把他當成詐騙辦？況且，把姓白的交給官去辦，敏生也有面子去對付賬主兒，表明是姓白的騙了他的錢，不是他沒錢還賬，不安心還賬。

邱　敏生給賬逼得要死，何嘗不恨姓白的。要是鬧得出去，他為什麼不和他鬧，無奈敏生有鬧不出去的苦啦。

元　為什麼鬧不出去？

邱　敏生借過樂善堂一萬塊錢，是白楊齋經手。如今他指明說是扣了這筆賬，有借字，有中證，搭起官話來，你教敏生說什麼？

元　他們既是道義之交，就不該淨搭官話，應該替敏生打算，那筆賬可以緩，那筆賬不能緩。道義之交逼起賬來，比外人逼得更厲害，那不是笑話嗎？

邱　你聽啦。他給敏生那封信，很長的，我記不清了，大概意思說：他經手那筆款。是浙江賑款，現在有人要查他底賬。告他侵吞賑款，是個刑事罪。敏生和他是道義之交，一定不忍心看着他犯刑事罪，要救救他，原諒他。你想，他

這樣軟話便話，幾面都說攏了，敏生再說什麼？

元　敏生的東西，不是白楊齋和康節甫兩人經手拿去賣的嗎？姓白的做了這個短命事，姓康的就沒有責任嗎？

邱　敏生找着了康節甫，康節甫也大不以爲然 ，痛駡姓白的只顧自己不顧朋友。當天晚上同敏生跑到白家去。白楊齋一見面，就流眼抹淚訴說一大篇。不等敏生開口，他說敏生短人家的錢，充其量打官司 ，那一天還了錢那天就沒事。他爲敏生担着個侵吞賑款的罪名，要是鬧到官面前去，追完了錢，還脫不了手，還要判徒刑。人家舉發他的呈紙都做好了，就在眼前要發作。所以他沒有法子，纔截留了一萬塊錢去了這筆事。他是迫於萬不得已。

元　嘆長聲這一套話也實在是情理啲，眞的，我們平心靜氣想一想，從井救人，談何容易。况且這款子又實在有敏生的關係，打起刑事官司來，敏生也不方便。果然是這種情形，也難怪姓白的 ，他並不算十分對不住朋友，居心坑朋友。我們替想，急了，那裏能够不走這一條路。

邱　所以呀，敏生乾着急半天。到末後了兒，只好自認晦氣。暫且到租界外頭去避一避，免得到新衙門去坍台，吃眼前虧。一面託人出來慢慢想法子，了自己底賬。

元　他避到什麼地方去了，你知道嗎？

邱　我自然知道，他走的時候和我商量好的 ，了賬的事，也就託的是我和爵廷。

元　他底賬怎麼了法？

邱　他打算賣房子。

元　（略爲沈思，有得意的神氣）賣房子？就是他住的那公館房子嗎？房子倒不錯，可是急切要賣，價錢一定很吃虧，他願吃虧嗎？

邱　不，我想和爵廷商量，先墊出一筆錢，替他了賬，隨後慢慢賣房子，賣了錢再扣墊項 ，那就不至於受人家擠了。因爲爵廷遭了這個糟心的事 ，還要過兩天纔好和他商量，今天還提不着。

元　臉色變沈靜了，你替敏生計算的倒很周到，你纔眞是他底道義之交哪。

邱　這是什麼話，季翁，你挖苦我啊。我們吃洋飯的，懂得什麼道義 ，道義 ，我那裏配講，要像姓白的，把朋友坑到不能見人的地位 ，朋友還沒法子可以埋怨他，那纔配……

馬弁乙　（匆匆從左邊來，向元舉手行禮，）元大人，我們祕書長請元大人代一代東，牌完了，就請張雜入座，多喧幾鍾酒。我們祕書長，和護軍使有要緊公事，一個時候兒

恐怕完不了。（元邱都驚異起立）

元　是的，可以，我代東，請祕書長不用張羅。（沈吟）什麼要緊公事啊？

馬弁乙　不知道，只知道已經下了命令，此地方戒嚴了。

邱　戒嚴，就今晚上嗎？大概外國人的話是眞的吧，直隸和奉天打起來了。

馬弁　打起來了。唯。就是今晚上戒嚴。元大人，費心，我回祕書長底話去。（退）

邱　李翁，我要先走，不吃飯了，回頭替我謝謝。

元　怎麼這們忙？吃一點。

邱　不，謝謝。戒嚴了，中國界上太晚了不好走，（匆匆由右邊去，元送出幾步。水榭內有鬧嚷聲。）

僕乙　（從水榭門出問元）殷舅老爺和武大人，爲一張牌吵起來了，牌都扔了，大人去勸勸吧。

元　哈哈，他們也打起來了，我勸去，我勸去。（匆匆進水榭去，僕跟進，　幕落。）

第五幕完

第六幕

登場人物

易敏生

曾蘭枝

康思孝

阿金

金懋

謝河三　農家底雇工

地點　邱荃圃鄉下沒修理的別墅。

時間　第五幕過後底兩星期，午前九十點鐘的時候。

佈景

一條小河橫亘在舞台正面，兩岸都看見散佈着玲瓏峭僻大大小小的石頭，石頭中間可以容行人底脚步。高大的柳樹夾在臨河的石頭裏，樹下亂生着些野花和綠草。對岸有彎曲的路和很茂密的山林。右邊有壁立的石岩，掛着牽牛花和扁豆的籐蔓，左邊幾間茅屋，只露出屋簷，土台階，棚上新白紙的窗戶，和掛着新葦簾子的門。舞台階一個葡萄架子，底下擺着一張本色無漆的小長方桌，右邊兩把粗籐椅，左邊一張帆布躺椅，還有一張摺着的帆布躺椅，倚在窗脚底牆上。窗台上放着幾個養蟈蟈兒(蟋蟀)的瓦罐。（開幕）阿金在躺椅上打盹。康思孝從右邊石岩旁邊爬出來，追一個蟈蟈兒，兩手着地，爬兩步，又撲一下，一値撲到阿金脚邊，把阿金

驚醒。

金　誰呀？（睜眼把康思孝看着。）你是誰呀？

孝　（不言語，仍舊往前爬，爬到衛街架根下底草叢邊，用手亂抓一氣，纔失了望，半蹲半坐地在那地方，自言自語），掏了半天，倒楣，還是跑掉了，倒楣。眞可惜了兒，一個好區區兒，大鐵頭。（抬頭望望阿金，）都是脚，都是你底脚。

金　（兩脚搖搖，笑，）礙你什麼了，我脚？

孝　（站起來，拍拍身上底土，）我的區區兒跑了。都是你那脚給我擋跑了的，你得賠我，你。

金　（站起）這倒希奇。是你自己把區區兒趕到我脚邊來了啊？還是我脚去把你區區兒擋跑了啊？我在這裏打盹，一點影兒也不知道，動也沒動，把你區區兒趕跑了。哼！哼！你講理不講理？

孝　（一手搔頭，傻頭傻腦的四下看，忽見窗台上的區區罐）嗄嗄！你這們多的區區兒，還不賠我。（要去拿區區罐兒。）

金　（攔住，發怒，）賠你什麼？你眞不講理嗎？誰短了你的區區兒，賠你。你不講理，我叫人來。

孝　別急呀，別叫人。我不要你賠，我眞愛區區兒，比什麼東西都愛。跑了一個好區區兒，眞心疼，比什麼都心疼，比我爸爸保險櫃被了盜還疼得利害。

金　（失笑）敢情你是個半瘋兒哪？

孝　你纔半瘋兒啦。我眞心疼我區區兒。你送我兩個，好不好？咱們講交情，不說賠，你送我還不行嗎？（又伸手想去拿。）

金　不行。誰和你有交情，你這算怎麼一句話？誰認得你？誰問你爸爸來，你爸爸是誰？

孝　不認得就不可以講交情嗎？講一回交情就認得了。

金　（笑）他還說他不是半瘋兒哩。算了吧，別麻煩啦。那區區兒是主家養的，我作不了主。

孝　你主家是誰？姓什麼？

金　姓易，易六爺。

孝　（沈吟）易六爺？是不是上海人，和我爸爸拜把子的，我管他叫易六叔，住在靜安寺路？

金　（笑）又來了，你爸爸是誰，我知道嗎？

孝　你怎麼會不知道？上海灘上知道的人多着啦。你不知道，易六爺知道，他拜把子的，康三老爺。

金　康三老爺，是不是康什麼甫？

孝　我說你不能不知道嘛。你裝糊塗。得了，送我兩個

區區兒吧。我易六叔知我愛區區兒，也不能不送我。他和我爸爸是不分彼此的。

金　你坐一會兒罷。（指一籐椅讓孝坐。）等主家回來，他認識你，自然會給你。

孝　他到那裏去了，多會兒回來？

金　清早起上西邊釣魚去了。這時候兒快回來了，是吃點心的時候了。你坐坐，（指左邊籐椅讓孝坐，）我去給你倒盃茶來。你抽不抽烟？

孝　（驚喜的樣子，）烟，抽抽，三砲台。多來兩根兒。

金　你多坐坐，我還給他們預備點心啦。（進屋裏去。）

孝　（從窗台上拿下兩個區區罐兒來，在桌上玩弄。）

易，曾　（從河沿底左邊並肩走出來，易穿長洋式汗衫，草帽，涼鞋，拿着釣魚的器具。曾穿極簡便的女洋服，戴草帽，手提着魚籠。穿過樹石，走到葡萄架邊看見康思孝。）

易　唔，你。

孝　（抬頭見易）六叔。（請一個安，站起來，和曾對着，彼此不認得的樣子。）

易　（向曾）你沒見過，這是康二世兒，康三哥的……

曾　知道了。（孝仍釘眼看着曾。）

易　（向孝）你坐罷，你怎麼到這裏來了，來幹什麼？你爸爸呢？

孝　（坐原處，易曾把漁具放下，易坐躺椅上，曾把右邊籐椅移到左邊，靠易上手坐，）來七八天了，我爸爸病了。

金　（從屋裏捧茶具和點心出，放在棹上，回頭收魚具，看看魚籠。）喲，今天這兩條魚這們大。

曾　快去放在水缸裏罷，別讓牠死了，（金提魚籠進屋裏去，曾拿壺倒茶給孝和易，自己也端一盃茶喝。易劃洋火吸紙烟，孝也抓一枝吸，）

易　你爸爸病了？什麼病？你怎麼倒跑到這鄉下來了，不在家侍候你爸爸底病？你來七八天了，住在什麼地方？

孝　就在那邊（手指右邊）小廟兒底隔壁，我舅舅家裏。

易　小廟兒底隔壁。那裏一家教私學的，是你舅舅嗎？

孝　是我舅舅，也教學，和我爸爸一樣。（轉念的樣子）不，不一樣。他教學是零碎收錢，收銅子兒，不像我爸爸，收整數兒的大洋錢。

曾　（笑）

易 （微微蹙眉）我問你爸爸什麼病哪，厲害不厲害？你爲什麼倒在鄉下來玩兒？

孝 因爲他病了，我才到鄉下來玩兒的。

易 這話怎們講？

孝 他病了淨拿我出氣，看見我就罵，抓着東西就打，所以我媽教我到鄉下來躲幾天，二則因爲學校也快放暑假了，等他病好了氣醒了，我再回去。

曾 （向易）奇怪，打人，醫書上有打人的病嗎？

孝 怎麼沒有，醫生說這叫做肝氣旺哪。

易 他這病是怎麼起的，除了愛動氣，愛打人還有什麼？

孝 時常嚷心口疼，吃不得，睡不得，除了罵人打人，就是一個人口裏唧唧噥噥的念。

易 念些什麼呢？

孝 『人心大變了，世界上沒有信得過的人了。』『他挖了我的心了，我活不了啦。』反來覆去就是這幾句話。

易 這些話必是有來頭的，到底這些話是冲着誰說的呢？

孝 你不知道嗎？

易 （笑）我自然不知道，我又沒親耳聽見他說。

孝 冲着誰，冲着我們家裏施忠。

易 施忠，施忠怎麼樣？

孝 施忠鬍子都白了，跟我們家當底下人。

易 我知道啦。他是你家多年的底下人，他什麼事傷了你爸爸底心？

孝 他偷了我爸爸的東西。

易 你爸爸丟了什麼東西，怎麼知道是施忠偷的？

孝 那一天，就是丟東西那一天，早晨，我還在睡覺。我爸爸把我從床上打起來。照例的，總是他把我打起來，催我上課去。那一早晨，也是照例的，我心理這們想，誰知不是照例的了。我下了床，他還揪住我打，我睡得矇里矇懂的，只聽他一邊打一邊嚷，『我底保險櫃，我底保險櫃，』我被他打急了，纔睜眼一看，保險櫃不是仍舊擺在那裏的嗎？可是櫃門打開了。他問我誰打開的，我自然不知道。問我誰把櫃裏東西拿去了，我更不知道。他說我睡在這屋裏，不該不知道。不能不知道，要不是我媽死命的拉開，唉，這一頓打，他恨不能打死我替保險櫃償命哩。六叔，你說我爸爸他渾不渾……我睡我底覺，你保險櫃又沒交給我。櫃裏是什麼東西，平常看都不許別人看一眼，一個自開，一個自關，我知你櫃裏有什麼東西。要是白天讓我多睡睡覺，我晚上也可

以驚醒點兒，萬一保險櫃有什麼動靜。他偏一死兒不許我睡晌午覺。渴睡都擠到晚上去了，這不是活該？丟了東西，賴我，賴得著嗎？六叔，你想想，

易　我知道了。你爸爸當時一看保險櫃裏東西沒了。找施忠，不見，所以知道東西是他偷的，對不對？

孝　對，對，一家人都在跟前，只有施忠不見了，一直到晚上，一直到第二天，一直沒有影兒。

易　到底兒丟了什麼東西？你爸爸那們着急？既知是施忠偷的，趕快報巡捕房就是了。

孝　他又不肯呀。媽教他報巡捕房，他說：幾十年的老家人偷了東西走，傳出去是笑話兒，怕人家譏誚他底家規不好。

易　唉！這些迂老先生，一個底下人，好不好和主家什麼相干。要說多年的底下人，偷了東西，不忍心追究，也是他的厚道。厚道就厚道得了嗎。又何必一死兒擱在心裏，幾乎人都氣瘋了呢？眞是……

曾　易呀，爲一個底下人……（手指右邊，）喔，金懋來了，（易回頭看，果然金懋從沿河右邊走近葡萄架來。）

懋　（向易曾請安）老爺，剛開點心哪。（站着拿手巾揩汗，走得很乏的樣子。）

易　你怎麼這時候才到，不是趕頭趟車來的嗎？

懋　是頭趟車。車站上只有一個驢，他非要一塊錢不可。小的我想，通共不到十五里地，他簡直是訛人。我就走道，不過慢一點兒，爲什麼要花這一塊錢？

易　唔，那是你走累了，到後面去洗洗臉，歇一歇，有話回來再說。

懋　（懷中取出一個報紙包的東西來，）這是幾封信，邱七爺的信也在這裏邊，（遞上信。）

易　（接信隨便放棹上，）公館裏人好不好？

懋　都好。（抽身要走，忽見孝）嘎，康二少爺還在這裏。你公館派人來接你回去啦，我在火車上碰見的。

孝　接我回去幹麼？（懋冷笑，進屋去，曾打開報紙包，看那一封一封的信。）

易　或者是你爸爸病好了。你來了這幾天，接過你家裏的信嗎？

孝　我舅舅……

曾　（向易）你和他說話，我替你看信好不好？

易　（點頭），好，先看邱荃圃的吧。（曾拆信看，易向孝問），你舅舅怎麼樣？

孝　他前天到上海去看我爸爸去，回來，說好一點。

易　你在這裏一天幹些什麼？

孝　沒幹什麼。覺倒睡得不錯，沒人打攪。

易　（笑）白日黑夜淨睡覺嗎？

孝　不，睡够了的時候，出去帶（讀上聲）鳥兒，弄魚，頂有意思是掏區區兒。

易　你懂養區區兒嗎？

孝　怎麼不懂啊。你這幾個區區兒都不錯，要是拿到上海去賣……

謝阿三　（由河沿右邊出來。東張西望，看見康思孝，走攏去，）二少爺，你在這裏。你公館教人來接你了，快去快去。

孝　眞的嗎？接我回去，我爸爸病好了，不打人了嗎？

謝　（冷笑）不打人了，不打人了。你舅舅也要去，等着你一道兒走啦。快去，不要誤了火車。

易　家裏接你，快回去罷。

孝　這兩罐區區兒，我很喜歡，我想帶回去。六叔。賞給我，好不好？

易　（厭煩的樣子，）好，好，你拿去吧。我怕你爸爸看見，連罐子給你砸了。

孝　（歡喜極了，拿着兩個罐子，邊走邊說，）不能，不能讓他看見。

易　見你爸爸，說我問他的好兒。

孝　唔，唔，唔。（同謝匆匆去了。）

曾　（笑）這個寶貝。

易　康節甫底兒子像這個樣，怎麼會不氣病了，嘿。你看邱荃圃底信說些什麼？

曾　他說豐豫錢莊的交涉，已經辦清楚了，不至於打官司了。賣房子底價錢，已經說到五萬二，不能再多了，問你底意思怎麼樣，還問你幾時回上海去。

易　唉，（長歎）回上海去？要是沒有許多經手未完的事，我眞想在鄉下住一輩子。不回上海去了，一到上海，又要看見那些神頭鬼臉，自家還要裝瘋賣傻的一天去和他們鬼混，眞討人嫌。

曾　你不會不鬼混嗎？好的朋友來往來往，不好的不來往，不要像從前那們一塌糊塗，也未見上海就一定住不得。

易　你錯會了我底意了。我是厭惡上海那個社會，並不是忌恨那一個朋友。我底朋友多，自然，有時候受朋友底累，可是得朋友底力的地方也不少。即如這回出了事，幫忙的，邱荃圃，柯爵廷，不是朋友嗎？就是白楊齋，這回，好像對不住我似的，其實下細想一想，我實在託他借過一萬塊

錢，他實在替我担着一萬塊錢的担子。他担不起了要卸肩，難道說不應該嗎？至於康節甫，更怪不着了。他畢竟是有性情有道德的朋友。我託他的事，雖然沒辦好，他底心總是可以信得過的，他力不從心，沒有法子。

曾　（冷笑不語，拿着那張廢報紙，注意看。）

易　那廢報，你拿着看什麽？

曾　好多日子不看見報，廢報看看也有意思，況且這報纔是昨天的啊。看看上海有什麽新鮮事。

易　又劃洋火吸紙煙，新鮮事，總不過是些姦盜邪淫的玩藝兒罷了。有什麽新鮮的。

曾　（忽注視一段新聞。）嘿嘿，看，看，看，看，康節甫家裏丟東西，已經盤獲了。（易驚，和曾同看那一新聞，曾指着說，）這不是，盤獲的東西；花旗銀行存單五千元。鑽石戒指兩個，翡翠鐲子一隻。大珍珠項鍊一串。珍珠……

易　（奪過報紙看）他家裏那來這些東西？

曾　指報紙說，你看，這幾樣，戒指，鐲子……這些東西，怎麽和我交給你那幾樣差不多？

易　是呀，他家裏是向來不許有珠子鑽石這些東西的。這報上說盤獲了，是那一天的事啊？

曾　你看（指報紙）這不說是前天底事嗎？

易　前天的事，金懋或許知道一點。金懋，金懋，這兒來。

懋　唯，（從屋內應聲出）老爺叫我嗎？

易　嗯，我問你，知道康家底事不知道，康三老爺家裏？

懋　知道，康三老爺，因爲丟了東西，氣病了。

易　那前半節兒的話不用說，我知道。我問你，施忠是怎麽盤獲的，盤獲些什麽東西？

懋　昨天報上有了。是一個偵探，看見施忠進當鋪當東西，覺得形迹可疑，上去一盤詰，果然盤翻了。東西，就是報上登的那些。

易　他家裏那來這些東西？

懋　是呀，小的也疑心他家裏沒有這些東西。隨後才明白這些東西底來路。

易　什麽來路？

懋　來路，戒指，鐲子，好些個東西，都是老爺交給他，託他想法子的。

易　還有五千塊錢存單呢？

懋　存單，就是老爺交他匯美國的那一筆款。

易　怎麽會都到了他保險櫃裏頭呢？

懋　老爺借善堂那一萬塊錢，就是他和白二老爺的。拿善堂來頂名。說起來是笑話，（不好說的樣子）

易　什麼笑話？你快說呀。

曾　連我們太太託白二老爺存放生息的兩千塊錢也在內。

曾　（冷笑）哼哼。這倒不錯，放賬是他們，買我們的鑽石珠子也是他們，扣我們賣鑽石珠子的錢也是他們，並且放你的閻王賬，就將就你們太太的錢。

易　哼！（發恨的樣子）好朋友，好……

懋　去美國那幾個留學生，他已經運動哈同，留學費哈同答應出了，所以老爺給他的款，他就在花旗銀行存起來。就是那五千塊錢的存單。

曾　這個老東西，（怒極，）果然這些東西都是我的，都是我交給你的。（兩眼發直，看着報紙。）他們簡直是做成一局來圈我。

易　（時而揎拳擄袖，時而閉目搖頭，在地下踱來踱去，忽然站住，問懋，）這些話都是誰告訴你的，你怎麼會知道。

懋　康二老爺親自告訴我的。

易　嗄！親自告訴你的？

曾　親口說的話，難道還假了嗎？這個老東西，我不能就這們便易他。走，走，我們找他去，回上海去，就去，金懋，來得及嗎，趕這一趟火車？（要走。）

易　（攔住）你別忙，等我再問問他。

曾　再問什麼。你總是替朋友護短，你的朋友，個個都是聖賢，不會有錯兒。誰要說你的朋友不好，彷彿就是說你不好，罵了你一樣，對不對！今天明擺着康顧甫這種壞東西，你還要護短，問，問，問，問個什麼勁兒？

易　（落坐在籐椅上，拉着曾手，）唉，我護什麼短。算我瞎了眼，自己打嘴，我認賬就得了。你讓我下細問兩句，礙什麼，難道多問兩句，就把康顧甫洗刷乾淨了嗎？他壞是他壞，我們也要知道他壞到什麼樣兒啦。

曾　（慢慢地坐下）你問吧。

易　（向懋）這些話，他怎麼能自己告訴你啊？

懋　怎麼不能，我到他的牀面前，他還是拉着我手說的啦。

易　你說說我聽，怎麼一回事？

懋　他病了，太太三兩天總教我去看他一回。前晚上我又去看他，剛到門口，就看見他在那裏看書，神氣簡直不像有病的樣子。我很詫異，走攏去問他：「二老爺，您可得很

快呀！』他淸淸楚楚的答應我說，『不錯，我今天很好了。』正說話的工夫，我看見施忠站在他背後。

易　（驚異）施忠？

懋　唯，是施忠。這一來我更加詫異了啊。說了幾句不相干的話，他教施忠讓我到下房去歇歇。我纔向施忠打聽，是怎麼一回事。

易　是怎麼一回事，他偷了東西，怎麼又好好的回去了？

懋　他說偵探盤翻了他，把他帶到康家去對話兒，對完了話兒就要往新衙門帶。他駭極了，必想康三老爺一定恨透了他，恨不能治死他。可是沒法子，只好死馬當成活馬醫，且求求他，請他不要往新衙門送。想不到一求他就答應了。

曾　（驚異）答應了，不送新衙門。

易　（懷疑的樣子，點頭，）唔，唔，唔，唔。

懋　他答應了，人家偵探不答應啦。施忠正沒了注意，康三老爺倒替施忠說起好話來了。他說：『施忠跟我幾十年，都很好，這回是一時糊塗幹出這件事，並非積慣做賊。我丟的東西現在都弄回來了，沒損失什麼，我是失主，我不願意頂眞。官面兒也不好一定强屈我。我實在不忍心教我身邊幾十年的老家人，和强盜一塊兒去坐牢。』說來說去，那個偵探總有些似作難非作難的樣子。末後了兒，康三爺拿出一張支票，不知多少錢的支票，給了那偵探纔走，臨走的時候，康三老爺還囑付他，『不要把這一件事告訴報館訪事，積點兒陰功，保全施忠底名譽。』

易　（連連點頭，）唔。

曾　搖頭冷笑，哼哼，世界上有這們善心的人？

懋　可不是嗎？施忠說到這裏，哭出來了。想不到他們老爺這們盛德，他眞不該幹這個事，對不住他老爺。小的還和他說笑話啦，說『你這回來把你們老爺心病治好了，也算對得住他呀。』

曾　忽發怒起立，不行，我不相信這些假仁假義。他別的好壞我不管，他做成圈套盤算我底珠子鑽石，和你（指易）底錢，總是眞贓實犯。非找他們不可，咱們就去。（要走）

易　（拉住）你聽聽我說。你要去，我不勸你，也不能攔。他盤算了你的東西，二萬多塊錢的東西，你去找他。難道我說你不應該；況且東西又爲我的事拿去的，我怎麼能够攔你。可是我不能同你去。我交出這種朋友，我瞎了眼，我自己打嘴，已經够受了。還要去找他鬧，鬧得通地咸知，我易敏生有什麼臉。你要去你去罷，我不能同你去。依我想，

你要是可憐我，給我留點臉。能够忍了，不去也好。你想怎麼樣？

曾（咬牙切齒，繼而又勉强忍耐，坐下，）不去吧，便宜他，就依着你。

懋（冷笑）依老爺的，不去也好。其實這會兒就去，也未必得見着他了，去也是白去。

曾 怎麼見不着他？

懋 我來這裏的時候，聽說已經不成了，要死。

易（驚異）他，他病不是好了嗎？

懋 好了，昨天又翻了。

易 怎麼翻的哪？

懋 聽說就爲昨天看報，報上登出施忠偷的那些東西。

曾（站起）我說哦，世界上那有那們善心的人。他替施忠彌縫，實在就是替自己彌縫，他底心病，就怕人知道，鑽石珠子……等等的事。彌縫好了，他底心病也好了。想不到這作孽的報，又給他報出來了，再也沒法子彌縫了，假道學再也不能矇人了，怎麼不會把病急翻呢？

懋 他不但是病翻了，並且還吞了鴉片烟啦。

易（驚異）誰告訴你說他吞了烟？

懋 也是施忠說的。我見報上登上他丟的那些東西。很疑心，昨天下午去打聽，纔知道他睡在牀上起不來了。我要進去看他，他家裏人先不讓進去，說剛吃了藥，不要驚動他。他耳朵尖，聽見了，把我叫進去。伸出手來，像冰一樣冷的手，拉着我。先哽哽咽咽，嗚哭了一陣子，隨後上氣不接下氣的說，怎長怎短，根根柢柢都自己說了。（易十分注意聽：）說到末後了兒，哭得更厲害。說：「我沒臉見你們老爺，我連見施忠的臉也沒有。我家裏底人糊塗，不讓我死，我沒臉見人，怎教我怎們活着？」（易大受刺激，要哭，）說了又哭，哭了又說：『我要死呀！我沒臉見易某人呀，我比施忠還不如呀……』（帶說帶描摹唐節甫底口吻神氣，）

易（要發狂的樣子，忽然興奮，站起來要跑，曾懋皆大驚，一人拖着，一人攔着，阿金也從屋裏跑出來，幫着攔阻，）別攔我，我要回上海去找他。

曾 你不是不許我找他嗎？

易 不是找他，我不是找他。我是要看他一眼，我心裏疼疼我的朋友。

曾 他還算你的朋友嗎？

易 朋友—朋友，眞眞是個朋友。他，是一個道義之交，一點兒不含糊，道義之交。他要死，我非看他，非和他拉一回手不成。你看，他在那裏哭哪。他做了對不住朋友

的事，他自己要死，他知道他對不住朋友，他知道要死，要死纔對得住朋友，道義之交，一點兒不含糊。你別攔我呀！

（用力掙脫往右邊跑，曾懋等追下，幕落。）

（全劇六幕完）

（原載一九二二，晨報副刊）

懇親會

葉紹鈞

登場人物

黃隸青　小學校長。

邵卿村　園藝家，穿西服。

畢宜　女教師。

秦弧瑜　教師。

朱信卿　老商人。

佈景

小學校裏的休息室。後方的門通到集會的會堂。左面全是玻璃窗。窗外有濃綠的樹木，初夏的陽光，和繁喧的鳥聲。右面也有門通新闢的農園。室中陳設簡單而雅致，足以娛心。

此時正是學校裏開兒童家屬懇親會的時候，畢和秦靠着室中一張長方桌子坐着。

秦　（放下手中的報紙，取出錶來看。）時候到了，還不見一個人來。

畢　前天我到他們家裏去邀請，他們都回答我要來的。

秦　他們不好意思當面回絕你。

畢　（不信）停一會兒，也許都會來的。守時刻的習慣大家沒有養成，當然不能獨怪他們。

秦　我想，而且並不見得是玄虛，今天來的家屬一定不會多。他們和我們已成為仇敵，止差不曾打架。

畢　這是完全由於彼此隔膜的緣故。在今天這個會裏，我們總希望打破這一層隔膜。

秦　（搖頭）難……難……

畢　為什麼？

秦　他們不贊成我們遷移人家的墳墓，更不贊成我們教兒童在農園裏工作，恐怕這層隔膜正會愈結愈厚。

畢　但是他們沒有正當的理由，他們沒有深遠的眼光。

秦　他們自有他們的理由。他們都有祖先的崇拜，已經固定的墳墓裏面埋藏着祖先的骸骨，看得比什麼都鄭重。如

今我們開闢農園，要遷去那些墳墓，驚擾裏面的骸骨，他們以爲是最難忍受的事。所以不單是那些骸骨的子孫，幾乎是全鄉的人，都來反對我們。

畢　他們怎不想這片空地是我們學校裏的餘地，他們的埋葬原來是一種侵佔的行爲。

秦　他們以爲我們的行爲才是蠻橫無理到極點的，他們不說我們遷移，只說『發掘』，相形之下，他們的侵佔行爲竟輕微到極點，幾乎不成問題。

畢　終竟給這個不成問題的問題戰勝了他們。

秦　然而外間的話很不好聽啊！他們說，黃棣青自己愛舒服，發掘了人家祖宗的墳墓，在學校裏造起花園來，專供教員們享樂，我們也得去發掘他的祖墓！這不是……

畢　（感慨）像黃先生這樣的人竟使全鄉的人民都看他做仇敵似的！他和人家從不會有什麼糾葛，對人家總是很眞誠的，很和善的，却得到怨毒和譏嘲的酬報。

秦　我喜歡直爽地說，黃先生自有取得怨毒和譏嘲的原因。

畢　（驚異）他不見得有什麼隱祕的壞處吧？

秦　（急於辯白）不！決不！他不到茶館，不到酒館，不常同外邊一般人接觸。他到人家去應酬，從不肯因主人的勸請，碰一局『賀』，打一局『撲克』。人家就當他是驕傲，鄙夷一切，漸漸地同他距離，直到明白顯著地反對他。其實處世本不是這樣的。像我跑上街市去，不論是誰喊住我，（效市井聲氣）『秦先生，喝碗黃湯去，』我就買些燻田雞或是醬萵苣同他在醬園裏的缸蓋上一起喝黃湯。有時坐在茶館裏人家對我說，（發聲略低）『我們三缺一，你也入局罷，』我就答應了他們，無事消遣，原來是可以的。所以我就很少有人反對。總之，一個人的行爲過於高超，決不是可以得到快樂的。

畢　（沈思有頃）黃先生陪這位邵先生去看農園，他們還不回來。

秦　（很感興味）我們這一個農園若照我所想的辦法，一定可以弄得非常之好的。

畢　怎樣？

秦　我先說照我們現在的計劃十分之六七是辦不好的。兒童的能力何等地微小，種植的經驗我們又大家都缺乏，似乎玩耍，似乎正經地做下去，那裏會有好的結果！

畢　照你的計劃怎樣？

秦　我以爲可以招一家專種菜蔬的人來這裏承種。要種什麼東西由我們支配，生產品全歸他們。平常他們有一畝

地，一家的男女老小勤勤儉儉地工作，拔了這樣種那樣，就可以夠一家的吃用，現在我們這裏有五畝地，我想樂於應募的一定充滿於鄉間，可以由我們嚴密地挑選呢。這麼，我們的農園不是可以長久很好看了麼？

畢　（默然有頃）兒童沒有弄過園藝，開頭時當然不能有很好的成績。但是這個一定是他們所喜歡的，那就很容易見成效。他們由自己的努力，栽培出許多鮮美甘甜的花卉和蔬果供自己享受，開闢出一個優美醉心的境界供自己游息，（興奮的笑）他們的心靈要飛升……飛升……超出於地球了！若是招募別人來承種，他們就退居於旁觀的玩賞家的地位，一樣一朵花一棵菜，就沒他們自己種出來的那麼香美甘甜了。所以我的意思，我們這個農園的創辦，還是因為他在教育上的價值。

秦　（起立靠窗外望）那自然不錯。倘若單為我們那片地着想，我的辦法到是可行的。（躁急）外面還是靜悄悄地沒有人到來，我猜今天的來客至多不過一二十人，雖然有近二百多個學童，一百三十幾家學童的家屬。（走入會堂裏）

（畢取出預備着的演說稿，極審慎地看下去，輕輕地誦讀。如是約半分鐘，黃和邵從農園回來，入室。）

邵　（非常得意）這地方好極了！這個出於我意料之外。

黃　（興奮而熱忱的笑容）請你給我畫出來，我急欲看你胸中的圖樣。（他們都坐了。黃隨手取一張報紙授邵。）就畫在這空白的地方罷。（向畢）他說照我們的規劃是非常可惜的，他已有更好的藝術的圖樣在胸中了。我們看他畫罷。

畢　（將演說稿藏好，起立，表顯熱望的神情）更好的，藝術的，這是我們的希望呵！

邵　好極了，好極了，（從衣袋裏取出一枝鉛筆。）我們且慢着畫，先容我說明了，照你們的規劃，為什麼便是可惜。

黃　當然要請你說明。

（畢重又坐下。）

邵　你們開闢這農園，不是一方面教兒童學習農作，一方面要他們享受美感麼？照場地上所畫的石灰線看你們的規劃，知道你們是根據了農田的式樣而着想的。須知現在的農田不是藝術化的東西。（將鉛筆在報紙上隨意地劃）縱橫交叉，止容一個人走的田岸一方一方呆板如文格的田畦，只不過都市集中和都市擴大的標識罷了。當農人們受了物質上的壓迫，還要受精神上的損害，並享美的權利也被剝奪，這未免太不公平。所以我們若是從事農業，不單要改良種植的方

法，還要改良區劃的圖案。尤其是學校裏的農園，必要變方都注意到纔好。我們要着眼於將來啊！所以我不贊成你們的農園采取現在的農田式。

黃　我們應得要改良，確然應得改良！

邵　你們這片平地眞是天然美麗的地方。那裏三面都是水。西北一角河面最寬闊，河水活活地流着，這是何等深妙的意想，我們應將這一角的好處完全表顯出來。但是，對岸那些墳墓可以想法麼？他們錯雜而緊密地排列着，充滿着死滅和散亂的氣象，農園的全體的精神就給他們破碎了。

黃　那是鄉人公認的叢葬的地方，所以貧苦人家都到那裏埋葬。葬得沒有空隙了——像現在的樣子，——才擴充到我們的餘地上來。

邵　（忽有所悟卽畫於紙）這是對岸的坟墓。（畢立起俯視，黃亦注視。）我們替他們沿河種這麼幾行樹。這不至於招反對吧？

黃　不但不反對，而且一定樂意，雖然嘴裏不說。他們本來沒有一棵樹在他們祖先的坟墓上。

邵　那就好了。這許多樹長成之後，從這一岸望去，就止見深深的樹林，不見累累的坟墓。（隨畫隨說）這是一條河。（修改）這裏沒有這麼闊。我們農園的門在這裏，——不是麼？

畢　似乎還要偏左些。

邵　應當是這裏了。從門的地方起，可以闢這麼一條極闊的砂路，沿着北面的河灣，更圓圓地折轉來，沿着西面的，南面的，這個農園享有的天然的幫助就是水，我們須會得利用水。現在沿河築路，就可以總攬三面的水的情趣，路的兩旁都種法國梧桐。三年之後，（神情灑然）在綠蔭中散步，多麼有趣。

黃　（笑。）有趣！

邵　這裏沿砂路，（畫好後更畫並行線）可以做花墩或是菜圃。這裏安置涼椅，就差不多坐在花葉叢中，眺望遠景和夕陽，更是非常地適宜。兩棵大銀杏樹不是在全園的中心麼？樹下一畝地作草地，要修理得整齊而潔淨。這南面的河水較狹，對岸又是些參差錯亂的民房，更遠便是那狹小可憎的市集，實在是全園的一個缺點。但是不妨，我們可以在那裏栽種果樹去修補他。（又畫並行線，畫罷，將鉛筆擲桌）這就行了，非常簡單，卻非常優美。

黃　這個圖樣比我們先前的好得多了。我早知我們的規劃難以通過你的眼光。但是我們樂於受你的批駁和修正。現在我們的農園是更進一步了。（取圖稿欲細看。）

邵　（按住圖稿將鉛筆指點）現在河岸一帶，都是錯落凹凸，顯出人工未施，天然力激蕩的痕跡。我們須一律做成斜離，和垂直線成四十五度的角度，上面也鋪蓋『草皮』。這才覺得整齊而不惡俗。

畢　照邵先的一切規劃，實在並不要多費金錢，止須加以人力。我們有十分的人力，我們就可以有一個更好的，藝術的農園。（坐，悠然遐想。）

黃　人力？我們有，——我們原是整備着努力的。（取圖稿細看）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之中，看着河水是不息地流動的，草木是生生不已，沒有一刻沒有新機的，小鳥會得歌唱，叫出宇宙的微妙，輕雲會得舞蹈，構成美麗的畫圖。從知環繞我們的凡物，無不活動，新鮮，快樂，優美。

邵　這是你的哲學。

黃　獨有環繞我們的人，卻絕然相反，他們的身體，他們的心靈，止充滿了幽鬱，怨恨，訕笑，誹謗，疑猜，怠惰，醜惡，衰弱，腐朽，死滅，……說不盡。他們固然自認爲人，我止認他們是那些名詞的集合體。我非常可憐他們，當然也可憐我自己，——我和他們，他們和我，終竟是互相依伴的伴侶啊！他們沈沈酣睡，我恐他們晏起，誤了工作，就有喚醒他們的責任，但盡這責任是很勞困的；我又有備慮生阻的焦慮。論理這個生命也無味極了，够可憐了，值得咒詛了，然而我不願咒詛，我終欲努力。我們的力自然能爲我們祝福。我們一天一天地生活，別的且不說，總欲享受一些快樂。我們的努力，無非欲由力的祝福嘗一嘗快樂的滋味。我獨怪他們竟不欲享受快樂！

畢　這是你主觀的見解。在他們也樂其所樂。

黃　確然如此。

邵　（激勵）隸青你既有這樣的決心，你就準了你的意思做去。我知凡所做的一定全是祝福。

黃　我是打算這樣幹。便是今天這個懇親會，就因爲學童的家屬不贊成我們教他們的兒女去農作：他們說，『我們止欲讀書，並不要種田，』有幾家竟不放兒童到這裏來，改入他校去了。他們這樣地不了解，硬反對，我們終欲請他們來，指點給他們看，極眞誠地告訴他們農作是什麼意思。我相信人和人之間大體總是相同的，止須揭破隔膜，就可以互相融和而爲一心。我又信等待大家覺醒了然後一齊進取，是沒有期限的。止有先覺醒的拖着未覺醒的快跑，那怕他們不願意，連路亂闖。又像蜒蚰生來是行得慢的，叫他一點鐘走一百里路，無論如何辦不到。止有將他提上火車，叫他躲着。一點鐘之後，他雖然沒有動，但終究進行了一百里了。

（邵畢都笑。）

邵　蜒蚰乘火車，奇想！詩人聽見了，也許可以寫成一首好詩。

黃　（忽有所思，取出錶來看，更作靜聽狀）現在是三點三十五分，過開會時刻三十五分了，外面還是寂寂的！

畢　（走到會堂門首。開門而望。）止來了一位老先生。（退。）

黃　（感觸）今天的來客不會多了。我們一樣的一腔眞誠，一樣的一番說話，希望多來一個就多一分效力。

邵　邀請了他們會這樣？

黃　他們有一種特性，唯有看兒女教育的事最是輕藐忽略。也不問兒女的身心是不是逐漸發育，也不問兒女的行動習慣是不是趨於良善，年歲到了，將他們送進一個學校——不論什麼學校——便是唯一的經心。至於這個學校教師是怎樣，功課是怎樣，一切設備是怎樣，他們認爲不當過問的——決不會湧現一秒時在他們的腦子裏。

邵　你們開闢農園，敎兒童農作，他們卻又很起勁地反對了？

黃　他們有列代傳下來的老例，他們有閱歷得來的成見！凡是老例和成見以爲不必過問的，他們再也不去多事。倘有一件事，不幸與老例成見相反，他們就要拚命地力爭，比什麼都起勁。

邵　他們當然要反對你了。

黃　但是我這樣存心：處今日的社會，——中國的社會，本當備受加倍的困難，——也許止得極微小的成功。雖然微小積累起來可以成鉅大。他們今日反對我，十年之後，二十年之後，乃至百年之後，終究會做我的知心的伴侶。但是我欲縮短年限，欲從百年減至九十年，八十年，乃至二十年，最好是兩年，一年。這個辦不到，乃是我眞切的憂慮。

邵　盡你的力！憂慮做什麼？

（秦自會堂入室。）

黃　（示以圖稿）我們的農園有個新的規劃了，他的理想是這個樣子。你看，多有趣。

邵　（略一諦視）剛才看見今天的鄉報又是一枝冷暗傷害的箭。

黃　（驚訝）什麼？

秦　他們譏誚我們今天的懇親會說了許多不相干的話，我們必得寫信去訂正他們的誤會，我去拿來看。（走出去。）

黃　（憐憫和不快的神情）這又是有所爲而爲的！

邵　「天下老鴉一般黑」也許是一句極通達世情的借喩，

我見各處城鎮的小報，他們的規模越是狹小，他們的態度也越是不光明！

黃 （感歎）『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秦 （持鄉報朗誦入室。）『教師的俱樂部……昔日的蕪場，今日的花園，……小農奴受役的懇親會』這些小題目眞是豈有此理！（置報桌上，坐下。）

（黃邵看報紙。）

黃 這是他們的機會。然而止於此了，不能加甚了。

秦 我們寫信去糾正他。（忿激）他們太豈有此理！

黃 （非快樂的笑）這明明是乘機報仇。我們何必同他們理論，再造成他們的機會呢？

秦 （領悟）那個當編輯的屢次來告訴我們，說接到了誰的誰的反對我們的稿件，怎樣地破壞，怎樣地不堪，他都留置不登，原來就是他的一種暗示。

邵 那自然。

黃 後來他要我們幫助他的經費，那就是『竹槓』了。我們回絕了他，他就乘了今天的機會報仇，而仍不失爲『竹槓』，黑暗，滿天的黑暗！揭不完的黑暗！

邵 墮落極了！墮落極了！

秦 但是他的報仇非常有效果。你們看，現在的時候，準開會時間已過了半點多鐘，止來了一位家屬，那開布店的朱老先生。別的家屬也許竟不來了。他們本來不高興到我們這裏來，更兼有鄉報在那裏煽惑。李先生張先生也是這麼說。他們在招待室裏，止陪着那位老先生。他們刻刻向外望，終不見第二個人來。

黃 （憂愁）這太厲害了，或者不至於吧。

邵 （慰黃）或者不至於。

秦 這倒說不定。

黃 （毅然）我們請他們來，就如我們乞求於他們，止有我們耐心地等候着。（望窗外，兩手上伸以振精神。）今天的陽光這麼可愛，樹葉深處的小鳥都在那裏鼓勵我們，我們爲什麼不談談快樂的事，（將鄉報推遠些。）我們也可憐，談到話總是感喟和指斥。現在我們回轉去談農園罷。佩瑜，你看他的規劃如何？

秦 好極了。但是恐怕需費極大，不容易舉辦吧？

邵 實在不需什麼費用，若是你們教師和學生一起兒工作。

黃 工作，我們必須工作，趕快地工作。這是我們新鮮而快樂的生命的泉源，唯一的泉源。我們以前的生命是不幸，是暗昧，幾乎近於死滅。獨有從這個泉源裏我們才可以

得到一個『新生』。此後卽使環繞我們的一切依舊是先前的模樣，我們也無所恐懼，因爲我們的『新生』已在慢慢地萌芽了。我們那些小朋友，雖然給他們的父母拉住，不放他們趨向光明，但是我們總欲盡可能地力將他們浸在這新生命的泉源裏。他們是我們最多情最有希望的伴侶啊！

邵　（感動）我止有替你祝福，願你和你的伴侶，你們新生命的芽都蓬蓬勃勃地長成起來。這裏是一個鄉鎮，不比都會地方那麼散漫，二十年，至多二十年，決不會虛空，必然應了我的祝福。

黃　（誠懇）惟願如此！

（畢自會堂入。）

畢　依舊是一位家屬。（坐）女太太竟沒有一個到來。

黃　畢先生，停一會開會，你一定要演說。女太太們的耳管理，你的話比較的容易容納。

畢　我原是預備在這裏，止恐意思不周密，不能使他們明白，打破彼此之間的隔膜。

黃　那全不在意思，我們向他人說話，最重要的是眞誠，有十分的眞誠，就能感動人到十分。你的眞誠是非常濃厚的。（向邵）你也得演說，我們的農園有什麼價值，農作有什麼興趣，都要你本着自己的經驗告訴他們。更請你將藝術化的言語描繪出將來的農園的優美來。我爲着我的小朋友們的幸福這樣請求你。

邵　（承應）我願意盡我的力。

黃　停會兒請家屬們參觀農園，正好給他們看你的新的規劃。我們先前的石灰線須得抹去，我們就去畫新的（起立。）

邵　（起勁的樣子，很輕捷地站起來）我們就去。

（他倆一同到農園裏去。）

秦　隸青的强果的精神我眞佩服。但是破壞的神偏偏時常跟在他的後面，那終結的一天還距離得遠呢。若是我，全鄉的人都這麼無理由地反對我，我可要下馬了，抱消極態度了。

畢　你要這麼樣？

秦　（略低）昨天我在外間，無意中還聽見說，有些人在那裏運動兒童的家屬，叫他們統統不要送兒童到這裏來，有幾家早已實行了這個計謀了。據說有十多家已經答應，但還沒實行。我猜今年暑假之後，來校的兒童一定非常少。

畢　（縐眉）這確是可憂的事。

秦　（笑，起立，背靠窗檻，伸指舉臂，以舒惰倦）依他們的心理，可知他們喜歡怎樣一個學校！我是頗知他們的

心理的。他們止須注重國文，英文，珠算，三科。國文預備寫信記帳，英文預備發洋財，珠算預備習商，總之，將來可靠此吃飯，所以看得非常重要。你能一天到晚，直到天黑放學，專教這三科，你便是頂好的學校。其外什麼體操，什麼唱歌，什麼手工，圖畫，他們不但不要，并且厭恨。我們在這裏教，他們在那裏罵，當了學童的面罵，若是學童喜歡修習那幾種功課更要罵。所以那幾科就格外地不能有好的成績。現在我們於那幾科之外，還加上演劇，奏樂，農作等事務，而農作又是他們深惡痛疾的，——他們裏面固然也有農人，但總希望子孫做一個商人，因爲比農人好得多——自然以爲不可復居，決意改送兒女入他校了。否則便是兒女一輩子不讀書都不要緊，只不願使兒女學那些事務。

畢　確是如此。距離得太遠了，眞是教育前途的憂慮。總得打算個方法，慢慢地接近起來。

秦　我們說，那是『訓練』，那是『陶冶』，再要緊不過了。由他們看來，那全是廢話，聽都不要聽。

畢　今天這個會，若是屢屢舉行，總可以略微接近些。可是他們又不肯全來。前幾回舉行的時候，止來了十分之二三，今天更少了，僅有一個人，這怎麼辦。

秦　今天剛在還攻風潮之後，當然更要減少。我來猜，我可以猜得很準：當我們幾個人去邀請他們反身走出的時候，他們譏笑我們毀謗我們的談論就開場了。那種談論他們說得厭煩了，或者已歸沈寂。我們這一去，差不多特地送些新資料去，於是他們又感興味，照舊潮水一般地譏誚和毀謗起來了。現在我們在這裏恭候他們，他們正安坐在家裏拿我們做談資，消遣他們的無聊呢。

黃　（回來，匆遽的神情）更來了幾位家屬沒有？（走入會堂去。一會兒就回來，非常焦慮）依舊止有那位朱先生！我們眞對不起他，他來了多時，正是開會的時候了，但是不能開會！（蹀躞室中。）

秦　我剛才說他們此時正安坐在家裏決沒有赴會的念頭。像朱老先生這樣願意來的他早就來了。

畢　（起立，至窗前）我們總得打算。

黃　我們不能就此中止！

畢　那幾個被父母硬拖出去的兒童，我眞有些想念他們。

秦　我想他們也是捨不得呢。這裏是快樂。

黃　（立停）我們要幫助沒有出去的，使他們不致走上不幸的道路，而得享受眞實的樂趣。我們除了這個，什麼是我們的責任，我們的趣味？前幾天我在農園裏相度地形，幾個

兒童跟着我，他們供給我他們自己的意見；那裏可以鑿池，那裏可以種竹，那裏可以搭瓜棚，那裏可以造亭子。雖然不見什麽『匠心』，然而可喜，因爲是他們心靈的波動。最可愛的周詩那個女孩子，她牽住我的衣向我說，『我們向來沒有當心大豆發芽時候是怎麽樣子，讓我在農園裏種一畦大豆罷。』我聽了她的話，全身感受一種不可名言的感動，還是她是可愛還是農作是可愛，我竟分別不來。當時我說不出什麽，止有握住她的手，笑着答應了她。我想，這個握手，這個笑，應是我們獨享的趣味和驕傲。（神容煥發，但俄頃又籠愁態）可憐這輩兒童，他們偏有名爲寶愛而實加阻遏的父母，他們喜歡農作，父母不許，他們捨不得這裏，父母不放他們來。不相識的路人，尙且要幫助抵禦危難，何況我們和他們心心互通，而且糾結至不可解分了呢，我的心！我的腦筋！我昏亂了！

秦 （安慰他）你且不要懊惱。他們今天不來我們再可以等待別的機會。

秦 （理智的神態。）我們現在不是全無權柄，我們並不會止膡空手。已經出去的兒童不過八九個，其外不會出去的都是我們的權柄。有他們在這裏我們總有辦法。（熱情）。此後我們加倍地奮發專爲他們盡力。他們的父母曾經反對我們拒絕我們，我們一概付之遺忘。那時我們若是一塊大磁石，那些兒童就會感受極强的磁性。他們的父母間接感受磁性，又是當然之事，不成問題了。最後的勝利，終竟屬於我們。

黃 （悵惘）我們還有權柄？還有？

畢 『大權在握。』

黃 我疑惑。

畢 毫無疑惑。若是我們這裏的兒童都成爲周詩，我們勝利的日子就到了，而周詩，並不是特異的兒童。

卲 （自農園入室插手衣袋中）隸青，我都指點給工人教他們照樣畫線了。

黃 （憬悟）我們還有新生命的泉源，——也是我們的權柄，——也是……

卲 開會了麽？

秦 止有一個來賓的會。

（朱自會堂門口內窺。）

黃 （延朱入。感受深烈的感動，語音轉沈着）我感激你老先生……

朱 （自然的笑容）黃先生。

黃 我對不起你老先生，等待了這麽長久……

朱——我沒有事，譬如到這裏來玩耍。

黃——你笑得這麼自然，你是和藹而可親，你必定識察我們的心，了解我們的心，（熱淚湧出，語音愈眞摯。）你有你的三位令孫，我們有我們的兒女，他們也有他們的兒女。你的，我們的，他們的，都是未來的開創者，未來的神聖，他們有獨享的驕傲，使人家爲他們服役，而我們正是爲他們服役——正是爲他們……（淚滴不已。）

（朱注視黃面，點頭，很深地感動。畢凝神而立，若有深思。秦露悵惘而憐憫的神色。邵環視諸人狀態，同情的情緒形於顏面，非常強烈。如是約半分鐘，幕徐徐而下。）

一九二一年。

（原載一九二一，小說月報）

好兒子

汪仲賢

直譯的西洋劇本，不合於中國排演，朋友們都勸我自編幾種出來，以備實用。我試了幾次，自己看看總覺得不入眼，屢屢把稿本撕去，這是第三次的試作，脫稿後讀了幾遍，又覺不很合式，不過我以爲編了出來不給人看，沒有人指敎，那是一輩子都不能進步的。所以大膽地把他宣佈出來了。

現在要想立刻拿到舞台上去實現的劇本，爲適應一般看客的眼光起見：第一要事實明瞭，第二要意義淺顯。這本劇是描寫一個普通家庭生活，差不多寄居在上海的經紀小百姓，都有過這種生活的機會；所以凡在上海經過平民生活的人，看了大概都能有些感觸吧？

這劇雖是敍述一個家庭，也可以把他當作一個現在的中華民國的縮影。好兒子陸愼卿，就是家庭中的惟一生產者，母親，妻子，兄弟，都靠他一個人賺錢回來養活，非但一切用度，要他負完全責任，並且母親要賭，妻子要插戴，兄弟要念書；要無限制的零化。兩位女太太，還要爭着藏私財，兒子與丈夫的失業，不能賺錢，是不管的，家裏住的房屋，因爲欠租要釘門，老太太的錢，情願藏在箱子裏不拿出來，要去逼兒子拿。分利者多，生利者少，果然是一種貧弱的原因；而利己心太重，人人沒有公共觀念，尤其是我們民族的弱點。

人人都說中國窮極了，地方上的公益，不易措辦，而督軍下任，總腰纏千萬家財；政府窮極了，爲了幾個錢敎育經費，打得頭破血淋，而執政府的闊人，一夜賭局，就有幾十萬進出；這種情形，與好兒子的家庭有怎麼兩樣？

好兒子被母親逼成犯法破了家了，好百姓也與好兒子一樣的要『求生』，那時也少不得有個壞朋友胡李仁來勸誘他們走到亡國這道兒上去的啊！那時再看外國包探搜出當家老太太的私產，珠淚兒簌簌落落地說：『我害了好兒子了！』

登場人物

陸愼卿　好兒子

丁氏　母親
王氏　妻子
阿香　幼弟
胡季仁　陸友
阿媽　女僕
老王　收房租者
收房捐者　一人
包探　二人　甲　乙

佈景　上海一樓一底式的客堂。時在上午八九時左右，王氏在靠窗口的一張舊桌子上洗衣服。阿媽在屏門後出來，手拿一桿秤，臂彎上掛一隻舊菜籃子。

阿媽　小少爺還不曾起身呢，我去買菜吧？

王氏　（等了一等）忙什說？等老太太回來再說。

阿媽　剛在我去泡水的時候，灣到對門去看過了；他們還有兩圈牌沒打完，老太太給我兩角錢，教我買菜去。

王氏　那麼你去買就是了。

阿媽　今天買些什麼？

王氏　老太太沒同你說嗎？

阿媽　她打牌還來不及哩，給了我錢，教我快滾！

王氏　唉！天天僅了這兩餐吃，真得把人嚇死，老的要嚷了罷，小的不進口；配了小的胃口吧，老的又不樂意，隨你去買罷。

阿媽　那麼先買一角錢肉，多下來買些素菜好不好。

王氏　一角錢肉止够炒一碗肉絲，聽說這幾天青辣椒毛豆上市了，可以買些算時鮮菜。

阿媽　啊唷！這是老虎肉，那裏勁得起呢！青辣椒一個銅子止買一個，一角錢買十幾個，炒一炒不到一酒杯！這給誰吃了好啊？

王氏　我真變了鄉下人了！你只好買些鹹菜來炒肉，買兩斤芹菜大家吃，買兩個鴨蛋日夜做兩碗湯，這就算兩樣葷菜了。餘多打些醬油，菜油來罷。

阿媽　買了鴨蛋，芹菜，就沒有什麼多的了。我去看吧！（下）

（王氏仍洗衣服，不多一回，阿香在屏後嚷着要起來。）

阿香　阿媽！起來！

王氏　阿媽買菜去了，你起來吧！

阿香　（矇矓着眼在裏面出來）媽呢。

王氏　她在李家打牌，還沒回來呢。

阿香　又是全夜嗎？

王氏　可不是嗎？

阿香　阿媽呢？洗臉水！

王氏　對你說買菜去了！臉水我去打罷。

（王氏攜銅壺去泡水，阿香揉一揉眼，看自鳴鐘。）

阿香　吓呀！八點半了！（很焦急的樣子。）

（王氏取水上，拿面盆手巾安排臉水。）

阿香　怎麼不早些喚醒我？八點半了！上學來不及！

王氏　媽不回來，我忙着弄家裏的事，把你忘了。快些洗，吃了粥去還來得及。

阿香　這還吃粥？馬上走已經趕不上第一課了。

王氏　那麼你洗了臉就走吧。

阿香　肚子呢？

王氏　拿兩個銅元去買些吃了罷。

阿香　（一面洗臉。）兩個銅元，止够買兩個小饅頭，怎麼吃得飽？

王氏　媽止給了兩角錢，五個銅元是昨天用剩的。兩角錢給阿媽買菜，泡了兩個銅元開水，——洗臉，煮粥，洗衣服，——買了一個銅元粥菜，止剩兩個了。

阿香　你們都要緊，止有我不要緊！我是活該餓了肚子去念書的，是不是？

王氏　你哥哥幾個月沒有生意，一個錢也沒有拿回來。

阿香　我哥哥向來沒有歇過買賣，都是你來了才有這些花頭！怪不得媽媽在背後常說你的八字不好，你一進門就倒運！

王氏　小畜生！你要瘋啊？

阿香　你配罵我小畜生嗎？（哭）好！你罵我！你才是敗家精呢！害我哥哥……

王氏　（怒）我罵你。『長嫂如母，』我還能打你呢！

阿香　（挺身上前）你打！你打！打就是！

（王氏眞的輕輕地拍了他兩下，阿香便大哭大鬧起來，兩個人扭做一團，阿香撒賴睡在地下。）

（正在不得開交的時候。丁氏回家，手裏拿着一包錢，和一枝白銅水烟袋，看見阿香睡在地下，趕緊走上幾步，把他攙起來，攔開王氏。）

丁氏　什麼事？什麼事？我纔出去了一回兒！

阿香　（哭着說。）嫂子打我啊！媽不打，要你打！你打！你打死我！

王氏　誰教你開口罵人的？

（兩個人爭着說話。）

丁氏　得了！得了！有我在一天，誰也不配打人！

阿香　（挺上去。）你打死我！（王氏退讓。）

丁氏　小東西！你要造反！誰教你不上學去？該打！打死了反正有人償命！

阿香　我要上學去，她說『活該！』不許我吃東西！

丁氏　我回來得遲一步，家裏就鬧翻了，我若死了呢？

（王氏氣得坐在一邊，阿香在丁氏懷裏哭，她放下煙袋，解下包錢的手帕，與他擦淚。）

丁氏　拿一角錢去買點心吃，別哭！怎麼大年紀不害燥！阿媽！阿媽！

王氏　（呶起嘴）買菜去了。

丁氏　今天別上學啦。進去，到樓上去，我房裏有杏仁酥，去拿些來充饑。

（阿香蹓跳着進去了。丁氏將散在桌上的銅元，聚在手裏一五一十地數。）

丁氏　（自言自語）四千二，……一千零八十，……他欠我三百，……我欠對門八百……今天下家劃去一個七百六，我找了他一個四百三，……這裏是一千短二十……一千短二十……

（這時候阿媽買了菜回家。）

阿媽　太太回來了。

丁氏　一千短二十……

阿媽　奶奶！芹菜三十六一把，買了兩把，鴨蛋三十八一個，打了二十錢醬油，洋價一百三十八，我墊了廿個錢。

丁氏　老太婆！給你一打岔！我算錯了！

阿媽　（帶笑）太太贏到多少？

丁氏　不要說起！這幾天手氣大不好！我坐下去，就是一副三翻的清一色，我等的一四七索，對家打了一張七索，剛要和下來，被上家邊七索攔了去；我就知道要輸，打了八圈，我想不來，他們硬要我再連八圈，幸虧我能守，才輸了……一千短二十……劃出一個七百六十，我反欠他八百……又找了下家四百三，劃出一個三百……大約四千不到一點吧。

阿媽　不要緊，明天再去翻本。

丁氏　還要明天，這不就是明天了嗎？你買些什麼回來。

阿媽　肉，鴨蛋，芹菜。

丁氏　芹菜幾個錢一把？

阿媽　三十六。

丁氏　好貴！買多少？

阿媽　奶奶教我買兩把，我看還不到兩斤呢！

丁氏　要這些做什麼？大少爺不定回來不回來，小少爺是不吃芹菜的，買一把也足够了，錢多呢！

阿媽　肉絲和蛋止够兩位少爺吃的，我們這些人，兩把不要麼？

丁氏　肉絲用什麼炒？

阿媽　錢不够，沒買什麼。我看就分些芹菜出來炒炒吧？少爺們吃葷的，我們吃素的。

丁氏　那位小寶貝，你不聽見不吃芹菜嗎？再加上今天這麼一鬧，只怕又有第二塲呢，你去買兩百錢醬肉給他罷。

阿媽　鬧什麼？同誰鬧？

丁氏　別多問了，你就去洗菜，洗好了就去買罷。

（阿媽回頭看王氏氣色不對，便自會意，拿了筐子進去了。丁氏收拾銅元。）

丁氏　新奶奶！別生氣了！總怪你的命不好，我的老運不好！（說着打哈嚏。）我要去睡了，愼卿還沒有起來嗎？

王氏　他又沒有回來！

丁氏　唉！這樁事我又不能不怪你了。兒子大了，做母親的怎麼管得了許多；你怎樣由他常宿在外面？

王氏　腿長在他腰下，我又不能跟他出去，逼他回來。他不回來，我有什麼法兒？

丁氏　年輕呢，這種事總是難免的。他父親年輕時候，也是這樣的；不過不像他這樣荒蕩就是了。無論如何，生意買賣，總要顧到的。你看他現在沒有買賣，一點不着急，家裏開銷，每月止拿三四十塊回來，怎麼够用？他自己還是照前一樣：嫖，賭，穿，吃，喝，那一樣肯減省？（連打哈嚏。）成天到晚，不想到家裏。家務幸虧有我在這兒支持，樣樣省儉，每天止買兩角錢菜；若沒有我，你瞧此地還成個家嗎。

（王氏不語，只低頭洗衣服。）

丁氏　別不說話，我要去睡了，回頭三點鐘他們還約我有事呢。等他回來，同他說：「節下快到啦！我四面同他拉的許多虧空，都要歸還人家的，教他早些打算！」

（她提了水烟袋，一面打着哈嚏進去了。王氏對她望了一望，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仍洗衣服，她把兩件小孩子的衣服，教阿媽拿到後面去晒，阿媽拿芹菜出來，她倒在桌子上揀去腐葉。）

（愼卿進來，帶着愁眉不展的神氣，走進來在面對着王氏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低頭不做聲。

（王氏也不理他，停一會。）

王氏　回來了，總是這樣！吃了沒有？

愼卿 （搖搖頭。）不吃！（又一回兒。）

王氏 媽媽教我對你說：『節下到了，怎麼樣？』

愼卿 怎麼樣？教我怎麼樣？

（停一回兒。）

王氏 她說替你拉了許多虧空。

愼卿 我身上又不會長錢；有什麼法子？

王氏 你既沒有買賣，該在家裏安分些，何必常在外面胡鬧呢？

愼卿 坐在家裏，買賣會天上掉下來麼？爲了要找買賣，才到外面去應酬；越是沒有買賣，越要裝出些場面來給人看！如果我躲在家，或走出去裝成個窮酸的樣子，人家有了買賣，也不相信我；不敢來請教我了。誰還願意出去嫖賭嗎？

王氏 你不拿錢回來，母親跟我鬧，我實在受不了！

愼卿 你受不了，難道我就受得了嗎？她說替我拉虧空，只怕我外面自己拉的虧空，比她還大些呢！教我對誰去說？

王氏 你難道找一個二三十塊錢的生意都不能嗎？

愼卿 市面上像我們這種不上不下的人材，比螞蟻還多：稍微進賬大些的職使，早被臂膊長的人搶去。唉！早知今天謀生活這樣難，悔不當初學習一種手藝，到現在倒還可以用氣力換錢。一張中學畢業文憑，化了幾年功夫換來的，拿進當鋪去又不能典錢用！譬如：到洋行裏去當一個細仔，每月倒能賺個二十幾塊錢的薪水，另外還能找幾十塊錢的小帳；但是做這種生意，有什麼臉面去見一般同學，和許多舊同事？想來想去，只有死路一條！

王氏 只要能夠賺錢，管他身份不身份。只要不偷人家，搶人家的就是，你就是少掙些，只消家裏開銷省儉。……

愼卿 得了！得了！家裏誰肯原諒我？不管我能掙不能掙，母親的麻雀是要打的，游戲場是要逛的，你們的新衣服是要添的，烟是要抽的，……

王氏 別說了！我出去穿幾件衣服，是你男子漢的場面，許多姊妹來邀我，我都不敢跟她們出去，他們都是金剛鑽珠子戴得雪亮的，我擠在他們一堆裏，自己覺得不好意思；現在更好啦，一付鐲子也被你騙了去，究竟你幾時兌還我啊？

愼卿 （兩眼瞪着她。）好啦！

王氏 你別裝傻！我可不管，下月十四，我要到錢家去喝喜酒，三姐已經來邀過幾次，我可不能不去。衣服呢，我將就做了一件新的，花邊可替你省下來了。我不管，插戴的

東西，你要給我的。

慎卿　你不插戴，難道就不能去喝喜酒麼？有東西戴也是你，沒有東西戴也是你，這有什麼兩樣呢？況且人家的首飾，比你戴的闊得多，就是把所有的家當，一齊戴在身上，亦是比不上人家的啊！

王氏　平常在家裏，無論怎樣苦，我都能受；惟有到人家去，或是同姐妹們出去玩兒，可不能丟這個臉。不比我沒嫁，那倒不要緊，回來給他們說：『嫁了丈夫，還弄得窮鬼似的！』

慎卿　（乾笑）原來女子嫁丈夫都是享福來的！

王氏　本來女子在丈夫手裏，不享幾天福，到那兒享福去？別說了，怪我命不好，徐家的阿秀，住在我家後面矮平房裏，一家子窮得連飯都沒有吃，她比我後嫁；你看，她前天在此地門口走過，坐在汽車裏，手上兩個鑽戒，多麼大！我剛提了水壺出去泡水，怕她看見笑我，趕緊把腦袋掉過去，幸虧沒有被她看見，她不過是嫁了一個買辦，這不也是一個女人麼？

（慎卿瞪着眼，只是不開口，王氏滔滔不絕，她剛要再說下去，只聽見後面樓梯響，知道是阿香來了，她便停嘴收拾了東西進去了。）

阿香　（嘴裏嚼着糖果，手裏還握着一把。）哥哥！我等了你好幾天了，天天我上學，你沒起來；我睡覺，你方回來，今天可給我候着了！

慎卿　爲什麼今天不上學？

阿香　嫂子打我，她天天打我！

慎卿　胡說！她不會打你的。

阿香　你有了嫂子就不疼我了！你偏護她，今天若沒有媽媽回來，我怕不被她打死！

慎卿　別這麼鬧！

阿香　哥哥！下月五號，我們學堂裏要到西湖去旅行，每人要八塊錢旅行費，媽媽教我問你要。後天就要交了，你給我吧！

慎卿　小學堂旅什麼行？你不要去！

阿香　有五十多個學生報名願去，我也報了名了，不去先生要罵的。

慎卿　我沒有錢。我沒有生意你不知道麼？

阿香　嫂子做新衣服有錢，兄弟要念書就沒有錢，哥哥！你騙我小孩子，明天給我吧。

（慎卿對他嘆了一口氣，阿香聽見門口賣糖的敲鑼聲音，帶蹦帶跳的出門去了。慎卿在室中踱來踱去，愁眉不

展。阿媽出來收拾棹子。）

阿媽　少爺不去睡嗎？

愼卿　睡過了。

阿媽　我忘了，昨天有一個朋友來找你的。

愼卿　姓什麼？

阿媽　姓什麼，他對我說過，忘啦。

愼卿　奶奶也不知道嗎？

阿媽　奶奶跑到沈家小姐家裏去，止有我一個人在家。

（外面有人輕輕敲門，阿媽出去開門，胡季仁進來。）

季仁　（在門外探頭）少爺在家嗎？

愼卿　季仁先生！你難得光臨的啊！

季仁　（進來手裏攜着一個紙包。）我昨天就來找過你一躺了。

阿媽　昨天就是這位少爺。（說着拿茶壺出去泡茶。他們客套幾句坐下，阿媽倒過茶進去。）

季仁　我是老郁託我來帶一個信的。

愼卿　是不是爲了那筆款子的事情？

季仁　不錯！他那裏因爲等着要用，自己又因爲爭交易所股子的事情，所以很忙，走不開，他打發我要來了好幾次了，我也窮忙得很；昨天來恭候了一躺，你又公出了。今天我到藥房裏買兩瓶藥水，順便來走一走，請你最好給我帶了去吧。（取出字據。）

愼卿　慢慢，令親那筆款子，本來早就該還了，無奈這幾個月失了業，一時不易週轉，能否請你婉言轉達，節後准定歸還，如何？

季仁　老郁也說過，大家相好在前，本不該來要；無奈他現在正爭着些交易所股子，因爲錢難湊手，才來同你商量；那怕過了一禮拜再歸還你，到不要緊的。

愼卿　這樣—請你先回去，下午我親自去見令親就是。

季仁　這更好了，就是怕你不來，當面談，再好不過了。驚擾驚擾！

愼卿　寬坐一回？

（季仁告辭出去，把紙包遺落在此。愼卿送他出門，遇見一個收房租的老王撞進來。）

老王　怎麼樣？怎麼樣？好，你今天在家了，天天同她們女人鬧不明白！

愼卿　到節上一併付給你們就是，鬧什麼！

老王　到月底就三個月了，等到節上早已釘了門了。

愼卿　今天沒有，過一天。

老王　費話也不用多說了，反正月底一到，自有外國人

來釘門，不過我不得不先通知你罷了。

（他說完用力把門一關，竟自去了，王氏聽見聲音，在裏面走出來聽。）

王氏　這種日子，今身都沒有過過，枉爲男子漢！要釘門了！我是沒臉去見姊妹，快些養了飯，吃吃滾蛋，免得被人家關出去！（說罷，把手裏拿的兩只茶碗用力向棹上一擱進去了。）

（愼卿對她呆望出神，阿香由外面進來急叫。）

阿香　阿哥！阿哥！給我一角錢，門口賣鹹魚的來了。

（愼卿在身邊一掏，拿出兩角錢和十幾個銅元，揀了一角給阿香，他飛跑出去了。愼卿把其餘的錢丢在棹上，看見那季仁留下的一個包，打開一看，是兩個藍瓶子。）

愼卿　硝酸！毒藥！（好似很震動的樣子，看了看裏面，聽了聽樓上。）唉！還是死了的乾淨！（把瓶上的火漆弄去，拔不開塞子，找了一把小刀動身掘塞子。）我這樣很糊塗！（立起想了一會。）我得留一張絕命書！（走到寫字棹前，磨墨作書，藥瓶，刀子，都放在一邊，剛寫了一兩行，季仁推門進來，他也不聽見。季仁走近他身，看他寫些什麼。）

季仁　絕命書呀！

（愼卿驚起，急忙將書撕破。）

季仁　你發瘋啊！呀！把我藥瓶的封口都弄壞了！愼卿！你做什麼？想什麼？

（愼卿被他一問，止不住哭了出來。）

季仁　什麼事？說啊！有話好商量。

愼卿　我實在沒臉活在人世……（噎住）

季仁　你做了什麼錯事，要這樣？

愼卿　我也沒做錯事，止覺得我沒有錢，不配做人！

季仁　究竟什麼道理？

愼卿　家裏幾口子，天天張着嘴，要吃，要用，外面債戶四處逼來；…………甚至於房租不能付，要被房東關出去。……唉！慚愧，慚愧！

季仁　哈哈！小孩子不中用，爲短了幾個錢，就要尋短見，哈哈！太不值當了！何不早同我們商量呢？

愼卿　許多地方前賬未清，我怎麼有臉再去開口告人？

季仁　你單靠問人家借債度日，那自然難過日子咧；上海地方遍地都是黃金，只愁你沒有膽量伸手去拿，或是眼珠子不亮瞧不見。有幾個人餓死在上海？那般白天睡覺，晚上打過十二點鐘，在馬路上伸手要錢的乞丐，每晚至少還能掙一塊多錢咧。你正是太不中用了！

慎卿　難道眞要教我淪落到要飯的地步！……

季仁　誰說教你要飯去啦！我不過說：上海是最容易求生活的地方，凡是聰明人，到了上海，沒有不發了財回去的；我看你也是很聰明的，外面交遊也很廣，朋友也很多。

慎卿　朋友都是世態炎涼的，有了錢才有朋友呢！

季仁　對呀！有了錢才是朋友，朋友只要你有錢，可不問你的錢是打那裏來的。

慎卿　那麼叫我去做什麼好呢？

季仁　我看你是一個很好的小夥子，可是我是一個施恩不圖報的人，我雖然救你，可不准你說是我救你的。

慎卿　只要能救得我過了這個節，就是救了我一家的性命。——

季仁　我非但能救你眼前的急，並且可以安安穩穩教你過富翁的生活；不過一年，可以教你坐擁百萬家財。

慎卿　你又拿窮人開心了！

季仁　誰同你開心？你可無論如何不能洩漏出去呢！

慎卿　決不，決不。

季仁　這個買賣，並非是我教你可以發財，我也不過是從中替你做一個介紹人罷了。我有一個朋友，是外國人，他那兒有種種貨幣，——鈔票也有，銅元，銀元，小角子都有；——專待人去批發，價目很是公道，鈔票三十塊錢一百元，銅元是一元錢換三千，小角子是一塊錢換三十角，其中是買銅元的利息最薄，可是可以公然通用，毫無危險。其餘的利息厚些，販買人須要擔些承重，可是製造得非常精巧，決看不出半絲破綻來的，所以這買賣非常穩當；不過不常人是不輕容易去當販買員的。

慎卿　（愣住）你說的不是假造鈔票麼？這是犯法的事情啊！

季仁　不錯，這當然是犯法的事，但是一個人誰願意犯法，都是被現在的社會環境，逼來逼去，就逼出許多犯法的人來了！，——譬如你從前做走頭洋貨生意的，因爲受了先令的影響，弄得莊家也倒了！東家也吃了官司了！你也擱起淺來了！現在我介紹你做的買賣，像你這樣手面交遊，至多一年半載，就可以成功一個富翁；那時你再拿出千份之一的小錢出來，在社會上做幾樁好事，那就人人多要恭敬你是大慈善家咧。

慎卿　這個東西流傳出去，拿在別人手裏，也害人不淺。若是將來發覺，這個罪名……

季仁　外國人請着律師包打官司，你放膽吧！並且並教你一輩子做這種生意，只要借此過一過渡，你自己手裏有了

幾萬現貨，就能够活動做別樣事業的；何況他的東西，做得同眞的一樣。

（在身邊皮篋裏拿出幾張鈔票。）這都是眞的。（又在夾層裏取出一張假的混在一起。）我把這個樣張混在一起，你挑，（背着他混一混再給他。）

愼卿　（揀了一回，又仔細看一回。）看倒是眞看不出眞假來，——可是我終有些害怕。

季仁　怕什麽？說一句不利市的話，剛才若沒有我來得快，你把這瓶鏹水吃了下去，現在你怕不做了屈死的鬼嗎？剛才死了，你還害了一家老小，不能過活。

愼卿　唉！母親年紀大，妻子年紀輕，兄弟還不懂人事，教他們一家三口，拿什麽東西度日！

季仁　照呀！好孩子！你前程遠大呢。不瞞你說，這兩瓶鏹水，就是爲這個用的。

愼卿　（感激）我現在明白了，將來有事决不連累着你，不過貨鈔票也要本錢，我現在分文無着，這有什麽法子好想？

季仁　不要緊，你能先取貨後交銀子；銷不掉的還能還他呢。

愼卿　我馬上要錢用。

季仁　我有拾張樣子在此，你先拿去用了再說；將來你只消四面活動了。把信用做了出去，手裏有了些現錢，慢慢地就可以脫離關係的。你把這個留在家裏，我和你同去見一見外國人。（將僞幣點交愼卿。）你也要小心謹愼爲上！

愼卿　曉得在十張裏和上一兩張，就是人家看了出來，誰還疑心是我拿出來的嗎？

季仁　你眞聰明能幹。

愼卿　別取笑了，我進去一躺就出來和你同行。（拿着鈔票進去。）

（季仁把鏹水瓶收拾好了，在室內踱來踱去，一眼看見棹子上放着一叠發票，拿起來看。）

季仁　米——三十二元九角，柴——十二元，成衣——老太太代料二十四元五角……

（阿香拿着一塊鹹魚，一邊吃一邊跳着進來，季仁搖搖頭把發票放在原處。愼卿由裏面出來，阿香跳着進去，兩人撞了一下。）

愼卿　忙什麽？——我們走罷！

季仁　好，就走！

王氏　（在裏面）早些回來！

（愼卿也不理她，同季仁出去。王氏出來，阿媽收拾茶

碗。）

王氏　老太太還沒醒，等起來了我們吃飯。

阿媽　太太起來止怕還有一回兒呢，小少爺可就要喊餓了。

王氏　隨他去，他零碎食物吃飽了，也不會餓。

（阿香在裏面抓了一把銅元出來，向門外飛跑。）

阿媽　啊吓！又抓了一大把出去！

王氏　誰管得了他？

（外面叫收巡捕捐，漸漸由遠而近。）

王氏　幸虧他留了幾個錢在這裏；收捐錢的來了，不然又是麻煩。

（阿香由外面跑進來，手裏又買了一包陳皮梅，一路走一路喚媽媽。）

阿香　媽媽，媽媽！（走進屏門。）媽媽！收捐錢的來了！

（收捐錢的耳朵上夾着鉛筆，手裏拿着捐票，站在門口。）

收捐人　快些！

王氏　多少？

收捐人　七塊二角，快些！

王氏　上手不是六塊半嗎？

收捐人　你們的房錢不是加了兩塊了嗎？你們男人呢？弄些女人眞討厭！

王氏　問一問怕什麼？

收捐人　別躭誤時候，快些！

（此時阿香與丁氏走出來，正看見王氏交錢給收捐人。）

收捐人　這個鈔票不要，要外國銀行的……

王氏　我們只有這種鈔票，不相信你看。（把二十張鈔票都取出。）

收捐人　不要，不要！你自己去換來。

（丁氏在王氏背後奔出來說話，王氏連忙將幾張鈔票藏起來。）

丁氏　謝謝你，我們先生今天不在家，沒有預備，請你就待一次。

收捐人　看你老太太面上。

王氏　兩張五塊的，找兩塊八角。

收捐人　我拿一張五塊的，你再給我三塊大洋，我找你八個角子，不是一樣嗎？

丁氏　（把一張鈔票奪過來。）我給你兩塊二角大洋。

（連忙拿兩塊大洋，三個角子給收捐人，把鈔票藏起來。）

收捐人　下次快些，不要躭擱許多時候。

（收捐人退，丁氏臉色很難看，王氏要想進去。丁氏將她厲聲喚住。）

丁氏　別走，你的鈔票那裏來的？

王氏　我那裏來的，要不是他拿回來的！

丁氏　好吓！我問他要錢開伙倉，一連好幾個月都沒有拿來，你身上倒是一捲一捲鈔票，你們夫妻倆作弄我。

王氏　誰作弄你來啦？這是他剛才拿回來的，他要來喚醒你，給你的；因爲你剛睡，是我教他不要來驚醒你的。現在你拿去就是。

（把鈔票望棹子上一扔，丁氏拿起來數。）

丁氏　好啦！少奶奶！本來這個家，我也不要當；下節起，你來當家，歸我多少錢月規就是了。

王氏　我沒說要當家，老太太！今天止是幾張票子過了過手，難道我就藏起幾張來不成？

丁氏　哼！本來，錢輪到我手裏來，早已成了湯湯水水了！教我這麼大年紀來操心乾着急，你們在旁邊暗好笑，我可是不是傻子！

王氏　錢都在那裏。

丁氏　哼！哼！哼！往常他給我，老是三塊五塊地給，晃晃還不給；他給你一下子就是一百，那平常日子就可想而知了！家裏沒有開銷，你連泡水的錢都不肯拿一個出來……

王氏　天老爺在上頭！

（此時阿香又在那裏跳進跳出。）

丁氏　小鬼頭！成天到晚的鬧些什麼！我們都要餓死了，你還快活得出！總怪你老子死得太早，現在在老虎嘴裏奪食吃，累你娘受氣！你現在還是媽媽長，媽媽短的，將來娶了媳婦，就沒有媽媽啦！你賺了錢，總應交給自己的媳婦，瞞住媽媽，不要給媽媽看見，媽媽養兒子娶媳婦，是專爲替媳婦當老鴉頭的！

王氏　婆婆！我有什麼不好您儘得打得，何必這樣冷言冷語呢？

（阿媽出來呆聽。）

丁氏　我不敢！

王氏　您是婆婆，有話儘管吩咐。

丁氏　我是要靠兒子養老的，得罪了你，你們不給飯我吃，那還了得！

王氏　（哭）天吓！

阿媽　好啦！老太太少說幾句罷，奶奶別哭啦！

丁氏　你一句頂一句的挺撞我！（大聲哭）

（婆媳兩個祇是哭着，阿媽弄得沒法，阿香也哭。紛亂了一回：愼卿携着一個小皮包回來。）

愼卿　什麼事？什麼事？

王氏　（對丁氏）他回來了，你問：剛才給我多少。

丁氏　我問什麼？我問誰？一張床上出不出兩樣人。

愼卿　好啦！你們爲來爲去爲幾個錢，我現在發了財了，你們都有錢啦，快來分吧！

（婆媳兩個頓住哭，睜眼望着。愼卿打開包，取出許多鈔票。）

愼卿　來來來！你們儘拿，明天我再去取。

丁氏　好兒子。……

阿媽　恭喜，恭喜！

（各人忙着分鈔票，外面收捐人帶着兩個包探進來口裏嚷着：『就是這一家。』愼卿看見要想由後門逃走，被一個包探抓住，嚇得她們目定口呆。）

包探甲　是這裏收來的？

收捐人　不錯，是這裏收來的，是她交給我的，（指王氏）

包探乙　你叫什麼名字？

愼卿　陸愼卿

（乙探取出簿子記着，甲探收拾棹上的鈔票。）

包探甲　老太婆，你們的鈔票是那裏來的。

丁氏　是兒子做生意賺回來的。

包探甲　（微笑）很好，賺回來的！一共賺了多少回來？

丁氏　今天才拿回來，都在這裏。

王氏　媽媽！你忘了，這是他陸續帶回來的。

包探甲　她是什麼人？

丁氏　是我媳婦，我是她的婆婆；這是我的兒子。（指愼卿）我是他的母親。

包探甲　這小孩子呢？

丁氏　是我的小兒子，是我大兒子的兄弟。

包探乙　很好！回頭一同去！

丁氏　到那裏去？先生！

（包探都不睬她，乙探四面去翻抽屜）

包探甲　老太婆，箱子上的鑰匙拿出來！

丁氏　沒有！

包探乙　搜！

（他們動身在丁氏身上搜出一把鑰匙，和幾張鈔票，包探甲抓住愼卿向裏面房間裏搜去。）

（包探乙又在王氏身上摸索了一回，沒有搜出什麼來。）

包探乙　你丈夫這個買賣做了幾年啦？

王氏　什麼買賣吓？

包探甲　裝洋！回頭給你們厲害！

丁氏　先生！謝謝你，告訴我他犯了什麼法？

包探乙　呵呵！都是老口！搶花不小！

（進去搜的甲探，押了愼卿出來；手裏拿了一個盤，裏面盛着混亂的鈔票，洋錢，和許多金銀首飾。拿出來倒在棹上。丁氏急得要哭出來。）

丁氏　這——這是——我歷年積下來的自己私房！不是我兒子拿回來的！

包探甲　不要緊，拿到巡捕房裏去看一看，都要還你的。（對乙探指愼卿）問他同黨！

包探乙　喂！朋友！你的製造機關，和印刷機器在那裏？

愼卿　我得到的假票子，除用去一張，就此破案外，其餘都在這裏，現在既然破案，所有罪名，都由我一個人擔任，我決不去拖累旁人。

包探乙　到了巡捕房，那時你不拖累也不興。

包探甲　你說止用去一張，這些眞鈔票是那裏來的？你既有這些錢，儘可以做些小本生意，爲什麼要去犯法用假鈔票？分明你是胡說！

愼卿　（回頭望丁氏。）母親啊！……

丁氏　我止想逼你多賺些錢回來，沒教你去犯法，好兒子啊！

愼卿　唉！做兒子的擔負太重了些吧！……

包探甲　你們這般畜生眞心狠！譬如有些做苦工的手藝人，他們辛辛苦苦積聚十塊八塊錢下來防防饑荒的，你們也給他一張假鈔票，這眞是造孽非淺！你們也不知道害了多少人了！畜類！剮之有餘！

包探乙　走！快走！

愼卿　我跟你們去就是了！

（丁氏天良發現泣不成聲。）

丁氏　好——好兒子！……

包探乙　別嚕囌！

包探甲　銬起來！巡捕房裏去再說！

（兩個似狼如虎的包探，取出手銬，將愼卿銬上刑具，很清脆的「吹吹」兩下；推擁着一干人犯，帶着抄出來的東西和假鈔票，叱喝着。）

幕徐徐下。

（完）

（原載一九二三，戲劇）

趙閻王

洪深

劇中人物表（以登台先後為次序）

趙閻王
老李
小馬
營長
又兵多人
王狗子
黑物多個
前清縣官
衙役多人
老者
婦人
洋人
洋奴
土匪

第一幕

第一節

這件事發生，在一個軍營裏面，這軍營所在，本是一個荒村；這荒村卻離城不遠，這城內便有萬千居民，正是人烟稠密，市場熱鬧。這荒村內除了一家糧食店，五百個兵，沒有別的人家。這一營的人，因天冷都睡去了；點得洋燈，生得火盆的，就祇營官們居住的幾間屋子。

這一間屋子，便是營長的臥室。靠後壁儘左，放着一張軍用三摺鐵牀；牀上有白狼皮褥子，西式枕頭，粉紅湖縐的被，靠左邊安着一張上有裝鏡下連衣櫃的矮桌，桌上手鎗一支，軍刀一把，除下來的軍帽，解下來的皮帶，還有粉盒香皂鏡箱香水瓶等，橫七豎八的堆着。右壁上懸一軸美人畫，

晝右有門，通着院子。晝左釘上，掛幾件營長的軍服，後壁上偏左有四方紙糊小窗，現時關着。窗前堆了兩隻木箱，都有軍需課封條。屋左牀前，小炭火盆內，還有餘火。屋右當地，放着小方桌子，四把椅子。桌上兩盞洋燈，一盞未點。一盞點着，卻是無甚亮光，想是油盡快滅了。

右首的門，猛地開了，走進一個人來；身上穿的灰色軍服又舊又髒；褂子上的鈕釦，有好幾個早已脫落；腿上也無扎布，衹散着脚管；一雙老棉鞋，當差的日子久了，前面有點張口。他彎着背，聳着肩，滿臉都有紋路，鬢邊微微灰白。他沒精打彩，很是疲倦；雖衹四十來歲的人，然而世上的風波，經得多了，看來卻像五十出外。

他手裏提着一把磁茶壺，想是剛沖得一壺滾水。進了門，轉身把門關上。在方桌上取了一個杯子，斟了半杯茶，自己慢慢的喝着；又把兩隻手捧着熱茶壺煖手。茶喝完了躊躇了半晌；忽然想起他本來要做一件事，連忙將茶壺放在炭火盆上溫着，又略略撥了撥炭；拖過一把椅子，想坐在火盆旁取煖；忽地走到紙窗邊，朝外望了一望，搖搖頭自言自語的打算起來。

軍人　還是早晚哪！許有半宵多哪，早哩！還得一回兒功夫，纔會回來。（看着門）咱溜罷！回到自己棚裏，找點什麼吃的，再睡他一個大覺。這十六圈麻將，總得四更天，纔完得了。他媽的今天，眞冷！（走到門旁，忽又轉念）算了罷，還是好好的當差罷！這幾天營長輸得多啦，咱也就沒交好運，碰上都是釘子，回頭屋子不煖啦，熱茶沒有啦，咱是幹什麼的！（坐火盆旁）這淸茶愈喝愈餓得荒。（對着火盆呆看了一刻，覺得身上冷起來，渾身打戰，在牀上拽了一條粉紅湖縐被，裹在身上，重復坐下。纔要打盹，聽得門外一響，趕快立起，把被放還，那門外卻再無聲息了，便罵道）沒有回來，活見鬼麼！

（有人把門輕輕偷着開了，伸進頭來，低聲喚道）喂！趙大哥。

趙大　（轉身，低聲）是你在外頭裝孫子呀！敞着門，熱氣都跑啦，要進來，快進來罷，老李。

（老李也是個軍人，不過二十多歲，軍服雖是舊破，精神卻還振作，他躡著脚走進來小心關上了門。）

老李　這兒就是天宮啦，你上咱棚裏去睡去，不凍結實，纔怪呢！（指牀）今兒輸贏大啦。

趙大　知道！

老李　王排長贏了也不敢說歇，多半非幹到天明不可。

趙大　那一天不到天明呀！（指着洋燈）一宵總得點兩

盞燈的油。

老李　（從懷內取出一瓶燒酒來）來一杯罷！

趙大　（桌上取了兩個茶杯，把酒分開喝着）好白乾！

老李　小鋪子的掌櫃，進城來著，捎來兩瓶，一瓶賣半塊錢，眞不講理；獨家的生意嗎？村裏也沒有第二家糧食店。

趙大　小鋪子不是不肯賒賬嗎？（聽着話，一面他將原點的燈吹滅了，另點了一盞。）

老李　肯！聽說快關餉啦。

趙大　聽誰說的？

老李　小馬。

趙大　小馬不能知道。

老李　嘿！（吃了兩口悶酒，對着木箱，瞥了一眼，未便即說來意）趙大哥，您跟著營長當差，比小馬可知道得多啦，我說大哥借幾個錢行麼？

趙大　（笑起來了）和尙碰見禿子，兩頭都是光光的。

老李　別說這個，您比喒們好！

趙大　打那兒好起來？喒們當軍人的，指著的就是餉；這營裏好幾個月不關餉啦，誰還不乾！

老李　您也是眞沒錢哪！

趙大　（說反話）有錢！這有五個多月，沒見一個大餉啦，誰家王八孫子的錢多着呢！（呪了一句，略出得胸中惡氣）老李，這還是走著一鼻子的好運，每天沒有斷了口糧，等著罷！

老李　（憤然立起）等著！這不等著麼？喒們是苦差使呀！幾兩銀子的餉，就是他媽的賣命錢！大哥們一條命，就值得這八兩銀子一個月，還要欠著五個多月麼？喒們爲什麼來著！

趙大　眞是。

老李　天下沒有會當差不會吃草的王八旦，一匹馬還要吃糧食；喒們的餉，是半年不發，差使是半年不派；要是出的差，鬧的使，那怕他媽不關雙餉，總有法子找補找補！打死啦，也算啦。大哥！我這話對麼？

趙大　對！對！（默然有感）我想都有個命，喒們命該倒霉。

老李　當兵也有走運的，你聽說過新編的第八十九師嗎？本來是一旅，改的，正招著兵哩！不欠餉，給現錢。

趙大　聽說過。

老李　好多位兄弟們想著；這兒不幹啦，欠的餉也不要啦，痛痛快快的一走，那兒給現錢，上那兒去當差。好，年

輕不發財，老了等著退伍解散哪！

趙大　（想起從前，又念到將來，不勝悽然）再上別處去嗎？

老李　大哥，您也這麼想嗎？

趙大　（又轉了一個念頭，臉上微有笑容）老李，坐下！

老李　（不甚明白趙大的意思，糊裏糊塗，在方桌旁坐下）

趙大　喒們皮包著骨頭肉的，都有一個運氣一個命。喒打十八歲死了爹，出來找飯；二十多歲當兵，到過兩廣，出過口子，四川打苗子，南京打革命黨，河南拿白狼，什麼地方沒有去過，什麼東西沒有吃過，什麼大事沒有見過。（順手將矮桌上手鎗，拿起，看了一看）拿著這支鎗罷！有六個鎗彈，祇許要七條命，不許要五條命。弟兄們說咱狠似閻王，咱姓趙的，一輩子沒有吃過別人家的虧。（得意極了，拍胸着）今天！（不覺聲音悽楚）趙閻王有四十多歲啦，你看！咱還成個什麼東西！（冷笑幾聲）趙閻王不是沒有闊過。（嘆氣）唉！好吃的，好喝的，金錢，大洋錢，到手還有不要的麼？可是命裏沒有，水裏來，他湯裏去，發財呀？姓趙的不打那麼想啦！

老李　大哥在這兒餓得樂啦。

趙大　咱不樂，咱也不怨。

老李　打臉水，倒溺壺，沏開水，抹桌子，大冷的天守著夜，招駡，挨嘴巴，做奴才，做豬，做狗，這還不樂！

趙大　你駡人，我打死你！

（兩個人睜眼對看了半晌，便似兩位兇神。）

老李　（不願弄糟了事，所以按住怒氣）大哥！咱是替你冤得慌，有了發財的路子，不能不跟您提，南邊北邊，招兵的地方多著呢，去呀！準有好處。

趙大　（是過來人的話）南邊北邊麼 ？ 反正總是一樣啊。

老李　不，您聽我說，喒們營長上頭，不是左爺麼？左爺不算大，祇管一旅幾千個人，上頭有師長，管一萬幾千個人，這上頭還有大帥將軍，他有錢有勢，京裏的總統都比不上他，譬如說罷……

趙大　這個我全曉得，

老李　我提的這位招兵的主兒，也算是師長，可是管著一省的兵，就有一樣好處，（湊近，鄭重說出）是喒們這兒大帥將軍的仇人。

趙大　這是怎麼說？

老李　不論什麼人，也都肯收留；要是吃過餉，當過差的，還許派個連長；要是在咱們這兒大帥將軍手下不幹了去的，那是格外的紅。

趙大　咱就不信！

老李　這是新鮮事，頭幾年不這麼著，敢不是因為仇大了。（停了一停）管他那些麼？他們有仇，是咱們的好處，咱們去，還能不紅麼！

趙大　（搖搖頭）你說得多麼容易！

老李　溜！

趙大　溜得了麼！

老李　行！打這營裏出去，別向西！向西十來里地，就是城，城裏人多熱鬧，給人瞧見，那就不方便啦。出去衝北，不到二十里地，有個大松林，周圍也有二三十里，山上山下，連成一片。這個林子，白天進去也是漆黑，本沒有道兒可走，地上盡是枯葉，爛樹枝，死老鼠。這個林子，鎗打不到，眼看不見，就有千軍萬馬，也是無用。要再一亂一迷道，還許進不去，出不來。像咱們人少，認定了方向，穿過林子，走過山，那就離得他們遠啦，怎麼會溜不了！

趙大　不許他們繞著道兒過山呀！要是給他們追上……

老李　繞過山來，咱們已先走了三天啦，追不上！

趙大　追上拿住，這是鎗斃呀？

老李　（心裏著實有點害怕）你拿鎗斃來駭唬我呀！

趙大　逃跑拿住，還不比是喝醉了酒，耍個錢，打壞了人，或是玩個把閨女，犯了這幾樣，還可以求得下來呀！你逃跑，好麼！上頭化了錢養着咱們，為的是有了事，嘔氣講打，咱們拚着性命出個力，爭這個面子，這纔叫忠心。你現吃著他的糧，要上別處幹去，太不懂得恩典啦！這化錢的大帥，不鎗斃你，鎗斃誰！

老李　那行！這是拿住了的話，（心裏不服，出語強硬）可是老天爺全看見啦，吃糧當差，憑甚麼叫恩典哪！有甚麼好處，到過咱的身上來！

趙大　你去那別處，準好許多麼，準比這兒好麼！準有好處麼？（苦口勸他）

老李　有拿著現錢招兵的。

趙大　對呀！不欠餉給現錢啊，（問他一句，言外有意）給多久呢！

老李　（無話可答，連喝了兩杯酒，坐下自己尋思。）

趙大　給不了幾天的餉。銀子也完了罷！（老李喝酒，不去答應）再說，你的新弟兄們，許不如這兒舊夥計，倒同過甘苦的。你那位新大帥，許比咱們的脾氣更壞，侍候不

對，就要吃虧。（老李回過頭去，不要聽）再說現今的世界，那一個營裏不鬧窮，那一位騎着馬掛著刀的，不指着訛詐駭騙，害了人，刻薄了自己的弟兄們，發的財！（加勸一句，聲音懇切）到處都是一樣啊！你將就點兒在這裏登着罷！（老李狠狠的睜了他一眼）再說你自己就沒有安著好心，人家就有好處到你麽？你還想著紅起來，當連長，做熱夢麽！

老李　（立了起來，頗有點醉意了，身子搖擺着，口齒不甚清楚）咱這去，本也不是做忠臣充孝子去的！（他並不很醉，不過借着一副酒臉，胡說亂道）官高錢多，天下通行，今兒的世界，做大大的壞事，是高升發財；做小小的壞事，是挨罵送命；要是安著好心行好事，那是行不去！（拍着桌子）咱要的是功名，大洋錢。什麽叫天理良心，一脚踹得遠遠的去！（提起脚來待踢，卻跌坐在椅子上。）

趙大　你醉啦？

老李　我說的是實話！

趙大　走罷！走罷，走罷，歇歇去罷？

老李　我說的是好話呀！

（老李立起來，脚下還是不穩，趙大過去攙扶，被他一把推過。他慢慢的走到門旁，在門上摸了兩摸，摸著轉手，開了門；那冷風迎頭一吹，他立住了脚，直了腰，深深地呼了兩口氣，人便明白過來，恍如夢中初醒，在屋裏四週一看，見有一個人正呆呆的望著自己，那人正是趙大；他似笑非笑的哼了一聲，便似失落了寶貝，重又拾著一般，不覺得意，轉身重復關上了門，一步步走過來。）

老李　大哥，你瞧！我怎麽就糊塗啦？我把正事給忘啦。

趙大　你還有什麽正事？

老李　咱要借支幾個月的餉，好過個下半世。

趙大　（覺得怪極）借……餉……

老李　就是，就是！

趙大　上那兒去借？

老李　問這屋子借！

趙大　別在這兒胡說八道啦！

老李　這屋子裏的錢多著呢。大哥，我跟你商量，這件事你別跟別人提，營長，他富著呢！

趙大　呵呵！富著呢，

老李　這件事祕密著呢！——大哥，我沒喝醉——小馬呀！他說的，他知道，他看見的！也是碰巧，小馬說，咱們的餉，早打上頭領下了啦，兩個月的，有八九千塊大洋……

趙大　（不耐煩），沒有的話，領來了餉，怎麼會不發呢？

老李　那就不許麼？營長準是有個用意啊！

趙大　（忽然立定了，自己尋思起來，並不答言。）

老李　（以爲趙大未曾聽見，接着又說）大哥，這九千塊錢的鈔票，營長一個人藏着，都在這屋子裏呢！

趙大　（搖搖頭。）

老李　是眞的，這是咱們兩個人的機會，過兩天這餉就許發出去，那就遲了。

趙大　（斷定這事是子虛烏有；在他雖是旁人，卻義當將此事的是非虛實，辯說明白，他是眞心實意，並無强僞，所以字字說來沉着響亮）餉！確是沒有領下來咧！

老李　（不服）咄！不講理麼！

趙大　（十二分信得過）我知道！

老李　營裏五百個弟兄們，都不知道，小馬問過排長，排長都不知道，你……

趙大　我，（不慌不忙）知道！

老李　你憑什麼，就能知道！

趙大　（十二分拿得定，一字一字慢慢的說）營長的事，就是咱的事；營長心裏的事，沒有不跟咱明說的。要是打早領來了餉的話，必然打早跟咱提過哦；這前後一字不提，準還是餉沒有領下來。

老李　大哥！我沒有喝醉，您纔醉咧！

趙大　你就不信，咱們營長，還能瞧得起個人。

老李　他可不是很瞧得起你，他罵你王八旦，打你的嘴巴！

趙大　（直認，）有的！（激昂，）可是他也把咱當做個人看待來着，他使用著咱，他信咱，（轉緩，反是語語沈痛）當初咱惹下大禍，東奔西走，無地投奔。咱說，一個人，難道眞是一點天良沒有麼，倘若有人肯將我收留，讓我改邪歸正，咱從此以後，準要做個仁義之人；咱到這營裏，伺候着營長，早早晚晚，差不離也四年啦，纔有今日；營長把我當做他的心腹近人，大事小事，好事壞事，一齊交託與咱，有不能對人家說的話，也對咱說，有不能不背人家的事，也不背着咱，這是爲了什麼？營長口裏不說，咱心裏還能不知道麼？這是營長明白咱的忠心好意，感激報恩，所以他使用我，信我，那怕他罵打，他不怪我，我不恨他，別說這九千塊錢，就是九萬塊錢，也不肯欺瞞咱姓趙的呀。

老李　（聽得這番慨然直談，便知取銀非易，卻還不肯歇手）大哥，您這個話，說得眞明白呀！營長有事，不肯欺

瞞了你，爲的是他念著姓趙的好處，大哥，姓趙的眞好福分呀！

趙大 （看了他一眼）

老李 （連着說，）胡金標受凍成病，不能上操，湯藥不全，睡在棚裏受罪，營長沒念著呀！張得勝賒人糧食，領不著餉，還不了帳，跟人口角打架，回來記過，監禁三天，營長沒念著呀！諸位弟兄，讓人支過來，摔過去，提著，罵著，好似四蹄落地，不會開口的牲口，一句話回得不合，三十五十軍棍，打完啦，還得支撐著傷痛，謝恩當差，營長沒念著呀！幹了這個槓鎗的買賣，處處招恨，做了好事，滿不提起，壞事不論什麼，都歸在咱們身上，祖宗八代，都給人罵够啦，營長沒念著呀！京北戰事，弟兄們糊裏糊塗，傷傷死死，到底圖了什麼，幾百人埋在一坑，上無墓土，下無棺木，營長沒念著呀！有人把咱們當做個人來著！

趙大 （縐了眉，默然無話。）

老李 這領來的餉，咱打聽得確實，計算過多時；這亦不是營長自己的錢；藏著不發，多半是存了剋扣軍餉的心，他的來歷不明，咱們以賊偷賊，也沒罪過；洋錢到手，立刻別處投軍；他也許怕人議論，不敢聲張；就使拿咱，咱們穿過林子，遠走高飛得久了！

趙大 （仍有不以爲然的意思。）

老李 這屋子裏的銀子，就您大哥知道，別人翻箱倒籠的費事，還許找尋不著，况且您是家貓，咱是野貓，那兒有撤下了你的道理；我今晚來此，本爲邀你同道而行，指着借錢，跟您講話，無非爲此啊！

趙大 別說沒有餉銀，就是滿屋子堆著，營長派咱在他自己屋裏看守，咱也不能幹這個昧心的事！

老李 （未肯決裂）大哥，您獃守著幹什麼？難道您還有什麼指望麼？還是能升官？還是能發財？爲什麼不趁著頭上有黑髮，嘴裏有白牙，混幾天快樂日子過過！你說營長念你好，信用著你，您記不得王狗子麼。他跟咱們的（低說）旅長，多年朋友，多大的情分，怎麼後來王狗子的命，還送在旅長手裏呢！

趙大 （提起王狗子的事，忽然大怒，臉色改變，眼都紅了。）

老李 您說什麼，就是什麼，咱們不去投軍也罷！這拿性命掛上鎗尖兒上找主顧，不定那一天，就許斷折了老本，大哥有了這幾千大洋，回鄉還不够下半世的嚼裹麼！大哥！（不應）大哥！（不應，老李性急起來）這銀子在那兒藏著，您給指出來罷！

趙大　（看得此事無法了結，他祇不回答。）

老李　（又恨，又急）這銀子我是吃定啦，咱就是要借用幾千，今天不成不散！（惡狠狠地）合著吃人命官司罷！

趙大　好無法無天的話，你人不怕，鬼不怕，你不怕（指著天）天老爺麼？（擡頭一望，不寒而慄）舉頭三尺有神明，老天爺看著哩，報應有遲早，誰也放不去，誰也跑不了，殺人的償命，有冤的報冤！

老李　（蠻，）誰他媽的不要發財的？別攪了人家的事，咱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送他媽的一條昏蛋狗命上西天！

趙大　（鎮定）趙閻王老啦，拳頭還不老，別說銀子，這地上的寒土，也不許誰帶一點去！

老李　你可眞是盡忠報國呀！

（老李口裏說着，兩眼祇顧在屋裏四周打量。）

趙大　幹什麼？

老李　（三脚兩步，走到矮桌邊）尋一尋！

趙大　（上前攔阻）幹不得！

老李　混帳！（就是一拳。）

（趙大被他打昏在地，半晌不能出聲。）

（老李得了空，慌亂著搜尋屋裏所藏的軍餉，先把牀上被褥翻起，不見有物；急將矮桌上層抽屜倒翻在地，一看也不過是舊書爛紙，碎布破鞋；連忙又開下層屜子，祇見滿滿盛著許多衣服，有散的，有包的，摸一摸，想是裏面藏著東西，急切中看不眞，便把屜子拖到方桌邊，就著燈光仔細翻尋，長衫短襖，丟得滿地，提出一個衣包，一頓撕扯開了，可是衣服之外，別無銀錢；他氣極，將包摔過一邊，蹲下去，彎著腰，再待摸索。）

趙大　（這時已經醒回來，扶著牆勉強立起，桌子上的手鎗，一把撈在手裏。）扔下！

老李　好東西！（霍的立起，捏著拳頭，轉過身來待打。）

趙大　你！（擎著手鎗，對準老李。）

老李　（改口）咱們也是老夥計們！……您看！……（人急智生，）這是園個什麼？（說到什麼兩字，猛撲趙大，奪住右臂，三扯兩捏，將鎗打落在地，一脚遠遠踢開。）

趙大　（順勢抱住老李，口裏大呼，）拿强盜！拿强盜！

（老李捨命掙脫，趙大死也不放，兩個扯抱在一處，祇在房子裏轉，牀鋪拉翻，桌椅碰倒；正打得一片聲響，祇聽得那屋外也是萬聲齊起，人語嘈雜，脚步往來，並那警笛，

經人緊連吹著，一遞一聲，噓噓的叫。）

（老李將趙大狠狠打了幾拳，按在地下。）

（趙大漸漸支持不住，但仍抱著兩條腿，不肯放鬆。）

（老李一步步向門退走，把趙大和身在地上拖。）

（祇見幾個武裝軍服的人，推開門，搶進來，先揪住老李。隨後進來的一個，雖也穿著軍褲皮靴，上身卻是一件黑緞對襟皮馬掛，頭上不見軍帽，卻戴着紅結小瓜皮，他服色不倫不類，固然可笑；但他自有一種氣度儀表，便像個行權發令的身分。那警笛已是住了，屋裏外的兵，都候著他的號令。

老李　（用力掙）哥兒們！……放手！……這不干衆位的事！

兵　營長拿你！

（老李方不言語，心裏恨恨，雖知身犯軍法，他生性強橫，也不畏懼）

（趙大還躺在地上，未曾放手。）

營長　（踢踢他）滾起來！你說！

（兩個兵，半拖半提，將他拖起，站在一旁。）

營長　這成什麼？

趙大　（一路喘着）回營長的話，李連成殺人放搶，……安心害人，他要打搶，……在屋裏尋出餉銀，都要算他的！

營長　誰說這屋裏有餉銀？

趙大　營長問他，……他好不是東西，喝酒閑談來著，說的都是混帳話！

營長　（看屋裏天翻地覆，桌上還有酒瓶，心中大怒，拿酒瓶摜得粉碎）混帳東西！你們不是自己找死，整營的人，都鬧了起來啦，我不重重辦一辦，我不用再幹營長，你們吃著糧，老實當差不好，想造反，很好！很好！（對護兵說）拉出去！鎖他在院子裏，替他醒醒酒！（對老李），今日我沒有功夫，明天拿軍法來慢慢的問你，饒撓你，還不省事！

老李　姓趙的，你聽說，噹們有寃報寃，有仇報仇，老子活著不能見你，做鬼也是後會有期，你記著點兒罷！

（護兵將老李拉出。）

營長　（追呼，）小馬！

小馬　（在門外應，）咱！

營長　去回排長王老爺，就說沒有什麼大事，牌可以打下去，叫他們別散，我還要翻本，我就來！

小馬　（門外應，）咱！

趙大　（拾起衣服，慢慢折疊，）還好！沒有丟東西。

營長　（到底信不過，自己關上門，從牀下拖出一個手提皮箱，開了査看，上面也蓋著幾件舊衣，底下卻藏著一包一包的，都是鈔票，匆匆點了數，見確是一無短缺，並未翻動，纔放下心；轉又惱怒起來）這個東西該死！眞要搶去餉銀，我纔白忙得寃哩！哼！好現成便宜的事！（取出一捲鈔票，重將皮箱關好，藏在牀下。）

趙大　唉！（立刻縮住，他乍見了這許多鈔票，很吃一驚，方知老李說的話不差，營長竟然背著他私藏下餉銀了；他心裏痛苦，眞比刀割還要難過，一肚子說不出的惱恨，代人固然不平，自己也灰心，便舒發在這聲抑遏不暢的嘆息中；停了手，張著口，眼睛釘著營長，祇是發呆。）

營長　（瞪了他幾眼。很有氣，嘰咕罵著）狗樣子！（鈔票放在懷裏，待走出去。）

趙大　（開門伺候著。）

營長　（走到門口，忽然立住，看了趙大兩眼，拍拍的一連打了幾個嘴巴）昏蛋！這兒是什麼地方，閑雜人可以進來的麽？嗄！你看的什麼屋子！

趙大　（不敢分說，不敢躲打）咱！咱！咱！

營長　你隨便得很，還讓李連成來喝酒閑談，膽子大極了！明天餉銀如有短少，我都問著你，可惡的東西，我有工夫來收拾你！（說完就走，彭的一聲門關上了；那腳步聲，愈走愈遠。）

（趙大眼睜睜的，半晌不動，慢慢轉過臉來，瞅定了那牀下皮包，好似尋著仇人一般，所有怨氣，都要出在他身上，洶洶的衝過去，急待動手，忽又立定，再三按捺，勉強制住，逼出一聲狂笑來。）

趙大　（乾笑），呵呵！菩薩神靈，瞧見了沒有？（揮臂，問天）凡人存著好心的，有天良的，老實的，講究忠義的，都是傻子罷！（恨了一回，自想何苦，那睚眦必報的行爲，就做來，也不値得，搖搖頭，擺擺手）爲人還是做一個傻子的好！（重去拾起衣服，一件一件，撲去塵土，放還在屜子裏）本來這錢，數目不少呀，九千多塊哩，您想有錢有福，還怕不能買幾頃地，蓋大房子，養牲口呀！做財主是好的，怨不得老李起這個心。（尋著了手鎗，放在矮桌）老李還可完了，明天軍法，問得不好，眞許鎗斃，這樣死也寃得荒，他恨我可恨透啦，必不肯善罷甘休，我看躲著他點兒的好。爲甚不上別處去呢？（將幾本舊書，齊了又齊，心裏原是想著別事）像我一個窮光棍，一個大沒有，不帶著錢，無路可走呀！（猛回過頭去，望著那藏錢的皮箱，半晌，似乎有點動心）我這個……不過是個偷竊小罪，作的惡有限不

多，再說咱們吃苦受罪，還算少麼？可以說取之無愧！轉過頭來，兩眼直視，再四尋思，立了起來，重又蹲下）不對！不對！營長有什麼虧負著咱的地方？他（向）從前（向）有過好處到咱。（將兩個抽屜，放回原處，又去鋪理牀褥）他的脾氣，可是眞壞，火兒眞大，從來沒見過這樣不講理的人。（立直了，頓脚，自己責備自己）這種的差，當他幹什麼？又沒有做著軍官，還說有個貪圖；這做小兵的，還是圖個快樂，還是圖個太平，還是有名，還是有利，趙閻王，你怎麼那樣昏呀！

（貪念又起）就是借用幾百塊錢，這一點兒，營長許不在乎，這一點兒，許不至於害他！（看了一眼皮箱，對天拱手）咱對天鳴誓，諸位神道老天爺，我這是無可如何，借用幾百塊錢盤程，往他鄉躲仇避禍，有了這些錢，我上別處去安身，以後眞要做個好人！（跪下）諸位神道老天爺！祇此一回，永不再犯；倘若違反此語，亂鎗打我，不得好死！（立起來，看了看，屋裏無人，便躡著脚走向牀前，剛要動手，不料呀的一聲開門，有人進來打斷。）

趙大　（慌張）小馬。

小馬　（也是護兵）驚著你麼？

趙大　營長的屋子，你隨便可以進來麼？你太可恨啦！

小馬　別駡！別駡！我是營長差來的，有公事，營長又輸啦，叫再拿幾百塊錢。

趙大　知道了，我就送去，你快請罷！

小馬　（看著趙大這樣失神落志，也猜著了八九分）我說趙閻王，有大米白飯，咱們大夥嘗嘗，別一個人自己吃獨食，常言道，見者有份，你有發財的地方，求您帶攜帶攜，想著點兒小馬。

趙大　你說的是什麼話？

小馬　這個不用說出來，彼此心裏明白，營長管著餉銀，您是跟著營長當差的，「門前有小河，擔水容易多。」（擠了擠眼睛）對不對！

趙大　我不明白！

小馬　你是眞不懂呀，明說罷，軍餉是天下人的公物，營長使用得，咱亦使用得，您是更不必說啦！

趙大　（心虛口輭）好麼！幹那樣昧心的事，您別聽瞎話！

小馬　瞎話麼？

趙大　（勉強）眞是沒有這回事！

小馬　你敢說這屋子裏沒有銀票？

趙大　是沒有！

小馬　（目不轉睛，瞪著趙大）哼！

趙大　（別轉臉。）

小馬　好！（冷笑一聲）沒有，就沒有罷！（走了出去。）

趙大　（恨恨）你笑，你笑什麼，難道我還怕你，你也太會欺負人啦！（一面數說，一面將方桌邊椅子推進放好）這還是沒有拿著我什麼呀！（立定向著門外說）要是我這觔斗，栽在他的手裏，那纔眞有個够受的，我心裏是明白透亮，（坐下來，愁雙著臉）這麼大年歲，還來丟送這把老臉，讓小馬們恥辱取笑！（不堪想及，趕緊將兩手蒙著頭，掩了眼）給這種不殼東西的東西作踐！比王八且都不如麼！（慢慢放了手了，祇是呆想，一歇搖搖頭，一歇蹾蹾腳，一歇又起來走走，）小馬剛纔進來，一忽兒工夫，那兒就會瞧出什麼來？（使勁的說）「老虎不吃人，枉擔惡名，」這屋子裏有的是銀票，山後林子裏，有的是出路，左右是一拿，爲什麼不拿個三千五千，圖個眼下快活！（憤激）咳呀！咱一輩子，也沒有過了一天的好日子，（毅然決然）幹罷！送命就送命！也是值得的！（便去開床下的皮箱。）

（那房門自己慢慢的轉開好些，彭的一聲，又關上了，無非是風。）

趙大　（駭了一跳，仍把皮箱踢入床下）是誰？（不應，又怒喝）是誰？（不應，愈加疑惑）是誰？仍不應。

（他踮著腳尖，似捉鼠的怒貓一般，走著防著，悄悄到門邊，又立定聽了一聽，纔猛地把門拉開，祇見門外並無半個人影，此時正值嚴冬天氣，夜色已深，雖有點點星月，卻被個北風吹送的黑雲，掩住亮光，一片冷悽悽黑漆漆，對面不見，惟聽得空中似乎有萬種聲響，如人號，如獸嘯，如金鼓，如走沙，隱隱約約，令人毛骨悚然。）

趙大　（一個冷噤，立刻關門，縮進來不由得懍然提懼），有鬼！（如此膽寒心虛，總因種種惡意貪念，制止不住，便自己恨道）趙閻王，你讓什麼東西蒙住了心，想起幹這種壞事？（天良發現）生成的賤骨肉，我一定要學好，你一定不讓我做好人做到底麼！

小馬　（開門進來，坐在椅上佯佯的）營長叫你去！

趙大　（詫異）叫我去！

小馬　快去罷！營長早炸啦，叫你送五百塊錢去的，幹麼不送！

趙大　壞啦！忘啦！（立刻從皮箱內，拿出幾捲鈔票，抬起身來，祇見小馬笑眯眯望著那藏銀的皮箱，十分眼熱忻羨，忽然一個念頭，恐防小馬有詐）費心！您給帶去罷！

小馬　（坐在椅上不動）你自己去罷，營長有話要吩咐你！

趙大　請您回！就說咱離不開，（瞟著皮箱，意思顯然）這屋子裏有東西！

小馬　這屋子交給我，我替你看著。

趙大　（愈想愈疑）你這個狗東西，別是調虎離山之計罷！（把手縮回）這五百塊，也得說明白咧！

小馬　營長的錢，您倒小心，肯這樣的把守著，準不會出差子，營長自己都要不動嗎？（站起來）你不用忙，營長會賞你！（口吻惡毒）你自個兒，怕不是有口難分麼，我替你說好去！

趙大　（漸漸明白，這事情不妙，營長如若聽了小馬這番言語，不偷也要寃他偷的，斷無好開交）罷了！罷了！（索性取許多鈔票，塞在身上，收拾停當，將次要走，忽又聽得門響，連忙搶了手鎗，回過身來擬著來人，那知疊面逢見的正是營長，兩人都吃一驚，半晌無言，營長退向門口，想阻住去路，趙大手起一鎗，那營長中彈，稍一踟躕，趙大已衝出門去了。）

（急急閉幕）

第二幕

第二節

（這已到了路的盡頭處，當前一座遮天隔地的大樹林，林子深處，蔓延模糊，結成一個黑塊，也不知其中是何世界；林子外邊，一根一根豎挺著的怪樹，一堆一堆蹲踞著的礫石，其貌兇惡。夜已更深了，些微星光，映在凍地上，一片清冷，遠遠聽得有鐵篖銅鼓之音。）

趙大　（脚走匆忙，直向前走，一見林子，尋塊石頭坐下），這可是松林啦，也有走到的時候！好呀！讓我歇歇腿，（搓摸著，對腿勸慰），夥計！今兒辛苦你們啦，到了老家，給你熱水燒酒，洗洗塵土，現在可不能鬆你，還得當一會兒差，送咱過林子去。（望來路）這趟走眞不含糊，一個勁兒的跑，二十里地，總許有一個時辰。（靠著樹休息，聽得那若斷若續的銅鼓不覺心煩），勃郎郎！勃郎郎！倒霉鼓總不住聲，捧腿呀，指打鼓就能趕上麼！（張望兵不見）別說還有多遠啦，一百步都瞧不眞嗎！（搖頭）滿天烏雲，（傻笑）今宵眞黑，比著營長的心還黑！（轉身相林子，笑容斂斂）你瞧瞧這林子，什麼頑意兒，從古至今，有活人在

這裏頭走過麼？（又一陣銅鼓聲，風吹入耳）勃郎郎！打你媽的一鬃子的鼓罷！趙閻王沒那麼大工夫來理會你，（鼻子裏冷笑）爲了姓趙的一個人，出上隊伍啦，來二百，來三百，你們一營都來，還能跟我進林子啊！（指點）你瞧一顆樹，又是一顆樹，又是一顆樹，大大小小，亂七八糟的長著，辨不出東西南北，幾百個人，胡撞瞎碰，能不迷惑住麼？進去容易，出來可難了！這樣周圍十幾里的大林子啊，你們在裏面轉圓圈兒罷，轉上二十五年，別想活著出來啦！

（一番盤算，眞覺得無愁無恐，索性高枕石塊，睡在地上）。

（林中習習，索索有怪聲）。

趙大　（翻身坐起，大喝），什麼東西！是誰！是誰！（跳起來，懷裏拉出手鎗，緊對黑處）我開鎗打你，（林中卻無動靜），什麼呢？沒有人，許是個松鼠兒。（細尋樹根，見一鼠爬上樹杪）可不是松鼠兒，混帳東西，你也會欺負我，（伸臂朝上將鎗擺了兩擺）再敢嚇唬人，我要你的命！（倒放了心）趙閻王的眼睛，夜看百步，講究在黑地裏打老鼠。

（把鎗仍想放在懷內，卻因一晚走動太多，那褂子皮帶，都纏在身上，不甚舒便，順手解了皮帶，重新扎括，那口袋裏一捲捲的鈔票，盡數挖了出來，攤在地上）沒經意，就拿了這麼許多！（胡亂點了數），這一堆有三千塊錢。姓趙的快閉閉眼，也不枉著活了一世！（急急將鈔票藏入衣袋，餘下幾捲，取手巾包了，緊在腰裏）。明天到了林子那一邊，這些錢都是你的啦，快走罷！

（一剎那間，烏雲遮沒了星月。）

趙大　（自己害怕），我的祖宗，怎麼這樣黑呀！也不曉得道兒在那裏，（點頭）那是自然哪！我要衝著北走，總能出得去的。（又尋入路）可是眞沒有路，一點路兒找不出來，我怎麼能知道是衝南是衝北呢！（想）不錯，我聽誰說來著，這林子進去的地方，有顆樹削掉了皮，做的暗號，等我找找。（刮燃火柴，到樹邊上下照看）不對！（換樹，點著枯枝細照）這樹怎麼不見呢？別是我走錯了林子罷！（又換樹，忽然嘰的一口，將火吹滅）你瘋啦！趙閻王，你往常聰明巧妙，賽過狐狸，今天就這樣糊塗，漆黑的天，你打個火照著自己，讓人家好覷見你，對你描準啊！（趕快將枯枝火柴，扔在地上，抓些泥土，掩滅餘火。）

（那夜色愈見沉黑，趙大蹲在那裏，便似一團黑影，面目已辨不出）。

趙大　（立起來，猛然身子退後，神色改變，兩眼逼視，駭極大叫），你！你！你是幹什麼的！血！血！血！一

臉一腦袋都是血！

（細認愈駭），營長！營長！你！你來來拿我呀！不行！不行！這一次不行！姓趙的不當你的差啦！要走！非走不可！那怕我得扼死你！（自己一人，兩手亂舞，望空掙鬥了一回）我真掘不著你，（張開眼，爽然若失）什麼都不見了，（歎口氣）營長在營裏，剛被我打了一鎗，他影子也不能來啦！（喘著）這是走得太累，走上火來啦，神虛心亂，見神見鬼的，其實不礙，沉住氣，一忽兒就好，（話未說完，又跳起來）小馬，你亦來麼！憑什麼你要分我的好處，太以欺負人！（望空撐拒）滾開，滾開！（住手）他亦去了，姓趙的外號叫閻王，真鬼都不怕，還怕假鬼麼！（乾笑了一回。）

（一陣風過，銅鼓聲格外響）。

趙大　鼓的聲音近了，（摸槍）這枝槍百發百中，弟兄們還不知道麼！兩無冤仇，何苦當真追趕！（狠心忽起）你們真要翻臉，我有一個槍子兒，就要你們一條命，還有五個子兒哩，要五條命，你們五個來換我一個，姓趙的性命也沒賤賣！（對着那般追他的兵狂喝）來呀！來呀！你們得先死五個，再想拿姓趙的，我走啦！你？你滾你媽的蛋去罷！

（硬着頭皮，走入林子去了。）

閉幕

第三幕

（寂寂深夜，慘慘微月，層層古木，一株株危然聳立，這已在林子中，遠處鼓聲隱約可聞，近處樹底有物，簌簌作響）。

趙大　（踹着斷枝落葉，穿繞尋路，被樹根拌跌，爬起，倚樹喘息）這裏比外頭眞不一樣啊！（自己週身看過）姓趙的是怎麼啦？道兒都不會好好的跑麼！（揉摸着膝蓋）盡摔在樹上，摔在樁子上，衣服扎破，也傷了幾處，（望着樹歎氣）在這夜間黑地裏，林子是頂古怪啦，沒頭沒尾的，過了大樹，又是矮樹，走盡一段，又有一段，總不改樣子，總也走不完。咳！（坐下）我要不歇會兒，可眞不能往前走啦，（拍拍地，心裏愁煩）沒地方可以找一點兒吃的！

（樹根石底，忽然起了怪聲，好似七八個人，嗚嗚號哭，十分悽慘。）

趙大　（見有許多人，從樹後轉出來，仔細一認，連忙立起，笑逐開顏。啊呀！你們十幾位都來了嗎！（對着樹拱手，讓坐）好呀！好呀！不錯！託福！（以下皆是與人對談，但實無一人）怎麼說？二哥！（頓）想着回去啊！（頓）回老家，（頓）是呀！隔着千山萬水，遠著哩！（頓）

家裏老太太惦記你哪！（頓）有啦！您出來有十幾年啦！早就該回去。（頓）嫂子整天的等著你！人心都是一樣啊！小媳婦兒，還有不盼當家的早早回來的麼！（頓）回不去！怎樣回不去？（頓）哎！受了傷！（頓）打仗總免不了受傷呀！（頓）這一次打得眞厲害，（頓）您瞧見我來著，可不是麼，我也在場！（頓）三天三夜！沒斷了槍砲！（頓）還下著大雨，（頓）後來您就挨了一槍，唉！（頓）您老等著，等著有人把您擡回棚裏，上點藥，給治好了，（頓）怎麼說！他們沒管你！（頓）二哥！他們把你活埋啦，（頓）您還沒死，他們就動手把你埋啦！（憤極立起）誰他媽不是一樣的人，下得了這種毒手，眞的嗎！眞的嗎！（頓）狼心狗肺，狠毒沒有人心的小王八旦！（咬牙）別忙，總有報應的時候，雷打火燒，天誅地滅！（喊）你們屈死的，這樣不中用，就不會去討命麼！

（嗚嗚號哭，一時又起，聲音孤直，半晌始息）。

趙大　（面色驚慌）二哥！……我……你怪我麼！（氣餒）我倒是下手來着，（頓）可是將軍的命令，叫把受傷太重，差不多不中用的，都扔在坑裏！（別轉頭去，似乎愧悔）你說的話，我全都記得啊！（追想前情，緩說，）當時您瞧著三十五十個人，同下一坑，別說棺材，連蘆席片兒都沒有！您掛著眼淚，跟我磕頭求告：說是您身上三處中槍，血流的太多，不知道能治得好治不好；多怕是活的分兒少，死的分兒多啦，可是嘴裏還口氣不斷，心裏總存著一點指望，也許可以治好，保留得這條老命；要我把您擱開一邊，且不埋在坑裏，祇瞧您自己的運氣，倘若不免一死，那怕露尸沙湯，雨打風吹，狗拖狼咬，決不怨我；萬一遇救不死，挨回老家，一家子一輩子都念姓趙的活命之恩；喒們跟著一個主子當差，在一個營裏吃糧，要我念著往常的交情，高擡貴手，也不枉爲朋友一場。二哥！姓趙的聽了你的話，心裏好不慘傷，實在不忍哪！（懇切申說，惟恐不信）二哥！誰不知道將軍的軍法厲害，將軍命令，不論是誰，不准私情；就是自家的弟兄們，傷重了，跟敵人一樣，都得快埋，姓趙的沒有法子呀！（兩手攔隔，側身躲避）二哥！且慢動手，您聽我說，還不明白麼？就是治得好，您也不能彀再扛槍，再打仗啦，麻麻煩煩，把您救回來，也是白費僧：將軍算定了，你們是沒用啦，完啦，反正是一死，爽爽快快，早一點兒不好麼！二哥！您認命罷，姓趙的是旁人呀！（著急）你說我已經答應救你，爲的是瞧見了你的身上帶著八十多塊鈔票：纔起了歹心，把你活埋，簡直是圖財害命呀！這是那兒的話！（老羞成怒）滾開罷！不聽將軍的命令，來聽你的話，我自己的腦袋，都不要了麼！趙閻王走啦，你們敢挪麼樣罷！

（滿面殺氣，冷笑）趙閻王就是這個脾氣，翻臉不認得朋友！

（祇聽得遠遠近近，嗚嗚鬼哭，一陣斷頓不屬，若有無限怨怒。）

趙大　（盛怒）住嘴！住嘴！叫你知道厲害！（對樹放鎗。）

（立時萬聲俱寂。）

趙大　（得意，傻笑。）一羣賤骨頭！這一槍把他們制住了，（定了一會，便覺神識清楚了許多，那鼓聲也近了）咦！我就擱些什麼，後面有人打著鼓追，放著路不走，糊裏糊塗的，在這裏瞎放槍，糟塌槍子，（急速舉步，但看見樹，不免膽寒）咳！怕的什麼！林子裏，那些都是樹木，還會有別的東西麼！（走入。）

（民國十一年長辛店）　（閉幕）

第四幕

（此時月亮從烏雲中透了出來，眼前境界，歷歷清楚。這段林子，卻不見有許多大樹，靠近有一幹兩幹，倒在地上，遠望一叢，皆是矮樹。）

趙大　（跌跌蹌蹌奔入，扶著一段橫木，便躺下來，在地上呻喚）哼！哼！（勉強坐起，）唲唲！我的脚啊，（兩手把脚搬近身旁）穿著這個鞋，我可一步真走不了啦！（脫了半天，纔慢慢將兩隻棉鞋退下）漲得這樣緊法，你瞧多麼腫呀！（伸直脚）噯呀！（望林生歎）怎麼還在林子裏？早就該出去啦！（耽心）走了又走，像是過了不少個時辰啦！

（銅鼓聲似乎響些）你聽呀！倒霉的銅鼓，又打起來了，（搖頭，）這聲音是近了點兒呢？還是遠啦！也聽不出來！

（又自己寬慰）怕什麼，離著一大段路哩，那兒就能趕上麼！（身子往後一靠，咯爲安閒，仰著頭看月亮）好呀！月亮出來，可以找個道兒走，不會再瞎碰瞎撞，絆著跌著啦，（轉念）這一夜怎麼這樣長啊，天總不肯亮，（四顧）有了太陽，我纔知道那一面是東，那一面是北呀！（苦笑）趙閻王本來在營裏，當著好好兒的差，一下子竟弄得在荒林裏逃命！……（低頭不語。）

（一團鬼火，綠陰陰的從矮樹堆裏鑽出來，閃爍不定。）

趙大　（摸袋，）錢！還好都在，（意足）命裏該是我的，總是我的！（掏出錢）不要是爲着你，（哽咽不能成聲，一會又說）好了！可以享福尋樂了，拚著性命幹一回，算沒有白幹！（想起槍打營長的事，心裏惶恐）記著點兒，這

錢是怎樣得來的，也得行點好事纔好！（指一搭鈔票）先化幾百塊，換買一塊小小的麥田，自己的力氣，掙換出吃的穿的喝的來，良心無虧，從此安分守己，做一個好人罷！（又指一搭）再化幾百塊錢，修蓋娘娘廟，掛個新匾，初一十五，燒香上供，有罪赦罪，有寃解寃，保著平安無事！（又指一搭）這幾百塊錢，有親戚朋友，窮的，老的，或是天災人禍，逼得無法的，我一生辛苦，樣樣嘗到，那能袖手旁觀。（又指一搭）這幾百塊錢，修橋鋪路，夏天湯藥，冬天稀粥，也不枉了我姓趙的出門二十多年，今天發了財回來。

（祇聽得鐺郎郎的響，一團黑影，跟著那鬼火遊出來，近前一看，卻是一個人影，左手拿一隻碗，右手擲骰子。）

趙大　（擡頭看見）我說是誰？是王狗子呀，好久不見，我眞念著你哩！他們還說您當了革命黨的奸細，給大帥將軍槍斃啦，這見著你，我心裏喜到什麼似的，幹麼不說話呀！

（王狗子將碗放在地上，祇顧擲骰子，又做手勢，似乎邀趙大入局。）

趙大　（勃然大怒）我把你這個下賤不要臉的狗東西，當初姓趙的本是做了好人，當初，我省吃省穿，攢聚下來幾十兩餉錢，打算退伍回鄉，及早改行，是你王狗子，連騙帶哄，邀我跟你耍錢，把我的錢都贏了去，我是無可如何，纔從新當兵，混一口飯吃，思前想後，就是你這個壞蛋，趕絡著我再向這下流裏走……走……走到今天！（抓著鈔票，朝王狗子擺了幾擺，卻立刻塞入懷裏）今天姓趙的，又發了財，又打算回家行好，你王狗子，又起了撒騙歹心，又來邀我耍錢麼？（拔出槍來）狗子呀！我已經要過你一次命啦，你逼著我，非再要你的命不可麼！

（鐺郎郎骰子聲。）

趙大　去你的罷！（一槍打去，萬景都滅）。

（民國五年春）　　（閉幕）

第五幕

（山勢至此，陡起成爲小岡，過岡子去，無數叢巒，都密密蓋着樹木，那岡子上，卻是平坦坦光地，約有百十尺圍圓。）

趙大　（一路喊來，）好熱呀！好熱呀！好熱！（走到岡子上，四面一望，忽然四肢僵直，雙目緊閉，將身子左右旋轉，舉動木笨，是不自由主的樣子，少停張開眼向遠處瞭望，指手畫脚，說出許多話來，都是譫語）烟！（指一處）黑煙直往上冒，（往後退縮）起了火啦！（再指）好大火？

不遠不遠，（側耳）什麼（句）哭（句）娘兒們的聲音！（句）好些娘兒們哭哩！（立在石頭上張望，吃驚）啊呀！這麼許多姑娘媳婦們，四處亂跑，（咽了一口）兵老爺在後邊追著，（目不轉睛）唷！……唷！……唷！……（哭聲）一個年輕的姑娘，衝這頭跑，給他們抓住啦，（很心細看）那不就是王三姐兒麼，剃頭王師父的妹子，（發急）他們把她按倒在地，（句）三個，（句）三位兵老爺，都堆在她的身上了，（兩手掩著眼睛）喔……喔……喔！……（銅鼓聲如雨點一般，打得甚急。）

趙大　（仍是昏迷不醒，）不好了，兵老爺來啦！衝著我們的房子來啦！（搖手）不！不！這是我的家！我不願意走呀！（乾笑）我這麼大年紀，又老又醜，還怕什麼，（催旁人）玉姐兒，你！你快跑！快！快跑呀！（吃驚）不行啦，兵老爺都到了門口，跑不出去啦！（着急）玉姐兒快藏起來，藏起來，藏起來！你還是死了罷！（歎息）年輕的小閨女，長得這樣美，（蹶脚）快！快……打窗戶裏跳出去！那不是窗戶麼！（屏息而待）好了，好了，（反而自慰）我的女孩兒，總算保住了，……她死啦。（掩面啜泣。）

（又一陣銅鼓聲。）

趙大　兵老爺，你進來要什麼。……開箱子幹麼，咱們窮苦人家，沒有値錢的東西，……（厲聲）把皮襖給我留下！……兵爺，我不敢！（改口）你把這衣服留下賞我罷！……祇有一件綢衣，還是做新媳婦的時候，我婆給我的，……別弄髒，藏著給玉姐兒陪嫁哩，……別拿走！……聽老人家一句話罷！……六十多歲的人，說話決不會錯呀……走罷走罷！財主家裏去，可憐窮人，放過他們罷！……幹麼點火，……不是要放火！……天唸！……白煙往上直冒，一下子就穿頂了，……咱們窮人，礙著你們什麼啦，這樣狠心毒手啊！……兵爺！沒有人，鋪底下沒有藏著人！……（陪笑）我就有這麼一個小子，……他實在是駭壞啦，這孩子不會害人，……饒了他罷，……別打他，那槍把多麼重呀！……（發急）別把槍尖兒指着他，這個式兒不好，……（跪下），求你，求求你，我跟諸位跪下啦！……有福有量的兵老爺，……還是殺我罷！……諸位別，……（大叫）唷！……唷！……我的孩子也死了！死了！死……（大笑，）……好熱呀！……（脫去衣服）火愈燒愈大，也罷，……火神菩薩收了老婆子去罷！我還要活著幹什麼！（擁身一跳，倒在地上，亂喊亂滾。）

（又有一陣銅鼓聲。）

趙大　（漸漸靜下來，躺着不動，忽的翻身坐起，自己

莫明其妙）我這是做些什麼呀！（看了一轉）還在林子裏！（指脫下來的衣服）噢，把衣服鈔票，滿地亂扔！（仍舊穿上。）

（又是一陣銅鼓聲，祇見狀似人形的黑物，一個一個現出來，接連有幾十個。）

趙大　你是誰！……都是燒死的冤鬼呀，……那不是三個年輕俏皮的姑娘，怎麼渾身黑的，眼睛鼻子都沒有，……還有老頭兒，……還有小小子，……（大駭往後退縮）幾千個弟兄們放火的，怎麼單來找我一個人，（拔槍）瞧我好欺負呀！

（連聲兩槍，萬景都寂。）

（閉幕）

第六幕

（民國前一年南京）

（仍在岡子上）。

趙大　（伏在地上求禱）老天爺！救救俺罷！我一輩子無惡不作，早就該報應，早就該死，念我從沒有存心故意，毒害他人，老天爺！我本不願意做壞事呵！

（銅鼓聲不絕於耳。）

趙大　（跪直伸訴）那次見男女老少，在火裏滾跌叫喚，我向弟兄們求情，他們說，不放火不能搶劫，做事得斬草除根，我心裏不忍，想回營不幹，弟兄們把刀架在我頸上，說同過河，同下水，發財在一塊兒，倒霉也在一塊兒，大家動手，不許一個人單做好人，先殺背叛的，我沒有法子，祇好依從，到後來做溜了手，纔胡作胡爲的呀！

（銅鼓聲。）

趙大　（磕頭）那狗子是我鄉親，流落在外，我拿錢替他治病，又代他找著差使，這東西恩將仇報，反向骰子裏灌鉛，詐騙了我的銀子，你想有一點血氣兒的人，誰還能甘心忍受，我纔蒙報他是革命黨，原爲叫他吃苦幾時，出口寃氣，誰知審出來眞憑實據，他眞是奸細，給營長槍斃了呢！營長升官，我心裏悔得了不得，五百兩賞銀，一文不要，老天爺！你也瞧見的呀！（磕頭）我趙大不能算是頂壞，多一半是寃枉的，老天爺！可憐開恩罷！

（漸漸明朗，現出衙門，居中一官，翎頂袍褂，據案高坐，十數衙役，橫眉怒目，侍立兩側，筆架簽筒，夾棍竹板，色色齊備，便是前淸時審判公堂。）

（一婦人朝上跪著，那官兒顚頭播腦，問了許多話，婦人祇是搖頭，官兒想了一想，和顏悅色，指著趙大又問，婦人仍是搖頭，官兒拍案怒問，婦人祇顧搖頭，官兒無法，命差役將婦人帶過一邊。）

（又一老者跪上堂來，官兒照舊問了許多話，老者搖頭，官兒剴切開導，老者固執不從，仍是搖頭，官兒厲色，拔出一把簽，指指趙大，那老者叩了一個頭，跪著搖頭，官兒大怒，指揮左右，將老者上了夾棍，老者痛得昏絕了去。）

趙大　（駭得手足無措，口裏祗叫，）老天爺！

（噴了一口冷水，那老者漸漸醒轉；官兒指著趙大，又問，那老者回過頭，望了一眼，歎了口氣，很像不得已樣子，勉强點了點頭，官兒大喜。）

趙大　青天大老爺！寃枉啊！

（帶上那婦人來又問，婦人仍是搖頭，官兒大怒，擲下一簽，衙役等將婦人按住鞭背。）

趙大　啊呀！大老爺！

（那婦人被鞭得一絲兩氣，官兒指著趙大再問，便連忙點頭稱是，官兒大喜。）

趙大　青天大老爺，寃枉啊！

（那衙役等，將著竹片夾棍，惡狠狠的望著他。）

趙大　（爬前跪下，叩頭求告，）青天大老爺！寃枉啊！（說了許多遍，官兒全未聽見）老爺別把小的當做兇手，小的沒有殺人呀；老爺！他們是打昏了，瞎指胡說，小的是寃枉的呀！

（衙役將夾棍，扔在當地。）

趙大　老爺開恩！小的打不得啦！腿骨都夾碎啦，青天大老爺！

（衙役摩拳擦掌，即待動手。）

趙大　（擡頭問天）天老爺！這叫做公道，這叫做講理麼！咱們沒錢沒勢的老百姓，遇著這羣（悲憤塡胸）豺狼，還想活命麼！（激烈）可是姓趙的，不能容容易易就死了，我得先殺幾個人，（立誓）諸位神道老天爺，祗此一次，永不再犯，我趙大往別處躲仇避禍，從此以後，要做一個好人，（拔出槍，指著官）狗官聽著，現在是民國，有王法的，你還要寃枉我麼？

（一槍打去，萬景俱滅。）

（光緒三十二年）　（閉幕）

（第二節完）

第三節

第七幕

（林中，趙閻王前遇活埋被害諸寃鬼處，鼓聲更近了。）

趙大　（筋倦力疲，步履艱難）這可怎麼著！（跌倒在地）五個槍子兒，都使完啦，天還不亮！（爬起想走，又跌在地）給他們拿住罷，我眞不在乎啦，（抱著頭哭）我怎麼會有今天，當初……（坐起思量往事，無限悽傷）咱們也是本分人家，種田過活，老爹死下來，留下一所房子一塊地，我養着老娘，對河鄰居劉家的小姑娘，叫小金子，（愛深難忘，提起名字，猶覺戀戀）咱們倆自小在一塊兒長大的，小金子說給我做了媳婦，指望不久過門，娘兒三個，有吃有穿，短不了和和睦睦，有幾天好日子。（長歎）誰知那個年頭，來了一個鬼子，說咱們拜祖宗敬神道，全不對，死了還得下地獄受罪，那鬼子盡教着村裏人吃洋教，說鬼子話，拜洋菩薩，他媽的又要蓋洋教堂，這可壞啦，我說俺自己個兒的地，怎不讓種呢，原來村裏的王老虎，欺著俺跟媽是孤寡，沒人幫助，把咱的地偷占著賣給鬼子啦，蓋上洋廟，大紅磚房，王老虎發了幾百吊銀的財，咱們一個大錢沒見，鬼子勢力大著哩，那兒去講理啊，媽一急病死啦！我的小金子。她……也……死……了！……好鬼子！好鬼子！（抱頭又哭。）（樹後走出兩個人，一個深目黃鬚，胡服手杖，一個肥頭大腹，寬袖長袍，那洋人虎視熊盼，四處指點，那洋奴脅肩諂笑，一路奉承。）

（那洋人戲取棍子，在趙大頭上，輕輕敲了兩下，）

趙大　（跳起罵道）什麼東西？

（洋人昂著頭，睜著眼，反而有氣。）

趙大　（見是洋人，駭得慌了手腳，連忙跪下）洋老爺，洋大人！別打！別打！洋大人！（叩頭）

（洋人十分得意，慢慢行開。）

趙大　咳！咱們都不是人！（爬起來，恨說）好厲害的鬼子，縣裏老爺都怕他，府裏老爺怕他，道裏老爺怕他，撫臺大人怕他，都怕他，北京皇帝萬歲爺也怕鬼子，好呀！（聲淚俱下）窮人不怕他，別把咱們窮人，太逼極了，總有一天反起來，拿鬼子一個個斬盡殺絕，報仇雪恨，（站在一塊石頭上，側目看看洋人洋奴，忽然一陣狂笑，眼紅聲酷）我說是誰！原來是王老虎啊！你害得我好，你害得我好，阿阿！也有走到趙閻王手裏來的時候，（狂笑）今天殺人償命，欠債還錢！

（洋奴向洋人打恭作揖，那洋人便走前來護著他。）

趙大　（正要抓住仇人，被洋人恃蠻攔阻，眞是忍無可忍）怎麼說？王老虎拜過洋菩薩，就可以白欺負人麼！

（洋奴在洋人背後，有揶揄之色。）

趙大　（字字沉着，國人同痛）鬼子！你聽我說！你到

俺村裏來，甘言笑臉，說爲是行善救苦，咱們老實心眼，受你哄騙，把你當做朋友，禮貌相待？那知你這個東西，口是心非，結交了壞人匪類，欺負良善，盡講究損人利己，胡行胡爲；你的勢力大啦，咱們鬥不過你，今天你財也發啦，田地拿過去啦，什麼都是你的理，什麼都是你占便宜啦，咱們呢，醜丟盡啦，不是人，應該倒霉的啦，永世比不上你洋大人，連豬狗都不如啦！姓趙的有田有地，母子兩個，過的安安樂樂的日子，好鬼子，你攪得咱們家破人亡啊！你眞把姓趙的，當做個不要臉怕死貪生沒有心肝的王八旦，不敢把鬼子怎麼樣麼！（一股怒氣，上冲斗牛）我……我……我……（舉起手來，卻待行兇。）

（洋人霍的豎起那棍子。）

趙大　（積威之下，到底不敢，十分委屈，祇好往肚裏咽，那隻舉起的手，慢慢縮回來）有……什麼……法……子……鬼子手裏有棍子！（無可如何，但怨毒愈甚。）

（洋人也有些擔心，提棍防着。）

趙大　（不顧死活，跳起喝道）沒有你們這羣毛子，姓趙的何至如此！還我那塊地，還我小金子，不殺你，死也不能甘心！（拔槍，三放不響）槍！也欺負我！（擲槍在地）老子不要啦，你們有槍，老子不怕，老子有金鐘罩，鉛子打不進，給我一根木棍，給我一根木棍，（拾樹枝在手）姓趙的一輩子不肯吃虧，殺大毛子，殺二毛子，殺三毛子，（將棍亂擊，萬景都滅。）

（庚子）

（閉幕）

第八幕

（林中，趙大遇見王狗子處，銅鼓聲更近了。）

（祇見密密層層，立着許多人，大半衣服破爛，狀如乞丐，幾個紅布纏頭，繡衣畫面，如戲上扮的二郎神，三太子，孫悟空，豬八戒，秦叔寶，武松，黃天霸等等，有的拿著槍刀，有的拿著钯鍬擔扁！紅旗大書乾字，另有許多旗幟，寫的是「扶清滅洋」，「天神天將義和神團」，「殺大毛子，殺二毛子，殺三毛子」，「姜太公在此」，「月光老師在此」，等字。）

趙大　（伏地誦咒）天靈靈，地靈靈，奉請祖師來顯靈，（叩頭三十六）左青龍，右白虎，雲涼佛前心，玄火神後心，先請天王將，後請黑煞神，（伏地不動，少時白沫滿口，躍起，指揮衆人，操棍舞跳，口裏叫喊，與銅鼓相應。）

（閉幕）

第九幕

（鑼鼓聲打成一片，少刻住了。）

（小馬領着一隊，老李做嚮導，已追到趙大入林子處。）

（小馬同老李向內張望，衆人藏伏在樹背石後，持槍守待，如臨大敵。）

老李　就是這個林子！

小馬　（很不高興）好傢伙，足足走了三十多里！地！

（擦汗。）

老李　（在地上尋看，得意說）打這兒進去的，準沒錯兒。

小馬　（不信）由你說！

老李　（舉起枯枝）樹枝兒，沒有人打火點着，自己會燒起來麼？

（衆人都回過來看。）

小馬　（無話可答，但心裏不願）你可不能說他還在裏頭罷！

老李　（冷）跑不了！

小馬　他先到三個時辰，這早晚許在林子那一邊啦！

老李　（冷）說不定，不認得路，走不出去，瞎鑽瞎撞，就許在裏頭轉上一輩子的圈了。

小馬　眞他媽當的倒霉差，大冬天，在被窩裏睡着還冷，到荒地裏來喝西北風麼！拿住趙大，追回贓來，明天是營裏弟兄，大夥兒都關餉，咱們就該白辛苦的！

老李　營長不說，拿不住趙大，這一個月欠餉，就算沒了麼？

小馬　不是爲這幾兩銀子，我還不來哩！

老李　（冷）拿得住！

小馬　他早是高飛遠走了！

老李　（冷）在裏頭。

小馬　好罷！就算在裏頭罷！他在暗處，咱們在亮處，他拿着槍等着，誰不知道趙閻王是百發百中呀！

（老李語塞，衆人聽見，趕快將身伏下。）

老李　（冷）等着！等着！等着！太陽快出來啦！東面發亮啦！

（忽聽得林中有物作聲甚厲，衆人回身注視。）

小馬　（走進）小心着！小心着！小心着！

（又聽得趙大在內，直着喉嚨，忘命狂喊。）

小馬　是他！是他！正是趙大，一個人舞着跳着，瘋瘋

顯顯的，（大喜）手裏槍也沒有，舞著根樹枝兒。（將手一招，許多兵都跟著衝進去了。）

老李（跟到樹邊，忽反一個轉念，不走進去）原來如此啊！營長簡直都推在趙大身上，小馬這些昏蛋，也會信他，（暗笑）我不明白，趙大這一槍，怎麼單打不死他，腿上小小的傷，那會致命麽！

（林中槍聲連發。）

老李（默然，少頃長歎）完了！這是你眼睛不認得人，對著惡虎兇狼，也要盡忠報國，纔有今天的下場！

小馬（走出來）拿住了！拿住了！

（軍隊凱旋回來，幾個兵拖進趙大，放在亮處。）

老李（解開趙大的衣服，摸著胸口，搖搖頭，）咳！（隨手拾起一捲鈔票）這麽許多錢，準有幾千塊。

小馬 來！交給我，我帶回去。

（老李一包包遞給他，衆人看了眼紅。）

老李（在趙大腰裏，摸著一包東西，似乎是幾捲鈔票，不覺詫異）哦！（眉頭一皺，計上心來，連忙將趙大身體翻轉，脫去上身軍褂）還有！都在口袋裏，（對小馬）你連這件褂子拿去罷！

小馬（接了褂子，高興）老李！全靠是你！沒你，咱們怎麽也不會知道趙大走林子這條路，回到營裏，營長准肯開恩，這趟將功贖罪定了！

老李（聽了怫然，明知營長深刻，雖允放他做嚮導，但搶刼餉銀，本是他起意的，恐難免罪責，幸而他心裏已另有主意，便點了點頭，故意望著趙大歎氣道）也是咱們多年的朋友，三次在一塊兒出差打仗，他死得好慘呀！

小馬（似乎有些感動）也是他運氣不好？

老李 諸位先走一步，（指趙大）等我掘個坑，把趙大哥埋了。

（衆人慘然。）

老李（感慨）誰都許有這麽一天！

（衆人聽了，都不言語。）

小馬 走罷？營長還候著呢！

（領了衆人，打著鼓走了。）

老李（不覺眞生感觸）趙大哥！大哥！（悲痛）閻王爺，你也總算死得不含糊啦！弟兄們排著隊打著鼓的送你！（彎下去，代他整理衣服）營長待你好麽，營裏這麽些人，就是你心眼兒眞實，就是你傻！（指點著數說一番，又是怪他，又是憐他）你啊！你做好人心太好，做壞人心太好，好人壞人，都做不到家，我瞧你東奔西走，到處惹禍，一輩子

也沒有過了一天的好日子，（含淚）今天還是老李來埋你！（頓）老李求你幫個忙，行不行，腰裏的鈔票洋錢，借給我做盤纏罷！（不忍動手，停了一刻，纔將趙大腰裏繫着的手巾包解下來，取出鈔票，盡數放在自己懷裏，即將手巾包了趙大的頭）趙大哥你死了沒鬼便罷！假如有靈，就保佑着我過林子回老家罷！（拉着趙大，又回頭看看天光）天也快亮啦！（走入林子去了。）

（閉幕）

（完）

（一九二二年冬）

（原載東方雜誌）

卓文君

郭沫若

人物

卓文君　二十四歲

紅簫（文君之侍婢）　二十歲

卓王孫（文君之父）　四十以上

程鄭（文君之舅）　四十以上

臨邛縣令王吉（相如之友）　三十四五歲

司馬相如　三十歲

此外文君之弟妹各一人蒼頭周大（四十歲）

及家僮秦二（二十一二歲）

時　漢武帝初年。

地　西蜀臨邛縣城外。

第一景

池水，月光，池畔四面有假山林木圍繞，屋脊亭瓴自山後聳出。

右手臨池樓房一座，額題漾虛樓三字，窗軒敞豁；下有遊廊，隔牆有圓門一道，與右院通。院落不可見。

樓房中有竹製棹椅諸事；臨池諸面，有欄可憑眺。

林中多木蓮，花正開。

（卓文君與侍女紅簫從側門走上。）

紅　哦，好月亮呀！甚麼都像籠在水晶石裏一樣！

文　今晚上怕不早了罷？月兒已經在天心了。

紅　月兒已經在水心了。

文　怎麼還不聽見彈琴呢？

紅　兩個心中一輪月，你的心中有他，不知道他的心中有你不呢？

文　啊哈，你又在調弄人！（以手欲撲紅，紅奔馳上樓，文隨後。）

（二人在樓上追逐，最後紅簫跪地求饒。）

紅　小姐，你饒了我罷！你饒了我罷！

文　嗳喲，你這沒志氣的磕頭蟲！

說時順口，說後頓首；

我若打了你時，也要汚了我的貴手。

紅 （憤憤然起，偃憑正面憑欄上。）噯喲喲，你們小姐姑娘們，眞是高貴，眞是有志氣，……

你有志氣爲甚麼事事都要求教我們丫頭呢？

文 啊，你生氣了，你生氣了。（撫摩其肩。）

紅 我們做丫頭子的人那敢生氣喲，我們是沒有氣的螘腳蟣呢！

文 啊，你別生氣，你怨我說順了口罷。——木蓮花香得很呢！

紅 唉，香得很，是特爲小姐姑娘們香的。

文 啊，你打我罷，請你打我出口氣罷！（跪下。）紅簫姑娘，請你高抬貴手。

打我這頓首的丫頭！

紅 （噗然發笑。）你這眞是有志氣呢！

文 我就是沒有志氣了，噯，我若是有志氣，早就逃出了這座水晶石的囚牢了。

紅 （喚文君起。）你聽，好像有琴音呢？

文 （與紅簫並肩坐。）你別誆我，我沒聽見甚麼。啊啊，木蓮花的香氣眞好，我一聞着這股香氣，就好像隔了一世人生的一樣。

紅 往年你一聞見木蓮花香，不是便要昏倒的嗎？

文 你不說我倒完全忘了。唉，眞是使人傷心的木蓮花呢！

紅 爲甚麼又傷心呢？

文 紅簫你忘記了嗎？——

紅 忘記了甚麼？

文 四年前我出閣的時候，不是正當這木蓮開花的時候嗎？在出閣的前一夜，我們兩人不是在這漾虛樓上，在這木蓮花的香氣裏面哭昏過一次嗎？

紅 哇，是的，我記起來了。那時還是我的不是，我打聽得程家姑爺是目不識丁的人，我不該立地告訴了姑娘，姑娘那時還想自殺過呢。——

文 我素來本是歡喜木蓮花的。我喜歡牠那潔白的花瓣，翡翠般的綠葉，濃烈的香氣，但是我自從出閣以後，我一聞着牠的香氣，我便要暈倒了。

紅 今年却是好了。

文 我不知道是甚麼緣故。自從前幾天你告訴我，說這兒可以聽見他的琴音，我們每晚上便到這裏來。我們期待着，傾聽着，便把甚麼都忘記了。我把我的病也忘記了。我

現在聞着這木蓮花香，我處女時代純潔的前生又好像甦活轉來了的一樣。但是我不曉得是甚麼緣故呢。

紅　怕是程家姑爺死了的緣故罷？

文　怎麼還不聽見琴音呢？快要到三更了呢。

紅　連二更都還沒有打。

（沉默）

文　你聽，不是琴音嗎？

紅　……不是，是風吹得竹葉兒玲瓏呢。

文　是從下方來的。

紅　……是水搖得月影兒叮咚呢。

文　是從遠方來的。

紅　……不是，不是，甚麼音息也沒有呢。啼飢的鴉聲也沒有，吠月的犬聲也沒有。……

文　啊，沒有。真的甚麼也沒有。是我的耳朵在作弄人了。

（沉默）

（遠處更聲二起）

紅　小姐，你聽，纔打二更。

文　啊，真的纔打二更。我還怕他生了病來。

紅　小姐，你怕他生病，他倒真的是有病的人。我聽說他正是因爲有病纔從梁國回來的。

文　啊，是甚麼病呢？

紅　是文人害的憂鬱病罷？是月兒害的消瘦病罷？他天天晚晚高興着彈琴，他又時常騎着白馬在官道上馳騁，想來也怕莫有甚麼沉重的病症呢。但是月亮一天一天地豐滿了起來，却又一天一天地消瘦了下去。說不出病源，只怕是太孤獨了的緣故罷？

文　好新鮮的醫案，你可算是女扁鵲了。

紅　要小姐纔是呢？

文　你又來了。——我記得從前讀他的子虛賦的時候，我以爲他是古人；不想他纔是我們西蜀的人，更不想在這臨邛地方我們在呼吸着的浩氣中，他也在呼吸。啊，我們真是幸福！我們這偏僻的西蜀出了他那樣的一位天才，他將來是要與屈靈均賈太傅們在文學史上爭光的，他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呢。我只望他的病早早好，不要像屈賈一樣，不得終其天年而死。

紅　小姐，其實他是不會死的。他是永遠不會死的。你不是纔說他要在文學史上與屈賈爭光嗎？

文　但是呢，紅簫！我不知道是甚麼緣故，這天地間總有許多不合道理的事情。有許多無足輕重的人，他們在世間

上偏能富貴壽考；反是稍有天賦的人，總要爲貧病憂患所苦。

紅　那是不可抵抗的運命呢。

文　我所不能了解的。就是這天地之間，何以會有這樣悖理的，不可抵抗的運命！——就如我自己……啊，也是太爲這黑暗的運命所播弄了！……我聽從親命嫁了程家……啊，我如今就好像成了個破了的花瓶一樣……（破聲而哭。）

紅　小姐……小姐……

文　紅簫，你是曉得的，我是不想再回程家去的了，我不想再和那老禽相見了！

紅　小姐，你不回去就好了，如今你成了自由之身，也要算是不幸中之幸呢。——

文　唉，普天下的兒女，都是做父母的把他們誤了！

紅　恐怕也不盡然罷？

文　爲甚麽呢？

紅　我不說。

文　你說罷，說了有甚麽要緊？

紅　說了我怕你生氣。

文　我決不會生氣，你說罷。

紅　那嗎，我說——

文　爲甚麽要說又停止了呢？

紅　小姐，你眞的不生氣嗎？

文　我是決不生氣的，我的紅簫呀！

紅　小姐，我覺得說被父母誤了的兒女，多半是把父母誤了的，自己的命運爲甚麽自己不去開拓，要使爲父母的，都成爲蹂躪兒女的惡人？像我這無父無母的孤兒，我倒比小姐們少費得一番心力，我的命運要由我自己作主，要永遠永遠由我自己作主。我服侍了小姐多年，正因爲小姐，你愛我，我也愛你。你不把奴婢待我，所以我也就自甘於奴婢的命運了。不然，我早……

文　啊，紅簫，你別說了。你的話是絕好的教訓。你從今後是我的先生，我要永遠服從你的指導。

紅　小姐，你總是這樣！你一謙遜起來，又要令人難堪。各人的運命，是該各人自己去開拓的，他人不能指導，也無從指導。小姐，如今又有個絕大的命運的試驗，逼到你眼前來了呢！小姐，你看這短箋上寫的是甚麽？（自懷中取短箋一紙授文君。）

文　（捧就月光中念出：）

「鳳兮鳳兮歸故鄉，

遨遊四海求其凰。

室邇人遐毒我腸，
何由交接爲鴛鴦？

鳳兮鳳兮從凰栖，
願託子尾永爲妃。
交情通體必和諧，
中夜相從別有誰？」

紅簫，你這是從甚麼地方得來的？

紅　是方纔秦二交給我的。他剛纔對我說，他清早進城的時候，路過都亭，便遇着那司馬長卿先生。司馬先生問他，前幾天我們家中有琴音遠颺，是誰人彈的？他答應是小姐。那司馬先生便控留着他，轉身去寫了這張短箋，教他回來時，面交小姐。他沒緣遇着小姐，只遇着我，所以他便交給我了。

文　啊，他眞大膽呢。萬一落到父親手裏，不會起一場險惡的風波嗎？

紅　小姐，你到底怎樣答覆他？

文　你叫我怎答覆呢？這種要求，我是萬難答覆的。他怎不向我父親說呢？

紅　小姐，你究竟還是要仰仗父親。萬一父親不允他呢？

文　……噯，我終竟是個弱者。……你莫逼我，你等我事到無可如何的時候，再走絕路罷。——

紅　低聲些，有人的腳步聲呢！

（二人凝默。）

（卓文君弟妹二人由側門走出，妹可十四五，提紅燈前行；弟可十歲。）

弟　有人在漾虛樓上講話呢。

妹　……唔，那是姐姐和紅簫了。姐姐，我們甚麼地方不曾把你找過呀！

文　你們別跑，看跌在池子裏了！

（弟妹上樓弟投入文君懷中。）

妹　姐姐，爹爹在叫你呢！

弟　白話！白話！是她自己要叫姐姐去教她彈琴。

妹　討厭的弟弟，你纔不說白話啦！

弟　你纔叫討厭呢，別人家不說白話；你要說白話。

文　你們不要鬧罷。不要鬧罷，你們先回去，我隨後就來。

弟　不，我不回去，我要和姐姐一路。

妹　我一個人也不回去。

文　那嗎，紅蕭，請你和妹妹兩人先回去罷。
紅　好，二小姐，我們先回去罷。(二人下樓。)
妹　(涉廻廊上。)紅蕭，你們又在樓上聽琴嗎？
紅　我們是在樓上望月。
妹　我曉得的喲，你們這幾天晚上，都在這裏聽琴，一直要聽到夜半，我是曉得的喲！
紅　二小姐，你別到處亂說呢……(二人由側門下。)
文　爹還沒睡嗎？
弟　還沒呢。
文　你怎麼曉得我們在這兒呢？
弟　我們到你房裏去找你，找不到。二姐說：你們一定到漾盪樓去了，她說前兩夜看見過你們來的。
文　爹爹說過甚麼話沒有？
弟　說是明天要請客呢。
文　請些甚麼人呢？
弟　請程姻伯，請王縣令，還要請一位……唉，姓兩個字的先生。
文　姓兩個字的先生？
弟　是呢，說是纔到我們這縣裏不久的呢。我記不起了。
文　啊。要他肯來纔好啦！
弟　姐姐你認得他麼？
文　別作聲！
(舞台左隅有琴聲幽颺而起，隨後有低抑的男子歌聲。姊弟緊相依抱，立樓頭諦聽。)
(歌聲)　柳影毿毿，
四周如夢，
城上已是二更。
我對着明月鳴琴，
漸自覺心魂甦醒；
安得那月裏姮娥，
前來慰我伶俜！
可憐我落拓半生，
無處把心魂寄定；
我好像辭枝落葉，
隨風四處飄零。
我魂兒已倦遊，

身兒又病，
回到故鄉來，
故鄉——
啊，也一座愁城！
四處都是愁城？
何處是華胥國境？
幾次想，仰我三尺長劍，
令我魂兒飛昇。

（歌聲止息）

弟　姐姐，你怎麼在流眼淚呢？

文　………

弟　姐姐，你怎麼在戰慄呢？

文　啊？……夜深了，冷起來了，我們回去罷。

（二人下樓，攜手步迴廊上。）

弟　姐姐，你認得那姓兩個字的先生嗎？

文　他怕是住在我們這隣近的都亭中的司馬先生罷？

弟　是的，是的，是『死馬』。很怪的姓啦，死了的馬兒！

文　（笑）不是死馬，是司馬呢！

弟　管他『四馬』也好，『五馬』也好，姐姐，你怎麼認得他呢？

文　我並不認得他，只曉得他會彈琴……

弟　就給姐姐一樣啦！

文　會做詩賦……

弟　也就給姐姐一樣啦。

文　看着路走，別跌倒了。

弟　姐姐，你聽我唱個歌兒給你聽，好不？

文　好，你唱罷。

弟　（手舞足蹈唱兒歌。）

月光娘娘，
水裏梳妝。
影在水中，
身在天上。
水間天上兩相望，
一朵白雲飛過江。
都朗朗
都朗朗
都朗朗朗朗朗
一朵白雲飛過江。

（二人同入側門，餘歌在牆內唱。）

月光嫂嫂，
　水中洗澡。
星星偷看，
　嫂嫂心惱。
惱得星星眨眼睛，
　一朵白雲過江心。
都淋淋
　都淋淋
　　都淋淋淋淋淋
　一朵白雲過江心。

第二景

華陽之客廳。

廳下爲庭園，右翼及右後隅有林垣界隔。後通後園。左翼前端有疏籬斜界，有門通外院。

廳上左手，以紙壁爲門，壁上畫松鶴遐齡圖，可通內室。背面左三分之一，四壁爲龕，龕中以藍色蜀錦張壁，下置牡丹花一大瓶。餘壁廠豁，下以碧絨布地。正中圓形朱漆矮櫈一。

廳之前面，右翼，背面右三分之二，均有廣廊迴護。

（紅霄以白帕蒙頭在迴廊上掃除。）

（秦二由廳後繞上，兩人相向而笑。秦二走至紅霄腳下斜坐迴廊上。）

紅　秦二，你到甚麼地方去來？

秦　我到司馬相公那裏去來，我去催他來的。他在問我，作晚上的信交到沒有交到呢？

紅　我已經替你交了。

秦　有回信沒有？

紅　小姐說不寫回信。

秦　（含笑）你請把頭埋下來我向你說句私話。

紅　有甚麼私話好說？

（埋頭就秦二。）

秦　（兩手抱紅霄頸，親其頰。）

紅　（披秦二頰）你眞膽大！別人看見怎好？……（左側有人腳步聲）快放手，人來了！

（秦二向籬內遁去。）

（卓王孫開左側紙壁門走上，文君與其弟隨後。）

卓　（向紅霄）這麼一大半天，怎麼還在這兒掃地呀？

紅　剛纔老爺插花的時候，撒了不少的牡丹花葉在這廊沿上。

卓　唔，你掃乾淨了便可以下去了，看看是客來的時候了。

（紅簫下。）

卓　文兒，你看這客廳的陳設怎麼樣？

文　唉，還可以敷衍得過。但是這瓶牡丹花太沒意思了。司馬先生不是會彈琴嗎？我看倒不如把我的綠綺琴來陳在這兒。

卓　唔，不錯，不錯。王縣令也是長於音律的。放架琴在這兒是最雅緻的了。——紅簫！紅簫！

（無應聲。）

文　不必叫她，等我自己去抱來好了。（下）

卓　但是這瓶花，也要有人來移動纔行呢，三兒，你去叫周大來。

（三兒下廳，步入籬門內，叫周大。）

（周大上。三兒在園中自行取樂。）

卓　唔，周大！你來，你來把這花瓶移到這圓桌上！

周　是。（上廳移花瓶。）老爺還有甚麼吩咐沒有？

卓　沒有了，你去罷。——轉來！席面是設在漾虛樓上，你們沒弄錯嗎？

周　是，早已陳設好了。

卓　現刻是甚麼時候了？

周　剛纔纔看了貓兒的眼睛，是一根線了。是已經交了午時了。

（文君抱琴上。）

卓　程老爺們怕快到了，你去罷。來了的時候，敎他們引到這裏來。

周　是。（由籬門下。）

文　（置琴龕內。）

卓　不錯，這樣是雅緻得多。你看，花瓶放在桌上怎麼樣？

文　也好。不過牡丹花，我總不很歡喜。

卓　你談話總不像有福氣的人。牡丹花是富貴花，是花中之王，那有不被人喜歡的道理？

文　我就嫌牠太富貴了。

卓　唔，你居孀人的心境，或者是這樣。但是憂能傷人。年青人總還要達觀些纔好。——

（文君弟在園中尋紫羅蘭，隨時信口唱歌：）

紫羅蘭，紫羅蘭，
摘得紫羅蘭，
把給大姐做花簪。

紫羅蘭，紫羅蘭。

（至此摘得紫羅蘭一朵，飛上客廳。）

弟　姐姐，你看這朵紫羅蘭花！我把給姐姐簪在頭上呢，

文　啊，謝謝呢。

卓　（坐地。肘倚圓桌上，自語：）說起琴來，文兒，你近來怎麼不大歡喜彈琴了呢？

文　我有些怕彈得。

卓　爲甚麼呢？

文　這幾晚上從那漾虛樓東首的都亭中，時時有琴音彈出。……

卓　啊哈，你說的就是那司馬相如。

文　因爲彈得太好了，所以我怕見笑了。

卓　果眞彈得好麼。其實他們那些窮文人，打秋風的慣技，便是離不得賣文賣藝；他們彈琴賦詩，就好像乞丐們喊街賣唱一樣，不見得——

弟　爹爹，你爲甚麼要請賣唱的來吃飯呢？

卓　哈哈，哇哇兒，你還年輕呢。不過我也告訴你罷。你要曉得，屎尿是很齷齪的東西，但是假如是皇帝的屎尿的時候，那我們是不敢有那種大逆不道的思想，說是齷齪的了。假如皇帝要教我們吃他的御屎御尿，我們也當得是受寵若驚，如像吞食龍肝鳳膽一樣。司馬相如他雖是窮文人，雖是等於賣唱的乞丐，但是他是王縣令的朋友；所以我們請他，並不是請的窮文人，我們請的是縣令的朋友，就好像我們蒙皇帝御賜排洩物的光榮，並不是吞食的屎尿，是吞食的龍肝鳳膽呀。哈哈哈哈……

弟　爹爹，你吃過皇帝的糞嗎？

卓　哈哈哈哈，不過是打的譬比罷了。

文　爹爹雖是那樣說，但不曉得他肯來不肯來。聽說王縣令去訪他，他也時常稱病不會呢。

卓　那怕他不肯來！他不來，我們倒可多剩些殘飯來喂狗。

文　爹爹，你說話總是這麼過火！

卓　過火？他鄙薄縣令，只怕是那兒沒有甚麼秋風可打罷了。我們有錢人，那怕他不來巴結？

文　啊啊，爹爹，你把錢看得太重了！

卓　不重嗎？世間上除了金錢而外，那一樣事情辦得到？上而天子王公下而耆頭走卒，都是我們有錢人的傀儡。一碗飯可以養活淮陰侯，五羊皮可以買死秦宰相。任你甚麼英雄豪傑志士仁人，離了錢便沒有命。

文　假如他是肯來，那是再好沒有。爹爹，我想我們學琴，終是不曾得過名師的指導。我想假如司馬先生肯來時，我們請他住在我們家裏，等我和二妹，專心向他學琴，那倒是很幸福的呢。

卓　幸福的？你眞個有點異想天開了！你還年靑，又是纔居孀的；你妹子也是年近及笄的處女，那個怎麼辦得到？怎麼辦得到呢？

文　辦不到嗎？

卓　辦不到！絕對辦不到！

弟　只要有錢，不是沒有辦不到的事體嗎？

卓　哈哈……，哇哇兒眞聰明！你這一問，倒幾乎把老子問窮了。啦，三兒，你還不知世故。你要曉得天地間錢自然是很重貴，但是也還有一樣東西，和錢同等重貴的。

弟　是甚麼呢？

卓　就是名譽呀！錢可買名，名可賣錢，人生沒有別的，就是名與利紐成的一道彩繩！哈哈哈哈！

文　爹爹，我覺得敎兒女，不當是這樣敎法！

卓　呀，你要來敎老子了！不當是這樣敎法。要怎樣敎法？——

（家僮秦二，由籬門上。）

秦　老爺，程爺和王爺來了。

（文君偕弟下）

卓　（起立）司馬先生呢？

秦　還沒有來。

卓　你快從後門去催請他去。

秦　我剛纔去催過了。

卓　你再去一趟罷，叫他快來！

秦　是。（繞客廳向後園中隱去。）

（卓王孫整理衣服一巡，下廳步至竹籬門次。程鄭與王吉，笑語由外院走入。）

程　『有事弟子服其勞』，卓親翁，我邀王公同來了。哈哈哈哈……

（三人相迎揖。）

王　卓翁，司馬長卿還不曾來嗎？

卓　是，治下纔吩咐下人去催請去了。

王　哈哈，今天總要他來，纔有興致啦。

卓　是。

（三人步上客廳。）

王　（見綠綺琴）啊，卓翁，你眞是雅人。我還不曾知道你是通曉音律的。

卓　不瞞父台說，治下關於此道，本不擅長，這只是下家小女文君的用物。

王　文君小姐原是會彈琴的，我倒一時忽略了。幾時有機會很想領敎呢。

卓　豈敢，豈敢！父台和司馬先生，纔正是如今的子期伯牙，我們今天是定要拜聆幾曲高山流水的。

程　（同時發言）自古道：『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則，』如今天下，唉，是禮樂久廢了，我們縣裏，得王父台主持風敎，使民家女子，也能彈琴，這要算是『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呢。哈哈哈哈。

王　豈敢，豈敢。（略略撥琴數下。）

程　啊，老父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盡美矣，又盡善也！』（搖頭擺腦，盡一唱三嘆神氣。）

王　（愕然）哦呀，我那當得起你這麼的稱讚呢！……卓翁，女公子，多少年紀了？

卓　今年滿二十四歲了。

王　還未字人嗎？

程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無。』不瞞老父台說，文君正是治下的孀媳呢。

王　哦，令郎是幾時謝世的？

程　『鯉也死有棺而無槨。』豚兒有棺而無槨者，已經將近一年了。

王　顏路哭顏淵，仲尼哭伯鯉，這種傷心的際遇，在古先聖哲，也是不能避免，倒虧得程翁曠達。

程　好說，好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上天要命我們貧，我們不能富；要命我們夭，我們不能壽。治下是『樂天知命故不憂』呢。哈哈哈哈……

王　那眞難得。——卓翁，我倒想起一椿心事來了。卓翁，你該曉得，司馬長卿名揚四海，如今尙未青廬，假使他能得女公子爲他的內助，那豈不是天作之合嗎？

卓　……承蒙父台見愛，眞是寒門之幸，但是古禮，妻喪三年，小女纔賦孀居，望老父台明察，恐怕不便議禮。

王　哦，這是我一時糊塗了，恕罪，恕罪！

程　『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其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老父台，要算是今之君子人了。

王　要程翁這麼『文質彬彬』那纔『然後君子』呢。

程　哈哈哈哈……

（秦二自後園上。）

卓　司馬先生到了嗎？

秦　啓稟老爺，司馬相公說，有病不能奉陪。

卓　啊，這定是你們請得不周到。得罪了司馬先生。——

王　不然，不然，長卿的脾氣，素來是這樣。我平時去訪他，他也屢次謝病，以閉門羹相待；今天還是等我親自去邀他來罷。

卓　那怎敢重勞父台？

王　我們都如像弟兄手足一樣，不必客氣。

卓　讓治下奉陪同行罷。

王　那也儘可不必，我此去，準定可以把他邀來，長卿是嗜琴如命的人，我去說，女公子有架名琴，一定要他來鑒賞，他是一定肯來的。假如他不來，我也就不再來告別了。恕罪，恕罪。

卓　那眞重勞父台了。——秦二，你跟隨王大人，從後門到那都亭去來，時候不早了，我們便在漾虛樓相待了。

秦　是。

王　失陪，失陪。

卓　重勞得很。

程　『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王父台眞是『謙謙君子，卑己自牧』呀！哈哈哈哈……

（卓吉隨秦二，繞客廳由後廊下。）

程　哼！『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我那麼恭維他，他纔不大耳識我。——

卓　親翁，你抛文太抛得厲害了。你總是離了書本沒話說的人。

程　親翁，你要曉得，我們考據家的信條，正是『無徵不信』。我爲今天的話材起見，昨晚上把論語來考究了一個通夜。可我今天的成績，究竟不錯！像我這樣的人，假使是生在孔子當時，恐怕七十二大賢，要成七十三，『言語宰我子貢』之下要加上我程鄭了。眞的，我和子貢總覺得是一流人物。子貢會做生意，我也會做，子貢會說話，我也會說，子貢聞一以知二，我恐怕能够聞一以知四呢。我知道一個方桌是四角，我知道一個年頭是四季，我知道一朵花茶是四瓣，我知道一雙手足是四肢，我知道一乘駟馬是四匹，我知道一部詩經是四詩，我知道一個井田是四方，我知道一條耕牛是四蹄，我知道一統天下是四海，我知道一句國風是四字。我知道……啊，我知道的眞多，眞多！——咳，但是，『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我恐怕我終竟不是君子。可惜沒得孔子再生，來品評我一下。

卓　他定會品評你這個骨董是『瑚璉』呢。

程　因爲我像子貢嗎？

卓　因爲你是『鬍臉』，你是一大勞撈鬍子臉。

程　哈哈哈哈哈哈，你也可以成爲骨董專家了。

卓　我們且把笑話丟開，還是談正經話罷。我不知道他是甚麼存心，竟替文君女兒說起親事來！——

程　哼，可不是嗎？他做起那禮賢下士的樣子，其實他是說錯了話，轉不過環，纔借故脫逃了。

卓　你我的女兒就使要再醮，也說不到那窮措大的分上去呢！

程　可不是嗎？據我想來，怕是那司馬相如和他在暗中作鬼。

卓　眞是黃鼠狼想吃天鵝肉了！

程　唉，親翁，說到再醮上來，你的意見究竟怎麼樣？

卓　這有甚麼意見可說！『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女人從一而終』，這是古先聖王所定下的天經地義。雖說文君沒有生育，但應該撫養螟蛉，以全禮節啦。

程　這樣是很嚴正的見解。要這樣也纔合乎你我的門第。不過據我想來，古人抱孫不抱子，與其由文君抱子，倒不如由小弟抱孫了。

卓　那是當然！那是當然！我們就這樣決定了罷。趁着還有點時間，我去向文君女兒說明，教她也早得有點把握。她歸寧太久了，也覺不成體統。親翁，你今晚就請在這兒過夜，我要叫她明天就同親翁一路回府去呢。

程　過夜是可以。可是太可憐了，讓文君多住些時好罷。

卓　那是不能，那是婦人之仁了。我看文君近來性情漸漸有些乖僻，內子死後，沒人可以管束她們，留在我家終覺不是好事。我暫且失陪了。

程　請便，請便。

（卓王孫開左邊門下。）

（程鄭一人獨留，偷向四處探視一回，諦聽一回後，躡足抱文君綠綺琴起，親吻不置。）

卓　（復轉身入）親翁！——

程　（驚惶失措）啊，啊，啊，這架琴……唉，眞好，我聞了一聞，到現在也還有槁了的梧桐的香味。唉！——

（置琴原處。）

卓　哈哈，你的鼻子眞好！

程　可不是嗎？琴要是腐敗了的梧桐木製的纔是好琴，古者惠子『據槁梧而瞑』，所以據小弟考據起來，辨別琴的

良否是要全靠鼻子的。第一要有腐木的氣味，第二要有梧桐的餘香。

卓　親翁，你的考據工夫眞高明，可是我們現在不是講考據，講骨董的時候了。年靑的詩人，要來敲我們的門了，我請你先到漾虛樓去等一下，等我和文君談了便到那邊來。

程　是，是，我就去。

卓　這綠綺琴，也就請親翁順便抱去罷。

程　啊，那是再好也沒有，我抱去，我就抱去。（抱琴懷中。）

卓　我立刻就來呢。（下）

程　是。（抱琴由後首下廳，向後園步去，時掉頭四望，復連連吻琴數次，下。）

第三景

舞台右翼爲卓邸後部，一帶粉牆，牆基比地平高可數尺。牆後花木建築聳出，後門一道斜向左，門前有月臺，石欄迴隱，有石階數級。背面左端，臨邛城郭，隱隱可見。柳樹成行，夾着一條宮道，直與城通。右側樹列至卓邸後門近處而盡。左側樹列至前首，滙成一林：中擁都亭一座。門斜向右，亭中有琴音漏出，直至幕終。

月夜。

（周大立倚石欄望月。）

（秦二匆匆由後門出，將上階。）

周　（瞥見秦二）秦二，你要往那兒去？

秦　哦，是你嗎？倒駭了我一跳。

周　你這麼夜深，要往那兒去呢？

秦　不往那兒去，我只是出來逛逛。

周　秦二，你今晚上的樣子很高興啦，你有甚麼喜事？

秦　啊，我有甚麼喜事喲，我們做奴隸的人有甚麼喜事喲。啦，周大，我們做下人的人，別人能活五十歲的，我們只算活得二十五歲。

周　怎麼說。

秦　別人一天的時間，整整是他們自己的時間，像我們做下人的人，一天的時間，只有這夜裏的一半纔是我們的。可憐我們這一半自由的時間，還要完全被那不可抵抗的睡眠奪去呢。

周　哼，你說的話，倒有些像在唱戲啦。因爲唱戲的下人們說的口白，通是詩人們幻想出來的。你倒很有些詩人的資質了。

秦　周大，你的口總是這麼辣！

周　不是我口辣，你說甚麼『不可抵抗的睡眠』，我心

裏倒有點不高興了。我們在白晝的時候，人家是君主，我們是奴僕；人家是神聖，我們是猪狗，只有晚上睡了，不怕是甚麼君主神聖，也還是和我們奴僕猪狗一樣，他們不會比我們多生得一根毛。他們不會比我們多生得一隻角。我們這一視同仁的睡眠，我每晚上盼不得牠早來，你好像還嫌牠來早了一樣。秦二，你以爲我在這兒做甚麼？

秦　你在望月罷？聽琴罷？

周　唉，我沒有你那樣雅趣龍葱的詩興！我是在這兒望睡眠早早到我眼裏來呢！我這幾晚上，天天都不容易睡熟，文君姑娘雖是喜歡彈琴，但她在晚上是不很彈的。近來來了那位（聲音稍低，指都亭）住在那兒的甚麼死馬死牛，他專門在晚上鏗湯鏗湯地，從黃昏彈起一直要彈到鷄叫，彈得人眞是討厭。我倒幾次三番想去向他交涉。他們做相公老爺的人，那曉得我們做下人的苦楚呢？

秦　你去向他交涉，他倒未必肯見你，他的脚跡除非他自己想出門，不怕你在外邊就鬧得天翻地覆，他也不動的。今天的醼會，不是費了多少工夫，纔把他請來了嗎？你看他一來，一句也不開口，他好像把我家老爺和程老爺們，看得來好像屋蒼蠅一樣，不怕他們對於我們就好像兩尊活上帝。他一來便彈起文君姑娘的綠綺琴，他彈得眞是入神，別人向他說話，向他稱讚，他一點也不管，他彈罷，長嘆了幾聲，連席也沒有入，他就告辭回去了。他這人眞是有點奇怪。他好像在嘆息沒有知音的人心賞他，其實他不會知道隔牆有一位女伯牙，自始至終立着在傾聽呢。文君姑娘說：『他彈着我的琴，就像好彈着我的心，我全身的琴絃，都被他彈得戰兢兢的。』——這是紅簫親口對我說的呢。

周　戰兢兢？好呵，好個戰兢兢！就這樣，琴台就變成了瓊台了。——啊，好孩子，其實你的運氣也不弱。你好像交了桃花運啦！紅簫對於你眞不錯——

秦　咳，周大，你那曉得我的苦楚！我每晚上不能睡覺，你也是曉得的，不過我並不是怕聽琴吵我，我正是爲了想着她的緣故呢。

周　是你自己癡，你怪得誰呢？你爲甚麼不趕緊向她求婚？

秦　我何嘗不？不過我向她請求過好幾次，她總要叫我忍耐，忍耐。她說，我們做奴婢的人，身子是不自由的；要想結爲夫婦，除非得主人許可，不然，便只好脫逃。向主人請求，我不敢，她也不願；她教我只好等待時機逃走——周大，你不是別人，我纔這麼對你說。你要曉得，她說的話我是甚麼都唯唯聽命的。

周　哼，癡孩子！你簡直被婦人的腰帶纏昏了！脫逃？你向甚麼地方脫逃？你怎麼能够脫逃？你的智慧，連麻雀兒大的腦子也沒有！你們逃得到的地方，官府的力量比你們還快。並且像你我做奴隸的人，除去永遠做人奴隸之外，還有甚麼自活養老婆的本事嗎？脫逃！你們眞想得輕巧！

秦　啊，逃不了的嗎？

周　你逃給我看看！

秦　啊啊！我失望了！我失望了！我快瘋了罷！啊啊啊啊……

（在月台上抱頭四竄。）

周　秦二，你怎麼做起了？

秦　（泣啜）……

周　你怎麼做起了？你不眞是瘋了嗎？

秦　我能够瘋……我倒……好了。

周　嚇嚇，你眞是在說瘋話，好好的怎麼會哭起來？

秦　周大，我告訴你件事情，你千萬別向外人說罷！

周　我這人是素來不洩漏人家的祕密的，你那回晚上和紅簫私會的事情，我曾向別人說過嗎。

秦　謝你，你不會向別人說過。我在世界上，除紅簫而外，我便只信任你。——

周　你有甚麼話告訴我，你說罷。

秦　周大，你不曉得。前幾天我和那司馬先生遇見過，就是在這個地方。那時候，文君姑娘正在漾虛樓上彈琴。他一過着我，便問我彈琴的是甚麼人？我答應是文君小姐。他要我等了一刻，交了一封信給我，教我親手交給文君小姐，但是我交給紅簫去了。我不瞞你說，今晚紅簫纔交給一封信給我，要我親自去交給那司馬先生。紅簫對我說，那是小姐回信。他又教我好生準備，他說我們脫逃的機會來了。他教我在三更時分在都亭聚齊，好隨着司馬先生連夜向成都逃去。——啊，依你說來，我纔在做夢！逃也逃不掉，教我要苦到幾時纔了呢？啊啊啊啊……（啜泣）

周　（沉默一嚮）傻孩子！你哭也哭不了呀！信在那兒，你已經交去了麼？

秦　沒，還在我的懷裏。

周　哈哈，好運來叩你的門，你纔閉門不納。天上落了個星星下來，你纔說是白火石，你這人眞蠢！眞蠢！

秦　我有甚麼好運？你沒儘挪揄人了！

周　我挪揄你？我對於你是表示滿腔的同情的！你把小姐的信給我看看罷。

秦　（投信於周）你看得懂嗎？

周　我看得懂甚麼，你也要來！不過我們的老主人是看得懂的。

秦　老主人看得懂又怎麼呢？

周　令去請他看就好了！

秦　啊，你要教我告發她們嗎？

周　是呢！這正是好運教你走的一條通路。

秦　但是我秦二不是那樣的壞人，我怎麼對得起我的紅簫？並且我壞人好事，我又有甚麼利益？那種事怎麼做得！

周　嚇，你總是痴，你全不想想，你以為那司馬先生到底是甚麼人？他不過是個淫薄的浪子罷了。他雖然能夠做文章，但是他那有我們程老爺利市？程老爺有錢有閑，他講骨董講考據，考證得一本舊書，收買得一件骨董，不費自己一點心血，便可以利達三江；你看他現在的財產，是多麼雄厚！你聽見說過沒有？那司馬先生還是有病的人呢！他們說他得的是消渴病，這病是和女色大有關係的。我們假使聽隨文君姑娘去奔從他，那豈不是害了我們的小姐嗎？所以今天晚上的事，你若是告發了的時候，第一呢，你便救了文君小姐。

秦　唔，還有其次嗎？

周　其次呢，像他那樣漁色的名家，偷香的老手，你的紅簫跟了去，也許保得他不雙鵰一箭；……

秦　啊，那怎麼使得！

周　所以今天晚上的事，你若是去告發了的時候，第二，你是救了你的紅簫。

秦　救了又怎麼樣呢？不能成婚也是枉自做了一場癡心事呀。

周　你聽我慢慢說罷，包管你就成婚呢，你曉得不？我們老主人的脾氣，素來是鄙薄窮人的。他這次器重司馬先生，不過因為他是王縣令的親友罷了。我們老主人，他最重家規，最重門第，假使這次文君姑娘去奔了司馬，那我們老主人定會氣得死去活來；所以今天晚上的事，你若是去告發了的時候，第三，你是救了我們的主人。

秦　哼，講了半天還是一樣！

周　哼，——一樣！你想吃的餅餅就在後頭了。你個蠢東西！你想跟着司馬逃走，你最終的目的，不過是想和紅簫那話罷了。他先就替你睡去了，你還能那話嗎？並且將來一弄到官府手裏的時候，刑是該你和紅簫兩個賤人受的，你們的皮子纔夠皮條抽呢！但是你若是事前告發了的時候，那你得了我們老主人的歡心。那時不說你只要一個紅簫，你就要十個百個，老主人也會是千肯萬肯的了。所以今天晚上的

事，你若是去告發了的時候，第四，你是便宜了你自己。

秦　眞的嗎？

周　啊，傻孩子！（拍秦二肩）你個呆鳥！你在做甚麼夢喲！你可以醒了！像這樣的事怎麼會是壞事？怎麼會沒有利益？你還是犧牲了一切，替浪子做撮合山，你還是使浪子少犯幾層罪過，成就你自己的百年好事呢？

秦　是，是，我眞是在做夢！我醒來了！我醒來了！我謝謝你，我去，我就去！

（匆匆向園內跑去。）

周　你往那兒去？

秦　我告發去！

周　甚麼憑據都沒有，你便想要告發人嗎？

秦　（呆然若失）咦！我眞在做夢嗎？

周　這封信還丟在我手裏，你便想跑去了嗎？

秦　哦哈，我忘了，我忘了。你快把給我，我就去，快要到三更了呢？

周　是，你可以去了。萬一她們先出來了，我便在這兒阻擋着他們。你們向主人說的時候，你能說出是我周大和你同謀，那我也可以沾些利祿了。

秦　是，我曉得。（向門內隱去。）

周　（自語）噯，心裏眞好過，就好像喝了一杯冷醋一樣。

（周大一人在月台上彳亍一時，下階，呵欠，自語。）

啊，瞌睡倒來了，可是這場把戲，倒不可不看的。

（臨邛城上，遠遠起更三次。）

啊，三更了。她們還沒有出來呢。

（此時牆內有人行聲，語聲：「秦二在外邊等得發慌了，小姐，你聽見他的咳聲沒有？」無回應。）

（周大忙登月台。）

（紅簫與文君自門內出。）

紅　秦二，你等了多一陣了？

周　我不是秦二，我是周大呢！

紅　（驚）唔，秦二往甚麼地方去了？

周　交信去了。

紅　替甚麼人交信？

周　替小姐交信，交給我們老主人去了。

紅　（驚怒）秦二這東西，不想出他纔是……

周　壞傢伙呢！他把小姐寫給司馬先生的信來和我商量，他說他要拿去向老主人告發。我說你那樣怎麼對得小姐。他說是想了又想，他不做，他的良心是不許可的。他說

司馬先生原來不是好人，他是一個漁色的浪子，他不忍小姐去從那樣的人；他爲救小姐起見，他的良心敎他告發。他說小姐假如去從了司馬先生的時候，我們老主上一定會悶鬱而死；他爲救主人起見，他的良心敎他告發。他說他是應該忠於主人和小姐的，他不應該聽紅簫的唆使，破壞卓府一門，做出干犯王法的事：他爲救他自己起見，他的良心也敎他告發。他在十分痛悔，他說不該受了司馬先生的賄賂，替他圖謀小姐。他說他要補過。他還想點把火去把都亭燒了。是我勸止了他。我說那都亭是官產，燒了是要嚴究的。就是燒了，也把司馬先生燒不死，他是會逃跑的。他聽了我的話，都亭雖莫有燒，但是他終竟把小姐的信拿到老主人那里去了。我拖他也拖不住。我看，小姐，你……

（場內多人脚步聲……）

（秦二與卓王孫程鄭同出。）

卓　啊，天翻地覆了！天翻地覆了！紅簫，你們要往那兒去？——文君，你是知書識禮的人，我萬不想你，替我卓門鬧出這樣傷風敗俗的醜事！你這信上寫的是些甚麼話！（將信札投擲文君。）……

程　（至文君前拾信起。）親翁，你不必過於生怒。古人說得好，『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我看這件事情始終怪不得文君。你看她信中說勸她去聽琴的是紅簫，那『鳳求凰』的詩，由秦二手中接授的人是紅簫，轉交給她的人也是紅簫，敎秦二送信去的人是紅簫，如今誘引她出來的人也是紅簫，我看這件事情，始終是這紅簫丫頭在作祟。『中冓之言，不可說也，』我看她們也還是未遂犯，這件事情趁着還未外颺，最好是就此陰消的好。——啦，文君，你的信中雖然說到家庭的腐敗，雖然說到舊禮制的束縛，但是你也犯不出這樣輕賤了你的金玉之質去從那浪子文人，你有些話實在是評枉我，但我也不計較，你們年青人這樣的誤解本是常有的。我們也本該替別人隱惡揚善，不過爲解破你的迷執起見，也不妨對你講講。你知道那司馬長卿究竟是甚麼人？你以爲他眞是極清高極敦厚的詩人嗎！你是被你自己幻想誤了。他在梁國就因爲沉溺於酒色，染得一身惡病，纔落魄回鄉；而且他的家財是一貧如洗，所以他纔來投奔我們臨邛縣令王公。你看他這樣的人，究竟値得你捨身去從他嗎？論學問，是華而不實淺薄無聊。論品行，是浮誕輕佻，恃才誇傲。論財產，是家徒四壁，乞丐一條。像這樣的人，怎値得你去眷愛呢。『昊天不弔，降孽予一人。』不幸使我顚回早世。但是我家產也儘足使你享福；你就不願回家，便大歸守禮也是不妨的事情，但你怎可輕賤你金玉之質，做出這樣有

傷風敎的舉動呢？你是……

卓　親翁，沒有向她說道理的時候！我卓門不幸，生下這種逆女，我不願甚麼，我只願她早死！（向文君）敗壞門風的淫奔婦！你如還知羞恥，你給我死了罷！（擲劍一柄於文君脚前。）

文　（沉默至此始毅然發語。）你兩位老人請不要發怒。

卓　你這說的是甚麼話，你在向甚麼人說話？

文　我以前是以女兒和媳婦的資格對待你們，我現在是以人的資格來對待你們了。

卓　啊，不得了，不得了！造反了，造反了！（欲前撲打文君，程鄭急挽制之。）

文　你們一個說我有傷風敎，一個叫我尋死，這是你們應該對着自己說的話。

卓　造反了，造反了！（欲脫程鄭手，但後者挽愈力。）

文　我自認我的行爲是爲天下後世提倡風敎的。你們男子們制下的舊禮制，你們老人們維持着的舊禮制，是範圍我們覺悟了的青年不得，範圍我們覺悟了的女子不得！

卓　（極力欲脫去）啊啊，這樣挽着我做甚麼！你這想爬灰的老忘八！

文　（指程鄭）你程家的翁翁，我且問你，爲甚麼娶了無數的妻妾，你還四處如蠅逐羶，你還能在人面前人長人短？風敎不已被你傷盡了嗎？家庭不已被你腐敗盡了嗎？你罵人淺薄無聊，你的深厚在那里？你的有聊在那里？我對你直說罷！你時常迷戀着我的身子，所以你要把我留在你家中。那回你寅夜來叩我的房門，到底是甚麼意思呀？

程　沒有那樣的事！沒有那樣的事！你沒寃枉我！

卓　奇恥大辱！奇恥大辱！這娼婦要把我氣死了！（如前）

文　我不相信男子可以重婚，女子便不能再嫁！我的行爲，我自己問心無愧。（向卓王孫）爹爹。

卓　啊，誰是你的爹爹！啊，氣死我了！氣死我了！

文　你要叫我死，但你也沒有這種權利！從前你生我的只是一塊肉，但這也不是你生的，只是造化的一次兒戲罷了！我如今是新生了，不怕你就咒我死，但我要朝生的路上走去！（向紅簫）紅簫妹妹喲！你與我同向生的路上走去罷！不怕那兒就是荊棘滿途，我與你是永遠要向生的路上走去！這把寶劍，我就借用了，借用來做爲我們開除荊棘的利器了。（拾劍起，牽紅簫，紅簫不動。）

卓　啊，氣死我了！氣死我了！秦二，周大，你們快把那潑婦束縛了罷！氣死我了！氣死我了！

（暈倒在程鄭懷裏，周大欲動，秦二畏縮而股慄。）

文　你們這些髒穢的肉塊，誰敢近我們的身來！（挺劍作勢）

程　文君，你太過分了。就有話也可以細說，何必那樣性急，揚刀動武，你還有妹子，還有兄弟，也要做個榜樣呀！

文　我就是好榜樣！

程　你就忍丟下你的弟妹嗎？他們醒來的時候要哭着找你呢！

文　他們醒來的時候，你對他們說教他們到鄠亭來。我在那兒替他們結識了一位新的姐夫。

程　你做女兒的責任呢？

文　便是我自己做人的責任！盲從你們老人，絕不是甚麼孝道！

程　你就不怕世人議論你了嗎？

文　我的行爲我相信後代的人會來謳歌我。

程　你守着現成的富貴也不要了嗎？

文　不要說那些話來汚穢我！——紅簫，走罷！我們走罷！

紅　（始終低頭木立，至此始抬頭向秦二。）秦二，你來！你來！

秦　（畏縮而前）

紅　小姐，你把寶劍借給我。（自文君手中奪劍，向秦二。）秦二，你這可愛的奴才你太可愛又太可憐了。讓我把你解放了罷！（挺劍刺秦二胸）

秦　（驚呼）啊，是周大，是周……大……（倒地，流血，死）。

周　（逃入後門）啊啊！啊啊！駭死人！駭死人，……

程　啊呀，危險！危險。她們瘋瘋瘋瘋瘋了！……（挽卓王孫同入門中，掩門。）

紅　（撫秦二屍下階，文君隨之。）哈哈，你死了嗎？你這可愛的奴才！你終竟得和我一路脫逃了。（回向文君）小姐，我們是永生了呢！我要永遠陪伴着你，我們永生了呢！（擁秦二屍月中）哈哈，可愛的奴才！你怎麼這樣地可愛呀！你的面孔和月光一樣的白，你的頭髮和烏雲一樣的黑，你的奴性和羊兒一樣的馴，你的眼睛和星星一樣的清，啊，星星墜了，你項上的鐵圈也退了，你終竟得和我們逃走了呢！啊，可愛的羊兒呀！——小姐，鄠亭便在前面了，我的靈魂，永遠隨伴着你。我們是永生了呢。

（轉劍自刺其胸，撲倒秦二屍上。）

文　（坐地，抱紅簫懷中哭。）紅簫！紅簫！……紅簫！紅簫呀！啊，你便要死去了嗎？我生命的首途，纔要犧牲你這麼高貴的代價嗎？……紅簫，紅簫呀！你便要死去了嗎？我們的婚筵纔就是你的喪禮嗎？啊，（昂頭哀訴）慘淡的月光呀，你快消沉了罷！我所渴望着的太陽！我的生命！我的光！你怎還不出來照臨？啊，我的紅簫，啊，紅簫呀！我倆的合歡，纔就是你倆的合葬嗎？紅簫，紅簫，紅簫呀！你終竟就要死了嗎？……

（此時都亭中琴聲劃然終止。）

紅　（星眼微啓，聲低微。）小姐……他……不死的人……來了。（死）

（相如着白色寢衣，長一身有半，徐徐自都亭中走出。）

（文君昂首望相如，相如至文君前俯視者久之，幕徐徐下。）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夜脫稿）

（原載創造季刊）

歡迎會

成仿吾

人物

張克勤　工程師　年二十六歲
劉景明　女學生　年十九歲
劉啓明　中學生　景明弟　年十五歲
劉德明　女博士　景明姊　年二十七歲
劉　母　景明母　年五十歲
劉敦應　富紳　景明父　年五十二歲
劉思明　博士　景明兄　年二十二歲
王永芳　博士　德明夫　未登場

時代　民國十一年秋天的月夜

地方　上海

佈景

劉公館客廳。後壁左側有三分之一爲玻璃窗，窗外爲花園。窗下有風琴一架。左側有門通書房。右側有門通外門及別室。右壁下有書棹一，室中央有一方棹，皆有抽屜。左壁下有一沙發。外有椅子數件。

幕啓時，劉景明正彈風琴，上身浸在月光裏。張克勤倚琴而和。

劉　（彈琴）

張　（倚琴而歌）人生忽如寄，

你請愛呀，處女！
花的香芳輕吐的時候，
你的明眸澄美的時候，
啊，
你請愛呀，處女！

（餘音嫋嫋之中，劉弟啓明由左側門上）

劉弟　二姊總是喜歡月光的，又在月下彈琴了。我把電燈開了，好嗎？（說話之間，室中已經照得通亮）哦，張先生幾時來的。

張　（向劉弟點頭）纔來不久。

劉弟　把你的帽子給我，等我把牠掛起來。（取張帽掛於衣架）

劉（回過臉來，倚琴而坐）

張（向劉弟）啓明！近來學校的功課怎麼樣了？你來同我坐下談談。

劉弟（懊惱之狀）唉！你莫說起！說起來眞要我的命。（同坐沙發上）我們在學校裏，今天忙的也是試驗，明天忙的也是試驗。你想那麼試驗幾回，就可以決定這一個人讀書讀得好，那一個人讀得不好麼？那全是假的。佔便宜的是那些狡猾的人，他們預先把先生喜歡出的問題，打聽得十二分清楚，等到試驗的前幾天，把那些地方一看，也照例到講堂上去畫幾張。所以發表出來，總是他們跑在前面。張先生！你想這事情對不對呀？最可惡的是那些教英文的先生們。我喜歡數學，在我們同學裏頭，講數學我是第一個。那些教英文的先生們，偏說數學好也是不行的，非把英文弄好不行。最討厭的是那個教英文會話的先生。人家說他除了幾句不通的英語之外，什麼也不懂的，偏偏能够裝出那樣的神氣來，眞是討厭。過幾天就要試驗了。我還一點也沒有準備。家裏明天又要開什麼歡迎會，鬧得一團糟。讀書的心思，也不知道被他們趕到什麼地方去了。再過幾天………

張（微笑）你的哥哥纔從外國回來了，難道還不該開一個會歡迎歡迎嗎？

劉弟　不是那麼的話，他們鬧得太厲害了，因爲再過幾天又要舉行大姊的結婚式呢。

張　是的，你的大姊與王永芳博士的結婚式。

劉弟　張先生，這眞是笑話。世界上眞有這樣的笑話。

（劉姊西裝從左側門上）

劉姊（見張）啊。密司忒張來了。

張（起立）是的，王博士許久沒有見面了，近來還好嗎？

劉姊　謝謝，近來還好。（問劉）密司忒張來了，怎麼茶也沒有叫他們倒來？（向劉弟）啓明，你去叫他們倒茶來罷。

劉　啊，眞的！等我自己去來。（下）

劉姊（向劉弟）你在這裏同張先生說什麼笑話？

劉弟　眞是笑話。

張　沒有什麼話。

劉弟　就是講你的結婚式的笑話。

劉姊　這有什麼笑話。

劉弟　這眞是笑話。

劉姊　小孩子不去念書，在這裏胡說。

劉弟　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們七八年前在輪船上……

劉姊　（臉紅，隱忍的怒容可見）胡說，你知道什麼東西。

劉弟　我知道王永芳是一頭狗，不是一個人。

劉姊　慢慢瞧，我不叫爸爸抽你的腿。

劉弟　哼哼，我與爸爸是不會礙着的。早晨我起來，他沒有起來，白天我在學校裏，晚上不是別人請他，就是他請別人吃飯，夜裏他回來，我已經睡了。

劉姊　討厭的！這麼多的閒話。還不給我滾去呀？（作欲撿鞭狀）

劉弟　（起避）我滾去就是。不過我可以滾去時，我隨時也可以滾來的。

（從右側門下）

（劉捧茶點上）

劉姊　討厭的小孩子，這麼小小的年紀，偏有這多的話說。（向張）密司忒張，你請多坐一坐。

張　請不要客氣。

（劉姊從右側門下）

劉　（遞茶點）克勤，剛纔啓明說過什麼話來？

張　就是結婚式的話。

劉弟　（從左側門上，目注視右側門）哼！我說我可以滾去時，就也可以滾來的。現在還不是又滾了來了？

劉　啓明，你不要總是這般同大姊鬧。

劉弟　我怕她什麼？她以為我不知道她同那個什麼王博士——那個忘八蛋七八年前在輪船上幹的事情。本來誰不知道？倒是她自己不知道人家知道罷了。

劉　（失望之狀）唉！

劉弟　（冷靜地繼續着）如今過了七八年，還來舉行什麼結婚式。真是笑話！不知道是欺人，還是自欺呢？（憤怒）可惡的是那個忘八蛋，偷偷摸摸的把大姊弄到了手裏，就來問我父親要錢，把他也送到西洋留學去，如今公然也撈到一個什麼博士的頭銜回來了，公然大吹特吹，只等北京打電報來請他做總長去。假使那些博士，那些總長，盡是一些這麼樣的東西，我們非把這樣的社會，全然革命不可，不是的，假使我們的社會，能夠默認這樣的一個忘八博士存在社會裏面，我們就非把他徹底的革命不可！

張　（起握劉弟手）哦，我贊成你的話，好個未來的社會革命者！

劉　哦，說雖是這般說，你不要過于使大姊為難才好。

劉弟　你以爲她就是個好人嗎？跟着那個忘八蛋，跑了這麼幾年，還要舉行什麼結婚式來一手掩盡天下的耳目，盡是些僞君子！

劉　哦，說起怪不好過的。不要再說了，你去念你的書罷。

劉弟　不高興念書。

劉　你去逛一忽來罷。

劉弟　我也不高興去逛。

劉　（憂鬱）今天晚上好像有什麼重大的事情要發生的樣子。

張　你不要這樣自尋煩惱，（向劉弟）啓明，你哥哥到什麼地方去了？

劉弟　他到朋友家裏去了，說就回來的。

劉　那麼，好弟弟，你去早點睡了罷。

劉弟　（似不願意，但又徐徐往左邊走，下）

劉　哦，討厭的事情！

張　（徐往劉側）不要煩惱，這樣的事情多得很呢！

劉　你不覺得奇怪麼？

張　不像你那般覺得奇怪。

劉　（嬉戲之狀）那麼，你也幹得出來嗎？

張　（微笑）怎麼幹不出來。

劉　（驚愕，後退）哦，你也幹得出來嗎？

張　要幹什麼幹不出來，一個人什麼事情幹不出來？不過我縱要幹，也不是他們這般卑怯的辦法。

劉　那麼，依你要怎樣辦呢？

張　（毅然）我的辦法就是公開，不再舉行什麼結婚式。

劉　哦你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張　不是的，我最可惡那些理想主義者。我的意思，不過說假想我們自已不謹愼，像他們那樣幹出來了的時候的話。最好是我們自已謹愼，自已對于自已負責任，也對于人家負責任。

劉　你這話我最贊成，現在的青年對于他自已做的事情，太不負責任了。

張　是的，他們幹出了這樣的事情來，便是他們自已不負責任，純被一時的獸性衝動了的結果。他們也一定沒有什麼愛情，因爲若是眞有愛情，便不必那般鬼鬼祟祟的怕人言語，因爲愛情是什麼也不怕，死都不怕的。他們因爲覺得自已的行爲，完全是一時的肉慾，纔覺得自已錯了，沒有面目對人。但錯了的事情，可以以錯補錯的嗎？那不過錯上加錯

罷了。

劉　你的話很對。（微笑）不過像你這樣說起來你也不像眞有愛情的人了。

張　你這話怎麼說？

劉　眞有愛情的人，依你說是什麼也不怕的。（嬌羞）你爲什麼不把你的意思向我父母提議？

張　（嘆息）哦，我們這樣的男子漢，是不好輕輕向人提議的。人家一口氣答應了，那是沒有話說，人家若是拒絕了，那便是最後的決裂。所以我只願你把你父母的意思探得出來。不知道…………

劉　（嘆息）哦，我父母的意思，我想你也大抵是知道的。（悲容）我眞不知道應當怎麼辦才好。

張　（安慰）你不要傷心，再等幾時總有法子可想的，我不願你爲我悲傷，我只願我能爲你的幸福，犧牲一切。我沒有別的癡想，我也不敢那樣。

劉　哦，我也願爲你犧牲一切，

張　哦，那是決不可以的。我很懷疑我不能使你幸福，我還不知道我應不應當同你說及將來的事。我現在心裏煩悶的，也就是這一點。假如我知道我不應當，那麼，把以前的一切都丟了，我也是情願的。（聲綫而顫）

劉　（激昂）克勤，啊，你不能說這樣的話的。以後再不準說這樣的話了，你同我約好！（作要求態）

張　啊，這眞不是可以輕易決定的。像我這樣的人，只合孤苦一生罷了。你的愛情，對于我是過分的，過分的幸福。那眞是過分的。

劉　（撫慰）啊。你不要說這樣的話，我們慢慢地可以想法子的。

張　是，我們慢慢地想法子罷。

劉　昨天我問過媽媽。她只是搖頭，不…………（劉弟手拿一張報紙從左側門上）

劉弟　你們看了今天的報紙嗎？我念給你們聽聽。（捧報紙朗誦）：

「劉思明博士之歡迎會，

劉思明博士新從英國留學歸來，已誌昨報。茲聞博士之父劉敦廉氏已遍邀戚友於二十三號在靜安寺路公館開一歡迎之宴會，屆時博士將有長篇之講演，必有一番盛況也。

又訊，劉敦廉氏之長女公子德明博士，已與王永芳博士訂婚，將於本月底在某教會舉行結婚式。兩博士在美同學多年，甚形相得，結婚後將往日本爲蜜月之旅行云」

哈哈，我們中國的報紙，盡是些這樣的騙人的話，我剛纔一看，幾乎把腸子都笑斷了。

劉　好弟弟，少笑些，仔細大姊捻你的腿呢。（劉母在內說話之聲）

媽媽在那邊說話，你去念你的書呀！

（劉弟掃興不歡，徐徐由左側門下）

（劉母從右側門上）

劉母　（見張）張先生，你近來好嗎？

張　（起立）多謝，近來很好。你老人家好嗎？

劉母　人倒還好，只是被一些的事情，鬧得天翻地覆了。（向劉）啓明這孩子這幾天來書也不念，剛纔又在這裏鬼混嗎？

劉　他說你們鬧得他念書不進，是我逼着他去了。

劉母　你看見明天請客的單子嗎？你爸爸回來了，要拿去查一查，看丟了什麼人沒有呢。（查各抽屜）

劉　（目視張，復向母）媽媽！（低頭）

劉母　（抬頭）什麼事？（復埋頭查看）

劉　（臉微紅）……媽媽！

劉母　（急抬頭）什麼事？

劉　（低着頭，合掌顋下）……媽媽，昨……昨天我問你的話，你怎樣……怎樣答我？

劉母　（思索）……什麼話？

劉　（雙手擱劉母肩上，頭鑽入劉母懷中）媽媽，你不要故意裝做不知道的。

劉母　還是三歲的小孩子一樣的。看張先生見了笑話。啊，我知道了。這話問你爸爸和你哥哥罷。（推劉）還不起來？這樣的丫頭，不知道誰要你哩。（關上抽屜）

劉　（起立）（撒嬌）討厭的媽。

劉母　（煩燥）這叫人到那裏去找呢？（向張）張先生請坐罷。（從右側門下）

劉　（視張）啊，我眞不知道應當怎麼辦纔好。

張　啊，你不要這般煩燥。

劉　（苦悶狀）啊……

張　過幾天開過歡迎會之後，我同你哥哥談談再說。

劉　我哥哥也未見得就不反對呢。

張　我想他總容易通過。

劉　（搖頭）你不知道。（室內有男人言語，隨後有腳步聲）

劉父　（尙在室內）我自己來找一找，看牠飛去了不成。（從右側門上）

（劉父爲一五十前後的人，有鬚，頭髮剪得極短，雜以白髮。目光銳利，頰肉豐富而粗硬。膚色淩人，脚步沉重）（目視張，往椅旁行去）克勤，工廠的事情，近來還好嗎？（在看各抽屜）

張　（起立）不過是天天去做幾點鐘的事情罷了。也因爲經濟困難，什麼大一點的計畫都不能行。

劉父　不論什麼事情；沒有錢總不行的。

張　……是……

劉父　（尋着單子）不是在這裏嗎？放在這裏的東西，尋了半天，還尋不着。（從右側門下）

劉　（夢一般的）左也是錢，右也是錢，嘴裏說的是錢，心裏想的也是錢。

張　（輕撫劉肩，微笑）現在的人誰又不是這樣呢？有了錢使爵位也可以買，名譽也可以買，愛情都可以買呢！

劉　啊，這醜惡的社會！

張　（挽劉坐下）不要這樣悲觀，我們總有法子想的。（坐下）你到外國去留學的事情，到底怎麼辦呢？

劉　大姊主張我往美國，哥哥主張我往歐洲，我眞不知道到底往那一國的好。

張　我還是贊成你往歐洲去，因爲到美國去求學，縱多只能學到他的拜金主義罷了。若想求到一點精神上的知識，那是辦不到的。並且你既喜歡美術與音樂，那麼，你應當到德國，法國，意大利去，簡直不成問題。

劉　我也是這般想。只有大姊反對最厲害。她是我父親的孝女，她同我父親一樣的意見。她說「現在人家都到美國去。」

張　他們都是去學拜金主義的。你直截地回覆你大姊，說你不高興跑到外國去學拜金主義就是哼。

劉　她勸我到美國去，還有一個理由啊。

張　啊，還有別的理由，那我眞不知道。

劉　她說是一個更重要的理由啊。

張　更重要的。哼。

劉　（遲疑）她說有錢的人家的子弟，現在到美國去讀書，所以她勸我去結識一個，將來好……啊（掩面）……

張　啊……

劉　（抬頭）她還說將來我們中國，不論那一方面，美國留學生總要占最大的勢力的。

張　啊，拜金主義的勢力，現在已經不很小了。

劉　我總反對拜金主義。

張　那是因爲你是一個美術家。

劉　我想只要是一個人，便應當反對這種主義的。

張　（微笑）我問你：你還是研究音樂呢！還是研究繪畫呢！

劉　到德國去研究音樂，我早就決定了的。啊，哥哥回來了。

（劉兄從外歸來，匆匆上）

劉兄　（見張）啊，密司忒張！幾時來的？（握手）

張　（起立握手）八點多鐘來的。

劉　（起為兄將衣帽安置）

劉兄　（於棹旁坐下）（向劉笑話）你們剛纔好像在高談雄辯，到底談論些什麼？我也得加入啊。

劉　就是講我留學的事情。

劉兄　（向張）密司忒張！你替景明想想；往那一國好呢？

張　假使我替令妹想，還是往歐洲大陸的好罷。

劉兄　（拍掌）那麼，我又多得了一票。（作忽憶出之狀）啊，密司忒張！你今晚來，不是要討你的回信？

張　（微有驚色）……是的……

劉兄　關于這件事情，密司忒張！我們是老同學，用不着客氣，我想家父無論如何是不會許可的。老實說，我為景明的將來的幸福起見，也不能輕易贊成她和你結婚。

劉　（失望之色）

張　（失望，惟故持鎮靜）做父兄的不許可，那自然無話可說，不過不知道你能把你不許可的理由，也使我知道嗎？

劉兄　家父的意思，不用說是因為我們的境況相差太遠。就是我自己也望得自己的妹子，總要嫁一個境況好一點的男人，纔對于她的將來，可以把心放下。我也極希望她嫁給一個留學生呢。

張　啊，原來這樣！這樣說來，我簡直一點資格也沒有了。本來我自己還沒有達到向令妹求婚的決心，昨天不知道怎樣同她談到這地方了。其實我自己很疑我不應當說到這地方去，很疑我自己沒有資格呢。不過我的所謂沒有資格，是關於我自己一個人的，與家產境況，毫不想干。若講到我境況不好，沒有到外國去留過學，那不是我的不好，（激憤）那不過是因為我的父親沒有做強盜打劫，沒有禍國殃民罷！假使我的父親也做強盜打劫，也禍國殃民，那怕我這時候，不也是一個貴公子，不也是一個外國回來的博士嗎？啊，這也要算是我的罪過嗎？

劉兄　密司忒張！你不要這樣興奮。這樣的話，不是可

以隨隨便便說着玩的。依你說起來，我們到外國留過學的人，我們的父親，一齊都是些做强盜打刼，禍國殃民的人了，假如人家要你拿證據出來你怎麼辦？

張　豈不是拿些證據給他們，就彀了嗎？這算什麼難事？

劉兄　（稍帶怒容）那麼，我就請你把我的父親做强盜打刼，禍國殃民的證據給我。

張　（冷然）不要假裝不知道。十年前的那幾次會國借款，那幾次的戰爭，那一次你的父親沒有在裏面殃民禍國？你的父親做官發財，那一回不是由禍國殃民得來的？你以爲他還有什麼別的本領？其餘他做厘金局長，關監督，鹽運使等等的時候，無形中做强盜打刼，眞不知把無辜的良民害死了多少！凡有耳目的人，誰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人家知道罷了。

劉兄　（驚愕，悲哀）密司忒張！啊，眞有這樣的事情嗎？

張　誰還來騙你？我張克勤從來不說半句慌話的。

劉兄　（悲極）啊，眞有這樣的事！聽你這樣講起來，我們也不是一點都不知道的。（以雙手搔首披髮，高聲）啊，眞有這樣的事！眞有這樣的事！

劉　（始而驚，繼而悲）啊，眞有這樣的事！

劉兄　（俯首棹上，悲痛，搔首）啊，啊啊，啊……

（劉父手持客單急由左側門上，劉母隨後）

劉父　（睹劉兄狀）你這是幹什麼事？

劉兄　（擡頭，見父，大聲）我先問你，你幹下什麼事了？

（劉母驚往後退，劉走依張）。

劉父　（驚愕，大怒）你怎……怎麼了？你瘋了？

劉母　（馳往劉兄側）不要這樣高聲大叫。

劉兄　（直視劉父）我今天纔把我自己所處的地位認明白了。我今天纔把你的眞像也看清楚了。我以前枉自在我面前，畫了無窮的夢想，我現在纔好像從夢裏醒轉來一樣明白了。……你把我養大，送我讀了這多年的書，我感激你；只是你不應該做强盜打刼，禍國殃民來把我養大，來送我讀書。我此刻覺得我的全身，我的靈魂，都充滿了你的罪惡，都被你的罪惡汚壞了。啊，我情願沒有學問，我情願什麼也沒有？

劉父　（怒）你這話從那裏來的？我幾時做强盜打刼來？我幾時禍國殃民來？

（劉姊從右，劉弟從左齊上）

劉兄　你不必問我，你自己問你的良心罷！

劉父　（切齒不能言）

劉兄　你把我養育在一個罪惡的汚溝裏，啊，這是多麼悲慘的運命！我情願沒有學問，我情願什麼也沒有……我所有的一切，我的全部的身體，都是做强盜打刼的結果，都是禍國殃民的結果……我在享受這不盡的罪惡結果……啊，在罪惡的汚溝裏所吸收的汚泥，我不知道要到幾時纔能把他吐個乾淨。……我非把我所吸收的汚泥，一口一口的吐出來不可，非把他從我全身的纖維中絞出來不可！縱使我的心肝吐出來，把我的生命絞出來，我也衷心甘願！啊，我還是活在這個罪惡的汚溝裏！啊，我要永遠離開這個罪惡的汚溝！（離棹踉蹌，將去）

劉母　（牽住劉兄）啊，你想把父母兄弟丟了到什麼地方去？

劉兄　（冷然）你們能夠把罪惡當茶飯吃，我不能呀！我們此後各人把自己的汚泥吐出來罷！我現在要去把我自己的吐出來了！（拂衣竟去）啊，誰來同我去？（從右側門下）

劉張　（齊聲）我們同你去呀！（追去）（下）

劉弟　（急追）我也同你去呀！

劉兄　（在室內）誰同我去呀？

劉張　（在室內）我們同你去！

劉弟　（下）我也同你去！

（劉父瞠目直視，劉母失神，劉姊驚愕）

（室內閉門之聲）

劉父　啊，奇事！啊，奇事！（手揚客單）啊，明天的歡迎會！

（幕）

（原載創造季刊）

回家以後

歐陽予倩

登場人名：

紐約大學生陸治平

其妻吳自芳

其父陸明昌

其祖母顧氏

其岳父吳有述

其再婚妻劉瑪利

長工老陳

女僕張媽

村農王三及其他

村婦四五人

小孩數人

地點：湖南鄉間

時候：秋季

佈景：

一所鄉紳人家，儉樸的平房。當中大門。屋後有樹；山右邊是通村外的大道；左邊是些豆棚瓜架。門外打麥場上放着幾個晒衣叉，竹竿上晒着幾件外國衣服。地下有兩張板櫈。張媽從門內上場。

張媽　太陽下山了，少奶奶。

自芳　甚麼？（內應）

張媽　衣裳收起來罷！

自芳　（上場）讓我來收，你去伺候老太太去。她是耳朵不大聽見，回頭又說叫你不應。（顧氏在房內連叫張媽）

張媽　唯唯！

自芳　是不是，叫你了。（張媽笑着下。自芳一面收拾衣服，一面自言自語）這個口袋脫了線。讓我慢慢兒替他縫一縫罷。（她仔細看那衣服的製法，無意中在口袋的夾層裏抽出兩片乾荷花瓣，很爲奇怪）咦！外國裁縫，還拿花瓣襯在衣服裏呢。嘖！怎麼還寫着字？（念道）「永遠的愛情，

維持我們永遠的生活。』（又念那一片）『無量的愛情，產生我們偉大的事業。』（她呆了半晌，再將花瓣念一遍，自言自語道）人家都說治平另外又給人家結了婚，先總當是謠言，誰知被我找出證據來了。原來海誓山盟都寫在這花瓣上。（正在低頭吟思，老陳自門內出來。）

老陳　菜是都預備好了，那個白切肉還是您來切罷。

自芳　你放在那裏就是了（精神不屬的樣子，把花瓣收起。）

老陳　老爺少爺還沒回呢。時候還早，我去看看水車去。不知道修好了沒有？（一面說着，一面向右邊走去。）

自芳　你去罷。（治平自外面回來。）

治平　自芳你在這裏幹甚麼？

自芳　替你曬這些寶貝衣裳呢。

治平　謝謝，不敢當。

自芳　你眞客氣，美國人對女人是比中國人對女人客氣些。

治平　男女本來平等，自然應當客氣一點兒。

自芳　客氣就是平等嗎？

治平　那不盡然。可是禮節也是要的，中國不是也說「相敬如賓」麼？

自芳　怪不得你在家裏是作客一樣。

治平　人生本來到處作客（拿出煙來抽。）

自芳　咳！美國城裏做的衣裳拿到中國的鄉下來曬。

治平　我不能永遠在美國，我總要離開回來的；並且我回家以後，覺得一草一木，都是非常自然。像我們這種鄉村，只要沒有西洋人物質的勢力來壓迫我們，我們眞是別有天地，極其快樂。那些繁華都市的罪惡一樣也看不見，貧富的階級，相差也不遠。許多天然的物產同簡單的生活，只要有明白人來加以指導，讓他自自然然一天一天進化，多麼好呢？

自芳　你怎麼會知道鄉下的風味？

治平　我怎麼不知道，我方纔走過我小時候念書的關帝廟，又到了外祖母家裏，他們後山的竹子上，還有我刻的字呢。從前小時候的情景宛在目前，不知不覺使我愛鄉的心油然而生。

自芳　但可惜在鄉下沒人安慰你。

治平　你不是我的好伴侶麼？

自芳　在你學問沒有成就的時候，或者我可以作你的伴侶。如今你在美國大學得了學位，我就够不上了。

治平　你够不上誰够得上？

自芳　自然有人够得上。

治平　我以爲祇有一個人够得上。

自芳　誰？

治平　吳自芳（說得很柔媚。）

自芳　（微微冷笑）我又沒有到過外國，又不會音樂跳舞。

治平　何必要會？

自芳　我又不會交際。

治平　交際有甚麽道理？

自芳　我又沒有學問可以拿來擺架子。

治平　學問是專爲擺架子的嗎？

自芳　（略緩以壯語勢）我又不曾拿花瓣來寫情書。

治平　（變色）這是甚麽話？

自芳　何必這樣兒着急呢？我不過是說說好頑兒罷了。

治平　你一定聽見人家甚麽不相干的話了。

自芳　別怪旁人。這也是你自不小心露了破綻。（對衣服說）謝謝你傳給我這椿有趣的新聞呀。我今日纔知道「永久的愛情，纔能够維持永久的生活」呢。

治平　自芳，你這是甚麽意思？

自芳　你也用不着假裝不知道，前年一走，就聽見說你在外國另外給人家結了婚，不是前天公公還問你，你說沒有嗎？

治平　本來……。

自芳　當時總說是謠言。有許多幸災樂禍的人，因爲你平日自命是進德會的發起人，所以聽見你有這種事，便格外加油加醬的當笑話兒說。我呢，以爲你是個正直有爲的青年，以爲你能够體貼老人家期望你的一片苦心；所以人家儘管說得有憑有據，我儘管替你辯論，并且拿我的良心來保證你決無其事。誰想我今天在你衣服的夾層裏頭，無意中看見你們在荷花瓣上寫的字，這纔知道你跟人家結婚是眞的。

（村農王三持電信數封并報紙上。）

王三　大少爺少奶奶，這是城裏李先生專人送來的一包信，放在這裏罷。

治平　放在這裏就是，謝謝你。

王三　不容客氣，我去了。

自芳　喝杯茶去。

王三　我去了，謝謝少奶奶，我去了。（走去）

自芳　這裏頭一定有你的那個人寫給你的信。

治平　沒有的話，不要管她。

自芳　不要管她？

洽平　我很對不起你。

自芳　見着我就說不要管她，她不是一樣的人麽？何況是你心愛的人！要說對得起我對不起我，與我毫不相干。只望你仔細想想將來怎麽樣？

洽平　我也有我的苦衷。

自芳　因爲她實在可愛，怎麽能够不愛呢？

洽平　你又來了。不是這樣說。我到了美國非常寂寞，你又在萬里之外，忽然有人來安慰我，我似乎不能辜負人家的好意。所以……。

自芳　所以就以身許之。

洽平　所以就彼此成了朋友。

自芳　所以就拿結婚來報答朋友。朋友是非結婚不能報答的啊！

洽平　由你說去罷。

自芳　她姓甚麽？

洽平　姓劉。

自芳　不錯，人家也說是姓劉。我還知道她的名字叫瑪利（取出花瓣），這兒寫着呢！給還你吧，別讓你心痛。

洽平　你不留着作憑據嗎？

自芳　憑據在心裏呢！——你眞心愛她嗎？

洽平　我跟她是朋友之愛。如今男女社交本是公開的。

自芳　要不拿海誓山盟寫在花瓣上就算不得朋友之愛了。……你對她也曾說起過我麽？

洽平　我常常說起你。她也很想跟你作個朋友。

自芳　中國的學堂裏爲甚麽不設言語一科？美國的學堂是很注重這一科的。

洽平　我并不說假話。

自芳　眞假與我不相干。

洽平　你恨我麽？

自芳　先問你愛她嗎？

洽平　你又來了！

自芳　我看你不見得愛她，我也不願意恨你。你要是愛她，你就不會騙她。我要是恨你，除非我從來就不愛你。

洽平　你不愛我嗎？可是我越聽你的話，越覺得你可愛。

自芳　快別這樣說，我眞是害怕死了。

洽平　我眞是愛你。

自芳　那我就沒有生路了。

洽平　你說的話我眞不懂。

自芳　你的話我又何嘗明白。

治平　我在外面就算是偶然有些不大妥當的地方，也不過一時候的事情。於我的良心毫不相干。并且多經一次閱歷，跟你的愛情就增加一分，你或者不肯信，你始終總要明白的。

白芳　據你這樣說，胡鬧的事情越多，情分纔能好。結婚的次數越多，良心纔能堅固。這纔知道那些荒唐的人，都是在那裏求閱歷。

治平　白芳，你……太……，似乎太……。

白芳　你想說「似乎太過」是麼？我們鄉下人從來不懂得甚麼叫愛情。這不過是熱鬧場中的一句俏皮話。我不幸認識幾行字，就在書裏報裏見着多少女人都死在這種俏皮話底下。唉！你可以算了罷。……嘖！只顧說着話，就誤了多少光陰，花還沒澆，菜還沒切，酒還沒去倒呢。你的衣裳我給你照樣放在你自己的皮包裏去（取衣）。別就誤你看信要緊（一面說，一面拿起衣服，微微冷笑。白芳走進門去，治平望着她說。）

治平　隨便你怎麼樣說罷，我也是無可如何。（望着白芳進門，呆立無語，深吸了一口氣，坐下拿起信來，自言自語）這封是她的。唉！眞不該回家……，可是……。（看信。老陳上。）

老陳　大少爺你這下不再出去了罷？老爺眞擔不少的心。謠言又多，說是您討了洋婆子不回來了。少奶奶可眞是度量寬宏……。（治平急拿話止住他。）

治平　老陳你剛從那裏來？

老陳　去修水車來。鄉下人車水是眞苦啊，要有機器就好了。你們外國是都拿作機器。大少爺我聽見說，人的身子也是一個機器，可以拆開來修修的；又說外國人還能拿人的肚腸子割出來，洗好了再放進去，是眞的嗎？

治平　是眞的。

老陳　啊，那眞奇怪！頂好心也可以修理，就更妙哉哪。我們中國人有心病的也實在多，黑心的也眞不少。最好請個外國機器匠來修修。

治平　哈哈！要把人修成機器，那就糟了。

老陳　不過就怕外國人不肯眞把中國的人心修好，反而要修壞了。聽說外國人不抽鴉片烟，儘逼着中國人抽，我想這也是弄壞人心的手段。我們的心還是讓別人家修，還是我們自己修修罷。

治平　你說的話到也有些道理。

老陳　聽說你們到外國去念書，一定有洋婆子來灌迷魂湯，喝了就叫你忘掉本國，眞的嗎？

治平　那兒有這樣的話。胡說八道，你去罷，我還有事呢。（轉）

老陳　眞是那兒的話，我們又不是三歲小孩兒，難道說會被人暗算了去，這不是笑話嗎！……（一面走一面回頭望治平笑說道）十幾歲時候，翻壇打廟，不知多淘氣，如今到也看了世界回來了（說着走進屋裏去）。

治平　她要萬一趕了來。怎麼樣呢？……

（忽然聽見山歌之聲，一男一女唱着上。）

兩孩子：　郎去耕田妻在家，煮好飯來煎好茶。

朋友夫妻都一樣，他幫着我來我幫着她。

鄉下的夫妻講恩愛，城裏的夫妻講衣裳。

衣裳舊了換新的，恩情越舊越久長。

（兩個小孩子看着治平，互相耳語，指指笑笑。治平忽擡頭瞧他們一眼，他們就大笑跑了。治平正在凝思，張媽上。端着一個茶盤，盤裏一只碗，正要送與治平。治平的祖母顧氏，從裏面大聲叫住張媽。一面叫着，走了出來。）

顧氏　張媽，張媽，慢着，慢着！

張媽　不是送給少爺吃的嗎？（一面說，一面作手勢。）

顧氏　慢着慢着，少奶奶，少奶奶！（自芳上。）

自芳　作甚麼？奶奶，奶奶。

（顧氏招招手，又對治平指指，望着盤裏的蓮子羹，作手勢，意思叫自芳送去與治平。自芳會意。雖然笑着應允，不免總露一些兒勉強之態。張媽卻在一旁張着口笑。自芳將盤端近治平。）

自芳　在這兒想些甚麼？有甚麼爲難的事？這是祖母親手剝好的蓮子羹給你吃的。

治平　謝謝你！（不安的樣子，把幾封信插在衣袋內。自芳看見這種情形，又是好笑，又是不屑。）

自芳　膽兒放大些。……快謝謝祖母罷（扶祖母）。

（治平回頭看見祖母，祖母大笑。這時張媽搬張椅子請顧氏坐下。）

治平　怎麼您老人家還親手作蓮子羹給我吃。眞是，我倒沒有孝順您老人家的……。（顧氏正像沒大聽見，只管自己說話。）

顧氏　糖够不够？

治平　够了。（點頭）

顧氏　聽說你回來了，從荷葉發生就等起，原說是等你回來看荷花。

自芳　（從旁插一句）荷花瓣上好寫字。

（治平大吃一驚。）

顧氏　甚麼？（自芳搖搖頭，笑着走去。）

自芳　沒有甚麼。（下）

顧氏　誰知道蓮蓬都快老了，好容易你纔回來。咳！你們在外頭甚麼好東西沒吃過，誰還吃這些鄉下東西？這不過是老人家一點意思罷了。

治平　外頭也沒有甚麼好吃的。

張媽　少爺您總要大聲些兒，老太太不聽見。（治平正想再說。）

顧氏　老陳雞鴨都關好了沒有？……

老陳　（內面答應）一只也不少，關好了。

張媽　關好了。

顧氏　前回那只黃鼠狼只怕不敢再來了。少爺愛吃雞蛋，別讓牠咬了我們的母雞。

張媽　少爺會說外國話，黃鼠狼一定不敢來。

治平　胡說八道。

張媽　牠怕少爺拿洋槍打牠。

顧氏　治平你倒喜歡吃這個。

治平　（大聲）鄉下的東西樣樣都新鮮，所以好吃。在大都會就吃不着這樣新鮮的蓮子。

顧氏　你要吃大頭菜，鄉下也有新鮮的。

（治平笑。）

治平　不是，我說是大都會，是說城裏樣樣沒有鄉下新鮮。

顧氏　是啊，城裏的菜，都是鄉下去的。時候隔久了，就不甜了。可是菜不甜事小，沒有熱鬧看事大。我也幾時要到你們上海去看看，就只怕人家看着鄉下老太婆像妖怪；回來我到沒有看着熱鬧，反被人家當熱鬧看了去了。哈哈哈！（都笑。治平吃完。）你够了嗎？

治平　我不吃了，眞好吃。

顧氏　可惜還老了一些兒。嫩的時候還要好吃，嫩蓮子心也是甜的；等你來，蓮子也等老了。蓮子的心也就苦了。（笑）咳！你出去的時候，我那裏曉得。男子志在四方，誰能够老留在家裏。一直等到接了信。知道你平安到了外國，這纔放心。好容易又聽見說你要回來了，我又擔心你在路上。有一晚我作一個夢，夢見你坐在一隻大海船上，穿一身光燦燦的衣裳，有很多的洋婆子圍着你。忽然船壞了，許多的人都掉在海裏，大家叫救命，彷彿我在一個高坡上看見，急得甚麼似的。我忽然朝下一跳，好像身上長了翅膀一般，立刻從波浪裏頭將你抱了起來，放在沙灘上，看看你已經沒氣了。我只好仰天大哭，你被我哭轉過來。正在歡喜的時候，

忽然來了一個西洋婆子，跟蹤兒上似的，一只手伸在你的膀子裏，拉着你就走了。我又恨又氣，正要追上去，有人拍拍我的肩膀說：『這不是你的世界，他也不是你的孫兒，』說着對準我頭上一棒打來，我就醒了，還是睡在牀上。（又將聲音變低說）因爲那時有人造過你的謠言，所以我這些胡思亂想的夢，也就沒有說給自芳聽。（顧氏囉囉索索只管說，治平因爲別有心思，糊裏糊塗亂答着。）

治平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吃飽了就睡，也要作夢的。（其父期昌，其岳丈吳有述，同自外面走來，正好將話又開。）

期昌　請，請，（大家相見）媽，出來了。

有述　姻伯母。

顧氏　親家來了。

有述　您老人家出來坐坐，天氣眞好，今天你精神也覺得格外的好。（顧氏聽不大明白，期昌轉述一遍。治平前去與有述周旋。張媽搬出幾張椅子。）

顧氏　親家，如今孫子也成了人，一門團聚，甚麼不歡喜？我人也眞好了，肝氣也平了，飯也比從前吃得下些。……您請坐。張媽去倒茶。叫聲少奶奶。（張媽下。）

有述　您請坐。

顧氏　親家請坐。

（張媽倒茶上。自芳來接着茶，先叫聲有述，送杯茶；次顧氏，次期昌。顧氏讓親家喝茶。）

有述　您請喝茶。

顧氏　怎麼少爺還沒有茶呢？張媽！

張媽　噲！少倒了一杯了，再去倒罷（笑着下。）

治平　我不要喝茶。（自芳搬出一張小桌子放在當中。）

顧氏　親家！從前人家都造謠言，治平不回來了，如今還不是回來了麼？人不回到家裏，回到那裏去？造謠言的人眞可恨，還說他討了洋婆子呢。（大家都笑　。自芳望着治平。治平也隨便笑笑。）

期昌　現在年輕的人，本來糟糕的也很多。

有述　世道人心，到了今日，本有不可測的地方。總得有幾個中流砥柱的人才挽回頹風才好。治平將來一定是大有可爲的（張媽上。）

張媽　陳司務請少奶奶去弄菜。

顧氏　少奶奶，你去罷，老陳弄的菜吃不得，治平歡喜吃新鮮雞蛋，你好好兒弄雞蛋給他嘗嘗。（自芳笑着答應下去，顧氏又提着說。）他是歡喜外國派半生半熟的，不要太老了。哈哈！

有述　老太太眞會疼孫子，眞會疼孫子。

顧氏　可憐他祖父去世太早，好容易將他父親守大，全靠着作針線跟人家洗衣裳拿一家撑持起來。一直等到期昌拔了貢以後又在甚麼法政學堂裏畢了業，我們家裏從來沒有改過樣子的。

期昌　那時候學堂還很少。我們在法政學堂畢業出來，好像很新奇似的；而且馬上就有事情做。（有述點頭。）

顧氏　期昌娶了親就生了治平。可憐我那媳婦不久就去世了。沒有見着治平的成就。（大家嘆息）我五十歲的時候，期昌的朋友們，定要跟我豎甚麼牌樓……

有述　那時節我還來請過您的示呢。

顧氏　我那時候說牌樓眞沒有意思。只要大家能够替治平想法子弄個官費讀書，就比甚麼都好。總算大家幫忙，如了我的心願。一個人在世界上空名聲有甚麼意思。只要作事於心無愧就是了。可憐我是一點本事都沒有，又沒有甚麼依傍；倘然是老了，格外沒有用了。我也不想享兒孫的福；只要兒孫能够在世界上作一個有用的人，便死也閉得口眼了。

有述　兒孫有用，還不就是長輩的福氣嗎！

顧氏　治平我是眞疼他。老實說，我待他父親是比待他嚴得多。只有獨子最怕溺愛不明，所以格外要嚴些。

期昌　治平他們念書比我們從前容易多了，我們從前想念書沒有書是眞的，連借都借不着。

有述　如今念書可也眞不容易。學費之貴……

治平　並且書又很貴，隨便買一本，幾十塊錢不算甚麼。

有述　從此以後，只怕寒士就沒有受高等敎育的機會了。

期昌　前回看見報上有一個學生向他父親要錢，父親說他用得太大，問他除學費外還有甚麼費用。他說還要女朋友的交際費，說是沒有女朋友，念書念不進去，哈哈！（有述笑，治平也隨便笑笑。）

有述　那就讓他早討親好了。

期昌　本來是討過的。

有述　那就格外的該死了。（又笑笑，又嘆嘆氣。自芳上。）

自芳　飯好了，擺在後面小廳上呢，還是就在這裏？

期昌　就在這裏罷。

有述　何不就在這空地上，……嫺們挂呢！

期昌　媽就吃飯麼？

顧氏　我到裏頭去，他們坐罷……。親家坐。

有述　您老人家別客氣，外面風也大。

顧氏　您請坐，我現在是眞經不起風浪了。（顧氏指點着自芳，又叫張媽幫着擺好桌椅。）

期昌　請坐罷。

顧氏　治平你多敬你丈人幾杯。親家您別客氣，菜是您姑娘作的，一定合您的口味。

有述　這都是您教導得好。

顧氏　那兒的話？回頭吃完了飯，叫治平說些海外的新聞我們聽聽。我想明年是要拿房子收拾得好。請親家來喝喜酒呢。（大家一笑。顧氏進去，期昌有述治平入座。治平斟酒，自芳上菜，大家請酒。自芳下。）

有述　她老人家精神眞好。

期昌　我們家裏多虧她老人家。要是沒有她老人家，就沒有我們這一家了。從前先君去世，外祖母接他老人家回去。她老人家說：『這還不是時候呢，等拿兒子養大，陸家的門戶撐持起來，再回娘家。』

有述　咳！現在那裏還聽得着這種話。卻是她老人家也就眞受了不少的辛苦。不過有了治平，總算是她老人家替陸家造就了一個爲國出力的人才，也就心滿意足了。

期昌　治平呢，也不能馬上就說是人才，不過到底受過些家庭教育，比普通一班的青年總算得住一點。

有述　那是自然……啊！好風……。甚麽香？

治平　好像是桂花。

期昌　這都是你令嫒種的。

有述　自芳的種花念書，是成了癖性。

自芳　還要酒罷。

有述　酒也夠了罷？

期昌　再去添上一壺。（自芳拿着酒壺斟完，進去。）

有述　今天暢快極了，可以暢飲。

治平　村酒也別有滋味。我生長在鄉下，始終還是歡喜鄉下的生活，所以回國以後，不知不覺的想回家，回家以後，就好像印證平生的夢境似的，把作小孩子時候的事情從新翻檢出來。又聽見祖母跟父親說起許多古話，越覺得中國的社會，有一種積累下來的精神。

有述　這是不錯的。

治平　早晨醒來，聞見花香，聽着鳥語，比車水馬龍的熱鬧，自然受用得多。就是鄉下人簡單樸實的生活，也比鉤心鬥角的競爭省些煩惱。不過我們爲世界潮流所壓迫，不能不向那絕大的漩渦當中去討生活罷了。（自芳送酒來。）

有述　你這話頗爲沈痛中肯。

期昌　只怕是從繁華地方回來偶爾覺得清靜簡單的有趣罷。

有述　不然，一個人總有愛惜故鄉之心。我們生長的地方是我們一身的故鄉。我們在十五二十時所受的教訓，就是我們心的故鄉。如今的人，一面捨不得故鄉，一面愛惜他鄉，所以又是煩悶，又沒有主意，弄得莫明其妙爲止。可是無論他們的心遊到甚麼幻境，始終還是要回想到他們故鄉的景况。

治平　本來中學時代所受的教育，往往支配人一生的思想，有的時候被別種思想的壓迫，生出一種懷疑，便引起很大的苦痛，這種情形，往往影響到一個人的行爲上。

有述　思想的壓迫到還好，只怕是外面的引誘。

期昌　外面的引誘到還好，只怕自己跟自己搗亂。

有述　不錯不錯，剛才你說的那個沒有女朋友不能念書的人，那就眞是自己跟自己搗亂。治平，對不對？（治平不安，無可掩飾，只有發笑。）

治平　哈哈，哈哈！

有述　話也說得不少了，酒也喝得够了，最好吃飯罷。

期昌　再喝兩杯，等素菜來再吃飯。

有述　菜太多了……治平這次回家，暫且不出去罷。

治平　我本想在家多住些時，只是方才有個外國朋友從漢口寄來一封信，說是要同我組織一個貿易公司。他因爲急於要回國去，不能在漢口久候。只專等我去拿事情商量妥了，他就趕着上海的定期船回國。我恐怕……今天晚上就要動身呢。（期昌，有述大驚。）

期昌　今天晚上？怎麼一直沒有說起！

有述　遲一兩天，許還不甚要緊罷。你怎麼來得及呢？

治平　恐怕遲了就要誤人家的船期。

期昌　從前你跟他沒有約會嗎？

治平　唔……有是有過……

有述　貿易公司不是一樁小事，到會忽然發生，而又迫不及待呢。

治平　我是怕錯過這機會（白芳送菜上。）

白芳　爹，這是自己家裏的泡菜，您嘗嘗看。

期昌　少奶，治平說他今天晚上就要動身到漢口去。

（白芳頗覺驚異，馬上又鎭定。）

有述　他說有個外國朋友約他去開公司，今晚就走，只怕來不及罷。你也不知道嗎？

白芳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有個已經組織好了的公司，恐怕有點新交涉，他要去……（治平搶說。）

治平　那是你弄錯了。

有述期昌　甚麼公司？

治平　自芳完全弄錯了，因爲我曾經提起過別人的公司。

自芳　公司總是越多開越好，不過自己多煩點兒神罷了。——爹，你多喝杯酒罷，飯還要等一會兒，老陳下米下遲了。（翩然下）

期昌　既是一定有要緊的事呢，自然應當去。今天晚上坐轎子還好趕火車。祖母面前，我來替你稟明，你大約事情商量妥了，就好回來。

治平　只要不担重大的責任，總回來得快的。（有述將治平喚過一邊）

有述　治平，來，我跟你說兩句話……男兒志在四方，本不能長留你在家裏，只是你母親老人家去世很早，祖母愛你撫養你的深情，你總不能忘記，能够早囘最好，多在家裏住住，安慰安慰老人家的暮年。住兩三個月，總不至於就誤你甚麼大事。這話你老人家是不想對你講，恐怕拿家事絆住了你的前程。要知道你的前程無限，祖母的年紀可是大了，猶如太陽已經靠了山，那流戀骨肉的餘光還照看在你的身上。你祖母是個慷慨義烈的女丈夫，她維持陸氏一家，決不想圖子孫的報答，可是作子孫的卻也不能置大恩於不顧。

治平　那個自然，我應當拿我將來的事業報答祖母。

有述　顯親揚名自然是一件事，承歡色笑也是不可缺的。（漸說漸走回席，自芳上。）

自芳　爹，這是甜菜。

有述　我勸治平這回去了，總要早些回來。（坐下）

期昌　那邊誰來了，不是王三嗎！………啊，還有人。

（王三跑上）

王三　唷，老爺，少爺，吳老爺！……少爺，我來報信的。有個女洋人找你來了。

治平　啊，怎麼？

王三　坐着轎子，還有縣裏派的人送來的，他們來問路，在茶店裏喝茶。我所以先來報個信。女洋人說的好像中國話，我怕聽不懂，沒敢多說。回頭說得好就好，說得不好，就是一個耳刮子。

期昌　誰會來找你？

治平　想必是朋友來遊歷的。

王三　來了，來了……洋姑娘洋太太，這裏呢。（劉瑪利上，後面跟的轎夫，用人，幷一羣鄉下男女。期昌，有述都站起來。自芳明明知道是治平的新妻，只偷看治平的態

度，治平不知所可，瑪利暫不發言。）

治平　吾愛，你怎麼會來？

瑪麗　我怎麼不會來？難道你還不許我來。

期昌　（問治平）這位女士是誰？

治平　這是劉女士。

自芳　這不是瑪利女士嗎？……這就是我公公，這就是我家嚴，治平就是外子。

瑪利　治平，你已經有妻子的嗎？

期昌　小兒娶親已經七八年了，女士，這是怎麼說話？

瑪利　（指治平）你這敗類，……害人的賊。你說你沒有娶過親。你千方百計騙我。（老陳出來看着奇怪。）

治平　千方百計騙你，我實在沒有。

瑪利　止，……你我在美國，不過見幾次面，你就動手騙我。後來結了婚，問你的家事，你說跟腐敗的家庭早已脫離關係。一直等回到上海，才有我舊時的同學可憐我，來告訴我，說我上了你的當，說你娶我，并不是作妻，只是作妾。那時你已經回家來了，我也無從盤問。你回家時候，你說只到漢口經營煤礦公司，那時你還說出多少的不便，不許我跟你同走。誰知我以後才打聽到你是怕你父親到上海找你，所以急於回家敷衍你父親。我一連打了好幾個電報——差不多每天一個，試試你是否在漢口，誰知一個沒有回電，兩個沒有回電，三個四個還是沒有回電，我才決意自己來看你。我幸喜我哥哥跟這裏總知事有些認識，寫了封信託他照應。你以爲能夠一生一世藏着躲着嗎？你以爲我是軟弱無能，隨便讓人欺負的女子嗎？（盛怒，拉張椅子坐下，望着治平，期昌也盛怒。）

有述　原來漢口的貿易公司就是這麼回事。（說着看治平，回過臉走，嘆氣。）

期昌　治平，你會作這種事嗎？這種事情也是你作的嗎？想不到你會敗壞我們的家風到這步田地，想不到你會敗壞你自己的人格到這步田地。家庭跟學校總算給了你一些教育，何以你會這樣兒不知自愛。（自芳微微低首，瑪利憤極而悲；大家長嘆無語。張媽此時溜出來看看。自芳趕向張媽說話。）

自芳　你跑出來幹甚麼？快去快去。跟老太太不要說起，別讓她知道。（張媽一面聽自芳說話，一面望着新來的客發怔，自芳跟她咬咬耳朵。推她走去，老陳看得心裏明白。）

老陳　唉，怎麼謠言變了真事？少爺，你總要拿出主意來，別叫老爺着急才是。（他一面去趕那些看的人，一面談

轎夫等到後面去喝茶。轎夫等隨老陳繞到屋後去，那些鄉下人退了一退，仍然擠上，有述還想說話，治平已經開口。）

治平　求爸爸恕我，我幷不是不知自愛，我今天拿我的事和盤託出，就當是我表示我的懺悔。我自從跟自芳結婚，我覺得她多少事莫明其妙，所以我跟她的愛情本來不甚濃厚。到了外國，看見歐美婦女那種活潑溫柔的情形，不禁非常羨慕，所以才有跟這位劉女士結合的事情。那時候恐怕不是歐風美雨浸潤過的劉女士還不能引起我的顧盼。我此番回家原想求父親跟岳父商量，要跟自芳離婚（有述大驚，自芳亦不免愕然。期昌握拳長嘆。惟有瑪利女士抬起頭望望治平，似含無窮的柔媚與哀怨，也用尖細的聲音，嘆了一口氣。）

期昌　該死該死，該死到萬分！

治平　誰知我回家以後，……（瑪利急了。）

瑪利　你回家以後便怎麼樣？便怎麼樣？

治平　我回家以後又發現了自芳不少的好處——是新式女子所沒有的好處。

瑪利　我不許你再往下說！我不許你再往下說！

治平　（有氣沒力的）瑪利，你不許我懺悔嗎？我自問一切事情不過一時候感情的變遷。

瑪利　感情這樣容易變遷，還成人嗎？

治平　感情要沒有變遷，那不成了麻木不仁了嗎？

期昌　治平，你竟敢在我面前說這種不莊重無賴的話，眞是豈有此理。我眞想不到有你這樣不知廉恥的兒子！

瑪利　老先生，您有多少遺產給治平？

期昌　這是甚麼話？我那裏有甚麼遺產給治平。我所給治平的詩書禮義，都被他弄得破產了。

瑪利　兒子過了二十一歲，就不歸父母管束。如今的年月，除非是父親有很多的遺產，才有資格管束兒女呢。目下您教訓治平已經遲了，只問怎樣解決今天的問題。空口說白話是沒有用的。

有述　這我可不能忍了！天底下那有這種事情。總而言之，男女的關係本是雙方的，既不能專怪治平引誘劉女士，也不能竟說劉女士單獨引誘治平。總而言之，世道人心到了今日，眞是靑年男女墮落的大關鍵……

瑪利　你說誰墮落？

有述　聽我說完。就今天而論，劉女士怎麼能夠那樣兒質問長輩，就是治平作朋友，期昌先生自然也在父執之列。劉女士似乎措詞失當。治平呢，方才的話，太覺狂忘無稽，也不是對父親應該說的。至於自芳，是我的女兒，是治平的髮妻，應該……（瑪利搶說。）

瑪利　老先生你這是甚麼話？甚麼叫作引誘？甚麼叫指摘失當？這分明是侮辱人？你應當知道公然侮辱是甚麼罪名？

明昌　這些都不必辯論，只是當初女士跟治平結婚的時候爲甚麼不打聽打聽明白呢？

有述　一生的大事能够那樣兒草率，隨隨便便就跟人家結婚嗎？治平有不對的地方，我們自然責備治平。女士有不妥的地方，我們可也不能贊同。總而言之，治平是有婦之夫，女士大約也應當明白自己的地位。

瑪利　我也不願意跟你們這些半開化的人多說費話，反正治平的名譽信用，將來的希望，甚至於性命，都在我手裏。我決不能放過他。治平，你還裝聾嗎？

治平　你要怎麼樣呢？

瑪利　你說怎麼樣罷。

（有述拉明昌一旁去說話）

治平　一夫一妻的制度本來是很好的。不過美國也有一種一夫多妻的宗教。法國現在爲人口問題，也正獎勵一夫多妻的制度。我千萬對不起你，只好慢慢兒再來贖罪。一切都因爲愛你而起，我的心是始終沒變，你總可以原諒。并且你還可以慢慢兒瞧着我到底兒是不是薄倖的人。我決不主張一夫多妻的辦法，不過今天我想對你作一次例外的要求。自芳實在真是一個很有思想的女子，我願你暫且把目下的事情擱一擱，先跟自芳作個朋友。好在我又不能够飛到那裏去，你們先把你們的人生觀交換的研究研究，然後再來處置我，好不好呢？（有述與明昌雖是在一旁，仍然聽着看着。）

瑪利　治平，你別弄錯了，我可沒有功夫跟你說廢話。（不理他。）

治平　（對自芳）自芳，你自己已經介紹過了。我縱然不足齒數，你們不妨見見。（說到此處看看明昌跟有述）爸爸跟丈人爲兒女操勞得够了。

有述　我可沒有爲兒女這樣操勞過。

治平　我的不孝，本來，除掉拿我這一生來懺悔不能補救於萬一。只是決不想拿兒女本身的事情再多叫老人家煩心。難道我們就不能自己想個妥當的法子嗎！（說時，很莊重的樣子。）

自芳　這毫不與我相干（說時帶一種輕侮而淡漠的微笑）。

瑪利　治平。

有述　自芳，你進去。

自芳　爸爸，你放心罷。我要是避開，不怕怠慢了客

麼？

瑪利　治平，你不用再支吾了。如今只有兩個條件：一，你趕緊跟這鄉下的女子正式離婚；二，你以後一切的事情，要絕對受我的監督。你有本事你就殺了我，不然就絕對的服從我。你要想再弄一些兒狡獪，我能够叫你一生所受的苦痛比自殺還要利害。趕快，趕快！五分鐘以後不許你再遲疑了。害人的賊，專門會把當給人上。

期昌　這……這是那裏說起？

有述　這是中華民國所沒有的吧？（許多鄉下人都在那裏笑的笑，作些怪相，老陳出來趕開他們）

老陳　有甚麼好看？有甚麼意思？還不是那麼一回事。差不多的人家都有的。去啊，去啊！（衆人散去）少爺，你怎麼毫沒主意。今天馬馬糊糊混過，最好造一座東樓，一座西樓，請少奶跟洋太太搖彩票，誰頭彩誰就住東樓。……

治平　走開！

期昌　治平你怎麼樣？

有述　唉！（自芳看着不得下臺，打定主意，很大方的走到劉女士面前。）

自芳　瑪利女士，我跟你雖然是初見，大家都是女人，總不妨表同情的。

有述　自芳，自芳。（以目示意，叫她不要說話。）

自芳　我願意爸爸許我說完幾句話。

瑪利　治平，怎麼樣？只有三分鐘了。

自芳　我求瑪利女士完全當我是不相干的局外人，聽我幾句最誠懇的話。（治平很怕她說出不妥的話，想止住她，又不敢。）我跟治平結婚以來，治平常不在家，他并沒有深知我，我也沒有甚多的機會可以深知他。我父親跟治平的老人家是好朋友，我嫁到這裏來，好比送我寄住在父親的朋友家裏一樣。

期昌　少奶奶，你這是甚麼意思？

自芳　我也不過是這樣想罷了。

有述　唉！

自芳　我常常想，結婚跟離婚，都不過是一種形式，我是從來沒有在這種形式裏求幸福。世界這樣大，難道沒有別一個境界能够容得下我們。治平跟女士結婚的時候，他心裏本來沒有我，所以他對女士說他從來沒有娶過親。恐怕他哄騙女士，正是他愛女士最深的地方。治平因爲愛女士才大膽娶女士，女士因爲愛治平才放心嫁治平。我決不願拿我這局外人來作煞風景的事，更不願勉強算人家的妻子，來看不起我自己。劉女士，你放心罷，你跟治平是夫妻。

朝昌　少奶，這是甚麼話？那怎麼能够？

有述　自芳，你是甚麼意思？

自芳　爹顧全女兒，女兒也不過顧全自己，顧全一家。我想劉女士決不能久在鄉下，治平在倉促之間也沒有辦法。求公公還是讓治平送劉女士回上海去。（對治平）治平，幾千里路結伴同行，可以溫習舊時的功課了。你的行李是很簡單的，我來替你預備罷。（正想下去。）

朝昌　少奶；慢着。我決不讓治平為這種事情離開家裏去。

有述　親家，我方才想自芳的話很有深意，我們已經是過時的人了，我看解鈴繫鈴，還是讓治平自己去了罷。

朝昌　唉！……

瑪利　無論你們是手段也好，是誠意也好，只要治平能履行條件就完了。（張媽上）

張媽　少奶奶請來罷，老太太說，好像外面很多人說話，問是誰呢。他老人家說全不聽見，有時好像全聽見。（指指瑪利）怎麼還沒去？

自芳　你別管，你去罷。我就來。（說着走了進去。）

治平　瑪利，你的條件我都明白了，我們有話……你這兒來，我跟你說。（意欲引瑪利一旁去。）

瑪利　我們沒有甚麼祕密，有話公開說。

治平　Particular to you.

瑪利　外國話我不懂。

有述　治平不必遲疑了。應當怎麼辦就怎麼辦罷。別儘自己跟自己搗亂了。

瑪利　啊，我真沒見過這種卑劣無賴的男人。我真受不了這種烟霧漫天的光景。我再要站在這裏，一定被野人吃了去。我想不到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會受這種的侮辱。喂，轎夫！（對治平）我不怕你跑了天上去。你再能出頭就算你……轎夫！（她氣得上氣不接下氣。老陳上。）

老陳　洋太太，你叫轎夫，我就去。你輕一點兒，老太太聽見不得了。（急下，瑪利格外大聲。）

瑪利　治平，你要放明白，你休想再轉灣了，你休想我再饒恕你，你休想能逃出羅網。你記住，這是你欺我，騙我，侮辱我，逼迫我，使我不得不用我最後的手段！（加重）我最後的手段，你不要後悔！（轎夫上。）走！

治平　瑪利。

瑪利　走了，走了，走了，我一生拚給你了。你不要後悔！（下）

有述　這還不是野人嗎？（他憤極，望着瑪利的背影，期昌手足顫動，連話都說不出來。）

期昌　我，我一家都完了！我辛辛苦苦撐持的一家完了，完了！

治平　爸爸放心，那是萬不會的。

期昌　你說不會，你說不會！

治平　劉瑪利縱然利害，也不致破壞我一生。

期昌　不要人家來破壞，你自己已經破壞你自己了。劉女士不知自愛不去說她，家裏還有你的妻子呢。你怎麼對得起她？又怎麼對得起丈人？我自此還有甚麼面目見人！祖母倘若知道又怎麼樣？你自己是不用說了。劉女士就算好說話，社會上也未見得能够寬容你，你自己的良心更不能够放過你。你只顧一時的糊鬧，弄得多少人爲你受盡苦處，你於心何忍。我也不忍往下多說，只看你怎麼恢復你本來的面目。（說到這裏，非常沉痛，自芳上，提一個皮包放在門旁。）

治平　爸爸，我并沒有忘卻我的本來面目。論起來，前後的事情都有些關連，或者有幾分胡鬧，或者不完全是胡鬧。總而言之，我可以算了懦弱胡塗的了。

期昌　恐怕不止懦弱胡塗罷？

自芳　劉女士去了嗎？

有述　去了，祖母沒有問起麼？

自芳　劉女士大聲說話的時候，祖母就聽見了，問甚麼事，我支吾開了。祖母本來還想出來坐坐。剛才吹了點兒風，頭有點不舒服，我剛服侍他老人家睡下了。他老人家還替治平打算這樣，打算那樣。咳，他老人家愛治平，真是無所不至。（對治平）行李收拾好了。

期昌　少奶奶，你太好了，治平辜負你，你還替他打算。你的意思是要叫他慚愧，他那裏知道。可是我決不讓他辜負你。

有述　停妻再娶，本來是法律所禁，但是我們決不願拿這個來責備治平，只望治平憑他自己的良心來處置這件事情。

治平　我也決不辜負自芳。

自芳　說不到辜負的話，想要你自己檢點檢點自己的事情，別讓人說你一回家就使大家不安。至於我，在家裏承父母十分鍾愛，來到這裏，祖母舅姑待我比自己子女還好。我本來歡喜鄉下，也不羨甚麼繁華。我愛種花，愛養蠶，愛讀書，自然有好多世界，在我這方寸之中，我又何求於人，又何求於你。況且我最佩服祖母的爲人，他老人家辛苦一生好

容易使兒孫都能成立。我不要說是孫子媳婦，就算是鄰居，我也願意常來安慰他老人家，如今他老人家所望的只有治平，目下這件事，一定要教他老人家傷心，我不忍，我以爲還得想法子娛他老人家的晚年才是。請治平不要再提自芳的事，自芳自然有自芳的主見。……時候不早了，你也自己決定罷。去罷。（明昌有述同深深長嘆）

治平　她已經跟我決裂了，還有甚麼說的？

自芳　你不能這樣說，她是個可憐的女子。

有述　自芳，難道你不可憐嗎？

自芳　天底下只有失望的人跟乞憐於人的人是最不幸，是最可憐。我本不求人憐，也就不受人憐。本來沒有求人的地方，也就沒有失望的苦楚。治平沒有回家是怎麼樣？他回家以後又是怎麼樣？荳棚瓜下不適於金迷紙醉的人物，錦繡叢莽也不適於鄉村的女子。……噴，這麼半天，菜也冷了，應當去熱熱了。

明昌有述　用不着熱了。

自芳　不費事的。（端着菜就走）

治平　自芳，自芳。……（自芳回頭）

自芳　你的話不用說，我都知道。（下）

治平　想不到這幾年，自芳的學問思想進步得這樣快。

明昌　想不到這幾年，你的道德品行退步得這樣快。

有述　天下事想不到的太多了。（苦笑）

治平　如今也無法可想，只好暫且去把那邊的事情辦妥當再回家來。

明昌　恐怕再帶些不幸回來。

治平　過去的事不能消滅，未來的事也難於限量。唉，男女的關係好像南極探險，本留得後人許多談助。今天的事是我一生的大轉機，從今以後，我認準我努力的路徑了。社會決不棄我，天還是要給我們幸福。爸爸，我暫且一去。（明昌垂頭無話）大人，還求你格外看重自芳。

有述　自芳，她到還頗知自重，不用你煩心，只願你此番得着個澈底覺悟的機會。（治平對有述明昌鞠躬，回頭提一提皮包，又放下，叫老陳。老陳上。）

老陳　作甚麼？

治平　你替我搬着這個皮包到前面鎮上去，雇乘轎子趕火車。

老陳　老爺答應麼？（望着明昌。）

治平　老爺答應了。

老陳　剛回來，又要去，老太太怎麼捨得？看起來迷魂湯還是利害。（一面說着，背着皮包下。治平看看錶，想進

去看自芳，自芳正端着飯菜從裏面走出，治平前去叫一聲，自芳略爲停步，欲不理他，治平湊近前說。）

治平　祖母醒了沒有？

自芳　還沒有呢。

治平　我不敢驚動，回頭他老人家醒了，請你說我有要事往城裏去了。兩三天就回來。

自芳　家裏的事不要你煩心。（治平對明昌有述鞠躬，又向自芳示意。自芳將飯慢慢擺在桌上。治平無精打采的走下。明昌目送之，憤極而悲。有述握住自芳的手叫。）

有述　自芳（自芳輕輕答應，此時又聽見前頭那兩個小孩唱山歌之聲。自芳低頭不語。）

——幕——

（原載東方雜誌）

壓迫

丁西林

劇中人物：

男客人

女客人

房東太太

老媽子

巡警

布景：

一間中國舊式的房子。後面一門通院子，左右壁各一門通耳房。房的中間偏右方，一張方桌，四圍幾張小椅。桌上鋪了白布，中間放着一架煤油燈及茶具。偏左方，一張茶几，兩張椅子，靠壁放着。一張椅背上放着一件雨衣，旁邊放着一個手提的皮包。後面的左邊靠牆放着一張類似洗臉架帶有鏡子的小桌，上面放着一個時鐘及花瓶。屋內尙有其他的陳設，壁上還有一些字畫，但都很簡單而儉樸。

開幕時，一著粗呢洋服，長筒皮靴的男人坐在茶几旁邊的一張椅上抽烟斗，一個老媽子立在門外，將手伸到屋簷的外邊去試驗有無雨點。

老媽　（走進屋來）雨倒不下了，怎樣還不回來？（從桌上拿了茶壺，走到茶几邊代客人倒茶）

男客　（不耐煩，站起）唉，你先弄一點東西來吃，好不好？

老媽　東西倒有在那裏，不過這也得等太太回來。

男客　吃東西也得等太太回來？

老媽　（嘆了一口氣）是的，吃東西得等太太回來，房子的事情，也得等太太回來

男客　好吧，等太太回來吧。橫豎是那麼一回事，太太回來也是那樣，太太不回來也是那樣。（復坐下）

老媽　（搖頭）看那樣子，太太不像肯答應把這房子租給你。

男客　不把這房子租給我？誰教她受我的定錢？

老媽　是的，那祇怪小姐不好。其實——唉——太太的脾氣也太古怪了。像你先生這樣的人，有甚麼要緊？深更半夜，房裏有一個男人，還可以有個照應。

男客　這房子以前有人租過沒有？

老媽　這房子已經空了有一年多了，也沒有租出去。

男客　這房子並不壞，為甚麼沒有人要。

老媽　沒有人要？誰看了都說這房子好，都願意租。這房子又乾淨，又顯亮，前面還有那樣的一個花園。

男客　這樣說為甚麼一年多沒有租出去呢？

老媽　你先生也不是外人，告訴你也沒有甚麼要緊，你知道，我們的太太愛的就是打牌，一天到晚在外邊。家裏就祇有我和小姐兩個人。有人來看房，都是小姐去招呼，有家眷的人，一提到太太，小孩，小姐就把他回了。沒有家眷的人，小姐才答應，等到太太回來，一打聽，說是沒有家眷，太太就把他回了。這樣不要說是一年，就是十年，我看這房子也租不出去。

男客　怎麼，像這一回的事，以前已經有過麼？

老媽　也不知有過多少次。每回租房，小姐都要和太太吵一次。不過平常小姐不敢做主，這一次她做主受了你先生的定錢，所以才生出這樣的事來。

男客　她如果早做主，這房子老早就租了出去。

老媽　是的，不過平常租房的人，聽說房子不能租給他們，他們也就沒有話說，不像你先生這樣的……

男客　古怪，是不是？是的，你們太太的脾氣太古怪了，我的脾氣也太古怪了，這一回兩個古怪碰在一塊兒，所以這事就不好辦了。不過我也覺得這房子不壞，尤其是前面的那個小花園。

老媽　看你先生的樣子，一定也是愛清靜的。這裏一天到晚聽不到一點嘈雜的聲音，離你先生辦事的地方又近，所以……我曾在那裏替你先生想……

男客　你替我想怎麼？

老媽　……就說你先生是有家眷的，家眷要過幾天才來，這樣一說，太太一定可以答應把這房子租給你。

男客　好了，如果過幾天沒有家眷來，怎樣？

老媽　住了些時，太太有了你先生甚麼都好，她也就不管了。

男客　不行不行，一個人沒有結婚，並沒有犯罪，為甚麼連房子都租不得？

老媽　噢，我不過覺得你先生這樣的愛這房子，如果租不成功，心裏一定不舒服，所以那麼瞎想罷了，我原是不懂

事的。——啊，這大概是太太回來了。（走到門口高聲）是太太麼？（答應外邊）是的，在這兒。（走出，客人也站了起來少停，房東太太由後門走進，老媽跟在她的後面）

房東　對不住，勞你等了。

男客　我對你不住，打攪了你。我教你們的老媽子不要去驚動你，她沒有聽我的話。

房東　那沒有甚麼。（從一個皮夾子裏拿了一張票子）啊，這是你先生留下的定錢，請你收起來。

男客　啊，對不住，我今天是到這邊來住宿的，不是來討定錢的。

房東　怎麼？昨天我不是對你說明白了麼，說這房子不能租給你？

男客　啊，是的，你說的很明白。

房東　那麼今天你還教人把行李送到這兒來是甚麼意思？

男客　（高興得很）因爲教我不要來是你說的，不是我說的，我並沒有答應你說不來，我答應了沒有？

房東　（漸漸的感到不快）你這話我真不大明白，你的意思，好像是說這房子的租不租要由你答應，是不是？

男客　唔，不是，這房子的租不租，自然是要由你答應。不過，既把房子租了給我，這房子的退不退，就得由我答應。你知道，現在這房子不是租不租的問題，是退不退的問題。

房東　（漸漸生起氣來）我這房子是幾時租給你的？

男客　你既受了我的定錢，這房子就算租了給我。

房東　真是碰到鬼！我幾時受你的定錢？那是我的女兒，他不懂事。

男客　不懂事？她又不是一個小孩子。

房東　喔，現在這些廢話都不必講，我這房子並不是不租，我是要租一個有家眷的人，如果你先生有家眷來住，我這房子租給你，我沒有話說。

男客　你這話說的毫無道理。你租房的時候，說明了要家眷沒有？我騙了你沒有？

房東　（改用和平的方法）租房的時候沒有說，可是我昨天已經對你先生說過，我們家沒有一個男人……

男客　（停止她）唉，唉，我問你，你租房的時候，你家裏有男人沒有？爲甚麼現在才想到？

房東　你這人一點道理不講，我沒有這許多工夫來和你爭論。

老媽　（想做和事老）太太，今天時候也不早，天又下

雨，現在要這位先生另外找房子，也不大方便，可不可以讓這位先生暫時在這兒住一宵，明天再想旁的法子。

男客　（固執）不行！這話不是這樣講，如果我不租這房子，我即刻就走，既是受了我的定錢，這房子就非租給我不可！

房東　那麼我告訴你，你今晚非走不可！

男客　（冷笑了一聲）哼！（坐了下來）

房東　（站到他的面前）你走不走？

男客　不走！

房東　王媽，去把巡警叫來。

老媽　喔，太太！

房東　你去叫巡警來。

男客　巡警來了又怎樣？巡警也得講理呀。

老媽　太太，我想……

房東　我教你去叫巡警去，你聽見了沒有？——你去不去？

老媽　好吧。（由後門走出）

房東　要他即刻就來！（由後門走出，用力將門一關。）

男客　（沒有了辦法。袋裏摸出烟包和烟斗，包裏的煙又完了。從皮包裏取出一個煙罐，開了一罐新烟，先把煙包裝滿了，然後裝了煙斗。正想抽烟的時候，忽然來了敲門的聲音，厲聲的）進來！（仍然背了門立着）

女客　（推開門，輕輕走進。身上著了一件雨衣，一手提了一隻小皮包，一手拿了一把雨傘。一進門就開了口，一開了口就有不能停止的勢子）啊對不起，請你原諒。（男客人急轉過身來，這時他才看見進來的是這樣的一個人）這是很無禮的，我知道，但是我沒有辦法，你們的大門沒有關，我一連敲了好幾下，都沒有人答應，所以祇好一直走進來。

男客　（氣還未平，但沒有忘記把啣在嘴裏的烟斗拿下來放在桌上）你有什麼事？

女客　我？我是到這邊大成公司做事來的。今天剛從北京來，下午三點的車子，直到六點鐘才到，九十里路，走了兩個半鐘頭，你看！現在我要找一個住宿的地方，在火車站上，我打聽了好幾個地址，一連走了三四家，都沒有找到一間合用的房子。有人告訴我，說這邊還有幾間空房……

男客　（遇到了對頭）啊，你是來租房的！

女客　是的。不知道這邊的房子租出去了沒有？

男客　（狠心的回答）你的運氣不好，這房子剛剛租出去。

女客　啊，你說我運氣不好，我的運氣可真不好。碰到

這樣的天氣，這鄉下的路又不好走，你看，我一身的衣服都打濕了。兩隻脚走得發酸。（嘆了一口氣）唉，我可以借你們的凳子坐了歇一回麼？

男客　對不起，請坐。（氣全沒有了）

女客　（放下皮包雨傘）謝謝你。（坐在茶几裏邊的一張椅上，向四邊觀察房裏的一切）

男客　（引起了興味。坐在方桌旁的一張小椅上）剛纔你說你是到大成公司來做事的，不知道在那邊担任的甚麼事？——啊，也許我不應該問。

女客　不應該問？那有甚麼？這又不是不可以告訴人的事。前兩個星期，他們在報上登了一個廣告，要聘請一位書記。那個廣告，甚麼報上都有，我想你一定看到的。

男客　（點了一點頭）

女客　上星期五，他們又在報上登了一個啟事，說「敝公司擬聘書記一席，現已聘定，所有親友寄來薦書，恕不一一作覆，特此聲明。」這個啟事，你看見了沒有？

男客　（又點了一點頭）

女客　那位聘定的書記就是我。你沒有想到吧？——你沒有想到是一個女人吧？

男客　這倒沒有想到。

女客　（得意得很）不過現在要怎樣辦呢？你替我想想，後天就要到公司裏去接事，現在連住的地方還沒有找到，從六點半鐘一直走到現在，就沒有停脚。不瞞你說，我連飯還沒有吃呢。（起身整理了一回衣，走到鏡子的前面照臉）

男客　（好像很同情的樣子）飯還沒有吃？那怎麼行？這一層說不定我或者可以幫助你。（起身倒了一杯茶）

女客　謝謝你，我不過是告訴你。我不是來騙飯吃的。

男客　喔，對不起！——好，請先喝一杯茶吧。

女客　謝謝。（復坐原處）

男客　（袋裏摸出紙烟盒）你不抽烟吧？

女客　我不抽烟，不過我並不反對旁人抽烟。（喝了一口茶）

男客　謝謝你。（放回烟盒，收了烟斗，背轉了身，燃火抽烟）

女客　（摸到她的脚）喔，天呀！你看我的這雙脚，還像是人的脚麼……

男客　（急轉過身來）怎麼樣？

女客　不僅是水，連泥都走進去了！

男客　（殷勤起來）那真糟。要不要換襪子？如果要換襪子，我可以走到外邊去。

女客　謝謝你，我不要換襪子。就是換襪子，也用不着把你提到外邊去。

男客　不要緊，如果襪子沒有帶，我還可以借你一雙。

女客　謝謝你，你的好意我很感激，不過換襪有甚麼用處？反正是要到水裏走去的。

男客　要到水裏走去？——幹麼要到水裏走去？

女客　不到水裏走去有甚麼辦法？這樣漆黑的天，一到街上，你還分得出那裏是水那裏是路來麼？

男客　（如有所思）

女客　（又喝了一口茶，嘆了一口氣，起身告辭）啊，打攪了你，對不住得很。（拿了皮包雨傘，預備走出）

男客　（阻止她）不用忙，再歇一回兒。——剛才你說，你是要租房的，是不是？

女客　（面向了他）怎麼，我說了半天，你還沒有聽懂麼？

男客　聽是聽懂了。不過……唉，你看這三間房子怎麼樣？

女客　怎麼，你不是說已經租出去了麼？（放下皮包）

男客　租是租出去了，不過也許可以讓給你。

女客　（高興起來）可以讓給我？真的麼？（放下雨傘）

男客　自然是真的。（又替她倒好了一杯茶）

女客　（坐下，接了茶）謝謝。不過爲甚麼可以讓給我？是不是這房子如果我願租，你就可以不租給那個人？

男客　（搖頭）

女客　不然，你剛才說的是句謊話，這房子就沒有租出去？

男客　不，我說的是實話。這房子已經租出了。現在也不是不租給那個人。我說可以讓給你，是說已經租好這房的那個人，自己願意讓給你。

女客　那我可不明白。爲甚麼那個人願意把房子讓給我？他連見都沒有見過我。爲甚麼要把房子讓給我？

男客　那你不用管。

女客　這房子鬧鬼不鬧鬼？

男客　怎麼，難道你怕鬼麼？

女客　喔，我是不怕鬼的，我說也許那個人怕鬼。

男客　喔，那個人也是不怕鬼的。——不管有鬼沒有鬼，讓我們來看看房子，好不好？（從桌下拿了燈引她看房。）這是一間睡房。（開了右壁的門，讓她走進）蘆蓆的頂篷，洋灰地，洋式床，現成的鋪蓋。窗子外面是一個小小的花園。一清早就可聽到鳥的聲音。白天撩開窗簾，滿屋裏

都是太陽。（女客人走出。又把她引到右邊的耳房）這邊也是一個睡房。鋪蓋傢具也是現成。房間的大小，和那邊一樣。就是光線差一點。一個人住的時候，這裏可以做睡房，那邊可以做書房。（女客人走出）中間可以吃飯會客。（放下燈）這屋子又乾淨，又顯亮，一天到晚，聽不到一點嘈雜的聲音。這裏離你辦事的地方又近。我看這房子於你再合式沒有了。

女客　這三間房子租多少錢？（坐下）

男客　喔，便宜得很。這樣的三間房子，只租五塊錢一月。

女客　房子倒不錯，房價也不貴。（想了一想）這房子真的可以讓給我嗎？

男客　自然是真的，爲甚麼要騙你？

女客　不過今晚就來住，總不行吧？

男客　行，行。（好像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不過——你結了婚沒有？

女客　（跳了起來，挺了胸脯，豎起眉毛）甚麼!?

男客　（還要補一句）你結了婚沒有？

女客　（怒了）你這話問的太無道理？

男客　太無道理？

女客　簡直是一種侮辱！

男客　（高興起來）「侮辱」，對了，一點都不錯，我也是這樣說。但是現在有房出租的人，似乎最重要的是先要知道你結婚沒有。

女客　我結婚沒有，干你甚麼事？

男客　是的，一點都不錯，我結婚沒有，干她們甚麼事？可是她們一定要問，你說奇怪不奇怪？

女客　我完全不懂你的意思。

男客　誰說你懂？你自然不懂我的意思。不過你不要性急，讓我告訴你，你就會懂。——剛才你說，你是這邊大成公司來做事的，是不是？……

女客　你這人的記憶力真壞，怎麼剛說過了的話，即刻就忘了。

男客　不要生氣。我不過是告訴你，我也是到這邊大成公司來做事的。

女客　你也是到大成來做事的？

男客　是的。你沒有想到吧？

女客　你在大成做甚麼事？

男客　我在這邊當工程師。

女客　這樣說，你幷不是這裏的房東？

男客　誰說我是這裏的房東？我說了我是這裏的房東沒有？你看我的樣子，像一個房東麼？

女客　（搶着說）啊我知道了！你是這裏的房客！這三間房子是你租的，現在你覺得不合式，想把他退了。

男客　想把他退了！誰說我想把他退了？

女客　剛才你不是說這房子可以讓給我的麼？

男客　是的，我是說可以讓，沒有說要退。

女客　那我更加不明白了，你既不想退，爲甚麼要讓呢？

男客　你眞的不明白麼？

女客　眞的不明白。（坐下）

男客　因爲——我看了你……喔，不是，因爲房東不肯租給我。

女客　爲甚麼房東不肯租給你？

男客　啊，可是這婚姻的問題。現在我們講到題目上來了。一星期以前，我到這裏來看房子，碰到了房東小姐。一見了我，她就盤問我，問我有沒有老太太，有沒有小孩子，有沒有兄弟姊妹，直等到我明明白白地告訴了她我是沒有結過婚，她才滿了意。連房價也沒有多講，她就答應了把房子租給我。

女客　懂麼？她一定知道了你是一個工程師，她想嫁給你！

男客　眞的麼？這我倒沒有想到。——昨天下午，我到這裏來的時候，她們老太太告訴我，說如果我沒有家眷來同住，他這房子不能租給我。她明明知道我沒有家眷，她把這話來要挾我，你說可惡不可惡？

女客　爲甚麼沒有家眷來同住，這房子就不能租給你？

男客　我不知道啊。她說她們家裏沒有男人。

女客　笑話。

男客　這簡直是一種侮辱，是不是？

女客　是的。——後來怎麼樣？

男客　後來我把她教訓了一頓。

女客　她明白了這個道理沒有？

男客　明白了這個道理？一個人一過了四十歲，他腦子裏就已經裝滿了舊的道理，再也沒有地方裝新的道理，我告訴你。

女客　現在怎麼樣？

男客　現在？現在我不走！

女客　她呢？

男客　她？她去叫巡警。

女客　叫巡警？叫巡警來幹甚麼？

男客　叫巡警來彈我！

女客　眞的麼！

男客　爲甚麼要騙你？你如果不相信，等一回兒巡警就要來，你自己看好了。

女客　這倒是怪有趣的事。不過巡警如果眞的要攆你，你怎麼樣？

男客　你沒有來以前，我不知道怎樣。現在我有了主意。

女客　你預備怎樣？

男客　我把巡警痛打一頓，讓他把我帶到巡警局裏去，教房東把房子租給你。這樣一來，我們兩個人就都有住宿的地方。

女客　那不行（若有所思）。

男客　那爲甚麼不行？

女客　你還是沒有出那口氣。——唉，我倒有個主意。

男客　你有甚麼主意？

女客　（少頓）讓我來做你的太太，好不好？

男客　甚麼！

女客　喔，你不用嚇得那麼樣，我是不向你求婚。

男客　喔，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我——我——因爲我實在沒有想到這個方法。

女客　這是最妙的一個方法。她說你沒有家眷同住，這房子就不能租給你。現在你說你有了家眷，看她有甚麼話說？

男客　她一定沒有話說。不過——你願意麼？

女客　我爲甚麼不願意？這於我有甚麼損害？——又不是眞的做你的太太。

男客　喔，謝謝你！

女客　你不要把我意思弄錯。我不是說做了你的太太，我就有甚麼損害，那完全是另外一個問題。

男客　是的，那完全是另外一個問題。不過你替我把租房的這個問題解決了，我總應該向你道謝。

女客　嗤！道謝，（側耳靜聽）

男客　不錯，不錯。

女客　我聽見有人說話。

男客　那一定是巡警！（急促的）唉，不過我已經說過我是沒有家眷的，現在怎樣對她們講？

女客　就說我們吵了嘴，你是逃出來的，不願意給人知道……

男客　（巡警已經走到門外，急忙的點了一點頭，教她不要再講話）吁！（男客人坐在方桌邊，裝作生氣的樣子。女客人坐在茶几旁邊。後門由外推開，走進一個巡警。手裏提了一個風燈，後面跟了老媽和房東太太。她們看見房裏來了一個女人，非常的驚訝。房裏來的這個女人，見她們來了，起了一回身，向她們行了一個很謙和的禮。巡警將風燈放在桌上，與那位生氣的先生行了一禮）

巡警　您貴姓？

男客　（不客氣的）我姓吳。

巡警　（把頭點了一點）喔。——府上是？

男客　府上？我沒有府上。

女客　（起始做起受了委曲的太太來）啊，你是拿定主義不要家了，是不是？

巡警　（注意到插嘴的人，向男客人）這位…………貴姓是？

男客　（答不出，看了女客人一眼，女客也正在代他爲難。他祇好起始做起依舊賭氣的丈夫來）我不知道。你問她自己好了。

巡警　（眞的問她自己）您貴姓？

女客　（很高興的）我？我——也姓吳。

巡警　喔，您也姓吳。

女客　是的。

巡警　（再也想不出別的話）府上是？

女客　我？我住在北平西四牌樓太平胡同關帝廟對面，門牌三百七十五號，電話西局四千六百九十二——啊，你把他寫下來吧，等一回兒你一定要忘記。

巡警　（眞的摸出一本小簿子來）北京…………（寫字）

女客　西四牌樓太平胡同，（讓巡警寫）關帝廟對面。

巡警　門牌多少？

女客　三百七十五號。電話西局——四千——六百——九十二。

巡警　（寫完了）謝謝您。（藏好了簿子，又轉到男客）您是來這邊租房的，是不是？

男客　不是！我是來這邊住宿的，這房子我老早就租好了。

巡警　（難住了。沒有了辦法，又轉到女客）您是來這邊？…………

女客　我？我是來這邊找人的。

房東　（不能再耐了）你到這邊找甚麼人？

女客　（很客氣的向她點了一點頭）我到這邊來找我的

男人。

房東　找你的男人？誰是你的男人？

女客　我想你應該知道吧？——你既把房子都租了給他。

房東　怎麼！這位先生是你的男人麼？

女客　我不知道。你問他好了，看他承認不承認？

老媽　（也不能再耐了）太太，你看怎麼樣！我老早就對您說過，這位先生一定是有太太的，您不信。

巡警　（糊塗了）怎麼？剛才你們不是說這位先生沒有家眷，怎麼現在他又有了家眷？

老媽　不要糊塗吧，剛才這位太太還沒來，我們怎麼會知道？如果這位太太早來這裏，還可以省了我在雨地裏走一趟呢。

女客　對你不住。這實在不能怪我，五點鐘的車子，六點半鐘才到這裏。

老媽　請您不要多心。我不過是說他太不懂事。

巡警　這話可得要說明白了，太太要我到這邊來，是說這位先生租了這三間房子，要一個人在這邊住。這屋裏住的都是堂客，他先生一個人在這裏住，很不方便，是那麼個意思，現在這位先生的太太既是來了，這事就好辦。如果太太是和先生在這邊同住，那就沒有我的事，如果太太不在這邊住，這件事還得……

老媽　不要瞎說吧。太太自然是在這邊住。——一看還不知道——先生和太太不過是為了一點小事，鬧了一點意見，你不來勸解勸解，還要說這樣的話。太太不在這邊住，到那裏住去？——好了，現在沒有你的事了，你趕緊回去打你的牌去吧。（把風燈送到他手裏）走！走！

巡警　這樣說，那就沒有我的事了。好了，再見，再見。

女客　再見。你放心好了，哪一天我不在這裏住的時候，我通知你就是了。

巡警　對不起，打攪，打攪。

（巡警走出。老媽興高采烈的拿了茶壺走出。房東太太承認了失敗，看了她的客人一眼，也祇好板了面孔走出。）

男客　（關上門，想起了一個老早就應該問而還沒有問的問題，忽然轉過頭來）啊，你姓甚麼？

女客　我——啊——我

——幕——

（原載現代評論週年紀念刊）

兵變

余上沅

如果我們這齣戲的背景是一間大房，開幕時觀衆的視線也許要集中到後面牆上掛着的東西去。但這間房子並不十分大，偶然看去，好像是個很闊的內書房。依着我們在戲劇裏的習慣，我們馬上便看見了台後右側的門，門關着，上面掛有天藍色的綢幔。順着往左去，有一排窗，窗幔也是天藍色的綢子。台右牆上有一個小窗，窗下有一座紅木寫字檯，檯上半明的洋燈照出來幾本有紅綠畫封面的薄本書，以及筆墨紙條日報等件。再下便是一個沙發。台左後面有門，門也關着。順着門的木壁很精緻，彷彿是好幾扇門拚合成功的。（我們將來自然明白這些假門的用處。）離眞門不遠，有一個火爐，爐中的火雖不大，但爐口的紅光也可以叫人看了覺着暖些。離火爐不遠有兩個圓凳，一個圓桌。桌上點着一盞保險燈，燈旁放着一盒小牙牌，一個煙盆。靠着我們看不見的第四堵牆中間，有兩把四分之一向着觀衆的小凳子，凳子之間有一個矮茶几。地板上有一床花地毯。

開幕時錢玉蘭正和方俊坐在小凳子上密談。雖然離着觀衆這樣近，却他們的話一句也不響；因爲這種密談祇有情人彼此可以聽見。錢玉蘭和方俊如何成了情人，正如一切情人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錢小姐是一個二十上下很時髦的女孩子。她雖然不曾受過教育的害，却也不曾受過家庭的益，所以我們不能不說錢小姐很時髦。她的聰明，眼角眉稍常常流露一二。也許她有很多的煩惱，不過她生來是抱定樂觀的，所以她的煩悶全給她的樂觀掩蓋住了。她的情人方俊，也是二十上下。也許他比玉蘭年輕些，但他的行動總不及玉蘭老成。他的衣服並不闊綽，不過他的儀表既然如此出來，粗布衣服也不能減少玉蘭對他的愛情。

我們不敢說觀衆沒有這種經驗：情人密談時總有第三者突然而來，打斷他們的話頭。所以，開幕後兩三秒鐘，書房的門便開了，走進了一個第三者，她是劉氏，玉蘭的嫂嫂。劉氏的衣服很樸實，她的面容很憔悴，但這種憔悴決不是產

後尚未復元，因爲她的孩子已是快一歲了。觀衆不能不疑惑，爲什麼一個闊人家的少奶奶會有這樣憔悴的面容；同時我們也不能不疑惑，爲什麼一個闊人家的少奶奶不會有這樣憔悴的面容。她手裏拿着一卷活計，（大概是預備她孩子過新年穿的小衣服）低着頭，輕輕走進了書房。還不等她關好門，玉蘭便從凳子上跳起來了，說道……

玉蘭　嫂嫂！你怎麼也來了？

劉氏　（坐下做活計）我屋子裏像冰房一樣，這裏暖的多。什麼風大怕失火，給我屋子的火也不生了。

玉蘭　你的孩子不怕着涼嗎？

劉氏　哦，他有暖水壺溫着。

玉蘭　我明白了，爸爸又在省煤。唔，姑媽差你來監督我是不是？

劉氏　不是，不是。（却正是。趕緊用話岔開）方先生吃過夜飯沒有？

方俊　我剛才說過，我早吃了。大嫂嫂怎麼祇吃了半碗飯？難道怕吃多了長的太胖不好看嗎？

玉蘭　你又和嫂嫂開玩笑！你欺負她老實嗎？嫂嫂，別理他，他是玩皮慣了的。

劉氏　又來了。分明你是在回護他。你們兩人的事怕我老實人不知道吧；我祇存在心裏不說罷了。

方俊　（笑着）我們兩人的什麼事？

劉氏　還裝瞎來問我呢！爲什麼妹妹比我吃的少，你倒不開她的玩笑呢？妹妹，你是不是比我吃的少。

玉蘭　嫂嫂，我有我的心事。

劉氏　（放下活計）看哪，到底妹妹是好人，馬上就講實話了。唉，這樣也好，像我這樣倒霉，碰上一個狂嫖浪賭的丈夫，那就一輩子在地獄裏不能伸頭了。妹妹，我也不怨你的哥哥，祇怨我自己的命！你想，雖然我人生得笨些，也總替錢家生了一個兒子。你哥哥縱然不顧我，也該顧顧這獨種孩子呀！唉，我怕我還等不到媽這個年紀就會病的不能起床了；祇怨我自己的命苦！

方俊　當心你媽聽見了！（順手打開一張報紙。）

玉蘭　不會的。可憐的媽媽，一年得病三百六十天。上個月幾乎死了：一家人忙得什麼似的，紙人馬都預備好了。此刻不知怎麼樣啊？唉，沒有媽的人苦，像我這樣有個半死不活的媽，比乾脆沒有媽的人還要苦！

劉氏　（已經推開門探了一探）阿彌陀佛！老媽子吃飽了飯在打盹兒，媽睡着沒有動。（坐下又做活計。）

玉蘭　嫂嫂，你的話說得也不錯，我們爸爸也該拿壓女

兒的本領來制服制服他的兒子才是。天下眞有這種不平的事，哥哥有爸爸姑息，年底還得替他還許多報不出名目的帳；我呢，一個爸爸管束着不够，還要加上一個姑媽；早晚看我！

方俊　當心！啊，嫂嫂，你爸爸呢？

劉氏　爸爸到商會裏去了還沒回來。

方俊　你姑媽還在喝酒嗎？

劉氏　不，姑媽喝完酒就到她佛堂裏拜佛去了。

玉蘭　你看，幸虧她沒有把酒帶到佛堂裏喝去；這就算她在拜佛！哼，壞人最愛拜佛！

方俊　管她呢。讓她多拜一會倒好。爲什麽你爸爸此刻還在商會裏呢？大半又給人拉上打撲克去了。

玉蘭　我的爸爸打撲克？

方俊　啊，難道他還是個道學先生嗎？

玉蘭　打撲克一定贏嗎？

方俊　當然不一定。

玉蘭　那末你就該明白他爲什麽不打撲克了。告訴你實話，他給商會派來的人拉去開會去了。

方俊　開會？晚上也開會？

劉氏　可不是？不然我不會祇吃半碗飯了。

方俊　怪哉！商會開會怎麽累了嫂嫂祇吃半碗飯呢？

劉氏　哼，你們成天在外面跑的人還不知道不久會要兵變嗎！可是我也謝謝你故意安我們心的好意。

方俊　不敢當，不敢當。蘭妹，告訴我，到底是什麽好故事，

玉蘭　第九十九師又在鬧餉了，逢年逢節當然鬧的更厲害。商會急的沒有法。像捉兎子似的把城內的富紳捉了去開會。什麽維持市面，保護居民，反正叫他們的心疼一疼，請他們捐幾塊錢罷了。說也好笑，爸爸平時對着我們像老虎一樣，一見商會的請帖就嚇的縮成一團。比什麽還可憐。

劉氏　妹妹；祇管無法無天，不怕雷劈！事到如今還不想一想變兵來了怎樣辦，祇管說些不正經的。

方俊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我還不知道嗎，我剛才還和隔壁的侯德奎先生一塊兒吃夜飯的。

劉氏　侯先生是誰？

方俊　他是第九十九師的書記官，我的老同學。

劉氏　哼，你打算他會洩漏機密嗎！妹妹，眞的，趕緊準備要緊。

方俊　準備殺猪宰羊，買糧食，買水果，買……

劉氏　這些東西可以緩和兵變麽？

方俊　變兵，你們過年不準備這些東西嗎？

玉蘭　是的，準備。我也沒有股票，沒有現金，我不須準備。你的首飾還不少。或許你得準備準備。

劉氏　不是說這個。

玉蘭　是說那個？

劉氏　你和我。

玉蘭　你和我怎麼樣？

劉氏　你和我怎麼死！

方俊　瘋了，瘋了。吃了竈糖還封不住嘴！

玉蘭　你不要打岔，讓我和她商量。嫂嫂，爲什麼定要死呢？

劉氏　不死？白讓他們去……？啊……嚇死我！（果然她兩條腿彼此衝撞起來。）

玉蘭　嫂嫂，我說句直話，要是變兵來了，他們還不會領教你這樣一臉道德的實貨，——

劉氏　你敢保險麼？

玉蘭　他們一定要抓住我們那一錢如命的爸爸，直把他的壓歲錢一個一個的搜了出來，才得放手。哈哈，那才有戲看哪，（說着她便開演對口相聲）你的錢在那裏？不交出來我就是這一鎗！——老總，大帥，饒了我的狗命罷！我，我，我實在沒有了。——放屁！不打你是不說實話的。——饒命，饒命，我的祖宗！哎喲——鎗，鎗是在那裏，老，老總自己去拿罷。哎喲！——你們一羣強盜，生來就是賤骨頭——

劉氏　妹妹！這成什麼話！那有刻薄自己的爸爸的道理！爸爸縱然待你不好，也是你命中所定，有什麼法呢？難道逃得開麼？你也是知書識字的人，你該知道：女孩兒在家從父，——

方俊　對了，既嫁從夫，——（對面屋裏的孩子哭了。）

玉蘭　哈哈哈哈！夫死從子，聽哪，嫂嫂，誰在哭呀？

劉氏　我的心肝，我的寶貝，不要哭，我就來了。（一面收拾活計）這孩子從來不饒人的。每逢談正經話他就抓我去了。方先生，不要走，回頭聽爸爸的信。（說着三步兩步的出去了。）

方俊　可恨，可恨；甘心做你們姑媽的爪牙！不是孩子哭，她還不肯走呢。

玉蘭　她是個可憐的人，也不能十分怪她。真的，不會兵變麼？我真情願兵變。

方俊　侯德全是我的好朋友，他已經告訴我的實話了。

玉蘭　他怎麼說？

方俊　他說，要商會助餉，不是說好話辦得到的，非得先嚇他們一嚇。你想，那些富翁重利盤剝來的錢，肯輕輕兒送到第九十九師去嗎？不先放一個兵變的謠言，嚇得他們住嗎？他們祇要過太平年，咬定牙關也得割下一塊肉來。你看，這幾年那一次不是這樣？

玉蘭　這個兵變的謠言怎麼放法的呢？

方俊　這還不容易！反正要嚇的不是沒錢的窮人，祇要這個風兒能够吹到富翁的耳朵裏去就够了。你想，如今那個有錢不會使的人不去嫖？玩笑場中便是謠言製造所。如果你不信，且等哥哥回來，才知道我的話說得不錯。

玉蘭　這些笑話，講他做什麼。還是商量我們的大事要緊。

方俊　你媽老病着，沒有人幫我們有什麼方法呢？要是前兩年，我們還有點希望。可恨那次兵變，把我爸爸的積蓄全搶去了。可憐的爸爸，受不住風浪的爸爸，不到三個月就急死了！如今我呢，雖然不怕人笑，跑回原籍，究竟總是個窮書生，你爸爸那裏會瞧得起呢？這種苦況，正如你嫂嫂說的話，難道我還逃得開麼？

玉蘭　唉，逃？你看，姑媽寸步不離的監督我，此刻急拜佛，還打發嫂嫂來做代表。大門是關着的，出進都有來喜看着。

方俊　來喜？是不是那個留着辮子，有紅鼻子的來喜？哼？

玉蘭　就是他。他們把他囑咐好了，不準放我出門。我眞情願兵變，讓變兵打破這坐黑牢，放我逃出去！

方俊　可不是。祇要逃得出去，我倒有法子安置你。

玉蘭　什麼法子，趕快說？

方俊　侯德奎不是住在隔壁麼？你逃出大門之後，我們便暫時在他家裏躲起來，隨後再乘機逃到別處去。我已經和他商量好了。

玉蘭　眞的嗎？好，我們專等機會。

方俊　你姑媽眞是個可惡的東西，我恨不能一脚踢她出去！……聽哪，是不是有人來了？

玉蘭　糟了……那個怪物來了，怎麼好？

方俊　（不覺大聲。）可惡的東西，我恨不能一脚把她踢出去！

（錢氏已經進門了。她是個天字一號的女法利賽人。她手裏拿着一串念珠，表示她剛從佛堂出來。雖然她是姑太太，她的神情却好像是一家之主：不但這座房子像是她產業的一部份，而且玉蘭及一干人等都像是她產業的一部份。她

這種一手遮天的氣焰，有時也從她的假面後邊洩漏出來。不過她那種可怕的笑容，彷彿北京城裏的老政客的一樣，已經在臉上刻成紋理。）

錢氏 （向着玉蘭）你嫂嫂上那兒去了？哼，她倒會偷懶，多半躲着睡覺去了。（走到門前）劉姑：劉姑：（復向玉蘭）你媽沒有動靜罷？

玉蘭 老媽子陪着她呢。

錢氏 你爸爸還沒有回來？

玉蘭 還沒有呢。

錢氏 玉蘭，來！年輕輕的兩個人在一個屋子裏成什麼話？我那天不講幾段孝女烈婦的故事你們聽，難道你是玩石？玩石聽了我的話也該點頭呀！方俊雖然和我們家裏是世交，究竟總得分個男女才算體統呀。

玉蘭 嫂嫂剛走開。（劉氏進門了）嫂嫂，你不是剛走開麼？

錢氏 你幹嗎走開？我吩咐你看火爐，風刮的厲害，出了事惟你是問！

劉氏 妹妹在這兒呢。孩子哭的厲害我去了兩口奶。

錢氏 哼，兩口奶的時候就有人計算我了。

玉蘭 沒有事，沒有事。

錢氏 那麼你們在幹嗎？

玉蘭 在，在講故事。

錢氏 講故事要『一脚把他踢出去』嗎？我倒要聽聽這個故事。方俊，請。往下講呀！

方俊 我們是在講故事。

錢氏 什麼故事？

方俊 哦，哦。長毛的故事。

錢氏 講！

方俊 我正在講一戶人家，有一個年輕的媳婦。長毛造反，跑到他們家裏去，公然做出，做出些無禮事來。所以我說可惡的東西，恨不能一脚把他踢出去！（說着拿眼睛瞟錢氏。）

錢氏 小孩們最愛撒謊，長毛造反的時候你們還沒生呢。

劉氏 （乘勢承歡）姑媽，長毛的故事最熟悉。真的，我們那裏看見過長毛呢？

錢氏 （平了氣了）可不是？要講長毛你們還得拜我的門。（預備擺一擺學問）也好，反正我們枯坐着等信息也難過，我來講一遍長毛故事給你們聽罷。（劉氏正襟危坐了；玉蘭開始研究地毯上的花紋；方俊拿一隻眼睛看報一隻眼睛

提防這位演說家）江南一戶人家好像姓王，不是的，姓張——

劉氏　有一戶人家就行，姑媽。姓王也好，姓張也好。

錢氏　對了。這戶人家祖孫父子三代人。那個老頭兒有媳婦，也有孫媳婦，孫媳婦還有兩個小孩子。自從長毛快到他們城裏去，他們嚇得好幾天沒睡覺。好，一天晚上他們正辛苦了。大家睡得人事不省的時候，長毛就進了城。嗄：剛剛他們從夢中驚醒的時候，……玉蘭，不要睡覺，好聽的就來了。

玉蘭　我沒有睡覺。（昂着頭又想他的心事。）

錢氏　剛剛他們從夢中驚醒的時候，長毛已經進了他們的屋子！有的抓着張老頭子——對了！這戶人家姓張——要他拿出銀子來。可憐那張家那有銀子呀？長毛登時惱了，向着張老頭子就是這一刀！（說完等聽衆插話。）

劉氏　（會意）可憐的老年人，怎麼就做了刀下鬼！

錢氏　哼，可憐的還在後面呢。那個媳婦雖然長得不十分好看，年紀也有這麼四十多了，（方俊着實打量了講員一番）然而，那些長毛還是沒有饒他。三個大長毛活活的把他逼死了！

玉蘭　（忽然哈哈大笑。）……

錢氏　笑什麼？

玉蘭　哦，我笑我自已的事，與長毛無干。

錢氏　此刻不准想心事，聽我往下講。幸喜那個孫兒媳婦聰明，馬上輕悄悄的，抱着那兩個孩子，三步兩步就躲在屋後土井旁邊去了。無巧不巧，孩子們哭了兩聲，長毛們就追上了。這個孫兒媳婦見勢不佳，也顧不得孩子了，把他們放在地上，自已咕咚！——跳到井裏去了！

劉氏　（面如土色）跳到井裏去了！

錢氏　哼，不然還全得了他的貞節，請得動旌表嗎？

劉氏　（若有所悟，到底不比玩石）……那個孩子呢？

錢氏　自然哪，長毛既沒有遂意，豈有不惱之理？大家用矛子把孩子舉了起來，可憐，他就哇的一聲斷氣了！

方俊　姑太太親眼看見的嗎？

玉蘭　那時怕姑媽也還沒有生罷。

錢氏　隨便你們信不信，如今變兵不是一樣的姦擄燒殺呀？況且，這都是我們老太太親口講給我聽的，像你們編謊！

劉氏　姑媽，你老人家以後不要再講了罷，從前我聽了不怕，今天我聽了彷彿有什麼大，大禍要臨頭一樣，阿唷！（居然哭了。）

錢氏　這這這這！你的膽子比粟米小？我不過要給他們

一頓教訓，要他們以後再不要胡編故事。——你們明白不明白？我的故事是有來歷的，可以講；方俊剛才編的故事，竟不佳得很！

方俊　反正故事都是編成的。（順手拿了一枝烟。看了看烟捲上的牌子，又看了看烟筒上的牌子，笑着擦燃一枝火柴。）

玉蘭　咦？又吸紙烟？

方俊　我忘記了，該死該死。（趕緊丟在烟盤裏。）我想嚐嚐新出的金馬牌。

錢氏　劉姑，祇管發呆，還不給我沖茶去……

劉氏　（從夢中驚醒）是，是。（正慢吞吞的出門時，忽然錢守之衝了進來，兩人幾乎撞了個滿懷。錢守之總在五十上下，他白而圓的面龐，八字鬍鬚，和那個高凸的肚子，無一不是萬事如意財運亨通的符號。他雖沒有做過官，但因常在商會和官們來往的緣故，手脚的動作也很有幾分官味了。大概他滿口自稱「咱們」而不稱「我」，也是在商會學來的。）

守之　（一面拿手巾揩額上的汗）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這不是勒捐嗎？要咱們交長毛不行的！

錢氏　弟弟，怎麽樣了？可以望兵不變吧？

守之　管他變不變；兵不變咱們倒要吃變了！

錢氏　你怎樣變法？

守之　乾脆咱們就不交款！

錢氏　多少款？

守之　兩千！

錢氏　兩千？

守之　不寫兩千還寫二千嗎？（說着用指頭在空中畫了兩橫。）

方俊　老伯，兩千和二千有什麽分別？（也畫了兩橫。）

守之　伊，你在這裏。很好很好：今天正用得着你。哼，兩千和二千的分別大得很呢。商會裏一班混帳東西祇知討軍隊的好，什麽醜事做不出來？如果咱們寫二千，他們一定輕輕添上一筆改作三千。兩千比剜咱們的心還利害，要求三千咱們可就沒有命了！

方俊　老伯眞精細，在這種滿城風雨的時候還是不失常度！小姪眞十二分的佩服。

守之　太客氣，太客氣。

劉氏　（獻上茶）爸爸吃夜飯罷？我去預備。

守之　孩子去，你去看你的。咱們吃不下飯。（劉氏遵命）玉蘭，你媽怎麽樣？

玉蘭　還不是躺在床上不動嗎？

守之　唉，眞倒霉。方俊，你不是和隔壁侯大人認識嗎？

方俊　侯德奎？認識。今天還會見他的。

守之　來來。告訴咱們的實話，他對你露了什麽風聲沒有？

方俊　他說祇要款子交得齊，萬不至於兵變。

守之　咱們要你講實話，你倒開咱們的玩笑，哼！

方俊　不敢；怎麽是開老伯的玩笑呢？

守之　你明知咱們不顧交款，偏說祇要款子交得齊就不兵變。那末，年內兵還要變的了，是不是？

方俊　不會的。老伯一個人不交，商會總得先墊的。

守之　咱們不能相信你。

玉蘭　俊哥爲什麽不講實話？

方俊　我講的話你爸爸不相信，難道叫我撒謊嗎？

玉蘭　你這個人眞老實！（說着用眼睛發出了一個不能譯成文字的暗號）我看還是講實話的好。你剛才不是告訴我說第九十九師着實不穩麽？講實話，對爸爸講實話。懂不懂？

方俊　哦哦！老伯，並不是我要騙你老人家，實在是怕說出來大家害怕。這次的餉實在欠的太多了，一兩天之內怕免不了亂子，老伯得先預備預備才好。（錢氏直嚇得去拿牙牌卦。）

守之　可不是，咱們知道你是不講實話的。不是玉蘭逼着你，你還始終瞞我呢！也罷—來呀！（自言自語）煤實多少錢一噸，燒這樣大的火！（走到了寫字檯，扭開了洋燈。）

玉蘭　（乘機說話）機會來了，多嚇他一嚇。

方俊　知道，你打算我是傻子。

玉蘭　瞧我的眼色行事懂不懂？

來陞　（一上場就顯出了他的紅鼻子，一轉身又顯出了他的辮子）您叫，老爺？

守之　（低頭在寫條子）來富呢？

來陞　他在洗脚。老爺叫他嗎？

守之　（蓋上從衣袋裏換出來的圖章）你把這個條子交給他，叫他送到商會裏去。

來陞　是，是。

守之　回來！囑咐他要收據。

來陞　是是是。

玉蘭　回來！

來陞　（發怔了）小姐又要買這種偵探小說吧？（指着

桌上的有紅綠封面的薄本兒）不成，書店早關門了。

玉蘭　你等一會兒。爸爸，俊哥說過兵變遲早是一定了的，白交了款也不着。還一兩天看看動靜再說罷。

守之　到底是咱們自己的女兒，處處都能體諒咱們。（來陞把條子交給咱們。（藏入在袋裏）好好的看門。知道不知道？外面的風聲不好。不准隨意放人出進。

來陞　是是是。少爺還沒有回來，只等少爺回來，門就要上鎖啦。……方少爺，您還有會兒吧？

方俊　還早呢。我一會兒就走的？

守之　不不不。再坐一會兒，咱們還有話問你呢。（來陞不豫而退。）

玉蘭　你要答應實話，懂不懂？

方俊　一定得說實話。老伯，什麼事？

錢氏　不好！我拿了五卦都不順！

玉蘭　姑媽往下拿，總有一卦順的。（錢氏探納了。）

守之　你們家裏前年不是遭過一次兵變嗎？——可憐的老朋友！告訴咱們那次有沒有不受損失的人家呢？

方俊　那次的事呢！那次兵變不是家家都受損失？

玉蘭　咿！你又忘記了。你不是說過有一家不關大門的沒有受損失嗎？

方俊　讓我想一想。……對了：有這麼一家。說起來也是一個笑話。有一家富戶，急中生智，他們一見變兵快到，就把正屋子裏的東西打得東倒西歪，裝出已經被變兵搶劫過的樣子。大門不但不關，而且還兩扇大開着，鴉雀無聲，和真遭過兵變的人家一樣可慘。果然變兵湧到了他們的門前就停了一脚。變兵是再聰明不過的，哈哈哈哈！他們說『這家的搶已經由弟兄們收過了。我們到對門去罷。』老伯，此計便叫做空城計。

錢氏　（聽得出神，忽然忘情）阿彌陀佛！去你的！（一掌給牙牌全推到地板上去了，大家嚇的直跳）還拿什麼卦；空城計！就是這個主意！

守之　姑太太，不怕嚇壞了咱們，咱們祇怕是變兵來了呢。妙，妙，妙！假使兵變，咱們就是這樣辦。（從衣袋裏抓出了那張銀條，笑嘻嘻的扔到火爐裏去了）早知如此，咱們一個大也不寫了。不過，方俊，咱們還是謝謝你。哎，自家人不要客氣，三十晚上到咱們這兒吃年飯——你從來不肯在咱們家裏吃飯。

玉蘭　他祇會看我們吃飯。方俊，方俊，如今你轉了運了！你瞧，要早把不關大門的空城計獻了出來，你的運氣早轉了，還等現在！

守之　（推到台左的複壁）你們來看這是什麼東西？

方俊　呀！複壁！

錢氏　哼，你打算我們祇讀過歌本兒的人就不會安機關吧！不滿你說，這點小小玩意兒還是我的主意咧！

守之　咱們姑太太是個大脚色，她從前要安這玩意兒，咱們還不贊成呢。咱們錢家總算數一數二的富戶，雖然大門敞開着，也許變兵還不相信。哼，一有風聲，咱們馬上就把貴重東西搬到這裏面去，人也藏着：這眞是個萬全之策！

錢氏　（得意洋洋）哼，如今才知道他的用處吧！（說着走進走出的試了一回。）

守之　眞樂死咱們了。兵變！你們儘管變！看咱們怕不怕！（錢縉卿忽於此時蹌踉而上，打斷了他得意的獨語。縉卿是個紈袴。如今年輕人，不是寒酸便是紈褲，我們天天到處到碰得上縉卿少爺那樣的人，倒不必在這裏多費筆墨來描寫。他此刻的神情，有百分之五十是怕，百分之五十是醉。）噯，你眞大膽！幹麼才回來？

縉卿　（吞吞吐吐）有應酬，有應酬。（十二分鄭重）爸爸，我要和你打一條合同。

守之　嘻！和咱們打合同！

縉卿　好爸爸，我今年的虧空實在太大了。還求爸爸救我一救。祇要爸爸允許我這個，我便交換一個條件：我報告一件大祕密。

守之　什麼祕密？我一生就不怕祕密。

縉卿　包您大討便宜。

守之　唔……好罷？

縉卿　（四顧沒有外人）外面的風聲緊的很，兵要變了！

守之　哈哈，還等你來報告！咱們的大事已經安排定了。

縉卿　什麼？您也知道今天夜晚的事了嗎？

守之　呀？今天夜晚？誰說的？

縉卿　舉火爲號：您瞧罷！（乘大家不防，錢氏一溜烟進了複壁。）

守之　你怎麼知道的？

縉卿　我不是一個應酬麼？

守之　什麼應酬？

縉卿　您知道的何必一定逼着問呢？

方俊　（對玉蘭一笑）如何？

玉蘭　哥哥，年底你們還要到那些地方去『應酬』眞太不成話！

緗卿　沒有法，沒有法。

守之　如今不談這個。應酬之後怎麼樣？

緗卿　應酬之後？……不，不，在席上我們就談起來了。他們說，第九十九師今天夜晚就要，就要，變！舉火爲號，上街放鎗，啊唷，嚇死我了！他們還不顧死命的吃酒，我就一溜烟的跑回來了。啊，啊，好熱，好熱。（說着開了台右的小窗。倒退了三步）老方，來喲！

方俊　什麼事？

緗卿　（將信將疑）你，你看我的眼睛紅不紅？

方俊　（仔細看了一看，笑着）有一點。怕是酒上來了罷。

緗卿　哈哈哈。我當是已經舉了火呢。

守之　（也走到窗口）哎呀，不好！變，變，變，變了！

緗卿　眞的麼？（跑到窗口旁邊。）

方俊　不會的，不會的。侯德奎——

玉蘭　少說話！趕緊到侯德奎那裏去打聽。要是——懂不懂？（兩人耳語起來。）

守之　不好，火竟是燒大了！聽哪，放鎗啦！

緗卿　是放鎗嗎？我的媽呀！（往沙發上便倒。）

來富　（忽然側身走進門來）方少爺還有一會兒坐吧？鎖大門了。

守之　混蛋！外面燒着這樣大的火，你瞎了眼睛沒看見？還鎖什麼大門！趕緊打開！（一把抓着緗卿）走，去打碎像具，搬保險錢櫃要緊！（父子倆跟出門而去。來富祇得跟着。）

玉蘭　感謝月老爹爹！（竟和方俊抱着親嘴。）

錢氏　（推開複壁）啊，這是什麼話！（驚開了親嘴的人）你爸爸到那裏去了？

玉蘭　搬保險櫃去了。你看，火已經燃了！（錢不看猶可，一看之後，也顧不得風化是什麼話，一縮頭又退入了複壁。外面祇聽得打碎像具的聲音。）

守之的聲音　行了，行了！去，去！來富，開大門！

玉蘭　對了，開大門。俊哥，侯家去打聽打聽。我們回頭還是在這兒會。（方俊不老實，又和他親了一個嘴，才學雀兒跳了出去。玉蘭伏在檯子上寫字。）

守之的聲音　混蛋！廚子呢？車夫呢？都溜走了？來富幹嗎也溜走了？看咱們明天一總兒算帳！來，來，來，咱們三個人去抬罷。

劉氏　（手裏抱着孩子，哭哭啼啼的走了出來）妹妹！

怎麼辦，我們到後院去投井罷！

玉蘭　胡說！年輕輕的尋死幹嗎？（把字條收在衣袋裏）千萬不要胡塗！

錢氏　（推開複壁，嚇得劉氏一跳）變兵去了沒有？

玉蘭　兵還沒有來呢。（外面有了車的脚聲，錢氏趕緊縮了進去）嫂嫂，你看見過木人戲沒有？這就是木人戲，姑媽就是木人。

守之　（和緒卿來旺抬進一口保險櫃）這邊，這邊。（推不動複壁。）呀，不好，機關壞了！

劉氏　姑媽在裏面。

守之　哼，咱們還祇當她到佛堂裏求神去了呢！她到會躲禍！打開打開！（用雙拳捶複壁，複壁紋風不動）姑太太，是咱們，是咱們呀！打開，打開！（複壁開了一條縫）是咱們，是咱們。

錢氏　（開了複壁）『咱們，咱們，』我祇當是變兵來了！

守之　哼，你的心咱們才看穿了！咱們祇當你是好人呢！好罷，明天一齊和你們算帳？

錢氏　我，我——（出了複壁。）

守之　不用講了！來，把保險櫃抬進去。

錢氏　我，我——

玉蘭　姑媽，不用講了！有話明天再說不遲。

守之　呵嗜！累死咱們了。二十幾年不做工，氣力一點兒也沒有了。姑太太，請進呀！（錢氏十分猶疑，正要進去時）站住，還早呢。先讓兩口皮箱進去再說。玉蘭，你住在後院，大概還不要緊。劉姑也到玉蘭屋子裏去避一避。（來了一口皮箱）放進去，放進去。

玉蘭　不要緊，不要緊，我是不怕的。

劉氏　媽媽怎麼辦呢。四五十歲也總是個女流。變兵進了屋怎麼得了呢？

守之　你媽反正早晚是要死的。唉，可憐，可憐！

劉氏　不能這樣想，總得設個萬全之策才好。誰敢說變兵不胡鬧呢？

玉蘭　這樣罷：媽媽呢，也是半死不活的，不如裝着她已死的樣子把上次我們預備的紙人紙馬都擺在她門口。這樣嫂嫂可以放心了。（第二口皮箱也來了。）

守之　當心！裏面有玉器；回頭碰碎了！來旺去，把上次預備的紙人紙馬找出來。玉蘭，複壁裏可以站三個人，你和你哥哥都進去罷。

錢氏　我呢？

守之　「我呢」？請回佛堂裏去。

玉蘭　不不。我到後院去的。讓姑媽進去罷。

錢氏　好孩子，真有良心！不是我一向疼她，她還肯這樣孝敬我嗎？

玉蘭　對了：姑媽真疼我，寸步不離的照看我！

緇卿　我也顧不得誰了。（說着便鑽進複壁。劉氏嘆了一口長氣。）

玉蘭　嫂嫂不要着急，你先到我後屋裏去，我馬上就來。（劉氏四圍看了一看，拿手巾揩着眼淚出去了。）

來陞　（拿着紙人紙馬）放在複壁裏去嗎？

守之　胡說！放在這兒。好，你的事完了。你躲到廚房去罷，大概他們那班反叛都在那裏。（來陞下）玉蘭，進去呀。

玉蘭　不，我決不進去。姑媽待我這樣好，我敢不孝敬他麼？我怕遭雷打。

守之　你向來是不聽咱們的話的。讓變兵去鎗斃你！姑太太請呀！（錢氏縮脚縮手的進了複壁。）

方俊　（站在門旁掩着口笑）我出出進進看了好一會把戲了。

玉蘭　到底怎麼樣？

方俊　哈哈，第九十九師的馬棚燒了，還延燒好幾戶無辜的人家。

玉蘭　你怎麼知道的？

方俊　侯德奎的馬弁趕去看了回來講的。我們走，侯德奎外面等呢。

玉蘭　好，我們走（從衣袋摸出那張字條）這是我留下的字，騙他們一騙再說。（兩個人挽着手竟逃着走了！）

守之　（一面推開複壁）姑太太不要擠緇卿，讓這匹蠢牛睡一會兒罷。咦！怎麼一點動靜兒也沒有？（外面發出脚步聲，複壁又關了。）

來陞　（一步跨進房來）搗鬼！那裏是兵變！（拉着複壁）老爺，老爺，出來。不怕，是我，來陞！出來，老爺。

守之　（推開複壁）怎麼樣？

來陞　火已經熄了，還沒動靜，怕不是兵變罷。

守之　你趕緊出去打聽打聽看。

來陞　用不着再出去打聽了。我剛才看見火熄了，所以輕輕走出大門探了一探。隔壁侯公館的馬弁說，沒有兵變這回事。

守之　也罷，謝天謝地！出來，都出來。白打壞了咱們許多值錢的像具？明天商會還得逼咱們支款呢！來陞，關大

門去，哦，告訴小姐和少奶奶，教他們不要怕了，都睡覺去。哼，把少爺扶着點。瞧，他還口裏喃喃的在說夢話！

（來陞扶着緗卿下。）

錢氏　哼哼，我說不會兵變吧。

守之　你說！你幾時說？你比誰還躲的早些呢！哼，明天一齊算帳。倒霉！（一脚踢開紙人紙馬）這些東西眞不是好預兆！咿，咱們怎麼覺得冷起來了？哦，窗子還開着沒關？可不是，天已經漆黑了。

錢氏　不是我在佛前求，火還會熄的這樣快嗎！

守之　都是你？什麼事都是你的功勞！

錢氏　我不同你計較，等你氣平了我們再說。哎，我也累了，睡覺去罷。

來陞　（突然闖入）糟了。小姐和少奶奶都不見了！剛才我撞見一對黑影兒，怕不是他們姑嫂兩位罷？

守之　胡說！再找去！

來陞　是是。我再找去。（出門碰上緗卿。）

緗卿　唉呀！她投了井了！

守之　誰？誰？

緗卿　我的媳婦兒。啊，啊，啊，啊！（外面人聲糟雜說着，「快來扶少奶奶。不是我們聽見孩子哭，他們母子兩個不淹死也得凍死呢！」錢氏過去扶進劉氏。）

錢氏　可憐，可憐！怎麼這樣……？孩子呢？（外面答道，「放在搖籃裏了，放在搖籃裏了。」）

守之　把她扶到這裏來做什麼？

錢氏　她屋子裏那裏有火？讓她在這裏烘一烘。（說着把她扶到火爐坐下）可憐，可憐！

劉氏　變，變兵退盡了沒有？

緗卿　兵還沒有變呢。

劉氏　（哭了）你們那就不該救我的喲！早知如此，我就把我和孩子的頭都沒下水面去的呀！活在世上擔心受怕，比坐水牢還苦啊！

緗卿　少說話！哭哭啼啼成什麼體統！

錢氏　阿彌陀佛！（此時來陞已回。）

守之　不要念佛罷。不是你天天向她講些什麼盡節殉夫的故事，她也不會這樣胡鬧了。哼！……那一個呢？尚卞呢？找着沒有？

來陞　古怪！大家屋前屋後都找遍了，不見小姐一些兒蹤跡。

錢氏　好個貞節烈的女孩兒！她也投了井罷？（劉氏搖頭）這就怪了。

守之　她不會投井的。我進複壁的時候她還坐在這兒嗎。哼，玉蘭一向調皮慣了的，此刻不是故意藏起來嚇咱們；打算咱們很喜歡她呢！撒嬌！回頭吃老子的拳頭！（看見桌上的紙條兒）怎麼？那張銀條子不是燒了的嗎？怎麼還在桌上？

來陞　這條銀條子。老爺，您看。

守之　什麼！……「女兒因受不住姑媽的管束，已同方俊搭車遠去。家人也不必追，逼之無益。媽媽如有短長，請登報通知。女兒玉蘭留字。」哎！咱們也不過平時管女兒管得嚴厲些——女兒不比兒子啊！——她居然就乘亂逃走了。咱們的顏面何在！咱們明天怎麼見人！……

來陞　着呀，那兩條黑影子就是他們！

錢氏　弟弟，這太不成話了。一面去告方俊拐誘良家婦女，一面派人四鄉去追！

守之　有臉去告人家！追！這不明明說是搭車遠去了麼？那裏還追得上！咱們也不是不知道她愛上了方俊，咱們也不是一定不准她嫁人成親；就是你一手遮天，糾纏着要我把她許給你的姪子。好，如今人也逃了，你該死了心吧？姑太太這又是你的功勞！

錢氏　這怎麼怪得着我呢？不是兵變她決不得逃呀！

耀卿　（大概想起了和她父親打的合同）兵，兵怎麼還沒有變呢？

守之　兵不變都這樣，兵變了又該怎麼樣呢？（居然哭了。）

劉氏　（不知是恨也不知是羨，忽然呀的一聲）噯呀！我的玉蘭妹妹呀！（大家忙着灌開水的時候，幕落。）

（原載新月雜誌）

洋狀元

熊佛西

登場人物

楊長元博士　即洋狀元。

楊父　矮且胖，短短的鬍鬚。

楊母　鄉下老太婆。

楊百萬　富紳，身材短小，蓄長鬚。

其妾　鄉下女子。

大傻子　楊僕。

天不怕　土匪頭。

天不怕的部下數人

鄉愚甲，乙，丙，丁……

地點　中國內部的一個小村莊

時代　現在

第一幕

（景）帶賣茶酒點心的豆腐店。全店分裏外兩間，裏為廚房磨室，外為營業處。遍壁貼着不是紅紙寫的「財」字，便是「福」字……壁中壁貼着一幅「青天一幕劉伶酒：明月三杯李白歌」的對聯。開幕時，楊父正在磨豆腐，楊母正在打掃棹凳。楊父停住磨子，咳嗽

楊母　老老，歇歇罷。

楊父　用不着。

楊母　我怕你的胳膊酸了。

楊父　我的胳膊已成了鐵了。這是三十來年練出來的勁。唉，想不到長兒已三十歲了。他是和我這只磨子同年的。眞快！眞快！已經三十年了！這只磨子差不多日夜總是跟着我，可是我那長兒一去十三年杳無音信！唉，眞是急死我倆老了！人家都說他已經在外國中了「洋狀元」，討了洋老婆，如今不願回來見我倆老，難道我的兒會這樣沒有天良麼？

楊母　老老，別氣罷。長兒一定會回來的。我相信我的寶貝一定會回來的。你沒聽見大傻子說有人已經看見長兒到

了上海麼？聽說他中了洋狀元，作了洋官，不久就要接我倆老夫享福呢。

楊父　別信他們這些騙人的話罷！不是有人說長兒初一准到家麼？今天已經初八了！人呢？哼！說這些話的人都是尋我倆老開心的！

（鄉愚甲乙上。）

甲　這一定是殺得雞犬不留，人頭遍地的；

乙　有這麼兇麼？這還了得！

甲　趕快！趕快！來兩碗酒！

楊母　熱酒還是涼酒？

乙　我們幾時喝過熱酒？涼酒！涼酒！

甲　趕快！趕快！

（楊母端上兩碗酒。）

楊母　兩位今天爲什麼這樣急？

甲　土匪來了，怎能不急？

楊母　土匪來了？來了多少人馬？

甲　聽說幾百人馬！並且人人都有洋鎗！聽說這洋鎗也非常的利害，一鎗可以打死兩百多人！

楊母　這麼利害麼？土匪現在甚麼地方？

乙　據說離這裏只有三十里。今天早晨百萬爺接着土匪頭天不怕一封信，限他兩天在本村湊出兩萬塊錢來，否則開鎗就殺，殺得雞犬不留，你看，這天不怕利害不利害？

楊母　百萬爺答允了麼？

甲　百萬爺急壞了。他說他雖是本村的首富，可是一口氣亦難湊出兩萬元。聽說他想逃走！

楊母　逃走？

甲　他非逃不可，否則必大吃虧。天不怕他所以要上偺們這兒來的，都是因爲聽說百萬爺家有百萬家財。

楊母　百萬爺逃了，不歸我們遭殃麼？

甲　遭殃？恐怕性命亦難保！

楊父　我倒要問天不怕爲什麼這麼厲害？他究竟怕什麼人？

乙　什麼人他不怕！聽說只怕洋鬼子？祇要一聽見洋鬼子的名字，他的寒毛骨就戰起來了！

（甲乙喝完酒正欲下時，大傻子笑嘻嘻的跑上。）

大傻子　趕快……趕快……福大爺，別……別磨豆腐了！快去——快去——快去接洋狀元！您的長兒中了洋狀元回來了！快去迎接罷！福……福大爺！

楊父　（仍是磨豆腐，無動聲色……）

大傻子　福大爺您老聽見了沒？我是特來替您老報喜信

的！您的長兒中了洋狀元回來了，您老知道麼？

楊父　大傻子，請你再別尋我倆老開心了罷！你已經騙了我們好幾次了，何必天天尋我們開心呢？要喝酒，你就坐下，不然，就替我滾出去！

大傻子　這次的的確確是真的！我是百萬爺叫我來請您的！難道我們百萬爺還會和您開玩笑麼？

甲　這……這大概是真的！

楊母　的確是百萬爺叫你來的麼，大傻子？

大傻子　對！是他老使我來的！百萬爺聽到長兒中了洋狀元回來了，歡喜得什麼似的！

乙　為什麼？

大傻子　哈哈。因為天不怕最怕洋鬼子，我們這兒沒洋鬼子，却有一個洋狀元，聽說這樣亦足够嚇住天不怕了！所以百萬爺非常歡喜，聽到洋狀元回了！去！去！快去迎接洋狀元罷！（一邊說一邊拉着楊父下）

楊父　大傻子請你別尋我開心罷！

（大傻子急急忙忙的拉着楊父下。甲乙與楊母均望門外注視，遠遠的聽到人聲哄哄。）

甲　來了！來了！真的洋狀元來了！許多人護着他向這邊來了！

乙　那個？那個？怎麼我沒瞧見？

甲　就是那個！你看，中間的那個！很像洋鬼子的那個！瞧見了沒有？

乙　對了！對了！中間的那個一定是洋狀元！你看，你看他的帽子多麼高呵！

楊母　嚇！怎麼我沒瞧見？是中間那個黑漆團麼？

甲　對！對！已經來了！已經來了！快拿鞭砲出去放罷！快拿鞭砲來放罷！

（哄哄的人聲愈逼愈近，楊母慌慌張張的取了一掛鞭砲給甲乙，他們拿着跑出去了。楊母仍是張開嘴望外笑着。）

楊母　呵，阿彌陀佛！謝天謝地！今天我倆總算伸頭了，長兒中了洋狀元，享不盡的榮華富貴！用不盡的金銀財寶！阿彌陀佛！謝天謝地！我倆老這輩子總算伸頭了！

（爆竹一聲，大家歡喜一擁而進。洋狀元身穿西服，頭戴大禮帽，足蹬洋皮鞋，手執文明棍，口含呂宋烟，鼻架玳瑁眼鏡，前護後擁，神氣十足的進來。此時楊父楊母反倒覺得蹤脚蹤手，畏首畏尾的不敢上前迎認。

洋狀元　呀？那位是我的母親老同胞？是這位老太婆麼？（走過去與楊母握手，嚇得楊母的手只是往裏縮）呀！老同胞！咱們多年不見了！本狀元差不多不認識你了！怎麼

不見我的父親老同胞呢？

楊母 ………

洋狀元 本狀元問你的話怎麼不開口？呀？

楊母 你問的是你的爸爸麼？

洋狀元 對！我的父親老同胞！

楊母 老老，過來，過來見見你日夜思念的長兒！

洋狀元 你們這些東西怎麼這樣不懂規矩？爲什麼現在還稱我爲長兒？

楊母 你是我的兒子，我當然叫你長兒。難道你叫我稱你爲狀元老爺麼！

洋狀元 當然。洋狀元！或稱我爲「躲格特」(Doctor)。躲格特譯成中國話就是「洋狀元」。所以你們不管何人，一律應該稱我爲洋狀元，否則送到衙門裏去打屁股三百板！

衆 對！對！我們以後都稱他爲洋狀元！

楊父 洋……洋狀……狀元！你……你……你還認識我麼？

洋狀元 你這個老頭兒麼？面熟，非常面熟！呵，對了！對了！你就是我的父親老同胞！（走過去握手）呵，咱們多年沒見了！你好麼，父親老同胞？

楊父 請問『老同胞』三字怎麼講？

洋狀元 （轉向衆鄉愚）你們知道麼？

鄉衆 不知道！

洋狀元 你們眞是井裏的蛤蟆沒見過天，你們都是鄉下人，這亦難怪。你們細細聽着罷：「同胞」就是「同胞」的意思。「老同胞」亦不過是「老同胞」的意思。這有什麼難懂呢？我們外國是一律平等的。沒有什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的分別，大家都是同胞。你是我的同胞，他亦是我的同胞！大家都是我的同胞！這有什麼深奧難懂呢？

甲 洋狀元大人！請問：聽說洋鬼子的脚是直的，不能轉灣的，所以他們只要一跌倒就爬不起來。這話是眞是假？

洋狀元 哈哈。這話完全靠不住。你們只要看我的脚就知道。你瞧，要灣就灣，要直就直，完全可以運用自如。

甲 我們看您很像外國洋鬼子。

大傻子 天不怕最怕洋鬼子。現在好了！現在好了！現在我們有洋狀元了。

洋狀元 天不怕是什麼東西？

大傻子 土匪頭！他打算明天來搶咱們這兒！您老今天回來得湊巧！有了您老在這兒，他一定不敢來的！

洋狀元 諸事有我！有本狀元擔保！漫說天不怕，就是天不怕的老子，我也不怕！請你們大家放心得了！

甲　天不怕有洋鎗呢！

洋狀元　洋鎗？我的比他的更厲害！這就是我的洋鎗。這是美國大總統送給我的。（一邊說一邊由袋內取出一枝『自來水筆』示衆）這叫着「自來電鎗」。極利害。只要我一揭開！這裏面就發出萬道電針，漫說人撞着要成肉餅，就是千山萬嶺，亦能剷的坦平！

衆　喔！

大傻子　噯喲！我的媽！這小玩意兒這麼厲害麼？哈哈！難怪我們的百萬爺要親自來拜見洋大人呢！

洋狀元　誰是你的百萬爺？

大傻子　您老還不知百萬爺麼？他……他就是我……我的老爺。他是咱們這莊裏的土財主，家有百萬之富，他的外號叫着楊百萬。所以我們大家都稱他老爲百萬爺。他極不容易出來拜客的，常常是客人去拜他。今天對您老，他是特別賞臉，因爲您老是洋……洋狀元！哈哈！哈哈！

洋狀元　難怪天不怕要來搶他。

大傻子　因爲我們老爺怕天不怕，所以特來請洋狀元保駕。

（楊百萬上）

大傻子　讓開！讓開！我們老爺來了！

百萬　這……這位就是今天剛回來的洋大人麼？

洋狀元　對。洋狀元就是我。

百萬　久仰！久仰！冒昧得很！請受老生一拜。（深深的向洋狀元作了一個揖）

洋狀元　你的名字是楊百萬麼？

百萬　對。對。老生楊百萬。狀元今天是騎馬到的，還是乘轎到的？

洋狀元　騎『自由車』來的。

百萬　『自由車』？

洋狀元　『擺十刻兒』。

百萬　今天的天氣眞是湊人緣。

洋狀元　不壞。

百萬　近幾年來咱們中國總是年荒世亂。不是這裏水災旱災，就是那裏兵災匪災！眞是不成世界！

洋狀元　請你別說了。你的來意我早知道了。請放心。一切有我。有本狀元在此，天不怕決不敢來。我可以保護你的生命財產，及本村諸同胞的性命。但不知你們用什麼報答我？

百萬　我可以暫接你，倘若您不嫌棄，到敝公館去居住，您的老太爺和老太太可以同去。我那兒有花園，魚池，

假山等等，可以任狀元遊耍。有大花廳，書室可以爲狀元起居之所。花園後面有兩間空房子可以安置您的老太爺及老太太。

大傻子　（輕輕的向楊父母）聽見沒？你們從此後就要享福了。眞是「一人得福，牽連滿屋」。請您倆趕快拾奪拾奪，咱們一塊兒走罷。

楊父　走？上那兒？

百萬　上我公館裏去住。

楊父　我……我那有這種福氣！我是不去的。我沒空去！我……我要磨……磨豆腐！磨豆腐！

楊母　我亦情願跟着老老在家磨豆腐。

百萬　從此後你倆老不必磨豆腐，可以享福了！可憐你們終年勞苦，現在兒子在外國中了狀元回來，亦應該享享福！（洋狀元由袋內取出一枝呂宋煙，轉向其父索火。）

洋狀元　老同胞，找盒洋火來！本狀元要抽煙了！

（楊父順手從桌上遞了一盒洋火給洋狀元，但狀元示意令其擦燃。）

洋狀元　怎麼活到這多年紀，一點規矩不懂？

楊父　………

楊母　長兒！

百萬　（向衆）此後我們大家可以過太平日子了。天不怕雖利害，我想他決不敢到我們這『楊家莊』來。我們的生命財產全托付洋狀元身上，洋狀元眞是我們的救命恩人，我們不可不好好的孝敬他。你們大家有什麼東西可以孝敬洋狀元的，請趕早送到我的公館裏去。

甲　洋狀元，我願意孝敬你一頭大水牛，因爲我有三頭又胖又肥的大水牛。

乙　我願意孝敬您老，洋狀元，五十個老婆雞下的新鮮鷄子。

丙　我願意孝敬您老一罈老酒。這罈酒是我的媽媽留給我討老婆的。

丁　洋狀元，我窮得很。我沒有什麼貴重東西孝敬你老人家。我本來亦有兩頭人高的水牛，可惜去年發瘟死了！眞是可惜！

百萬　你乾脆說你想孝敬什麼東西就得了！用不着嚕囌嚕囌。

丁　我有一個舅爺……

百萬　難道你把你的舅爺子孝敬給洋狀元麼，糊塗東西？

丁　不是！不是！我說……我說我的舅爺有只洋狗……

洋狀元　什麼！你有一只洋狗？

丁　我沒……我沒……我說我舅爺在上海……

百萬　你這東西究竟是說話？還是胡謅？東拉西扯的扯不清楚？呀？來？大傻子，把他拉出去！免得他在洋狀元面前胡說八道的！

洋狀元　不妨讓他說完。你的舅爺在上海幹麼呢？

丁　替人作廚子。他的東家很有錢。到過一次什麼國——大概是外國。聽說我們這兒白天，他們那兒就是夜晚。……

洋狀元　你的舅爺的東家出洋買了一匹洋狗回來？對不對？

丁　不。他出洋的時候帶了一匹狗同去，後來又帶回來了。所以後來人家都叫那匹狗爲「洋狗」，因爲他是出過洋的。而且還會說幾句洋話。那知他那東家回國來不上三年就一命「哀哉」了！

洋狀元　死了？

丁　死了？

洋狀元　狗呢？

丁　沒死。我的舅爺帶他到鄉下來了。我們這些鄉下人沒見過世面，聽說洋狗子來了，大家一起擠到我的舅爺家裏去見「洋廣」！

洋狀元　現在這匹出過洋的狗子還在你的舅爺家裏麼？

丁　在。在。我想明天到舅爺家裏要來孝敬你老。因爲您老是洋狀元，再配上一匹洋狗，豈不成了很好的一對麼？

洋狀元　這好極了。我最歡喜洋狗。我們在外國出去散步的時候，時常帶着一匹很好看的洋狗。明天務須把洋狗帶來給我。

丁　一定。明天天一亮我就去。

楊母　長兒，你餓了罷？

洋狀元　早已教你們不要叫我「長兒」你們偏偏不聽！

楊母　洋……洋狀元！洋狀元！洋狀元！老娘老糊塗了！你！你！你餓了麼？我們去作飯給你吃罷？

洋狀元　這地方我能吃下飯麼？哼！

百萬　最好上我公館裏去吃罷？

楊母　不必，百萬爺，他今天剛回來，我們倆老歡喜極了，打算把那只老鷄殺了給他接風；想請您老作陪，不知您老肯不肯賞臉，百萬爺？

百萬　這很好。洋狀元今日剛回來，照理應該在家裏陪着父母吃飯，談談家常。可憐自從洋狀元到外國去後，你的兩位老人家朝朝暮暮盼望您回來，好容易您今天回來了——

中了洋狀元回來了，難怪他們歡喜，要殺一隻多年捨不得吃的老母雞替狀元接風。這眞難得，哈哈哈哈！就是老生今日亦叨光！哈哈哈哈！

楊母　百萬爺，您老這話眞講的對。正是我倆老心中的話。這好極了，旣是您老亦肯賞臉！我想我們去作飯了，請您老和長兒就在這兒隨便談談罷。（轉向楊父）老老，來，你先把籠子裏那只老雞殺了罷。讓我先煮飯。（楊父無回聲，仍是呆站着）我說，老老，你怎麼啦？呀？今天兒子從外國回來，你應該歡喜歡喜才是？來罷，老老？

楊父　好罷。

百萬　（向衆鄉愚）你們亦應該回去吃飯了！吃了飯再來看罷。

（衆鄉愚下。楊父母入廚房。）

百萬　大傻子，你趕快回去告訴二太太，說我在洋狀元家裏吃飯，請他別候我。聽淸楚了沒？

大傻子　着！是告訴太太還是二太太？

百萬　當然二太太。混帳東西！耳朵聾了麼？還不快滾！

大傻子　着！

（大傻子下）

百萬　我說，洋狀元，像用着這樣蠢的下人，簡直沒辦法！您們外國的底下人好麼？

洋狀元　不壞不壞，外國的底下人確是不壞……這個……嘿嘿……百萬同胞有幾位夫人？

百萬　僅僅兩位小妾？

洋狀元　僅僅兩位？

百萬　對。

洋狀元　嘿嘿……僅僅兩位……這實在儉省得很。我們在外國差不多每天有一位太太陪着。但是今天是我的太太，明天却變成別人的老婆了！所以轉來轉去，輪到我名下每天總有一位太太！

百萬　呀？這話怎講？我不明白。煩洋狀元講一講外國的風俗人情，我倒很願意聽聽？

洋狀元　叫我講起來就是三天三夜亦講不完。眞是一言難盡。倒不如你隨便問，我隨口答。

百萬　這亦好。請問外國人旣是這麼利害，他的國粹究竟是什麼？

洋狀元　菠菜？我們外國沒有菠菜。我在那邊十二年從來沒吃過菠菜，可是芹菜，大蒜，葱，芥菜，白菜，蘿蔔，樣樣都有，就是沒有菠菜……

百萬　洋狀元，哈哈，我說是國粹，並非菠菜！哈哈哈哈………

洋狀元　You mean 鍋鏟？ No, 我們外國炒菜不用鍋鏟，吃飯亦不用筷子。

百萬　我問的亦不是鍋鏟。是國粹。

洋狀元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What you mean 你說的是棺材——死人睡的棺材？對不對？

百萬　我說是國粹：『國』者國家之國也，『粹』者文粹之粹也；夫國粹者，一國之文化也。吾中華立國四千餘年，爲文化先行進之邦。『三綱五常』皆我國之文化也。

洋狀元　哦！我知道了！文化這個東西就是一國的文化的意思。

百萬　這才對了。文化者一國之文化也。那麼請問外國的文化究竟是什麼呢？

洋狀元　那可多着呢——就是三年亦說不完。簡單說來：高洋樓，汽車，火車，輪船，電報電話，鎗炮子彈，地道，洋毛房……這都是外國的文化。我說的這些東西你全知道麼？

百萬　有些聽見過，但都沒見過。正合了咱們鄉下人的一句俗話：『雖沒吃過猪肉，可是亦聽過猪叫』。哈哈哈哈……不過請問何謂『地道』？

洋狀元　『土道』就是 Subway。subway 就是地底下的一種道路，因爲我們外國人口繁雜，房屋時常不够居住，所以不得不開地道——在地底下建築房子。

百萬　在地底下建築房子？

洋狀元　當然。這有什麼可以大驚小怪的？在我們外國無論那個城裏都有地道。地道裏都可以走火車。

百萬　這還了得，地道裏走火車？眞利害；眞眞利害，他們外國人！

洋狀元　我們外國的房子有三百層。

百萬　呀？那有這高的房子？洋狀元，請您啦別騙我們鄉下人罷？

洋狀元　你以爲三百層樓的房子就算高麼，No! Not at all! 最高的房子可以通到天宮去！

百萬　呀！洋狀元！請您啦別和我們鄉下人開玩笑罷！這還了得！那有這麼高的房子？

洋狀元　我騙你幹嗎？你們眞是百分之百的鄉下人。大驚小怪的！本狀元不但見過通天達地的房子，而且親自到過天宮！

百萬　呀？洋狀元！您啦到過天宮？

洋狀元　這什麼稀奇？

百萬　您啦爬了多少年——才爬到天宮？

洋狀元　坐電梯，不到五分鐘就到天宮。一到天宮就有宮女出來歡迎。因爲我是洋狀元，所以不管在天上人間，處處都受熱烈的歡迎。

百萬　您眞是孫猴子復活了？洋狀元！眞是孫悟空了！難怪天不怕一聽着您到了就嚇軟了脚！

洋狀元　他雖是天不怕，却不能不怕本狀元！慢說別的，只要我拿出這枝『自來電鎗』來，就足以把他嚇死！

百萬　自然！自然——自然！這是自然的！洋狀元，您啦那枝『自來電鎗』可否讓我見識見識？

洋狀元　可以。但是你決不可動手。非常危險！ You see!（一邊說一邊取出一枝『自來水筆』示楊）你看，這玩意兒雖小小的，却是非常利害；只要我把這頭上一揭開，裏面就瀉出萬道金針，I mean電針，不但可以殺人斬獸，而且可以穿山撤海！

百萬　這小玩意兒有這樣利害麼？我倒不信。讓我來使使看？

洋狀元　我問你：你要不要腦袋？假若不要你的腦袋，你可以拿去試試，來！我給你！你拿去！只要你不怕死？

百萬　請洋狀元別生氣。我剛才不過是開玩笑罷了，您啦居然認眞了，我那敢動手？哈哈哈哈……

洋狀元　你們這些『鄉下老』眞是可惡！

百萬　哈哈哈哈……

（楊父母忙着將菜飯搬上桌。）

楊母　兩位請先喝酒罷。

百萬　好。好。今天可忙壞你兩老了。

楊母　這倒沒什麼？不過今天您老肯到我們這種窮人家來吃飯，眞是賞光不少。

百萬　這是那裏話！狀元，洋狀元，來，您啦請上坐。我先敬您一杯。

（洋狀元走到棹邊將菜僎細看，忽然大怒。）

洋狀元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這簡直是汚辱本狀元的人格！豈有此理！

百萬　怎麼啦？洋狀元？怎麼啦？洋狀元？有什麼菜不合尊意麼？

洋狀元　把這兩老東西叫來！這那像洋狀元吃的菜飯？我們的洋豬洋狗吃的都要比這好的多！

（洋狀元一時氣忿，將滿棹的杯碗，嘩嘩一聲，翻倒在地。楊父母駭得只是發抖。）

楊母　寶貝這是怎麼一回事？你……你要知道我們兩老是你的親生父母，並不是你的兒女，好沒良心的東西！（一邊說罵，一邊放聲大哭。）

洋狀元　你們是我的父母？我就不知道什麼叫着父母！

楊父　我……我把你……你這……你這忘恩負義的畜生！禽獸！沒天良的禽獸！

楊母　（哭）百萬爺，這……這是我兩老整天整夜惦着的長兒！喔喔……喔……

百萬　請你兩位不必傷心。大概洋狀元這會兒糊塗了，一時忘形了！容我慢慢的開導他！（轉向洋狀元）洋狀元，請你別見怪！你這種行爲確是不對！對待別人不要緊，可是於自己的親生父母，却大大的不該！

洋狀元　我們外國是一律平等！不管什麼人！

百萬　君，臣，父，子，夫，婦，朋，友？

洋狀元　Bunk, That's all!

百萬　難道外國人不講『孝』麼？

洋狀元　孝？Nonsense, that's all!父母生兒女的時候，亦不過是想滿足他的性慾罷了！

百萬　呀？這話怎講？我倒不懂？

（大傻子急忙跑上。）

大傻子　老爺！不好了！不好了！天不怕離咱們這兒只有五里！太太請您趕快和洋狀元回去！太太着急得很！

百萬　天不怕離咱們這兒只有五里？這還了得！

（一時衆鄉愚擁了進來，跪在洋狀元面前。）

鄉衆　洋狀元！請您做好事！積德！打救我們！天不怕已經來了！離此只有五里！聽說他有洋鎗！一上這兒，他就要大姦大搶！反抗的，他就用洋鎗射死。請您着楊家祖宗面上看，打救我們罷！

百萬　好！你們都起來。到我家裏去避難。洋狀元已經答允到我公館裏去保護！

衆　謝謝百萬爺的恩典！亦謝謝您啦，洋狀元！

洋狀元　（向丁）你不是說你舅爺家裏有匹洋狗麼？我明天就要。聽見沒有？

丁　着！明天天一亮我就去！

洋狀元　（向百萬）你家裏有些什麼人？

百萬　沒什麼人。清閒得很。狀元住在我那裏一定很安靜，我敢擔保！

洋狀元　有多少女人？

百萬　女人？

洋狀元　Yes!女人？

百萬　女人？沒——沒！

洋狀元　你沒有太太麼？

百萬　太太？有的。有一位。

洋狀元　你先不是說你還有一個小老婆麼？

百萬　是的！哈哈哈哈……咱們走罷……（轉楊父母）你們兩老一同去罷？

楊父　我們不去！我們不怕死！我們甯可叫天不怕打死！用不着洋……洋狀元！用不着！用不着那沒天良的畜生！

洋狀元　走！走！咱們走！不用管他們！由這兩個老東西死亦好，活亦好！

百萬　大傻子！前面帶路！

大傻子　著！

（大家擁着洋狀元下。楊母放聲大哭。）

楊母　天呵！

（楊父擺了擺頭，用衫袖拭了拭眼淚，長歎了一聲。）

楊父　老老，別哭了罷！來！來！咱們還是來磨咱們的豆腐罷！唉！

——幕——

第二幕

景　楊百萬的大花廳。房屋高大。陳設精緻。

開幕時洋狀元緊緊握着楊百萬的姨太太的手，圓睜眼笑。

姨太太　請您饒了我罷，洋狀元！這並不是你們外國！倘被人碰見了就要我的命！

洋狀元　不要緊！不要緊！這握握手算不了什麼！有洋狀元在這兒，天大的事情亦別緊！哈哈！真怪，你爲什麼嫁給這樣一個老東西做姨太太？倘若你嫁給我是多麼好呵——年紀很輕，且非常漂亮，又是洋狀元。你看這是多麼一對美滿的佳人才子？你愛我麼？Darling, My sweet darling!

姨太太　饒了我罷——請——請饒了我罷！你再不讓我走，我就要惱了！我定要惱了！

洋狀元　我真愛你！Darling？我真愛你Darling？我帶你到外國去看世界好不好？我帶你去遊天宮好不好？Oh! You are so charming! Oh! You are so beautiful! Oh! Dear!

姨太太　你再不放手我就要嚷了！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身分！你是洋狀元！洋狀元的身分是何等的高貴！

洋狀元　你既是知道洋狀元的身分高貴，你就應該嫁給我？

姨太太　（表示一種欲脫身的媚笑）好。好。我嫁給你！咱們以後再談罷！放手！放手！快放手！有……有人來了！你聽……你聽脚步響？讓……讓我走罷，我的好洋狀元？

洋狀元　親一親我的嘴，我就讓你走！

姨太太　你別胡說了！我看你這人一定有神經病！不然，何至這樣發狂！我又不認識你！爲什麼這樣胡纏着我？你再鬧，我就嚷了，把我的老爺嚷了來，你亦沒好處！

洋狀元　你嚷！我不怕，你的老爺最怕我！他和你的性命都在我的巴掌心裏！

姨太太　來了！來了！這眞有人來了！

（姨太太剛撇開洋狀元時，大傻子上，並連數聲。）

大傻子　太太！老爺在東廳裏請您啦。

姨太太　洋狀元，請您別客氣。想吃什麼，用什麼，就請老老實實的告訴我們。咱們都是自己人，犯不着客氣（轉向大傻子）大傻子，你應該好好的侍奉洋狀元，倘有半點差錯，我就告訴老爺打斷你的骨頭！

大傻子　着！

（姨太太一笑而下。洋狀元痛望着。）

洋狀元　My darling! My Sweet darling! 給我一個 Kiss（作撫抱狀）My darling（轉向大傻子）Isn't she charming。

大傻子　哈哈……洋狀元，請您別和我們鄉下人說洋話罷。我們又不懂！這實在糟蹋了！我聽着只是『話拉滑拉』的！

洋狀元　眞是『對牛彈琴』！

大傻子　您啦要彈琴？我們這裏有胡琴？

洋狀元　別胡說八道的！當着本狀元一點規矩沒有？這還成體統？替我放小心點！

大傻子　着！着着！

（洋狀元取出一枝呂宋烟含在口裏，兩眼釘着大傻子，意欲命其燃火。）

洋狀元　你……你眞是你媽的……你眞是你媽的傻東西！狀元要抽烟，你還不趕快拿火來？你媽的眞鈍！

大傻子　我並不知道你啦口裏含的是烟。我以爲這是您啦從外國帶來的黑甘蔗。（一邊說，一邊替洋狀元擦火）

洋狀元　我叫你去幹的事情你幹好了沒？

大傻子　回狀元的話：我這淸早起來就去了。當我進門的時候，他們正在磨豆腐。我就把狀元的意思一五一十的告

訴了他們了，老太太氣極了，連忙說：『我猶如這個兒子死了』！一邊罵，一邊哭，真是傷心，真是可憐，把我亦引的哭起來了！唉！真是可憐？洋狀元！

洋狀元　我的『爺子』說了什麼嗎？

大傻子　老太爺子麼？沒。他老沒開口。他老只專心專意的磨豆腐。

洋狀元　這兩個老東西真是可惡極了！我的『人』已給他丟完了：我巴不得放把火燒掉他們那只店子！真是丟人！

大傻子　狀元不應該這樣狠心。他們總是你的父母！小的這話本不該說的！不過小的實在看不過眼！

洋狀元　放你媽的屁！你看不過眼？你是你媽的什麼臭東西！

（楊百萬手中拿着一封信上）

百萬　洋狀元！洋狀元！您老又是爲什麼生氣？（轉向大傻子）大概又是你這傻傢伙得罪了洋狀元？混帳東西！早就對你說過：這屋裏什麼人都可以得罪；但千萬別得罪了洋狀元！你這不懂世故的東西，偏偏不聽老子的話！偏偏不替老子顧面子！滾出去！你替老子滾出去！老子有錢還雇不着人嗎？哼！

大傻子　（作哭泣狀）……老爺……老爺小的下次決不敢！就是這次亦不是小的故意生事：只因洋狀元老爺叫小的去……去放……放火……

百萬　放火？上那兒放火！

大傻子　上狀元家裏。您想，這放火是要遭天雷打的，是傷陰德的，小的怎敢去幹？加之他們兩位老人家很和氣，待我亦非常的好：我有時喝了口上他們那兒去，不是茶就是酒！現在我怎能幹這種忘恩負義的事？

百萬　洋狀元，請您啦別氣。千看萬看看着我臉上看，您啦是遍遊天下的，當然不至把這點瑣事存在心裏。不過，嘿嘿，你叫大傻子去放火燒死您的兩老，這事未免欠斟酌？他們無論那樣不好，終是您的親生父母。

大傻子　對　！　老爺　！　你啦這話對　！　小的亦是這樣說！——人總應該有天良！

百萬　你這東西還在胡鬧？還不趕快跪下向洋狀元陪個「不是」？

大傻子　著！一邊跪下一邊說，洋狀元！請莫怪小的。小的年輕，不懂事，冒犯了狀元爺！請爺開恩，別見怪，小的下次不敢！現在小的替爺請安！

洋狀元　百萬同胞，這全是一點誤會。我並不是使他去燒死我的兩老，我的原意是叫他去燒掉他們的磨房？

百萬　你爲什麼一定要燒掉他們的磨房？

洋狀元　因爲我嫌他們太丢我的人了！您想，我現在雖是一個堂堂皇皇的洋狀元，可是人家說起來總說我是賣豆腐的兒子，所以我爲顧全面子起見，我想放把火燒掉他們的磨房，那知這蠢東西滿誤會了我的意思。

百萬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我說那有兒子燒死親生父母之理！原來是誤會，哈哈哈哈！

大傻子　（仍跪在地下）下次決不敢！老爺！

百萬　下次洋狀元無論使你幹麼，你決不可違背！聽見沒！

大傻子　著！

洋狀元　還跪着幹麼？還不替我滾出去！

百萬　洋狀元命你起來！蠢東西！

大傻子　著！

（大傻子站着還是不敢移動。）

百萬　還站着幹嗎？你？你？

大傻子　著著！

（大傻子下）

百萬　哈哈，請您啦別生氣，洋狀元！像他們這些小人眞是可憐又可嫌。請您啦別見怪罷。哈哈哈哈。

洋狀元　我與他鬧氣未免太不値錢了。不過我不能不給一點洋狀元的威風他看看，好敎他以後小心點！

百萬　對。對。這話很對。正如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您啦是洋狀元，當然較平常的君子更要威嚴一點！哈哈哈哈！

洋狀元　關於天不怕有什麼新聞麼？

百萬　有的有的。不是狀元提及我倒忘了。天不怕有一封信給我！您瞧！（將信示狀元）這幾句話寫得多麼好……念道「我天不怕什麼人都不怕，只怕你們家裏的那個洋狀元。聽說他有一枝『自來電鎗』。這鎗能穿山撤海。聽說他遊過天宮，到過地球的那邊的那邊。你既然有這麼利害的一個洋狀元保駕，那麼我天不怕只好從罷休了！」哈哈，洋狀元，您的威風眞利害呀！您瞧天不怕果然眞不敢來了！您現在不僅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且是我們「楊家莊」的佛爺！此後我們應該好好的孝敬您啦！洋狀元！

洋狀元　既然如此，當然本狀元亦用心保護你們。

百萬　洋狀元，我這家裏所有的，都是您的啦，可以隨便使用，無論什麼！——要金就金，要銀就銀！倘若您啦不願意您的老太爺和老太太在家裏磨豆腐，竟可以接他們上我這兒來住，反正我後花園裏還有幾間空房子，（轉向內呼）

來呀！大傻子！來呀！傻子

（大傻子急上）

大傻子　老爺！

百萬　大傻子！去，趕快去！到狀元家裏去接狀元的老太太和老太爺來！

大傻子　回老爺的話：他們一定不肯來的。

百萬　混帳東西！你還沒去，怎知道他們不肯來？你是張天師麼？諸葛亮麼？還站着？還不趕快滾去！

大傻子　者！

（大傻子下）

百萬　狀元，您在想什麼？想什麼吃？想什麼用，都請告訴我。我一定照辦。我所有的都是您的！

洋狀元　你這是真心話麼？

百萬　當然！有一點假心，就叫我天誅地滅！

洋狀元　既是如此，我倒問你要一件東西。

百萬　可以可以！什麼東西——金？銀，財？寶？總之，凡我所有的，任您挑選！

洋狀元　金，銀，財，寶，我都不要！

百萬　那麼您要什麼？

洋狀元　我要一個人。

百萬　要個人？呵？對了，是大傻子？大概是因為他服侍您很週到，所以您想要他。可以可以——這何消說，當然可以！哈哈哈哈！……

洋狀元　我要的不是男人。

百萬　呵？——那麼是女人？（洋狀元點點頭）女人倒稍微難一點。但不知狀元看中了外面那個姑娘，我一定想法做媒！

洋狀元　我要的是你家裏的女人。

百萬　哈哈，狀元，請您別和我開玩笑罷。難道您還不知道老生不德，膝下無子無女嗎？倘若我命裏有一小女，老生一定將他許配給您。真是門楣生光，女兒配給像您這樣的洋狀元！可惜我命裏沒有這種福氣！哈哈哈哈……

洋狀元　我並不是要你的女兒。你亦沒女兒。就是有女兒，亦不能嫁給我。因為咱們都是姓楊。

百萬　哈哈，哈……對了……對了……我真是老糊塗了！不是您提及，我幾乎忘了「同姓不婚」的老例……哈哈哈哈……真是我越老越糊塗了……不過您要的究竟是誰呢？

洋狀元　你們後面那位年輕輕的，漂亮亮的，二十來歲的是誰？

百萬　呵？他麼？是……是……是小……小妾！小妾！

嘿嘿嘿嘿……今天的天氣算不壞……怎麼大傻子這東西還沒回？

洋狀元　你今年有多大年紀？

百萬　要到今年冬月才五十九歲。

洋狀元　你這麼大的年紀，討這麼年輕的老婆是不合乎我們洋規矩的，你知道麼？本狀元今年剛三十歲。

（衆鄉愚上。）

衆　呀！洋狀元眞利害！眞利害！天不怕已經嚇走了！天不怕已經不敢來了！這都是洋狀元的力量！洋狀元，明天我們打算開祠堂公宴您，您能到麼？

洋狀元　（向丁）洋狗子呢？

丁　回狀元的話：我今天一早就換了新衣，騎了驢，一心一意的到舅爺家裏去接那匹出過洋的狗子，那知他早已死了！所以我白白跑了一趟？

洋狀元　死了？怎麼死的？

丁　據我的舅爺說是因爲這匹狗到過一趟外國，染了些不三不四的外國皮毛習氣，回到中國來還是一味的擺洋架子，叫他看門他不會看門，叫他守夜他不會守夜！我的舅爺氣極了，一鋤頭就把他打死了！

洋狀元　唉！可惜！可惜！眞眞可惜！

百萬　倘若那匹狗沒死，拿來孝敬洋狀元倒是一件很好的禮物，可惜死了！唉！

（大傻子上）

大傻子　回老爺的話：狀元的老太太和老太爺子都來了。

百萬　把他們叫上來！

大傻子　著！

（大傻子引着楊父母上）

楊父母　百萬爺！這怎敢當，承您老人家這樣顧念我們兩老？

百萬　不必客氣。就在我公館裏住下。後花園裏有幾間空房子。你的兒子不歡喜你們再磨豆腐了，就請你們別磨了罷。兒子既是中了洋狀元，做父母的亦應該享享福。現在就在我這兒住下罷。想吃什麼，用什麼，老實告訴我們。

楊父母　謝謝您啦的恩典，百萬爺。

百萬　用不着客氣。都是自己人，大傻子把他們帶到廚下去看看。趕快開飯來，我們肚子有點餓了。

大傻子　著！

（大傻子引着楊父母同下）

百萬　向衆鄉愚今天你們就在我這裏便飯罷，順便陪陪

洋狀元。

甲　這怎敢當？

乙　謝謝大爺！

丁　我正有點餓了！

百萬　你們都是佔洋狀元的光，你們應該謝謝他？不然天不怕這會兒搶來了，看看你們吃什麼！

衆　謝謝您啦，洋狀元！我替您啦請安！

（大傻子與楊父母端了菜飯上，衆鄉愚幫忙呈擺上。）

洋狀元　又是吃中國飯麼？

百萬　哈哈，對不住，就是這點對不住，沒「洋飯」給您啦吃。倘在上海北平這些大城裏，我一定聘兩個會作洋飯的廚子專門侍候您啦，無奈在我們這窮鄉僻隅，就是拿着萬金亦請不到一個能做洋飯的廚子。哈哈，這一點請洋狀元包涵。

洋狀元　不過我十多年沒拿過筷子，不知現在還會不會拿？

百萬　哈哈，這很容易。練習練習。

洋狀元　老實說：我討厭筷子！野蠻得很，用兩根竹子吃飯！

百萬　是！是！野蠻得很。可是咱們已經野蠻了四千餘年了。哈哈哈哈。

大傻子　酒席擺好了。您啦請罷！

百萬　洋狀元，您們坐起罷？

洋狀元　不成不成！本狀元決不能用這種野蠻東西吃飯，我非要我們的外國傢伙不可！大傻子，來，你替我趕快找一把刀，一把叉，一個匙，一個小匙，來。還有：一塊白布，外加一個大盤子。聽清楚了沒？

大傻子　刀，叉，大匙小匙，外加一個大盤子！對了麼，您啦

洋狀元　還有一塊白布。

大傻子　白布白布！

（大傻子下）

百萬　咱們大家都請罷，怕菜涼了！洋狀元請上坐。你們就隨便坐。我自己坐這裏把壺。

（大家先後入了席，楊父在一旁侍候。大傻子拿着一套中國廚房裏慣用的刀（小菜刀）叉……上。洋狀元接來放在自己面前，做出種種『吃洋飯』的怪樣。同席的諸鄉愚只是兩眼呆望着。）

洋狀元　你們專門望着幹嗎？你們吃你們的？

百萬　請！請！咱們大家敬洋狀元一杯！祝他多福多

壽，陞官發財，多多爲我們楊家莊上爭光，生色！這一次倘非佔狀元的恩典，我們早已被天不怕搶的一蹋糊塗了！

衆　對！對！大家請！

（大家一飲而盡。）

洋狀元　大家不必敬我！把壺交給我自己！痛快些！我們外國人喝酒不像你們中國人扭扭揑揑的。我們要麼不喝，要喝起來一連就是三壺！（說畢一連喝了數杯）完了！完了！這壺完了再拿兩壺來！（楊父順手又遞了兩壺給他）洋狀元又是一連數杯。

乙　噯呀，洋狀元眞是『海量』！

甲　你錯了！應該說『洋量』！

丁　對！對！『出過洋的量』！

百萬　吃點菜『解解』，洋狀元！這是青豆炒鷄松。味倒很不壞。請嚐一點，洋狀元。

丁　這青豆炒鷄松確是很好。我長的這麼大，這是我第一次吃鷄。

乙　這是你第一次吃鷄？

丁　不。不。我說這是我第一次吃這麼青的青豆，炒這麼鬆的鷄松。

（說的大家哈哈大笑，此時洋狀元已經醉了，口裏只是眠唔呀唔的糊說一頓，如喝醉了酒的外國水兵一般。楊百萬的姨太太上。）

姨太太　洋狀元的老太太不知爲什麼哭着回家去了！她口口聲聲說他不能再活了！他不能眼巴巴看着這種怪樣子？我留她，亦留不住！請趕快把個人跟着她去罷？

楊父　呀？我的老老回去了麼？呵？呵？可憐我的老老！我！我！現在亦要回去！我決不願眼巴巴的看這奇形怪狀！百萬爺！謝謝您啦，對不住您啦，只恨我們兩老不該生出這種畜生來！（指着洋狀元）我……我把你這不怕天雷打的畜生呵！天！天呵！

（楊父悽切氣忿的下。）

衆　………

姨太太　可憐！

洋狀元　可憐？——這有什麼可憐？他們早就該滾的！

衆　………

洋狀元　My darling，我要跳舞了！來！來，我要抱着你跳舞了

百萬　呀！你趕快下後去。洋狀元喝醉了！

洋狀元　誰……誰喝……喝醉了！本狀元要跳舞了！站開……站開……本……本狀元要跳……跳舞了！

（姨太太正欲下時，洋狀元突然跑過去緊緊的抱住她，作洋人跳舞。口裏大叫"My love""My darling"不止。全場駭得祇是抓頭踏脚。楊百萬雖想竭力將她倆拉開，但是那裏能夠。所以全場是一齣活活的「走馬燈」。）

百萬　強姦！強姦！洋狀元強姦！洋狀元強姦！打！打！伙計們！打過去！打過去的有賞。

衆　打！打！打……洋……洋狀元！

大傻子　不好了！不好了！天不怕已經殺到咱們門口了！殺來了！已經殺到門口了！（忙跪在洋狀元面前哀求）洋狀元救我！洋狀元救我！救我這條狗命！我是死不得的！我家裏只有一個老娘？您的您的自來電鎗呢？趕快趕快拿出去放罷！狀……狀元爺！您聽！您聽！來了！來了！進……進……進來了！噯呀！洋——洋——狀——元——。

（此時全場人物均跪下，大呼救命。惟姨太太轉身倒在洋狀元的懷中。）

洋狀元　My—my-d-a-r-l-i-n-g!

——幕——

第三幕

景　與第一幕同。時間—與第二幕相離一小時。開幕時楊父正在預備磨豆腐。楊母坐在一旁哭泣。半晌無聲。

楊父　老老，別哭了罷。身體要緊。唉！做人真是難；沒兒子的時候眼巴巴的望兒子；兒子小的時候，巴不得他趕快成人！唉，如今我們總算有了兒子！如今我們的兒子總算長大成人了！唉。

楊母　我把他沒天良的畜生，十月懷胎；朝朝暮暮的替他燒香拜佛！我這輩子算白白的了！算白白的了！還活着幹嗎？我還……我還有什麼想頭！我——我——我？

（楊母暈倒，楊父急抱住。）

楊父　老老！死！要死，咱倆一塊兒死！老老！老老！老——老！（放聲大哭）

楊母　我們還有什麼……什麼指望！還有什麼臉做人！老老？我……我不能活了！不！不！不能活了！

（楊母急忙跑到磨房拿着一根繩子就要吊頸。楊父攔住。）

楊父　老老！你眞要死麽？

楊母　我還有什麼可活的？

楊父　那麽我們一同死罷？

楊母　不！讓我一個人死！

楊父　老老！老老！我們一同死罷！反正沒臉再活着！

唉！死罷！死——罷！

楊母　天呵！

（兩人相抱大哭。遲疑。決心。繩子剛套上頸。天不怕上。天不怕體格長大，衣軍服，滿面鬍鬚，戴一副金絲眼鏡。）

天不怕　呀！呀！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一吊上去，命就沒了！我想你們這多年紀應該知道？

（天不怕從楊父母手中取過繩子來。）

楊父母　……

天不怕　你們的吊頸還是開玩笑呢！還是有何寃屈？

楊父母　……

天不怕　嚇！怎麼不開口？——倘是有何寃屈，望照直講來，我將代你們雪恨報仇；萬一你們吃飽了沒事幹，想拿尋死開開心，那麼亦用不着吊頸，——太麻煩——我這兒有現成的手槍！（由袋內取出一把手槍）容易得很，霹靂一聲，你們兩條命一會兒就結果了！

（楊父母嚇得臉色灰白，戰戰兢兢的不自主的跪下。）

楊父　大爺！大爺！請您做好事！做好事！……太爺…

天不怕　我生平最歡喜做好事，最好替人打抱不平，但不知你們有什麼寃屈！

楊父母　……

天不怕　你們究竟有什麼寃屈？

楊父　假若您眞願做好事，那麼請您霹靂一聲，把我們兩口子打死罷！

天不怕　（驚訝）什麼！你叫我用鎗打死你倆？對不對？這是我生平遇見的第一件奇事！如此看來，你們兩老倒像有莫大的寃屈！請起來！請起來！咱們細細的談一談！不要緊！不要緊！天大的寃屈，我亦可以替你報復。

（天不怕將楊父母扶起來，他兩老的脚只是不住的顫動。）

天不怕　別發抖。別怕。我對你們沒有壞意。請放心。因爲看見你們這是茶酒店，我特爲進來喝酒的，那知恰碰着你們在那兒上吊。你們是老夫老妻麼？

楊父母　點點頭。（脚還是不住的顫動。牙齒似乎沙沙的響。）

天不怕　你們是開豆腐茶酒店麼？

楊父母　（仍是點點頭）

天不怕　旣是如此，你們爲什麼要吊頸呢？

楊父　因爲——因爲……

天不怕　因爲什麼？

楊父　因爲我們不想活了！

天不怕　我明知道你們不想活才要吊頸，但我問的是你們爲什麼不想活？懂嗎？

楊父　因爲——因爲我們不能活了！

天不怕　（顯不耐煩狀）噯，你這個老頭兒眞麻煩！『不能活了！不想活了！』說來說去總是這兩句！還是你（指楊母）說罷？

楊母　大爺！因爲我們實在沒臉再活着！

天不怕　你們做賊被人捉住了麽？

楊父　不，不，因爲我們有個不孝的兒子！

天不怕　哦！我知道了！大概是你的兒子做賊被人捉住了，所以你們做父母的，亦沒臉活了？對不對？

楊母　不！他沒做賊！可是……

楊父　唉！大爺！本來俗話說『家醜不可外揚』，可是我現在不能不照直告訴您。您啦想想，大爺，我們兩老還有什麼臉活着！從小把他養成人了！爲他辛苦了一輩子！天天指望他回來！那知他如今從外國回來了就不認我兩老了！如今他中了什麼洋狀元就不認父母了！畜生！畜生！沒天良的畜生！（泣）喔……喔……喔……

楊母　（泣）請問大爺！我兩老還什麼臉再活着？喔……喔……喔……

天不怕　（神色陡變）哦？原來洋狀元就是你們的兒子？他躲在什麼地方去了？趕快把人交來，否則你們兩條狗命難逃！

楊父母　………

天不怕　你們知道我是誰麼？

楊父　知道！知道！您啦是……是大爺！

天不怕　我不是大爺！我是天不怕！我特來捉洋狀元的！人在什麼地方！趕快交出來！

（楊父母聽到『天不怕』三字，不知不覺的又跪下了。）

楊父　天……天大爺！我……我們實在不知……知道……不……不……知道！天大爺！

天不怕　（冷酷的笑）哈哈！你們還騙我！我親眼看見他向這邊逃來了！本想開槍擊他，無奈我想活捉洋狀元！我要看看洋狀元的威風究竟如何！

（大傻子急上，但一見天不怕，忽想退。）

天不怕　（向大傻子）站住！

大傻子　著！

天不怕　你來幹嗎的？說實話！撒了半句謊，我准請你吃「定心丸」！

（天不怕用手鎗對着大傻子，駭得他連忙跪下。）

大傻子　我……我說……說實話！大爺！我是來找洋狀元的！

天不怕　爲什麽要找洋狀元？

大傻子　因爲我們的老爺太太被天不怕捉住了。洋狀元是我們老爺的保鏢的！因爲他有一枝什麽自來電鎗！聽說天不怕最怕這玩意兒！大爺，這全是實話，請……請饒了我這條狗命罷！我……我是不能死的！我家裏只有一位老娘！

（遠遠的聽着人聲噪雜。片刻天不怕的部下押着洋狀元，楊百萬及姨太太與衆鄉愚同上。）

部下之一　大爺！全活捉來了！這個怪東西就是洋狀元！

天不怕　哦？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洋狀元麽？久仰得很！據說你曾經上過天，下過地，能飛山走壁，現在我倒要請教請教？

丁　洋狀元您的自來電鎗呢，趕快拿出來救我們罷！

天不怕　不錯，聽說你還有一枝自來電槍，不才倒想見識見識？

百萬　我被騙了！我被騙了！如今我纔知道我是被騙了！唉！

天不怕　（命令部下）來！先把他的衣服剝下！這種怪樣兒實在看不過眼！

部下　著！

（天不怕的部下將洋狀元的洋服，洋鞋，洋帽……一起脫下，並由衣袋內取出『自來水筆』。）

大傻子　（指着自來水筆）小心！這小玩意兒非常利害！利害！這是洋……洋狀元的『自來電槍』？

天不怕　什麽？這就是洋狀元的自來電槍？（冷笑）哈哈！我眞忍不住要笑了！哈哈！就只有你們這些傻東西信！這明明是一枝自來水筆。

大傻子　自來什麽筆？

天不怕　洋鬼子寫字的筆！知道嗎？眞是一羣傻東西！就信以爲眞了？

（將自來水筆用力擲在地下）

衆　咱們上當了！上當了！咱們上當了！

天不怕　可是要『上一回當，學一回乖』才好！

百萬　可是天大爺，您啦亦上了他的當！

天不怕　我？

百萬　您爲什麽寫一封信給我，說：您最怕洋狀元？您……………這不是上了他的當麽？

天不怕　寫信給您？誰寫信給您？

（楊百萬由袋內取信示天不怕。）

百萬　這不是您寫的麼？足見上他當的，不僅是我們這些鄉下人！

天不怕　閱信後，（冷笑）哈哈！我天不怕雖是掛牌的土匪，何至寫出這別字連篇的信？哈哈！笑話！笑話！

百萬　那麼這信究竟是誰寫的？

洋狀元　是我揑造的。

百萬　我……把你這狼心狗肺的洋狀元。

天不怕　來！拿出去斃了！——但在槍斃以前，你還有什麼話說麼，洋狀元？（冷笑）

洋狀元　唉！我現在還有什麼可說的呢？我對你們說的話，沒有一句不是騙你們的！對你們一切的舉動，都是我假裝的，騙你們的！總之，我是一個大騙子！但是——列位，我終對你們說過一句實話；就是「我到過外國十三年」這是眞的！（彷彿要流淚）

部下　還說什麼！走罷！走罷！

（楊父母跪在地下，拉着天不怕的衣角，苦苦的哀求。）

楊父　天大爺！天大爺！請您，可憐，請您可憐我們倆老，饒他這條狗命罷！天大爺，可憐我們倆老只有這個兒子……

百萬　你倆別糊塗罷！這種「報應」兒子還要幹嗎！況且他還不認你們是他的父母！哼！

天不怕　對！他不是曾經逼得你倆老吊頸嗎？

楊父　天大爺，話雖如此，可是，天大爺，他總是我倆老的兒子！他是我倆的血肉，我們怎能眼巴巴的看着他去死！

楊母　萬一你們要槍斃他，請先斃我們倆老罷！先！先槍斃我們倆老罷！喔……喔……喔……

（此時洋狀元突然跑過前去，一手抱住媽，一手拉住爸。放聲大哭。）

百萬　大概天良發現了！

天不怕　也能，只要他的天良大發，看他的父母面上，饒了他這條狗命罷。可是像他這樣一個壞東西，總要懲罰他一下才能使人心服。你們都是上了他的當的人，你們看看用什麼法則來懲罰他最好？

百萬　我主張明天開咱們楊家莊的祠堂來打他的屁股板！

天不怕　打屁股板倒很好，可是太麻煩。你們還有別的

較簡便的法則麼？

甲　我說最簡便的辦法是要洋狀元馬上跪下，恭恭敬敬向我們這些上了他的當的人，每人磕三個響頭！

丁　三個頭？太便宜他了！太便宜他了！非要他向每人磕五十個響頭不可！

大傻子　照我這個傻子看來，磕響頭，打屁股板子，對待我們這些鄉下人倒是很好的處罰，可是拿來對待他們這些洋大人，好像有點不很相宜！

天不怕　那麼你有更好的辦法麼？

大傻子　有的有的。我有個處罰他的辦法。這個辦法又好玩，又有一點點意思。

百萬　大傻子！你有話就趕快說，沒有就別亂開口！

天不怕　讓他說完。

大傻子　我說最好讓洋狀元再把他的那套怪衣服穿起來，帽子戴起來，扮着一頭驢兒拉着這個大「磨」，讓他像驢兒似的在前面走着，我們大夥兒在後面趕着。你們諸位看看這個辦法好玩不好玩？有意思沒意思？

衆　大傻子這個辦法好極了。行，行，咱們馬上就行！

（大夥急急忙忙的將洋狀元裝扮起來，套在磨圈裏，大傻子等拿着鞭兒在後面趕着。）

衆　驢！驢！驢！驢！哈哈！哈哈哈哈哈！

——幕——

（原載北平晨報副刊）

暗嫩

向培良

角色

暗嫩　以色列王大衛的兒子。

約拿達　暗嫩的朋友。

埃及人亞東　大衛的武士。

赫人希利斯　武士

以帖　武士。

他瑪　大衛的女兒。

書該亞。

一個男僕。

拿火把的人們。

女侍們。

（這個故事見舊約撒姆耳下十四章，約在西歷紀元前千零三十年左右。）

佈景

一張暗紫色的幕懸在舞台中間，把舞台隔作前後兩部，前部約佔四分之一。幕幔兩旁看見柏香木的牆，用紫色幔子護着。希利斯武裝拿槍站在右邊，看守着。

埃及人亞東從左邊進來，也是武裝，但未拿槍；他已經老了，垂着東方人的白色長鬚。

亞東　勇敢的希利斯，你在這裏爲王的兒子看守嗎？

希利斯　是的，可尊敬的老亞東，誰差遣你到這裏來呢？

亞東　衆王之王大衛差我到這裏來的，他叫我來看王的兒子暗嫩。叫我問他好。並且還有話叫我傳說呢。

希利斯　呵，可尊敬的亞東，你一定來傳報好消息的。我叫書該亞去看看王的兒子醒了沒有。書該亞！書該亞！

（書該亞從右邊進來）

書該亞　勇敢的希利斯，你叫我有什麼事呢？

希利斯　你去看看王的兒子醒了沒有。要是醒了。你對他說。大衛王差埃及人亞東來問他好，並且有話傳說。

書該亞　我一定照你的話去做。（她走進幕內）

亞東　勇敢的希利斯，你在這裏看守已經很久了嗎？

希利斯　（攀開幔子）沒有。我從太陽在上面照着的時候才看守起的；現在，牠已經到西邊去了，我的時候就也到了。

書該亞　王的兒子還沒有醒來呢。只要他眼睛一離開睡和夢，我便立刻告訴他的。（退）

希利斯　你來得很不幸，你要在這兒等候了。

亞東　沒有什麼，我應該等候着王的兒子的——看，那不是以帖人以拉來了嗎？

希利斯　是的，他來代替我的職務——好以拉，你來得這麼早嗎？

以拉　我應該趕太陽還沒有休息以前來到，這是我的職務。呵，可尊敬的老亞東，你來看我們嗎？

亞東　我是從王那兒來的，來問王的兒子暗嫩的好，並且還有話傳說。你好嗎？

以拉　我是同一頭野牛似的健壯。呵，可尊敬的亞東，你是從王那兒來的，王在什麼地方呢？

亞東　王知道他的兒子暗嫩病了，他很憂愁，王的嬪妃們替他擺設筵宴解憂呢。

以拉　在什麼地方？

亞東　在拔示巴那裏。

以拉　是曾經作過赫人烏利亞的妻子的拔示巴嗎？

希利斯　唔——

亞東　可憐的烏利亞，我從先曾經跟他同在一個帳幕底下住過。他勇敢如獅子，奔走如野地的鹿，他的腳賽過亞撒黑的腳。他的手臂堅強。他的刀快利。不幸他同王的僕人們攻擊拉巴域的時候，被刀劍所傷了。他死的時候，還打倒比他多二十倍的人呢。

希利斯　是的，他很年輕，他的妻美麗，就是現在作了大衛王的妻的拔示巴。

亞東　我沒有看見過有他那樣忠誠的人，我也很少看見過他那樣勇敢的人——王的僕人約押打發他回來報告消息的時候，他三天睡在王的宮門外面，王對他說：『你回家去，洗洗腳罷。』他沒有回去。第二天王又對他說：『你從遠路上回來，爲什麼不回家去呢？』他回答王說：『約櫃和以色列兵，都在棚裏；我主約押和王的僕人都在田野裏安營，我豈可回家吃喝，與妻子同寢呢。』那樣的忠誠是值得尊敬的。

以拉　但是他不應該有一個美貌的妻。

希利斯　赫人烏利亞是我的兄弟，我們一處長大，一同奉事大衛王，他的忠誠和勇敢是無雙的；但是我敢賭咒說：要是他沒有那美麗的妻，他一定不至於死的。

以拉　我聽說有一天大衛王在宮中平頂上行走，看見拔示巴在洗澡，便喜歡她，叫她到宮中，玷辱了她。以後赫人烏利亞到戰陣上去，大衛寫信叫約押把他放到戰陣最危險的地方，所以烏利亞便被亞們人殺了。這話眞麼？

希利斯　同你現在看見我一樣眞實！正如先知拿單所說的，富人有了許多牛羊，却奪了窮人惟一的心愛的羊羔去款待客人，我們的大衛王也作了這樣的事。

亞東　唉，你們少年人，不要這樣說王的壞話。

希利斯　上帝看見，我們並沒有說王什麼壞話，不過說我們所眞實看見的。

亞東　是的，一切的事上帝都看見的，不用我們有什麼卑微的評論。

以拉　但是爲什麼拔示巴給大衛所生的孩子所羅門却得到上帝的喜歡呢？

亞東　她前一個兒子已經死了，她已經受到了她的懲罰。

以拉　上帝很快地忘掉了大衛的過失，因爲是他自己心愛的僕人，不是別個。

希利斯　但是先知拿單說過，耶和華必定在他家中興起禍患攻擊他，他暗中所行的，耶和華必定在以色列人面前，日光之下，報應他的。

亞東　唉，少年人，不要這樣誹謗王。

希利斯　赫人烏利亞是我的兄弟，他爲刀劍所傷，現在他的妻却作了大衛的妻！

亞東　唉——！怎麼？勇敢的希利斯，不要這麼氣憤。

希利斯　爲什麼要氣憤？氣憤有什麼用處？我不過——呵，書該亞來了，我要走了。可尊敬的亞東，願上帝祝福你！好以拉，願上帝祝福你？

亞東　願上帝祝福你，勇敢的希利斯！

以拉　願上帝看見我們！

（希利斯把他的矛交給以拉，退。書該亞從幔子裏出來。）

書該亞　可尊敬的亞東在什麼地方呢？

亞東　我在這兒等候着。

書該亞　王的兒子已經醒了，他要看見你。

（書該亞掛起幕幔來，以拉退到一邊，差不多看不見他的身子。只偶然瞥見他移動一下。幕幔裏面是暗嫩的宮殿，

右邊一排柱子，一端隱在遠遠的黑暗裏，一端被幔子遮着，左邊是柏香木雕花的牆壁，用朱紅和紫色的幔子護着。暗嫩坐在裏面，他面前一張桌子。桌子周圍有一種很矮的坐具。宮殿後面漸漸隱在黑暗中。亞東進去躬身行禮，書該亞退在一旁。）

暗嫩　你是從我父衆王之王大衛那兒來的嗎，可尊敬的亞東？

亞東　是大衛王打發我來的，尊貴的王的兒子。

暗嫩　願上帝祝福衆王之王大衛，榮耀都歸與他！

亞東　願上帝也同樣地祝福你，王的兒子。

暗嫩　我父親叫你來有什麼話說呢？

亞東　大衛王知道你病了，他十分憂愁，叫我來問你好，並且叫我告訴你說：你的請求已經允許了；一到宮中的宴會完畢的時候，王的女兒，押沙龍的妹妹他瑪就要到這裏來的。

暗嫩　怎麼，宮中現在有宴會嗎？

亞東　尊貴的王的兒子，衆王之王大衛因爲你病了，他很憂愁，他的妻拔示巴替他擺設筵宴，想要減少他的憂愁，押沙龍的妹子他瑪也被邀請。只要筵宴一完，王便打發她到這兒來的。

暗嫩　呵，可尊敬的老亞東，你回去對王說：他卑微的僕人暗嫩說：王的慈惠，他非常感謝。願上帝祝福你！

（亞東行禮退出）

以拉　你已經完了你的使命嗎？

亞東　是的，我要到王那兒回話去了。好以拉，我們再見，上帝祝福你！

以拉　是的，要是上帝能够看見我們的時候。再見，可尊敬的亞東！（亞東退。）

暗嫩　書該亞，現在是什麼時候了呢？

書該亞　太陽已經下去，黑暗快要來了。

暗嫩　你把燭點上罷。

（書該亞點上一個有六枝燭的蠟台，放在暗嫩旁邊間。）

（一個男僕進來。）

男僕　示米亞的兒子約拿達來了，他叫我告訴王的兒子。

暗嫩　請他進來。（男僕下。約拿達上。）

約拿達　尊貴的王的兒子，你的病能够好了嗎？

暗嫩　是的，謝謝你。聰明的約拿達，因爲你我的病是能够好的。

約拿達　那麼，大衛王已經允許了你的請求嗎？

暗嫩　在宮中的宴會完畢的時候，美麗的他瑪就要到這裏來了。

約拿達　那麼，我似乎不應該留在這兒，是嗎？

暗嫩　不的，好朋友，我正要跟你談話呢。書該亞！你到外面等候着，當你看見王的女兒他瑪遠遠地來到的時候，你趕快來報告我。

書該亞　王的兒子所命令的，必定能夠實行。（書該亞退）

暗嫩　現在你可以留在這兒了，示米亞的兒子。

約拿達　假如你喜歡的時候，我不妨留在這兒，一直等到書該亞的報告。

暗嫩　對於你，我沒有什麼要隱藏的。以前你曾經看見我是如何地渴望，如何地焦急。我戀愛着我的妹子他瑪，但是她還是處女，我不能夠親近她——

約拿達　所以你便病了。可是我以為一個人自己痛苦自己是不應該的。你要什麼東西，便得想法子把所要的拿到手。

暗嫩　但是我沒有法子親近她。聰明的約拿達，你告訴我躺在床上；大衛王已經來看過我，我對他說：『求父叫我妹子他瑪來，在我面前為我作兩個餅，我好從她手裏接過來吃。』剛才王打發埃及人亞東來告訴我，他瑪被宮中的宴會留住了，只要宴會一完，她立刻就要來到。現在，美麗的他瑪就要來了——天氣怎麼這樣冷？

約拿達　你錯了，王的兒子。現在正是美麗的夏天，溫和的南風從海裏吹來，現在並不冷。

暗嫩　那麼，為什麼我的皮膚都在戰動呢？

約拿達　你被喜悅所充滿了。

暗嫩　我並不喜悅。我覺得急迫，好像葡萄酒在催促着我似的。

約拿達　這正是喜悅，喜悅像葡萄酒似的催促着你呢。

暗嫩　你要知道，我是怎樣地愛她，怎樣地渴想着和她接近。我的靈魂不屬於上帝，是屬於押沙龍的妹子他瑪。整個夜裏我夢見她，約拿達，我夢見她遠遠地站着，遠遠地向我微笑。但我一走近去，她卻跑開了，我不能夠親近她。

約拿達　不要緊的；時候一到，她將不再走開，將和你接近；這樣的夢快實現了。（書該亞上。）

暗嫩　怎麼？來了嗎？

約拿達　是王的女兒他瑪來了嗎？

書該亞　王的女兒他瑪還沒有來。（暗嫩吁了一口氣。）是米利法的女兒拿俄米打發人來請示米亞的兒子約拿達

的。她現在病得很厲害，請約拿達去見她一面。她說，恐怕上帝要招她回去了，恐怕她不能再與約拿達見面。她說只要請約拿達去見她一面，並不敢希望他停留好久。來的人告訴我，他已經找了很多的地方，最後才聽見人說約拿達在這兒，所以來得很晚。

約拿達　你告訴他說：『約拿達說，他現在沒有功夫，等到太陽再出來的時候，他或許到以利法的女兒拿俄米那兒去一趟。』（書該亞遲疑着想要再說話。）你就是這樣告訴他。（書該亞退）

暗嫩　為什麼要等到明天呢？

約拿達　因為我不願意去。

暗嫩　那麼，你的心已經不在那裏了？

約拿達　我的心不會長久留在一個女人那兒的，尊貴的王的兒子。

暗嫩　我曾經聽見過你們的故事。你們是如何地相愛，瘋狂地相愛呀。你們的心變為一個，你們的身體結合在一處，你們像利巴嫩的野鹿永不分離。她曾經拋棄了她的父母，拋棄了她的兄弟，拋棄了她的族人，拋棄了她的神，走到你面前，與你合為一體。這樣熱烈的動情的愛使我迷醉，使我夢想：為什麼就結束得這樣快呢？

約拿達　親愛的王的兒子，因為我們到了不能不結束的時候，所以便結束了。

暗嫩　為什麼呢？

約拿達　因為愛情也有她的生命，她的年齡的。最初你愛一個女人，那個女人也愛你，兩人合而為一，中間便有了無限動情的迷人的言語，無數溫柔的姿態，無數緊緊的擁抱和接吻，而這些東西都是新鮮的。可是時候一久，一切都像一件繡花的紫色袍子，慢慢會陳舊，暗淡，沒有光采了。到那個時候，你沒有遇見她以前，就可以知道她要向你說些什麼話；知道她會問你怎麼樣笑；知道她要如何地擁抱，她的左手或右手伸出在前；知道到了什麼時候她向你哭泣；並且，你也知道你可以用些什麼話或什麼方法去對付她。到那個時候，最初熱烈的新鮮的愛情已經死去，只有些照例的板滯的東西，於是你同她就不能不結束了。尊貴的王的兒子，你曾經看見我常常穿着同樣的衣服沒有。看見我常在同樣消遣的地方走動沒有。當然沒有的。那麼，為什麼我要永久愛一個人，而不另找新的愛情呢？

暗嫩　但是，以利法的女兒拿俄米呢？

約拿達　也許她聽見我的話一定要悲傷，也許她一定要恨我，可是，也不要緊，日子久了她就會忘記，因為女人的

記憶是不會留得很長久的。

喏嫩　那麼，她以前爲你而拋棄了她的父母兄弟，拋棄了她的族人，拋棄了她的神，豈不是沒有得到結果嗎？

約拿達　我從先對她的熱情，她同我所過的幸福生活也可以償還她了。愛情既然不能長存，而我又不能沒有愛情，所以我只好時時找尋新的。

喏嫩　唉，示米亞的兒子，你是一個有幸福的人，愛情常常與你同住呢。

約拿達　我有什麼可羨慕的呢？高貴的超絕的愛情已經來到你面前來了，王的兒子。

喏嫩　（猶疑地）怎麼還沒有來呢？

約拿達　你不要着急，一定是宮中的宴會還沒有完，一定是王和拔示巴把她留住了。

喏嫩　是的，一定就要來了。示米亞的兒子約拿達，你看見。我的血湧到我頭上來了沒有？我覺得我的臉在發燒呢。

約拿達　沒有，完全沒有。你是同鷹一般安靜，獅子一般莊嚴。

喏嫩　示米亞的兒子，我告訴你：我一想到美麗的他瑪要到這裏來，我的心便止不住跳。我一想到他瑪的足將踏到這兒的地上，他白而小的手要觸到這兒的東西上面，我的心不知道是爲的喜悅還是爲旁的什麼，便止不住顫動。你看我的手現在不是戰抖了嗎？每一次看見她纖長的影子在我面前經過，我便好像看見了上帝的榮光。每一次我聽見聲音在她纖鮮的嘴唇上顫動，我便好像聽見天使唱着美的頌歌一樣。示米亞的兒子，我從來不曾知道她，從來不曾懂得她，甚至於從來沒有看清楚她。她在我面前實在太高，太遠，太迷離，太使我驚慌了。呵，她現在立刻就要到我這兒來了，呵，上帝！（他埋他的臉在手裏，約拿達靜候他的安靜。）

約拿達　王的兒子，你不要這麼激動。現在你可以看清楚你從來所沒看清楚的，可以懂得你從來所不曾懂得的了。

喏嫩　我很感謝你！

約拿達　爲什麼要感謝呢？難道對於尊貴的王的兒子，我不應該服事嗎？

喏嫩　但是，示米亞的兒子，你告訴我，這個——

約拿達　你有什麼吩咐？

喏嫩　你告訴我，這個，這個——我心裏有一點恐懼。

約拿達　有什麼恐懼的呢，王的兒子？不久你就會覺得這是一件最平常的事。

喏嫩　最平常的事嗎？愛情是——平常的事嗎？（他深

思着，靜默。）

暗嫩　你聽！我好像聽見什麼東西在響動，像是刀劍交擊的聲音。

約拿達　沒有，尊貴的王的兒子，我一點也沒有聽見。夜很安靜，那來刀劍交擊的聲呢？（靜默）

暗嫩　示米亞的兒子，我覺得有一點不安；他瑪是——

約拿達　爲什麼不安呢，尊貴的王的兒子？

暗嫩　他瑪是——是父親的——女兒。

約拿達　（突然打斷他的話。）沒有什麼，你不要爲這件事不安。撒萊豈不是亞伯納罕的妹子嗎？利百加，以掃的妻，豈不是哈蘭的孫女嗎？我們第一個先知摩西和他哥哥亞倫的母親，豈不是他們祖父的妹子嗎？上帝沒有在以色列人中間禁這個，况且，上帝更沒有禁止戀愛呢。所以——

暗嫩　我不知道，我什麼都不知道！這實在於我太奇妙了，太不可思議了！——聰明的約拿達，你告訴我，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約拿達　這並不是一件祕密，愛情是沒有祕密的。

暗嫩　你告訴我，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實在是一個極大的祕密，常常壓迫着我的。我不能够懂，不能够知道，但是牠却常常引誘我，使我驚奇，使我疑慮，使我不能安靜，却又不讓我走開。呵，上帝，你爲什麼要創造女人，又創造了美？到底女人是什麼東西？爲什麼這樣不休憩地引誘着我呢？我不知道，完全不能知道。呵，要是我常常在這種憂疑與驚奇，猜想中生活，我一定要發狂，我知道我一定要發狂的。前幾天你不是看見我病了嗎！我把病的原因告訴你，聰明的約拿達。你便替我出主意，使我能够遇見她。但是，我的病會好嗎？或者更要加重？我能够了解這個神奇嗎？我能够明白這個祕密嗎？告訴我，示米亞的兒子！（稍停，好像等待着約拿達的回答，但是，當約拿達正要說話時又急速接下去。）

我一定要知道，我非知道不可！我要看，我要聽，我要考查；我要信託我的眼，我要信託我的耳朵，我要信託我的手——我一定要知道，知道一切，一切的祕密。我將不再心驚，不再胆戰，我將把她當作一個普通人一樣看待——我不知道，我能够這樣嗎？我——（書該亞入，打斷他的話。）

書該亞　王的女兒他瑪來了。

暗嫩　呵——？

書該亞　王女兒他瑪來了。

暗嫩　呵——？

書該亞　王女兒他瑪來了。

暗嫩　來了嗎？——王的女兒他瑪眞的來了嗎？

書該亞　是的，我遠遠看見她跟隨的人替她舉着火把，正向這兒走來。

暗嫩　怎麼樣辦？

約拿達　尊貴的王的兒子，你要鎭靜一點，並且要勇敢一點。

暗嫩　是的，要勇敢一點——你到前面去向候着王的女兒，並且問候她，書該亞！

書該亞　我將盡我的力量。（退）

約拿達　（應聲似的）我應該走了，尊貴的王的兒子。

暗嫩　你應該走了——不，不，不！示米亞的兒子，你趕快去阻止王的女兒他瑪，叫她不要到這兒來——我害怕！

約拿達　沒有什麼，你可以隨便一點，王的兒子。

暗嫩　你叫她不要來——不能，不能，我不能不看見她，我忍不住了！我應該——我——我——

約拿達　尊貴的王的兒子，再見，願你平安！（約拿達退）

暗嫩　我應該怎麼樣辦？——勇敢一點！

（他瑪入，穿着五綵的衣裳，書該亞在她前面引導着，她後面隨着有女侍們，拿火把的人們，同以拉。以拉叫拿火把的人出去了，他自己反站在原來的地方。）

書該亞　尊貴的王的兒子，你要起來，要留心聽！我王之王大衞的女兒押沙龍的妹子他瑪來看你了！她是從宮中，從大衞王和拔示巴那兒來的。

暗嫩　願上帝祝福你，你仁慈而美麗的他瑪，我的妹子，因爲你不肯忘掉我這樣的病人。

他瑪　呵，親愛的哥哥，我早應該來看你的。大衞告訴我說你病了，並且說你想要我來看你，我應該立刻就來的，但是在拔示巴那兒的宮中的宴會把我留住了。

暗嫩　唉，我聽見話我妹子願意來看我，我是多麼高興呢。唉，仁慈而美麗的他瑪，我妹子，病裏面的孤寂是可怕的。但是只要太陽能够照到我這裏，我還訴說旁的什麼呢。但是，美麗的他瑪，我妹子，我却不願意你夜裏來，我怎麼敢要你夜裏來呢？夜裏的風恐怕要吹在你頭上，你的瞳孔恐怕要在黑暗裏睜大。唉，我爲什麼要讓你在黑夜裏來呢？

他瑪　沒有什麼，哥哥。你不要着急，不要埋怨你自己。黑夜是如此安靜，我的眼也不會因恐怖而睜大；而且，武士們替我拿着火把，像在曠野中引導過我們祖先的火柱呢。

暗嫩　來，仁慈而美麗的他瑪，瑪迦的女兒，願你留在這兒。（他瑪坐在桌後）親愛的妹子，願你的脚不要怱忙，

你的踪跡不要急急地離開我。我希望同你說話，從你的嘴唇上聽到天使的歌聲。

他瑪　你要是有什麼吩咐，我一定謹尊你的。

暗嫩　你們都出去罷！（書該亞，女侍，以拉同下。暗嫩走上走下，靜默）

暗嫩　爲什麼不說話呢，親愛的妹子？

他瑪　我因爲——我是——我正要想跟你說話呢，哥哥。

暗嫩　呵，我希望你能够跟我說話。你的聲音像約但河的水流那樣活潑，像基路伯的翅子那樣和軟。你的聲音，像從利巴嫩吹來的微風，帶着南方太陽的溫暖，和利巴嫩山上柏樹的淸香。呵，我妹子，我希望你能够常常跟我說話。

（換一種聲調。）

（慌亂着，不知怎麼辦。）

病裏面是這樣孤寂！

他瑪　是的，我希望我的聲音還不至使你討厭。

暗嫩　呵，不要這樣說！誰能够不爲你的聲音所迷惑呢？凡有耳朵的都應該聽。底波拉的聲音沒有你的這樣優美，她戰勝了迦南王時所作的歌沒有你的這樣嘹亮。呵，我妹子，求你不要遺棄我！

他瑪　王的長子，上帝與你同在，他永遠不遺棄你。至於我，我不過是瑪迦的女兒，王的一個卑微的婢女，我怎麼敢說遺棄或不遺棄這一類的話呢。

暗嫩　不要這樣說，我妹子。——但是你的聲音何等的美呢？我愛這聲音，這是至高無上的音樂！（靜靜地向她走去。）

親愛的妹子，——（忽然驚覺。）

有什麼東西在響動呢？——刀劍交擊的聲音？

他瑪　（驚退一步）沒有，我沒有聽見什麼。

暗嫩　又！——不，不，現在我也聽不見了。夜很安靜，那裏來的刀劍交擊的聲音呢？這一定是我耳朵不好的原故。——我驚駭你了？

他瑪　沒有，你沒有讓我吃驚。

暗嫩　這眞是我的不好，討厭的病把我的耳朵弄衰弱了。眞的，我——（他徘徊着，靜默。）

暗嫩　（在很遠的一角。）（不安。）他瑪，我親愛的妹子！

他瑪　你有什麼吩咐呢？

（暗嫩沒有答應，他低着頭用左手支着下頰，靜默）

暗嫩　（並不抬頭。）他瑪！

他瑪　（不安。）你有什麼吩咐？

（靜默——暗嫩穩靜地前進，像獵者趨近他的捕獲物，他瑪爲他所驚。）

他瑪　（恐懼）你有什麼吩咐？

暗嫩　（停在相當距離之處。）我——愛——你！

他瑪　不要這樣，你駭着我了！

暗嫩　我愛你！

他瑪　不要這樣望着我，你的樣子多麼駭人！

暗嫩　我愛你，妹子，我是發瘋般愛你！呵。我愛你，我知道我最愛你的眼睛；引誘我的，迷惑我的就是這眼睛！牠們像天上的星似的向我微笑，像月亮似的向我說出祕密的言語，真的，牠們向我說出許多祕密的言語。唉，這一雙眼睛，像曠野裏的雲柱和火柱：牠們怎樣引導了我們的祖先，這一雙眼睛也怎樣引導了我。呵，在世界上沒有這樣神祕這樣美麗的東西！早晨的天空沒有這樣深藍，野地裏的百合花沒有這樣鮮潔，商人從沙漠中運來的金子沒有這樣光輝，推羅王希蘭的寶石沒有這樣多的顏色，我妹子，我是多麼愛這眼睛，瘋狂地愛這眼睛呀！——你不要向旁處望，你的頭不要轉開，呵，我妹子，不要離開，我求你！讓我看這眼睛，我最愛的這眼睛呀！

他瑪　唉唉，你安靜一點，不要煩擾我呵！（她手扶着桌子，想要站起來，但是沒有站起來的力量。）

暗嫩　呵，你的手，我已經看見你的手了！你的手！這是多麼神奇的手呵；一定的，這是你的最高的美，超乎一切的美，惟一的美！我愛這手，這是我所最愛的，只有這手才是我所最愛的。你的眼睛雖然美，但是趕不上你這手。你的手多麼白，又多麼紅潤！你的指頭多麼纖細，又多麼柔軟！你的指甲多麼圓滿，又多麼玲瓏！唉，你的指節上的紋理是多麼優雅，牠的突起多麼合式。牠們長在你手掌上，就像葡萄樹上初生的嫩芽，是紅潤尖纖的嫩芽，牠們又像公鹿頭上的角，公鹿在約但河的平原上遊行，在利巴嫩的樹林中遊行，牠的角是用以號召羣母鹿的。你的指甲上的紅點像鳳仙的花瓣，那藏在葉子底下而露出牠紅色的花瓣。牠白的地方像初升的新月，像早晨在露水中洗淨的百合花。呵，我妹子，你這優美的手，才是我所最愛的。我多麼愛這手，瘋狂地愛這手呀！只要有這手，我已經够了：我不愛旁的，我只愛這手。

他瑪　你不要這樣，你是我的哥哥，你將爲以色列人所恥笑。

暗嫩　我愛你！是的，我知道我最愛你的嘴唇？你的手

雖然美，但是趕不上你的嘴唇。你的嘴多麼甜美！你的小嘴唇在你雙頰中間，像西乃山的榮光被雲擁着，像伊甸園中的無花果藏在葉子中間。牠是多麼新鮮，有如新熟的葡萄，又像利巴嫩初生的柏香木。牠像是從海外回來的商船，揚着白帆，滿載着沒藥和乳香，從裏面噴出芳烈的香氣。在牠裏面的牙齒，像熟透了的石榴，在裂開的紅色雙唇中間，露出珍珠般的一粒粒榴子；又像迦南草地的乳羊，是母羊雙生的乳羊。呵，我愛這嘴唇，這是惟一引誘我的美，迷惑我的美！我愛這嘴唇，瘋狂一般愛這嘴唇，唉，我妹子，讓我吻牠，我要像嚙着鮮紅的蘋果似的深深地吻牠！

他瑪　哥哥，你爲什麼對我說這樣的話呢？你不要忘掉了你自己的地位，你是王的長子。你不要向我說這樣的話。我還是處女，是王的女兒，也是你的妹子。你要安靜一點，不要向我說這樣的話，恐怕以色列要笑你是愚昧的人，王也要向你發怒。

暗嫩　你爲什麼拒絕我，爲什麼向我發怒，親愛的妹子？我愛你，愛你發了瘋！我愛你的手，愛你的眼睛，愛你的嘴唇，愛你的頭髮：但這些都不是我所最愛的，因爲不是你的最美處。我妹子，瑪迦的女兒，我愛你，最愛你的身體！你的身體，像睡在東方的綢子裏的寶石，像用沒藥和乳香薰透了的禮物，像裹在帕子裏的一隻白色鴿子。你的脚躺在鞋子裏面，像睡在母親胸前的一對雙生——我知道——你的腿應該是美玉所琢成；你的肚腹會溫柔如天鵞絨；你的腰軟和得像一條絨帶，不獨軟和，而且溫暖！唉，你的雙乳——我妹子，這誘惑着我的雙乳，躲在衣服底下又隱隱顯出來的雙乳——牠們應該如象牙一般白，如大理石一般柔滑，如寶石一般圓潤；唉，牠們應該如葡萄一般甜蜜，如葡萄酒一般使人迷醉！唉，你的身體是這樣引誘人，牠在我耳邊說着甜蜜的祕密的言語；牠像濃酒一樣在腦裏飛奔；使我的血液跑的飛快。我妹子，我愛你，最愛你的身體，愛得快要發瘋了！唉，我妹子，讓我擁抱，讓我把你擁抱在我的懷裏！讓我嘗你的雙乳，像嘗新熟的葡萄一樣；讓我嘗你的嘴唇，像嘗熟透了的蘋果——我愛你——我最愛你的——愛你的身體！

他瑪　你不要這樣，不要恐嚇我，不要使我受驚！我哥哥，你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人中不要這樣行；你不要作這醜事！你玷辱了我，你將何以掩蓋我的羞恥呢？你在以色列人中不也成了愚妄人嗎？你可以求王，王一定把我歸於你的。我哥哥，你不要這樣。

暗嫩　不，不，不，不，你不要拒絕我！我愛你。愛你發瘋

了。我的口枯焦，我的腦裏面燃燒着火，讓我用我的手環抱着你的腰；讓我嘗你的雙乳，像嘗新熟的葡萄一樣；讓我嘗你的嘴唇，像嘗熟透了的蘋果！——

（他走近去要捕住他瑪，他瑪逃避着，抗拒着。在掙扎中打倒了燭台，舞台完全黑暗，聽見跌倒的聲音，接着是死一般的靜默）

暗嫩　（絕望，忿怒而且空洞聲音。）我恨你——我知道了——祕密，一切的祕密！——沒有美！（靜默。）

暗嫩　（跳起來。）我恨你！（靜默。）

暗嫩　（絕望，忿怒而且空洞的聲音。）我知道了我從先所不知道的祕密，一切的祕密！沒有我所追尋的美！——我恨你！你起來走罷。

他瑪　你不能這樣，你趕我出去的罪，比你以前所作的更甚。

暗嫩　我恨你！——你們來罷！把這個婦人趕出去，給我關上門。

（普該帶，拿着一枝燭走進來，完全莫名其妙；以拉同另一僕人停在幕幔外面；他瑪撒灰在頭上，撕裂了她的衣裳。她望着暗嫩，憎恨而且恐怖。暗嫩倚着桌子，忿怒，疲憊，失望而且畏縮。）

暗嫩　我恨你！　（幕下）

——全劇完——　十五年八月。

（原載沉悶的戲劇，泰東版）

人間的樂園

濮舜卿

第一幕

時：亞當夏娃被逐出伊甸園的時候。

景：伊甸園。一所極大的花園，園中充滿了神祕。有許多奇花異卉，和結着美麗的果子的樹。在園的正中有兩株特別大的樹，一名生命樹，一名分別善惡樹，都結着繁碩美麗的果子。滿園散佈着馴良的走獸，樹上棲着善鳴的禽鳥。園中景色是極自然的，並不加一些兒人工。

登塲人物：

上帝的聲音
亞當
夏娃
蛇
智慧
天使

（開幕時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裏花木中遊行着。他們倆，披散着頭髮，赤着身體，亞當從樹上採了些果子，分給夏娃，他們就坐在分別善惡樹相近的地方吃果子。）

（註）扮演亞當夏娃者可穿與肉色相似之汗衫褲。

亞當　我感謝上帝賜了我這樣美麗的花園，又從我身上造了你。你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我要怎樣愛你纔是啊！

夏娃　我也感謝上帝把你賜給我，做我的主人。又給我們許多同伴。（她說着，順手把一隻小羊抱在懷裏。又伸手向樹上捉了一隻小鳥兒下來撫弄了一會，放了牠們。）又給我們這許多好果子吃。（她又吃了兩個果子。）但是你看這顆善惡樹上的果子，又香又紅，上帝爲什麼不許我們吃呢？

（她就站起來，走近善惡樹去。）

亞當　（忙阻止她。）上帝叫我們不要摸，不要吃，恐

怕我們吃了就會死。

夏娃　死？（忙倒退了一步。）但是這些果子不是和旁的果子一樣嗎？為什麼我們吃了旁的樹上的果子不會死呢？我年年看着這顆樹開花結果，到果子成熟的時候，天使們就來採了去。明天他們不是又要來採了嗎？我們今天不採了吃，就沒有時機了！

亞當　不要反抗上帝的命令！你要果子。我再到那裏去採些大的，好的來給你。（走向花木深處去了。）

夏娃　（望着樹。）為什麼上帝吃了不死，天使們吃了也不死，我們吃了就會死呢？這些果子又紅又大，一定是很好吃的！（一條有脚的大蛇從夏娃面前經過。夏娃見了，就問牠。）蛇啊！你是萬物中最聰明的，請你告訴我，我可以吃善惡樹上的果子嗎？

蛇　有什麼不可以呢？

夏娃　我聽說吃了就會死的。

蛇　不會死的。你吃了那果子非但不會死，并且增加你的智慧。（說完就走開了。）

夏娃　不會死！（很高興的伸手去摸樹上的果子，忽然記起上帝的命令來，就膽怯了，把手垂下來。這樣做了二三次，最後想要把一個最大的果子採下來。她正採的時候，那個果子立刻變了一個女神，穿着潔白如冬雪，輕透如蟬翼的衣裳，那衣裳發着閃鑠的光，配着她黑的頭髮，水藍的眼珠，玫瑰的兩頰，顯出她十分的美麗，向夏娃微微的笑着。夏娃吃了一驚。）你是誰？你是上帝寶座前的天使嗎？

女神　我不是天使，我是智慧。

夏娃　呵，你就是智慧嗎？（驚異後似有所悟）你住在這顆樹上嗎？

智慧　不是，我不住在這顆樹上。我住在人心之中，遊行宇宙之間。

夏娃　（走過去很親熱的看她，用手撫摩她的衣。）美麗的智慧啊！怎麼我以前沒有見過你？

智慧　以前我的母親好奇太太沒有在你心裏成人的時候，我不能出來的，以後我願意常常出來幫助你，引導你去做你一切所應當做的事。

夏娃　謝謝你！親愛的女神！

智慧　你剛纔不是要吃這顆樹上的果子嗎？

夏娃　是的。

智慧　那麼就採來吃罷。

夏娃　我現在有些不敢了，我怕牠們都變作和你一樣的智慧。

智慧 （笑了起來。）智慧祇有一個，那些卻是智慧之果。

夏娃 我很想嘗一嘗智慧之果的滋味，但是我又怕……

智慧 怕什麼呢？你吃了之後，我和你更加接近了。

夏娃 （隨即伸手又摘下一個果子來。細細的看了一會兒，見牠不再變作女神了，就拿來吃。）好香甜的果子！

智慧 你需要我的時候，只要把你心靈的門開放，我就來了。（隨即向花木之中隱去。）

夏娃 （又採果子。）……

亞當 （拿了四五個大果子來，見她在採禁食的果子，大驚，忙阻止她。）千萬不要採這株樹上的果子！

夏娃 我已經採下來吃過了。這果子實在好吃得很！

亞當 嗄！那是上帝所禁食的，你為什麼這樣大膽，竟敢違背上帝的命令。

夏娃 智慧叫我吃的。（帶吃帶說道：）實在香甜得很，這樣好的果子，我以前沒有吃過。你也吃一個罷。（伸手採了一個給亞當。）

亞當 （見他的妻子吃得有味，並且沒有死，也就吃了。）果然十分香甜！

夏娃 嗄喲！你怎麼赤身裸體？（向自己一看）我也是……（忙向樹木中躲起來。）

亞當 （看看自己的身體。）怎麼我們以前不覺得！

夏娃 （在樹後回答。）我們吃了智慧之果，我們的眼睛明亮了。

亞當 我們這樣赤身裸體怎麼好見上帝？

夏娃 （仍躲在樹後。）我們何不採些樹葉子來編作裙子。（亞當就去採了些樹葉子，他們各自編了一條裙子穿上。）

上帝的聲音 （舞臺上放出一團光，從光裏發出聲音。）亞當！你在那裏？

亞當 （聽到上帝的聲音，全身戰慄。忙向樹中躲藏起來。）尊榮的耶和華上帝！我們因為赤身裸體，不敢見你。

夏娃 （聽見上帝叫亞當，急急忙忙不知藏在那裏好。……

上帝的聲音 出來！你們怎知道你們是赤身？莫非偷吃了我禁止你們吃的果子嗎？

亞當 （戰慄地出來指着夏娃。）是夏娃採給我吃的。

夏娃 （很害怕和害羞的樣子走了出來）智慧和蛇叫我吃的。

上帝的聲音 （怒聲。）女人！我為亞當創造了你。你不幫助他做忠誠僕人，反引誘他犯罪，你應當受咒詛，你應

當受生育的痛苦；你應當受男子的壓迫！亞當！我賜你這個女人。你不叫她服從你，受你的管轄，你反聽他的話，違背我的命令，你也應當受罰，你必定要爲了你的生活，終身勞苦。你本是泥土造的，最後仍舊變成泥土。

亞當夏娃　（匍伏涕泣。）……

上帝的聲音　（怒叫蛇。）蛇！

蛇　（從花木中出來。）耶和華上帝！

上帝的聲音　你爲什麼引誘女人吃那善惡果？

蛇　女人問我吃那善惡果會不會死。我老實告訴她說不會死。

上帝的聲音　你被魔鬼憑藉了，你作了這事，你也應當受咒詛；你以後必用肚子行走，你必終身吃土。你和女人必成世仇！（只見蛇的四隻脚立刻脫下，用腹行向樹林深處去了。）亞當！現在你們不能再住在我的園裏了。我限你們在日頭西下之前搬出去。

亞當夏娃　（垂頭無語。）……

上帝的聲音　（對隨侍的天使說。）人是最不知恩的。我把他們創造了出來，他們一旦有了智慧，就反抗我的命令。他們現在已經能分別善惡和我們一樣了。恐怕他們將來又要偷吃生命樹的果子，他們就能永生了。你們快去安設基路伯，和自動利劍，把守着這顆生命樹罷！

天使　領旨。（隨卽安設基路伯和利劍。）

（上帝與天使退場，亞當夏娃坐下來哭。）

亞當　（抱怨他的妻子。）一切都是你的不好。現在上帝震怒了，要我們從這樣美麗的花園搬出去。你看可惜不可惜呢？

夏娃　（哭泣。）我想不到上帝因這點小事會趕我們出去的。

亞當　太陽快要下去了，我們怎麼辦呢？

夏娃　我不知道。（她撫胸長嘆。）……

（智慧從花木深處出來。）

亞當　你是什麼人？你是上帝差來，叫我們仍舊住在這裏的天使嗎？

夏娃　她是智慧，（忙走過去執着智慧的手。）

智慧　（對亞當。）我不是傳上帝的命令，叫你們仍舊住在這裏，我是來催促你們快到人間去的，你們是人，要去做人所應做的事，過人所應過的生活，何必定要託庇神力呢？

亞當　人間有這樣美麗的花園嗎？

智慧　現在還沒有。正要你們努力去把天國的，美麗的花園，建設在人間。

夏娃　我要多帶些智慧之果到人間去。（就在樹上摘了七個果子下來。）親愛的智慧，你帶我們到人間去建設樂園。

智慧　好！你纔是有勇氣的女子呢！你能聽從你的智慧反抗神力，你將要被推為女權運動的始祖呢。我們走罷！

（智慧扶着夏娃先走，亞當跟在後面，幕徐徐下。）

第二幕

時：亞當夏娃被謫在人間之初期。

景：一塊荒無的大地。地上生着荊棘，只有一小塊的地方，沒有荊棘，長着一些兒花木。

登場人物　亞當，夏娃，智慧，蛇，老虎，風姨，雨伯，雷公公，閃電姑娘，野人一羣。

（亞當夏娃此時已穿着獸皮衣。匍伏在地上要把地上的荊棘拔盡。他們工作得很盡力。忽然荊棘刺傷了亞當的手，血流了出來，亞當就發怒不願再工作。）

亞當　你看！我的手刺傷了。你要在這樣的荊棘地上，造起一個樂園，眞是夢想！我們還是去求求上帝可憐我們，赦了我們的罪，回到快樂的伊甸園去罷。（說着就要走了。）

夏娃　（忙扯住他。）我的手，也是流着血呢！你的傷在什麼地方，我替你撫摩一會兒罷，（替他撫摩傷處。）我相信，我們只要耐苦，總有一天會成功的。

亞當　我們不是上帝，怎能造得出和伊甸園一樣的可愛的花園！

夏娃　讓我們試試看，如其眞造不起，我們再回到上帝的樂園裏去。

亞當　唉！……（搖頭。）

夏娃　你看！這一塊地方，以前不是也長着荊棘的嗎？自從我們把荊棘拔去之後，種了這些花。你看牠們不是一天一天的長大嗎？我們不要灰心，還是努力做工罷。（強迫亞當過去繼續工作。）

（一條大蛇，從荊棘叢中出來，看了他們所種的花木就咬。）

亞當　（偶然抬頭見了蛇的行為，就叫起來，）蛇在咬我們的花木了！（他們倆忙跑過來。）

蛇　上帝許我與你們為仇的，凡是你們所成功的，我都要破壞！（咬花木。）

亞當夏娃　不許！不許！（他們用力打蛇，蛇敵不過逃走了。）

夏娃　已經被牠弄壞了一些。（把花木整理了一下，仍

賽去拔除荊棘。他們努力的工作，拔去了一大塊地的荊棘。牠然後對亞當說道：）我們此刻已經拔去了一大塊地的荊棘了。我們快把那邊的一枝桃樹移過來，種在這兒罷。

亞當　（點頭。）……

（他們就把一枝大桃樹移過來，用木棍掘鬆土種在拔去荊棘的地上。這件工作做了之後，他們很疲倦。）

夏娃　（疲倦的樣子。）讓我們休息一會兒罷。（他們就坐下來休息）。

亞當　（見夏娃手臂上流血。）夏娃！你的手臂什麼時候弄傷的？在流血呢？你覺得痛嗎？

夏娃　（看了一看自己的手臂。）不要緊。這個時候，我的心充滿了希望。什麼痛苦也不覺得。

亞當　（撕了衣上的一小塊獸皮　，替夏娃裹傷。）夏娃！這些苦是你自己找尋的啊！

夏娃　（不在意的搖頭。）……

野人　（一個比較進化的猴子，手裏拿木棍上。）這是我的土地，誰許你們在這裏？（拿起棍子，就奔向亞當。）……

亞當　（忙取了剛纔種樹的木棍迎敵。）……

夏娃　（急從四面找尋，沒有武器可拿。忽見地上有拔起來的荊棘，忙拾了一大把，向野人腳前丟過去。）……

野人　（正和亞當戰，不妨夏娃把荊棘丟過來，一不留意，絆倒在地上。）救命！救命！

亞當　（忙上前，壓住野人，拿棍想打死他。）……

夏娃　（急忙阻住亞當的棍子。）不要打死他，也不要放他，他的救兵來了。

（此時舞臺後，聽見喊殺的聲音，一羣野人蜂擁而上。）

亞當　（捉住那野人。）……

夏娃　（拿起那人的棍子，雄糾糾地對野人們說：）你們的主人已經被我捉住了，你們若是和我們講和，幫助我們造成人間的樂園，我們將來共同享受，不然，我們先殺掉你們的主人。

野人們　（一齊跪下。）我們情願講和，情願幫你們做工，只求不要殺我們的主人。

夏娃　好！（對他們的主人。）我們並不是要這塊土地。我們把這一塊荒蕪的地方，造成一個極美麗的樂園。他們已經答應了。你願意幫我們做工嗎？

野人　（點頭。）只求不要殺我，我願意做工。

亞當　（就把他放了。）我們就是兄弟了！（和他握手。）

野人　（揮手。）你們留兩個在這裏，幫他們造樂園。其餘的回去罷。（野人紛紛下。）

（他們很快樂地又去拔除荊棘。他們工作的效力很好。一會兒去了一大塊的荊棘。）

夏娃　（拔到一處，住了手，細細的看。）這裏有一個大洞！

野人　（也走過去看，忽然聽見老虎叫。）不好了！老虎洞！老虎來了！（她急忙逃走，兩個野人也跟着逃走。）

老虎　（從洞裏跳出來。）你們是對於上帝犯罪的人，我要吃你們！（張牙舞爪的先撲夏娃。）

夏娃　（已經搶了木棍在手裏，舉起來就打。）打老虎！……打老虎！

亞當　（也舉棍打老虎。）打！……打！……打老虎！

老虎　（張牙舞爪的與亞當夏娃對敵。一會兒漸覺敵不住了，向荒野就跑。）

夏娃　亞當（口裏喊着，追上前去。）打！……打老虎！……

（舞臺上空了一二分鐘，打老虎的喊聲，漸遠而低了。風姨先從左邊上來，看着亞當夏娃的桃樹，和其他的花木。雨伯從右邊來。）

雨伯　（一個瘦而長的男子，穿着一身白的衣服。）風姐姐！你在這裏看什麼？

風姨　（一個穿紅衣裳的青年姑娘。）雨伯伯！我在這裏看亞當夏娃的桃花，聽說他們要在這裏造一個人間的樂園，你知道嗎？

雨伯　是的，夏娃那個不敬上帝的女人！她勉強她的丈夫造什麼樂園，他們居然離開上帝降服了野人，打了老虎。從前這裏是一塊荒土，現在漸漸種起花木來了。我……

風姨　我怕他們眞能成功。

雨伯　哼！哼！我們那裏能容他！我已經把閃電姑娘和雷公公約好，我們合力毀壞牠！

風姨　讓我來助你幾陣狂風。

雨伯　我正要請你助威。（以手指着。）你看雷公公和閃電姑娘也來了。

雷公　（一個穿着棘皮衣服，身材短小滿面紅光的老頭子。）哈哈！風姑娘也在這裏嗎？

閃電　（一個身穿金色衣，披着金絲髮的小姑娘。）風姨！你也是來毀壞那不敬神明的亞當夏娃底花木嗎？

風姨　是的，雨伯請我來幫忙。毀壞亞當夏娃的花木。

雨伯　我們要奉上帝的命令合力把他們的花木毀壞。先請

閃電姑娘作法，雷公公助威；風姨姐狠狠的括殘下狂風，然後我來下一陣急雨。

閃電　（點頭。）好！好！我們先退後些。（他們各自退後，閃電走上前一步，作起法來。只見她張開兩隻小手掌，雙手向前伸。舞臺上立刻黑暗，一會兒漸漸放出微光。在微光之中只見閃電來往不絕，從她的小手心中放出兩道碧綠的電光，在舞臺上閃着。一會兒又見雷公上前，揮巨拳向空中一擊，就聽得雷聲隆隆，自遠而近。電光不絕的閃，閃得舞臺漸光明。又只見風姨上前舉袖而舞，不一刻兒，只聽得呼呼的風聲。四位神人的衣服飄飄而動；花木也漸搖頭。過一會兒，風聲更緊，樹木花草一齊亂搖。又過一會兒風聲大緊，把些小的花木都折斷了。只見雨伯哈哈大笑。走上前來把口一張，向空吹了一口氣。大雨就紛紛而下。於是雷電風雨四者齊作，不一會那株桃樹倒下來了。桃花散了滿地。可憐亞當夏娃辛苦經營的一些花木，都被摧殘了，四神哈哈大笑，慢慢地把風雨雷電收住了。舞臺上恢復光明，四神從容退場。）

（亞當夏娃背着木棍抬了一隻死老虎回來，他們的衣服都濕了。那隻死老虎尾上也不絕的流下水來。他們把老虎放了下來。）

亞當　好大的雨！（抖了抖他的衣服。）

夏娃　（看見園中的景像。）噯喲！我們的花木被風雨毀壞了！

亞當　（也走過來看了，立刻現出一種失望的神氣。）你看。這就是我們的樂園了！……快去求上帝可憐我們，許我們回到伊甸園去，（拉着夏娃叫她走。）

夏娃　唉！我的樂園！我的精力！我的心血！（她先撫胸，繼又掩面而哭。）

智慧　（自外入。）什麼？喂！可惜！你們的花木……喂！夏娃！你不要哭，不要灰心，再繼續做去。

亞當　（搶着說。）人間的樂園沒有成功的希望了！我們還是回到上帝的樂園去罷。

智慧　亞當！不要灰心。失敗是成功之母。我來幫助你們工作罷。

夏娃　（拭着淚。）是的，失敗是成功之母。讓我們再試一回。

亞當　夏娃！你每次說『讓我們再試一回』我們究竟要試驗到幾時？

夏娃　這一次，就只試這一次。讓我們想到成功的時候的快樂，我們就有勇氣了。來！親愛的智慧幫我們的忙罷。

（她過去免強把木棍放在亞當的手裏。拖他過去工作。）

智慧　亞當！你不要一心想回到上帝地方去。你努力作工能，或許你們的人間的樂園造成後，比天上的樂國更要好些。

亞當　（無可奈何走過去，把地掘鬆，幫她們把樹扶起種好。）……

夏娃　現在我們先去把那個虎穴塡平。（他們就搬了許多泥土和石子，去塡那個虎穴，他們漸漸地努力工作起來。）

智慧　你們忍耐些，努力工作。我可以預祝你們成功。

（對着他們微笑。）

（幕徐徐下）

（註）風雨雷電可用人爲：要括風；可以在舞台頂上及左右安置大電扇，用時將電扇開起，就聞風聲呼呼，台上草木亂搖，正和括風一樣。要下雨；可以預先在舞台前端的上面安置有細孔的洋鉛水槽，用皮管引水，用時開管放水入槽，就能見雨點下落。發閃電時，可將舞台上電燈熄了，閃電姑娘袖中藏着兩個大電筒，上下閃着。至於雷聲，那更容易了，只須台後推重物似雷聲就對了。

第三幕

時：亞當夏娃降謫人間之後，人間內樂園將告竣的那一天。

景：人間的樂園，一所自然與人工調和的美麗的大花園。比伊甸園整齊而精緻，不過園的當中沒有生命樹和分別善惡樹。遠遠望得見許多亭臺樓閣，木棚花架，樹木長得整齊有次序，不像伊甸園的樹木是野生的。樹上有些開着花，有些結着果。小鳥與蜜蜂來來往往的忙着。花卉有些是種在地上的，有些是種在盆裏的，大半盛開着花。近邊是一個大木梛棚。下垂的花枝上有一二隻小鳥停着，棚下面細草如茵，碧綠可愛。

登場人物：亞當，夏娃，他們的子，媳，女，壻，孫子，孫女，他們的工人，智慧，上帝的聲音，天使，蛇。

（開幕時夏娃率領了許多工人在園的一邊工作。此時她年已老邁，頭髮白得和雪一般。已經穿着極粗的布衣服。智慧和兩個小孩子（一男一女）在木梛棚下玩着。）

智慧　（和他們捉了一會兒迷藏。然後對他們說道。）你們祖父母的花園快要造成了。今天是他們動工的三十週紀念日，他們要大大的宴會一次呢。

男孩　那末我們有許多好的果子吃了。

智慧　是的，你們好好的玩一回，我有事去了。（退場。）

女孩　（看見盆裏的花。）這朵花多好看！（採了下來。）

男孩　（看了一看她採的花，見盆裏沒有第二朵了，就說。）給我罷。（上前去搶。）

女孩　（把花藏在背後道。）不給你！這朵花是我的！

男孩　我一定要。（就和她打起來。）

女孩　（忙把花丟到遠處與他對敵，無意中把花木弄壞了好些，她們正打的時候，一條大蛇從棚裏出來。）

蛇　你們是亞當夏娃的後裔嗎？上帝叫我來吃你們，（就奔向孩子們。）

孩子們　蛇來了！快打蛇！（他們就合力打蛇，把蛇打退了。）

女孩　（拾起那朵花來。）

男孩　還是給我罷。

女孩　不……

男孩　（搶花，把女孩的手，緊緊的握住。）

女孩　（掙扎不脫，手痛，就大叫。）祖母！祖母！

夏娃　（在遠處聽見忙趕過來。）你們幹什麼？頑皮！誰弄壞了我這許多花草？……

男孩　祖母！她採了花不給我。

女孩　他要搶我的花。

夏娃　這許多花是你們弄壞的嗎？

女孩　他打我。

男孩　她……

夏娃　靜靜！孩子們！坐下來，我對你們講。（孩子們坐下來，一個在夏娃的左邊，一個在她的右前邊。）我和你們的祖父是被上帝從天國的伊甸園趕出來的。我聽智慧的忠告，立志要把同樣的樂園建設在人間，我用了畢生的精力，纔造起了這樣一個花園，你們應當盡力的愛惜牠，你們要知道，我造這個花園吃了許多的苦。第一你們的祖父以為非上帝不能造成樂園。他時常譏笑我，阻止我。我不知費了多少力量，纔把他的心轉移過來，樂意來幫我的忙，這塊地上，本來很荒蕪的，我不知費了多少時間和力氣，纔把荊棘除去了。又不知用了多少心血和眼淚，纔把這些花木澆灌大了，

時常怕風雨摧殘了我的花兒，又怕蟲鳥啄食了我的果子，最可惡的就是蛇，時常把我的花芽和樹根咬掉。……

女孩（插嘴。）是的，剛纔一條大蛇出來要吃我們。

夏娃 眞的嗎？你們沒有被他傷害嗎？

男孩 我們把他打跑了。

夏娃 你們以後要小心些。孩子們！你們現在知道我造這所樂園是很不容易的，你們應當愛惜牠。……

工人二人（背了鋤頭走來，）花木都種好了。

夏娃 是，你們休息去罷。（工人下。）孩子們！你們快去告訴你們的母親，叫她們多預備些酒肉。並且叫你們的父母，叔嬸，姑母，兄弟，姊妹都來喝酒，紀念我三十年的辛苦。

女孩（笑嬉嬉地跳着先退場。）……

男孩（跟女孩子走了。）……

夏娃（口裏喃喃地說了許多話，把孩子們打倒的花木扶了起來。）

智慧（臉上充滿了勝利和成功的笑容上）夏娃恭喜你的樂園有成功的希望了！

夏娃 親愛的智慧！我的熱血和眼淚沒有空費掉，完全是你指導的功勞。

智慧 是你的努力，（頓）慶祝的筵席預備好了沒有？

夏娃 我已經叫他們預備了。

亞當（率領了子孫十餘人進來。衆人就席地坐下，亞當，夏娃，坐着正中，其餘的人依次坐在兩傍。）

智慧（站在夏娃後面，對衆說道。）今天是你們父母努力三十年的紀念日，我們大家都很快樂。……

衆人（點頭。）

智慧 但是你們要知道，世界是天天在創造之中的，你們不要以爲樂園快要造成，就此可以懈怠了。你們還要繼續不斷的去做，當修理就修理，當擴充的要擴充。女子們！你們不要怕自己能力薄弱，只要有決心，有毅力，什麼偉大的事業，都可以成就！男子們！你們應當盡你們互助的責任，和女子合作，看你們父母的樣，把樂園多多建築在人間！

（智慧講完，大衆都點頭，其時有人已把酒肉送上來。）

夏娃 今天是我辛苦三十年的紀念日，看這座樂園總算沒有空費努力，我們大家快樂一會兒。（就和衆人喝酒吃肉。智慧也坐在夏娃傍邊吃酒肉。一會兒夏娃對智慧說道。）我很想請上帝來看一看我們的樂園。

亞當 是的，請上帝來玩玩，是很應當的。

智慧 你們既然在人間做了人所應做的事業，那就够

了。何必要上帝來看？

女孩　（正吃着一塊肉，聽見他們說到上帝，就問道。）上帝是什麼東西？他在那裏？我聽見祖母說，從前上帝把祖父祖母從他的花園裏趕了出來。

男孩　（搶着說。）上帝是不是蛇？是不是老虎？還是和人一樣的？

夏娃　智慧！我們的小孩都要見見上帝，請你去請他來罷。

智慧　不必我去請他。你們想着他，他就會來的。

天使　（自外入。）亞當！夏娃！上帝來了。（有光從臺外入，至臺中照定。）

衆人　上帝果然來了！（好奇地站了起來等着。）

上帝的聲音　亞當！夏娃！

亞當夏娃　（俯伏。）我主耶和華！

上帝的聲音　起來！（亞當夏娃起身歸坐。）

衆人　（也依次坐下。都望着他們。）

智慧　（挨近二個小孩子坐了。）

小孩們　（又拿果子吃起來。……）

亞當　榮耀的主！這樣眷顧你的僕人。肯降臨到人間來。

夏娃　（向祭奉酒肉與上帝。）主啊！這些酒肉都是你僕人親手備的，願主嘗嘗人間的滋味。

上帝的聲音　夏娃！你居然把伊甸園建設在人間，我非常歡喜。我要把生命果賜給你，使你永生，並且為你祝福，使你住在這個園裏，和住在伊甸園裏一樣的快樂。（天使把生命果給夏娃。）

智慧　（忙上前阻止。）夏娃的肉體不必永生，她的工作，和她的精神已經永生了。

上帝的聲音　（動怒。）智慧！你最歡喜和我反對！

智慧　上帝！我要問你，你究竟對於人有什麼好處。我只見人奉你的名作惡，不見有人……

上帝的聲音　（大怒。）亞當！夏娃！你們的園裏怎麼容留這種魔鬼？把她趕出去！讓我住在你們中間。不然，我就把你們的樂園毀壞！

夏娃　（對上帝跪下，可憐的樣子哀求。）求主不要動怒。

亞當　（也戰戰兢兢的跪着。）求主饒恕我們。……

男女兩孩　（起初用他們的小眼睛看着他們，後來聽上帝說要把智慧趕出去，就生起氣來。一齊奔向台中。）智慧是我們的朋友，我們要她在這裏，從前你把我們的祖父祖母

從你的花園裏趕出來，現在我們也要把你趕出去。（他們就去趕上帝。……）

亞當夏娃　（忙去扯阻孩子們）小孩子不要無禮！

孩子　（掙扎着，口裏亂喊。）趕上帝！趕上帝！我們對於蛇尙且要趕呢！

中年人　（疑惑地望着小孩們，又想去阻止他們，又想不去，正躑躅着。）

智慧　（上前一手拉着一個孩子道：）你們不必趕他出去，若是你們不信有上帝。上帝就會消滅的！

小孩子　我們不信上帝！我們不要上帝……

（舞臺上電燈忽熄，等電燈復明，上帝和兩個天使已不見了。亞當夏娃，揉着老眼，衆人也向四面望着，上帝已經不見了。他們相顧驚愕，約一分鐘，幕徐徐下。）

（全劇完）

（原載通俗戲劇叢書，商務版）

冷飯

谷劍塵

時間　現代

地點　上海

人物

謝洛英

沈佩玲

葉少卿

布景

上海城裏普通人家沒有天井的一上一下房子。

正當午飯之後，洛英方在近桌的那一隻方凳上洗碗筷。她年約三十左右，面貌清秀，衣服並不十分華麗，却甚整潔；使人一見可以知道她是勤於家務的婦人。

沈佩玲是分居在樓上的婦人。年約二十三四，美豐姿，喜時髦，愛妝飾，活潑中帶點妖冶，伶俐中帶點驕傲；確是傾向墮落路上跑去的少奶。正是秋天已過，中秋節去，她穿上時式鮮艷華絲葛的衫褲，白絲襪，繡花緞鞋。

她緩緩走來，伸伸懶腰，立定半晌，對洛英冷笑，這一笑含着多量輕視的意思。

洛英　（覺着背後有人，回過頭去講話）是你嗎？

佩玲　是我。昨天晚上一點半鐘才回來，今天真懶得好睡。

洛英　你剛起身嗎？

佩玲　怎麼不是剛起身！可是昨天在大世界玩得寫意，今天還覺得腰痠，一直睡到十二點鐘，娘姨鬧着燒中飯，就睡不着了。

洛英　你們一去總有好些人吧？

佩玲　也沒有多少人。張家的三小姐，李家的七妹，洪興里的蘭姑娘——還有三小姐的表兄聽說在洋行裏做生意的王先生；一起五個人。（有意逼她）你是正經人，近來別說上游戲場，就是小麻雀也不來了。七妹所以很怪着你。

洛英　她怪我什麼？

佩玲　她說你瞧不起她。

洛英　我並不瞧不起她。

佩玲　這幾天她邀你打麻雀，你老是回絕她，說沒有工夫，三遭兩次是這樣——不肯跟她在一起，不是看不起她是什麼？

洛英　我有我的事情，她要怪我可見得她的多心了。

佩玲　她還叫我問你，爲什麼又做出一本正經的樣子給她看？

洛英　（把碗筷整放在桌上）我也不是一本正經的待她。

佩玲　你中飯吃過了嗎？（隨便問一句）

洛英　剛吃過？

佩玲　我昨天睡得遲，今天倒覺得有點不舒服，飯也吃不下——葉嫂嫂，你眞會吃苦，爲什麼不自己舒服一點呢？

洛英　你又跟我說笑話了。你說我不會舒服，究竟是什麼意思？

佩玲　（指碗筷）這些麻煩事情還得自己動手。

洛英　（笑笑）請問我不動手，誰替我做？

佩玲　我明白了：你們將來要金子造屋，銀子砌牆呢！

洛英　你又取笑我了。我們又不發什麼洋財。

佩玲　（走近洛英，把她的左手拿起瞧瞧，笑了一笑）

洛英　（不懂她的意思）什麼？

佩玲　有人說你的手比面孔要老得多了，眞是的確的。

洛英　我整天到晚要料理家務，我的手自然比不得吃寫意飯的。

佩玲　你爲什麼不講究寫意些——情願給丈夫當丫頭？

洛英　可是女人不懂得治家，也太不成樣子了！

佩玲　（反）眞不成樣子了。不過我說這話是有來歷的。我從前也跟你一樣正派。

洛英　現在？

佩玲　現在我看出做妻子的祕訣了。

洛英　什麼是做妻子的祕訣？

佩玲　三年以前我也是跟你差不多的老實人，把自己的丈夫，把自己的家，比性命還要看得重——那時我們也不雇娘姨，煮飯洗碗都是我親手做的，有人說我怎樣賢德，我現在想想，反覺得可笑了，你想賢德兩個字，說得響亮些，不過把我們做妻子的好花般的時光糟蹋了，跟女人自己祇有害處。况且我們女人一有人說賢德，就要給男人看輕，男人在外頭混混，也決不記得家裏也有年紀差不多的太太；所以吃虧還是在女人身上。

洛英　（不做聲）

佩玲　我們最要緊的就是不要做丈夫的忘記了自己妻子的年紀。

洛英　難道我們替丈夫管治家裏的事情，會把自己的年紀管老嗎？

佩玲　你不信——你瞧你自己的手就知道了。

洛英　我有點不明白。

佩玲　（心細）我知道我們這種人不會給賢德的女人相信的。第一，我這張嘴，反反覆覆，儘說些不干正事的費話。

洛英　我沒有說你。

佩玲　（口尖）說我也不要緊。況且我們的交情也不算壞。

洛英　這是你誤會了！

佩玲　（有機可乘）我知道你很講交情，你一定很相信我——今天打牌，你湊一脚好嗎？

洛英　我……我……我……

佩玲　你不要推托了，爽快些吧！

洛英　打一次牌輸一次，實在輸得有點不放心了！

佩玲　（笑笑）就是輸點錢也用不着這樣胆小。你將來手法熟了，還怕不能翻本？

洛英　（擔心的說）不瞞你講，這兩個月當中，輸得要算頂利害，你一定是不信的。

佩玲　我們進出都很有限 。況且你又不是輸不起錢的人，何必這樣擔心。

洛英　你不知道的。

佩玲　葉先生是外國銀行的寫字，做大奶奶的也該闊一點。

洛英　（不以為然）大奶奶？

佩玲　葉先生的進款很好，你可瞞別人，瞞不了我。

洛英　他每月不過六十幾兩銀子的進款 ，你是知道的——就是我瞞你，也沒有用處。

佩玲　正正經經說：今天你願意不願意打牌？

洛英　對不起得很——我早對你講過了。

佩玲　輸錢？翻本？你不去翻本，誰來還你？

洛英　（擔心）我這幾個月眞太荒唐了，現在心亂得很！

佩玲　（沒有聽明白）你說誰荒唐？

洛英　（有愧於心）把許多錢，瞞着他，糊裏糊塗化完了，這筆賬我怎麼交法？

佩玲　妻子把丈夫口袋裏的錢用去一點，沒有什麼了不

得。這你眞是太瞧不起自己了。

洛英 （愁）我告訴你，你不明白我的意思。

佩玲 （打斷她話施展口才）我懂！我懂！

洛英 他汗血換來的錢，被我無名無目的用掉了，不是很對不起他嗎？

佩玲 葉先生脾氣很好，你們夫妻之中又是很和睦的，多用幾個錢，怕什麼！男人家爲了幾個錢，跟妻子拚命，總是說不過去的。你到底沒有做過虧心的事，輸幾個錢，何必怕得這種樣子。

洛英 （煩惱）我很對不起她們，請你給我講聲好話，我實在有說不出的心事，不能不拒絕她們邀我打牌。

佩玲 （明知失望，却存心要挾）哈哈！你眞是不够交情，我這樣跟你說了，差不多不過沒有跪下來，叫我怎樣對她們說？她們單曉得我們同住在一起，特別要好一點，他們邀不到，我可以邀得到，所以今天托我再來邀你。旣然如此，我也不必跟你講費話了。（有心嚇她，冷笑幾聲）葉嫂嫂！你眞是一位厚道的女人，賢德的妻子，你一輩子在家裏不鬧笑話，就好了！

洛英 （剛說到心上事，因她說話尖刻，不免微惱）我也不見得有什麼把柄落在你手裏！（不是自信，只是壯胆）你們也不能怎麼樣！

佩玲 （霎時翻臉）你……你不留我面子，我許有對不起你的地方。（走）從今往後，大家不認識，不招呼，不見面，不講話！（停）你說什麼把柄要落在我的手裏，我決不輕輕放過你………

洛英 （倒有點着急）玲妹！玲妹！

佩玲 不用多講了！

洛英 （到底忠厚，急得要哭，一時恨恨，破口而出）都……是你……引誘……我，騙我去賭錢……

佩玲 （停住）上海地方，這算不了什麼！不過你說我誘騙你，這句話倒要問過明白。我看我自己還不像十分壞的壞女人，上海頭等闊人家的小姐也還相信我；你今天講這話未免太豈有此理了！

洛英 （怒）你不用辯護自己短處……

佩玲 你是沒有短處的。

洛英 你把淸白規矩的人弄得拖泥帶水……

佩玲 也要你自認淸白的女人自己願意。

洛英 我當初以爲你是好人。

佩玲 你現在把我看得這樣壞，還有什麼用處？

洛英 我祇悔我一時糊塗，會上你的當，受你的欺

詐……瞞着他，把他的積蓄都用完了！

佩玲　不錯！你當初叫我守着祕密，不要給葉先生知道，今天你這樣發脾氣，我倒要跟葉先生評一評理，看他說是誰的不是。我不瞞半絲兒告訴他，叫他知道你是怎樣一個人。那個時候，你想在家裏等得住，府上還能風平浪靜，過些安穩日子，才顯得你的真本事了！（乾笑）葉嫂嫂！你眞犯不着這種樣子。

洛英　（動容）唉——

佩玲　况且你還有兩隻戒子押在我這裏，我要在葉先生面前說穿，你更加不能過好日子了。（看是心善，其實惡極）可是我決不這樣壞法，我爲着過去的交情，決不使你在男人面前爲難——老實說：你我都是女人，我不忍心這樣胡做。

洛英　你不肯胡做嗎？

佩玲　（走近笑笑，可知她是假與決裂）你想我的脾氣可笑不可笑？怎麼一回兒把話說錯了！你見怪嗎？

洛英　（垂頭）我怪我自己。

佩玲　你千萬別動肝火，你這件事情鬧得不算小，葉先生是一身儉樸的人，他知道了，一定難收拾的。男人家的脾氣我比你知道得多，他們待女人要好的時候，好到說不出的地步，可是一見女人家稍爲有點委曲他，他便不肯放過了。我們先生就是這種脾氣，幸而我會調度，不怕他怎樣。

洛英　（坐在一旁，也覺氣平）你不告訴他了嗎？

佩玲　我不過跟你說句笑話罷了，我告訴他，於我有好處嗎？

洛英　自然于你沒有好處，不過我……

佩玲　你怎麼？

洛英　不過我覺得打麻雀拉脚像你這種樣子也是少見的。

佩玲　（這種地方含笑，方始見她能幹）葉嫂嫂，我早給你說過，我向來是給人家取笑的人——我也計較不了什麼。在別人看起來，以爲我這女人臉厚，其實還是忠厚的地方，你不相信嗎？（做一個狐媚的身段）

洛英　（婉然）我也沒有什麼。不過我偷偷地賭錢，把他積蓄的汗血錢化完，千萬要守祕密。假如被他知道了，你想我還能做人嗎？無論怎樣說法，妻子用丈夫幾個錢，算不得什麼，我用在這種不正當的事情上頭，終究對不起他。

佩玲　我……我答應你守祕密，我雖然不能說有良心，我決不願意爲了小小一件事情上頭，抓破了面皮，告訴葉先生，叫你們的家庭不安。

洛英　唉——不知還有翻身的日子沒有？

佩玲　所以不怕你輸怕了，今天還來拉你去打牌。

洛英　這時候我心裏亂得很！

佩玲　你不想翻本嗎？

洛英　（看她是無用之人）我想翻本，就是不能全數贏回來，得能到了半數，對我們先生的地方，還可以交待得下，可是很難的事，怎樣辦得到呢？

佩玲　這個你犯不着擔心，我雖然不够交情，也得幫你的忙。

洛英　（信她一片眞心）不過我不該瞞他，瞞他到底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佩玲　你想把這件事原原本本告訴他嗎？

洛英　我……我想告訴他。

佩玲　你自己親口告訴他嗎？

洛英　我親口告訴他。

佩玲　你還是將來告訴他，還是今天告訴他。

洛英　你想今天告訴他好嗎？

佩玲　（故意替她擔心）今天告訴他，這不免太早了，況且你又是老實人，說話說得不妥當，反而使他更起疑心了。你告訴他無非要叫自己良心無愧，可是你這樣老實不客氣，連彎都不轉一個的對他講，你自己的錯處如何能遮蓋過去。這還不算，還要叫你們葉先生爲了這事生氣，夫妻之間反了臉，你爲的要使良心無愧，見着這種情形，你的良心，未必可以無愧了，你應該好好想個法子，你要想個告訴了使他不生氣，不鬧脾氣的法子。

洛英　（全無辦法）今天不對他說明，作新他過一天要査看銀行裏的存款，那更難對付了。

佩玲　葉先生時常盤問你嗎？

洛英　那可沒有！

佩玲　旣然沒有時常盤問的事情，你益發可以放心——葉先生總不見得好像已得着你用空他的存款消息，向來不來盤問的，如今忽然來盤問你了。

洛英　玲妹的意思，叫我不要先就告訴他吧？

佩玲　你不妨先探聽他的口氣，可是你決不會那麼樣幹的。

洛英　（自己承認）我不會！

佩玲　那末，你現在還是不要提起這件事的好，省得鬧翻了，面子上不好看。反正這件事祇有你我兩個人知道，沒有第三個人。你不告訴他，我也不告訴他，他十年百年還是蒙在鼓裏，這麼長久的日子當中，你就可以舒舒服服設法子來彌補。你依舊做出沒有這事的樣子跟我們在一起，將來作

新打牌可以翻點本，彩票中個頭獎，買的交易所股票也漲了價了。到了這個時候，你恐怕要不認識我們了。

洛英　（昏）發財？

佩玲　我們女人不該發財嗎？

洛英　（傷心）但是你不曉得我在彩票上頭已經化了不少錢了。

佩玲　多少？

洛英　（淒涼）一共用去一百五十幾塊錢，連小獎都沒有得過。

佩玲　唔——這一點點有什麼稀奇，我買彩票用掉的比你要好好加上一倍呢。

洛英　我自然不能跟你比的。

佩玲　你不是還有五十幾股股票嗎？

洛英　（傷心）有的。

佩玲　模範物品交易所的股票這幾天行情俏得很，聽說十二塊半一股的，現在已經漲到十九塊了，我昨天因為要錢用，賣掉了十股。

洛英　模範交易所的股票自然靠得住，不過我祇買了十幾股，上個月早賣掉了。

佩玲　還有其餘的呢？

洛英　（嘆氣）其餘的吧都是倒掉的公司，一…………一個錢也不值的了！

佩玲　（假意表個同情）唉——柴嫂嫂的運氣也太壞了。前天三小姐說：你臉上有條紋生得很不好，應該破點財，將來你交了別的運是了不得的。三小姐的父親是考究相術的，這話一定不假吧！

洛英　我向來不相信這種東西。

佩玲　我很相信她的話，上月她給我看了一個相，準極了。她說我『幫夫運』很好，上月我們先生從漢口販『黑貨』到上海，賺了千把塊錢，不是給她猜着了嗎？

洛英　這種買賣是很危險的？

佩玲　也沒有什麼危險。（得意）在長江船上做事情誰不靠這注生意！喔！談了半天，把正經事忘了，我勸你還是照常跟我們打牌去吧。（走）

洛英　我不瞞你說——我沒有錢！

佩玲　那不要緊！（立定）我給你想法子。我去換換衣服，再去拉兩位姊妹來。（進去了）

洛英　（自言自語）這件事究竟怎麼辦？自己做了虧心事，過後想想，總覺太不上算——不過照她所說的話，不能說全沒道理，假如我一味不理她們，她們慣會掀波作浪，把

我們兩個人的愛情破壞了，雖說的。（低首）其實不要她們來破壞，我自己已經破壞了！（想念一番）倒不如順水推舟，到什麼地方就到什麼地方吧！丈夫辛辛苦苦積下來的錢………（突被敲門聲驚醒。問）誰？

門外的聲音　房錢——收房錢的！

洛英　（低聲自言）收房錢的來了！（無法可想，祇得敷衍）過一天來收吧！今天先生不在家，沒有預備！

那門外的人嘴裏嘰哩咕嚕了一陣走了。

洛英立起身沉思半晌。

洛英　我怎麼弄得一點主意都沒有了？付房租的錢一個也沒有備，怎麼好呢？（心口自問）我眞對不起少卿！（佩玲換好了衣服，下樓來了）

佩玲　剛才打門的是誰？不是有人來招呼去打牌嗎？

洛英　（無心意）收房租的。

佩玲　收房租的？不錯！我眞糊塗了，我們的房租還沒有給你。（頓）九塊六角！葉嫂嫂！上回在李小姐家打牌，你短我五塊錢，我就在房錢上扣了，還要付給你四塊六角。（開門出去，一路聽她雇車的聲音）

洛英　（默然半晌）………弄到這步田地是想不到的，叫我怎樣對付收房租的？………我想還是老老實實告訴了少卿………我們兩人的愛情並不算壞，也許他聽了一番話，因我一時之差，可憐我，不致使我爲難………我一定自己告訴——我今天就告訴他——不說，多瞞一天，多增一天罪孽。佩玲的話那可相信………唉！我的一生完了，不知如何會這樣糊塗，做這樣荒唐的事情？一個人想發財爲的是什麼？我是上了發財的當了！

這時她的丈夫少卿剛推進門來，他年近四十左右，衣服樸素，面貌和善，我們但看了他額上眉梢，可以看出他是十分忠厚規矩的人。他穿一件湖綢長衫，大袖紗褂，登着革履。並無鬍子，不像政客。

今天他回家來不知如何與往昔大不相同：他好像精神上受過很大的刺激，有點萎靡不振的樣子，緊蹙眉頭，甚是穩重，又好像有很大的事情剛剛經過。

他進門來，第一件事是放下帶來的紙包，第二是看了洛英一眼，這都是平日的規矩。但今天少了向洛英一眼，可以知道他有心事。

洛英　（問）回來了？

少卿　（坐下）回來了！

洛英　（不懂）怎麼你回來得這樣早？

少卿　（眉頭的表情）心裏不很舒服。

洛英　你病了嗎？

少卿　沒有。不過我心裏氣得很！

洛英　什麼事？（走去打開紙包，裏面是兩只罐子）怎麼？你中飯還沒有吃過？

少卿　（嘆了一口氣）此刻受了氣，吃不下飯！

洛英　許是你胃口不好，吃不下冷飯，我給你換熱的。

少卿　（拒絕）不必。我吃了十幾年冷飯，不覺得什麼，今天難道會眞吃不下？你用不着費心了，我是不願意吃，讓我等一等。

洛英　（完全莫明其妙，走近）等一等？可是你又不是病了，爲什麼連飯都吃不下呢？喔——你剛才說受了氣，是受誰的氣？

少卿　我告訴你，你一定要替我難過的！

洛英　你在什麼地方受了人家的氣？

少卿　銀行裏。

洛英　銀行裏鬧什麼事嗎？

少卿　在他們說起來，一定說我火氣大。

洛英　不錯。你向來很和平的，誰說你火氣大？

少卿　他們跟我一樣是中國人，可是向來連中國人都不認識的，所以會說我對付外國人火氣太大，不用說了。可是我爲中國人爭人格，不能不跟他們爭理，自己的同胞，還不能幫幫忙，這種丟臉是從來沒有的——我氣極了！

洛英　你們行裏外國人跟你發脾氣嗎？

少卿　是的。我已經做了十五個年頭的夥計了，照理不應該這樣看待我，多少總要替我留點面子，況且在單子上開錯了一筆款子，並不是我的事情，是他們自己寫錯的。

洛英　你應該跟他們講明白。

少卿　我是對他們講的。可是他們眼睛裏那有中國人！

洛英　他們又把中國人當什麼東西看待？

少卿　他們罵我們中國人是全沒腦子的東西，難怪國家要弄得這樣糟……是他們自己做錯的事，推在中國人身上不算，還要侮辱我們國家，我自然格外要跟他們分辯。

洛英　還有許多中國人他們反不開口嗎？

少卿　所以我心裏更氣。他們眞是生成洋奴的性子了！外國人這樣不够人格，本可一笑了之，可以不睬他們也可以不理他們，自己中國人對中國人生成這種習氣，非但不幫着講理，反對我說了許多冷話，叫我怎樣看得過去？常言道：『冷飯好吃，冷話難當，』難道他們看低自己的人格，我也是忍氣吞聲，讓外國人來欺侮，我也沒有人格嗎？所以我就跑了！

洛英　你告假沒有？

少卿　告什麼假！我想爽爽快快的脫離。

洛英　脫離也好……不過

少卿　不過怎樣？你以爲不應這樣做法，是不是？

洛英　這倒沒有。不過你現在每月有六十幾兩銀子一月的進款了。

少卿　我曉得你也會說這話的，可是一個人還是人格要緊金錢要緊？

洛英　自然人格也要緊。

少卿　我祇要你不反對我的辦法就行了。

洛英　我不反對你。況且你做了十五年的朋友了。不是極受不下，極委曲，不致弄到脫離的。

少卿　我現在就寫封辭職信去。

洛英　現在就寫嗎？

少卿　（隨手在桌上拿出紙筆）當然現在就寫！

洛英　也好！

少卿　（一面寫，一面向洛英）常言道『人家簷下過，怕你不低頭，』如今我可以自由了。十幾年勤儉刻苦，不能說全沒結果。

洛英　你以後尋什麼事做呢？

少卿　我想回蘇州去！

洛英　你從前不是說過到鄉下去開書坊嗎？

少卿　是的。（一路寫）我已經有了計劃了！

洛英　那你幾時動身？

少卿　反正上海沒有什麼棄不了的事情，我們打算就搬回去。明天我先去走一趟，把房子先看定了。

洛英　回蘇州去也好，不過你去開書坊已經有了股子嗎？

少卿　我們自己沒有錢嗎？

洛英　（愕住）自己有錢……

少卿　洛英！我向來沒有盤問過你，我現在算算，也差不多要兩千多了，

洛英　（神思不屬）兩……千……多嗎？

少卿　你神色有點不大對。

洛英　（强自鎭定）喔——沒有！

少卿　銀行裏的存摺請你拿出來查查賬！

洛英　（支吾）大概——有這許多數目……你用不着查了！

少卿　這都是我十幾年節省下來的，也眞不容易。家裏開銷省，要沒有你幫助我，怕我也沒有這種結果，所以這兩

千塊存款，一半是我的心血，一半也是你肯給我省儉，自己肯耐苦。我不知應該怎樣謝你？

洛英　（不懂）這……也不必的！

少卿　假使你也像樓上那位少奶奶一樣，恐怕我們做一百年生意也不能有這種結果吧。

洛英　喔——她喜歡闊，她的先生進款好……

少卿　有人告訴我：說她最喜歡賭錢，凡是賭錢的東西，沒一樁不會——一個男人娶了這種女人做老婆，可眞沒有辦法的了。

洛英　（勉強對付）你何必說別人。

少卿　還有一層，跟她住在一起，也着實不放心，她丈夫在長江船上做事，一個月難得回幾次家，每次也不過過一個夜，她在外邊很有些不正派，你知道嗎？

洛英　這個我不知道！

少卿　這位奶奶可了不得的 。她還自己忘了自己是女人，常常進出交易所，不知幹什麼？她還喜歡買彩票，那天她倒給換字紙的差不多有一大簍，你想，這種女人要得要不得？

洛英　自然是要不得的……

少卿　當初我很替你擔心……

洛英　什麼？

少卿　因爲怕你被她的引誘——上海住家也眞難，比如我們不分租出去，兩個人住一宅房子就嫌太大，租了出去。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來了，又不能預先曉得。——從前我們姓何的親戚有位小姐也是受了房客的引誘，弄得見不得父母。本來我打聽着了消息，想叫他們退租，後來我一轉念，就不提了。一個人要好在自己，你是有見識的，比不得尋常，我知道不會受她的引誘，自信可以放心得下。

洛英　（以前的樣子）所以我很感激你——不過你……

……不應該看別的女子這樣壞法！

少卿　（冷笑）難道女人做這種荒唐的事是應該的嗎？

洛英　（無話可答）喔——那自然是不應該的。（好半天）我聽了你這番話 ，我好像是瘋了！（因爲少卿所提之事；都與她本人有關，因之字字沉痛）我們兩個人怕不能長久了！

少卿　（擱筆）你說些什麼？

洛英　（醒來掩護）我不知道。不過我不願意你說女人說得這樣壞法……

少卿　你叫我不說嗎？

洛英　（顫聲）是的。假如你所說的話……你自……己

的……妻子都……犯着了，你怎麼對付你的妻子？

少卿　（驚）你會說這種話，你眞瘋了！

洛英　你恨她嗎？

少卿　可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洛英　少卿！假使你的妻子也做這種荒唐的事情………

少卿　（不懂）什麼？

洛英　假使你說玲妹的壞處，我……全犯了……

少卿　（莊嚴）我們這樣快樂的家庭，不願意有這種不名譽的事情發現！

洛英　你一定不願意嗎？

少卿　這種事情可以破壞夫婦的愛情，家庭的幸福，我自然不願意他發現。

洛英　可是玲妹到現在還是好好兒的，她們先生並不因爲她做這種事情不喜歡她……一個人的愛情也是要緊的。假使我做跟她一樣的事情，你連愛情都不要了嗎？

少卿　愛情也要緊，名譽也要緊！

洛英　（自恨失足）男人待女人都是如此嗎？

少卿　這不是男子的錯誤！

洛英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眞可憐！（向少卿）難道你們男人都不能原諒別人嗎？

少卿　（爽）那能原諒！

洛英　那我眞要發瘋了！我想……我們如何？……

少卿　（不解）你今天眞是瘋了！你說話的分寸都沒有了！（勸慰）剛才所說的於你並沒關係，不過是說句空話罷了，你何必怕我們男人手段太辣呢？况且你是我很相信的人——很賢德的妻子——大家同過患難，共過甘苦，你決不會犯這種毛病，我又何至拿這種辣手段待你呢！

洛英　（沒精打采）啊！

少卿　明天我同你到蘇州看房子去好嗎？

洛英　（想）恐怕我沒有福氣回蘇州去了！

少卿　（爲難）你心裏不快活嗎？你這樣胡思亂想是不行的。你爲什麼要這樣想開去？

洛英　我很對不起你。

少卿　沒有這句話！（站起，信已寫好，走向房內）

洛英　（着急）你——你去幹什麼？

少卿　（停着）我去到房裏瞧藏存款的箱子。

洛英　（好像瘋了似的）不要！不要！

少卿　（回來）你不要我去，我祇好不去。

洛英　（侷促不安）你（句）是（句）一向（句）信（句）我的。

少卿　自然信你。所以你不讓我瞧，我就不去了！

洛英　你千萬不要疑心我……

少卿　我們兩個人不比尋常的夫妻，彼此的性情素來相同。你給我料理家務，這樣儉樸，又沒半點嗜好，我在外面做事情，早出晚歸，多少的放心。我們從結婚到現在，從來沒有紅過一次臉。到了今天，我反會疑你嗎？

洛英　我……不告訴你，你心裏一定不安……

少卿　（誤會，實是真愛情）你又說到小孩子身上去了。從結婚到現在，雖然沒有養過一個孩子，可是我們心還是一樣的。

洛英　（搖頭）不是這個！

少卿　難道你看出我的弱點——有待錯你的地方嗎？

洛英　不是的！還是我有對不起你的地方。我今天不能不告訴你……我不告訴你，我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少卿　（十分詫異）什麼事情？

洛英　（哭）我告訴你——可是你仍舊要愛我的……

少卿　（十分不懂）愛你？我真不懂你的意思！你爲什麼哭了？

洛英　這件事我不應該瞞你，所以……

少卿　你向來沒有瞞過我？洛英，你有什麼心事明說好了。

洛英　假使玲妹的壞處，我全犯了？

少卿　唔！

洛英　假使你妻子也做這種荒唐事情……

少卿　你向來沒有嗜好的。

洛英　（一邊拭泪）我說的是真心話，我瞞住你幹過不少壞事……

少卿　（隨口）樓上那位寶貝的壞事你全做嗎？

洛英　做過……

少卿　你也到交易所做買賣嗎？

洛英　是的。

少卿　你也喜歡買彩票嗎？

洛英　是的。

少卿　你也喜歡賭錢嗎？

洛英　這幾件事我偷偷做過了！

少卿　（也不相信）我當初以爲你是一位賢德的太太，原來你也會幹這種事情？我還說別人家的妻子怎樣壞法，未免太可笑了。

洛英　（哭音）我……我……的人格今……天宣告破産了！

少卿 （雖然很不滿意，也是無可如何）好了！閒話也不用多說了！我問你，你用錢多不多？

洛英 （直說）把你的積蓄全化完了！

少卿 （突然一驚）你把……我十五年的積蓄化完了嗎！

洛英 是的。我也想不到自己竟會幹這種對不起良心的事情。我那有臉再見你，再跟你說話？（長嘆一聲）唉！該死！該死！我怎麼會這樣糊塗——一個人走錯了一步路，那能原諒！少卿！這種沒有天良的妻子，你是不要的了！（往外就走）鑰匙在房內抽屜裏。我們再見！

少卿 （喚住）你要上那兒去？

洛英 我不好意思再等在這兒了！

少卿 （祇有冷笑來安慰自己）完了！完了！這一個美滿的家庭也有這樣下場了！（向洛英）我倒要問問你，你在這兒闖了這樣大的禍，你還想上那兒去？

洛英 我不上那兒去。我在上海也沒有可走的路，可是我還有一條路可走！

少卿 （有點急）那是不可以的！

洛英 少卿！現在是最後一次的見面了！你請以後千萬別提你曾經娶過沒有良心的妻子……

少卿 我是不會的！（上前，拉住她手）你要這樣，太胡鬧了！你雖然把我十五年的積蓄化掉了，我們不能商量善後嗎？

洛英 請你讓我走吧！

少卿 我不能親眼見我自己的妻子一步步往死路上走去，不去救她……洛英！你是明白的……（於是洛英想要掙扎出去，少卿却用力拉住，不肯放手。兩人立了些時候，他們重新坐下。洛英低頭嗚咽着。）

少卿 你雖然瞞住我幹了這種事，我想也不致全用完了，多少總有點存下。

洛英 一個錢（句）也沒有了！

少卿 （不信）我一生心血竟至這種結果嗎？

洛英 你現在弄到這種地步，都是我害你的，還是讓我離開此地……

少卿 你離開此地於我有好處嗎？

洛英 於你有好處。

少卿 於我並無好處。比方你真離開了此地，或者離開了這個世界，你毀掉的名譽，用去的金錢，依舊是不能回來的了。我們兩人不能說全沒愛情，現在夫妻之間的愛情並無損害。

洛英　我想多少要損害我們的愛情？

少卿　（一點不錯）錢是身外之物，完了就算了，我犯不着難過，我決不爲了幾個錢，責備你，跟別的男子一樣。況且你是一時走錯了路，上了人家的當，心地本是好的。你何必看重金錢，看輕愛情。

洛英　（知道風浪過去）我悔之晚矣！

少卿　再過十五年我們又有這許多錢了，也用不着怎樣灰心。洛英！總算我們以前並無該過錢好了。

洛英　可是再過十五年我們也快老了！（頓）現在你又在銀行跟外國人鬧了意見，辭職了，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呢？

少卿　不要緊，信還沒有寄出。

洛英　你想重新回行去嗎？

少卿　重新回去！

洛英　你願意這樣犧牲嗎？

少卿　我願意爲自己的妻子犧牲一切……保留妻子的名譽，維持我們的愛情，比什麼都要重要。（撕信）

洛英　現在你可以瞧我沒有良心的妻子害丈夫的成績了！（說着進去，不一回，端了一只小皮箱出來開了鎖，把箱子裏的東西倒出來，裏面盡是些彩票和廢掉的股票）這就是你沒有良心的妻子的成績！（不覺哭出）

少卿　（不覺墮淚）這是氣運使然，也不必說他了！

洛英　（滿面悲愁，低首不言）

少卿　現在我要回行去了……還來得及！

洛英　你不吃飯嗎？

少卿　不吃了！

洛英　你這樣待我，將來叫我怎樣報答呢？

少卿　這是丈夫應盡的責任。做丈夫的有維持自己妻子名譽的責任！我們晚上見吧！

少卿剛待動身，一手已開了門，佩玲忽然擠了進來，彼此不言語，少卿儘自走了。

洛英見丈夫走了，見這誘惑之神進來了，引起她的傷心，倒在桌上哭了起來。

佩玲見了這副神氣，實在莫明其妙，可是她自以爲自己能幹，猜定他們是夫妻相罵。

佩玲　（冷笑）哼！哼！天下男人沒有一個是好的，看得自己妻子那在心上。做丈夫的一出自己家裏的門，那魂兒就半天飛了，差不多把妻子忘得干干淨淨，一回家，要收心了，好像犯人進了囚籠一般，自己恨着自己，便出氣在自己妻子身上，把妻子不當人看待！眞是豈有此理！眞是豈有此理！（走近）葉嫂嫂，你別哭了！天下做丈夫的都是如此的！

洛英　（不回答，格外悲傷，哭得利害）——幕下——

（原載合劍塵獨幕劇集，新亞版）

瓦匠之家

胡也頻

人物：

王吉順　年四十二，耳稍聾，瓦匠。

王大嫂　吉順之妻，年三十八。

王阿紅　大嫂之女，年十五。

時間：　西歷一九二七年。

地點：　某處的一個髒胡同。

佈景：

一間粗陋矮小的房子，壁上貼着幾幅古舊的香烟公司的美人畫，和許多零零碎碎的東西；幕後的中間放一個板床，床上用竹竿掛着灰色的帳子，其中花花簇簇地用白紙補着破處；床右邊，有一門，通廚房，因時在夜間，廚房裏的器具看不見，黑得像一個深洞；床右邊，亦有一門，通外室，閉着。當幕開時，王大嫂坐在床前的一張小桌旁的凳子上，從衣袋裏拿出了約有一百個銅子，在昏黯的煤油燈底下，慢慢地一五一十的數着。

大嫂　（低頭，）……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二十五，——不，不對，不對！（又從頭數起）一五，一十，十五，三十，——又不對！嚇！真是有鬼了！怪不得今天一下場就輸！（自語，）我早知道哩，她們倆做眼色，要不是，——真是沒有這個道理！——三放條子都下地了，並且每人祇有一張牌摸了，新鮮的條子還可以打下來麼？叫她包，說是自己有兩番並且聽牌了……這真氣死人！要不是那樣——哼，弄鬼！——那第二張的五餅，我就自摸和了，兩番牌哩！兩番牌哩！並且和了還會起運，輪下莊，站起來，只要一番一番的和三牌就够了，那末……嚇！不怕大洋錢不送過來……

（又數，）一五，一十，一十五……總是數不清，隨牠去吧！橫豎今天倒了運，碰上鬼了，——以後賭死再也不和她們同桌了，一眼就會看出她們的鬼樣子，不要臉的東西，輸不起錢就莫來！其實錢多着哩，當婊子一夜就有

『木塊！不是好貨！再也不和她們打了！缺了脚！我也寧肯在家裏劈柴火……（將銅子擲到桌上，用大指和食指去量。）唉！這樣短，怕不及一百吧，眞是，碰上鬼，輸了塊把錢哩！輸了塊把錢哩！（廚房裏，忽響起咳嗽之聲。）

輸了塊把錢哩！……什麼？酒鬼在家麼？（急把銅子放到衣袋裏去。）那個？喂！是你麼？（低低聲，）碰上鬼，輸了塊把錢哩！

阿紅　（從廚房出，帶着睡態）媽！是我呵。（便站到床邊的暗處。）

大嫂　（驚疑，）怎麼？還是你？你怎麼躲在家裏？

阿紅　（擦着眼睛，）我不是『躲』在家裏。

大嫂　你說的什麼？我還在作夢吧？

阿紅　不，不是的！我的夢已經作醒了。媽！我不能受人家虐待，並且——

大嫂　什麼？

阿紅　媽！不能再受人家的虐待了，並且——

大嫂　那個虐待你？

阿紅　吳家。

大嫂　你一定作夢作顚了！吳家虐待你？沒有的事！

阿紅　還不止虐待哩！

大嫂　你眞是發瘋了！

阿紅　我非常的清醒。媽！難道你忍心我受人家的虐待麼？並且——

大嫂　沒有的事！吳家——！

阿紅　你以爲吳家——他們是好人家麼？

大嫂　我不信他們會那樣壞。

阿紅　吳太太常常把別的氣發到我身上來，用木棍打我，有的時候還用脚……

大嫂　那一定是你做錯事了。

阿紅　做錯事？難道所有的事都做錯了麼？她那樣的整天裏找我來發氣？

大嫂　你不要背地裏糟蹋人家。

阿紅　她不虐待我，我也不會這樣說。

大嫂　吳太太待人很寬厚，我是知道的。阿紅，你不要瞎講吧，給我快點走，時候已不早了。

阿紅　我不去！

大嫂　你爲什麼不去！

阿紅　我不能受那樣虐待，並且——

大嫂　沒有的事？

阿紅　你難道看着我給人家打去麼？

大嫂　我知道，什麼人都不會打你。

阿紅　我已經給吳太太打得儘够了。

大嫂　那是你做錯了事。

阿紅　我沒有——

大嫂　好了！不要再講了！

阿紅　我要告訴你……

大嫂　還是給我快點走吧！遲了，人家便關上門了！

阿紅　我不去！

大嫂　怎麼？你不聽你媽的話麼？

阿紅　我不去！

大嫂　你眞是發癲了！

阿紅　媽！我索性告訴你：並且——吳老爺……他……

他對我還不懷好心眼……

大嫂　什麼？你說的什麼？你膽敢這樣瞎講麼？哼！你這個小妮子，想得好！

阿紅　（欲哭，）我爲什麼瞎講？沒有這樣的事我想得出來麼？

大嫂　得了！哭什麼？再不走，人家便要關門了。

阿紅　關門也不管我的事，橫豎我已經不去了！

大嫂　你一定不去麼？

阿紅　我實在不能再忍受了！

大嫂　好吧……但你不去也得過端陽節。

阿紅　我現在就不去。

大嫂　蠢貨！你不知道端陽節有賞錢麼？

阿紅　我情願不要賞錢。

大嫂　你眞是發癲了！

阿紅　就是賞錢，也不過二百——

大嫂　得啦！別瞎講了！

阿紅　你以爲有好多？

大嫂　至少總有塊把錢吧。

阿紅　像她那樣的慳吝？

大嫂　我可不相信。

阿紅　你還不相信？難道你不知道我掉了一隻茶杯，她也要我賠償麼？

大嫂　那是原先講明的。

阿紅　這難道不是她的慳吝？

大嫂　別講了！……你現在就走吧，還來得及哩，幹過了端陽節……

阿紅　我實在不能忍受那樣的虐待，並且——

大嫂　你一定要幹過端陽節。

阿紅　爲什麼限定要那二百賞錢呢？

大嫂　那天吳太太還給我「抽頭」哩。

阿紅　她給你「抽頭？」媽！我勸你不要想這個吧。

大嫂　爲什麼？

阿紅　我從沒有看見她給人家「抽頭」過。

大嫂　那是她特別對我好了。

阿紅　她特別對你好，爲什麼又那樣虐待我呢？

大嫂　得啦！別多講啦！你總得幹過端陽節。

阿紅　（哭。）媽！……

大嫂　快點走吧！

阿紅　媽！我……我不去！

大嫂　怎麼？你一定不聽我的話？你一定要打掉我的「抽頭」麼？

阿紅　我害怕……我不能受那樣的虐待！並且——

大嫂　你到底去不去？

阿紅　我……

（在門外，激烈的響起打門和叫門的聲音。）

大嫂　（向門外，）聽見了！這樣急幹什麼？（低聲）哼！醉鬼回來了哩！（起去開門）

吉順　（帶點酒氣進來，順手關了門，把負在肩上的鋤頭，和挾在胳下的鍬子，泥耙放到地下。）你回來很久了麼？（便坐到大嫂斜對面。）

大嫂　一天沒有出去。

吉順　今天的場上很好吧？

大嫂　不是對你說過，早就戒賭了麼？

吉順　打打牌也是很好的。

大嫂　一個銅子都沒有，便想賭，也賭不成呀。

吉順　什麼？……一個銅子都沒有？你不妨說說今天場上怎麼樣……

大嫂　（故意的，）天哩！什麼時候才給我一點錢——一塊洋錢就够了，讓我打一場牌？……

吉順　什麼？……何必咧！你有錢，我也不會搶去呀！

大嫂　眞的，我心裏常常想，我有塊把錢就好了。因爲有點錢，我就能够買一斤白乾給你喝了。

吉順　什麼？……那末，你就把贏來的錢，做一點好事好了！我今天正餓酒哩！

大嫂　（祈禱狀，）天哪！我從那裏得到一點錢呢？

吉順　那末，這樣吧，恭喜財神爺跟着你，給我半斤白乾喝，怎樣？

大嫂　我的手沒有摸到牌，差不多兩個月了。

吉順　六兩白乾怎麼樣？

大嫂　有了六兩的錢，我就可以答應你半斤了。

吉順　那末，四兩呢？

大嫂　一兩也不成。

吉順　眞的，一兩也不成？（從破衣袋裏，拿出了六個銅子。）那末，你給我八個，合我這裏六個，四兩白乾就成了。

大嫂　（驚異）怎麼，你就剩這六個銅子麼？

吉順　還有錢，也不向你要了。

大嫂　那末，于家給你賞瓦的錢，在那裏？

吉順　橫豎有瓦給他就是了。

大嫂　兩塊大洋，難道通通送給咸豐酒店去？

吉順　橫豎有瓦給他就是了。

大嫂　于家的長工來了好幾次，催你把瓦快賞去；昨天他們還來說，如果你明天不把瓦拿去，他就另叫別人了，你得還他錢。

吉順　什麼？……橫豎有瓦給他就是了。

大嫂　你到底把錢通通喝光了，是不是？

吉順　對你說過，橫豎有瓦給他就是了。

大嫂　光是嘴巴講是不行的。

吉順　得啦！不講這些話吧。……喂，說正經的，給我八個銅子，合這裏六個……

大嫂　又來了！

吉順　這樣，四兩白乾就成了。

大嫂　說沒有就是沒有。

吉順　得啦！一個人放大量一點，是有厚福的。

大嫂　（故意的現出悲苦。）我沒有這樣好命運。

吉順　什麼？好了，不要講到這方面了。

大嫂　命運像我這個樣，眞是壞到頂了。

吉順　（自語般，）連二兩都不成……

大嫂　儘是纏不清……我還得燒開水去哩，喉嚨都和你講乾了。（站起，走進右門。）

吉順　（自語，）……像這樣的慳吝！這個女人！……祇有這六個！……不成！

阿紅　（從床邊走近桌子。）爸爸！

吉順　（轉過臉）什麼？

阿紅　爸爸！我——

吉順　啊？你，你怎麼轉來了？

阿紅　那樣壞人家，我以後不去幫他了。

吉順　什麼？……

阿紅　我說的是異家，我以後不去幫他了。因爲我不能受那樣的虐待，並且——

吉順　（慵洋洋地，）唔！

阿紅　這樣壞人家，眞是壞透了。

吉順　唔唔！

阿紅　爸爸！你不忍心我受人家虐待，並且——並且侮辱，是不是？

吉順　唔唔！……（自語，）再有八個銅子就好了。

阿紅　爸爸我想你一定贊成我不去幫異家了。

吉順　贊成！

阿紅　是的。爸爸一定會贊成我。

吉順　（想，）你也贊成你的爸爸麼？（故意的現出親愛。）

阿紅　爸爸要我贊成什麼呢？

吉順　喝酒！

阿紅　這有什麼要緊。

吉順　那末——

阿紅　爸爸喝一點酒是不要緊的。

吉順　對了，那末——

阿紅　因爲爸爸有年紀了，並且要作工。

吉順　對了！

阿紅　我看見爸爸辛辛苦苦地作工，我心裏就難過。

吉順　對了！

阿紅　我想爸爸一定不忍心我受人家的虐待了！

吉順　什麼？……那末——那末你請爸爸喝一斤白乾好了。

阿紅　但是，爸爸，我可惜沒有錢！

吉順　什麼？……你也沒有錢？

阿紅　是的，我沒有錢。

吉順　你的月薪呢？

阿紅　月薪麼？我一個月祇有三百個銅子。

吉順　那就夠買十斤白乾了。

阿紅　可是——除了賠償，就剩不許多了。

吉順　什麼？……

阿紅　因爲失落或是打碎了一個飯碗，得賠十個銅子；碰缺了口哩，得賠五個……

吉順　什麼？

阿紅　壞了一雙筷子，得賠四個……並且，說錯了話，和忘做了事，也都得扣錢。

吉順　什麼？這是說什麼？

阿紅　這樣的，一個月就剩不許多了。

吉順　什麼？……那末，就把剩下的——

阿紅　剩下的還得買吳太太的破小衣。

吉順　什麼？……你爲什麼要買呢？

阿紅　她强我買，不買不成！

吉順　那裏有這種事！

阿紅　可不是！所以這樣壞人家，我決意不去幫他了。

吉順　你幫了三個月，難道一個銅子都沒有？

阿紅　頭個月剩下九十個，第二個月剩下七十六個，都給媽拿去了。

吉順　什麼？……你爲什麼不給爸爸呢？

阿紅　那是媽自己到吳太太面前拿去的。

吉順　那末，這個月的呢？

阿紅　這個月還不到日子哩，我不知道除了賠償，能剩好多。

吉順　總能够剩一點吧。

阿紅　誰知道！橫豎我不去幫他了。

吉順　那末——不要你一斤，可以吧？

阿紅　現在我一個銅子也沒有。

吉順　你也和你的媽一樣，酷刻我麼？

阿紅　爸爸！我不是這個樣。

吉順　那末，你給半斤白乾好了。

阿紅　我沒有錢。

吉順　你眞的連半斤都捨不得給爸爸麼？

阿紅　我不是捨不得。

吉順　那末……六兩好了。

阿紅　爸爸！你還不信我麼？

吉順　六兩白乾只要二十個銅子……

阿紅　我可惜一個也沒有。

吉順　那末……四兩呢？

阿紅　沒有——

吉順　得啦！四兩都不成？

阿紅　實在沒有。

吉順　好吧……你就給我八個，合我這裏六個……

阿紅　我眞的一個也沒有。

吉順　八個和六個——

阿紅　我有錢，我難道不想給爸爸麼？我把錢留着有什麼用呢？

（大嫂在廚房裏喊阿紅，阿紅遂進去。接着，隱隱地傳來了爭執，至於叫駡毆打，和「我去！我去！」的哭聲。）

吉順（自語般，）八個和六個，四兩白乾就成了！八個和六個……

（在響起哭聲，幕便徐徐下。）

（原載紅黑雜誌）

抗爭

伯奇

人物

林逸塵（二十三歲）

黃克歐（二十八歲）

沈小鶯（十七歲，咖啡店待女）

阿招（十九歲，同）

阿巧（十九歲，同）

客甲，乙，丙，丁。

外兵A，B，C。

咖啡店主人。

羣衆（不登塲）

巡捕（不登塲）

時間：早夜一九二七年夏。

地點：上海市內的一座小咖啡店。

佈景：

舞臺面爲咖啡店內的廣廳。

舞臺深處有玻璃窗及開放之正門。前面左方有櫃台，台傍另有小門可以出外。

桌子三五張，椅子十數把。電燈初明，表示早夜光景。

幕開時，客甲，乙對坐飲酒，阿巧，阿招倚桌而立，對客談笑。沈小鶯獨立櫃台前，俯首弄指。主人高坐櫃台後閱報。

客甲　阿巧，這幾天可曾看電影去？

阿巧　那裏能够去呢？這裏只有我和阿招兩個人忙得要死，一點兒空閒都沒得呀。

客乙　你們不是又添了一位麼？怎麼還是這樣忙？

阿巧　（目示小鶯）她麼？再不要提。她只曉得裝樣子，一點也不合我們一道兒，什麼事還都要我們兩個去做呢。

客乙　這也難怪。她才來呀，你們將就點就好了。

客甲　她叫什麼名字？

阿招　她叫小鶯，我們叫他鶯鶯二小姐呢。

客甲　（調笑）她要是鶯鶯，你可肯做紅娘麼？

阿招　（假怒）李先生總不規矩，拿人開心。討厭得來。

阿巧　李先生，你別胡想。小鶯原來是做官人家的姑娘，不比我們，容易受人欺負。

客乙　怪不得他怪靦覥的，原來，大家的閨秀。

阿招　（笑）唉呀，了不得，王先生也想作張生了嗎？

（林黃由正門登場，至左前方桌前坐下。阿招，阿巧，相視而笑，故意不動；沈小鶯無法，乃遲遲至林黃前。）

沈小鶯　（低聲）兩位先生要什麼？

黃克歐　喂，小林，你要什麼，人家在問你哩。

林逸塵　問你呢，偏你忙。（視單）冰琪琳……香艸……檸檬……朱古力……汽水……橙汁……啤酒……還是吃冰琪琳吧。

黃克歐　好，就拿兩個冰琪琳來吧。

沈小鶯　（至櫃台旁，小聲）冰琪琳，兩個。

主人　（不快）我也曉得是冰琪琳兩個，倒底是什麼冰琪琳呢？香蕉麼？檸檬麼？你也得問個明白！

黃克歐　（大聲）檸檬吧，檸檬吧。

沈小鶯　（小聲）冰琪琳兩個，檸檬。

主人　照呼，還得客人親給你哩！

林逸塵　（向黃抱怨）你總是性急，人家還沒有來問，你就趕着講了。

黃克歐　（笑）你願意她再來麼？

林逸塵　胡說！她來又怎樣。

客乙　怪可憐的，她還不大懂得規矩。

客甲　阿招，發個慈悲，幫她招呼招呼點吧。

阿招　（冷笑）女人家只要面子好一點，嚶喲嚶，大家都要心痛死了。

客乙　呵呵，阿招還沒有吃大菜，先喝起西洋醬油來了。

阿巧　阿招，不要理他，他沒有正經話的。

（阿招，阿巧，同至櫃台前，主人將冰琪琳兩杯放於台上，阿招趨前搶去，放入盤內，持至林黃處。）

阿招　黃先生來了，今天是兩位一道。

黃克歐　沒法子，又被他拖來了。

阿招　這位先生貴姓？從前不曾多見過。

黃克歐　從前當然多見不到。一個禮拜以前，他還不在中國呢。

阿招　黃先生講笑話哩，可是眞的。

黃克歐　自然是眞的。不信你去問他看。

林逸塵　在外國住慣了，咖啡店也成了生活的需要了。可是前一兩年，我在上海，還沒有看見過女子招待呢。

黃克歐　這也算中國資本主義發達的一個現象罷。

林逸塵　昨天阿于講的話怕是眞的：剛才那位確實不像此中人。

黃克歐　阿于的話，我從前也有所聞，不過不像你這樣熱心，沒有打聽過罷了。你問問阿招便曉得了。

阿招　什麼事情？

黃克歐　剛纔招呼我們的那一位，不大在行。

阿招　你說的是鶯鶯小姐麼？她在這裏，還要擺小姐的架子，怎麼會在行呢。

黃克歐　她來了好久了？

阿招　來了五六天了，和我們連多餘的話都不講的。

林逸塵　眞可憐！這樣做下去，主人也不喜歡，小賬也得不到，她眞要苦死了。

黃克歐　頂好你們分班做事，要公道點。

阿招　讓給她的生意，她都做不好，怪不得別人呀。

林逸塵　（向黃）你問問：她眞是沈劍雲的小姐麼？

阿招　這倒不曉得。只聽說她的阿爹從前在上海辦過報，還做過幾任官。

黃克歐　那麼一定是的了。沈劍雲本是安徽名士，辛亥前，來上海做過中江民報的主筆，鼓吹革命，很有點聲名。革命的時候，曾做過南京政府的秘書。帝制時代，去日本亡了幾年命，袁世凱倒了，他才回來，做過一兩任小官，以後就沒消息了。

阿招　黃先生很熟悉人家的家事；倒好像報館的先生呢。

林逸塵　他的家怎麼會在松江呢？

黃克歐　這有什麼希奇？他來上海，大約不過像你我這樣年紀。後來也許朋友介紹，和一位松江女子結了婚，大約因此便在松江落業了。

林逸塵　這倒也說不定。

阿招　黃先生從來老實，這回對於阿鶯却熱心起來了。

黃克歐　（微笑，搖首）我倒不熱心，熱心的另自有人呢。

阿招　可是這位林先生？

黃克歐　不是他，還有誰呢？

阿招　可是眞的？

林逸塵　別聽他瞎說。

黃克歐　阿招你很聰明，還做個好人罷：你去找小鶯來。他現在心裏正不自在，你再問問他，他會老羞成怒哩！

林逸塵　（微慍）胡說！胡說！

阿招　別的事都可以，阿鶯我卻使不動呀，

（客丙，丁自正門入，據甲，乙之隣桌而坐，阿招忙與阿巧趨前招待。）

客丙　這家地方倒很清爽。

客丁　此地房間雖小，佈置倒很好，招待又周到，確是上海灘上有數的。

阿巧　兩位要什麼？

客丙　拿兩瓶汽水來。

阿巧　（向櫃台）汽水兩瓶。

客丙　早曉得這裏，我也不到加利咖啡店去了。今天眞倒霉！咖啡沒有喫成，幾乎吃了外國火腿。

客丁　我告訴你，外國鬼子多的地方去不得，你偏不聽，險些兒吃了虧。我們倒還好，那店子的損失，一定不小呀。

客丙　洋鬼子，見了自己人，倒很客氣，可是在中國人的面前，一點道理也不講。

客丁　對你有什麼道理講。要講道理，也不派什麼軍艦，飛機，機關槍來中國了。你還不知道麼，今天報上登載廣西什麼地方的女人被幾個英國水兵強姦得幾乎死了。

客丙　算了，算了。不要再講這些掃興的話了。這裏倒很安靜，我們坐坐談談，早點回家去休息吧。

阿招　兩位先生看見洋兵打架麼？

客丙　是呀。豈止看見，幾乎挨打。

阿招　隔壁雅園，聽說，昨晚被他們把盤子，酒杯，花瓶摔了滿地，巡捕來勸，還換了一頓飽打呢。

客丁　你們這裏不來吧？

阿招　今年上來過兩三個人，還算客氣。

（丙，丁相顧默然，阿巧持杯及汽水瓶，置杯於丙，丁面前，開瓶注水。）

客丁　這位大姐很熟的，那裏見過面？

阿巧　先生常來這裏麼？

客丁　我想起來了，你以前不是在樂園當過招待麼？

阿巧　是的。做過兩個月。……唉呀，對不住，袖子弄濕了。

客丙　不要緊。不要緊。

（阿巧取布來，為丙揩衣袖。阿巧自去，阿招隨之。此

時林黃吃冰琪琳，林則時時傾耳丙，丁談話。）

林逸塵　他們在講外兵常常騷擾，你聽見麼？

黃克歐　我有什麼不知道。在上海，這已經成了家常便飯了。中國人不爭氣，自尋恥辱，怪不得別人！

林逸塵　老黃，不知怎麼，我今天不痛快得很。

黃克歐　……

林逸塵　上海眞無聊得很，我實在不能再住了。

黃克歐　你上那兒去？上漢口去？還是回家？

林逸塵　老黃，不是講笑話，你看她可以做得下去麼？

黃克歐　你說誰？可是沈小鶯？……幹得下去也好，幹不下去也好，你我管不了這些。

林逸塵　（黯然）據你說，她本是書香人家的子女，這種忍辱獻媚的生活，她如何受得住？

黃克歐　（正色）什麼書香人家不書香人家。你要曉得。資本主義最初的犧牲，就是這種封建制度的殘骸。尤其是中國，是被外來的資本主義征服的，這種結果，更覺悲慘。現在全世界的資本主義正挾着傾山倒海一般的勢力侵入中國，連我們自己，什麼時代被這潮流淹沒，都說不定，那裏還有工夫管他人的閒事情呢？

林逸塵　話雖這樣說，但是她的父親從前也是爲革命出了力的，那料想他的子女還要受這種屈辱。

黃克歐　唉！難道這也是革命的罪過麼？

林逸塵　你今天專和我反對。我不和你談了。

黃克歐　笑話，我又何必和你作對。實在告訴你，歸國後這幾年，我把什麼都看穿了。這一次革命的變化，尤其給我一個深刻的教訓，我們的什麼努力，什麼運動，都打不翻進化的自然程序，而將來的社會潮流，一定要把我們一捲而送歸于無何有之鄉的。在這樣偉大的時代，我們才是最不重要的脚色。從前我也很妄想，現在我却明白了。活着一天，我便吃一天，玩一天，在那半醉半醒的朦朧鄉裏，創造出些幻想的快樂，聊以自慰。你聽了又要說我頹廢，但是這也是無可如何的。譬如對於那位密司沈，在你或者還有一種戀愛的感情。我卻不然，連對於異性的興會都沒有了。

（林黃談話時，阿招對阿巧附耳密語，視林及沈而笑，阿巧作怨阿招狀，乃由櫃台取書報一冊，授意於沈，使其持至林黃處。）

沈小鶯　先生要看報麼？

黃克歐　謝謝你。請給他吧。

林逸塵　這是畫報。中國也有了這種玩意兒麼？

沈小鶯　是的。

黃克歐　聽說姑娘是松江人，是的麼？

沈小驚　是的。

黃克歐　松江有位沈劍雲先生，姑娘可知道？

沈小驚　是我的父親。

黃克歐　原來是沈劍雲先生的小姐。（半獨語）劍雲先生是一代名士，卻不料身後零落一至于此。

林逸塵　現在革命潮流，發揚到這步田地，女同胞們，從軍的從軍，從政的從政，沈女士卻在這裏受這種折磨，這真是傷心的事，唉！

沈小驚　先生……

黃克歐　姑娘家中還有什麼人？

沈小驚　只有母親和弟弟。

黃克歐　家中的生活，可是全靠姑娘來維持麼？

沈小驚　是的。家中原來少許有點田產，年年打仗，佃戶誰也不肯納租。雖然有些零星積蓄，避了幾回難，也用完了。沒法子，現在全憑母親和我作工來度生活的。

黃克歐　請你不要見怪。我們本不應該這樣尋根究底，問你的身世；因爲這位林先生對你很同情，所以問問，林先生是一位文學家，也許把你的身世描寫出來呢。

沈小驚　謝謝先生。但是發表出來，恐怕不妥。

林逸塵　請你放心。我愛惜……不，我對於女士同情，我決不能把你的身世寫出來，供無聊的人們作開心的材料的。我要想代沈女士一般不遇的人們，向社會問責的。

沈小驚　先生寫出來的時候，讓我來讀讀。

黃克歐　（調笑）他是個詩人，也許寫成詩呢，你也能讀麼？

沈小驚　父親在時，常常教我做詩，可惜我年紀太小，不大懂。不過在學校的時候，有一個詩會，我也加入的。

林逸塵　我今天卻要飲酒了，克歐，你肯陪我痛飲一場嗎？

黃克歐　好，我們就痛飲一場罷。沈姑娘，請你去拿一瓶啤酒，一瓶汽水來。杯子要拿三個。

沈小驚　是。

（沈去。外兵A,B,C,昂然直入，阿招阿巧邀迎。）

（客丙，丁相顧失色，同時走至櫃台前付賬。）

主人　汽水兩瓶，大洋四角。

（丙如數付錢，與丁相率悄然退場。）

外兵A　哈哈，我的姑娘們，我們又來了。

外兵B　這幾位姑娘們，倒很漂亮。

外兵C　姑娘們，來看我們照了這麼多的美人相片。

阿招　（搶看）唉呀，眞好看。

主人　（作不耐煩狀）這批鬼東西，又來了。

阿巧　大人們要什麼呢？

外兵B　就要你哩，可愛的孩子。

（外兵向侍女調戲。吵鬧不休。）

客甲　喂，走吧。

客乙　好。

客甲　喂，算帳。多少錢？

主人　阿招，給客人算帳。

阿招　啤酒兩瓶，一塊兩角。

（客甲付錢。）

阿招　謝謝，明早來啊。

阿巧　王先生，李先生，去啦。

客甲　明朝會。

客乙　再會。

（客甲，乙自正門下，阿招，阿巧送至門口。）

外兵C　人都跑到那裏去了？

外兵A　這些東西，敢欺負我們！來呀！（A擲桌上花瓶於地，B，C拍手狂叫。）

阿招　來了，來了。

阿巧　唉呀，兇得來！

（二人趨至外兵前撫慰，復相互調笑。）

林逸塵　我眞看不過眼了。

黃克歐　這樣的事，你都看不過眼，那麼黃浦灘上的飛機，吳淞口內的礮艦，你又看得過眼麼？昨天晚上，吃過晚飯後，我偶爾在街上散步，看見一條馬路口，站了五六個徒手的外國兵，還有一兩個非洲的黑人在內。他們看見過來的黃包車上坐的女子，一個一個都要摸摸臉，搦搦奶頭。有些年紀輕臉皮嫩的小姑娘，簡直嚇得眼淚花撲撲地亂滾。我當時看見了，就恨不得痛痛地打他們兩拳。我一個人衆寡不敵，想了想，也就算了。但是氣得我整整一夜沒有睡好覺。

林逸塵　這種事情，我也曾親眼見過。當時我眞覺得非常悲觀。我想至少爲保護各人的家庭安寧，也應該想個辦法，不能平白地叫外國人這樣蹧蹋。再不然，上海不少秘密團體，也應該有一種結合，專對外國無禮的兵士，打抱這種不平。然而什麼都沒有！中國人眼睜睜看見自己的妻女姊妹受人的無禮都不敢過問，男兒的意氣，一點也沒有了。

黃克歐　還有什麼意氣不意氣呢！上海灘上的人，受洋大人的統治，五六十年，什麼氣都受慣了。就是這次戒嚴的時候，街上來往的男男女女，那一個不是被外兵和巡捕搜身

撲腰的。婦女們被欺負的更厲害。試問誰說過一個不字。從前美國獨立戰事，全國各地方的民衆，自己武裝起來，和英兵對抗。美國獨立的成功，不全是華盛頓的武力，實在靠這種力量很多。上海租界上也有什麼商團，保衛團，却從來沒有反抗外國統治的表示。

林逸塵　克歐，我越想越不對。沈小鶯姑娘，絕對不應該再在這裏混了。再混下去，眞不堪設想了。

黃克歐　就連我們也不能在這裏再混。我們不能再看這些畜牲們的醜把戲。

林逸塵　……

（沈自左方小門登場，持酒向林黃處走去。）

外兵A　呀，啤酒來了。

外兵B　這位姑娘眞漂亮，我們還不曾見過。

外兵C　喂，好孩子，把酒拿到這裏來！

阿招　要酒麼？大人們，不要忙，讓我去拿。

外兵C　不，不，！就要她拿來。

（沈驚惶不知所措。阿招趨至沈前，作耳語。沈視林黃作爲難狀。外兵B跑去拉沈，沈驚，盤墮地上，瓶杯破碎。）

外兵B　你好不知趣，把酒瓶都摔了！

外兵C　來吧，來吧！管什麼酒，只要她人來就好了。

（外兵C趨前，與B同拉沈手。外兵A拍桌高叫。沈驚極而哭。阿巧，阿招，不知所措。主人怒容滿面，而莫可如何。林怒，趨至沈前；黃亦起立。）

林　你們這種無禮舉動是不行的。她有她的自由。

外兵C　呸！自由，你們還配有自由。

外兵B　你有挨打的自由。

（外兵B言時以足蹴林，林踉蹌而退。林大怒，復撲前以前拳擊B腰，C擊林，林復擊其胸。B與C均後退。林乃攜沈逃。外兵舉椅作擲擊狀。黃躍前持其手。）

黃克歐　逸塵，請你帶沈姑娘先出去，一切事都有我來担當。

（林攜沈由小門下。外兵三人包圍黃。門外衛外羣衆聚積漸多。）

黃克歐　（怒號）你們這羣沒羞恥的東西。你們受本國政府的豢養，欺負自己的同胞還嫌不够，又來欺負我們。來，來，我給你們一個好教訓。

（外兵三人向黃突擊，黃力抵抗之。）

黃克歐　（狂怒）來！我打死你！你們這些人類的叛徒！

（巡捕的警笛聲漸漸由遠而近。）

羣衆：巡捕來了，巡捕來了。把路讓開。

主人：（絕望）唉呀，巡捕來了！

（羣衆動搖於警笛狂吹聲中。）

——幕——

（一九二七年）

（原載創造月刊）





經售新舊書籍雜誌
富晉書社
上海漢口路722號
編號

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3042 4337

FOR USE IN
LIBRARY
ONLY

BRITTLE SHELF